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一册目次

滋溪文稿三十卷 （元）蘇天爵撰 明鈔本 〇〇一

金臺集二卷 （元）迺賢撰 明崇禎十一年海虞毛氏汲古閣刻元人十種詩本 三〇一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元）貢師泰撰 （明）沈性輯 首一卷
明天順沈性刻嘉靖十四年徐萬壁重修本 三五四

元鹿皮子集四卷 （元）陳樵撰 清康熙董肇勳寓樓書室刻本 五六六

青村遺稿一卷 （元）金涓撰 清康熙金侃鈔本 六一八

樵雲獨唱集六卷 （元）葉顒撰 明刻本 六三九

滋溪文稿三十卷

（元）蘇天爵撰

明鈔本

滋溪文稾三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蘇天爵撰。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錄。所作有詩稾七卷、文稾三十卷。其詩稾元百家詩尙錄之、今未見其本。此爲其文稾三十卷、乃天爵官浙江行省參政時、屬掾高明葛元哲所編。元哲字廷哲、臨川人。以鄉貢第一人舉進士。趙汸東山存稾中有別元哲序一篇、載其行履甚詳。高明字則誠、永嘉人。登進士第。調官括蒼郡錄事。趙汸又有送高則誠歸永嘉序、卽其人也。天爵少從學於安熙。然熙詩文麤野不入格、天爵乃詞華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稱元代作者。其波瀾意度、往往出入於歐蘇、突過其師遠甚。至其序事之作、詳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幾至百有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傳闕略者多可藉以考見。元史本傳稱其身任一代文獻之寄、亦非溢美。虞集賦蘇伯修滋溪書堂詩有曰、積學抱沈默、時至有攸行、抽簡脩史存、采詩商頌併。蓋其文章原本、由沈潛典籍、研究掌故、而不盡受之於熙也。

滋溪文稾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晉爲屬掾時所類次也初　國家旣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
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冑子而后王降徳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遂其辨異端闢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於前聞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已者故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于天下而未嘗決意於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是時海內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旨縷析豪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脩辭游藝之方本末精粗粲然大備盖一代文獻莫盛于斯而俊選並興殆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即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公之學旣入冑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清脩篤志足以潛心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徳已盛而綢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頹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
國朝治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徳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闡與莫不在焉而浩然刪脩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即爲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握文章之柄[illegible]徽而王公遂相與爲忘年交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粹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尚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未知三公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朱爲模範而力求在已不務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予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汸謹書

滋溪文稿目録

卷第一

詞

甄慶士訪山亭詞
春露亭詞
澧州通濟橋詞

贊

丞相淮王畫像贊
贈少師趙清獻公畫像贊
文丞相畫像贊
丞相史忠武王畫像贊
治書侍御史王公真贊
元帥述律公畫像贊
杜提學畫像贊
御史董侯簪冠贊
嘉禾圖贊
乘里遍圖贊
瓠冠贊

銘

遺安堂銘
儀齋銘
千載心堂銘

詩

鶴壽堂詩
千夫長梁侯壽詩

卷第二

記

新城縣紫泉龍祠記
翰林分院題名記
中書參議府左右司題名記
上都廟學碑陰記
禮部題名記
歸德府新增攢門記
盱眙縣崇聖書院記
浯溪書院記
揚州路學田記
前衛新建三皇廟記
四先生畫像記
光山縣鐘樓記

卷第三

記
陝西鄉貢進士題名記
慈恩寺題名記
國子生試貢題名記
七聘堂記
新樂縣壁里書院記
新城鎮東岳祠記
淛西察院題名記
江淛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
新陞徐州路記
常州路新修廟學記
鎮江路新脩廟學記
卷第四
記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羅山縣三皇廟記
志學齋記
新城縣廟學記
新城縣學田記
文水王氏增修塋兆記
金進士蓋公墓記
皇元贈太保趙襄穆公神道碑陰記
真定奉恩寺買田脩殿記
卷第五
序
趙氏族譜序
張母節行詩序
漢泉漫稿序
西林李先生詩集序
濟美序
御史中丞馬公文集序
曹南李侍中文稾序
蕭齋詩集序
御史中丞魏忠肅公文集序
送察君白赴廣西帥府經歷序
渾源劉氏傳家集序
喬柏詩序
伊洛淵源錄序
太子賛善同公文集序
卷第六

序
正學論序
濟陽文會序
宋正獻文集後序
宋翰林文集序
送韓伯敬赴杜浦巡檢序
靳先生詩集序
曹先生文集序
董元新祭序
南漢銘舍序
性理四書序
鑾君孝義詩序
送劉虛剛赴三尖寨巡檢序
江西僉憲張侯分司雜詩序
卷第七
碑誌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呂文穆公神道碑銘 奉勅撰
太元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靳公神道碑銘
奉勅撰
皇元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河南
行省右丞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 有序
元故國子司業硯公墓碑
卷第八
碑誌
靜脩先生劉公墓表
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貞
敏公墓誌銘
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字木魯
公神道碑銘 并序
卷第九
碑誌
元故太史院使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
碑銘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
浙行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卷第十
碑誌
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
功臣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

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趙
忠敏侯神道碑銘
元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祠堂碑銘有序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李文簡公神道碑
故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贈禮部尚書王
正肅侯墓誌銘
元故少中大夫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董
公神道碑銘
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卷第十一

碑誌

元故贈推誠効節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高文貞公神道碑
故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郭敬簡侯神道
碑銘
元故嘉議大夫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皇元贈集賢直學士趙惠肅侯神道碑銘

卷第十二

碑誌

元故奉元路總管致仕工部尚書緱公神道
碑銘
元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贈集
賢直學士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元故朝列大夫開州尹董公神道碑銘
元故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
功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董忠肅公墓誌
銘并序

卷第十三

碑誌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謚文安謝公
神道碑
元故朝列大夫禮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謚文清宋公
墓誌銘
禮部員外郎王君墓誌銘
元故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黃公墓
碑
朝列大夫監察御史孟君墓誌銘
故廣州路儒學教授傅君墓誌銘

卷第十四

碑誌
故真定路儒學教授御軒張先生墓碣銘
安先生墓誌銘
姬先生墓碣銘
内丘林先生墓碣銘
故處士贈祕書監祕書郎烏君墓碣銘
焦先生墓表
濮州儒學教授張君墓誌銘
故靜觀處士劉君墓碣銘
卷亡 張廷秀墓碣銘

卷第十五
碑誌
元故漳州路萬户府副萬户趙公神道碑
元故國子司業贈翰林直學士鄭吾公神道碑銘
亞中大夫山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張公墓誌銘
故奉政大夫遼陽行省郎中黄公神道碑銘
皇元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康靖邢公神道碑
原缺

元故正議大夫僉宣徽院事周侯神道碑銘
元故奉訓大夫寇州知州周府君墓碑

卷第十八
碑誌
故曹州定陶縣尹趙君墓碣銘
右衛親軍千户鄭君墓碑
故承務郎杞縣尹閻侯墓碑
大元贈奉訓大夫傅興知州程府君墓碑銘
故承事郎象山縣尹李侯墓碑
元故承德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趙公墓碑銘
從仕郎慶都縣尹尚侯惠政碑銘
無極縣尹唐侯去思碑銘

卷第十九
碑誌
有元旌表孝行劉君墓碣銘
元故尚醫竇君墓碣銘
元故河間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
李遵道墓誌銘

元故鄱陽程君墓誌銘
楊府君墓誌銘
房山賈君墓碣銘
處士賈君墓表
故梧州幕府王長卿墓誌銘
元故奉訓大夫昭功萬戶府知事馬君墓碣銘
萬億綺源庫知事郝君墓誌銘

卷第二十

碑誌

皇元贈通議大夫滎陽郡侯鄭公神道碑
皇元封奉議大夫鉛山知州張府君墓碑
故浦東場鹽司丞楊君墓誌銘
大元贈朝列大夫祕書少監壹府君墓碑銘
華縣楊氏先塋碣銘并序
洛陽劉氏阡表
元故承務郎真定等路人匠提管闕君墓碑
易州李氏角山阡表
故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郭府君墓表

卷第二十一

碑誌

元故承德郎壽福院判官林公墓碑銘
元故建昌州判官蘇君墓碣銘
故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何君墓碣銘
有元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左君墓碣銘
百夫長賈君壽堂銘
金鄉劉氏阡表
彭城郡君耿夫人墓誌銘
魏母墓誌銘
魏德儒墓碣
元故贈長葛縣君張氏墓誌銘

卷第二十二

行狀

默庵先生安君行狀
故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趙公行狀
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吳公行狀
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
元故徵士贈翰林學士諡文獻杜公行狀

卷第二十三

行狀
元故參知政事王憲穆公行狀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
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董公行狀
傳
貞孝先生傳
崔孝廉傳
卷第二十四
制誥
曲赦雲南詔
丞相耶律鑄妻粘合氏封懿寧王夫人制
冊中宮詔
祝文
三月一日特祭 太廟祝文
四月時享祝文
奏告 太廟祝文
皇后造冊寶祓玉開篆祝文
皇后受冊寶告祀郊廟祝文
普慶寺祭 三朝御容祝文
太廟修吻獸奏告九室祝文
即位後告祭 太廟祝文
長春宮設清醮青詞齋意
周公廟景殿豎柱上梁祝文
五福太乙宮上梁祝文
丞相宅豎柱上梁祝文
抄紙坊開機祝文
印鈔庫開板祝文
七月時享祝文
十月時享祝文
表牋
元旦賀表
聖節賀表
千秋節賀牋
賀親祀太廟禮成表
賀冊中宮牋
賀登極表
賀建儲表
賀登極表
登極賀 太后表

皇太后受尊號賀表
天壽節賀表
賀正旦表
大明殿秋宴教坊致語
祭文
祭默庵先生墓文
祭馬翰林祖母張夫人文
祭劉承旨文
祭王國華學士文
祭張文在教授文
祭楊府君文
策問
大都鄉試策問
私試策問
廷試漢人南人策問
擬廷試蒙古色目策問
策問
書
與西管李士興書
答達兼善郎中書

卷第二十五
雜著
讀詩疑問
三史質疑
卷第二十六
章疏
經筵進講賜坐
乞褒贈李延平
請詳定朝儀班序
乞增國學生員
建白時政五事
乞續編通制
論不可數赦
災異建白十事
乞免飢民夏稅
請保養　聖躬
修功臣列傳
卷第二十七
章疏
論臺察糾劾辨明

建言刑獄五事
山東建言三事
論近年無辜被害之家宜昭雪改正
禁治死損罪囚
舊議定闘毆殺人罪
論河南曾從詿誤
乞差官録囚

卷第六十八

題跋

題晉齋老生遺書後
書續夷堅志後
題丞相東平忠獻王傳
題訪山亭會飲唱和詩
題中山周氏施粟詩後
書姚君墓誌銘
跋胡緇俏上京紀行詩後
題王彥禮赴盟場司丞詩後
題諸公贈范偉可訪尋祖墓詩後
書林彥乘文槀後
書表德平文槀後

題松廳章疏
題劉尹瑞芝詩
題黃應泰上京紀行詩後
題蘭氏家藏諸公尺牘歌詩後
題忠勤樓燕饗詩
題馬氏家藏宋名公尺牘後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碑本
恭書貴忠懿王襃贈制
書兩淮鹽運使傳公去思詩後
題諸公贈御史竇時中詩
題僉憲張儀異政說
跋金谿葛孝女贊
題鮮于伯機詩帖
題汪氏五世同居詩後

卷第六十九

題跋

題禰正水經後
跋趙子昂鮮于伯機與朱拙管手書
題移剌氏家藏軍需故牘後
書羅夫人傳後

書黃提學贈孔世川序後
題諸公贈歐陽德器詩後
書閣益公答孫季昭帖
題孫季昭上閣益公請改修三國志書稾
題國子司業親公遺墨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題書錦堂詩遺墨
題咸淳四年進士題名
題劉光遠文稾後
題周馬溫帝人物說
題孔氏家藏宋勑牒後
題杜君墓表
書吳子高詩稾後
書冠履君傳後
題石硯畫
題諸公寄贈馬尚書尺牘後
題馮氏蘭蕙同芳圖
書容城李節婦詩後
跋二笑圖

卷第二十六

題跋

跋歐陽公與劉原父手書
題諸公與稽恭議先生書啓
題孟天暐擬若跋後
題書壽先生手書後
題東陽重刻陳璞碑後
恭跋御賜真草千文碑本
跋延祐二年廷對擬進貼黃後
題曾氏手澤孫事
題揭氏昔蔭堂記後
書羅學舟與稾後
題海庵先生行狀後
書孔子及顏子以下七十二賢像
題泉州士子贈崔宗禮詩後
題袁翰尚書自書所作詩後
書春坐延試策題稾後
題李太常三歲時所書字卷
題高麗宋浮熙君等封承務郎致仕誥
題康敏刻宗稾
題高昌偰氏三節堂記

題胡古愚遷善遺墨圖說
題黃太史孫婷賦後
題諸公贈宋之錄事司監野先詩後
書王壽慶里君贈行詩後
題丘母周夫人貞節詩後
跋丘侯送行序後
恭書　聖德頌後

右蘇君伯脩雜著，祖常延祐四年以御史監試國子貢，伯脩試碣石賦文雅馴美麗，考究拜賞當時讀卷試禮部尚書潘景良集賢直學士李仲淵賞伯脩爲第二名，華弘爲第一名。弘文氣踈宕，才俊可喜，祖常獨不然，此其人後必流於不學，升伯脩第一。今果然，而吾伯脩方蘋經稽古文，皆有法度，當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至順元年九月五日侍上幸中心閣，還休半日，書此以記予與伯脩之舊也。馬祖常識

前代有諫官有察官，其任皆重也。我朝唯設監察御史，而諫官之責寓焉，則御史實有兩重任也。然居是官者往往救辭於察於匡諫之道，則或未盡，至於爲天下後世計而出於尋常識見之外者，蓋鮮矣。趙郡蘇公伯脩爲御史中臺僅四閱月，而兩上章疏，凡四十有五言，當畏天變，奉宗廟，保聖躬，輔聖德，正收攬，大臣不當增廣，居第九政治之未善，民隱之未恤，風俗之未正，賢者之宜進而不肖之宜退而未退者，皆言之。道足以事明主，氣足以肅群愚，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可謂能任夫兩者之重也。中間又嘗以廷平李先生從祀爲請，於世教蓋拳拳焉。年爲御史而能及乎此，是豈易與尋常識見者語哉。時至正元年八月望日，國子監丞陳旅拜手書

湖廣省參政蘇公畫像贊　屬掾祝蕃

炯乎其明，湛乎其清，淵淵乎其有容，抑抑乎其弗盈，暐乎其良金美玉，凜乎其寒露清冰，量涵千古，心醉六經，宜其發而爲文，炳煥今昔，施于有政，龢徽隆乎當時，節秉鈞之任，鑿鑿乎精實，居納言進講之職，覼覼乎忠誠，嘶可肩儕乎韓范，而武接乎歐曾者矣。然猶徽聲深坐，夔黎元之未又，盱謨遠略，念荒徼之靡寧，復勿書而下士，恒夜寐而夙興，斯蓋深而益厚，終不伐而不矜。然則異時冠佩逶煇冊青緗圖匪斯人其時能

國子祭酒蘇公畫像賛　門生商企翁

積之豐虛以容持之恭屹以崇安其所遇孰間窮通沒引後學誨諄吉忠縕之爲精華發之爲事功索絶響而嗣音淪旁流以之東音嘗嘆先正之美莫或繼蹤倚獨於公復以見古人之風

滋溪文稿目錄終

滋溪文稿卷第一

詞

魏處士訪山亭詞

猗高人兮遯肥羌欲淡兮心夷卜居兮何許山隱隱兮旁園餅楸兮孤松夕採兮秋菊招白雲兮爲賓抱明月兮同宿展吾樂兮倘佯又何必兮空谷余亦慕兮由梁家滋水兮滔滔歲晏兮來歸願與子兮同逍遙

春露亭詞

鎮陽東郭滹沱北滸有亭翼然密邇先塋草木翳兮菲菲雨露降兮朝晞雲冥冥兮不返鳥騶騶兮增悲歲時兮來享陟彼高兮騁望感吾念兮思親悵音容兮惚恍覽日月兮交馳寒與暑兮相依尚永延兮孫子勿怪汝覩兮鬼飢

灃州通濟橋詞

望涔陽兮差峩涉江浦兮橫波富周行兮揭厲嗟征人兮柰何南荊兮滌暑雲冥冥兮多雨招舟子兮未來路曼曼兮脩阻羌中伯兮遺緒積財富兮能予斷木兮林中斷石兮山下造飛梁兮穹窿播惠利兮焉窮靈鑒嘉兮厥美錫天書兮九重源涸兮石腐名延

兮終古旻抽思兮詠謌搴將遺兮行者

贊

丞相淮王畫像贊

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贈宣忠佐命開濟翊戴功臣太師追封淮王謚忠武伯顏有廟在杭州德化里賜田二千畝勅有司歲時祀享至正九年春天爵拜謁祠下會守廟者摸王像勒諸石謹拜手而爲之贊曰

唐失其馭晉宋燕雲歷遼與金疆宇中分天生聖神將太一統不有碩臣孰濟其用桓桓忠武王來自西極入覲天庭猷謀有章明良遇合位列將相山立揚休惟民所望帝念南土聲教弗宣孰擅閫命肆毒彌攜誘納叛亡枸因信使禮義之邦顧至如是帝赫斯怒命王專征不亟不遲克下百城淮海無波江漢如帶壺漿來迎民莫有害萬方入貢九有會同冠蓋裳衣共襲皇風三百餘年天限南北偉忠武王始定于一王之功大實惟聖明任使弗疑功烈斯成王始南邁帝有明訓曹彬不殺汝往執訊勘定惟艱嗣守尤難王克取之在克守之王廟巍巍黼衣旒冕圖報王功國有彝典乃礱文石肖王儀容春秋來享瞻拜敬恭

咨爾杭人以及有位尚思王功用勅毋怠

贈少師趙清獻公畫像贊

烈烈少師直哉惟清直非爲激清不近名鯁論忠言姦諛是斥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春陵先正克倡斯文公有絕識能知其人吳越之俗樂習華靡公修實行聞者興起匪第一時淳漓廉貪百世凜然當爲指南

文丞相畫像贊

蚤游學宮即思盡忠入對大廷直言匪躬行都之召天命已改倡義興師奮起嶺海如人初疾委之庸醫及阽于危盧扁何施慷慨伏節從容就死表著臣則張皇人紀後士膺敬富壽安榮孰瞻公像凜然猶生

丞相史忠武王畫像贊

贈太師推忠同德佐運功臣丞相史忠武王有祠在真定東嶽廟側歲時父老祀之惟謹徵蹟至元之四年天爵忝官禮部始請于朝令有司祭享民大和會乃繪王之遺像而爲贊曰

世廟巍巍克大一統文武俊張賢能登用維忠武王進拜相臣王家毅回允惟漢人天方會通無間遐邇創業敷治回紇一視民有寒飢相臣恤之時有安危

相臣謂之太平將紹庶績緝熙天不憖遺哲人其萎
肅肅遺像百世瞻仰尚配廟廷春秋從享

治書侍御史王公真贊

猗士敎文器識宏遠挺生相門受業胄館威儀雍雍
論議侃侃蚤服繡衣著聲台閣歷踐敭以在公惟正
色以持憲言有物而動有恒上無惡而下無怨盡孝
謹飭行既遠邁乎石慶清脩雅度亦足儗于楊綰是
謂百年世家之範模一代儒臣之冠冕

元帥述律公畫像贊

皇有多方西南邛僰獨建彝敎時作藩憲偉述律公
氣剛以直肅將明詔往臨其域休爾師徒諭以威德
遠人賓服外臣承式昔漢中興將曰充國大整六師
先零是克圖形歌功並美無極偉述律公棣棣其則
棣棣其則永翼王室

杜提學畫像贊

保定杜君諱蕭字彥表其為人溫粹而惠和
清介而簡靖少值父母喪獨居一室五年不
茹葷酒篤然爲行君子也嘗受學於容城劉
文靖公文靖弟子恒以百數雅愛異君及還
東爲冲內丘林起宗三人文靖歿君輯其遺

文傳焉其他論著藏之不輕示人也保定客
通京邑仕於朝者多公卿貴人君年幾五十
家居不事進取時國家方重文學士有自白
衣入館閣者於是故廣西憲使張公本中書
左丞郭公貫以君行義聞于朝起家助教國
子歷提舉大都河南儒學君以己之所能具
訓諸生晚歸于家逍遙林泉之下以終其身
進士房山賈彝昔從君游繪其遺像事之屬
趙郡蘇天爵為作贊曰
介然能自持者君之行溫然而可親者君之容問學
從容而不務為索隱進退廉靜而知近乎中庸嗚呼
文靖之高致今固不得而見之矣觀君之懿尚可想
象其遺風也耶

御史董侯豸冠贊

成都董侯元章甫踐敭中外聲聞偉然至正
戊子由陝西行省郎中拜監察御史所以敷
陳政令之得失論列人才之賢否具載封事
會國家有事于宗廟侯服法冠佩橐從之禮
成繪為像以傳焉趙郡蘇天爵謹述贊曰
奕奕清廟時致明禋濟濟卿士左右駿奔孰其從止

爰命御史執憲山立充相祀事法冠峩峩佩玉鏘鏘
禮儀孔嚴鍾磬斯喤凡茲在列惟夙惟夜敬畏是伸
伏事靡懈瞻侯德容氣肅而溫彝是冠服允惟正人

嘉禾圖贊

昔之有國家者以仁愛育兆姓以廉能責庶官天下尚克爲治乎金世宗立國幾三十年視民如傷用賢如渴故中夏蒙昇平之治黎元無愁嘆之聲協氣横流休徵畢至遐邇之人共稱爲小堯舜是豈威權聲勢之所致歟當是時中外臣庶以廉能著名者五臺張公

亦其一也公歷典大郡均有治績其縄畏防則亡水害理刑獄則無寃民治錢幣則法能流通處煩劇則事悉辦集非但作興一二名進士而已公之所以能若此者由其忠實故也是以特君屢褒賞之嗚呼世之患得患失之徒懷祿觀望一身之榮或幸保之至子子孫永久而不衰者則未聞也公之八世孫惟仁蒲務劇思振其家聲乃以嘉禾圖碑本并吾董公爲横海軍節度使時所致之祥芭人圖而上之而史不登載豈公屛之而不聞與夫一時之治效若此豈偶然哉爲之贊曰

彼嘉者禾異畝同穎地效珍祥横海之境廉明豈弟
澤洽于民瑞慶爰來公如弗聞治同堯舜千載一出
傳於歌謠太史是述有感斯應信不可誣草木之祥
亦奚足書二百餘年公尚有後曷以徵之忠實之報

千里馬圖贊

馬以千里名奇馬也物之奇者世不常有有則見奇於世亦宜矣然漢文帝絶獻者而不受武帝喜得之而作歌其遇不遇蓋如此嗟

夫優游六閑食粟一石倫乗御者又不必皆奇者也乃獨有善畫者得神駿之意而寄諸毫縑焉噫亦微矣夫畫者之難得有甚於馬之難得而知畫者亦不減知馬者之難能故爲千里馬圖贊使好事者覽觀焉贊曰

伯樂於馬有則識之渥洼未未精鑒曷施執是經營
心會手到託諸驪黄肆爾妙造千里之奇頃刻在前
形由人爲其神則天

瓠冠贊

稽古之制冠衣有常齊一其民敬德弗爽德本諸身

儀形于外服之不衷而害亦大矣昔夫子其服也縫
章甫逢掖所本不忘彼鄒之生在鎮之野尊加于首
以聳觀者既質而古至簡而文尚懲奢麗三復斯言

銘

遺安堂銘

醴泉李氏遺安堂監察御史唐卿命其子進
士觀來徵銘銘曰

伊昔龐公鉏耜野見作訓遺安世克用勸林林生民
孰頓蹶爲弗蹈于安而履乎危如彼行人棄夫周路
斜纖險巇心悸神怖爰有君子樂理循循或仕或隱

垂裕後昆執法在庭風采嶷嶷矜務而文日敬于學
堂斯構矣又大厥基既崇既安其永無隳至善攸存
慎終如始咨爾雲仍尚安攸止

儀齋銘

侍儀承奉班御知孫君鼎臣名其齋室曰儀
廬陵歐陽子爲之記趙郡蘇天爵復作銘曰

堪輿肇闢聖人斯起八卦既畫議以制禮禮貴有儀
溫溫其恭匪徒外飾實蹈于中洪維國家建基龍翔
功成治定禮制備作一時臣工正笏垂紳羽儀就列
煥乎成文郊廟王朝元會慶壽九有來賓歡忻稽首
凡茲盛禮孰其司之于今百年猗哉侍儀恭見於外
直內以敬允思聖謨表裏交正孫氏名齋肅其儀刑
爰述銘詩敢告在廷

千載心堂銘

宇宙萬古民生如林道之全體實具此心唐虞三王
於穆元聖精一相傳爰及思孟孟氏云歿道其遠而
匪道遠而心焉外馳周程勃興克嗣鄒魯其學伊何
敬爲之主一念之善千載同符毫釐有差千里異途
卓哉楊君燕居靜密炯炯靈臺守之勿失

詩

鶴壽堂詩

河東李姓僑家眞定築堂以奉其母揭名鶴
壽爲之賦詩曰

奕奕新堂滹水之陽于以奉母允壽且康惟此滹陽
風物淳美昔甘膳羞亦孔之備母氏壽康由克致養
子職祇慎晨夕弗異九皐之禽其色尚玄爰祝慈母
惟以永年鶴壽實方俗偷而畜我固不忘昊天罔極
生也爲爲鑄茲壽詩堂構益崇其永勿墮

千丈長松張侯壽詩

皇有中夏戡定南土猛將如雲奮厥才武于時梁侯

旅力方剛被甲執殳從征遐荒嶺嶠海壖蠻氛瘴霧
出入廿年王事勞苦嗟爾師旅以殺爲嬉梁侯姁姁
撫寧遺黎天相其德受福不那黃髮歸休子孫孔多
伯也總戎于江于漢仲也在廷執法侃侃皇錫封命
寵予褒嘉酒醴維醹往告于家周有方叔漢有充國
征罔不服謀罔不克維令南疆猺人昌狂思得虎臣
往斧其航盡印老成爰咨爰度我武惟皇九宇式廓

滋溪文稿卷第一

滋溪文稿卷第二

記

新城縣紫泉龍祠記

雄州屬邑曰新城邑西北十餘里有泉出焉東流入
於邑爲紫泉之北滙若以建祠以事龍神金時刻石
猶存祠前爲池清瑩可鑑毛髮冬夏不涸不溢居民
相傳曰紫泉者莫究其始名也泰定丙寅秋池水一
夕色變爲紫遠近觀者異焉疾者飲之而或愈也明
年甫森純出於池中蜿蜒游走祠壁變化靈異蓋龍
木擁蒼翠屹田官廨卒祠之西鄰判大夫鄭益翁

千夫長荊侯勐觀神之異率其僚吏及祠旁耆老議
再祠之故燕南憲使趙惠肅侯寄尹是邑有惠政既
代吏民懷思不忍其去爭孫因留家焉惠肅之子右
藏庫副使道安來京師具道荊侯事神之意且曰曩
者泰定時關陝及太河南北頻歲亢旱不雨麥禾槁
死民皆流亡至煩朝廷出粟與幣以惠活之而吾邑
境比年以來春夏之交有數方茂馳禱祠下甘澍輒
應歲連大穰既用充羨神之功其敢忘乎宜傳其事
於永遠也余聞其言而異之嗚呼天人相通感格無
間是以昔者國家修德布政治化熙洽雨暘時若年

毅順成今新城之民獨賴神休幸無凶歲其所以祠
神以昭靈貺也亦宜哉荊侯字子辯涉獵書傳清慎
有聞徇任樞廷與先公雅厚故筆其事并作詞以侑
饗云
坎坎兮鐘鼓將迎神兮水滸風肅肅兮雲興靈連蜷
兮來下奠酒醑兮肴烝女巫進兮合舞神居歆兮樂
康順年穀兮福汝倏迴翔兮揚靈霈溶沱兮九宇

翰林分院題名記

延祐二年夏五月翰林國史院扈從
天子清暑上京自承旨以下題名于壁遵故事也其
詞曰
昔在
世祖設帷作京臨御中國控制朔庭大駕之行歲往
觀省左右周廬嚴慎肅警中書宥密御史列卿凡百
有位冠蓋如星或以先後或以禦海暑雨祁寒敢曰
勞苦維今
天子端拱穆清怡神文藝優游治平顧余詞臣克謹
官守雍容清華論思左右儲精覃思作為文章渾灝
爾雅搢紱萬方龍岡高寒灤水瀰瀰夙夜在公亦既
樂只吾人行從鑾輿觀山川勒名于石期永弗刊樹盛

陪扈官署撰其姓名著斯文肆歆厥職

中書參議府左右司題名記

先王之巡狩也蓋省觀民風設施政教非以縱遊田
而事娛樂也昔我
世祖皇帝肇作兩京歲時巡幸振民布政發號出令
綏制遐徼咸畏其威懷其澤靡不知其勞是亦先王
巡省之遺意歟元統三年夏五月駕幸上京百官分
司從行秋八月南還乃録參議府左右司官僚姓名
于壁嗚呼中書政本也天下之事屬焉相臣舉其綱
而丞參經理其務于下務其任者蓋亦難矣昔者君
臣交修百職興舉內正身心以端其本外修刑政以
輔其民故始日新而天下化矣國家自中統建元始
立中書循明憲度垂八十年
列聖傳序保守治平
今天子聰明仁聖嗣大歷服萬幾之暇時召儒臣侍
講六經禁中輔弼之臣又皆
先朝勳舊世濟其美生斯時待罪宰屬孰不欲攄其素
蘊樹功于世以報明時之萬一哉夫爵祿所以勸賢
也苟非賢材學私授寸爵穀所以經費也苟非國用
寧濫出尋至於刑罰之當罪興作之以時皆思止邪

而發舒暢茂以裕民如翼蔡歲競勝其任矣夫然而
春恩之繼洽化之和禮樂之隆風俗之厚則惟大人
君子能數致遠方今朝廷政化更新致治之機蓋不
可緩不顧將見行身者以緘默保位為能任事者以
便私適己為務國家何賴焉夫以上京山川都邑之
盛宮室車服之美從臣多為文詞以頌美之是不庸
贅也謹述古者巡守之事及輔相參佐之責俾來者
有撫觀感焉

上都廟學碑陰記

上都孔子廟學既建六十有八年尚未勒碑以紀成

卷五二　四

績留守賀惟一始為具石教授李溥請于朝中書以
聞勑翰林應奉許有壬為之文卜日樹立溥復請記
其碑陰有壬曰聖人之道昭如日月不待碑而後著
也獨
列聖尊崇雅儒文藏可不論載以傳于後歟夫以國
家建學宮設師儒棟宇之隆遇臣之列豈徒觀美而
已哉固將以敦風俗育材以任官為師者思所以作
育之學者思所以修業進德不負朝廷興學養士之
美意也維
世祖皇帝肇城上京此當經幕南控中夏宮室苑囿
府庫官署咸備夫子歲一巡幸朝覲會同發號布
政固不在焉然而地大物衆民俗浩穰苟無教化俾
知禮義何以為四方之極乎今廟學既崇教養斯設
將見其民漸濡治化被服儒術賢材並出以為世用
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矣先是教官董某華雜樂禮器典籍于江南溥尤勤
于執事殿廡庖湢獻頒浸漶者繕完之祭田廟壞學
廢為其民豪奪者理而出之春秋釋奠天子特頒御
幣而留守臣亦樂盡其力溥北平人銳然有志於事
功以廟碑未立既終更猶不忍去天爵泰貳春官庠

卷五十二　五

序所當教勸也故為之書

禮部題名記

官署題名其制舊矣我國家自
世祖皇帝始建中書統左右部未幾分部為四又分
為六蓋遵成周六官之制焉而禮部實春官也秩清
而任重朝廷常以勳舊之裔儒學之士膺其選然皆
未有文字以誌名氏至順元年尚書馬公祖常始取
禮樂合天地之化者名其廳事曰合化刻石記其事
又三年尚書宋公本復記其同官凡官曹之典掌條
案之類分二公序述悉矣今又七年餘無紀載以續

前條而爲後鑑乎崇關翼天地莫與今列其中事務
至殷分宜以清泰官辯其備于成周而春官之任獨
曰祀神以和上下爲之宗者惟敬欽以直內則郊社
宗廟之事治而無僭差論使之濟惟義本法不撓則
尊卑上下之分定而無陵犯篡奪之失其任不亦重
與嗚呼庶我國家列司不知所屬數至元四年戊寅五
月丁酉太中大夫禮部侍郎蘇天爵記

歸德府新修譙樓記

至元三年冬十月淮陰李侯守中知歸德府事備監
郡縣安勢力爲治未幾政清訟簡封內無事乃屬州

邑縣長有一籌吾越其約束安集政令侯與監郡議
修弊之廢郡故有譙樓在府治南歲久將壓侯命改
爲同知不答夫里判官李羅罕推官梁思溫幕府吳
與祖各議允同共捐俸金度材庀工撤而新之經始
于四年春季落成于是歲孟夏增崇其址高二十有
五尺廣丈其屋爲二十有四楹規模宏偉克稱郡制
爰處殊栽有議取新審者夫觀聽斯至於代鼓
鳴鐘以警昏傳更下滴漏節晝夜則又新是數器
陳列有宜董其役者林某參諾爲德修也建書京師
請紀其成蹟雅存衛國府屬學壺氏學備悉以正時

朝廷興居寢神並節而鼓角之制所以嚴慕警夜肅
齋于衆郡縣尤所同備也昔有守使聞更鼓而知
邑令安價蓋爲政者必於事事而致謹焉然則是役
之興豈徒然哉夫以內外之官近民者莫切於郡縣
敷政者莫先於守令有國者尚焉今海宇承平歲久
法制寬簡郡縣之吏能者舞文以黷貨庸者因循以
苟祿故事功顯而廉恥衰唯君子常思作新其政而
後能有爲也歸德爲郡南控汴淮北臨大河境大壤
沃商數市里侯始下車愛其土風厚完民生朴茂乃
涂陴以城其壯觀郡東又復昔賢名人遺蹟又數風

礪勢以振起其俗於是既新學宮而廟像設又搆正
皇祠堂而微子張巡許遠亦葺其廟招延者儒貳其
教官擇民俊秀之開敏者執經授學里塾舍萊侯
牽同列詣學宮以程其業而吏舍河防悉加繕治
侯之在官甫數月爾凡養民化俗興利補弊皆勇爲
之而不憚也故因紀譙門之成并書其事以告于後
人焉侯爲人方正有守不畏強禦施于爲政子愛其
民歷典鄉邑名聲彰聞民咸鑱石以頌遺愛不獨歸
德之民稱其善也雖然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爲
監郡恭安知府李侯政固善矣非僚屬宰府同心贊

輔則赤舄銜玉是乎嗚呼使列郡爲政者皆然則治祀何患乎不興斯民何患乎未被其澤也哉四年戊寅春三月朔記

大元新建盱眙縣聖賢書院記

長淮之東地多平衍虎山在盱眙縣南一里石潤而土美木茂而泉潔昔人表之曰第一山蓋因其勝而名之也至元四年戊寅監縣納璘不花勤於爲政訟息刑簡興學以訓諸生制雅樂以祠夫子他日耆老來告曰吾邑在漢爲臨淮郡有孔武者由國子博士來爲郡守卒于官遺愛在民民祠事之宋季祠燬于兵今吾幸生治平之世又遇縣侯興學作士民之俊秀將日益蕃盛願即虎山別建黌舍以廣爲學之所并爲祠以祀孔公不亦可乎監縣曰是維其之責也首捐俸伍佰貫以倡其教僚寀士民咸樂輸財助役是歲四月經始九月告成十月丁酉泗州守師邑官屬行釋奠禮黌舍在山之陰山三級上爲燕居堂以祀夫子配以顏曾思孟四公中爲兩廡右祀周程十儒左祀郡守孔公備以晉侍中陳壽等六人下爲淮山堂以居其師進學齋以教其弟子庖廚門亭咸有其所合三十八楹置田四百畝給其廩餼以孔公於夫

學焉中興縣撥學之曰聖賢書院乃請于朝立師以司其教綱連見卿貳爵被命使憲淮東納璘不華爲圖撥田租若干粟若干漢至今千餘年矣孔公惠澤及於斯猶精禁奉而祠事之矧夫子之道衣被天下萬世其敎德功當何如也嘗聞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長民者苟能示人以好惡是非則民知所趨向而歸于善矣今盱眙既新學宮又廣教術將見在官者慈祥豈弟以撫其下爲民者孝弟忠信以事其上則貪暴之政化而爲廉爭訟之俗變而爲禮讓斯不負縣侯建立書院之美意矣亦無負聖朝盛恩納璘不花登泰定四年進士時泰壽以安豐路總興其事今待憲于斯庠序職當數勸也敢爲之記耆宿諸生請衍發式爲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蘇天爵記

鰲溪書院記

至元丙子春余備位湖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陝郡姚侯紱按部郴陽之暇與余語次歷覽前賢之遺跡作而歎曰昔唐氏賢果善忠烈之士皆濟時艱遂復兩京鄉猶稱其與永郡員外郎元公結亦爲雅頌鋪張宏休撫州刺史顏公真卿大書其詞刻諸崖石殆今四百

餘年過者觀其雄詞偉畫猶足聳動維二公風節文章蓋有被於一方之人獨無所聞見乎茶陵縣尉曾君進鄉言曰吾家衛諸甚崇儒術雖諸載籍見古人善行學卑者必義賢之地並溪流風餘思在此山陽嘗作祠學以奉事之於是學嘗招來多士聯幾遊方有聞風而興起者衆姚侯曰善於是曾君命其子堯臣獨捐家貲度材庀基事不千歲寺識中爲大殿以奉先聖東西兩廡翼焉又於殿之左爲祠以祀元公右爲祠以祀顏公後爲明倫堂前爲三門周以崇垣規制宏偉亦既落成前臨溪泉表其額曰浯溪書院請于行省設官以司其教曾君又割私田三百畝以廩學者是年姚侯移憲廣西明年及拜南臺都司徐報浯溪之士臨拜學宮裴回兩手恐去嘉曾君父子之用心是書雖攝諸記其事于石天爵少嘗讀中興頌有曰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又曰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甚矣臣子不可不知節義之爲重也夫當倉卒之際而忘其君曾犬鼠之不若乎當天寶全盛之時中外承平將帥驕侈矣一旦祿山倡變故死社稷封疆者僅十餘人不損偏官者亦人而已何忠臣義士之難致歟然以唐室之大文皇養士之久豈果無英乂歟觀夫顏公以區區平原倡義起兵討賊俾河朔諸郡復爲唐有賊不敢急攻潼關唐卒賴以中興者維公倡義于其先也及在朝著數進讜言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首率百官問起居元載請奏事者先白宰相又極論其擁蔽屢忤大姦而不少悔卒爲所擠以死初安史之始亂也元公受教于其父曰而曹逢世多故勉樹名節觀所上肅宗時議三策及說來瑱之語孝而弟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則豈偷生自私者哉其爲道州刺史州經寇掠民生蕭然奏免民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流亡來歸者萬餘夫二公言論治行若此像而視之難哉曰宜嗚呼天之生材足周一世之用亦無事時人材或不見顯及臨大節決大事則忠義材能之士始表見焉然則有天下者可不以賢材爲務乎夫學校者所以長育人材而風紀之司又所以敦勸其教者也往年湖湘之蠻猺各數出爲寇甚則攻城邑殺吏民朝廷屢懷柔之卒以無事當是時有若二公者臨撫於其間彼將聽命請罪之不暇又豈敢猖獗而爲患乎得其地者鮮擾而求清靜其人者孰非忠義出乎其性者哉今國家承平既久德澤涵濡

雖荒服郡縣亦皆有學而部使者按臨所經又即山
林勝地訪求先賢遺迹以爲講學之所則其風厲治
教樂育賢材亦重且大歟傳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天下之事嵩祿祿觀望之
徒所可與謀必振世豪傑而後能有爲也士之來游
于斯學者誦趙文之言思將公之烈尚能有所興起
也夫至元五年己卯冬十有一月甲子具官蘇天爵
謹記

揚州路學田記

維揚郡學田凡萬六千九十畝比歲政弛豪右欺民
冒種疲妄窮論考江泳或以墝瘠易其膏腴歲入不
足士難失所養焉至元四年戊寅郡侯不華下車瞻
拜學宮數延師儒又廣郡士以學或言饒廩弗贍侯
稽舊籍檄官屬廣教者泰興縣尹劉節六合縣尹徐
君仁僣教授蕃宗瑤分行驗視民畏郡侯之政不敢
欺隱於是學田皆復其故增多于前一萬三千一百
七十畝其爲田寸萬三千三百六十有畝歲入有餘士
獲其養而學制益備矣明年己卯天齋被命使憲淮
東畢擢趨新廟延退聽諸生講誦經訓蓋亦彬彬有
可觀者焉侯閒來請曰郡之學田既復舊貫恐歲遠

數書其籍又將無所稽考今礱石二誌其頃畝樹于
齋治之東序冀來者有徵也夫爵賜而嘉惠之
禮尊崇學所以明彝倫也學必有田所以養賢材
也維揚號東南名都地大物衆家給人足崇學之崇
隆在昔有憲司臨治于上將見英材輩出甲于
他郡然自延祐以來吾鄉君士閔郡不聞一人與計
偕者豈儒學之士恥于自售歟抑教養之方有所未
至歟費江淮之間其田肥饒畝有獄伐無有閑田以自
養者而揚郡學有田千萬餘畝歲收租入若干萬
石則國家與學之意亦寧厭乎豈古之爲士者

所以學道也道也者忠於君孝于親弟于長止信
于朋友者謂也後世之士有志於道德者矣有志於
功名者矣其志於富貴利達者則未足與議也矧志
於習章句誦之習者乎嗚呼世之有官君子俾俊秀
之民役役乎文法之末是豈朝廷樂育賢材之意歟
蓋古之學者爲己非爲人也身備乎六時則道德可
以蘊而發之否則以淮東屬郡觀之若海陵胡公瑗山
陽徐公積其經術德業之懿尚孝友之風千載之下
猶足使人興起風俗視彼富貴利達無所聞于
世者爲何如哉今維揚學宮既完飭廩斯足士之來

游者能身為學能以先賢為期則庶幾不負聖朝崇尚文化之盛風紀敦勸庠序之勤及郡侯振舉政教之美美郡侯胄出北庭貴族向為御史論列無所避及其臨民勸農修學輯姦禁暴民便安之憲臺交薦其材皆稱良二千石者侯之謂歟

前衛新建三皇廟記

世祖皇帝既一中夏休兵息民以建太平乃於畿甸之南列置諸營環拱京都分立屯田居者佃作以為養出者從衛以務行軍制肅然而有法矣於是諸營有關兵農之所都炭之治度廩府庫之藏田廬市井之

衆而備學醫學亦各設官以司其教焉前衛兆營在涿州范陽縣之境建于至元十六年而醫學之設則肇於後至元二年也三皇之祠寓于醫學自國朝始先時衛官繪像祀于治所簡略弗稱至正改元副都指揮使濟南張侯允珪分治屯田語官屬曰國家詔郡邑立三皇廟春秋祀事如釋奠宣聖儀蓋所以崇治典遂民生也今吾衛廟貌獨無非闕典歟乃卜吉地於宣聖廟之西凡若干畝中為大殿翼以兩廡塑像衮服巍然以臨十大醫師侑食左右前為神門外為靈星門共十有四楹戶牖輝煌領甓堅密周以崇

垣樹以嘉木凡席帷籩豆巾冪庖廩不備具經始於是歲夏正孟月落成於秋之仲月董其役者千夫長董惟恭百夫長夫部闕妻惠也明年侯陞工部侍郎鄭君基求文爵書其事于石夫以伏羲神農黃帝闡天立極德被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顧寓于醫家者流何也蓋予竊意兵之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三皇之祀寓于醫者或本於是歟蓋人之生飲食以養其生冠服以奉其身然而風雨

寒暑之不時起居服食之無節而疾生矣矧在軍旅遠方征戍之勞道途霜露之苦而疾之生則尤甚焉天爵奉官于朝伏讀

列聖之訓而知

祖宗恤養軍士之為至也方征江南時制若曰軍前士卒有疾即命良醫治之為將帥者又當擇人侍疾而差官一人俾專司疾俟其疾愈方聽從軍仍具數以聞驗其卒病死多寡以治司疾者罪又曰遠方戍卒代還者給文檄如路中遇疾有司驗其文檄即給藥餌不素死者官為給其道里費俾同還者以骸骨

歸者贍其家俾役其著于甲令者則曰戍卒代還者即給醫藥病者即給藥餌前途官爲應援庶俾趨征者皆得生還又曰安卒疾者日食陳米轉生他疾當給新米以養其疾夫國家之於軍士遠者念之若此近者可知疾者養之若此則於其生者又可知矣然則侯之建吾皇祠宇崇尚醫術其體列聖之志與軍士之實於此益可徵焉侯讀書好禮清慎有爲其役也其費用皆侯規畫一毫無取于人故樂爲之書至正二年三月既望記

章新四先生畫像記

章懷南岸宗藏魏文獻公王文忠公許文正公商文定公遺像某嘗拜觀肅然起敬曾者世祖皇帝未躍神聖出而爲斯民主自居潛藩徵召儒賢訪求治道初與遐邇親疏之間及踐天位建國紀元發號出令訓農興學治曆明時征伐百蠻混一九有其功烈煥赫與古比隆當是時材能智略之士若四公者劉有太保劉公秉忠丞相史公天澤平章廉公希憲宋公子貞左丞張公文謙董公文炳參政楊公果賈公居貞樞密董公文忠趙公良弼尚書劉公肅李公昶徐公世隆內翰竇公默王公鶚董公文用鄭公經太史楊公恭懿王公恂郭公守敬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矣以一時功烈之盛如此而許公進說猶曰自古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元魏遼金維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隨時損益裁爲定制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此文正之深思長慮度越諸公者也天爵少時好觀前言往行是以竊取國初名公行事識之以爲師法今復得瞻四公儀形不勝高山景行之思竊謂當中統至元之初群賢輩出于朝廷而王文統欲以權謀功利之說搖位者寵賴世祖聖明察其奸邪旋以罪戮然則君子甘爲君子小人甘爲小人覽者不可不思也庠由彰德儒學教授擢鄂省其先族出長平蓋與文定公同譜云

光山縣鐘樓記

光州光山縣建鐘樓成者老周德用等來請曰吾邑在春秋爲蔣子之國漢曰西陽至唐初號今名宋季被兵殘毀者及之樓自入版圖七十餘年吾民沐皇元承平之化始獲休息而邑之官廨民廬聖賢之宮以及山川釋老之宇亦漸修繕完美來爲長貳者

又翁二時之楙俊若故君太常典簿孔君尹進士
畢懷遠君則始爲治之處民所不能忘者也若遠君
婢甦以㢘律身嚴屬獄是年而政教斯舉二年兩
匯廢皆興於是新三皇祠更兩廡以居醫徙享爲播
廳事于邑北門外以爲進徙廻來之所焉又於邑治
東隅大建層樓懸鐘于上以警朝昏以肅號令肇事
於至正壬年夏五月成于明年癸未之秋實爲吾邑
之偉觀爲因此數從容遠君捐俸以倡監縣哈僧主
簿趙奉驊力損之民亦尚義不知用勤惟樓之後爲
大屋樹石記之然亦未見識者爲請予開光以爲郡

介江淮之間土厚而俗敦國家混一之初浚儀爲公
來監是州有遺愛旗滿民挽留之不忍其去因家于
光再傳御史中丞繼郡守貞節以儒學仕中朝屢與
父老言光此民風之淳孔君御縣之良爲賦幽風亭詩
頌之因以風勵天下之爲民牧者遠君乃文貞公孝
士所取甚知幽風之論宜其爲治之美而民不能忘
也今海宇治安符和盛盟戒廷屢下詔書遴選守令
其爲民撫治可謂勤勉遠方下邑雖無恩與朝廷之
德意以斯民爲念者鮮觀遠君光山之政可知矣然
則隨設之鼓樓觀之崇豈可以爾殺之聰觀定民之

心志則爾不可不備也彼世之貪墨苟且之徒第知
重祿肥家豈歲惕日視居官如傳舍豈不負國家待
養之恩孤斯民撫治之望乎孔君名思迪遠君名永
貞後之來者因斯文以稽二君之政庶幾知所警懼
而能興起矣夫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趙郡蘇天爵記

滋溪文稿卷第二

滋溪文稿卷第三

記二

陝西鄉貢進士題名記

陝西行中書省每三歲當貢士十三人解額咸弗充者非主司之罪也承事郎儒學副提舉張君敏哀集八舉計偕之士勒名于石以記文為請昔我太宗皇帝平金之四年壬戌甫定朝廷草創即遣斷事官朮虎乃宣差山西東路徵收課稅所官劉中歷試郡國程試故金遺士中選者復其家蓋與文教為治備材以待用已遠端洴對焉

滋文三 一

世祖皇帝建號紀元制禮作樂典章文物於是乎備屢詔臣下訪求治經術學孔孟之道者至元十有一年乃命儒臣文正竇公默文獻姚公樞文正許公衡文康楊公恭懿集議貢舉條目之詳具載於策書是時賢能猶多治化興洽故弗果行成宗 武宗屢以是形于詔旨至于仁宗念故老之日亡嘆人材之不足於是遹遵祖武損益舊制闢進士科網羅賢俊今三十餘年而陝西鄉薦登第者共十九人夫雍州山川高厚而深遠其人質直而慎重尋之以善易于興起始者世祖之居潛藩賜京兆以為食邑首徵許文正公典司教載所以作新斯文表師多士郡人楊文康公以奧學篤行模範鄉邦名聞天聰徵入禁近國有大政謀猷是資其後集賢蕭公𣂏贊善同公恕皆能敦守名檢崇尚經術迄今海內慕其風采方延祐賓興之初陝西省憲臺延蕭公同公較其文藝則是邦文獻淵源之盛師友問學之傳豈他郡所能及哉蓋木之生也非雨露長育不足致其材士之教養豈異于是且百工之為宮室器用猶必資之規矩準繩矧治天下者顧獨恃其材智所及而不師法于古歟此昔

滋文三 二

國家隆庠序以育士制科目以取材非特以備觀美而已然而興學作人今 朝廷責成於風紀之司天爵忝貳西臺恒以弗克奉承明詔為懼茲因張君之請謹述

列聖設科取士之本而告之士之服官政者當思行其所學堅其所守夙夜無懈力圖報稱勿負國家求賢圖治之意幸庶乎其可也至正四年秋七月壬寅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蘇天爵記

蘇魏奇題名記

至正甲申之仲春閏月戊辰余偕侍御史買買經歷

納納實理都事宋秉亮御史觀音寶尹忠楊惟一阜
思誠潘惟擇熙磨王顒管句房温護都不華遊於樊
川覽春陽之和暢欣品彙之數榮觴詠倡酬擬暮始
還是秋九月己酉值湾領之清簡樂歲時之豐登又
偕都事楊惟一御史觀火赤既伯管句房温護都不
華遊於慈恩寺徘徊臨眺逾還至曲江而歸一歲之
中凡再遊焉前時同行者則已別遷他官存者獨予
與幕府楊君兩架閣而已念夫遊觀行樂之有時出
處聚散之不常何必追尋陳迹始興感慨耶

國子生試貢題名記

至正五年春二月大比進士知貢舉翰林學士歐陽
玄同知貢舉禮部尚書王沂考試官崇文太監楊宗
瑞國子司業王思誠翰林脩撰余闕太常博士李齊
監試御史實哥趙特敏於是國子積分生試者百二
十人中選者十有八人將登名于石天爵適長成均
進諸生而告曰自昔國家崇庠序以育士嚴選舉以
取材豈直觀美而已蓋非學校不足致天下之才非
賢能不克成天下之治故舜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
夔典樂以教胄子殆及成周始有鄉舉里選之法是
則公卿貴胄之教養兄民俊秀之實興豈不秩然而
有叙歟我
世祖皇帝定一函夏興造功業而禮樂之文賢良之
選蓋彬彬焉乃以中統二年命相臣許文正公為國
子師而成均之教益隆
列聖承統有光前烈既增弟子之員又進出身之階
而成均之制益備天爵弱冠忝為胄子伏覩
祖宗建學育才之美先賢設教作士之方潜心有年
始獲充貢今列官于斯而又深嘆其規摹之宏遠典
刑之尊嚴夫明經所以修身也修身所以致用也士
須朱能遺特見用豈惟庠序之光朝廷實有賴焉然
則諸生學古入官保服國恩尚思所以報稱之哉是
歲夏五月戊戌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兼國子祭
酒蘇天爵記

七聘堂記

士君子之出處有義存焉審其時而後動合乎禮而
後應是故嚴居而不行者非敢故為亢也蓋本諸道
義之正循乎禮節之宜自者君子進退出處之際莫
不皆然矣若故贈平章政事張文忠公深有慕焉公
起諸生致位至中執法其牧民則為縣令尹又館閣
則曰名流司臺諫則稱骨鯁歷省曹則號能臣是誠

一代之偉人歟至治初公由中書參議以親老謝政而歸屏居田里凡踰八年朝廷重其名德七遣使者聘之而不果起及關西大凶荒一命即僶蒸思竭力出帑發粟全活生靈不知紀極斯其胷中所蘊豈尋常者能窺其萬一哉方公之西行時適作新堂於濟南宣化里第門生今翰林承旨張公名之曰七聘之堂蓋以著公之節也至正五年天爵來作憲使公之子長爾今引求記其堂嘗先子與公同朝雅厚故不敢辭嘗聞君子立身莫重於保守名節夫臣爲政莫急於康濟斯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富鄭公安撫京東會河朔大水民多流亡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於是活流民五十餘萬是古之聖賢其出而用于世者皆所以爲天下也然則公之去就庶幾合于古人之道乎夫以公之文章事業傳海內德業具國史斯不待贊而彰也特錄其出處大節以爲世之師表焉士之登公斯堂思其難進易退之風審其度皆合義之制則立人之朝必無貪位苟祿之恥矣是歲冬十月癸酉趙郡蘇天爵記

新樂縣辟里書院記

古者學校之設所以明彝倫而興賢材也蓋彝倫不明則不能以立教賢材不興則不足以致治甚矣學校不可一日亡於天下也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遂有序於國有學夫內外學制既嚴教養之方又備茲隆古治教之盛後世有不能及者矣我國家戡定中夏治化斯彰興學之典屢領于詔書而山林清曠之地亦有建立黌舍以爲藏修遊息之所者焉新樂永壽鄉辟里書院者趙氏兄弟作之以誨來學者也初趙氏僅有中人之產其父孝弟力田兼通陰陽五行之說毋亦賢明延師以教其子父之鄉鄰從學者衆黌舍至不能容始捐家貲修建書院中爲禮殿以祠夫子顏曾思孟十哲列焉前樹儀門翼以兩廡後爲講藝之堂東西樓士之舍合五十楹堅完可久割陂神里田三百畝以廩師生經始於至正四年三月告成於六年五月監察御史揚君俊民表以書院之號鄉縣之官既蠲除其差役復言于朝請設學官欲其規制永久而弗替也嘗聞先賢之言曰善言治天

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言人材
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
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
與成之今海宇寧謐法制具張第患人才之不足爾
夫中國者聖賢之教所由興也禮樂之用所由出也
遠近之人所到致也新樂雖曰小邑近在邦畿之中
山川清淑之氣朝廷治化之隆豈無豪傑出而為世
用者歟書院之設豈苟云哉蓋善風教而淑人心明
禮義以厚鄉黨莫大乎斯故其幽深寂寞之濵朴野
醇厖之俗講誦乎詩書六藝之訓訪求乎聖賢千古

集五十五　五

之遺塵羇絆其心觀感于善不然將見為狂為愚
倀倀冥行無所依歸豈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乎苟非
讀書好義之家則亦孰知以是為重乎嗚呼世有田
疇連阡歲收萬鍾緘藏不捐一錢寧肯興學作士以
化其鄉里哉予嘗間嘗行過新樂之境瞻拜辟里先
聖祠下登堂以聽諸生之講習蓋亦彬彬有足嘉者
方今朝廷開設貢舉三年大比旁求碩彥俾修治平
化特辟里之士將有經明行修以應有司之選則中
國家取之域人材長育之多而遠近皆有所則效焉
非徒以誇觀美而已趙氏之兄曰思聰元路教授弟
曰應好義慶士孝友雍睦為一方之楷範云是歲秋
七月辛丑記

新城鎮東岳祠記

真定之新城鎮漢新市縣也廢於晉復於五代至宋
省焉鎮有東岳祠不知始造歲月金明昌間穹殿脩
廊規制甚偉燬于貞祐之兵國初我先祖尚書府君
帥里中父老新之今已百年水旱疾疫禱焉夫山川
之神五岳最大而岱為之宗古之王者歲時巡狩望
秩以祀後世人主登封降禪禮文繁縟民因一時之
好尚遂以成俗故東岳祠宇所以遍天下也雖然岳

集五十五　八

川之靈能出雲雨崇朝而澤及四海其功利
之博如此祈今是祠有禱多應民之報祀不亦可乎

浙西察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詔立行御史臺于大江之南歲
命監察御史六人分行三省及十道憲司于以振肅
綱紀省觀俗化察吏廉貪詢民利病凡有聞見悉聽
舉行省府藩方重績又從而稽核焉其任不亦重歟
江浙行省總閩浙江東三十餘郡地大人衆其獄訟
之所興錢穀之所出視他省為劇六察之官歲按臨
者彌稀不得每至元八年監察御史承直郎前進士高

呂費公原理翰列大夫海城劉公廷幹以是秋九月
由建業巡行歷浙入閩周數千里明年二月復歸至
杭凡所經過郡邑留必旬餘民之訴訟者聽之事之
廢弛者舉之官吏材能者薦之貪暴者黜之尊尊奉
公無不盡心者是為之驚嘆官僚為之震慄先是杭
有西祿其屋察院既一新之廳事猶未有名二公于
是表曰肅清又將題名于石徵愚為記嘗聞自昔國
家建都並立御史臺以論材以任官勵已以圖治迨夫承
平既久法制寬簡人情不無怠弛而患得患失之徒
樂于爭為苟且之習天下之事日入于壞故必登崇俊

傑修明常度肅清其政作新其人而治化之隆斯有
望焉推哉
世祖皇帝肇建憲臺憲官秩之清峻規模之宏遠任賢
去邪正風表俗其為後世慮至深遠也
今天子崇奉祖
祖武思致太平既尊耳目之寄又嚴牧守之責皆所
以為民也然猶有遠邇吏有能否政有寬急故必遣
風紀之臣盡咨諏之實世之治忽皆能悉焉蓋上下
之情通則政平訟理和氣充溢年穀其有不登民庶
其有不被其澤者乎若君子極一時之選居清要之

途高明足以察其微廉平足以服衆然後稱所任使天
下之事可得而治矣全二公踐歷之久名譽之崇文
學政術之美來者以次書之俾後人覽觀名氏思慕
風采其克有以繼之哉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蘇天爵記

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

至正六年十月江浙行中書省始命浚治杭州郡城
河渠明年二月卒事宰臣慎于出令僚吏勤于督工
民庶樂于趨役於是河流環合舟航經行商旅由遠
而至食貨之價不翔耄老莫不稱喜公私咸以為利

矣又明年冬天爵承命參預省政幕府與林請紀其
事于石古者立國居民則倚山川以為固大江之南
其城郭往往依阻川澤又為溝渠以達于市井民欲
引重致遠必賴舟楫之用歲月既久寧無淤涸則加
浚治之功焉能勞民傷財昔人所重居藩省者必得
清慎之臣知愛民為本則能倡其衆官郡縣者必得
廉能之人知奉公為職則能集其事否則罕有成功
者矣錢塘為東南一大都會山川之盛跨吳越閩
浙之境士夫商賈無慮廣川蜀暨饒郡西為湖昔人
疏渠引水入城聯絡巷陌凡民之居前通闤闠後達

河渠浙既未治來者無之貿易皆以河為利歲久填
淤居者行者皆以為病在上者領理政務有不肯為
長民者歷於大府不敢擅為觀望因循天下之事日
漸廢壞有志于當世者可深為之長慮乎歲在乙酉
天子念東南貢賦之頻勞閔民生之彫弊詔命國王
丞相行江浙省事至職職有廢中外聳聽又命翰林學
士承旨達世帖睦邇為平章政事公讀書守法不矜
不伐曾未數月百廢俱舉乃詢民之利病眾以河渠
來告為言瀕相者于官條而治之合謀於憲府而僉同
舉乃總其事于江浙行省左右司及杭州路總管趙璉
董其役于下又以揚譜等餘人分治其江南起龍山
北至豬圈壩延袤三千六餘里尋以煞失止後春役
之鄉守郭遂又疏是浚其深三尺廣仍其舊悉
尋湖泳注是為役四萬工食五百工用鈔八萬五千
貫糧應上米塗延值雨入河命諸有職而積之江浙
又新木閘者四石梁者六其經營謀畫特出乎章公
心計籍授動則塩鑄備風濤所鑑工劃皆罹保恐
民之未知申以承尔利防患之為哲以嗣授之
禁公於事世殿觀將河上以撫壓以致久其勞
事竟以集事聞自古有天下者皆立法制以維持之
又選材能以奉行之下至封疆城郭河渠溝渠各有
官守掌其屬禁是以備治有方啓閉有時小大得職
民物安堵況治水者當行其所無事則績用有成而
鹵莽滅裂之徒或者方欲徼倖覬一時之功未有不
為民患者也觀夫杭州濬治河渠之事宰輔謀猷之
賢任人嚴謹作事周密誠足以為後世之法故備
述之俾來者尚勿廢前人之功永為一方之利也歟

新陞徐州路記

至正戊子夏六月丙寅朔詔陞徐州為路職從三品
割滕嶧邳宿四州隸焉越六日辛未乃命同知浙東
道宣慰司事卜顏為達魯花赤海道府副萬戶雷
好義為總管都漕運司副使塔海忽都為同知江浙
行省都事兀顏思海為判官廬州路經歷陳義為推
官雲南廉訪司經歷哈剌不花為經歷賜印章給乘
傳既已涖事頒布章程數宣政務中畫其封疆版籍
其民眾郡制煥然一新明年諸公以書屬天爵載之
于石古者建邦置都以城治民民衆則修而治化舉年
穀登而民人育始夫承平歲久任事者人姑息偷安
刑政日蠹民有嗟嘆之聲盜賊因之而作甚則飢寒
無以為養盜竊群起昔國者懼作新政令撫綏元

期于天下無事而已我國家治平百年海内殷富通
者甲申之秋有盗起于沂莒之閒擁旗鼓入城邑掠
人民寖因徒共益其黨火廬舍劫府庫爭取其財橫
行曹濮滑濬相衛諸郡西抵太行由磁洺而歸郡縣
弛于久安盗至皆相顧無可奈何朝廷聞之遣兵馬
使偕衛士發兵逐捕老稚脅從多被誅夷姦黠者或
變姓名潛居隱處伺官軍遠後出爲盗而徐邳陳蔡
之民連歲驚擾河淮左右舟車幾不能往來廟堂始
以爲憂丁亥之冬詔遣工部尚書偰哲篤同僉樞密
院事春受吾相度便宜二公行視山川形勢之險要詢

求郡國控制之緩急皆一一圖上方畧云初盗起時樞
府請于邳州之北黄堌城屯阿速軍士九百人阨其
行路盗委曲避之出入乎徐宿滕嶧之境徐宿則隷
歸德滕嶧隷益都遠者相去六七百里近者一二百
里每聞盗發必請命于大府大府又請命于朝廷然
後出號令調士卒盗已劫㓕而去雖甚爲傳皆後時
無及矣此政令所以不行盗賊所由滋也徐之爲郡
控扼南北被山帶河以爲固其人悍勇尚力蓋自古
用武之地也漢晉皆號重鎮在唐建武寧軍當隷徐
州爲路滕嶧鄒宿地皆與徐相錯其以四州來屬負

郭之民豈其城縣治之遷滕之滕縣于薛城梨滕之
西南四鄉治之東北六鄉滕自治之分黄堌城軍士
五百自恩州甲馬營南至臨清迤邐東至河淮津渡
各守其要害又以淮東宣慰兼元帥府總其軍政移
揚州一萬戶統兵戍徐仍令淮東宣慰司接臨凡徐之
文移悉得達于六部俾上下節制有等遠近救援得
宜事至不失其機令行必中其會庶幾國家經久之
利宰臣以聞 天子悉可其請官府民庶果皆稱便
嗚呼政有因革事貴變通古之人考方域審形勢
分畫廢置不守故常者所以爲民也且民之爲盗亦

豈其本心哉第以有司會斂之虐加以比歲兩歉之
餒民罹窮苦始有不幸陷于刑辟者矣昔有以患盗
爲問者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長民者誠
能以仁愛存心廉慎律己民知有耻相帥爲善又豈
有竊攘之足患歟漢渤海郡盗起龔遂爲守盗乃悉
平朝歌有盗連年未獲虞詡爲長賊遂解散此郡縣
有盗賴擇守令爲治之明效也故有國家者山川之
險阻城池之高深固所以城民也然而選求循良惠
養鰥寡其先務乎今徐州既陞爲路晉秩之崇任使
之重宜思臨制之道官屬承奉之勤可謂盛矣然未

者嘗思修政興化扶善戢姦俾郡人衆享泰和承平之澤仰稱朝廷建官圖治之意不亦偉歟

常州路新修廟學記

至正九年天爵承命參預江浙省政適年穀豐穰政務清簡方思所以導其民者奚先正其俗者何尚常州路儒學教授盛君以書來請曰昭起諸生叨承郡學自撥迂疎不足以爲人師朝夕是懼顧將夫子之宮歲月滋久棟宇敧傾丹雘漫漶未有以新之何以表朝廷尊崇之德嚴士民仰止之心乎於是謀諸郡守而先余稽諸學廪則有餘乃以八年五月經始次年毎月落成改建大成殿三十二楹闊六丈有八尺高丈深增五丈深又五尺規制宏偉可爲浙右儒宮之冠以東廡迫近移而廣之更作中門櫺星門凡聖賢像設戶牖祠宇繪畫有加于前中唐左墄悉用玉石礱爲文記之以示永遠謹按郡乘常之學肇于唐李栖筠爲刺史創禮殿于荊溪館南率諸生行鄉飲酒禮宋太平興國中改築于郡治西南今廟學是也我國家混一南土七十餘年德澤休養生齒繁庶文教漸隆蒸亦宜矣且浙右之地若蘇湖常諸郡土壤肥沃民務佃作歲賦租米數百萬石漕海以供京師

孔子嘗適衛曰庶矣哉弟子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今天下承平日久治化當興矧浙右民多富足教之之道當何如哉昔者安定先生胡公之爲蘇湖教授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而當時太學亦取其法以爲教其弟子成德達才者莫不皆有用于世一時人物之盛實造端於斯焉嗚呼胡公教養其效若此後世學校之制獨未能有以繼之乎或曰胡公之學古學也今學者方從事于貢舉寧可同歟是未然夫今之貢舉革近代聲律之陋復隆古正學之規朝廷立法既周諸儒講論又至試之以疑義者所以使人通經學古明乎道德性命之本達乎詩書六藝之文非章句括帖之是尚也繼之以古賦制誥章表所以驗其登高能賦則可以爲大夫應制代言則可以敷飾令非雕蟲篆刻之爲工也終則試之以制策于以考古今治亂之原推天地事物之變民之利疚政之美惡皆得指陳它日措諸實用將見真儒善治之效出焉雖然此特試之以言也不尚察其行歟故必孝弟稱于鄉閭信義服于朋友始得賓興于鄉薦

之春官貢于
天子之廷論定而後官之其所學所能不有胡公所
謂經義者乎斯謂政事者乎常州自昔文物之邦方
宋盛時登之同日賜第者五十三人郡守校官皆增
秩受賞近歲貢試浙省亦有擢置倫魁者焉夫國家
之設貢舉所以求賢才也學校者養士之原賢才之
所出也然世有古今而人之生同具此理山川人物
流風遺俗之寄精神意氣之相感寧無可望者歟比
者朝廷慨兩勝之失特敎守令之所責選賢求治德
至雍熙當此廟學初成劉散汰夫監郡某通議大夫
總管某皆新領郡事屑勤謁拜稍留講誦聖賢經訓
當澡作新其政鼓舞其人俾為經濟之學以贊隆平
之治庶幾國家興學育材之美意藩省化民正俗之
至願哉

鎮江路新修廟學記

聖天子臨御多方屬精為治慨兩勝之失特懿民生
之不足廣命中書選擇守令惠養元元條制六事程
其殿最而學校興舉其先務歟夫學校者所以化民
隆治也庠序不修則治化何由而成是以有國家者
當以興學為務又必得良守令而後其效著焉至正

八年冬天爵承命參預江浙省政閱郡縣官屬有聲
者若餘姚令鎮江路總管李侯世安其一也侯到官歲
餘政事修舉江南行臺御史浙西部使者往來郡境
民歌曾不共言其賢朝廷聞而嘉之遣使賜金織幣
表侯治效九年秋大修廟學至冬告成校官王鏞韓
天與以書來言曰始者李侯觀學宮故弊議繕完之
乃推學官擇士之老成者委廉幹俞希魯司其出納
又得吏之廉敏者董克仁董其工程凡殿廡堂齋
講肄庖湢門庭大小一百餘楹木之腐者易之瓦之穿
者補之甃之欹傾者正之丹雘之漫漶者新之遠近
觀者莫不稱侯治事之暇督視惟謹工樂趨役士喜來
集其地學舍之傍為路以達通衢植杏前山其下為
壇遷官民子弟入畫今朝夕肄業延名儒春秋嘗試
取其優者賓興于鄉者宿就食于學醫卜雜流則去
之儒吏德行郡守行能清慎則進之於是文物之盛
課試之嚴可謂備矣願為文刻石昭示永久俾後繼
者亦以為法天爵伏念起由諸生忝列大藩喜
承宣之任惟教育之有法不敢以蕪陋辭夫國家
之興廟學崇棟宇壇庭之偉俎豆鐘鼓之修崇尚
儀文而已蓋欲崇其道也尊其道者所以施之於政

化其民爾故古者治之而爭奪息尊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非此不足以言政也方今朝廷法隆古之治精牧守之選程之以殿最之方期之以歲月之久治化之興誠有望焉或謂江淮民俗澆漓喜相告訐素何能性德教治之乎嗚呼穎川中國之地也趙廣漢治之俗務以鼎斬近書黃霸治之俗易以善豈穎川之俗異乎顧長民者導之何如爾蓋大江之南土壤肥饒其人喜諍而尚氣少有所訟則百計以求直貪者舞文以撓政縱欲以求獲是以民被譁訐之名吏受清白之譽夫好善而惡惡人之常情在上者固應寬厚訓之以講書進之以禮讓則俗何以不古若哉利鎮江名郡浙山之高深冀尚之朴野又遇李侯脩治學官敦尚名教潛見風俗與化移易仰稱聖天子養民圖治之意乎李侯世家京師先參政忠靖公歷仕累朝有聲中外侯承家訓長游成均由監察御史分憲淮東擢拜是官清慎有守孜孜愛民陳郡政不便者數十事治獄訟未決者又數百事扶壞拯廢皆勇為之甄郡爲金莢豈弟樂易僚案協恭不撓故其政爲稱首國紀廟學之成而併書之來者尚克繼之哉

滋溪文藁卷第三

滋溪文藁卷第四

記三

燕南鄉貢進士題名記

官寺之有題名重職守以謹遷次推名氏以稽美惡爲後來者勸也進士始貢于鄉未有設施而亦載名于石蓋以觀文運之升降考人才之崇卑則於朝廷得賢數治之盛益有徵焉古之有國者儲才以爲世用非博至而後圖之也故盡攬天下之才共成天下之務否則世沸兌濟者多矣我國家混一之初取才除登選遺逸蕃用世也治平既久耆舊日亡開設貢舉網羅賢能登崇治功其爲後世慮不亦太歟昔者皇慶之時肇定鄉試之所由兩都十一行省河山之東二宣慰司及眞定東平共十有七其貢士之制三年大比度郡縣名遠近驗戶版之多寡凡國士諸國士漢士南士各七十五合三百人拔其文學之尤者取百人爲其試於眞定者河間保定順德廣平大名彰德衛輝懷慶九路來合格者二十有一國士諸國士各五漢士十一其始也或闔郡不薦一人今則應書之士幾六百人是可尚已然則諸君子盍亦深思國家設科之本歟非第求其文辭之工惟願得人以爲

治也故謂於所居之鄉則欲知其孝弟信義之行問其所治之經則欲考其道德性命之學試之以應用之文則可見其才華之敏策之以當時之務則可察其治世所長他日致于朝廷仕于郡縣大則謀王體斷國論次則治民事決獄訟夫如是何患人才之不足天下之不治乎或者竊闚時政之所尚掇拾貢舉之緒餘鑿經傳以傳世好剿邪說以阿主司豈國家取賢飭材備治具之意耶且昔之為文者命於氣立乎志成乎學者也覽者猶不可以知其人之所存乎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典貢舉所取之士文章如蘇曾道德如程張皆於是舉得之一時所尚詭異之辭稍稍抑之然薦士之不可趨時好也明矣今燕南諸郡列居中土皆昔聖賢過化之地禮樂政教所由出也賢才所由以生固有以為則效者也當漢唐宋金之世文武將相之儲經術詞章之粹皆於斯而取焉矧今國家治化涵濡之久山川清明之蘊庠序教養之隆則賢能之興又豈近代所可及歟故自延祐以來燕南貢舉之士廷對賜及第者三人省試擢置倫魁者三人亦可謂之盛矣雖然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其餘則亦不能無所勸焉茲題名記所由立也真定郡教授郭翔得學正錄趙應辰李時中考求累舉鄉貢姓名載之于石屬予記之竊嘗伏讀科舉初詔有曰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夫出不至於真儒治不本乎學術則先王發政施仁之實何以及乎天下乎嗚呼古之懷才抱藝出應有司之選者當窮經術躬行事有效勿尚事乎空言庶幾不負朝廷求賢圖治之美及郡學官表名樹石之意云

羅山縣三皇廟記

羅山三皇廟歲久將壓縣尹田侯寶撤而新之棟宇完美丹雘輝華像設既嚴祀事孔敬齊知起敬民頗以康甍右廟廷將勒文彩采永久至正壬午冬予官郡省道出邑中聞民頌侯之美又明年春予改西臺復過其邑侯已代去檢校官馬君以民之意丐予文其廟石夫江淮之間郡縣十餘羅山獨當孔道迎候餽饋田侯風紀起家掾椽兵曹由其賢選令是縣其律身以廉撫民以慈馭吏以肅治事以勤於是百廢修舉縣日以治既新三皇祠宇復新孔子廟堂興秀民于學而驛舍道塗悉加繕治侯皆捐俸以倡未始有取于民是年時雨愆期飛蝗將至侯齋沐祈禱雨隨霑足蝗亦不入州符縣歛賓荒田以增賦稅侯以非朝廷命不敢擾民江西茶

司設局大勝閣下歲征課千餘費吏因緣騷動鄉邑侯請均課與民除去蠹吏因有罪當杖怨家賄獄卒誣以病困欲殺之侯親察視因得不死嗚呼侯之事神治民可謂備矣其著之金石固宜蓋嘗聞之古之為治者當世難于觧不可復以煩苛嚴急御之必寬大簡易以息其民及天下既定則建久安之業成長治之規立紀綱以備憲度興禮樂以施教化蓋承平日久則人情要肆法制浸弛豈惟一州一邑之為然歟首非剛明果斷之材不足以振起其俗作新其政故天子任宰相宰相任百官選公卿以治其內擇守令以治其外內外相維庶功成矣今海宇清晏朝廷屢下德音訪求民瘼守令之選蓋尤重焉然或千里相接而無一賢守百里相環而無一賢令豈人材不足以及于昔歟抑亦獎勵之方有未至歟觀田君之為政若與世亦何嘗無人哉雖然天下之事或慎厥始而怠厥終謹于微而忽于著田侯位日以高名日以起尚思祗慎其職與古之良吏並稱于世不亦宜乎

志學齋記

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蓋周衰戰國一時習俗所尚非人性之本然也夫以中國風氣之高厚朝廷政治之深淳人生其間鼓舞變化又豈無所自乎昔者國初丞相史忠武王之治真定教行俗美時和歲登四方遺老咸往焉依若濟南王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頤齋張公西菴楊公條山張公問學文章之富言論風采之盛豈維特政有所裨益而搢紳儒者皆仰賴其聲光模範以成其德焉當是時為郡學官者則有侍其先生秉之吳先生蓋臣硯先生伯固張先生世昌授徒於家者則有安氏祖孫馬氏父子仕于詩朝若翰林學士李公參知政事王公宣慰使周公御史中丞禾公皆其人也是則百年以來公卿大夫為所表率亦足師友之所教養衣冠人物相繼而作者其盛矣然蓋非儀刑之正不足以興其化非見聞之富不足以動其心故居于家庭則能愛親而敬長行于閭里則知尊老而慈幼其流風善政淑艾于後人者既久而不衰也予生十年從親入京比者來歸故家遺俗淪落無幾李生子充惠然見訪愛其動作之雍容文藝之清雅閒以志學名齋徵予為記子充世本晉人愛吾風土來家于斯故以鄉郡文獻淵懿告之然士志于學則亦始于讀書而已夫易詩書春秋禮記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皆聖賢之言也其

所載者皆聖賢之道也子克能沉潛以求其義敦篤以踐其實不惑于異端之説不安于凡近之習則心之所存學之所至將日趨于聖賢之域豈第一鄉之所慕而已乎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今予年日以邁學日以退閭先生長者之行廓乎不能企也思鄉閭風範之舊邈乎不及見也是則所可憂者不亦甚乎故願與子羌共勉之也

新城縣廟學記

新城孔子廟者國初李侯天祐為尹時所作也時河朔新去兵難僚芟荊棘以立官舍久之田野皆闢乃建儒宮俾邑人知向學焉前至元時尹劉恭增修兩廡大德初監縣帖里海涯繪十哲及七十二賢像泰定兩年監縣忽魯哈剌作講堂神門及東西齋室今至元五年監縣那海尹劉定安以講堂土階弗稱用甓易之復廣西齋以居師生正兖郕沂鄒四公配食之位又以禮殿漫漶兩廡欹傾遂一新之於是文學掾耿[illegible]榮來請曰國家洎平百載邑之廟學始完將刻石以告來者俾嗣葺之又曰甚矣世俗之難喻也今學者僅能執筆曉書數其父兄已命習為吏矣顧為記以惠教之天爵田豈獨新城為然是則天下之通患也夫國家建庠序于郡邑延儒士以為之師儒繇役以復其家蓋由敷教以化民育材以輔世列聖臨御屢下詔書罔不以是為急為守令者奉行其可不至乎昔蜀郡守文翁以蜀地僻陋選郡縣小吏開敏者詣京師受業博成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每出行縣從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縣民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由是蜀地大化比齊魯焉新城燕趙之地也土沃而俗美北去京師亦二百里非若蜀地之僻陋也邑中又多名卿碩輔在金時有若宣徽殿學士高讓田中書令時立愛故家遺俗猶有存者聖朝以來則有丞相東平王御史大夫高昌王賜田封户在焉而故治書侍御史崔公思義燕南廉訪使趙公亦皆家焉斯歲時冠蓋不絕學者亦足以儀形觀感矣為父兄師帥者而不知所以風厲之歟蓋化民成俗必由乎學詩書禮樂之教治天下之本也刀筆簿書之習趨一時之急也學者誠能捨其近者小者而圖其遠者大者焉則方聞之士充于朝廷孝弟之風行于鄉邑庶幾

列聖興學養士之意乎夫爵少游成均及其入官忝
列公卿之後故知祖宗右文崇化之盛敢以是爲
邑人告是役也尉張御史鏞典史楊中皆左右之克
相其成世榮學行淳謹訓授多方將見邑人有所興
起矣六年歲壬辰三月甲子謹記

新城縣學田記

新城爲督亢舊地也古稱土壤肥饒溉以西山崇泉
諸水故地植物豐暢然遂邑方百里北去京師僅二
百里封君甚衆列其左右公卿分地交乎前後而官
府與庶民私足由是朝廷頒賜釋老以爲永業者又
不與焉夫一邑之中其地如是之美居者如是之多
然無復淺爭寄托焉蓋亦難矣邑有學田百八十畝
散在四鄉之野歲納租課五千餘石粟千餘束教官
張觀屢爲豪強侵奪疆界之不明也伐石志之屬天
爵爲之記嗚呼學田學校王政之本也後世經界之
法既壞明倫育才尚賴庠序存焉然而教養之法在
乎師表之嚴敦勸之方責諸承宣之寄而聖賢之祀
享弟子之膳羞是皆學田所出可不正其疆界乎夫
世之學田往往湮沒者何也蓋今之校官無刑罰可
施則人不知所懼無圖籍可攷則吏易以爲姦故必

大書深刻斯能彰示永久焉雖然長民者所以導其
政也爲師者所以司其教也若夫治化洽而禮讓興
風俗淳而庶民化豈獨耕者讓畔于野是則政教有
成庶幾隆古之治乎

文水王氏增修塋兆記

正議大夫晉寧路總管王侯國器識承寵命褒贈其
父祖請于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銘其隱德遺善于
碑文刻宗人世系于碣復各題石表識其墓及陳祭
器寺前且謁天爵曰先世塋兆翁仲石儀已具封樹
祭田冢舍所居皆依第成之乎其書于碑陰俾後人
守之庶幾永久而弗墜也按王氏先塋在太原文水
縣云周里東距汾河數里之近比年河流填閼夏秋
之交水衍溢于塋域謹築土四圍高十有五尺闊八
尺休害蓋息樹松柏榆柳凡八百章鬱然茂塋域
狹隘三畝王氏族大且盛葬不能容侯買地五十畝
以二十畝爲塋地餘爲祭田三畝爲宅作室四楹令
冢人居之藝并及象以資溉浸蓋所以致謹于先兆
者周密深遠是亦人所難能者哉天爵嘗讀周官大
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五曰宗以族得民說者謂
百世無長則亂一族無宗則疏古人因族以立宗敬

宗以尊祖，昔㒺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
而不紊，親疎有別而不二。族墳墓以塋之，合廟祀以
享之。後世廟制既亡，而族塋之禮猶在。士之有志於
古者，尚賴得而稽焉。故既設冢人之官，祭于墓則有
尸，是聖人制禮出於人情之所不忍，以廣其孝思之
誠者，亦不得而廢也。然則冢墓封樹之崇，又可不致
敬乎？逍遙士大夫家，爵秩以華其身，祿賜以畜其妻
子，或猶親喪藏乎弗塋者有之，或仕遠方子孫不知
其先墓者有之，聞侯之風，不亦甚可愧歟？夫河東之
稽本猗氏，侯起家試吏，任至良二千石，廉以律己

遺文四　十

儉以養親，俸錢所入，以歲時奉先嚴，事宅兆，為萬先
儒有言：讀家譜而心不感于先塋者，孝之大也。侯其
孝已乎？侯曰：國器者，非世襲世父拜于墓下，有術者
言此地當出官人。今綠祖考之訓，列官三品，吾何能
有哉？皆先世之澤也。又嘗誡族人曰：比見世人或因
窮之，斬伐無不賣，以為薪。吾子孫有若此者，族中長
者當為責者，以懲其衆庶，其人羞愧自悔，起敬起孝。
又況國制明有厲禁，人豈可被不孝之名，蹈茲刑憲，
以辱父母之遺體乎？是則侯之望于後人者至矣。昔
者侯掾秋官，先公適主幕府，及拜御史，又與天爵同

日被命，是以侯嘗語吾家最舊，故因其請，遂為之記，以
表其孝行，未必為嗣葺之而無愧也。至正五年秋九
月朔旦，通奉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蘇某記。

金進士蓋公墓記

故金進士蓋公之墓，在真定路真定縣新市鄉新城
鎮之北原，墓前刻石，猶仰四策登科記，大定二十二
年壬寅科，十有其英殿試，進士七十六人，第二甲三
人，第三甲七人，第四甲太十七人，其第一甲第二人
遼陽張甫，第三甲第四人則蓋公也。諱倪，字子威，不
知敭歷何官，終取今縣令，蓋語云有聲績

遺文四　十一

係本縣世襲，新城本漢盧奴之南，大平城以其陽滋
涿郡，本唐中山府，晉改名新市，初隸中山。晉氏南
遷，遂廢。唐初五代，宋于此復之。其後又廢，至宋始改新
城，蓋氏不知其所由徙焉。後子孫流落，他郡墓皆荒
廢不治。予先世墳墓在新城南一百里，至正八年天爵
奉勑為先公祭，郡公樹碑，乃訪里中父老，趙某、龐某、
劉某、張某，亦為蓋公修治其墓，仍建石以表之。夫自
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廢，隋唐皆設科目以詞賦取士，
名卿碩輔往往由是途出。金之制度大抵多襲遼舊，
得人之多，震致治之汙隆，係乎法制教養有遊寧小

大定宋詞爲是歲考士之法以天地無私覆載爲賦
發倉振飢爲詩正心以正朝廷爲論中選之士若
武簡如趙渢周昂趙文昌武都蕭貢孟奎孫椿年楊
庭秀路元皆有名蓋公昂椿年俱真定人也昂尤知
名嘗爲監察御史戶部郎官其父伯祿大定五年進
士本刑部郎蓋墓在真定縣南仰陵原事具中都轉
運使王寂所述墓銘可考然在朝者姓名顯而彰居
郡縣者薄迹多無所見方大定之世中國富庶年穀
屢豐獄空以小堯舜稱其君則一時治效可觀矣其
爲守令者豈龔黃苟且之徒所能得哉觀夫世宗初
擇守令猶衆者雖從貪汙者誅之詢試詳審賞罰嚴
明講致治之風藏賦之探覽偶然歟蓋公之殁今一
百五十餘年而里俗猶以縣令稱之則當時能官可
知已又案泰和令諸墓儀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
羊石柱各二事二品三品減石人二事四品五品又
減石柱二事今以蓋公石儀致之則暮年遷官不止
縣令而已嗚呼秦漢以降神原兵難相尋雖以聖賢
陵寢將相王公丘壟湮沒弗治者多矣可勝嘆乎然
予惓惓乎蓋公之墓者以鄉先生故也父老相傳有
石碁者與蓋公同試省闈被黜夫數家之里一歲被
薦者之冤可見承平文教之盛也予嘗讀金野史世
宗時近侍有請廢科舉者上召大師張浩問曰自古
人君有不用文士者乎曰有曰何人也曰秦始皇世
宗怫然曰豈可使朕効秦始皇所爲乎由是科舉
得不廢蓋世宗之明張浩敷陳之力也且古者國家
建置官儀施設號令必得賢才乃能奉行然人才之
生何世何嘗無之是以設爲學校貢舉教養選取使
人人讀書修身習爲孝弟忠信之行興起禮義廉耻
之俗其於治化誠非小補或者必欲廢之何哉因記
蓋公之墓感慨爲之書

皇元贈儀同三司太保趙襄穆公神道碑陰記
蔚州飛狐趙氏國初有勳勞之臣諱瑨累官昭毅大
將軍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以至元甲申薨塋
中山堯坊原又五年戊子公之元子昭文館大學士
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儀使秉溫請于翰林侍讀學
士李謙述公碑銘中書參知政事商挺書太史校書
郎楊桓篆額未幾昭文卒昆弟宦游南北碑不果立
又二十四年爲皇慶壬子
天子推恩褒封勳舊制贈公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
追封定國公謚襄穆昭文亦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

徒追封定國公謚文貽又三十九年為至正庚寅公之第六子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天水郡侯謚忠敏秉政有子曰儼始克買石作碑表公墓道仍議刻李西坳三君子銘辭書篆蓋所以追述先志光昭先德其誠孝何如也哉其子鄉貢進士時泰屬趙郡蘇天爵紀諸碑陰天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賴輔弼勞烈之臣以共成大業者乎我國家興王之初一時忠勇貔虎之士戰攻取斟敵制勝及中國既寧擁符持節敷政宣化赫然勳業揚名乎宇宙者功業乎册書不知幾何然矣考其一身之富貴子孫之昌榮則不妄殺人之效澤被生民之物斯可徵焉伏讀襄穆之碑未嘗不再三嘆慕之也公從征三十年善撫循士卒臨戰未嘗妄殺每以活人為心及莅吏民政慈祥豈弟人不忍欺其為監司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所至吏畏而民愛之嗚呼當至元大德之間功成治定朝多偉人文物制作號隆前古李公銘章叙事典實商公正書端嚴有法楊公篆額考究精詳蓋自漢魏以來孝子慈孫欲圖不朽其親多求碩儒為銘能書篆者副焉故唐人銘其先者必得三服斯謂之孝今襄穆之碑既具三君子之制作其傳乎後無疑也昔歐陽文忠公葬其父乎吉之瀧岡閱六十年乃表其阡曰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夫君子之德蘊諸身信知其有後乎襄穆之殁幾七十年子孫六世傳百餘人冠冕相繼蔚為海內名家雖曰襄穆德澤之所覆燾亦惟文貽忠敏諸公承宗睦族詩書忠孝之訓有以啓迪之也故本深者枝葉多茂盛德厚者傳緒常永遠理固有信而不可誣者哉儼由中臺掾為南行臺照磨就遷御史改除湖北廉訪司事會有詔選守令擢泰州尹秩滿有旨召赴待制翰林兼國史院編修官進拜監察御史有聲廉台屬爭稱之乃推本祖考之懿傳諸不朽其用心仁厚者歟雖然朝廷之制凡國初勳節之臣有司聽建祠宇歲時致祭襄穆公歷典名郡遺澤在人其教守公有援例為請之者麗牲有碑尚當執筆書之

眞定奉恩寺買田備殿記

眞定實河朔上郡山川之雄城郭之固官署民廬之新濟圖老釋之宮瑰偉壯麗甲於他邦奉恩寺居城之中作於北齊之天保唐元和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又增構焉金季燬于兵元有中夏丞相史忠武

王開府眞定公私所居釋老之舍爍焉一始于時祖
師道琳實主是寺再傳曰政公安公克守其舊今宗
主勝始慨然曰寺興幾千年國初迨今又百年矣屋
日以弊存竭衣鉢并與已有以興緣爲拯久之始完
寺構有耶舍百餘間與極西門里田二百八十畝勝
增買至當曲十畝又買眞定常山里田六百六十畝
原頭望基田三十畝建居屋八十間浴室二區酒肆
一區藏其租用取其直悉是諸僧處有安居廩有
餘粟而無風雨寒飢之憂與兢是逢章閣大學士忽
公請爲鄭勅勝金字佛經若干卷勝與其徒來請文

以巷諸厭乎異不也辦竟然辭夫自昔有國者養民
之者咸稱蓋井九疇之由而教之耕分五畝之宅以
爲之居民無有無職事而食者自佛教之入中國寺
宮以奉其身良田以食其衆優養可謂至矣學佛之
徒可不精潔其躬扶植其教朝夕揭虔頌禱思圖報
其萬一哉余官權管每見朝廷崇奉釋氏興建梵宮
歲新是異丞劃洋南腴田賦其租入以供祝髮今勝
不資官帑不勞民力能完其居以庇其徒非其材有
以動人能若是歟嗚呼世之有官者使皆材能則天
下之事何患其不治乎勝闡教來一鄉傾信而大歷

資福諸僧咸請主其寺云

滋溪文稿卷第四

滋溪文藁卷第五

序一

趙氏族譜序

古者公侯大夫之家各有宗法睦族之道可謂周密深遠者矣自周衰禮廢宗子法壞而族無統後世譜牒尚傳漢魏而譜牒廢甚者無百年之家子孫分散而無所屬喪服親疏之喪莫之講禮教廢壞也蓋姓氏者其初一原也子孫繁衍分處四方久也遂忘原而不知其所本豈尊祖敬宗之道哉若譜牒之失夫君子獨無所感乎今中書省掾趙君其先真定阜平人家世孝友不能

遠本世族分散譜牒雖存亦不得其世系族子孫益衆合不忘其所自遂述譜以傳俾子孫知身之所自出必孝親敬長必以睦族之道而於古禮有所徵焉其來屬翰林文字奉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蘇天爵序

張母節行詩序

古者婦人之善不出於閨門蓋必有持節守義不幸婦道履人之所甚難然後見述於君子流聞於後世此共姜之節錄于國風紀叔姬之賢備書于春秋者也其所以嚴閨門內外之禮重夫婦始終之義為後世勸亦崇法乎鎮陽張祜叔其母夫人杜氏之賢來請曰吾母孝勤始於其親既嫁克盡婦道年二十七先君即世哀痛憂苦盡鬻服飾以供喪具於是祜姓生方數歲攜持鞠育唯恐弗至祜嘗有疾吾母禱於神明請以身代既而疾亦即死諸以是說故今兒又矣雖神祐然吾心悲之嗣不絕吾雖死無憾矣及祜稍長乃躬教諸儒之語俾就樹立自先君卒吾母操持門戶今年幾七十康寧壽考將求諸縉紳先生願而詩之以傳於世庶幾爲子之用心乎承有諸君題其首余嘗序之於史館諸公又識

祜之諸父鄉老先生者固知夫人詩禮舊家見聞濡染異於常人宜其節行堅苦能若是也矧在國制夫亡守義則旌異門閭以化其鄉邦而鎮陽乃郡守治所又有憲司臨蒞其上必有以夫人之行表請於朝者矣故因祜之請述詩春秋之旨及其家世之懿序以傳焉奉政大夫奎章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蘇天爵序

漢泉漫藁序

漢泉漫藁者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所作之詩也公薨諸子南行臺御史復亨西臺掾履亨采錄彙次將

板行焉天爵伏讀而嘆前脩老成之不及多見也昔者國家奮起龍朔奄莫中夏渾厚朴茂之俗端重篤實之士接武于庭豈獨紀綱法令寬平簡易而言語文字亦質直暢達不續不雕有古昔之風焉此其御世之久長保民於安又後世有弗能及者矣觀乎文貞之歌詩其尚有可稽歟夫言辭出于心者也而其行事之著于外者又豈異乎故公之司刑也哀矜平允不事苛察而人自以無冤其治民也慈祥愷弟不為聲威世多長者之譽及其列官風紀尤以興崇俗化惇獎廉退為先蓋公所養者德盛而氣完故其言

行忠厚類此後之讀其詩者則故老之話言先朝之風烈可想而知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矣

西林李先生詩集序

故國子助教贈太常禮儀院判官西林先生李君詩詩若干首其子淛東僉憲好文將刻梓以傳于世天爵昔游成均侍先生館下故僉憲以序屬焉夫自漢魏以降言詩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時李杜擅其宗其他則韋柳之冲和元白之平易溫李之新郊島之苦亦各能自名家卓然一代文人之製作矣我國家奮迹河朔有若金進士元公好問獨以文鳴詩最其所長及嚴侯興學東方元公為之師齊魯縉文之士雲起風生以詞章相雄長而閻徐李孟之徒世所謂傑然者也諸公進用于朝遂掌帝制專文衡一時新進小生爭趨慕之矣西林先生其家大名幼為古學習六經百家之說詩則取法於唐於近世宋金諸作未遑學也蓋其為詩興寄高遠託諸諷議不為空言欲有補於世教是故讀蠶災謠則有憂世恤民之志讀脩鄉校詩則惜一世人材壞於刀筆之末及送其子赴鄉舉也則勉以問學勿遽成名蓋忠厚惻怛憂

思深遠隱然著于文辭視彼連篇累牘弄詠風雲之狀者大有逕庭矣初先生為大名廣平郡文學凡十餘年大德末始至京師由公卿薦命教國子又六七年歸老于家平居循循不見喜怒惟以經術教授為業暇則長歌雅曲吟詠性情以自適未嘗希世釣名以苟進取蓋有古君子之風焉當是時翰林應奉王伯益者與先生居同鄉郡交最善詩尤清麗閑遠亦以不阿世好而卒嗚呼自昔君子沈抑下僚用不極其材曷可勝數獨其文章猶克表見于後方之富貴亦奕與草木俱腐者相萬萬也僉憲舉進士禮部蕙

名第一歷官詞林奉常成均擢拜御史以文學稱於時蓋其家庭傳授有所本云至元五年龍集己卯六月壬寅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蘇天爵序

齊乘序

齊乘六卷故兵部侍郎于公志齊之山川風土郡邑城郭亭館丘壟人物而作也古者郡各有志中土多兵難書弗克存我國家大德初始從集賢待制趙忭之請作大一統志蓋欲盡述天下郡邑之盛書成藏之祕府世莫得而見焉于公生于齊官于齊考訂古今質以見聞歲久始克成編辭約而事核公在中朝為御史憲臺掾事左司員外郎終益都田賦總管以文雅擅名當時既卒其家蕭然獨遺是書于其子潛余官維揚始得閱之嗚呼齊地之強民物之夥自古然也桓公任管仲以成霸業聖人嘗稱其功謂一變能至於魯後世去古雖遠山川郡邑猶存華其俗以化其民獨不在夫上之人乎當漢之始兵戈甫定曹參為齊相師禮蓋公以清靜化民齊乃大治茲非其效歟今齊為山東重鎮所統郡縣五十有九宦游于齊者獲是書觀之寧無益乎予於于公之言重有感

焉謂三代兩漢人材本乎學校之教養謂風俗自漢晉以降愈變而愈下羨昔人之賑飢有道嘆近世之採金病民以稷下學術流于異端以海上求仙惑于神異斯亦足以概公之志矣夫公諱欽字思容益都人嘗擢南行臺掾云至元五年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趙郡蘇天爵序

御史中丞馬公文集序

昔者仁宗皇帝臨御天下慨然閔習俗之弊於文法思得儒臣以圖治功詔興貢舉網羅俊彥故御史中丞馬公首應是選入翰林為應奉文字與會稽袁公桷廣平王公以閎學相淬礪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未幾擢拜御史劾權貴人擅弄威福遂罷相位久之其人再竊政柄左遷公尹縣開平實欲深中傷之公退耕浮光之野泊然不以介意權貴人死復入翰林為待制遷直學士訓誥誓命溫厚典則有西漢風在禮部為尚書兩司貢舉選士專求碩學崇雅黜浮至順

天子親見郊廟祼獻禮文多公裁定及為臺臣端重正大百辟鎮肅議論廊廟有關於治體一時薦拔皆重厚清慎之士公少嗜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文

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詩則棲武隋唐上追漢
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為之一變公之先出雍古部
族世居天山始入中國數世宦學不絕至公位益光
顯嗚呼我國家龍興朔土四方豪傑咸起而為之用
百戰始一函夏干戈既輯治化斯興而勳臣世族之
裔皆知學乎詩書六藝之文以求盡夫脩身事親致
君澤民之術是以
列聖丕極屢降德音興崇庠序敦延師儒非徒為觀
美也至于　今皇始欲丕變其俗以文化成天下猗
歟盛哉觀公治行卓偉若此則
祖宗取材作興之效豈弟文辭之工而已雖然非此
無以表公之蘊公既沒其從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詩
文若干篇合天爵所藏共若干卷請于中臺刊諸維
揚郡學俾覽者尚能考公之行也夫至元己卯冬
十一月朔趙郡蘇天爵序

曹南李時中文藁序

客有示予文一編者讀之辨博宏衍若無涯涘蓋本
諸經以為辭非空言以自詭者也予亟問之客曰曹
南李時中所作予曰宜其然蓋時中少學于槀城王
祁京甫京甫則臨川吳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初宣慰
使珊竹公延尊江張氏于儀真誨其子弟張氏沒復
延吳先生為之師故真揚間學者甚盛京甫既傳其
師說開門授徒時中尤知名于時者也嗚呼昔宋之
季文日以弊而淮雅俗尚武俠儒學或未聞也國家
既一函海儒先君子作而興之獨以經術訓諸其人
宜其講授淵源之有自與時中為人沉潛縝密讀書
刻苦不慕世俗之譽而譽日彰久之大臣有知其賢
者薦之于朝得為校官文牒椽行省不樂俯仰輒棄
去益肆於時益也延祐至治間吳先生兩被召
命益與遊處其揚館于時中之家時中受教益多惜
乎蘊藉材能雅克表見于世予官淮東訪求士之賢
者得數人焉時中其亡也每嘆去世之蚤不及與之講
磨學也後之讀其文者尚及識時中之志矣夫

蘇齋詩集序

故遼東廉使荊公有詩若干篇其孫晉陵縣尹思德
板行于時公之從子右衛屯田千夫長訥授天爵讀
之且曰叔父行事粗見于斯幸序而發焉昔在
世祖皇帝一時侍從之賢今不及見矣公少學于翰
林李公治至元初來遊京師左丞張忠宣公方在中
書以薦賢為己任與公語奇之館于家塾命讀所未

見書歲餘忠宣薦公于秘書焦公補興文署校理尋又薦于符寶董公遂爲符寶局直長局陞爲典瑞監就用爲丞爲少監又遷太監久之拜淮東道提刑按察使會改肅政廉訪公仍爲使按行屬邑風化肅清元貞初陞使遼東以謀葬告歸老于家公在典瑞凡十三年未嘗別遷他官蓋上以符璽國之重器必得儒臣忠謹愼密者司之公與王文恭公忠廉實爲同列 上命近侍以爲師表焉乙亥春蒐畋公皆扈行以是屢承眷顧嘗從獵三不剌川風雪暴作
上念從臣暴露寒甚命入虎帳賜酒及食殆後征叛王乎山衆還至隆興時已[illegible]月上閱鐵甸禾稼未獲遂優其循曠皆見于公詩可徵者也又嘗讀公薦平章武寧王書有曰曩者姦臣恃勢作威烈於猛火衆莫敢言近侍徹理不避雷霆之威昧死論列竟使伏辜甚與徹理同爲從官第知其進止有常取與不苟至是又知其敢言也今徹理列官閫省獨俾一方受其利益宜置朝廷朝夕獻納贊成天下之務其爲捐益不亦博哉此公官淮東時所上也夫以
世祖聖明天縱又得左右從臣匡輔啓沃若此則當時治化之隆豈偶然哉嗚呼自昔國家愼選侍御僕從以旦夕承弼數宣盡以此也天爵少時嘗聞故老言至元政治人材之盛今讀公詩尚得其一二焉傳曰詩可以觀豈不益可信歟公諱玩恒字文紀趙之寧晉人燕齋其自號也至元六年庚辰二月既望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蘇天爵序

御史中丞魏忠肅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以言爲職者正己正言無諷無顯主於理勝而已故同惡以進而振肅治化以之而清寧善人從以有立何世無善者蹈風斯引退矣天爵伏讀順
聖觀魏公遺奏其間附以徵爲公以前朝故家述其父祖遺事發其端謂俾臺既立辟公爲掾陳書辭不應其説曰昔程顥爲御史進言于朝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擧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也未幾擢拜御史知無不言謂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天下之法不可不立禮不肅則華夏無所瞻仰法不立則臣民無所持守及其進爲僉憲副使治書侍御史中丞終始不離風紀其執法嚴重務存大體儼然人望而畏敬焉
世祖御極思得俊賢布列有位嘗命公訪求人才如魏徵者公對曰天下未嘗乏才顧用之何如耳且徵

之為徵以太宗能聽其言也不然徵雖忠直將何所施當是時國家圖治方急求言甚切盖欲敷宣政教休養黎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一時中外居言責者大抵多文學老成之士若渾源雷公膺武安胡公祗遹汲郡王公博文王公惲東平張公孔孫徐公琰及公等是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嗚呼前輩風烈日遠後學因其語言文字猶能想見一二然公之學本諸春秋春秋之書褒善貶惡公天下之心也覽者能以是求之則庶幾矣公卒後二十年任是興僉拔對制贈公通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鉅鹿郡公謚忠肅云至正元年八月庚中正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趙郡蘇天爵序

送察罕白赴廣西帥府經歷序

世嘗患求才不足于用者非天不生才于今也或教養未至不足以致之或見聞未周不足以識之天下之才始隱而弗彰矣至正二年予參湖廣省政詢諸僚屬之中而得管勾察罕君白信天下之美材也君白朔方貴族從親官江南三以進士中鄉貢選復以特恩教授江陰掾湖西憲司佐平江幕府發言制行甚有可觀治劇剸煩益有餘裕是年廣西用兵省檄君白往雜兵食財賦而民弗擾明年詔省憲調廣海官屬擬君白長帥府幕故事得先之官徵予言以為別贈者

祖宗戡定中夏一時國人咸起而為之用質厚而材良敦重而定大經謀治法左右先後弼成太平之業者非偶然也海宇既寧憲度斯舉長育富盡其方砥礪宜有其具然後賢能彬彬出為時用觀乎君白之才猷其有關於世道矣然而中州內地耳目所及朝廷政令之所先為而猶選賢任官以治其民矧荒遐異域山深海暴之間此去京師萬里之遠民物彫瘵甚有文移岩嶔之勞將有戰攻饋餉之勞而懷柔撫綏之責實論畫諾之不遐苟不慎擇其人何以敷宣天子之德服遠人乎此諸公所以力薦君白者也君白昔嘗親履其地周知一方利病他日報政而還余益信其才之為不可及矣

渾源劉氏傳家集序

先王之世道德同而風俗美故其政教行于天下莫不身脩而家齊禮明而樂備去古既遠政教漸微豈惟士之學行不能世其家而有國者亦弗克維持其治化矣然而數百年間士之持身慎行以詩禮操義

相傳寧無一二可述者乎若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穆氏家範之嚴風槩之高有以厲天下矯異世故史氏載之以爲訓焉湖廣行省檢校劉君之彥輯其先世譜牒言行來告曰吾家渾源傳九世閱二百餘年其在于金舉進士者八人除遇聖朝仕者若干人然官雖不甚顯而文學風誼見稱於大儒先生可考不誣僉宗族昆弟散居四方故輯錄爲書俾謹藏之庶不失墜先訓公其序而傳焉余聞古之君子不以名位崇高爲貴而惟節義風槩之爲尚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其審富貴而安貧賤如此渾源劉氏其庶幾乎金之初年士大夫乘時以干名依勢以取貴無何群小相傾卒陷于禍南山翁方以清脩文雅著名于時用則出而應之否則安其所守不見喜慍而詞學之懿操行之潔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人者終金之世雲朔諸郡文獻相望大抵多翁所感發也其子翰林繼之家學益脩居官廉平恒慕黃叔度郭林宗爲人蕭然有高世之志徜徉西巖泉石之間而佚老焉後之人皆世其學厲其行未嘗趍勢干名以苟富貴則能傳家保族固其宜哉

嗚呼前代名門巨室泯沒無聞者多矣蓋非祖考積德累行倡之於其始子孫讀書立身承之於其後孰能傳緒歷次于久遠歟昔金盛時公卿將相蔭名極位赫然震耀曾無幾時聲迹俱滅甚者或無以爲繼而劉氏獨能以詩禮操義保其世德若此覽者其亦有所感而興起矣至正三年癸未冬十月癸巳朔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序

禹柏詩序

漢陽府太平興國寺有古柏焉相傳大禹所植眉山

蘇公爲詩倡述世遠信而不疑往年予按部至郡因即所謂禹柏者觀之枝幹之昂藏顏色之蒼古雨露之所滋潤風霜之所壓薄非數千百年豈能成此嘉樹乎閒讀禹貢至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則聖人八年于外跋涉山川以拯民溺以奠民居及登大別之山觀江漢之會流尚可得而徵焉昔召伯循行南國舍于甘棠之下後人思之惜其樹而不忍傷詩所謂勿翦勿伐者也夫古人布政所息之樹而猶愛護詠歌若此況聖人所封植者歟考之於詩有曰新甫之柏而荊州所貢則有杶栝柏焉獨禹所植

者無所致見然則古今詩雖不同其為懷人思古之作又豈異哉今自眉山公以下得詩若干篇府判哈剌台德卿名進士也將師寺僧刊布四方覽其詩者當思聖人抑洪水之功勿徒詠嘆其樹而已

伊洛淵源錄序

伊洛淵源錄者新安朱子之所輯也朱子既錄八朝名臣言行復輯周程邵張遺事以為是書則汴宋一代人材倫矣永壽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謀於憲府諸公刻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間嘗誦程子之言因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蓋治不出於真儒雖治弗善也自聖賢既遠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間逢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試於權謀功利之說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以不明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宋氏之興儒先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於圖書闡發幽祕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其極邵子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煥然復明於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采言論各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為訓焉其有望於天下後學可謂至矣蓋自古為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惇崇文化首徵覃懷許文正公為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四海故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於聖世蓋有所不可及焉逮

仁廟臨御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是則

列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者其功用顧不重且大歟夫伊洛之書固家傳而人有之然學之者欲以見諸實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為決科之計而已嘗即是書而考之謂人君當防未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慎刑官人之法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行之嘉一政令之善莫不皆可以為法焉讀者能即是而求之本乎聖賢脩己之學自不溺

於詞章記誦之習明乎聖賢治人之方必不試于擢諫切利之說靡幾先儒次輯是書有望於後學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時世而存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閒斷然而異儒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真儒善治之效可得而致矣至正癸未十月既望趙郡蘇天爵書

太子贊善同公文集序

昔者君子道積乎躬行備乎家斯稱一鄉之善士者國有出處若其道德稱乎一國焉又稱乎天下焉其沒乎世則善言懿行豈不湮晦而弗傳歟天爵早歲遊乎京師遂納交諸老其學節行著于州閭者未始不聞其名焉若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　太子贊善同文貞公則尤士君子所喜稱道者也夫二公生逢國家之治平親承文獻之緒餘深居而簡出惇行而慎言處于家庭則肅然以莊接于鄉黨則藹然以和遠近學者之及門也則授之以經臺省名公之造其家也則交之以禮故小大敬服而聲聞日以彰矣自昔關輔風土厚完人材樸茂洪惟世祖皇帝始以潛藩分地請命故相廉文正王為宣撫使乃辟舉懷許公為之提學以興庠序以育賢材以美風化其規摹弘遠矣當時儒宿磊落相望至大德延祐之際則有若貞敏文貞二公者出焉風采凜然傾動海內于時朝廷方興文治登用老成屢以尊官顯爵即其家徵起之間當一至京師深欲推明其學未久移書廟堂辭疾而歸雍容乎道義之盛審度乎出處之宜是豈遺世絕人索隱行怪者之流歟至正四年春天爵來官于秦方將致求諸老言行而表章之俾多士以為矜式會御史觀音寶潘性梓以文貞遺文來上請刊布于江淮郡學天爵再三誦讀愛其詞淳而義正信乎有德者之有言也嗚呼適年以來中原耆舊相繼淪逝流風餘韻日遠日亡獨賴其語言文字尚能稽其一二善哉御史之有是請也豈惟使關輔之士企其風節學行而有所興起已夫至于貞敏之文散逸無幾將與文貞之孫再思等采而輯之共廣其傳焉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天爵序

滋溪文稿卷第六

序二

正學編序

儒者之學祖述聖賢之所傳致求經傳之所載端本以正人心立教以化天下有若魯齋先生許文正公其至于是歟至正四年春天爵忝官西臺三月帥御史敦勸郡學四月謁魯齋祠命山長祁文思輯録先生褒封之制奏對之書及其哀誄之文號正學編刋布以式士類夫天將定一函夏躋世隆康則生文武神聖之君為斯民主又必有道德中正之臣以輔相之然後明道術以叙彝倫興禮樂以敷治化伏覩

世祖皇帝之所以為君魯齋之所以為臣其有見乎斯歟故朝廷公卿之上郡縣庠序之中皆明夫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之文以敦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典曲學邪說悉罷黜之令稽是編文正之為學也精思苦索以求其所未至躬履實踐以行其所已知識儒先傳授之正辯異端似是之非其被召而立于朝也嚴乎出處之義盡其事上之禮謂國家居中土當行漢法則歷年多而可久治天下定其規模則事有序而不紊本之於農桑學校以厚民生輔之以典禮政刑以成治效蓋欲君之德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登於三代之盛者也嗚呼先生德業若此非學術源流之正乎是學也伊洛洙泗之學也自聖賢既沒正學不傳秦漢以降學亦多岐矣或以記誦詞章為問學之極致或以清虛寂滅為性理之精微或以權謀功利為政事之樞要是皆非學之正此道之所以弗明世之所以弗治也不有儒先君子探其原而啓其途端其識以正其趣則士將倀倀然無所依歸覧是編者益知夫學術源流之正矣臨邛魏文靖公生宋之季每以世道下降士習愈卑深慨嘆焉其曰記問學之末也今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治之蠹也今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魏公斯言豈特一時之所當憂者乎嗚呼先王經世之志儒者有用之學久不著于世矣

世祖臨御方大有為魯齋以真儒之學啓沃獨正俾聖賢之道昭明于時詩書之澤衣被于世斯則有功于今日之大者也是以封爵之崇從祀之典百世之公論終不可誣當是時有祖蘇張縱橫之術鉤距揣摩欲以利害動朝廷智術操天下賴天子明聖灼知

蓋邪隨珍藏之或者猶欲踵其餘習盜名欺世是亦
弗思之甚也
列聖繼作文治休明儒者之學益見于用而魯齋扶
世立教之功不可及矣雖昔書院之建盡以先生首
應聘召見
世祖于六盤被命教授京兆子弟考論是邦師友淵
源實有所自諸生游息于斯讀聖賢之遺經誦諸儒先
之言行庶能正其趨向感而興起已夫是歲秋八月
後學蘇天爵序

濟陽文會序

濟陽諸生讀書永安僧舍輯為貢舉之文月再會焉
或文義舛書之訛亦各有罰必欲詞章程式期於中
選其志亦可尚哉惟國家奄有中夏治安日久始議
設科取士其為制也詢之孝弟信義蓋欲其行之有
常試之經義疑問蓋欲其學之有本繼以古賦詔誥
章表欲其敷揚宏休以備代言之選策以經史時務
欲其經濟斯世以為有用之學是則朝廷設科取士
之意諸君子其亦思之否乎且濟陽介于齊魯之間
聖賢德化之所被也邑之先進有若故翰林學士楊
文安公雅德懿行為世師表故河西僉憲程君今江
西省掌故王君皆由進士入官卓有聲譽者也諸君
子接于師友之見聞考諸文獻之原委振勵憤激講
明正學他日薦名春官仰副國家崇賢圖治之美豈
徒曰文辭之工而已乎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
國子祭酒趙郡蘇天爵題

宋正獻文集後序

國子祭酒宋公既卒制贈翰林直學士范陽郡侯謚
正獻其弟翰林待制褧次輯遺文為四十卷將板行
之家貧不克御史某以為請遂命江浙憲司諸學官
公生京師早歲觀宦遊南留落鉅鎮聞見從學問益
富文日益奇延祐初北還聲聞隱隱動臺閣一時名
卿若清河元公濟南張公東平蔡公延譽不容口乃
擢高科歷顯仕方期大用而公卒矣嗚呼天之生材
固為世用也或弗究厥施而遽奪之豈公之不幸耶
世之不幸耶自昔燕趙山川風氣雄渾奇偉豪傑之
士往往出於其間故材氣強毅不隨世俯仰公之文
辭高古務出于己每嘆近世文氣衰敝為不足尚也
國家設都于燕七十餘年人物生乎興王之會奮立
事功列官將相者職矣而問學文辭之懿若公者幾
何人哉公之行已大節具翰林謝公之銘章然尚有

可稱者而衆或弗察也當天曆初公移疾家居殆及百日凜凜乎死生禍福不能怵也及至順中儒者以才華相詩尚詠詞治平以需進用公獨退然如不能言此其胸中所蘊豈區區文辭所能及哉天爵昔官六察嘗以士氣不振薦公可教胄子庶幾作新士類朝廷輙從其言未幾公卒江陵公所稱道流風餘思猶有存者文字之傳將及四海矣讀者尚能興起也夫

宋翰林文集序

延祐中朝廷以興文治求友宋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來出其稾中詩若干篇示時學者共稱之公卿大夫亦識其面而大宋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都矣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游于江漢之間且益貧窶衣食靡或不克啟其為學精深堅苦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間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蓋喜其調以模擬之及開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科第遂登館閣為校書編脩將撰待制又嘗爲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為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諡

曰文清誠夫累官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諡曰正獻始者誠夫之卒顯夫屬予序其文後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生翽復彙其稾徵序于余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才能進用于時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悼惜也昔者　仁皇開設貢舉本以數求賢才作興治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所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黼黻皇猷議者不當盡以迂滯巽懦訾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繫其人哉彼或詠之以利害視之以禍福夢弗合義言弗中度詭隨而妄作者蓋寡之矣顯夫學識持守適與流俗不同斯其兄弟平昔講于家庭而世人或不能盡識也予以交游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澤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功豈苐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曰燕石云至正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趙郡蘇天爵序

送韓伯敬赴林浦巡檢序

儒者之為學惟由縣而州而路積百五十月始入流

選其遷調之淹速次之久近者二十餘年遠者或三十年而其人亦老矣朝廷知其然畧更其制願為巡徼官者聽南士調廣海中州士調江南夫天生民而為之士寧無豪傑有為之才倜儻不羈之器顧使跋涉江湖風濤之險觸冒蛇虺瘴霧之毒其亦可憐也哉士之往者又豈得已也哉然而幸有一焉比歲山東河南之境旱乾水溢民罹寒飢盜賊竊發職警捕者皆以為病大江之南火耕水耨民頗豐足野無所警雖推士之幸也雖然國家建官本以為民民既豐裕當思撫字之方休養生息之道方今郡縣貪吏叢

卒害民為甚江南尤家被害尤甚居官者不可不知也知之則思所以拯之急其庶幾少休乎唐山韓伯敬由真定儒學正調江南杜浦巡檢將行求言故書是以贈

靳先生詩稾序

昔者國家興隆之初合并南北疆宇之大綱羅人才布列官守其政術之靡乎文詞之雅正接武宋金遺老渾然有以周用于世是豈中則歉然不足外則軒軒以藝能自負者所可擬乎嗚呼甚矣祖宗德澤之深厚仁賢之衆多治化之隆為不可及已余鄉靳先生汝弼字舜卿生逢海宇之清晏親承耆舊之典刑問學之富蔚乎有章政術之良秩焉可紀出佐江東憲幕則稱贊畫之長擢尹浙西劇縣則著循良之譽惜乎蘊負所有不獲盡施而亡家藏所著詞詩一編余因其孫稱得而誦之緬懷國初治化人才之盛感而為之書

曹先生文稾序

廬陵曹先生有文數百篇學子汝仁板行于世竊思將實端蓄者國家隆興之初名材衆多然或抱異材興學卒于小官豈非命耶先生少年儻倜有奇節論

識常超出人意表江左初下一時名公卿與為友而名聲洶延群為文章博洽古雅不徇流俗可謂豪傑之士矣蓋先生平生雅好著述每言宋有國三百年禮樂文物名臣碩儒皆表表可紀國亡史多散失乃概然自任著書若干卷未及脫稾而卒年方適于知命嗇徃征汙徼巡此擢御君評所以傷悼不能已也當中統初朝廷肇置史館承旨王文康公鶚請修國史及遼金史其言曰既亡人之國不可亡其史未幾宋氏亦滅是時諸老皆在而宋史卒不克脩是亦天也至正癸未大臣始奏論釋其事於是使者分行四

方綱雜舊聞先生去世已久仲子汝舟以遺書來上衆皆愛其書法簡嚴而嘆先生不及與于論撰之列也嗚呼甚矣作史之難先儒以謂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夫太史公以奇偉之材去古未遠論者猶謂疏略抵牾況其下者乎累後世乎愚嘗備員史屬閱近代載籍宋自建隆迄于嘉定實録編年紀志表傳蓋數萬言其傳載書者第寶慶咸淳之事而已秉筆者豈無所藉乎遼夫唐及五代初皆有書而歐陽公宋公尋復為之益山林有志之士若曹先生者又豈無其人哉愚因覽其遺文感而為之書先生諱毅字士弘家本廬陵今葬寧國之南陵至正己丑春正月丙午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序

至元新格序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寬仁御兆民省臺既立典章憲度簡易明白近世煩文苛法為民病者悉置而不用嗚呼斯其所以新天永命奠丕丕之基者歟故平章政事廣平何公榮祖明習章程號識治體當至元二十八年始為新格一編請于

世廟頒行多方惟其練達老成故立言至切惟其思慮周密故制事合宜雖宏綱大法不數千言擴而充之舉今日為治之事不越乎是矣蓋昔者先王慎于任人嚴於立法議事以制不專刑書是以訟簡政平海宇清謐其皆以是為則歟是書舊板漫滅省府命重刊之覽者當體先朝寬仁之治慎勿任法煩苛為尚哉

兩漢詔令序

先王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何其義理精微忠厚惻怛感人之深能若是歟蓋情之發於中者實則言之著于外者切德澤之及于人者深遠也三代而降文辭近古者莫兩漢若一時典冊詔令混于紀傳有能取司馬班氏書離其說次其先後俾觀者見其愛民憂世恤刑薄賦遣使求賢乞言圖治詞氣溫雅制作森嚴甚有古之風烈決明君賢臣訏謨于廟廊之上既務合乎典禮發號施令敷布于海宇之內必能格乎人心斯其上下之交乎治忽之所關豈偶然哉有虞之朝龍作納言夙夜出納帝命惟允鄭伯爵也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

豈潤色之況後世有天下者渙汗大號鼓舞兆民皆出治之本經國之要豈可以私智獨見而為之乎我國家　累聖相承興崇治化凡議大政皆命文學老臣共之故詔令之頒渾厚質實及貢舉試士詔誥亦用古體其黔念黎元道古制作誠非近世所能及焉然則帝王之制固本於五十八篇之書而兩漢詔令亦不可忽也是編吾家所藏兩漢十二卷吳郡林虙錄東漢十一卷四明樓昉錄及官浙省與憲使王公議刊行之向聞於潛洪咨夔亦嘗纂次成書事者其畧帝紀之說憎爭不傳獨得其總論刻置卷首不命

進士高明釋其旨文學樓溪若梟正其訛或謂兩漢季年權姦柄用擅政矯制文宜刊削夫命令雖出乎當時而善惡悉著亦與策錄之以示訓不亦可乎至正己丑五月甲午趙郡蘇天爵書

性理四書序

至正丁亥詔嚴守令之選以六事責之明年夏五月浙西廉訪副使徐侯思讓拜括蒼郡守下車之初奉行六事惟謹獄訟日簡治化日興暇則帥僚吏訪頻宮聽諸生講誦經訓於是郡人興起于學侯益延師儲書盡教養之實又以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正蒙西銘刊置郡學俾諸生閱習書成號性理四書命文學掾雲霖來求序竊謂士之著述固有待序而傳者若夫先儒遺言垂訓推廣聖賢所未盡發開示後以所未知聞又何待序而後傳耶蓋自周衰聖學失傳漢唐數百年間豈無豪傑之士以孔孟之言為學者歟然而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明義理之精微或有所未至也宋興既久周子出于舂陵河南程子關中張子相繼而起其微言大義待諸學者凡天地之所以肇成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嶽之所以流峙萬物之所以敷發遂鬼神之所以祕人道之所以明其要原理

以達於用紫陽朱子東萊呂公講劘廣大閎博若無津涯愈窮然後進有志于學無賢師友以迪之則不知所以從也因其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為近思錄傳焉今國家尤有會通崇尚文治而伊洛諸儒之全書廣布于世不亦宜乎嗚呼昔人有以道學政術為二事者先儒深以為非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施諸天下歟將以其所不為而強天下歟善為者為民然毋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王霸之假名秦漢之少恩矣然則徐侯之刊是書其有意於古之治乎

訾君孝義詩序

德州齊河縣有孝義之士曰訾君仲允其上世以貲雄金之季年散財招壯勇保衛鄉社由是貲乘然里人咸賴之以安

聖朝平定之初君之父君臻先業而家日裕有子四人仲允居其次幼服田力穡悃愊無華動循矩度敦行孝義父蔵寢甚君躬醫湅藥樂必親嘗衣不去體食求甘味父卒擗踊哀號幾而後蘇藉獄薪祭稍從禮制既而母亦感疾伏枕六祥君奉侍彌篤及卒哀踰前喪毋鍾愛君孝謹知其無所私藏嫉華屏以歟金珠首飾付之君拜辭乞與諸弟毋益財之異時諸弟求分財判居君不能止聽擇田廬便利者取之而已略不介意也諸弟不幸蚤世君撫遺孤如己子待中外姻族盡恩義里閭貧無依者十餘家割良田百畝俾種植自給以終其身歲大疫貧者不能具藥餌疾餒承餘自汙者君貿救載米過病者家親爲與之或言疫氣相染不可君曰我以誠意援人于危造物者忍害之乎其死者又藁轉之閭歲不登鄉人有所假貸積不能償悉取券焚之於是一鄉之人皆感其惠而君之孝義彰乎遠近矣縣以其名登之府部使者覈實以聞朝議俾旌其門閭仍令史官書之君之子德明官從仕郎管勾南臺架閣嘗與浙西憲幕王君咸可同掾中臺相好也故咸可將求諸公詞詠君行屬予序其事嗚呼昔者先王之為治也井天下之田而俾之耕民無寒餒之憂矣建大小之學而明其教民興孝弟之行矣故居于其鄉出入有相扶之義患難有相恤之道老幼皆得其養生死俱無所憾或一夫不得其所在上者則曰時予之辜斯其所以盡為民父母之道者歟我國家覆燾九有惠鮮小民德至渥也然而一鄉一里或罹水旱之灾民尚有仰其好義之家以周給之者蓋人之生稟乎天地之性惻隱仁愛之端莫不固其衷所蔵發而著見焉是以篤實之士不假物欲所誘而力行之非有待于外也觀于訾君慈祥豈弟之行著於家庭忠厚孝友之風推于鄉黨凶歲則出其有餘以濟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疾者救之以藥殞者送之以葬是則朝廷治化之隆風紀敦勵之嚴有所致也宜乎大夫士歌詠其美以為勸者哉

送劉德剛赴三尖寨巡檢序

國家設巡徼之官所以詰姦禁暴俾一鄉一里之人

莫不獲其安靜休養之惠焉然或地有險夷俗有美惡故政之及人又有淺深遲速之異是則係乎人之才能何如爾浙江之東有州曰瑞安州之西南地左而民衆故設巡檢以分治之至正七年春劉君德剛承命而往徵言以自勵德剛為眞定判府公之曾孫護州府君之孫歷遊京師兩試于藝而得是官故其本諸故家之所見聞淑于明師之所教養加以氣粹而才良言愼而行雅其於職事必克有以舉之比歲吳越之境率歲屢豐盜竊竊發居官者不能廉靜以息民貪墨與事深文巧詆民始求勝其重困矣故獄訟之煩興遷延擾則有造弊之僞飲饌之私榜笞逮繫無所不至嗚呼安居而樂生人之常情也或陷于罪戾若又甚焉哀矜歟方今刑獄稱民豈獨江南也哉雖然瑞安為州在甌多搢紳儒先其鄰諸右令學求制度風俗大官律歷非由封建禮樂政刑靡不講貫而儒學文獻鄰俗之義民之勢治可知矣夫朝廷命學校之官居巡徼之職匪第資其捍禦之方蓋欲責其振字教養之事也德剛自其父祖愛民而好士又知讀書勤于職事故于深有望焉

江西僉憲張侯[illegible]雜詩序

謡國風之詩有以考俗尚之美惡知政治之得失然皆民俗歌謡非公卿大夫雅頌之音也劉丘張侯士從由江西僉憲來官燕南出示按治之暇所作謡詩若干首備見江右吏治民俗之弊安得不為之三復慨嘆乎夫一道德以同風俗隆古之治所由興也江右之人何獨譁訐至于斯耶蓋大江之南山水清麗人生其間多輕俊而喜文乎昔習氣不肯相下官吏貪黷者又從而遷撓之彼始百計求直紛爭而不息矣是豈民之本性俗之素然哉張侯為人廉明愼密擿發奸贓衆瑞之撓皆俗之老健訟者侯發姦擿伏彰善樹弱廉節矯矯然遹遹震讋民稱道之不容口有同官間民年耆長者民恐或誤及以別號為侯稱呼其愛慕如此則好善而惡惡人之常情也侯在官二年凡決罰官吏若干人徵贓若干萬貫使為部使者皆然天下何患不治乎方今朝廷念民疾苦特命宰臣精擇守令其不才者悉黜遣之求治之意蓋甚切也郡縣之中豈無廉平為政惻怛愛民仰副朝廷之意者乎澄汰而顯白之尉薦而賞罰之則部使者之責也然則如張侯者豈易及哉讀其詩者又豈無所感發哉燕南密邇京師比歲水旱年穀不登元困

之張侯廵行郡邑將見大振風采黜陟貪廉休養黎庶日臻于熙洽匪徒形諸詠歌而已天爵早歲與侯同游成均友誼深厚因覧其詩而告之以此至正戊子五月通奉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序

碑誌一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呂文穆公神道碑銘奉勅撰

至正六年秋七月癸卯御史臺臣傳勅若曰故翰林侍讀學士呂端善道明經齊

仁宗皇帝召入禁林由五品官超拜二品及薨褒封賜諡墓隧之碑猶未有刻其命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撰銘河南行省參知政事王守誠書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謹按呂氏世家洛陽葬新鄭累世仕宋為名輔相若許世祖公綽與申國正獻公為從兄弟六世希衍失其官封希衍生衡金初涉河家武陟衡生三子全全亦全生五子唐慶庭曆欽貞祐中舉族挾仲蕃語倘仲曰今兵戈方興宜各逃難庶幾宗祀幸有存者乃挈其子偉入宋偉改名文蔚以經義登進士第庭避建河内大兵還至謂其子佑曰汝已長盍當自求生佑艱關險阻由河南山東轉入雲代既久至京兆事已稍定樂其風土家焉佑即公之考府君也初

世祖皇帝受封食邑于秦請命故相廉恒陽王宣撫

京兆聘魯齋許文正公教授參士府君素有高識一
見文正即知其為異人遂命世從之游居嘗訓公曰
吾世衣冠大家汝當學儒以續先業勿舍正道而趨
異途公資稟既高博識力行
世祖既踐天位特命文正公為國子祭酒及拜中書
左丞猶遣國族大臣子弟從之授業迨其謝政復以
集賢大學士頭長成均文正請以弟子在四方者為
伴讀并命驛召起家稍相與輔佐為教制可關中應召
者若公其一焉當是時國家承渾厚人材質樸俗無
驕僞業廣如發端言易感而教易從

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思有以作新賢才丕變風俗
而貴游之子言語容止禮讓恭異于文正公躬行以表
師道誠深學術溫厚因其氣質之淳就乎規矩之正
本諸聖朝之憲章協乎古先之典禮其後成德達才
布列中外大而宰輔卿士小則郡牧邑令輔成國家
之政治者大抵多成均之弟子也是則文正興學作
人之功顧不大歟蓋惟
世祖之聖故能興隆基業惟文正之賢故善樂育人
才惟公等之能故克輔成教養久之文正以疾辭歸
公亦還京兆御史臺薦其才命為陝西道按察司知

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之民緩之則畔散不
屬急之則顧戀安居子開者向為襄陽制置參謀
今退居鄂其人悉知宋事可徵用之朝廷從其說方
議遣使而難其人僉言子開即公之從叔父文肅公
聞之喜曰吾氏宗族自淮中解散四十餘年矣特江
淮與猶未識公慨然請行至鄂即諭 天子德意子
開聞之為陳撫安襄漢便宜詔拜翰林直學士堅辭
不就時人咸高子開之節而多公之功至元十有四
年春詔既征公擢從仕郎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四
川制置使張珏據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據釣魚山

擁兵宋雖亡而未降詔樞府分兵取之故相李忠宣
公德輝行西樞府事于成都遣賁卒張郃等數人將
旗幟招曰從降以不即降者皆以昔嘗抗拒先朝恐
城降而懼見誅戮之故歟今宜釋郃俾歸諭立未幾
立果遣郃等賫蠟丸書至成都忠宣請與東樞府同
受降已而後期不至忠宣承制署立仍安撫使知合
州開倉賑民禁戢剽掠而瀘敘崇慶思播夔萬等郡
聞之相繼送款已而人感公之恩與忠宣並立生祠
事之東樞府恥其無功誣忠宣越境生事械立于獄
以聞公適以事至京師言于平章賀公仁傑賀公入

奏部即釋立賜金虎符佩之公亦獲賜金織衣弓刀鞍轡等進階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承命徵理蜀幣得金幣君千萬兩匹轉奉議大夫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以疾辭家居者十年徵爲國子司業以丁內艱未終喪三十年除華州知州公曰聽訟決獄治之末也當惇本以訓民其庶幾乎歲餘勸農興學皆有成效士知明于經術民知勤乎稼穡藹然有古循吏風在官三年以考將至民老幼數百詣行省請留公再任蓋德化感人若此公退居于里日與韓公擇蕭公𣂏同公恕講論道義從容函丈而關陝學徒從者益廣由是士知自重而不苟進尚經學而後文藝實先正嘗志諸公有以成之也皇慶初元

仁宗以興文治拜公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方議行貢舉公曰經明行修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學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明年引年謝事上從其請遣使送歸又明年改元延祐十二月某甲子薨享年七十有八葬咸寧縣東陵鄉驪山原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曾祖妣朱氏祖妣張氏妣某氏元配晉氏繼姚氏俱追封東平郡夫人合葬公墓子男三

人杲未及仕而卒杲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東平郡伯楨隆禮州知州羅羅宣慰司副使孫男三人曾賁著曾由陝西行省照磨雲南行省都事社稷署令擢拜監察御史階奉議大夫曾孫男二公直公肅俱補國子貢公字伯充篤信好學既從許文正公游事事藏履居家律身養生送死造次弗違于禮蓋關中士學俗敦太史楊文康公恭懿家世爲儒冠昏喪祭一遵禮書公起考府君亂定未歸念親喪未葬不御酒肉者數年遇忌日輒悲泣巫覡怪神一無所信將終遺命勿用二氏公之治喪稽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及楊文康公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見于世故關中喪葬多合乎禮者由公等一二儒家爲之倡也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不止公與蕭公𣂏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公復移書廟堂援董仲舒天心仁愛人君出怪異以警懼之說及言方內重囚不過數十百人國家慮有冤抑歲再遣官詳讞今秦晉數十萬衆死于一時豈容恝然忘情乎天子宜貴躬修省宰臣當避位待罪旁求直言極陳過失期於災弭而已蓋公雖居畎畝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臣聞古之君子莫不親師友以修其學惇典禮

以肅其家措諸于用則教化興而風俗美然自秦漢以降士之於學則以文章記誦為工施之于政則以功利權謀為上至程朱大儒始本洙泗遺書發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許文正公得其書于南北未通之日心領神會躬行實踐及遇
世祖皇帝其學大行迄今海內家習其書義理賴以不泯臣承詔序述呂公行事因論及此謹拜手而為銘曰 [illegible]
棣赫 [illegible]
世積混一文軌既儲材能疇庸任使譬之作室大本

是資補衮居攝臣細不遺 世廟御天巍巍其功將相文武會合雲風顧瞻儒臣命汝典教多士有作來則來儆亦有勳舊名閥之子佩矩帶規儼若儒士公在左右以翼以承教養有方治化克興江漢之行川蜀之役惟公一言事如破的及典外郡化民有道歸休于家允為元老思文
仁宗登用老成乞言議政曰有典刑盛德雍裕蔚多孫子 天子有命擢拜御史曰汝祖考簡在
仁皇道明經濟聞于家邦驪山之原墓有貞石詔錫銘詩車過者式

大元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靳公神道碑銘 奉
勅撰

故福州路總管府判官靳公既卒之十有八年為至正乙酉其子義刑館朝著推恩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西河郡伯是歲義進拜樞密院判官 天子遣使分道詢民疾苦義持節宣撫陝西明年還朝又從幸在上都秋七月甲辰樞密臣奏向者院判臣義褒封其親而墓碑無刻請命集賢侍講學士臣蘇天爵為文侍御史臣偲立書翰林學士承旨臣趙巖篆制若曰河淮灘國家建邦樹官所以為民徵

守簽之選壘形于銘旨若惠政著于當時遺愛洽于一邑歷時雖久民猶頌之惟公善政最於江右其墓道之石盛宜有銘刻重以聖天子之命乎謹案公諱孟亨字嘉夫由儒起家試吏歷官劉縣有聲初至太庾戍公以從仕郎為贛縣丞縣當廣海要衝環城皆水歲造舟為梁以通行者而有司徵斂之煩使者退呼之急民其苦之公籍諸鄉下戶共二千三百家驗所輸糧多寡造舟大小共三百艘各署主名于舟尾舊則新之弊則完之聽其自為吏弗得與凡差舟為三等十舟為一甲三甲之

中率十閭月各用其一迎候江岸使者之往來有司
之轉運刻期皆集役滿則聽其歸約十年復一役民
大便之載其法于石其他賦役皆以糧為差等出焉
以供海運次應差役下則供雜泛之勞具籍申府而
永行之吏胥皆不得因緣為姦弊矣歲餘遭父喪去
官當江南內附之初户籍紊行時科目又廢所除官
多貪汙雜進之流獄訟既不究理而譁訐之風日興
不知者懲以病民何哉公以延祐丙辰遷承事郎雩
都縣尹思欲作新其俗首捐己貲大脩學宮士民胥
勸脩建三皇祠宇命鄉社皆立義塾擇士之高年有
聞者為之師教以孝弟采輯農書導民稼穡自是邑
人漸知禮讓而譁訐之習亦少變焉泰定甲子調星
子縣尹縣僻處久弊壞官吏治事幾無所容公偕同
列劉侯繕治民不知勞公久居江右熟其士風聽訟
日益精明大府知其材他縣所訟亦以屬公開先寺
僧與南康郡學爭田府檄治之公詰田所召佃人鄰
人各言曲直田有小溪介之訟之所由興也公命吏
具文書以田在溪北者歸之學溪南者歸之寺遂不
復爭鄱昌民叔姪爭田積年不決逮者數十人府檄
復以屬公公取論語一編語及彝倫即使叔姪誦讀
公申以孝友親睦之義仍令逮者與聞頃之逮者請
白叔姪官吏意有所私此訟之不決也今明府以善
諭民職不首實田本姪產叔父因其幼孤奪之於是
叔父感泣盡以田券與姪遂相慈孝如初時人謂公
為治以理而不以刑真得古人慈祥化民之意哉公
惠政甚多舉其尤較著者去及進承直郎福州路判
官涖事遘疾而卒享年五十有七天曆戊辰九月二
十四日也是歲某月某日歸葬洛陽縣某鄉某原靳
氏本絳之曲沃後金明昌間始徙家洛公曾大父忠
大父貴兩世隱德弗耀父元累官奉訓大夫僉海北
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妣尚氏封洛陽縣君配李氏
封西河郡君元統元年六月一日卒享年六十有一
配君子有淑行子男三人其長曰仁江西行中書省
檢校官階儒林郎仲即義也由樞密院都事擢拜監
察御史中書省右司員外郎禮部侍郎進佐樞府階
中憲大夫其季曰智江南行御史臺掾轉樞密斷事
官知事階將仕郎女二人長適都昌縣丞大名曹本
次適福建元帥府照磨廣平楊泰孫男一某女三長
適監修國史寘使真定王惠餘幼公有母弟二人仲
亨由僉憲公廕入官累遷汝州提舉有子曰禮臨

江路清江縣丞鄒季直誅壯而卒有子曰温歷河南
許課郡掾曰恨懷慶織染局幕官女適同郡楊公直
公世業儒家庭之間雍容孝謹父子昆季自相師友
初僉憲公欲以遺澤恩昇其孫仁愆辭請授其弟其
後仁義亦以公之遺澤讓其弟搢紳稱之僉憲公以
孝行聞詔郡國徵湘與潛赤行省湖廣辟署掾曹擢
廣西帥府都事改知江州調安南行省員外郎復遷
廣西帥府經歷海北道廉訪司選為僉事不立聲威
浙鄒震棟蓋謂望蓮浮于人故也雅尚恬退未老謝
歸築室本篇謂樂洪山堂東公矢祥鶴詠為樂有詩百

餘篇皆本諸道義有稗世教之言公幼警敏稍長能
通諸經大旨議論崇儒作詩有盛唐風未冠洛人已
有從受業者憲府論薦擢路瑞縣學諭改陝州儒學
正時僉憲官廣西公奉母省焉母道病卒扶柩還葬
免喪復往會僉憲有他除帥府進公為掾公交人以
誠言出而衆信服邕賊嘯聚帥府出兵討之公往諭
其酋曰汝據險為寇今兵且至念汝無知故欲活汝
汝能悔過其家可保否則無噍類遺賊感其言相帥
請降帥府以其功聞未幾聞峯黃欲相讎殺連帥命
公視之公復諭以禍福而兵亦止全活者不知其幾

公尉赴雩都也適有詔經理其田令民自實糧數輸
官禁其欺隱縣之承樂鄉雜溪洞間豪民三十餘家
相聚亡命約所徵糧弗予公至即上言經理擾民日
後家債異時於其鄉召父老告之曰朝廷徵糧以佐
經用果無欺隱官不強汝且不輸糧之罪小若集衆
為寇是自取滅亡國家刑憲不可輕犯當從吾言各
安其業執其首惡罪者餘皆怗然久之詔免所增糧
勿取民犢減既又黃金蘆田等鄉僻在萬山賦役刑
獄多不從命民有藏久者事覺公抵以罪自是賦役
所輸莫不敢後非公誠實感人其能有以信服之歟

公有裕于前故而遠去沒且不在其身則垂裕于後
宜其子孫碩大貴顯欽承
天子之命賜銘表墓以傳寵光況在郡縣守臣尚亦
知所勸哉故謹為之銘曰
皇元
列聖治化清静執承粃宣曰守曰令誕敷明詔責之
薦揚龍徒求能實惟循良豈惟斯公早紹家學德也
温温才也彬彬大江之西百萬其家官或匪良民訟
亦繁公為本丞宣布治化廉公而明文雅蘊藉賦役
之興公則斯平獄訟之煩明則斯清於穆元聖聿嚴

廟貌臣華士朱武崇治教好生欲安民情之常彼雖
遠久豈願跪敢教臣語言惟誠與信民庶可近弗煩
合刃公方肴藕芙遂奪之道愛在民民父母思公多
賢嗣有禮而耀出從藩曾只職樞要唯今
矣子憲辭不既詔遣使者宣撫諮詢公之仲子爾在
華選部錫公銘首書無顧

京漢元故賂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河南行
省右丞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有序
世祖皇帝既臻美治稽尚從政要命相臣許文正公
衡典教成均以育賢才以興治平規模宏遠矣于時
東門老士嗣其師傳久而彌尊海內共推之者惟公
一人而已公諱有尚字伯強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
欲十世孫金參議大夫尚書右丞文獻公履之曾孫
中京副留守贈龍虎衛上將軍工部尚書善才之孫
皇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莊愼公鈞之子也五
季之初遼以舊興東北奮有燕雲號令征伐赫然與
中國爭衡東丹王以太祖元子讓位不居來歸于唐
賜姓名曰李贊華子孫世事華學衣冠日盛文獻公
深通天文歷算世宗章宗功載史氏記金將亡尚書
死義于汴莊愼公留居河朔東平嚴侯重其世望請
從家焉中統樹制授東平工匠長官佩金符以高年
終公生有奇質身頎然以長毅然不苟戲笑
憲宗皇帝臨御廉文正王希憲奉
世祖潛藩命宣撫關中奏徵許文正公為京兆提學
以淑多士公踰弱冠褁關數千里贏糧往從之遊文
正公見其學益而志篤深器異之
世祖立換居文正公入朝公還東平會姚文獻公樞
來為宣撫使辟公從事幕府公以不能政事辭姚公
曰今匪欲汝習政事也亦欲姚公赴召公亦退休于
里日益肆學當是時舊學之士踵金辭賦餘習以締
章繪句相高公嚴尊之專明經訓人或以為迂公弗
渝也至元八年文正公由中書左丞屢請謝政
世祖勉從所請擢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專以
成均之教責成焉凡勳臣貴戚之子弟及海內名士
咸從受業乃請于朝驛召弟子在四方者十一人為
伴讀公居其一既至日與諸生相共講學蓋文正公
之為教也先之小學以端其本次之群經以達諸用
勤之以洒埽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遊息以養
其中故雖鄙儒世胄變化氣質周旋動靜皆有可觀
而公匡救彌縫之功蓋不細矣十年文正公南歸諸

生祖鐵㪽國都門外文正悉語之曰他日能令師道
尊嚴惟瑠律某能之汝等當以事我之禮事之可也
久之擬公爲國子助教而諸生多昔時同門者皆帖
帖歎服蓋公以文正之爲教者教諸生諸生亦以事
文正者事公太兩賢之十五年擢監察御史公以從
父鑄居相位辭不拜明年遷秘書丞二十年以丞直
郎知薊州事薊邇畿甸爲師春秋獵獵横有需求公
獨不與州無職田歲徵於民公獨不取民深得之金
大定時文獻公以疾出典是州建無慧亭歲久亭壞
公修完之 裕皇在東宮遴選僚屬召公爲詹事院
長史初 裕皇設學於春坊命贊善王公恂教養宮
府特衛之子孫王公卒徵處士劉公因教之劉公歸
至是命公教之尋授奉訓大夫國子司業一蒙古生
不請命遠出闔公欲深責之祈中貴求免公曰教法
不可廢也竟扑之 裕皇時時召見聽諸生講誦古
訓屢賜公帛慰勞良厚二十四年初置國子監學設
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員始給印章分官署以典教詔
春坊學徒從公赴監命太常卿周公砥爲祭酒公仍
司業明年公拜祭酒進階奉議二十六年以莊慎公
年老辭職歸養 成廟正位敦請還監元貞二年加
朝列大德元年遷集賢學士加中議仍兼祭酒迎莊
慎公就養京師五年加太中學世祭酒如故公莅館
凡三進階朝廷之時尊敬師儒之禮益隆
成廟初年覬覦衆若譜議遣使問民疾苦料治官吏
資郎而宰位嗜羸者或叙因而肆赦公倡言曰今方
遣使覆按猾節與 皇上作新政務除治奸弊之
意不同赦宥汚辭衆是公言而止時國家所須詔令
料繇皆出撰剽但潭搏爲民故海宇清謐年穀豐穰
而諸老凋謝雍容嘉時淪鄧釋名園勝地觴詠宴娛
藹然太平以物之盛獻每公在列諸老則以禮自持
號公爲畏友焉七年遷太常卿進嘉議八年莊慎公
捐館公護柩還東平表墓舍禮閭里範之明年復授
集賢學士驛使召以憂辭又明年拜昭文館學士還
正議兼國子祭酒中書遣使即其家徵起時順德忠
獻王爲相令使者道朝廷佇望之意勿以老且病辭
延行 武宗即位大臣奏請許文正公典教冑子耶
律某繼之自助教至位祭酒匡輔造就功多久列三
品宜優寵秩 上曰是儒學舊臣也進拜公昭文館
大學士仍兼祭酒至大元年進階中奉俄以疾辭踰
年始允詔賜楮泉五千緡使者護送歸鄉里延祐六

年　仁宗嘗撫語及先朝故老遣近臣賜公酒醴搢
紳榮之初公受學于許文正公於文正言行默而識
之其後考次年譜纂之于書凡日用纖悉取以爲師
法焉而文正德業學術之微因以表見于世公嘗曰
文正著述雖不多小學大義孟子標題讀易私言而中庸
四箴等說聞門人所記他則不足徵也趙頓公嘗同
說者作傳家譜凱敘教子孫大槩以謂自東丹王以
來生長中國素習華風及子夫婦綱常嚴正累世弟
變不替敬讓撰習務積親舊倫公佩服遺訓惟謹治
家嚴肅訓飭得先之緒子卓然有立其教於世師道尊

嚴學者若不可犯然言簡而有法廟堂論議成均講
授次皆崇聽服不聆辯闢公教國子幾三十年始終
如一學規頗以不苛而雖作成後進居多故參知政事蔡
公文淵始由諸生擢爲學官公加敬禮引爲同列士
咸多其識量公於祭酒以集賢學士昭文館學士兼
者皆再特授者一及公辭歸朝廷嚴於擇人曠官者
數年古所謂才難者不其然乎公既歸老屏居別墅
未嘗一入城府自號汶南野老表所居曰寓齋終日
端坐略無惰容晚不能視令弟子誦讀經史心領神
會怡然忘倦門生朝貴四方之士造謁無虛日聽其

言論或不息者既登監察御史至皆請即公鄉建書
院祠學者尊其教學建議是之公妣謝氏金進士慶陽
總管通祖之女繼妣李氏俱封漆水郡夫人元配楊
氏先卒西夏宣差坤珍之女早卒追封漆水郡夫人
繼配柏德氏濟寧路三州都達魯花赤山哥之女有
賢行封漆水郡夫人壽九十卒子男五人長奉議大
夫鄭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櫓次太常禮儀
院奉禮郎升次朝散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
司事權肯伯德夫大忠也次陝西行中書省宣使括
次將仕佐郎瑱次源康提舉柔慈殿女一人適奉議大

夫邢州知州事兼管勸農事宛平縣君孫男五人自新自
得自勤自誠自本女孫五人皆幼公享年八十有五以
延祐六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告薨于家制贈資德大
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
郡公諡文正以至治元年春三月丙申葬須城縣登
賢鄉執疏里某原銘曰
維遼有國手基之拓金氏承之皇武斯克於皇建極
九有同文聿其故俗治化維新凡代大家胄孫賢子
德澤涵濡克振克起公生明時頎然長身嚴威儼然
寡笑與言莫測詳公卓爾先覺有德有言尊明聖學

公從之游至衍其傳持守範模仰鑽高堅彬彬貫游
昔也同志今焉師之有教無貳佩規帶矩誦詩讀書
禮法循循衣冠舒舒時方治平賢材輩出羽儀周行
楨幹王室推公之功克紹其師考行定謚士無異詞
伊昔燕雲將相基布隆名極位朝製暮作惟公之家
世德孔揚歷年四百率由舊章執綱挈維家有訓
後克將之永有令問

元故國子司業硯公墓碑并序

世祖皇帝既定函夏大興文治迺命相臣典教胄子
選則分教天下至元二十四年始置國子監學
設官以司教載特召真定府學教授硯公為國子司
業超遷七階賜五品服士論翕然推重于時朝廷慮
度初立治平方臻其於材能往往不拘常格而擢用
之故百職得人政教備舉此則中統至元一時號稱
盛治者非偶然也國初歲在乙未王師伺地漢上公
與江漢先生趙公復俱以名士為大將所致而北久
之周流河朔不獲寧居歲戊戌詔試儒士公試西京
中選歲壬子語實戶口公家真定著儒籍自是專以
授徒為業公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
盛公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繳繞於章句中原
碩儒若容城劉公因中山滕公安上亦皆從公授經
特來官燕南宣閫及部使者多名公卿聞公之名咸
造見焉已而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為本郡教授凡
十餘年循循為教始終不倦作成後進居多聲聞中
朝遂有徵名之命其在成均律身嚴以有禮得師之
道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盡皆化服是時風
俗歎學人皆尚行而改辭浮華之習士鮮好焉故治
化人材於是為盛居歲餘公移疾辭歸朝廷及諸生
祖餞于國都門外觀者歎以為榮公姓硯氏莫究其始
所出晦里儒者郵鄲期望其鄉勑諭公名曰彌堅字
之曰伯固其敎理論名堅敏學者稱獨堅自稱曰
堅蓋不忘教師之訓也晚年嘗自為諸言其先世潁
州人宋靖康丙午燕雲兵興高祖汝賢挈家南徙僑
居于鄧其後從德安之應城曾祖諱震祖諱琳生理祖
完郎德安買田家焉父諱端檀娶黃氏進士直卿之
女直卿有孫曰中穎悟善學公生七年學于黃氏家
塾年十四始習詞賦補府學生十六從鄉先生王景
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
制置大使司參議為人卓犖奇偉公學得其梗槩慨
然有志于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年

二十四來歸聖朝公問學淳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敦世教其爲人亦然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曰老成君子云有鄭城集十卷藏于家公之卒也家徒四壁泣非士友賻之幾不能葬臺閣名流徐公琰閻公復李公謙焦公養直爲誄以哀之公以至元二十六年九月癸卯卒春秋七十有八易簀之際了然不亂葬真定縣新市鄉臨濟村之原娶曹氏生二子鴻功冀州儒學教授次鴻謨皆明經學早逝女論皆夭孫男曰續鴻功子也初以公蔭爲鼓城尉再尉冀州歷滄民場管勾監永濟倉支納汴梁行用庫使上都宜興縣尹天曆元年縣陞爲州就命知宜興州遷階承務郎至順三年某月卒年四十九曾孫男曰惟仁進義校尉黃陂縣主簿惟義治進士業女一適党某玄孫一德後公薨五十餘年惟仁始請述公墓碑追思先朝故老聲采日遠後生幾無知者敢謹摭其遺事而爲之銘銘曰

昔宋之季中原喪亂江漢之間獨有材傑天方混一

群賢並興無間邇遐共登治平有美碩公來自南服

言論雍容衣冠肅肅周流河朔弗獲寧居學徒從之

誦詩讀書分教外邦十年如始名聞天庭徵車至止

曰此老成汝官于燕士有矜式國有典刑曾無百年

故老孰在興文善俗君子攸慨尚述遺行勒辭刻銘

匪貽孫子垂憲後生

滋溪文稿卷第七

滋溪文稿卷第八

碑誌二

静脩先生劉公墓表

静脩先生劉公墓在容城縣易水之陰㴉市里至正戊子縣尹賈侯始捐俸買石表諸墓書來請曰先生之殁五十有六年道德之懿風節之偉固多士之所景仰丘墓之寄是邑者旁無崇表守護弗自下車卒僚屬諸生拜而祠之葺脩垣樹以限樵牧又將建石琢辭實其墓又俾來者聞風興起焉天爵伏念自聖賢之學不傳歷秦漢隋唐五季迨宋伊洛大儒克紹其緒殊斷廢棄于斯聖賢錮于寰宇而中原已為金氏有矣方是時士之慕功名者溺于富貴之欲工文藝者汩于聲律之陋其能明乎聖賢之學嚴乎出處之義蓋不多見也我國家治平方臻真元會合哲人斯生有若静脩先生者出焉氣清而志豪才高而識正道義學于鄉邦風采聞于朝野其學本諸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惜乎立朝不及數旬享年不滿五十迄今儒子遠人皆知傳誦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宜述其德以表于墓余何先生既殁行業未有能述故雖作者不能措辭今謹攷求遺文撮其出處大節一二而為之書尚稱賈侯尊賢尚德之心乎按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毅武校尉臨洮府録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録事傒傒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是為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邃性理之說獨好長嘯嘗遊西山當秋風木落時作一曲而感慨係之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公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因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屬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獨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為名儒初先生之父四十猶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真定還居保定謝絕文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弱冠才氣超卓日闕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嘗作希聖解吊荊軻文豪邁不羈之氣可想見也鄉閭老儒說經止傳疏義為文盡

習律賦聞先生講貫閩先生論著始則誇詘久亦敬服先生杜門授徒深居簡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密邇京邑公卿使過者衆聞先生名往往來謁先生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先生弗恤也王師伐宋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嘗欲南游江湖覽觀儒先名迹不果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閒遯鄧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先是京師有田由尚書者苗域音族顯尚文學聞先生名學禮請教其子先生與以余嘆先發謀還避之不及往既而屢冊傷辭兩遷盜後奪親家居藏書萬卷亦遂叢孫為講先生齋堂昔無書講文學易之風土遂先其請至年卯歸何公贊次餘帶皆謝不受

世祖皇帝由居潛藩嫌名諸儒講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儕劉堂蒼而屢華本物號咸治者非偶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老當國者急於功利儒者之言弗獲進用時先生雖甚隱晦聲聞已彰中朝賢士大夫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不忽木薦之尤力至元十有九年朝政更新有詔徵起先生于家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恂卒繼者難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未幾母感風疾即日辭歸明年母卒治喪合禮二十八年朝政又一更新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

世祖聞之亦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助教吳明陳書于朝薦先生為國子祭酒士論高之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于容城春秋四十有五海內聞之無不嗟悼曾祖妣邊氏祖妣陳氏妣楊氏繼妣某氏配郭氏一子曰和早卒三女皆適名族先生早喪父母事繼母孝以父祖之喪未葬獻書先友翰林待制楊公恕楊公憐而助之克襄大事家雖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先生師道尊嚴學子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理明義正聽者心領神會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荅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于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于集註有所發焉有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選常自諷詠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得于門生故友然不為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他小學四書語錄亦皆門生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先生病

中筆之親授其徒者也先聖每以後世史官不明義理備辭之際輕爲增損使忠臣義士之心不得暴白于世嘗曰若將學字論心術則受屈者多矣先生之亡未久吳明復進言于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闕人聚已喜見顏色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欲動乎中利奪于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謚贈官庶幾怠弃競悻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爲廷議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皆以先生礪俗興化有功昭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廷禮官會議亦皆白可而當路者未遑及也嗚呼天之生賢也豈無意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名節靡頹凡在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圖安寧長久之治必崇禮義廉恥之風敎求碩儒闡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作新觀聽之幾使人人知有禮義廉恥之實不爲奔競僥倖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天爵之生也後不獲見先生及游成均得臨川吳文正公澄爲之師吳公於海內諸儒最慎許可獨知尊敬先生豈其問學出處道同而志合歟當國朝龍興之初歲在己酉二月先生生于保定吳文正公亦以是歲正月生于臨川是時南北未一天已生斯大賢他日輔贊國家文明之治吳公年八十餘方終著書立言藏傳于時先生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凜凜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貴侯由進士入官治邑有聲獨能訪求先賢遺迹而表章之其於風厲俗化惇常名教誠非小補云

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貞敏公墓誌銘

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先生曰蕭公同公篤志勵操高蹈深隱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樹是徵車趣之表師俗化其道德風流迄今天下慕之至正甲申之春天爵來官西臺訪求二老言行將以爲師法焉既而得同公墓銘讀之起敬起嘆蕭公云亡久矣猶未有述乃稽核爲揚徽名公牘於省府採摭撰世薨塟歲月於其家問其隱德懿行於舊老名士之所傳錄其遺文雜著於金石簡冊之所載合而誌之以銘庶後世致德者有徵焉謹按蕭氏益都人國初著籍京兆公諱𣝣字維斗年二十餘

郡守以茂才推擇為掾未幾新郡倅至倅西域人怒
則惡言詈吏公嘆曰如此尚可仕乎乃置文書乎按
即日謝去隱於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之盡得聖賢
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
則誦讀其文久則思索其義如是者餘三十年義理
融會表裏洞徹動容周旋咸中禮節由是聲名大振
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而遐荒小邦橫目窮髮悉皆來
庭命開祕府詳延天下方聞之士撰述圖志用章疆
理之鉅遂太使者來徵公辭焉故贈咸寧貞獻王野
仙鐵木兒親受學于許文正公深知治國用賢之說
及為陝西行省平章登公并改四川憲副劉季偉姓
名于朝會參政趙彥澤請兼提舉學校官薦公可當
其選久之制下授公承務郎陝西儒學提舉盡從貞
獻王及趙公之言也省憲請公就職公以書辭曰某
發事文墨見一時高才絕足趨事功者効之不能是
以安于田畝讀書為事本求寡過不謂名浮于實聖
恩橫加竊念聖人之戒必明德而後新民成己乃能
成物昔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然則
心術之微雖聖師不若開自知之審今某學行未至
自知甚明望達廟堂改授真儒則朝廷得人學者得

師某亦不失為寡過之人矣大德七年冬超擢集賢
直學士奉訓大夫國子司業遣使徵之公又力辭不
拜其言曰念某寡陋與人共學非敢為師向授提學
幸蒙聽允甚獲既不能當外郡學職豈復可預國學
之事況敢辭卑居尊以取無厭恥貪冒之罪乎九年
夏制若曰蕭維斗山中讀書不貪官不嗜利
世祖徵召不至朕遣人召之亦不至豈將命者非其
人而弗來歟今特命參議中書省事廉恒等以往其
令行省給玉乘傳賜之楮幣百定命挈其家偕來或
蕭維斗堅欲不仕可進嘉言一二朕當令人送還如
年老或不能騎則給安車可也行省行臺諸司所在
敦遣公辭不獲力疾就道
成廟不豫然猶傳勅俾擇會館遣近侍賜鈔糜衣物
又命宰執以論道獻問公尋亦南歸仍辭所賜不受
十年進集賢侍讀學士中大夫即其家授之明年
武宗臨御　仁皇養德東宮擇選當世名儒左右輔
導特擢公嘉議大夫太子右諭德命宮師府長史蕭
輝赴公敦迫上道至大元年二月至京入見嘉禧殿
仁皇溫問再三公書酒誥以進因言古人惟祭祀則
飲酒然尚德將無醉蓋當是時近習多侍上燕飲故

公首以是訓陳之未幾懇請還山上憐其衰老遣使
送歸二年四月徵拜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太子
右諭德進階通議大夫公以老疾辭門人趙篤問曰
聖人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今先生辭祭酒者何
也公曰曩在京師有朝士弄三以成均教法為問者
余告之曰若欲作新冑子當罷歲貢一如許文正公
時專於教養彼既外無利祿之誘内有問學之功則
人材庶有望矣此語一傳物議鼎沸執政者亦深不
以為然今余出則徇人矣能正己以正人乎四年正
月尚書省臣皆以罪廢政務復歸中書而大臣請曰
今政事大壞當從新治之中外廉潔老臣及事
世祖成廟兩朝者若李謙崗文趙居信劉敏中蕭𣂏
程鉅夫郝天挺韓從益劉正程鵬飛董士選陳天祥
王思廉等可急遣使召之共議新政
仁皇從之公以疾辭不起延祐五年七月己未有星
殞于所居中庭光射如晝越八日丙寅公以疾薨春
秋七十有八八月某甲子葬咸寧縣少陵鄉朱張里
南原先塋之西至治三年門人故四川行省左丞廉
公惇江浙行省參政李木魯公翀時方在朝以公易
名為請制贈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

封扶風郡公謚貞敏維關輔自許文正公楊文康公倡
鳴理學以淑多士公與同公接其步武學者類焉公
之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草無不能
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嘗作家廟以奉先世祭則極
其誠敬手錄或少有忘祭器必深責之早值親亡哀
毀致疾治喪不用佛老棺槨衣衾悉遵禮制蓋自楊
文康公倡於其始公復維翊於後至今長安士大夫
家喪多執之公平生不祭野墓有祭亭於先塋之側
者衆因數發引祭義以明之公曰墓祭非古當作祠
堂非其家禮斯為當齋堂嘉季其可臨川吳文正公
獨稱公為善於禮初吳西儒者掇題小學書行于世
公聞以奉華堂未周凡今標題多朱子所不欲存者
如鄉伯通紫其手於摭拾類吳文正公是之公深通
六書嘗謂自古文篆籀而後小篆佐隸至於真楷相
沿而成故今楷書中古籀篆隸皆有之雖行草亦有
古籀篆隸之遺意今其書點畫之訛者皆從隸章行
草中來非盡通者不能知也小篆自是省古籀而為
之致諸鍾鼎款識過重字則變之要之不失六書之
旨太常博士侯均曰今人識字及通六書者惟蕭公
為然關中字學不差亦因公發之也公嘗書經史格

言以訓人求書者或非其人及涉異端之事則拒絕之家多藏書手自讎校或經傳音訓之訛皆字字而正之下至文史亦然為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公薨遺落無幾於購得古今詩若干首銘贊雜文序記碑誌又若干首翰林姚文公燧文蓋當代慎許可獨敬禮公其門生有識誌公文者姚公燧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豈若吾輩以雕蟲篆刻為工乎所撰九州志若干卷誌史記年表由五代迄宋金譜疏於華校平山川貢賦附焉其他著述又若干卷兵厝兵荒之餘往往散在民家公少穎悟生四歲時從其姊過親族家引公坐榻上不從親族固命之乃坐榻下父母異之既長慨然有志于天下歲癸卯秋河東關中地震月餘不止父老憂懼不知所以消弭問公公告之者數千言反覆極論天人一理性本皆善國家當務教養俾復其初人當恐懼修省日遷於善則陰陽和而萬生遂災害自不生矣其心蓋欲位天地育萬物上躋隆古之盛是豈離世絕倫索隱行怪者之流歟初朝廷以貢舉取士行省禮請公與同公較其藝公以斯文方興出而應之公讀書之暇躬視農耕蠶桑嘗教其子孫曰治此以

供飲食祿為安爾或有餽遺非義不取人有急難施不少吝孝養極其禮誠公身長六尺脩髯如畫望之可敬其為人外和而中剛凡與人交接之以溫言悅色胸中黑白瞭然不涵關入城市觀者如堵當代名公卿及四方賢士宦游於秦者願一見公為榮或數造其廬請教焉西臺大夫伯篤公嘗以冬月謁公汗浹背出語人曰吾久在京師屢接賢士大夫未有若蕭先生自熟於訴數嬰深舍公教人極嚴諸生端謹服其訓皆循小學始次及四書諸經日與學者講說經[illegible]難解[illegible]撥剔義人[illegible]疑卿命諸孫取其書某卷所載以對曰若背文暗誦恐誠疑汎勸學者求魯公堅自南陽從公受業久之謂人曰某游江右備識諸老聞其論議或有不讓今見蕭先生使某泊不能措一辭信知吾道之無窮也其他弟子若同叔陳當智炳李村盧烈等多知名于時公德善化及遠邇雖武夫悍卒亦知景慕征西兵嘗屯長安於郊一日入索張異里人驚惶帥諭止之曰汝勿怖聞此有蕭先生者見之即歸吾非侵擾汝也有郡吏乘馬城南暮歸遇盜逐之吏恐所以自解曰我乃蕭維斗也盜即引去未幾盜獲吏適按之盜曰吾

向欲擱汝驕淡以爲蕭維斗也吾故不忍辱知汝給
我耶公四世祖諱雲宗樂安鹽使曾祖諱彥金益都
府孔目官祖諱均皇贈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
使護軍河南郡公考諱瑜才而略人李轉徙陝洛之
郟屢佐戎幕活人有功終京兆路總管府經歷因留
家焉徵士韓擇爲誌其墓贈資善大夫大司農卿上
護軍河南郡公曾祖妣蓋氏祖妣孫氏追封河南郡
夫人妣張氏繼氏俱歿于郟周氏張氏並追封河南
郡夫人配楊氏張氏杜氏俱先卒張氏亦追封河南
郡夫人子男二曰東早卒曰恭終奉議大夫耀州知

州女五俱適人孫男三元終進義副尉涇陽縣主簿
次亨次儀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有國家者欲以作
興風教振起名節則必訪求高人逸士徵而用之于
以登禮樂之治惇廉讓之風彼爲士者非偃蹇以自
媚矯亢以爲高蓋不如是則道不尊觀
列聖之所以用公公之所以自處則朝廷風厲人材
之盛君子進退道義之隆可以爲後世之楷範矣銘
曰
節彼終南有臺有紀誰其居之曰隱君子早捐世務
樂乎幽潛德蘊于身士具爾瞻南山之雲朝隮于穴
南澤誕施澤我名節
天子曰咨有臣如斯安車載脂屢往徵之公拜陳辭
能薄材譾設達天聰臣非違蹇安車西來道德雍容
羣生在列仰止高風進數正言退明正學垂訓後生
兒酛老覺去古日遠士習愈偷婞娶骫骳合汙同流
一闢爲揚善潛頹靡遯世弗悶百未一見未有君子
孰障頹波闔思公存考槃在阿言爲世則行爲世軌
流風遺烈來者興起南山蒼蒼下爲公藏爰述潛德
百世聯光

元故中奉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
南陽郡公謚文靖宇木魯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姓宇木魯氏諱翀字子翬年出二十號稱鉅儒由
憲府薦教襄城學官汴省右丞廉公恂辟掾辭擢汴
學正朝廷聞其名召爲國史院編修官未幾御史臺
辟掾又辭臺臣高之奏爲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
西行臺御史階將仕佐郎入拜監察御史延祐五年
擢中書右司都事會權相用事公退居濬之新鎮改
翰林修撰鄆忠獻王栢柱爲相復薦公左司都事轉
從仕郎尋陞右司員外郎泰定初充會試考官遷國
子司業歲餘除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遷燕南道廉

訪副使入僉太常禮儀院事尋陞奉訓大夫兼經筵
官至順元年同知禮部貢舉拜漢中道廉訪使久之
僉太禧宗禋院事兼祗承神御殿事改集賢直學士
兼國子祭酒應召赴上都議事又兼經筵官進中順
大夫禮部尚書元統二年進中奉大夫拜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以墓親北歸復號至元元年召拜翰林侍
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以求墓辭明年復命編修
官成遂告老痛疾不能行矣公之先女真貴族泰和
中章宗奋定氏族為首字术魯氏其一望著廣平公
曾祖隋納尼益符離令妣石抹氏祖德國初官忠顯

集文八　十五

校尉南京路漢軍總把累贈昭勇大將軍前衛親軍
都指揮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南陽郡夫
人成氏考居謙累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南陽郡夫人王氏公世居上
京之隆安昭勇公初從
憲廟南徙以保甲射生軍壯總把戍鄧之順陽川因
家焉初至元己卯郡公從故相賈公居貞掾江西宣
閫公生贑江舟中于時釜鳴家人驚異昭勇愛公頴
悟嘗曰是兒必與吾家稍長讀書一覽即記郡公以
順陽僻左徙居于鄧貞隱李先生鄧名士也公從學

詩賦同門莫及郡公卒家益貧窶進修愈力翰林閻
宏曰觀子之才後必名世盍遠遊以廣見聞公往江
西謁克齋蕭君其蕭君故宋大家夜夢大鳥集所居
屋翼覆院外疾出視之冲天而去黎明公至蕭君異
之公始名思溫字伯和為製今名及字歸復走京兆
拜集賢蕭貞敏從貞敏隱終南為學精勤夜以繼晝
公寓其家僑舍夜寒食淡人不能堪公裕如也歸復
游漢上從翰林姚文公學古文文公奇之以書抵貞
隱曰子翬讀論辯出其踐履一以仁義為準文章不
待師傳而然後進無是論比於是貞隱以女妻公

集文八　十六

之為學務博而約自六經諸史傳註下至天文地理
聲音律曆水利算數皆考其說聽其言論袞袞不窮
故聲聞大振自留汴學士之從者日衆及師成均與
鄧公文原虞公集謝公端為同時教人不倦發明經
旨援引訓詁累數百言極於至當而後已學者恐不
卒得聞故經公指授者多知名公佐河東或訟翼寧
路郡不法其憲長曰監郡貴胄宜詳讞之蓋欲緩其
事公曰吾第知有憲法焉知為貴胄乎卒正其罪関
陝有警郡民驚惶蒙古萬户提兵赴河中道出冀寧
公白憲長曰是郡要衝當留兵鎮守萬户難之公曰

有責在吾不汝累也郡賴以安應州大興土木之工
公言兵後宜蘇民力朝廷爲罷其役土番之民以飢
饉告　天子惻然命出內帑錢賑之公以西臺御史
承命而往民賴其惠及還內臺遍
英皇初正儲位公言當選正人朝夕輔導制可公分
行淮東體察憲人能否推憲尚嚴刑庭列獄具甚衆
公曰國家置風紀本以肅清貪汚興行治化初不專
尚刑也取獄具焚之南陽設大屯田各樹官爲服刑
其民民苦饑甚逃者流亡公請罷之害屬仰河司董
其傾覆公奪其因而相鄰忠獻王以公端重博洽甚

加敬禮王嘗諭公曰汝能作宰相否公對曰宰相之
任固未敢當然平昔所學皆宰相事蓋因有德才
量者乃能爲之是因爲其陳其説王曰微公吾不聞是
言權相既薨遂右相君臣親密無間慨然欲復祖
宗之治以政爲州閲王之曾祖魯忠憲王安童賜田
賜碑在道乃往觀焉勒銘享王孫觴獻壽上大悅
明日公進駐驛頌數言忠憲王輔相
世祖統一六合備舉百度治底雍熙以箴規爲上覽
之命以駐驛表其里　英皇崩王亦遇害逆黨列據
津要公移疾不出晉邸遣使誅其逆黨公即起視事

泰定間數有天變地震水旱之異時相多西域人西
域富商以異石爲寶赶取國帑又其私人多以貪墨
奪官至是託言累朝中獻諸物直不時給臺憲所罷
官吏弗克叙用皆有怨言故致災變若此
天子信之因肆大赦播告多方蓋徒內以私結其黨
與外以取悅於姦貪公時爲燕南憲副力陳其不可
他憲雖亦有言皆依違回護不若公言明白剴切
而事果不行公按因保定河間民犯私鹽法當運司
治罪公以民罹飢寒誤觸刑禁皆隨事治之從吏以
爲難公乃推也因有在獄久不決者公察其情可杖

杖之可釋釋之衆皆以爲平允岐山周公廟道士據
之公曰周孔名教炳如日月宜列於異端請設書
院令學官主之　文宗入京首謁太廟既即位又行
祫饗太禮公攝禮儀使咫尺天顏上有所問執禮以
對上悅上建太禧宗禋院崇奉
祖宗神御若家人禮又建奎章閣學士院陳列圖書
日覽觀焉兩院官屬學士皆上所自擇勳舊文學親
書其姓名付中書以行文書銓曹不敢進擬公既選
僉太禧而奎章偶闕大學士貝近臣秉間以其官爲
言上怒曰汝何不薦曾子璽馬伯庸而以斯人爲言

乎公之見知類此　武宗朝室未有配位大臣請用
並祔之文公曰宣慈惠聖皇后昔受寶冊母儀天
下禮當合食于廟其後卒從公議
今上即位議者以比年恩澤太頻不宜肆赦公曰
皇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令臣民視聽一新不
赦觖望於衆遂赦天下賜公白金百兩金綺二端楮
幣萬緡舊國子生以入學名次為先後歲貢補官殊
無所懲勸公與吳齊公復議為司業請以學業為陞齋
等第以積分公試其詞優者為中選錄是諸生咸悉
奮勵歲餘季興衰後值天曆多故其法中輟公為祭
酒始試諸生乘崇文閣下中選者凡若干人先時學
官多僦民舍以居監有隙地在居賢里公曰古者教
有塾進有居乃積名子入學費楮得楮緡二萬有奇
為宅數區築室完美以居師生帝師至自西方勅百
官郊迎公獨膝孫進觴師坐受之公立以觴進曰師
釋迦徒天下僧之師也余孔子徒天下士之師也師
笑而起舉觴卒飲觀者凜然時相將封秦王事下禮
部議公曰秦大國也非宗王不可令丞相食邑高郵
高郵驛名秦淮非秦地也宜以淮易之衆伺相意不
悅因共請曰詔已命封于秦不當別議有官平章者

卒其妻盡以田施僧寺云為平章祈福妻子求訴于
公其妻曰平章名爵子虛足矣所施家貲幾何公曰
汝既無嗣而又蕩其家貲異日何顏見汝夫于地下
命收田還其子廷議是之江浙地大事劇而省臣煩
苛事多壅積民以為病公曰職居大藩而欲吹毛求
疵居下者無所措手足矣事至即決民大稱頌公為
文章典重質實不為浮華其詞悉本諸經如米粟布
帛皆有補於世教有菊潭集六十卷太常典禮因革
不同等遠條事類精要陳故多援據公請于朝賜筆
劄廩給繕寫成集為書七十五卷公欲刊於順陽建
傳[illegible]書[illegible]設其人分置六齋曰治禮治事經學史
學書[illegible]教學者經書之而疾已革遺言表祭一本于
禮[illegible]以至元四年三月某甲子薨于順陽峰
經[illegible]制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是歲四月庚寅葬
鄧之永昌鄉西樊里四望山下配李氏貞隱先生之
女儼雅儉勤治家有法親供饎饋而無富貴之習累
封南陽郡夫人以至正元年五月某甲子卒于順陽
稼穡堂享年五十有三是歲閏五月甲申合葬公墓
子男曰遠力學有聞今祕書監祕書郎嗚呼士之於

世也厯鑑者人多以爲迂僻儒者人則以爲狂厎厲名號者返以爲矜通達時變者或以爲譎甚矣爲士之難也公學識卓異不隨流俗俯仰論議設施多有可述而淺見狹聞者或未能盡識也然士之特立獨行豈以求合時好爲賢哉臨川吳文正公嘗曰李术魯公學博而正獨立無朋聞者以爲知言銘曰

金有中原治安百年設爲貢舉網羅才賢聖元方隆遺士接踵臺閣彬彬尚賴其用故老寖亡惟公挺生淵淵其蓄涵涵而停江漢之南河華之右爰有碩師爲世領袖公從問學堅苦不渝華顚日明衣冠儒如洙泗遺經伊洛鋼傳講説精深義理融貫踐歷臺閣盡瘁相臣高論之卓風動搢紳蹇蹇或均公正師席軌教必寬多士作則中朝興禮外省旬宣有倫有要惟經惟權士之立朝貴有學識議事以制匪學何式矯矯東土金人肇興既定厥亂遂登治平文物聿彰人材斯出惟公之先書香儒術積善儲慶益大以振公學有源孝栢斯文繼世克承其裘是崇表公儒行允配前哲

滋溪文稿卷第八

滋溪文稿卷第九

碑誌三

元故太史院使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既眞天位定百官之儀新一代之制治曆以授民時興學以教胄子其謀猷師表之重乃以屬諸中書左丞許文正公文正既沒繼者遵守其舊若夫見而知之卓有學識通制作之本原酌時宜之損益則惟故太史齊公其人歟公諱履謙字伯恒甫大名人少從其府君來京師受學家庭讀書一過輒記年十一從推步星曆十五習詞賦府君曰汝欲爲進士取能明經術則聖賢可學公遂研窮性理非洙泗伊洛之書弗好也國家襲金用大明曆歲久弗與天合至元十三年詔立太史局改治新曆尋升局爲院公年十七補星曆生同輩多司天世家子忌公才能太史王公恂召問算數皆不能對獨公隨問隨答王公稱之許文正公楊文康公俱應詔治曆公侍左右數請益焉曆成與將曆經曆議二十八年太史郭公守敬奉詔浚惠通河薦公爲星曆教授奏凡儀象未完者命公完之都城刻漏以木爲之其形如碑中設曲

筩範銅為九自碑首轉行而下擊鐃以為節既又廢
壞晨昏惩度公按圖考訂蓮花寶山漏製俾工改為
說今用之遷平秩郎保章正始掌曆官之政大德三
年八月時加巳依曆日食二分六十六抄巳而不食
衆懼公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
因列唐開元以來日當食不食者以聞六年六月朔
時加戌依曆日食五十七抄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
濁欲不以聞公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
于天及時果食日官爭後日術弗能决公曰氣本十
五日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
日命為後日則後日不出本氣者為是衆從其議七
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弭災之
道公按春秋言地者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
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弗寧是時
成廟寢疾宰執有作威福者故公言及之九年冬初
立南郊祀
昊天上帝公攝司天故事司天雖掌時刻而無鐘漏
往往將旦行事公請自今用鐘漏俾早晏有節則人
咸知趍敬從之十一年春
武宗皇帝自北藩入繼大統

太后命卜即位日期公曰
帝王即位具有典禮漢文帝至自代邸以其日日夕
即位豈宜拘以禁忌誤大計耶至大二年奉常請脩
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
公曰國家以四海為家歲君寧專在是乎湖廣民家
生子數歲身足下有毛行省以為瑞貢之公曰此異
類所產不可以見三年陞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
正事
仁宗自居潛宮嘉尚儒術及其即位學校貢舉之制
與宗臺臣屢為公言為胄子師宰相李韓公承
上意援用名士擢公國子監丞易階奉直大夫公嚴
脩要以身先老師生惴惴畏服說經精明質疑請問
無虛日諸生齋居者休旬無所於食公積學廩之嬴
與之夜給膏油繼之公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
懈也改命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出東井公廷奏
古者熒惑犯心宋景公反身脩德熒惑退舍今當脩
省以弭天變因陳時務八事曰除舊布新進賢去邪
省刑輕賦節用愛民
上改容傾聽明年復歸國子司業有制國子歲貢六
人蒙古二官從六品色目二官正七品漢人二官從

七品第以入學名籍為差次公曰不變其法士何由進學國何以得材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其言曰國學立六齋下兩齋以初學者居之中兩齋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學詩者居之上兩齋治易詩書春秋禮記屬文者居之每季考學問進者以次第陞又必在學三年以上始與私試孟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策問古賦制誥章表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為上准一分理優辭平者次之准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生以四十人為額貢不必備惟取實才然後集賢禮部試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貢諸生三年不能通一經及在學不滿半歲者並黜之中書奏行其法於是人人屬志讀書益多材學之士矣父之出知濵州丁內艱不果上終喪超拜太史院使階朝散大夫至治之季司天以課卜日下吏公曰陰陽之說多端未始會歸于一彼星官疇人各專家學弗知貫通豈有心而然哉由是獲免泰定二年選充江西福建道奉使宣撫江西俗頰譁訐獄訟滋章姦人因緣為市公評之以情皆隨事決遣衆肅戍兵逞威肆暴凌蔑郡縣長吏或白晝劫民財公痛繩之以法初括江南地時民或無地輸稅或地少輸

多曰虛加粮江西尤甚詔諭憲司覈實蠲免文弗施行公曰　上欲澤加於民而憲司格之何也既杖屬吏俾憲使親行覈實免粮若干萬石罷憲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率破產償之公命準令送官其地左不能致者以秋成米價輸其直福建鹽漕分司古田江口商旅過者被擾公立罷之福清富民千家妄稱煮鹽避役公籍民之闕多先賢子孫或同編戶服役公悉除之凡黜罷貪吏四百餘人興利除害數百事民大稱懽天曆二年九月十有六日公以疾薨享年六十有七公平生寡言笑不妄交游儀貌奇偉望之儼然為學堅苦家貧借書讀之及在太史會朝廷肇求三館圖籍置院中公晝夜誦讀精思深究故其學博洽而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所不能而於經術為尤邃立言垂訓簡易明白不蹈故常以徇人不求新奇以驚世其于聖賢言意蓋多有所發為所著易本說四卷繫辭旨略二卷蔡氏書傳評說一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皇極經世書入式一卷外篇微旨四卷授時曆經串演撰八法一卷二至晷景考二卷遺

文若干卷公嘗言國家治平百年禮樂多公稽制蓋
樂本於律律本於氣當擇候地爲驗氣密室取金門
之竹河内葭莩多方候之可以正樂音同度量列其
事上之又得石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内圓中有
隔隔有小竅蓋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
以應黄鍾之數隔下九寸達通竅至管底徑二寸餘
蓋聚其氣而上之疑即古所謂玉律者也既而公遷
他官事遂寢臨川吳文正公覽公著述爲之斂服屢
嘆當世無知公者公薨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
軍追封汝南郡公謚文懿祖故贈中奉大夫護軍考
義贈資善大夫上護軍俱追封汝南郡公祖妣劉氏
妣喬氏俱追封汝南郡夫人配張氏封汝南郡夫人
子男克明世其業終侯儀郎僉軍正女適知祁州申
克強孫男某公母弟思恭登海成均有文名由京學
官入教國子歷尹崇粹學之掄次克冬國始安之高陽
並著能稱今以奉訓大夫國子監丞致仕至正九年
二月甲子監丞貢兆京城齊化門東大路之陽奉考
府君及公葬焉以天爵少從公學故以墓隧之文見
屬嘗觀漢碑門生爲師作者君多又載人各出錢幾
何共相其役顧天爵迂疎何以有此謹述公歷官治

行論著卒葬而爲之銘銘曰
經世之學本諸儒臣孰啓其原六籍三墳明乎天人
達于物理成已成物罔不由此巍巍
世皇撫有萬邦建官任人治具畢張闕覽乳象攷正
曆龍爰立膠序樂育多士一時鴻碩曰許與楊亦有
群英作式四方公學堅苦博觀載籍於易春秋獨探
其賾入師壁雍時教著義助其學徒以弦以歌由司
星曆進大史職群其官屬推步弗忒在昔唐虞民底
時雍若克以全五典克從羲和教時司徒典樂於皇
哉朝推昔是傚仁世皇在御百度惟新匡飭治化無
競維人禮樂百年是圖是究允懷先哲不尚有稽郡
城之東新阡碑無愧辭過者式焉

元故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江浙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文清公墓誌銘

國家有文學博洽之儒翰林侍講學士張公諱揣字
伯長慶元鄞縣人也故宋少傅同知樞密院事資政
殿大學士贈太師越國公諱郛之曾孫中散大夫知
嚴州軍州事　皇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會稽郡侯諱似道之孫朝列大夫同知慶州路
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淛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

會稽郡公諱洪之子年二十餘宣慰府薦茂異于行省
授麗澤書院山長不就大德初群賢萃于本朝聞公
才名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陞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遂遷脩撰凡歷兩考遷
待制又再任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而還復遣
使召入集賢仍直學士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脩國史明年遷拜侍講積階奉議大夫泰定初辭
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二是歲
十有一月某日葬鄞縣上水慶遠墺之原訃聞制贈
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

陳留郡公謚文清雄表代遠有世序宋嘉祐間有諱
轂者舉進士歷官朝奉大夫知慶州其後龍圖閣學
士正獻公燮兵部尚書正肅公甫父子俱號名儒越
公於祥符丞轂為曾孫斷事正獻尹臨安十餘年為
政嚴明事載之史公生富貴為學清苦讀書每至達
旦長從尚書王公應麟講求典故制度之學又從
台舒岳祥習詞章既又接見中原文獻之淵懿故其
學問核實而精深非專事記覽譁眾取寵者所可擬
也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故宋衣冠之裔多錄用之而宣

慰公屢被恩命公在館閣一時耆舊若閻公復程公
鉅夫王公構雅愛敬公故蒙薦擢時海宇艾安年穀
豐衍而詞林清華無官守言責日惟撰著為職朝廷
有大制作公從諸老獲議其事
成宗皇帝初建南郊公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尤不
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
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
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
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
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

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
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
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
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
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
官推其博多採用之
仁宗皇帝自居潛宮深厭吏弊作其即位乃出獨斷
設進士科以取士貢舉舊法時人無能知者有司奉
諸于公而後行及廷試公為讀卷官二會試考官一
鄉試考官二取文務求實學士論咸服公在詞林幾

二十年扈從于上京凡五朝廷制冊勲臣碑版多出其手嘗奉詔脩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大典暨治中鄆王楫柱獨秉國鈞作新憲度號令宣布公有功焉詔繪王像命公作贊賜之公述君臣交脩之義以勵王王尤重公學識欲撰述遼宋金史責成于公公亦慨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陳之是皆本諸故家之所聞見習於師友之所討論非牽合剽襲漫焉以趨時好而已未幾國有大故事不果行公歿二十餘年今
天子特敕大臣董撰三史先朝故老存者無幾衆獨於公追思不忘會遣使者分行郡國網羅遺文古事而江南藏家尚多畏忌祕其所藏不敢送官公之孫同知諸暨州事燧乃以家書數千卷來上三史書成蓋有所助初
世祖建宗廟于京師至
仁宗崩七室已滿乃結綵爲室以祔
英皇親行祫享之禮始議增廣廟制乃作新廟爲十五室公亦預其議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夫人祖妣王氏妣文氏楊氏元配鄭氏並追贈會稽郡夫人子男二人璀瑾女四人長適同知衮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次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葵孫由錫次適故相史忠定王玄孫公脩次適慶州儒學錄余應辯孫男曜以公蔭入官既進遺書予朝遂擢祕書監著作郎次曄敗孫女適浮梁州判官范理次許適陳某次幼曾孫男二公生七日史夫人卒長事部公極孝教子孫有法待宗族盡恩意中外姻婭皆宋名族家庭嚴肅書函之禮不廢其舊規每以務學脩行勗故家子弟俾自變重無爲門戶羞公喜薦士士有所長極口稱道公之南歸會史館將脩
英皇實錄命中書左丞呂思誠翰林直學士宋褧河南行省參政王守誠皆新擢第公薦其才堪論撰天爵與焉公於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衮代自越公喜藏書至公收覽益富嘗曰余少讀書有五失泛濫而無擇其失博而寡要好古人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懦而無立纂錄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勞而無成闔人之長將疾趨從之輒出其後其失欲速而好高喜學爲文未能蓄其本其失又甚者也公之斯言深中學者貪多苟且之弊公爲文辭典雅奇嚴日與虞公集爲公祖常王公士

熙作為古文論議丞相師友間為詩倡酬遂以文
章名海内士咸以為師法文體為之一變公有易說
若干卷春秋說若干卷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嗟夫昔
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為主貫穿經史考覈百家
自天官律歷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必欲措
諸實用不為空言然百年以來典刑風流日遠故公
之葬薛序而銘之來者尚有所徵乎銘曰
鬱鬱袁公博謳群書長離翽翽稱王舒舒海宇既一
典自江左儲英晁賢孰不訶河進摩帝制列官詞林
討論寬虔講述古今時特朝廷日與典禮祖廟天郊
以事以祀三聖拮史纂述宏林群士選舉務核其尤
不有學識孰承其責雅公雍容斟酌損益陳編墜簡
公盡其識識時歸休山林浩歌世有鄙夫空空如也
覆忌多能僭時用舍公實著述炳若日星銘詩弗刊
垂後是程

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
臣魏郡馬文貞公墓誌銘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丙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知經
筵事馬公薨于光州居第正寢有司以聞制贈攄忠
宣憲協正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
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其年四月壬申葬郡城之北
平原鄉西樊里公諱祖常字伯庸世本雍古部族居
靜州之天山四世祖錫里吉思金季為鳳翔兵馬判
官死節贈恒州刺史祀褒忠廟官名有禹子孫因以
立氏曾祖月合乃從
世祖皇帝伐宋留汴餉饋大師卒官禮部尚書贈推
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侯祖世昌行
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
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封梁郡公母梁郡夫人楊氏公幼有異稟
年六七歲即知讀書歲時拜賀長者以錢賜之他日
行過市中悉以買書十歲侍梁公官游儀真月朔列
燭于庭燭欹側延燒屋壁公解衣沃水撲滅梁公走
視火已救止問其故對曰恐驚長者蜀儒張公頵講
學儀真公時未冠質以經史疑義數十張公奇之公
少慕古學非三代兩漢之書弗好也梁公嘗語公曰
吾祖有德未盡設吾官州郡不克施汝其能大吾門
乎公愈力學
仁宗皇帝深厭吏弊思致真儒丕變治化延祐元年
詔開貢舉網羅賢才公偕其弟祖孝俱薦于鄉公擢

第一明年會試禮部又俱中選公仍第一廷試則以
國人居其首公居第二甲第一人隱然名動京師授
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
日與會稽袁公桷東平王公士熙以文章相淬礪三
年冬擢拜監察御史時
天子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羣下每因燕飲輒有奏
請公上疏曰大內正衙古帝王視朝之所今大明殿
是也 陛下聖德謙恭尚居東宮之舊願御大明正
衙鎮服華夏夫 陛下承天地祖宗之重奉養當極
精美調攝冝進玉食至於酒醴固穀麥所爲然近侍
進御之際可思一獻百拜之義且百官奏事古有朝
儀今承平百年文物冝備或三日二日一御朝聽政
宰相羣臣以次奏對御史執簡史官執筆搢紳珮玉
儼立左右雖有懷姦利己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
口矣初立 英廟爲皇太子公請愼選師傅朝夕輔
養下至臣僕亦冝精擇天下休戚實原于此丞相鐵
木迭兒專權擅勢大作威福公帥同列論奏其惡又
撫其貪縱不法十餘事劾之
仁宗震怒命罷其政事將治以罪賴
太后救解得免公又言贊畫省務允冝得人而參議

李羅劉吉爲丞相腹心交通賄賂左右司都事蔣翼
賈劉允忠依憑權勢侥倖圖進遂皆黜退又言秦州
山移實惟失教非遣使祈謝賑恤一方而可弭也大
臣各冝辭官讓能畏懼脩省史載平公居言之語世
世爲監今山移之譴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
有當言不言之徒所以感召不動之物而動也於是
宰臣皆家居待罪河西廉訪使杜某以故殺人者
作故前原之肆意廢法大都路總管范某以盜竊家
貲自至焚焉司督問侵害失體並劾罷之又薦前中
書平章蕭拜住右丞王毅秉在政府數與丞相抗論
是非當寘樞要勿令外補朝廷緩急有所賴焉前監
察御史徹里帖木兒中書參議韓若愚皆被丞相誣
罔排擯早賜錄用翰林承旨劉敏中精力尚强斂身
高蹈可賜半俸以厲廉耻國子司業吳澄通經博古
海內名儒可進兩院以備顧問翰林修撰陳顥刑部
主事史惟良其材方嚴宜居諫職公論刑獄尤本哀
矜審請量移流罪及論華獲弓矢曰國家不嗜殺人
仁覆生齒近年蒙恩徳音未嘗量移流徒竊德推恩
或有未悉夫大辟死罪反被赦原而減死流徒獨不
蒙澤豈法之平允哉今後果應長流請別定制否則

論情重輕度地善惡遇恩內徙章甚又曰近制漢人
百人以上執弓矢獵者處極刑百人以下流遠方檄
及一兔之獲亦各有罪方今條格已有禁弓矢之科
及聚衆之制又復爲此錯撤而網羅之誠恐愚民舉
足蹈罪實可憐憫蓋公建白剴切故多見于施行五
年陝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被命罷
襍事于泉南七年正月
仁宗賓天鐵木迭兒復居相位睚眦必報屢欲害公
未得左遷公開平縣尹開平治行都供億浩穰訟獄
煩多蓋欲因事深中傷之公退居浮光之野詠歌詩
書漠然不以芥意久之丞相不得專政憂憤而死鄆
忠獻王拜住獨相旌別邪正而陞黜之召公爲翰林
待制泰定元年三月詔建儲宮尋開經筵公拜典寶
少監階奉直大夫四月
天子清暑上京以講官多老臣乃命集賢侍讀王公
結祕書少監虞公集及公執經從行明年拜太子左
贊善尋遷翰林直學士仍兼贊善方儲宮之建也一
時賓贊之選責成輔導之意蓋甚重焉公述古昔調
護輔翼之事上之又因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
內廷出禮幣命公助祭三年考試大都鄉貢進士明

年同知禮部貢舉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試讀卷官
是秋拜禮部尚書會祖母梁郡夫人張氏卒護喪南
歸持服公事夫人克盡孝養初陞官五品請于朝曰
祖嘗幼孤母氏賴祖母鞠育有成願以封妻恩叢封
祖母於是夫人封慶都縣太君著于令至是公移文
曰禮有爲祖後者祖卒爲祖母齊衰三年載朝典制
雖不登載然恭詳禮官理宜從厚無何使者起復
轉右贊善尋命兼經筵官又明年公始至京復入禮
部階朝散大夫旋又辭歸天曆二年
文宗九兩遣使召之方起至順初充知禮部貢舉復
取士九十七人改燕王內尉又拜禮部階太中大夫
公擇士務求實學空言浮辭悉棄不取中選者多知
名于時拜參議中書省事是歲十月
文宗舉百年曠典親祀南郊公充讀祝冊官參定典
儀禮成大赦四海侍祠官賜金及幣致仕官一品月
給全俸二品半支三品及九品賜帑有差民年八十
以上者表旌高年耆德並免其家徭役公議事廟堂
言簡而理明敎衛士飼馳馬者聽借民宅舍以居公
曰衛士飼馳馬已有定居今不遵舊制徒使細民横
被驚擾且祖宗官列三品尚無宅舍況細民乎奏復

其襄荒穢之民逑遊被殺莫詰誰何嶽餘妻以貧改
嫁之後夫者曰知汝夫之死乎我以汝故殺之未幾
事覺法司以不首坐之公曰綱常所係當以重論以
責天下之為人婦者制可其請二年拜治書侍御史
遷侍御史進中奉大夫特賜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
內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三年轉徽政院副使明
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六月
今上皇帝即位召公及翰林承旨許公師敬等赴上
都共議新政賜公白金二百兩中統楮幣二百定金
織文綺四端遷同知徽政院事是月復命儒臣進講

公兼知經筵事公每進說必以
祖宗故實經史大誼切於時政者為上陳之冀有所
感悟焉是冬進拜御史中丞階資政大夫公風神秀
異威嚴端重羣居皆有禮法人亦望而畏之三為臺
臣務鎮以靜或撓焉度輒屏棄之西臺御史高坦劾
同僉時禁酤酒而面有醉容公以風憲當存禮體糾
劾務有其實今以酒容罪人苛細不持大體奏黜罷
坦山東僉憲臣元采按行曲阜以李經自陳不當賂
衍聖公求為官屬及孔氏訟衍聖公不法數事以聞
公謂其屬曰李經所言在赦令前宗人相訐事關名

教元采聞之亦去江西僉憲任忙古帶以貪墨敗田
廬奴僕在東阿者當沒入官公請以田廬供曲阜林
廟祭享奴僕充洒掃戶從之公喜鑒拔後進及官中
臺薦士尤衆故禮部尚書宋公本初至京師人無識
者公揄揚其學遂大有名嘗擬進汴慶士吳炳官風
紀上曰朕新擢炳為藝文監丞俟其至用之未晚
二年拜樞密副使公言軍將子弟驕脫不勝任使當
立武學教習兵法庶令挽強驟發從老草野當建武
舉備材武備非常不報公遂辭歸復拜南臺中丞階
資德大夫又遷西臺疾不赴薨年六十公娶崇氏常

州錄事判官某之女次杜烈氏河南鎮守千戶和尚
之女崇氏封梁郡夫人婦德母儀宗黨範之子男二
人武子太常太祝中書省掾奎章閣典籤兼經筵參
贊官今承務郎湖廣行中書省檢校官文子徵事郎
祕書監著作郎孫男六人女二人俱幼公自先世皆
事華學講禮義冠閩族至公位益光顯文學政術為
時名臣尤篤友義既孝子孫及宗族孤寒者悉收而
教養之舉進士釋褐上庠者凡數十人公上言本朝
及諸國人既肄業國學請誦孔孟遺書富華易故俗
敬事諸母以厚彝倫天下高尚其議公自少至老好學

彌篤雖在邑從手亦未嘗釋卷喜為詩詩每美魏晉
以降文章卑弱故修辭立言追古作者其為訓誥富
麗典雅既出詞林遷他官而勲閥貴胄褒贈父祖猶
請公為之辭
文宗最喜公文嘗擬稟進上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
文宗北幸還駐龍虎臺公奏事幄殿敕近侍給筆札
命公稱前賦詩卒章言兩京巡幸非以遊豫盖為民
爾因詩以寓規諫上覧之甚悦遣太官進食乃輟尚
食以賜
今上聞公痼疾特免朝會行禮命光禄日給尚醞二
尊養疾治近世儒臣恩遇無以踰公矣始公監
光州有恵政公亦愛其風土因買田築室家焉嘗贊
郡守修孔子廟倡秀民興于學務光人識遂以祀光
人益敬愛公或有訟者聞公一言即解去不復詣府
公薨光人老幼咸悲思之公有文集若干卷奉詔修
英廟實録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
千秋記畧共若干卷昔者公以御史監試國子天爵
偶忝科名殆遷應奉閒以所作就正于公公曰勉之
當負斯文之任于十年後也嗚呼天爵學日荒落不
克副公所教公之厚德其能忘歟謹考次其世族官

封薨葬歲月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
之銘曰
維天生才無間中外封殖樂育治世攸賴皇有中國
萬方會同征伐謀猷屬諸群雄維公之先奮興西北
佐官前朝矢死靡忒忠懿父子種德百年世載衣冠
至公益宣黼黻皇猷文華有爛邁視魏晉上本周漢
帝命褒嘉中原碩儒汝執憲度往肅姦諛正色立朝
孤撐靈讞曲以蔗大臣以法公論刑獄平恕不苛
會校華人咱謟網羅遺於本才雖祗惟慎薦揚碩學
職御曝渠餘審府籍郡佩憲宣學尊倫紀攸安黎元
寶帶對衣錫賚稠疊儒臣遭逢孰步公武贈官賜謚
爵以魏公郡與孔昭雄辭以勸忠瞻彼行潦朝盈夕涸
江漢滔滔源遠流深維馬有氏士世于茲忠懿啓之
魏公大之百爾子孫思慎其守詩書之傳允克攸久

滋溪文稿卷九

滋溪文稾卷第十
碑誌四
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忠
敏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中國總攬豪俊布列有位故治功與
而法制立一時賢材之盛或奮由農畝或舉於戎行
或出於詩禮之族或興于勳伐之裔若趙公者盖其
人乎公諱秉政字公亮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贈
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定國襄穆公瑨之子知太史
院侍儀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定國文昭公秉
温之弟也起家武畧將軍新軍上千戶官至少中大
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享年六十有七以至大
元年秋七月某甲子薨於當塗寓舍二年夏五月某
甲子葬於順德南和縣李馬保後三十年制贈公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忠敏始
刻石以文曰初
太祖皇帝兵至飛狐襄穆舉城來歸從國王木華黎
戡定河朔由監中山家焉有子十一人公次居六生
有異質襄穆奇之曰吾將兵不妄誅戮子孫庶有賢
者中統庚申

世祖歸自鄂渚道出中山襄穆以潛藩舊臣持牛酒
郊迎 上為下馬坐帳中襄穆進酒公從拜其後進
止雍容 上偉其貌命列宿衛至元十年襄陽降詔
丞相伯顏大舉南伐選材勇以充將校大臣以公名
薦即擢新軍上千戶佩銀符從兵攻郢又破黃渠以
功陞宣武將軍換金符宋社既墟新令未洽廬民徒
叛命諸州置管軍總管府分守其地公調徽州尋又
置萬戶府爾蔚莫知所長而萬戶受賂輙為人奏官
黃公還京師求辭其職久之臺臣知公賢能奏僉江
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公上司其奏豊城尹張某
貪縱專恣延匿得官肆為貪暴公按得之其妻曰吾
昔受眾官教公曰教若殘赤子乎尹陰令其子訟冤
于朝吏不敢書尹獄辭公曰苟得罪獨身坐不以累
若等也卒論如律吉鎮守萬戶蘇某橫恣不法樹黨
與十人號十虎持郡縣短長縱虐於民公擒其黨一
人急索其家得刀斧弓矢并新屠牛獄具即杖殺之
民爭懟其枉盡取九又治之萬戶誣公擅殺行省臣
曰州郡置兵本以為民除暴今自為暴可乎僉事用
法擊賊非擅殺也萬戶慚憤而退江南既歸版圖後
生漸趨刀筆之習公行部大郡遣吏奉書幣迎故縉

紳先生劉辰翁鄧光薦黎立武舍于學宮命諸生從
授經誼業成者復其家士風由是浸盛移僉漢中擾
朝列大夫度同列不可與爲居三月遂移病去二十
八年詔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起公僉憲河南懷
孟有閑田若干頃民佃其中竊位方面者奪爲己有
公復還之於民元貞初元遷山東道廉訪副使益都
宣慰使洛石奏請東海之濱土皆膏腴宜爲屯田以
養軍公命言田寒濕鹵不可以耕洛石罔上病民言
不可信朝廷爲罷宣慰使時
[illegible]郎僉憤選武臣尤以臺憲爲重詔拜閩
[illegible]章徹里爲南臺大夫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爲
中丞公爲治書侍御史大夫先朝舊臣威重若神以
公高年獨加敬禮公爲大夫言各道廉訪司糾郡國
官吏宜選御史察各道臧否而黜陟之則職業舉大
夫從其言而憲紀益振江浙省臣爲姦利事覺激怒
東朝廷議遣官雜治公分臺以行具得鹽司及省中
大吏贓狀皆以罪黜大德五年拜江西廉訪使民閧
公來懽曰是能縛十虎者耶貪吏望風或自引退寧
州盜殺大賈數年不獲公閱其辭以大賈嘗舍逆旅
意盃爲逆旅主人立捕至即服明年公告老臺臣不

許趣起視事又明年公復求去官屬苦留之乃夜乘
舟入匡廬山尋載其家北還至當塗悅其土俗卜居
郡城之東歲丁未江南大飢有司勸富民出粟粟不
能具民且死公謂吏白省以嚴刑威之粟終不可得
也當以善言諭之吏如公言果得粟以活民甚衆公
少善騎射嘗獵于野猝與虎遇衆皆辟易公引弓一
發而踣從故鄉林近侍較射爲樂公射輒中及學書
筆力端勁以顏魯公爲法公善讀書不尚章句獨喜
苦以前輩行雖在行陳寘書袖間下馬休輒誦讀
簿中輯錄遺往丞相淮東晝召諸將議事蒙鄂鐵軍
萬戶韓率堅請公留丞相衆許家平公出囊中金購
書萬卷盡載其家以其副分遺順德懷孟許三郡學
官北方之士頼焉公嘗言自昔中原文獻之會兵戈
以來詩書禮樂之習微矣雖公卿大家亦多雜用俗
禮乃集文昭公爲家訓以示子孫襄穆公薨親舊欲
用浮屠公曰吾衣冠族當守禮經於是喪葬祭一
遵古制郡人化之公娶張氏再娶劉氏子男謙先公
卒儀承事郎建德路壽昌縣尹兼勸農事儼將仕佐
郎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架閣庫管勾兼照磨倓
不仕女適承直郎揚州路泰興縣尹兼勸農事劉節

孫男時可時克時養時貞時會時泰時立孫女五人趙氏世家飛狐襄穆始死中山公毋定國夫人楊氏別塋慎德公疾語諸子曰吾毋愛我善事即死葬我毋傍遂從遺命始公僉憲河南憫世俗用刑之酷上言曰昔唐太宗因閱銅人見人之五臟皆繫于背詔天下勿鞭背可謂仁君愛民萬世龜鑑今朝廷用刑有制而有司不詳科條輒因暴怒褫衣鞭背致人于死深負國家好生之德廟堂是其言遂著為令銘曰

於赫[illegible]世皇立賢無方用適其宜治具畢張維人之生育有萬彙成德之士施用不器律數趙公悃愊無華譽其材能益大厥家飛狐被邊俗善騎射及家中原詩禮日化始從丞相執戈戎行南土既平分持憲綱典刑飭嚴風猷凛凛蔑摘姦貪民獲奠枕洪惟皇祖建臺之初一時老成執法不逾時方治平人皆尚行風化肅雝州部清釐公在憲府三十年餘用人之效此其權輿維古善人為國之紀嗟爾子孫尚續公祉

元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祠堂碑銘 有序

贈體忠守憲功臣河南行省左丞魯郡曹文貞公諱伯啓既葬碭山其令尹謀諸耆老曰公家是邑仕王朝清規重德師表一世天下慕其風釆矧吾邑人詎能忘乎衆是其言相率為祠于慱化里奉公像而祝之遣人至惟揚請曰昔者公薨天子勑儒臣刻銘神道今祠宇既作繫牲有石願摭公遺事序而詩之重為吾邑人勸是所望也天爵弱冠獲拜公屢蒙公教誨甚至其敢以固陋辭國初東平嚴侯興學作士公往游焉師事翰林承旨李公謙故其為人廉靜溫雅筮仕碭山文學掾歷滕州學正冀州教授訓諸生有法及見於用則以洗冤澤物為心嘗主婺州蘭溪簿尉捕盜三人械徇諸市公曰盜無左驗其執信乎未幾果得其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坐之公讞得其情甲坐殺人者罪御史潘昂霄憲副王俣交薦其賢擢拜西臺御史闕輔自許文正公倡鳴道學以淑多士公請于朝建祠以表其功築室以訓來學涇陽民誣其尹不法公捄其實抵民以罪蜀僉憲以苛刻聞公列其狀去之善善惡惡克協於理延祐元年由中臺都事除刑部侍郎時相擅政威焰赫然一日盛怒召公等至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為久弗治也衆莫敢對公徐進曰某罪犯在赦前故弗敢治相益怒左丞起請曰曹侍郎素

称廉宜甚罪誠如所言栢怒稍解宛平尹盜官帑事
覺宰臣欲誅其守者公曰守者罪不至死杖而遣之
或謂公屢忤宰執盍稱疾避之公曰禍福命也弟謹
吾職而已久之出為真定路總管治尚寛簡民便安
之遷司農丞拜南行臺治書轉福建廉使未行改右
司郎中至治元年遷遼東廉使京師西山勅大建佛
廬御史言歲饑民貧宜緩其役近侍有素嘗諫者激
怒 主上而御史以諫死公抗章言臺臣其叨塵清
要拱默苟容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宜示顯責用儆
具任將難其言召為集賢侍讀學士拜侍御史奉詔
刪訂條格公曰刑貴適中今民犯罪既黥而杖復加
流竄是一人身備五刑故生還者百無一二殊非
列聖子育元元之盛德法當改易丞相是其說會公
除浙西廉使不果泰定初元公引年北歸優游鄉社
碭人樂公之德表所居為曹公里
文皇即祚以廉使任重詔徵耆舊為之公落致仕使
淮東特方旱歉飭有司發粟賑窮乏及聞中丞之命
則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公平生以人才
為任在中臺薦名士若干人為侍讀考試國子拔呂
思誠姚紱寘前列及監浙省鄉貢選士尤精雲南僉

憲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公具其事
書于太史真州守呂世英以剛直獲罪公白其枉進
擢風紀公性莊肅奉身清約雖為貴官飲食服用不
異於儒素公退讀書不倦教子孫嚴而有禮諸子晋
寧縣尹震亨臨江儒學教授貴亨福建鹽司經歷泰
亨江南行臺御史復亨陝西行臺掾履亨佩服公訓
皆克有聞公嘗嘆曰比見官治民俗歲殊日異習熟
見聞以為當然非上之人作新丕變未易復舊貫也
嗚呼昔哉
世祖皇帝既定海宇建官立制任賢使能以興治功
至於本乎詩書之訓發為仁義之言深謀遠圖賛襄
國論以成天下之務者唯一二儒臣是所賴焉公蓋
及事至元故老學有本原其處心平易而不苟其為
政安靜而不擾用能敭歷中外五十餘年海內推為
鉅人長者今已矣典刑風裁豈一鄉一邑所當法哉
詩曰
碭山之墟河流匐盖昔産豪雄奮烈忼慨温温魯公
獨稱鉅儒長裾玉珮步武其徐天啓治平羣賢林立
如彼威鳳有道斯集入賛國論出振憲綱譏排奸偉
扶植善良心焉和平行焉忠厚典治善俗允屬耆舊

君子豈弟天厚其門有祿有年蕃蕃子孫維古先哲
道德可仰里社尸之来格来享咨爾碭人匪公曷師
祠以報德徵此銘詩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李文簡公神道碑

仁宗皇帝臨御之初方内晏寧乃興文治一特賢能
材藝之士悉置左右皇慶元年秋八月甚甲子特命
中大夫常州路揔管李公為吏部尚書即日遣使召
之蓋 上在潜邸已聞公名既至禮遇隆重字而不
名明年公請致仕 上不允尋又以為言
上曰仲賓耆人宜為有年不可令法禁近超拜集賢
大學士榮祿大夫當是時朝之宿學碩儒名能文辭
翰墨者若洛水劉公賡吳興趙公孟頫保定郭公貫
清河元公明善皆被眷顧士林歆慕以為榮公居其
間年德俱尊國有大政則偕諸老議之衣冠整肅言
論從容廷臣莫不起敬世臣大家欲銘勲伐德業者
必屬公等論撰書篆子孫始以為孝公翰墨餘暇善
圖古木竹石庶幾王維文同之高致而達官顯人爭
欲得之求者日踵門公弗厭也久之公以疾辭
上不得已許之進官光祿大夫勑賜幣帛酒饌俾使
者護送南還又擢其子士行知泗州使侍養焉嗚呼
仁宗所以優禮耆艾崇尚藝文于此蓋可覩矣公享
年七十有六以延祐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于維揚
葬江都縣某鄉某原後二十二年其孫希閔請于朝
始贈公翰林學士承旨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簡公
諱衎仲賓字也世為燕人考府君以儒名兼通天文
律歷之學
世祖皇帝聞其名召而問之以非官守不敢言公少
警敏有俊才
世祖新作都城崇奉宗廟公起家將仕佐郎太常太
祝兼奉禮郎尋又命兼檢討久之遷承務郎淮東道
宣慰使司都事至元十九年宣慰司罷轉江浙行省
左右司員外郎二十四年改江淮行省員外郎朝廷
遣官稽核郡縣錢穀公分行浙省人不以為苛成均
既立詔徵江淮學廪之餘以給師生公又承命往士
不以為擾二十八年遷承直郎都功德使司經歷三
十一年
世祖賓天
成宗繼序詔罷征安南兵釋其陪臣陶子奇等擢
公朝請大夫禮部侍郎往諭其國賜金虎符佩之以
兵部郎中蕭泰登為之副別賜衣物鞍勒有差特交

廣新劉于兵人憚其行公無難色命有司置騎傳萬
夫長部兵從行安南聞有詔使且疑且懼公至宣
聖天子休兵息民一視同仁之德意國王及其臣民
拜伏以聽感戴歡呼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
遣其臣奉表謝罪遺公等橐中裝甚厚皆辭不受並
之再三終讓却之愈大感服元貞改元九月公偕使
者入覲錫賚蕃渥明年公請補外除同知嘉興路總
管府事再遷婺州佐兩郡凡十年時天下無事年穀
豐穰法制寬簡士大夫亦多樂外官公操韻高潔又
善吳越風土所在興學訓士暇則泊放山水間盡隱

然承平官府之舊民亦悅其安靜之化焉公有吏能
嘗奉詔錄囚江南或疑不能決者公得其情多所平
反常州學田萬畝僧冒種三之一公言行省復歸諸
士在郡歲餘被召公既貴鄉與士及三世曾祖大臨
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范陽郡公謚恭懿
祖襄贈資善大夫大司農鄉上護軍范陽郡公謚忠
惠考居實贈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薊國公謚文康
曾祖妣馬氏祖妣陳氏俱追封范陽郡夫人妣苗氏
繼妣張氏俱追封薊國夫人公元配曾氏追封薊國
夫人繼王氏封薊國夫人子男士行世其學終奉訓

大夫知黃岩州兼勸農事士昌江東憲史女士貴適
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張汝霖士柔適王昇
士能在室孫男希閔溫州永嘉尉餘二人幼公性和
厚人不見有喜愠家居不治生業子孫皆以清慎聞
初表所居曰息齋晚號醉車先生作傳以自適天爵
使憲淮東希閔請銘公墓昔公官集賢時天爵補國
子員獲瞻拜公追思先朝故老漸已澌盡然則紀述
先進言行非後生責乎銘曰
於皇　仁宗方內晏寧崇儒稽古詠謌治平一特臣
工來際昌運翰墨藝文箴啓其蘊雍容李公帝命褒
嘉峻陟崇班歷游清華公方少時恭侍太室典禮憲
章討論遺逸出佐省幕婉畫是咨
帝念南交久罷吾師咨汝臣衍往宣子澤公偕陪臣
來貢玉帛歷官列郡數惠在民召侍左右允維舊臣
帝眷方隆公遽告老白髮蒼顏天錫壽考爰卜新兆
其下邦溝矢銘貞石尚永公休

故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贈禮部尚書王正
肅侯墓誌銘
朝列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贈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謚正肅王公諱

仁字仲安由祖以上世家雲中譜亡逸其諱考諱世明國初從兵破汴俘匠千人詔佩金符領其衆久之擢知中山府事因留家焉公幼襲父官已而讓其弟刮磨豪習從師問學卓然以古人自期由是名聞燕趙間至元十三年王師渡江下江陵詔平章廉文正公鎮撫其地承制除三品以下官廉公求名士與偕公在選中至則授歸州安撫副使因其土俗治以簡靜民便安之無何峽峒諸蠻來歸公與有力明年宋亡又明年江南諸道置提刑按察司公以才擢僉江東按察司事是時海内治平方臻朝廷屢下詔書訓

農興學修利除弊中外材能之臣亦皆廩廩思樹聲名以需進用而憲司尤極一時之選公于其時歷僉淮西山東燕南按察司事所至郡縣奬善按惡勇於有為故君子聞之為之興起貪邪之人或自引去雖劾其罪亦言無所冤饒之監郡烏倫赤貪汚病民頑德監郡朶羅帶盗用官帑公鞫其事皆伏辜故相順德忠獻王由大宗正拜湖廣行省平章道出真定謂公曰居官難居憲司又難治罪奪職而人弗怨此其尤難也使官風紀者皆然而人寧有負冤者歟會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公移僉山北廉訪司事遷陝

西副使改河南副使皆移病不赴大德九年徵拜治書侍御史議者以京官任劇宜增秩以優其禄公曰御史之職在進賢退不肖悦衆要譽非所當為也或請撿江淮閑田募民佃作歲益得租若干萬石公言自宋金亡承平日久編戸益滋閑田無有也議遂寢無幾以疾辭歸旋有河東之命復辭以疾公為人孝友廉退少喪厥父勺水不飲者三日既葬居倚廬未嘗輙至私室及官淮西妣夫人卒願終喪制有司以法不許公曰親喪吾年踰古之制尚忍以例言邪遂棄官去初在歸州官屬饋遺一無所受從者私受富

人金百兩公弗知也是夕夢若神人來語其事覺而詰之即命以金還其主官屬異之多以廉自勵歸老于家築室唐水之側日讀伊洛諸書怡然若有得焉有詩五卷藏于家以至大四年八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一其年某月某日葬安喜縣九真鄉之原公娶史氏早卒再娶其娣俱追封太原郡夫人子男曰簡疾不仕曰靜承直郎侍儀通事舍人銘曰

允矣王公秉德惟恭介介其守不渝初終公在至元繡衣持憲鋤姦擢良列城用勸靡穆于怨弗牽于恩克恊于中休有令聞晚起于家治書烏府諤諤昌言

以規以補相彼唐水薄言屏居進退雍容風節偉如
九員之原公墓有巋載德銘詩爰詔無已

元故少中大夫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董公

神道碑銘

董氏之族居眞定藁城者為最盛公其一也公諱源
字巨源四世祖提金洺州防禦使曾祖公設祖簡再
世弗顯父思誠舉進士知名妣許氏公生七年從親
避地居河南之永寧讀其父書稍長而有俊才文多
譏略金將亡父母俱卒藁殯永寧之野未幾兵興公
被俘其太御帳下同俘者多被殺公以儒生得存帥
命教其子弟有閒徑歸永寧訪其親遺骸兵荒之餘
暴骨如莽公嚙指瀝血方求得之負而北還崎嶇艱
危始達鄉里既葬依宗人藁城令文炳以居後師事
翰林王公若虛王公在金時擅重名至是及門者衆
獨推公為第一遂挾其能游諸公間名聲藉甚一時
碩儒若王公磐李公冶姚公樞李公槃張公肅商公
鳴盖其交友中書楊公太保劉公丞相史公尤奇其
材共以國士許之國家初興方事戎旅楊公以征南
行省史公以行軍萬户俱治兵于外先後以幙府辟
公公辭不應或問其故弗荅也及

世祖御極更新庶政四方豪傑悉起而為之用於是
史公承詔宣撫河南復薦公為經歷官乃慨然就職
曰時可以行吾學矣征謀治法多資于公
上聞其名召與語奇之留置左右中統三年春山東
守將李璮陰結宋人據濟南叛史公已居相位分省
將兵往征之以公為左司郎中是時朝廷肇建官儀
每除拜猶命翰林行制以訓敕之告公之詞曰董某
秉心端愨處事詳明草軍前之檄孰比陳琳談當世
之事共推王猛宜頒顯渥以佐行臺尚盡乃心克成
厥績公請圍城樹柵遏其侵軼使賊無外援城中食
盡則自降矣已而果然璮既伏誅改行省為濟南濱
棣益都等路宣慰司復以公為參議諸侯王唐古帥
蒙古軍十萬人鎮益都王以齊人向從賊亂欲縱兵
誅戮公曰亂者璮爾民實何罪璮既授首餘皆王民
今欲兵之是激其為亂也因極陳古昔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之訓以諷王王是其言齊人賴以全活者無
慮萬數至元四年遷轉法行調西京路判官六年秋
上念郡國因在獄者或多冤滯詔中書選官決之公
偕斷事官鐵木爾分行西夏中興諸路周歷沙漠蓋
萬餘里所決遣者悉稱平允九年遷奉訓大夫知林

州州無屬縣得親治民公嚴法以馭吏布惠以養民
民悅其政如父母焉朝廷滋以為材遂擢朝列大夫
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按行郡縣風采聳然監
察御史表其廉能十六年超拜少中大夫江北淮東
道提刑按察使公以老疾辭上曰江淮新附之邦民
尚未洽吾元聲教非得老成舊臣孰能撫綏而鎮安
之朕固知卿高年其乘輶傳以往公整齊其大體闊
略其細故一以敦俗興化惠安元元為務歲餘江淮
之民樂其清簡之治為吏者恥其貪汙之行皆仰公
若神明焉公語同列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禮也吾敢
久貪榮寵弗知止乎即移病謝歸著家真定闔門謝
賓客娛意圖史以終其天年嘗作家訓以敎子孫導
以張氏覽而善之曰匪止家訓要以警世可也子孫
服公之訓皆以學行聞于時公享年八十有七以至
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是歲十二月十五
日合夫人尚氏之喪葬藁城縣安仁鄉南董村先塋
董氏葬是二百餘年矣子男二人曰儀終行省郎中
曰居中終靈壽縣尹二女長適郭東德次適柘縣尹
張行中孫男三人堅均基曾孫男三人興宗起宗泳
宗公既葬之三十有九年當至順壬申基撰公行實
徵銘神道之碑基之言曰昔者先公被遇
世祖列官三品德業著聞基也幼孤而弗克知幸其
一二可考知者誠懼歲久又泯泯也然而古之君子
其言行豈能盡傳于世惟其大節不誣則國史氏所
宜書也夫銘誌之作義近于史蓋銘其所可知則其
未盡知者可推而知矣天爵受其言退而述之以銘
銘曰
於赫世皇百治具張小大有位無材不良偉歟董
公中諸多巻相聘而興雍容中度疇須奇畫我其資
成實賴善政我其施之帝膺南邦未洽聲教尚資老
成德無競自昔有國黃髮是詢有典有則永綏兆
民曾無百年敖老澌盡公有慈孫嗣守遺訓考公大
節廉廉不誣爰徵銘詩式表幽墟

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中統建元之明年
世祖起中山王公為贊善大夫輔
皇太子親授之書是為
裕皇其書冊之端有親書廟諱厥後書歸王氏延祐
三年
仁宗御光天殿贊善之子秘書少監賓執其書以獻

上穆然曰是皇祖所讀之書歟朕何敢不敬有詔褒
寵王氏曾祖順贈中奉大夫太常少卿中山郡公謚
安定祖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中山郡公謚
端懿父嘉議大夫太史令恂贈推誠守正功臣光祿
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謚文肅曾祖妣趙氏祖
妣劉氏俱追封中山郡夫人妣張氏追封定國夫人
繼姚氏封定國夫人又命中書遷賓官秩及命而賓
卒延祐七年夏六月某日也當是時天子方鄉文學
賓以是啓之贈典寵已久祖考家是休澤可謂忠
於赴觴孝於親者矣公字子立寶其諱也贊善之幼
性穎開敏初從祭酒許文正公游小學四書悉能
通大旨贊善薦以星官歷法妙一世既為太史改
正曆日公亦傳其學贊善覺選為太史院保章副累
遷至少監焉公少長富貴未嘗有富貴氣容儀雅潔
若寒士然居京師未嘗謁貴人門嘗語其子弟曰吾
名臣後也當慎守先業豈可妄與新進小生交游哉
至太中尚書省因某挾異書遂起羅織之獄公視家
所藏凡涉天文陰陽家者悉焚之謹厚類此娶郭氏
太史院使守敬之孫都水少監某之女二子禎主滄
州清池簿桂補太史星曆生公享年五十有二擇殯
都城東南十里禎將以至治三年六月某日葬公安
喜縣北扈原銘曰
於皇 仁宗文治太平一時材藝咸列禁廷翳茲賢
經裕皇宸翰藏之臣家榮光有燭恭進丹陛允也其
時斯文日興亦公啓之聰明繼章褒及祖考將進大
官胡命不偶北扈之原土厚泉深銘昭厥美以視來
今

滋溪文稾卷第十

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江安傅增湘依此本校訖
正編計四十八字

碑誌五

元故贈推誠効節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
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文貞高公
神道碑銘 有序

仁宗皇帝延祐初元召江浙行省左丞高公復拜中
書參知政事公以母老乞歸養
上不許留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是歲十月母
夫人卒公護喪歸葬明年用起復故事擢拜江南諸
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又拜樞密副使皆不起
上嘗注公本容定明年冬遣使趣召仍命之曰汝以
太祥日至則能爲朕來矣使者果以其日至公惶懼
不敢辭既至入見便殿
聖眷優渥即日命近臣送至中書參知政事四年進
階資政大夫還左丞五年陞資德大夫遷右丞公自
早歲已在朝省練國故實凡選舉錢穀決獄悉其原
委事物之至應之閑暇尤善用人一時材能布列中
外或承時好黨同惡異公曰任人各以其材不可妄
有分別也當是時
仁宗皇帝事 皇太后孝養順承惟恐不至而
英宗皇帝方育德于儲宮公與一二大臣同寅協恭
承弼輔贊俾三宮怡愉九有清晏年穀豐衍民庶樂
康是則公之相業最著者也然小人不便陰偵潛伺
思有以害之矣七年春
仁皇不豫鐵木迭兒已在儲宮左右譖言倉廩空虛
傳旨命具錢穀大數以聞公曰某等備位宰府輔政
興化用賢理民乃其職也至於錢穀自有主者彼聞
之益怒居無何
仁皇賓天 英廟未立鐵木迭兒遂爲丞相擅政肆
害益昇福威睚眦之怨無不報者以己暴者得罷憲
臺公等坐視不救心尤恨之乃以公及平章王公毅
參議韓公若愚徵理錢穀又屢揚言
上前以爲
世祖之時鈔幣朽于庫桑哥等奏誅其執政二人蓋欲
以此誣殺公等賴
英廟察其無罪第罷其所居官放歸田里公始以同
知中政院事特拜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明年至
大紀元冬十月
武宗皇帝親祀太廟公充讀祝冊官禮成錫與甚渥
二年尚書省立議更鈔法公言鈔今已虛數倍若復

抑之則鈔愈輕而物愈貴非法之善也時不能用其
言出公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有旨籍京城新寺供
佛銅器以行省督視之期已迫銅不能具或欲銷省
庫錢以充用者公曰歷代泉貨孰敢擅毀有須詔發
庫鈔與楮幣兼行衆方服公之識海船歲運米數百
萬石以食京師官爲給其道里費然歲久法弊及民
者十蓋一二至是[illegible]廷命公領之分毫悉給于民公
以海漕官吏出入風濤自死一生勞効殊甚請優其
廩選以勸來者廷議是之著于令進拜資善大夫本
省左丞會平章張閭請括江南民田以益賦稅公言

國家承平日久賦稅皆有常經民心一搖恐生他變
已而迄如公言泰定之初詔以鐵木迭兒專權蒙蔽
報復殺讐拒塞言路搆害忠良等罪播告天下而公
善如獲昭雪矣超拜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佩金虎符節制諸軍時兩江岑黃數爲邊梗公請于
朝曰蠻夷之人僻居遐荒撫則治擾則亂自昔然也
竊聞岑黃初則未敢猖獗盖緣招諭官吏恣意貪求
或不如欲輙復以兵威之遠人由是不敢効順前廣
西僉憲奥屯忽都魯向嘗按臨其地威惠並著若命
爲本道帥使則岑黃可不招諭而至矣詔從其請岑

黃聞之踊躍語人曰吾豈惡生樂死者耶今奥屯侯
來吾無患矣乃相帥請附他夷小醜亦皆向化爲事
聞詔賜公玉帶弓矢鞍勒以旌其功歲餘改江浙行
省平章政事江左繁富中外徵求百至公孰知其利
病又得脫歡答剌罕爲相同心輔治專務簡靜不擾
以是民用寧一致和改元春海潮日溢齧鹽官州其
城將隨淪民大恐勅使者數輩行視衆議累石爲岸
以捍海公曰政事弗脩則變異數見今海水爲災殆
陰盛陽微之徵也君臣脩德恤民庶幾可弭若復勞
民愈爲不可矣海患不息剏西已弊又爲石岸則害

及浙東且石岸延袤百里功非十年不就而海患近
在旦暮比岸成兩浙之民俱爲魚鼈矣衆是公言未
幾海患亦息是則公之謀國保民世所共聞者其陰
爲彌縫補益人受其惠而世不及知者則亦不得而
書也公諱昉字顯卿世爲遼東右族國初始遷大名
少美風儀神觀高朗涉獵書史考求前代治忽君臣
得失興衰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設爲
論議措諸事業以表見于當世爲甫冠游京師名聲
藉甚會立集賢院以學行辟爲掾國有大政集諸老
議之公屢侍行而聞見益博擢都省掾故相何公榮

祖器其材以公轉郎之調吏部主事建言仕者歷優
歲月治行廉貪無由核實吏得並緣為姦宜書于冊
置局司之每遇轉官者驗以為黜陟廟堂從其言迄
今行之遷左司都事又遷員外郎承徽調廣海官人
稱其公還為禮部郎中奉詔慮囚燕南活冤獄若干
人改吏部郎中時入官多途選授無法公請除文墨
士為長吏雜進者貳之由是選法清而眾職舉遷禮
部侍郎浙西豪民即所居為佛廬舉家度為僧尼踰
其數因白雲宗日誘惡少肆為不法奪民田宅奴人
子女郡縣不勝其擾中書以聞公承命按治凡得民

田廬若干所還為民者若干人賄賂沒官者若干萬
浙民大悅時順德忠獻王當國選公為左司郎中贊
畫政務居多嘗以言忤權貴出為潭州路總管潭為
湖南大郡訟牒填委公決治明允頃之訟亦衰止郡
吏求補者眾公日以所決事試其可用者得數十人
部民有詐稱　制勅者逮繫數百公詳讞之止坐二
人餘皆釋不問貴官僕從恃勢擾民公痛繩以法部
內清整憲司以治最聞潭人方樂公政而公召為中
政矣公奉母甚篤居喪如禮孝行聞于郡國為人清
簡寡欲齋居宴坐終日默然及臨大事敷陳宏辯咸

中肯綮宇量宏深嘗曰人能容斯足以任天下之責
能忍斯可以成天下之務又當以靜為主焉故以主
靜名齋蓋本大極圖說云天曆元年九月公偕行省
臣五人赴召入朝十月十有九日行至陵州公以疾
薨春秋六十有五明年二月十有五日葬大名元城
縣令公鄉先塋曾祖考植金洺州防禦使皇贈通奉
大夫遼陽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魏郡公妣大氏
魏郡夫人祖考世榮金近侍局副使皇贈資德大夫
河南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妣王氏魏郡夫
人考節仕國朝為濮州朝城尉累贈榮祿大夫江浙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魏國公妣郭氏孫氏俱魏
國夫人公配滿察氏清豐監縣某之女早卒麻氏太
醫院判官贈大司徒恒國文惠公澤之女亦先公卒
俱追封魏國夫人繼白氏子男三人履補國子員歷
官戶部司計工部司程監察御史江浙行省左右司
郎中恒以公廕為太府監右藏庫使河間路總管府
治中皆以材能清慎聞麻夫人出次益側室王氏出
也孫男二人女一人
今上皇帝褒録舊臣制贈公推誠効節秉義佐理功
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魏國公謚文貞始終哀榮可謂備矣公昔掾
白雲宗撥先君以尹曹掾從行省婁豪應擢進長行省
幕府委以公為知己公薨諸子以神道銘見屬故天
爵不敢以無德辭蓋庶幾先君報德之萬一也銘曰
維高著姓世家渤海歷遼與金閥閱弗改桓桓太師
有子十人列府節度冠蓋如雲慶流于公嗣德惟肖
風度雍容訏謨廊廟肅肅長樂
天子春秋亦有春坊啟罔不同三宮雍雍百辟侃侃
民樂洽平盧遷伊遼曹是疆禦肆為誕欺惟
天子曉公歸群秣公歸祁祁于魏之野徵車既來星
言宿駕搖人猖狂公務允懷海水齧城于時為矣公
言　君臣當務儉省民不可勞志言炳炳維此江左
地大物繁公治以簡民其孔安昔公早年令譽已著
故老嘆咨期以公輔通材達變臺閣踐敭克有令子
保公烈光公雖云亡德業愈偉何以徵之國有信史
令公之鄉豐碑穹然勒此銘詩永表相賢

故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郭敬簡侯神道碑

銘并序

至大二年夏六月癸酉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郭
公薨于京師私第冬十月庚申歸葬中山無極縣歸
化鄉龍泉里延祐六年公之子中書省照磨元珪始
屬天爵狀公行請謚于朝制贈太中大夫廣平路
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謚敬簡至正七年公
之孫鑄乃克伐石樹碑神道復以銘文見屬於是上
距公薨三十有九年蓋先子嘗侍公于樞府天爵與
元珪游從來今鑄是請及見郭氏凡三世矣故弗庸
辭　昔者
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搜殖賢才興崇治功一時文武
小大之臣歷乎
成宗　武宗之朝猶克有用于世若樞密敬簡郭公
亦其人哉公諱明德字德新少長儀貌偉然力能兼
人至元初天兵圍襄有詔募民為兵公出應募中選
其父曰晃鐸長大年未成童恐不堪用縣尹馮岵試
以弓矢公蹶張挽強尹曰可矣樞密張公易聞其才
勇留之樞庭會立屯田總管府因署為史轉前衛史
諸王乃顏叛東土帝親征之樞密大臣扈行公被選
分掌幕府文書間亦執兵禦敵有勞獲賜鞍馬及還
擢樞密院架閣庫管勾改斷事官知事前衛經歷遷
樞密院都事同列坐事辭誣逮公人共冤之公曰吾
寧忍自辭以重人之罪乎未幾或告樞臣及其幕官

僉臺獨無訟公者臺臣疑之告者曰郭君實無所私臺
臣勞知公前特爲衆所誣也大德初擢拜中書省檢
校官遷工部員外郎五年京師大水盧溝泛溢決牙
梳堰壞民田者千頃關陞檄公治之公命伐荊爲巨
囷實石其中以殺水勢使復故道而堤遂完自京城
至潞道途舊渠爲御水所壞者公相地所宜皆改爲
閘斂於民由則廣積以貿之故事集而民不擾六年
海都犯邊邊民大驚宣慰司慈發倉廩獨華金帛南
販貿易市塞邊窮無繼公拜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
事賜金符尋佩虎符階奉議求實戴遣或正公緩其
行撫柔部起寒族歸蒙族擢至純敵稽天子之命乎
明日遂行至則稱綏寬復逃鄰附然乃陳備邊數事
其說曰實邊安衆策務在屯田積穀且耕且戰自古如
此今兵屯北邊有年所須錢穀不少然歲歲而輸之
運米一石其直中統鈔百餘貫費則倍之使山北每
歲有秋輸米者其家富完委輸官不敢爲姦加以路
無盜賊之虞僅可供一歲之用苟或不然利害非細
令和林之北地宜麥禾昔時田器在在有之夫京師
六衛每軍抽步士二人給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和
林寒苦漢軍不能冬若於蒙古諸軍揀其富庶強壯

者戍邊貧弱者劃之稱糧使其有成如漢軍法以相
資養置田官契倉廩嚴賞罰以課其殿最或天有霜
旱之災募民入粟塞下厚直酬之和林之錢或不足
償以江淮長蘆鹽引償之則數萬之粟可坐而致此
外別立轉運買牛二萬頭車二萬輛用軍士四千人
人月給米三斗自大同達和林止四千里百里置一
驛用軍士百人車五百輛配牛五百頭可運米二千
五百石三日一返一月運二萬五千石十月二十五
萬石備應軍儲之不足歟又曰武欲勝敵宜先練兵
兵兵精將而來往聚往年敵人抗邊我師雖衆逗遛
而不能進且海都之衆不及國家百分之一甲兵之
利非吾師之比乃能爲害何哉良由號令專一賞罰
信明士卒練習故也古者遣將出師君親推轂而命
之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
不可以兩從蓋號令不專則人心不一機會失宜而
欲克敵難矣邇者邊將欲賞有功必俟朝廷之命曠
日持久孰與專閫此勇夫所以解體當中統初命宗
王征李璮出金銀符數十有功者聽予刻令邊防非
璮可比若舉舊典授之將帥使賞罰信明則士卒百
倍其勇而於克敵何有又曰固邊安民必當高城深

甄兵志曰城郭不完與無地同而况素無城郭欲積
粟以儲兵是猶委肉於虎近年兵少失利因無固守
之地邊延退避千有餘里致使敵人侵我疆埸劉我
人民賴天之靈旋亦收復向若敵人深入不返則將
奈何今當於邊境度敵所來道或五十里或百里各
修一城引和林河水灌隍俟秋熟則貯芻粟於中分
軍戍守遣大將於和林以總之如敵人來攻一城諸
城相率以救之則我內有儲峙之堅外有攻敵之患
彼焉敢輕動乎故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
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論者若曰勞民費財未

見成功是不知邊防利害者也蓋和林國家肇基之
地敵必趣所必爭知襄陽宋之北門我得其門而入
則宋不能有所為矣於是中書下其事會翰林集賢
博議咸謂實備邊經久之計歲餘公感寒疾辭歸中
書省選為左司都事未幾參議樞密院事進擢本院
判官公以華人起身軍伍閱歷年多凡累朝兵政原
委當備將帥材能城郭山川之險邊戍屯守之要皆
習知其故故在宥密積久不遷他官又數條上軍政
謂天下雖平不可弛武功兵雖不試不可不養其力
海都無事來朝不可不為之備內外兵勢不可有所

備江南軍馬不可分散而無統及論軍士貧乏之原
皆深悉其弊廷議是其言進拜同僉樞密院事至大
之初詔汰冗員公請辭不允蓋上撫軍北庭嘗聞公
名至是賜金帶錦衣以表其勞薨年五十有二公早
遊鄉校涉獵書史自為下僚所居職辦樞密簿書歲
久繁猥公序其始末俾易檢覆吏不能為姦當國初
用兵有近臣承詔賜民十家為兵前驅既久怙勢凌
為奴婢而十家子孫陳訴不已樞臣檄斷事官讞之
公閱故牘得初賜詔其事始白十家老幼凡數千指
皆良之郭考府君諱聚金季自汴之陽武家無極嘗

施秉以賢稱里累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
太原郡伯妣程氏封太原郡君配張氏無極縣尹成
之女張尹初奇公才以女歸焉累封太原郡太夫人
子男元瑾歷知陝州開州同知河東轉運司事遷廣
平路總管卒官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所至以廉慎
聞元璋善學早卒女適中山劉雲翼大都高章章卒
官奉訓大夫濟南路推官男孫鑄補國子生女孫適
王璽爾季榮璽爾為岳州鎮守百戶銘曰
世皇御極覆幬如天封殖長養蔚多才賢廊廟之謀
軍旅之事出入左右咸克有濟偉哉郭公起身兵戎

言無不從孝無不通於皇天朝神武有偉王迹肇基
實本龍翔慨彼書迷弄兵于藩皇威恭然震讋暴強
公承明命往撫遺黎遣人既寧乃陳兵事自昔國家
選將練兵屯田積粟以求厥成君子之心憂深慮遠
言論懿歸旨其本時方治平文恬武嬉文武並用
長久之規帝嘉爾夫尸祿拱默惟身是圖其何能國
樂與君諧邦家之基王事所賴民生攸依尚思公言
慷慨奮然欲爲朝廷永樹長畫龍泉之原鄰然公墳
勒銘豐碑以勵具臣

榮祿大夫刑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維廣平雞澤兩前至死初徙家于潁公諱守中字
正卿少讀外傳涉獵書史奮然自樹當是時入官者
多由吏進公年甫二十來游京師補左司令史轉戶
部通政院司掾進掾中書公惠大而氣剛不隨俗依
違俛仰事或不可執議指陳可否直言無諱守身廉白
人不敢干以私初朱清張瑄漕江南米涉海入京師
至則遍賂諸用事人公時主治文書獨無所取大德
三年北兵犯和林從征大臣往給金帛遣人賴其惠
徵政臣奏除賞千五百員將領制勑公曰是中有官
第七品超遷三品者有武人雜選入清流者有治罪
奪官復置用者稱非選舉所典宰相是其說命徵政
覆奏止之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公上言曰昔在
世廟嘗求治分置尚書省以清中書之務明詔具
在今尚書省臣擅奪政柄變亂憲章用人無法事漸
大壞迺請中書陽廢法制當辨中書所廢者何尚書
所治者何事聞權貴大怒以公間諜兩省輔臣廢黜
田里既而尚書省臣敗誅公起家承直郎保定滿城
縣尹縣以大治擢南憲司以五事聞延祐二年河東
大雨解鹽池壞遣官治之六年復命公視其池堰督
其課歲掌臣諸公日昔宋權州觀察使王仲千著績
鹽池汝能效爲亦仲千也公益感激巡行陝西歸言
于廷請革巡鹽吏脅設官分司其他防盜之方援民
之事可悉與除廷議從之又承命往治河間鹽法請
罷煎餘鹽五萬引以蘇民力別陳十事上之遷奉議
大夫戶部主事以親老乞便養改知泗州州獄繫囚
百餘公下車數月皆決遣之民有誣寡婦爲同籍欲
奪其產者有訟田殺人誣其田主者有覬免已罪以
賂誣其胥吏者公悉辯明之抵誣者罪淮東憲司薦
其廉能擢河南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丁外艱服除調
兩淮都轉運鹽司副使公言法久則弊理宜變通今兩

瀕宿民[illegible]其當[illegible]其相度差為上下寬民所為
國輸課未嘗復役里正代償民租不然將見寬民愈
困多徙死矣公在官五年身歷兩淛郡邑悉知其弊
工本親給與民實為不敢有所掊克故事棄而課亦
溢比終更增羨五萬餘引淛省言宜陞公官遂加中
議大夫歸德知府兼諸軍奥魯勸農事知河防事公
聽訟益明訟亦衰止歲餘請致仕以嘉議大夫工部
尚書歸老于家公為人磊落明白在官思盡其職寄
以通判書歸類奏藁別著條目以進其後朝廷纂
其書亦采用焉所至訊廉興學崇化善俗瀟城沛州

歸德舊當備王聖及孔子廟而闢舍河防鍾鼓更漏驛
傳皆修完而歸德某縣微子張巡許遠祠亦居所須
皆公親董不擾於民世以是稱其材嗚呼我國家初
由胥吏取人今者亦有由是而顯故參知政事曹公
從華刑部尚書謝公讓與公居同里閈材能相埒二
公殷歷中朝並蒸進用公獨以剛直自持老於郡縣
人或不能無少憾焉然公臨民而民治理財而財豐
所去見思刻石以頌遺愛諸子皆以文學進知名于
時天之報施公者諒弗厚歟公曾祖俊妣某氏祖成
由潁州判官推知州事贈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

車都尉廣平郡侯妣吳氏廣西郡夫人考贈嘉議
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妣高氏
隴西郡夫人繼魏氏隴西郡夫人公配張氏隴西
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某官蔭國子釋褐出身文林郎
秘書監典簿翰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江西行省左
右司郎中翰賜同進士出身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德安最幼繼室溫氏出也女二人適儒士貞定
曲陽善及沃平程梓孫男五人秉易從仕郎吳江州
判官秉簡秉鈞圖子貞秉讓秉恆女一幼曾孫男女
若干公享年七十有三至正三年五月壬午以疾薨

是歲某月某甲子葬潁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天生材材匪爾殊作之興之相時以趨為吏為儒
蓋本時用是以君子憤于秀就皇有中國神武肇基
豪傑雄起法令為師偉哉李公氣剛以直理財治民
克致其力威言法家嚴而寡恩公德維厚蕃蕃子孫
蕃蕃子孫振起衍業著銘幽宮永詒來葉

皇元贈集賢直學士趙惠肅侯神道碑銘

至順三年春二月大雨雪翰林直學士趙公上言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夫仁義之政不修則陰陽叙而天以清生

物遠而地以雪未之有也某自至元中入官五十年矣日月薄蝕星文示變五行反戾皆未之學春夏雷雨秋冬霜雪雖五尺童子知其反時必能為灾按授時曆雨水正月中氣春分二月中氣也四陽上行卦為大壯今自正月雨雪至二月末已京師二月未嘗無雪連綿二十餘日雖在陰冬猶以為異況仲春乎陽和弗與陰凝弗釋蓋陽為君為善為君子陰為臣為惡為小人可不豫防其變乎中書以其言下禮部議識者知公之意蓋深遠矣夫翰林集賢
祖宗所以優異儒臣乞言議政而已比者耆舊老死且盡君子傷之公自入翰林恒以時事為念數數陳便宜謂近歲以來紀綱漸弛刑政漸紊財用無節選舉無法人才日壞風俗日偷
聖上中興當作新庶政否則海內失望不可為矣每遇臺省大臣必反覆言之聽者厭聞而公弗恤也公初試殿中司知班既而以伯父守營藏入官歷河間之鹽山蔚州之靈仙滄州之無棣三縣主簿遷忻州秀容縣尹轉雄州新城至治元年詔舉守令燕南部使者以公應詔改尹中山安喜由臺臣薦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僉四川道廉訪司事天曆元年召拜監察御史特除山東道廉訪副使改燕南道遷同知儲政院事拜燕南廉訪使以年老乞致仕不允遂拜翰林直學士公稟剛毅卓然能自樹立雖生世家周知閭閻利病筮仕佐治已有能名秀容俗頗譁訐訟者在廷公寸寧指曉曲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既而訟亦衰江有民家女為袄物所憑或能以術治者即投尾焉擊之公聞之曰約某日弗靖我往觀之袄不復作其家繪公像祠之新城審通鐵甸太保園人縱畜牧蹊田嚙桑即收繫獄反誣公訕訾太保太保怒命其長史持刑部文符案治索無所得長史直公而兩釋其事太保則由此也駐蹕莊者丞相柏柱賜田封戶在焉公始置社什伍其民丞相方在中書聞而嘉之曰縣令當如是也安喜當西南要衝使王大臣遝方使者經過絡繹前政苟簡凡館傳所需供帳器皿取辦臨時吏並緣為姦民不勝擾公具為區處道路河梁亦修治有方朝廷和買於民而直不時給歲終又以衛士馬分飼民間公以縣劇民困為言並得蠲免有游民百輩厠名縣卒會歛于民公悉遣歸南畝縣政既修公行原野勸民植桑墾田以勤農業大興鄉校延師儒教其邑民俊秀者俾知禮義之方久之

政譽播聞流户来歸者百餘家公綏其力役而優養
之工部尚書教化者由當監縣家爲乘歲惡民急數
稱貸以與民獲利不貲或不能償輒奪人田廬奴人
子女豪强武斷以亂吏治民甚苦之公發其姦遂得
罪田廬子女悉還與民公曰農之治穀猶去其莠治
民而不去其惡善人何由自立乎新城安喜咸刻石
以頌公政監察御史及部使者行過其縣民率老幼
數百人狀公行治爭言其賢遂御史使者爲不得行
以故薦公充才遂有西臺之命公語同列曰欲正憲
綱當自己始侍御史哈失不花冒占民田立劾去及

拜内臺益感激自勵首言天下既定不當有彼疆此
界之分上都官吏冝盡録用又薦翰林學士張養浩
等五人材任宰輔初平章政事速速以上之立也已
與有力恃功貪横恣爲不法會親相太室速速充禮
儀使稱疾不赴上在齋宫輒褻服入見公劾其不敬
知樞密院事也先捏將兵出禦西軍聞河南告急逗
撓不行方殺戮無辜私人婦女西軍既退有勑入朝
又不奉命公劾其不忠二人皆以罪廢其在山東燕
南廵行郡邑風采凜然貪吏聞之或自引退公仕州
縣凡四十年及任憲臺年已老矣方公少時得展布

所蘊其發施當止是耶自昔國家置立公卿大夫郡
牧邑令所以維持綱維共成治要雖有遠近親疏之
別也或者往往重内官而輕外職使循良之吏老於
郡縣而不得進若公者幾何其不至是哉公諱晟字
子昌春[illegible]對婺山人後徙易州淶水曾大父世英仕
金爲易縣令祖安壽國初倡鄉民來歸官金紫光祿
大夫[illegible]淶寧等路兵馬都元帥追封天水郡公諡
莊靖考[illegible]齊寧縣尹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
軍天水郡公諡康惠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公享
年六十有四以[illegible]京師是月

甲申歸葬[illegible]華山先塋之兆夫人宋氏祔子男
四人達從仕郎左藏庫副使禮安承事郎同知清
州事居安從仕郎宣政院照磨彥安太保府知印孫
男四人女[illegible]公孝友天性爲主簿時母夫人尚
無恙嘗有疾婢拄杖候門公自外歸扶持還室因跪
曰甚哉可[illegible]不寢視孫[illegible]難色兄亡事寡嫂甚謹
撫其孤如己子公平時食止蔬素年出五十方佐以
肉被服布帛而無紈綺子孫化之亦以清約世其家
公葬之明年制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
追封天水郡侯諡惠肅夫人宋氏贈天水郡夫人銘

曰
遠矣趙氏世宅北土顯聞中朝肇自公祖菲菲元帥
活人有功慶流後裔益亢其宗公昔少時學于古訓
剛毅自持匪今之徇歷官劇縣有法有恩誅鋤姦强
牧養善民養民伊何政平訟理樂爾室家安其田里
擢拜御史正色敢言彈射柄臣他人所難河山東西
分持憲節貪墨敗官聞風震讋縣車之請惟帝是留
公圖報稱益壯其猷時在仲春雨雪如霰陽和弗興
宜謹天變顧瞻左右豈無臣工優游清華進退唯恭
獨公之心憂世如疾鯁論讜議爲國藥石遐不黄耇
考終厥身退誦公休尚師古人遺愛在民遺直在史
勒銘貞珉永詒千祀

滋溪文稾卷第十一

滋溪文稾卷第十二

碑誌六

元故奉元路總管致仕工部尚書韓公神道碑

銘并序

延祐六年奉元路總管韓公引年謝事進官嘉議大
夫工部尚書將謀東歸士民共挽留之居歲餘公母
弟渙中廉訪使中途亦請老乃相隨出關盡公昆弟
皆屢仕于關輔風釆惠愛涵布遠邇於是長安士民
聞之爭具酒肴相帥祖餞于東門外車馬塞途眷戀
進攀不忍其去觀者感歎以爲榮士論嘉其知止命
工畫者寫其迹號二老出關圖以擬漢二疏云公既
東歸往來汴衛之間以佚老焉至順元年冬
天子親祀南郊禮成大賚四海公昆弟與賜金織紋
錦四拜而受之三年九月十有七日公薨于汴享年
八十有三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
郡侯謚康靖廉訪先公一年年七十有九而卒海内
以二公國之老成相繼淪逝咸悼惜焉公諱冲字進
道少有立志涉獵文史鄉郡儒先咸器重之年十九
挾其藝遊京師翰林學士徒單公履辟爲書寫未幾
擢户部掾江淮初定北人除官者帥憚往詔陞二等

公慨然請行進從仕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會詹事院立召公爲掾尋除本院架閣庫管勾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政事一歸中書太子詹事完澤位右丞相素知公才擢工部主事久之遷承務郎陜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大德初元選爲安西王相府郎中令又明年進奉訓大夫六年遷奉議八年遷奉政郎中令如故十年改朝列大夫知沔陽府陞中憲大夫峽州路總管未上以便親養改汴梁稻田總管轉黃州路總管丁母夫人憂延祐四年服闋移守奉元又二年始請老爲昔者國家既定天下乃置官府以成厥

功而軍旅章程食貨刑獄繕作之事日以興矣必需刀筆簡牘記載施行世之豪傑有用之士羣起而趍之方省部初立户曹之治錢穀工曹之治營造非通敏便給之才不足以當之公持文墨論議皆有餘裕始佐外郡即以清慎著聞風紀薦之遂優減其資歷及佐陜西省幕故贈咸寧貞憲王爲平章端嚴正大朝野倚以爲重公言溫而氣和平章獨愛敬公關輔自許文正公過化之後多士雲起或隱伏閭里而弗自彰若韓公擇蕭公𣂏同公恕鄭公中公言于平章皆薦達而尊禮之文風翕然丕動公爲政詳明治獄

有能迹先是六盤居民家奴數百指或怨其使歲給衣食不均使有子方七歲殺之以快其忿反以誣其他奴歷十餘年不決公讞之得實始置于理有中使代祀秦蜀山川道出延安驛以馬不善馳命從者以葦帶繫館人耳懸于柱端捷之流血館人憾之俟中使還宿驛中夜入扼其吭以死從者弗覺也明日有司疑盜殺之盜竟弗獲按其從者誣服中書命公驗治乃呼其衆告之曰中使過此曾虐汝乎衆驚曰獨嘗困苦一館人耳公徐召其人訊之遂伏其辜而從者獲免臨洮富民無子有妾方娠妻妬而賣之二十

餘年矣夫死官爲主其家貲忽一人臨喪哭曰我乃遺腹子也有司欲以家貲予之公疑其詐物色於富民之家得佛書一帙背有書云某年月日妾有孕賣鞏昌某家公潛遣人求得之詢其歲月皆合郡人驚嘆以爲神哭者坐以欺妄初

世廟封皇子爲安西王立王相府選儒臣傅之其子既嗣爲王猶慎擇其僚屬公爲郎中令凡四考朝廷重其選故久之弗遷他官公識慮周遠内正輔導以成傅相之尊外盡謙恭以脩藩國之禮輯宿衛俾不爲暴均賜與俾不告勞王深敬禮沔陽官舍民廬初

燬于火公至規畫有方完新如昔郡以網罟之利甲
天下僑士游客挾貴勢而徼利於其府者無虛日擾
政犯律未易枚舉至公一謝却之聽政而退門閭闃
然每歲孟春湖官假貸富家預輸一歲之賦謂之結
課及夏秋大水方始捕魚羨餘悉歸于已偶適歲侵
詔弛山澤之利以賑民飢湖官若之公言行省請遂
其輸賦而後弛禁從之衆感其惠及公去官餽錢二
萬五千貫公力却之嘗奉省檄錄囚信陽諸郡活冤
者衆既而復命于省或問公曰沔陽湖陂號稱陸海
人言飲之者皆得盡量果如是耶公正色曰天厨之
饌華水陸之珍有敢染指者手稻田官屬舊無公田
竊官租以為養公白于朝賜田八千畝官屬至今賴
之及奉元命下士民聞之無不相賀是郡壓於省憲
往往弗克展布公聲名素著上下敬信朞月之間愷
翁之政已洽于秦民吳有盗竊官帑弗獲執其主藏
吏坐之獄具公疑其冤弗署果獲真盗公性孝友偕
廉訪公事母夫人克盡孝養母卒表帥子姪行古喪
禮搢紳範之季弟仲少有材能公推父澤與之後果
官郡縣有聲天曆初關陝大饑民盡室以逃有故人
子挈其家抵公居數日及其母妻俱亡子病亦殆公

買棺瘞之撫其子益厚公所居必葺周植竹樹左右
陳列圖史鼎彝日以自娛表古人善言懿行遍題屋
間以為師法作詩閑雅尚清致隸書圓勁有古法客
至抵掌言笑泛及經史客爲忘歸公亦無倦不喜飲
酒食必精潔平生不妄飲食年八十餘神觀清明步
履輕便盡所養者厚完斯其有以異於人也韓氏世
居漁陽上谷遼金以來族大而盛位列公侯將相富
貴赫奕與劉六符爲人望趙思溫等號四大族咨因
門閥時人比唐崔盧公曾祖諱玉明昌五年登經義
詞賦兩科進士第入翰林為應奉文字卒官河平軍
節度副使祖諱琦元光元年以材勇應武舉授慶陽
府司錄判官累遷昌武軍節度使金亡始家于衛皇
贈亞中大夫衛輝路總管考諱天麟國初以明習法
令歷官吏禮部員外郎兵部郎中累贈嘉議大夫兵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曾祖妣馮氏祖妣王
氏妣梁氏元配黃氏繼室氏王氏梁氏黃氏並追封
南陽郡夫人辛氏封南陽郡太夫人子男二長汝霖
承事郎同知息州事轉內丘縣尹擢陝西行御史臺
掾次閏童早卒孫男二曰禋曰禧公以薨之歲十有
一月十有一日歸葬汲縣親仁鄉康公里天爵少侍

家庭數聞先公稱當代名公鄉士每及公之昆弟及
來關中又聞士夫高年者尚能談公遺政會汝霖謀
刻公治行於墓之碑而以其辭見屬詞曰
金遼有國韓爲世家將相蟬嫣門閥輝華溫溫郎官
家聲日起法令爲師廉平佐理篤生諸子皆賢而材
伯也翩翩名與仲偕出佐省曹長幕王相貴畫周詳
士民所望廉以律已冰蘗自持明以察冤炳若著龜
久列關輔允著遺愛上書引年士民興歌鍾鳴漏盡
或不知休貪祿持寵貴爾之羞維公伯仲風節喬厲
進退雍容表儀當世帝嘉其行寵錫褒章天益相之
俾壽而康昔人有言知止不殆爰述銘詩以勸有位

元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贈集賢
直學士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世祖皇帝建立臺憲以肅紀綱以正風化其爲國家
治安之計蓋深遠也賢才彬彬布列中外既久而猶
賴之以爲世用若故治書侍御史韓公亦其一也初
至元間公以儒士明習法令擢察院掾辭去侍親
官江南歷十餘年不仕御史表其孝廉擢掾中臺遂
除架閣庫同管勾出爲山東道廉訪司經歷憲使陳
公天祥薦其才召爲籍田署丞遷司農司都事擢拜
監察御史除陝西行臺都事進內臺都事拜山東道
廉訪副使轉淮東道以養母辭歸母喪既終調湖廣
行省左右司郎中改河東道廉訪副使進拜漢中道
廉訪使又遷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公自管勾凡十
三遷其散階至中議大夫蓋入官五十餘年終始不
離風紀昔者臺憲建立之初本以登崇俊良糾劾貪
暴訓農興學輔世安民而已或者矯亢以爲高苛刻
以爲能是豈祖宗建官任人之意乎當時進用大抵
多老成忠厚之士故能作新憲度贊襄隆平而至元
大德以來仕者各盡官守言責朝野清簡無事是豈
偶然者哉公于其時承國家治安之餘踵諸老步武
之後所至奉法以公御史以肅俾善良獲伸徼倖者
無所免一時號稱賢部使者今攷其行事而精神心
術之著尚得序而銘之以爲來者之法焉公諱中字
大中資簡重寡言笑自少不妄交遊讀書惟務踐履
初掾中臺即著廉聲殆長山東幕府簿書品式無不
中程登萊告飢公承檄賑之民獲其惠司農所以訓
農務籍田所以供粢盛其播植之勤勸課之法朝廷
必擇人如公者居其職未嘗以散冗視之也公在六
察言事尤切并晉地震居民壓死者衆當蠲賦稅以

休其力江淮歲凶民以男女質錢或者轉賣爲奴當出錢贖之歸其父母西域富賈大商居中上者當著版籍與民同應徭役諸王所辟監郡監縣往往非才或父兄方官路府子姪又列州縣上下締構蠹食其民當同守令三年遷轉仍父子相避及不許需次官所内外諸司多假公營私日乘急傳馬多走死驛户困而流移當設法裁省其濫廷臣多從其說公在憲府及佐行省用刑悉本哀矜嘗盛暑治獄逮者數十人獄具分臺以聞事久未下公約其人俾歸及期則至既已治罪羅拜而去京師之民有夫死疑其妻殺之者獄十餘年不決公辯其誣釋之武昌之民兄弟畜一獵犬省臣將籍其家公言國制華人畜鷹犬獵者没入家貲今當以不應畜犬坐之且萬無弟兄俱坐理衆是公言止坐其弟公每偕五府録囚必再三詳讞或言彼辭已具當置于法若從其反不愈淹滯乎公曰民之犯罪始則有司簿責次則風憲審理朝廷復遣五府共讞之者正惟或有寃抑若止以郡縣成牘爲是將見死者銜寃地下寧不負國家好生之德歟聞者是之及其治有罪者則亦未嘗少寬假也和林宣慰司盜粮萬石公發其罪治之湖南宣慰使受賕千定事覺賂中貴求援公劾其事正之有嘗爾抵承命爲郡佐官者公極言其不可罷之泗州民飢公按部至其境曰比請得可則野有餓殍矣首捐俸稍以倡僚吏大家爭先出米得萬餘石全活若千人海獠爲梗故事調兵誅之公曰遠民素無教或相讎殺出没不常其俗然也若遽兵之則將害及平民請守險隘以遏奔突彼窮自不能出矣朝議從之鳳翔歲旱公帥憲人禱于郡之龍湫歸及中途而雨秋果大熟公平生尤喜薦士所薦者多知名于時事母至孝得其歡心庭有植竹而芝生焉翰林姚文公集賢蕭貞敏公賦詩頌美謂公誠孝所感云韓氏居燕世仕遼金名爲衣冠大族國初徙家于衛考府君天麟累官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南陽郡夫人梁氏公及其兄工部尚書康靖侯冲並顯于世公娶高氏先七年卒享年七十有二累封南陽郡夫人三子汝楫由河南行省照磨進承務郎岳州路推官汝霖歷同知息州事内丘縣尹陝西行臺掾史進承直郎揚州路海陵縣尹汝梅未仕一女適郭居仁汝霖以公命爲康靖後公享年七十有九以至順二年九月甲午終于淞

梁寓舍十月庚午葬汲縣親仁鄉康公原有司以聞
制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
侯諡貞孝銘曰
洪惟　世皇宅中圖治稽古建官文武皆備當國之
初法簡而寬寬則易弛刑獄滋煩肅而正之乃建臺
憲翼善去邪不戒用勸群賢彙征百度斯貞惡爲泰
和九有宴寧公于其時接武諸老言有所承動有所
致孰爲矯亢忍是苛刻不吐不茹剛柔以德其言伱
保其儀溫溫淮海秦晉公徃咨詢士勵于學農勸于
野囹圄空虛民無寃者自昔多士責在樂育成周之
隆詩歌棫樸至元大德蔚乎才能如公一門伯仲偕
興時方治安才不勝用內朝外廷周有輕重天篤其
慶公壽且康有子奕奕令聲孔揚刻石載文允著厥
美尚世公官以貴風紀

元故朝列大夫開州尹董公神道碑銘并序

國家有世德之族曰稾城董氏由其父祖皆以忠義
許國孝友刑家才子賢孫亦各思自樹立是以清規
雅範相傳百年不隕其家聲嗚呼非祖考德業積累
之厚朝廷治化涵濡之深其何能至于是耶公諱士
良字善卿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趙國宣懿公諱昕之
曾孫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贈推忠翊運効節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
之孫資德大夫僉樞密院事典瑞卿贈體仁保德佐
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
文忠之子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清獻公士珎之弟也
大德初公起家承直郎保定路曲陽縣尹轉承德郎
同知開州遷奉議大夫知博興州移知滕州陞朝列
大夫開州尹公入官三十餘年僅歷五考積階至正
四品不克大有所施而卒識者惜之然其故家風範
之嚴君子豈弟之政亦有可紀者焉初正獻公薨
世祖思其謀猷獻替之益召見諸子公偕弟故陝西
行臺中丞士恭入見
上熟視之指公謂左右曰是子純善甚肖其父遂命
弟兄俱列宿衛無何公以母疾謝歸久之遂承世澤
持身以廉毫髮無所私所至以化民興學為本曲陽
民有善持官吏短長者辭則入縣詈吏人莫敢何公
械于獄晝俾入市繞之惡少望風屏息五臺勑建佛
宮西僧入京師者道出其邑供億浩穰民不堪命公
言于朝請裁省其冗濫仍令分行旁縣少舒民力從

之邑陶縹瓷歲貢有常是年色幻爲赤奇異可玩公曰禮奇器不入宮今若輸之是求媚也朝廷若復欲之民何由致悉毀而瘞之人服其識博興學廩不足養士公捐俸以䘏之士師興起于學州民有輩母行丐市中矯俗以爲孝者公諭以養親之道其人慚謝改悔卒以孝稱及閩清獻公喪解官會葬時以交悌多之滕州歲旱民飢公下車發倉賑貧之全活者衆齋沐出禱而雨歲則大穰爲政不施鞭朴第務以身帥之民亦化服老幼誦公之政不絕口公嘗以事之曲阜孔氏族人有相爭積年不解者聞公慈祥之政感而相謂曰我輩所爲愧見董公遂相友睦如初公宦滿貧不能歸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卒于滕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三是歲十月歸葬九門先塋公沉默簡重無疾言劇色性樂安靜不能隨俗俯仰生長大家接人遇物謙抑若寒士隨牒仕郡縣閭無不足之色宗族父兄布滿朝著赫然貴顯未嘗一言以求進取盖雍容進退有古君子之風爲家貧奉養清儉稍有羸餘即分遺親族之貧者嘗書壁以自警若曰積善獲慶不善則否造物者寧有私乎又曰草木各有時而榮人可不堅所守乎故自號因窮子母趙國夫人顧氏元配牛氏先卒繼唐氏李氏子男守咸慮主武邑梁縣簿今從仕郎真定衡水縣尹治民有聲女適燕南鄉貢進士王惟賢先正有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袁楊二族名德俱隆斯可謂世家矣董氏自忠烈公起家今傳七世子孫群從盖數百人雖先後出處不侔然皆清慎純篤蔚有賢譽不謂之世家可乎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以董氏爲稱首公亦能守先訓者也銘曰

世祿之家驕淫矜侉古昔猶然何今之嗟趙有董氏冠盖盈里巍巍相門濟濟才子佩玉簪裾執禮弗渝百年相傳具有範模公侍禁庭長承父澤雍雍以和不大聲色歷典郡邑嘉善韓姦鞭朴不施民用孔安公之父兄位列將相公官于外白首猶壯致君澤民內外相繼世德之族邦家之基何天于公弗大厥祉公文有子子賢而文克肖克承公佚之復于焉其徵琢石徵銘表公墓道凡代大家文獻是考

元故榮祿大夫御史中丞贈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冀國董忠肅公墓誌銘并序

御史中丞董公既薨
天子聞之震悼賻錢二萬五千緡給其喪靈車南還
命所過郡縣發卒護送又敕詞林奉常議封謚加贈
推誠佐治濟美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肅及葬子鎧遂來請銘
蓋公生長世家歷事五朝清規厚德爲時名臣是宜
勒銘幽宮昭示後世按公諱守簡字子敬少端重如
成人不好嬉戲族長者奇之稍長出就外傅涉獵書
史兼善騎射年二十餘入備宿衛
仁宗自居潛邸喜聞民間利病臣下能否公裔直未
嘗失特出入尤謹禮節 上察識之先是公兄守中
僉典瑞院事 上一日特命公爲集賢侍讀學士公
奏曰臣兄弟以先世之故並侍禁廷臣學行不如臣
兄遠甚夙夜祗懼惟恐不及臣聞國家建集賢置學
士本以論思獻納輔翼聖德臣實不任其職
上悅曰惇崇謙讓卿家法也朕爲卿成其美詔以守
中還集賢公官典瑞階朝列大夫世族子孫聞者師
其于讓矣 上雅愛尚文學勅印真德秀大學衍義
分賜侍臣俾知忠君愛民之説公與賜爲朝暮誦習
必欲見諸行事時承平歲久機務多暇左右間進以
酒公從容陳衍義沉湎之戒
上嘉納之遽命却飲
英宗臨朝威嚴若神廷臣慄慄畏懼公以清謹愈見
親信 上將有事于山川丞相栢柱請公使蜀公歸
上曰卿來何暮對曰臣祠事畢道經關中見民飢饉
移文行省俟發粟而後行是以來晚
上曰卿朕之汲黯重加賜爲典瑞掌尚方符璽公父
祖昆季恒久居之公在職十年不遷它官未嘗有所
陳請 文皇入立進階嘉議大夫出爲淮安路總管
三年移守汴梁皆有治績當天曆用兵之後江淮大
旱田苗槁死民無所食公下車首倡僚寀捐俸以活
之郡大家爭爲出米及錢凡居者則給錢治生不令
流徙過者則具饘粥食之慮有蹂踐之患則處以寬
大之所盡三月而止未幾朝廷發粟之令下公始沛
然足周其民矣淮安居南北之衝江南貢賦皆由邗
溝入淮以達京師歲久邗溝填閼又值旱乾水涸公
請因歲歉官出錢募民濬治以通舟楫行省是之踰
月功成公私皆便明年夏麥將熟天久雨公齋沐致
禱而雨隨止職田所入公以民罹飢荒皆不忍取嘗
曰治民當除其暴則善類安淮安宋總管者黨與十

餘人專持官吏短長爲郡民害公發其姦杖而遣之
闔郡稱快他州刑獄田宅昏嫁之訟久不決者憲府
屢屬公治之公持之汴民老幼數千相帥遮留數日
不得行公以一騎潛由它道而去汴梁獄訟尤煩公
聽決益精明民以爲神齊人欒某因官家汴既沒塋
焉有弟利其資産迫嫂發所藏返葬于鄉嫂不顧行
匿其夫枯骨一體弟訟之官嫂遂下獄隣有豪民欲
乘急賤買其田宅乃與弟共賂獄卒殺嫂以病死聞
公疑其冤訊之即伏弟及豪民獄卒皆死宛丘惡少
構同黨武斷鄉曲衆不能堪諷同黨殺惡少挈其妻
出走事覺官執惡少族人坐之公閱其牘問曰惡少
之妻何往乃擒同黨訊之具得其情族人獲免汴人
迄今頌之不忘甫朞擢海北道廉訪使改江浙財賦
總管無何又擢江東道廉訪使公莊嚴正大風節所
臨遠近斂服貪吏聞風或自引去廣海猺人數出爲
梗俘掠良家子女數百人而湖廣省臣總兵者玩歲
愒日公劾其罪罷之移書行省別遣官調兵大破猺
人悉以子女歸其父母江東同僚有不克遵憲度者
公即退歸田里未幾召爲大都路總管固辭不赴
上遣使賜以上尊勞而趣之公以京畿多勢家大族
留以威嚴鎮之適豪民犯法杖之幾死上下震讋歎
肩之閒翕然稱治遷樞密院判官奉命董治屯田舊
時院官治屯田者絶無所據故禾麥屢登倉庾充實
元年董治者侵漁百端至公始復其舊宣大和會詔
賜幣四端以旌其勞至正改元擢山東道廉訪使未
行拜中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又除浙西道廉
訪使未上拜內臺侍御史尋拜湖廣行省左丞階資
善大夫改拜南臺御史中丞四年詔拜內臺中丞國
家以三臺中丞之選非勲舊德望不輕授之董氏自
公之伯祖忠穆公文用世父忠宣公士選叔父士恭
文公父子仲兄守庸相繼爲之衣冠傳爲盛事公列
臺臣朝著清肅薦舉務求碩才執法平允不苛嘗嘆
文吏用法深刻故人多怨蓋屬心忠厚類此九月拜
中書左丞階資德大夫尋命知經筵事中原頻年水
旱民力困弊是歲夏秋大雨河決曹濟之閒既而盜
起青徐郡縣多被其害明年民大飢轉死者相枕藉
公言于兩丞相出粟與幣分行賑救是時省中漢人
惟公晝夜深思拯民之策形容爲之憔悴有司以患
盜爲言或曰當嚴刑以治之則盜可戢公曰民之爲
盜迫于飢寒今不思所以裕民而欲濫刑以逞威將

民盗愈滋矣或又曰昔狂寇范孟伏誅而連坐者甚
衆與群盗表裏交構汴梁危矣公曰罪人既已正法
汴縣一時信文書奉行容有不知何得俱以爲罪况
况事在赦前豈可使國家失信於人更重其反側乎
置不問者百餘人朝議因盗發奏漢人不得執弓矢
法甚重　上曰董左丞父祖佐
祖宗征伐取天下豈得偕漢人禁之賜良弓二命其
族人皆得執弓矢如舊制會大比進士命公董之既
已廷對銓曹以入粟補官者衆無官授進士公曰
列聖興學作士所以選賢登治也今進士擢第而曰
無官授之是輕問學之士而重入粟之人也豈不貽
天下後世譏笑乎遂賜進士官有差四月
上北幸命公留守京師乃出御服以賜又命公董修
遼金宋史刪訂至正條格七月復拜御史中丞六年
四月進階榮祿大夫公辭
上曰卿先世伐宋有大勳勞卿事
先朝及朕忠勤不懈故特進階一品卿勿固讓遂曰
車駕至行幄又解御衣以賜
上之眷遇公者非他宰執比也五月庚子公以疾薨
于位春秋五十有五六月癸酉葬九門先塋公世爲大

十八

定興城人曾祖俊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贈推
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
忠烈公祖文忠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贈體仁保
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
公父士珍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清獻公曾祖妣李氏
祖妣顔氏妣棠氏俱封趙國夫人公平生廉慎自持
雖同官餽遺一無所取弊衣蔬食不擇甘美俸禄所
入遇祭祀則致其豐崇族貧者昏喪皆有所給公退
杜門讀書而無私謁所至敦勸多士興起于學淮安
汴梁皆新學宮及三皇祠宇家居教子必延碩師里
中寒家亦使子弟執經就學師之所需皆公資之藏
書萬餘卷以遺其子子亦嚮學有聞公配烏氏河南
道按察使提之孫贈秘書郎處士冲之女封趙國夫
人能通經傳大義治家有法次王氏克執婦道子男
二長鉞早承家訓終內供奉次鐙有政事材搢紳推
重女二長適秘書監丞鄭鄴次適崇福司丞張璽頤
孫男尚幼初清獻公既葬
天子勅儒臣製銘賜公刻石公在政府不敢告歸疾
革命鐙鐙卒成公之志公薨鐙詣韓公事甚勤故以

十九

立朝大節以及片言細行惟恐遺軼鏟也可謂能子
矣銘曰
於赫 太祖奄奠中土豪傑彙興先後景附桓桓忠
烈以忠殉身天報之豐燕及後昆或典兵戎或掌符
璽帷幄之謀耳目之寄昆仲群從皆賢而才門閥巍
巍福禄鼎來家範雖正亦本賦與公性醇誠不茹不
吐入直禁闥莊慎而謙歷持憲節威容孔嚴惜才如
渴愛民如子炳炳相業著在信史開國性公趙冀疏
封殆公五世錫爵攸同克貽有終斯永厥世克念其
初斯善于繼既達其流益濬其源子繼孫承尚永勿
諼

滋溪文藁卷第十二

滋溪文藁卷第十三

碑誌七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諡文安謝公神
道碑銘并序

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贈國子祭
酒輕車都尉陳留郡侯諡文安謝公諱端字敬德葬
武昌江夏縣洪山之陽至正二年冬天爵來官鄂省
其子請銘公碑首哉
祖宗既撫有夏盡收豪傑者俊尊禮而任用之考定
憲度賛襄樸平逮大德來故老日漸淪逝後學之士
隱伏于山林州閭而弗克奮
仁宗皇帝獨出睿斷肇興貢舉網羅賢能於是人材
輩出以文學政事著名于世若公者蓋亦表表可述
者歟延祐元年八月公中河南鄉貢尋丁内艱五年
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同知湘陰州事秩滿赴調京
師由故相張公珪薦擢國子博士進儒林郎改太常
博士階奉訓大夫轉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官三年就遷待制官朝列大夫凡再任階中順
大夫選爲國子司業陞亞中大夫復入翰林爲直學
士公之先遂州青石人宋季避兵出蜀居江陵至公

始家武昌曾祖繼先祖元貴考雄曾祖妣黃氏祖考妣皆牟氏祖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陳留郡伯妣封陳留郡君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陳留郡侯妣封陳留郡夫人公卒以至元六年夏五月庚午享年六十有二葬以是歲秋八月丙申元配陳留郡夫人史氏祔子搢補國子貢以公蔭為石門丞公世儒家侍郎深通玄象發言驚人江陵制置使孟公珙辟禮之居數年忽中夜叩其門謂孟公曰流星出張翼後西方七郡所應占為夫丞亡其實當之明年荊襄大將死實應之其後所言皆驗公

資穎異畢十歲時讀書江陵郡學習為科舉之文援筆立就屢出同舍生上其師異之弱冠借故禮部尚書廣陽宋公本從王公奎窠溥講明性理之學俱有才名郡人以謝宋稱之翰林姚文公燧以雄文擅當代讀者或不能句公獨見並與其用意所在發之姚公大喜即以茂材薦之初仕湘陰時年尚少然發擿姦伏已歛使老吏有所懾驚為國朝宗廟之制範金為主泰定四年夏四月甲子有盜入第八室竊之明日當時享衆議爲位祀之公言四時之祭皆用孟月有故即用仲月今盜入祏室震驚神靈時享當用

仲月奏可其請公教胄子嚴毅方正諸生凜凜畏服講說經義能明聖賢之旨諸生質疑請問無倦夜則引燭課試程文亦使漸趨平實不為浮華淺薄之說凡士子鄉舉會試廷對及國子積分公數與考第之列所取者多博洽有聞而初學小生往往被黜士論咸服其公公為文辭簡而有法序事核實言無溢美累朝信史與冊詔諸當代公卿祠墓碑版多出公手嘗慨近世士習卑陋故備辭尊務高古以不同俗為主嘗選文若干卷其於前代君臣得失古今文章美惡歷歷能道其詳迹宋金國興廢及物賢否亦皆精

熟嘗以不克纂述三史為憾天曆至順以來郊廟祠享禮儀討論裁訂公多與焉蓋世之於公第知其文學而已不知公政事之材為可稱也湘陰學宮故弊公始新之暇則考其所業而學者始知興起西鄉有隄護民田餘千頃堤壞官歲修之以為利民困捕魚發掘以納夏潦至秋徵租雖鞭笞無從得遂及隣鄉公私病之公計其工役予論民貴恭出粟若干石身督其民築之堅完迄今不廢先是賦役不均豪宗大姓數免貧者不勝其苦公命具書民田于籍差其多寡役之田无貫者帝校省檄為總徵武斷鄉曲締搆

路府持州長吏短長官不能何公至或訟元貴擅其妻不還公取狀閱之同列顧左右趣公獨勑吏作符召之曰否則吾就縛之元貴不得已而出公示以狀即服杖而遣之亡何又犯法杖而揭其門書惡焉元貴徙傍郡終公任不敢歸盜有殺賈人及從者三而攘其財棄屍井中其家累訟于州及府皆以無佐驗不為理公徵服宿盜重索廣得其實躬往捕之盜不伏并收其妻鞫之妻時時仰視其屋公曰異在此矣屋蓋新葺夫附為椽蓋使公發視之財悉藏椽中盜遂伏實出四人屍井中為詭獄以入神之部使者聞

其名或他州獄訟弗能決者亦檄公治之公去湘陰二十餘年民猶頌其遺愛公在朝著以文字為職業從容多暇慶陽宋公時已登翰歷官省曹事或有所疑輒從公論決悉中肯綮衆皆推公材識惜其不果於從政也當宋之去士之有材名者朝廷皆被徵用初無南北之間若程公鉅夫燕公楠陸公垕是也公湘陰之政所試者小而人已愛其惠若見諸大用當何如哉歐陽公玄誌公之墓謂公才器宜居言官處政塗世以用不極為恨蓋猶愈於既用而餒人望者也嗚呼士有挽賢藝能而不克盡施于用者豈獨公

乎銘曰

於皇　仁宗景運天開肇興貢舉網羅異才　如風驅雲如山有臺博帶褒衣群賢彙來

帝始思賢當守興嘆公應明詔奮起江漢射策王廷才華有煒其儀委委其言佩佩筮仕外郡造茲氏庸相國為賢薦登璧雍皇皇多士景從講古述今文治昭融乃入禁林掌帝之制潤色之工辭典而麗論著信史是有凡例簡册尊嚴垂範來世豈弟君子邦家之基公於從政有猷有為治化既同海宇一時維楚有材晉猶用之公用弗極言廷行遠洪山之陽有墳有衍樹以栢松勿伐勿翦列銘貞石維壽而顯

元故朝列大夫禮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昔歐陽子善為銘章論次賢士大夫功行至於朋友故舊握手言笑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未嘗不感嘆致意焉今於任君之卒而儕流為之痛悼者也天爵與君三為同官相從最久暇則杯酒論文繼以談笑風議君儀容偉然若古松栢豈意遽哭其喪而銘其墓歟君初為翰林從事及見諸老儒耆宿接其緒餘為編脩官應奉變字凡紀載之體祈禳祝之文亦皆有法丁皇考尚書憂服除調汴省檢校官

會　文皇帝入立秉興經汴擢河南憲司經歷明年改江西進南行臺御史盛暑秉傳詣廣州按問省臣盜海舶罪又分行閩浙而浙憲官相訐持奪印章失風憲體皆劾去召拜中臺御史偕同列糾浙省丞相貪墨杖而奪其官風節峻整遷禮部員外郎稽訂禮文省節浮費尤多詔選官録囚郡國天爵特佐右曹以君薦宰臣或曰彼儒者可乎某曰正唯儒者能治獄也陝之諸州西南極金洋褒鳳北則綏麟葭丹山川險遠荒寒君親歷之歲餘始還界能活冤獄若干人未始有一濫死者君為人廉靜簡默不妄進取其為憲僚簿書出納纖悉有方吏畏伏莫敢欺詆然臨事則忠厚識大體性至孝自尚書卒獨奉其母有弟五人貧不能家君屢請補外官以養親及其諸弟不克如其志卒之日家無餘貲笥無新衣弔者莫不悲之中書省容而下各賻鈔若干貫始克買棺擲治其喪君諱格字大正河南洛陽人享年五十有八其曾祖考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樂安郡公次公妣樂安郡夫人梁氏祖考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樂安郡侯用妣樂安郡夫人楊氏皇考亞中大夫戶部尚書秉直母樂安郡夫人朱氏君娶樂安郡君某氏有男五歲曰典牛女十歲曰漳其葬在洛陽水南原其卒至元四年戊寅二月十三日也銘曰

中壽而終匪夭而凶郎官御史匪否而窮何厚其材不俾其隆歸咎無所納銘幽宮

元故翰林直學士贈國子祭酒范陽郡侯謚文清宋公墓誌銘并序

宋氏世家京師公諱褧字顯夫由進士出身卒官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塋宛平縣香山鄉擬山原衛州路安仁縣尹贈戶部尚書枝之子禮部尚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謚正獻本之弟母曰范陽郡夫人李氏至元甲午戶部主興山簿公生邑中稍長流落江漢間綴學勤苦戶部為小官祿薄公兄弟授徒以為養皇慶初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延祐六年抉其所作詞詩從正獻來京師清河元公明善濟南張公養浩東平蔡公文淵王公士熙方以文學顯于朝見公伯仲驚嘆以謂異人爭尉薦之會蔡公王公試大都鄉貢士正獻名冠第一公文亦在選中以辭額不足而止又三年汝陽曹公元用蜀郡虞公集南陽李公本督公辦為考官公遂擢第除秘書監校書郎安南使者朝貢而歸選公充館伴

使將別使者以金為賮公却之改翰林國史院編脩
官㑹事院立選為照磨尋辟御史臺掾辟轉太禧宗
禋院照磨元統初選翰林脩撰與脩天曆實錄承詔
祀天妃于閩海登舟風作舟人皆懼公曰吾奉
天子命函香致虔以海漕為禱又何懼為頃之風息
竣事而還復號至元之三年拜監察御史時災異並
臻公言
列聖臨御治安百年
皇上繼統未聞過舉今一歲之內日月薄蝕星文垂
象正月元日千步廊火六月河朔大水泛濫城郭八

月京師地震毀落宗廟殿壁震驚神靈望朝政未脩
民瘼未愈所致然徵宜集大臣講求弭災之道務施
實惠勿尚虛文疏可上荅天譴下遂民生臺臣以聞
上命中書集議弊政詔天下京畿之東霖雨傷稼饑
殍盈路公按行見之倡言其故朝廷出鈔若干萬貫
命公賑之生者不至于流亡公之力也出僉山南廉
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盛
暑冒霧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為心宜城民
與富家爭刈麥共毆而死乃賂縣吏俾一人承之公
得其情坐吏及共毆者罪安陸寡婦有罪自經或疑

其夫兄及妹婿殺之屍爛已不可驗遂皆誣伏始則
曰以寡婦私逸用棠木杖擊死棄屍溝中次則曰用
山桑及栗木擊之而死公疑用杖不同乃曰寡婦之
骨得無損乎命他官發墓驗之而寡婦尚以繩繫其
頸於是破械出二人獄國制獲盜五人者得官應山
民被刼巡徼執五人坐之以冀官賞獄具公疑而訊
之果皆良民而巡徼以罪免非公之明五人者死獄
中矣是皆司刑者辭避而不肯為公一一能直其冤
人大稱之嗚呼世以儒者迂闊于事情濡滯于時務
常鄙薄之彼則舞文法以肆苛刻專逢迎以為變通

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至正之初改陜西行臺都
事月餘召拜翰林待制還國子司業勑脩遼金宋史
公分纂宋高宗紀及選舉志書成超拜翰林直學士
賜白金五十兩織金文綺四端尋又命兼經筵講說
明白屢承恩賜搢紳以為榮公學務博尤喜為詩自
少敏悟出語驚人嘗曰造語引事皆當出唐以前不
然則非唐矣有文號燕石集若干卷集選本朝詩
曰妙品上上曰名家曰賞音曰情境超詣曰才情等
集又若干卷鄉曾號稱多士公兩被命考其鄉貢又
嘗為廷試讀卷官選擇精詳士論推服其在風紀薦

士尤衆鄜州孝子段懋父沒執喪哀苦廬墓三年不歸貧士葉墳寒暑不懈公核實其行遂旌異其門閭國人託寅者少侍父官家隨屛居讀書不事進取荊襄士多稱譽之公表其行于朝果徵用焉公性樂易家雖甚貧待親友無所靳當官有守或上官同列事不合義言不中度雖迫之以聲勢誅之以福禍公毅然操持不變是則公伯仲家庭講學之功抑亦國家庠序養士之所致歟公享年五十有三卒以至正六年三月甲午葬以是月庚子贈中大夫國子祭酒輕車都尉范陽郡侯謚文清娶劉氏封京兆郡夫人二子顥顗補國子貢六女在室公先世墳墓在京師故城南宜泉村歷戶部橋葬江陵正獻始兆擬山公將遷戶部柩北歸以貧不克疾革猶以為言公葬猶子中書掾璜序次行事來請銘天爵昔官朝著公及正獻休旬數過吾家或論文史或評古今執憶二公皆以盛年相繼去世然則銘公之墓非故人之責歟銘曰

仁皇御極天下文明崇儒稽古多士斯興惟公伯仲時稱二宋出應明時祥麟威鳳憲臺秘府詞林璧雍優游清華論議從容士貴多聞尤貴絕識擩之有要斯能不忒公居官守事不詭隨咢咢其節抑抑其儀天生賢才惟以治世胡不百年為三有事洎乎委順歸窆故丘咨爾後人尚承公休

禮部員外郎王君墓誌銘

元統乙亥春正月庚子禮部員外郎王君文若景星甫卒中書憲臺署賻鈔若干貫治其喪是月庚戌歸葬其鄉先塋其友左司員外郎張惟敏屬天爵書君官世行治為之銘昔者國家設都于燕保定真定皆為輔郡一時材臣官于朝者嘗甲他邦君世真定安平人以儒起家為保定校官尋與儒官諷郡人舉子學故相蔡國張公方以司徒家居薦其材由是聲聞于朝會張公復入為相辟君為東曹掾出官承務郎兵部主事轉中書檢校官擢拜監察御史遷戶部員外郎改禮部積官朝散大夫君少孤貧長耕于野暮歸讀書至古人奇節偉行心好慕之故其為人磊落明白毅然不苟威笑言論切直人有過輒面斥之在御史府號稱敢言將臺臣有為姦利者事覺賂中貴求援君廷爭之卒坐其罪承詔按事北邊劾罷行省平章一人風采凜凜薦拔士之賢而在下者十餘人材任風紀又言蔡國張公父祖再世積有勞烈天曆

之初諸子橫罹戕害官籍其家宜華正之以為昭代勳臣之勸及官戶部錢穀金幣力能止其濫出者蓋君平生果於有為類此初來京師與今奎章閣供奉學士尚師簡淮東鹽運使賈星淮西廉訪副使趙知彰太禧院判官韓鏞故刑部侍郎苑希晦時時從游賦詩飲酒以為樂已而俱顯于時君與希晦獨相繼去世搢紳惜之君享年五十有三疾革道命其家甚悉葬卒不亂曾祖逵其諱祖質考瑁皆以經訓教授鄉閭考以君貴贈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母劉氏贈安平縣君娶段氏封安平縣君有妾方娠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惟昔相臣求士報國匪苟于同好是正直侃侃王君氣直而剛不變其守君子之方材未盡施正畫而隕爰述銘詩尚其不泯

元故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黃公墓碑銘并序

閩有名士黃公諱清老字子肅由進士起家累遷奉訓大夫湖廣等處儒學提舉至正八年八月庚寅以疾卒官舍享年五十有九明年五月己酉葬邵武縣龍岡津之原諸孤模樞還其弟梓請銘墓道昔者天爵與公同官詞林又同奉詔撰次國史故不忍辭按黃氏光之固始人諱惟淡者徙閩五子各明一經世號黃五經家貴溪令知良第三子也居邵武之和平鄉及子倩生植樹于門曰汝大則吾宗蕃衍既久樹乃暢茂倩有子二十一人宋元豐間其孫德裕官少保又再世通為右司郎中母弟景從與其子步之屢試南宮不偶曰吾家累世文藻今造物獨予吾父子奇之豈將畀其後乎至公果中科名步之生寄孫是為公考以公貴贈奉訓大夫知福清州驍騎尉邵武縣男母夫人詹氏封邵武縣太君公資穎悟甫日如書五歲日記數千言七歲學屬文鄉先生李玉林見之嘆曰是可繼黃五經矣國朝受命內附之初前修碩儒猶有存者而大猷之傳性理之學往往專門名家公日從諸老講求其說聞見猶廣聲聞彌著同舍生或趨世所尚為吏以事進取獨公篤志勵學不變如初父之部使者薦為建陽學官年始弱冠士已推服邑之儒先嚴斗巖者里居季年有詔徵之不起公師事之斗巖曰吾昔受學于熊勿軒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公自是於六經四書之旨恍若有得進三山書院山長弗就挾書入深山中益究其所未至於是國

家開設貢舉十餘年矣泰定丙寅之秋郡守舉公應
詔浙省之士試者恒數千人是歲公以春秋擢居第
一明年會試中選廷對賜同進士出身中朝搢紳多
知公名而禮部尚書曹公元用翰林直學士馬公祖
常請留公居館閣遂除翰林國史院典籍官未幾陞
撿閱官又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脩官　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終國有大故命公與
天爵脩爲成書四十卷又奉旨分纂
明廟實録皆藏史館又嘗執筆扈行上京凡朝廷有
大議論除拜祠享詔令祝冊應用之文公皆學士虞

公集歐陽公玄謝公端獲與討論是時
文皇崇重儒術左右侍從有以公姓名上聞者元統
初時宰請罷貢舉已而詔復行之乃命中外作興學
校以經術造士行省提學皆慎其選公是以有湖廣
儒學提舉之命湖湘之間士尚文辭公申嚴課試經
訓遠近知勸吏白廣海學官或有冒濫當覈實之公
曰三苗久阻聲教今方會同中國士夫衛犯瘴癘往
爲之師甚可矜念吾何忍於逆詐手提舉月俸於學
廩給之比歲擬郡縣公田多取其直公不許每貿與
之歲藩省大臣屢請公校文去取精詳士論推服公

善教誘後進初在朝著宰執王公懋德史公惟良及
一時名公卿各遣子弟執經受業四方之士亦有不
遠千里而至者作成人才居多爲本四川行省參政
歸暘僉燕南廉訪司事王儀監察御史篤堅不花中
書左司都事田復太常奉禮郎程益應奉翰林文字
李綱則先知名者也風紀之官列薦公可教國子廷
臣方議召公而公卒矣故聞其訃者咸爲之盡傷焉
公風度凝重廉靜慎密一室蕭然圖書自樂居京師
不妄造謁世以是重其學守文字典雅詩飄逸有感
唐風存于家者二千五百餘篇又著春秋經旨若干

卷四書一貫若干卷學者爭傳習之公元配蔣氏先
卒贈邵武縣君繼室吳氏封邵武縣君亦卒子男六
近仁早逝次棟樞梓杞櫝皆業進士女三長適上官
文本次吳國瑞幼在室公事吾夫人盡孝養每欲奉
母之官夫人不忍離鄉里公數以省母在告世稱其
孝焉嘗訪得嚴滄浪故居將築室其斗巖祠之前果
今卜葬密邇其地諸子尚能成公之志歟銘曰
閩居東南山川綿邈士處隱約如玉韞璞海宇爲一
文教聿興鄉有碩儒來師來承歲月其徂耆舊日替
國無仁賢孰與共治設爲貢舉網羅群才無間遐邇

崛起草萊英英黃公博雅温厚和氣所鍾惟閩之秀
冠衣楚楚入對大庭周旋雍容蔚有典刑歷游清華
編摩信史公於春秋深究厥旨總齊郡學振興皇風
祁祁多士禮義唯恭世皆謂公宜教胄子年踰知命
遽止于此士思公學心其好而嗟爾閩人室邇遠而

朝列大夫監察御史孟君墓誌銘

至元五年春正月翰林備撰孟君擢拜監察御史是春連日大風晝晦君帥同列言當備省更化以彌天變章上不報會臺檄君巡視河防南至汴潁秋七月還過其里即移疾上印綬使屢促之堅辭不行未幾瘡生于臆以是年冬十一月七日卒踰月余自維揚北還聞之弔于其家其弟沂曰吾兄之塟尚未有銘子與吾兄同游成均同官翰林交義最篤其為之銘按君諱泌字道原世家陵州曾祖祐國初為其官將兵保其鄉邑祖郁不任父秉彝某郡教授累贈秘書少監平昌郡伯輕財好義喜交當世名公卿士君幼受學于其父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侍故御史中丞許公師敬游京師補國子員能倍文暗誦經訓師友異之久之以積分中高等生補國學錄又舉至治元年進士除冠州判官政餘讀書不輟入翰林為編脩時天爵為典籍官東平王公士熙治書中臺辟天爵為掾以疾辭尋用君為之果以材稱未幾復入翰林為應奉文字從幸上都還以父憂去官服除調漢中廉訪司經歷憲使與其副不和君貲盡無事歲餘辭歸召為備撰中書辟刪訂條格書未及進而還六察君為人謹厚不妄言笑可任以事自免喪家居數年不事進取及被召士始相賀皆謂君且大用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也夫君享年四十有五塟州西南某原母平昌郡太君郭氏娶戴氏贈平昌郡君繼李氏奎章閣承制學士泂之女封平昌郡君子男某某俱幼女適王某銘曰

士方志學期于有為或負其能弗偶于時君仕中朝
名聲祁祁端車正轍執柁其馳我銘玄宅尚識深悲

元故廣州路儒學教授傅君墓誌銘

至順三年新喻傅君與礪挾其所作詩詩來游京師不數月公卿大人皆知其名交口稱譽之蜀郡虞公廣陽宋公方以斯文為任以異材薦之會今天子即位詔遣使者頒正朔于安南以君才學為之參佐受命即行至真定驛啓制書覩之上有王瑞君曰安南自陳日烜已絕王封

累朝賜書皆稱世子今無故自王之何也使者疑未決君獨請行至都堂白其事宰相大喜立奏改之安南之人往往以中國使者不習其國風土多設譎詐以紿使者至是君一一用言折之彼遂讋伏不敢相傳或郊迎張宴勞衆或盛飾侍姬侑酒君皆卻之曰聖天子遣使者來所以宣布德意不當重擾遠民至日世子出郭迎詔帥國中之人共拜聽焉明年安南陪臣執禮物來貢闕下君以功授廣州路儒學教授湖南及廣西帥閫爭欲辟君為掾皆辭不就於是繕完廣之儒宮復學田若干畝未幾遘暴疾卒至正二年三月某日也君諱若金與礪字也其先由相州因官家湘潭唐廣明初避亂再徙臨江遂為新喻人宋川陝宣撫處置使燮有孫曰雲紹興初假工部侍郎使金為通問使生新與令紀紀生循州倅元余元余生韶州簽君平君平生司戶价价生頤頤生朝奉大夫實之實之生曲江簿允迪允迪生明可是為君父其母胡氏君賦質清美自幼為詩出語驚人弱冠游湖南宣慰使阿榮招延于家賓主吟詠不輟久之薦為岳麓書院直學即棄去卒年四十兩娶皆孫氏無子父命以弟若霖之子德麟為後二女宜男宜弟俱

幼將以至正四年正月十二日塟新喻擢秀鄉玉陰山君學長於毛氏詩尤喜漢魏盛唐諸作其詩數百篇多可傳誦及使遠方果能以專對之才稱宜有銘銘曰

士之窮經本以致用詩三百篇有諭有風達于從政專對四方其或弗能空言奚裨偉君言詩上本風雅漢魏盛唐作者之亞持節侃侃佐使南交言諭遠人玉帛以朝我述銘章納于君墓後生學詩勿溺章句

滋溪文稿卷第十三

滋溪文稾卷第十四

碑誌八

故真定路儒學教授節軒張先生墓碣銘

至元季年桑葛專政勢傾朝野親戚黨友布列藩方忤恨睚眦輒中傷以危法中外震慄燕南宣慰使八吉桑葛之妻弟也恃勢為虐郡縣官屬聞京師為桑葛立石頌功業於是亦為八吉樹碑以阿其好故節軒先生張君方為郡學官衆以碑文見屬先生正色力謝却之度不可居即歸田里一時士論莫不重其風節其後桑葛敗誅八吉亦相連坐而碑遂焚毁先是稾城有大儒曰王公若虛仕金季直翰林崔立刼發時相而黨與請為立建碑表功詠王公銘之公曰作之則壞名節弗作則死孰若死之為愈竟辭弗作先生與王公生同里閈習知其流風餘烈故識見之卓能若是也嗚呼士大夫以文章名世當有學識以立名撿況金石之文義近于史可以易為之乎若先生之潛德高行可不銘之以表見于後世乎謹案國史院編修官董君士廉所述行狀先生諱延字世昌家稾城之故郎里幼嘗與群兒戲水濱衆泅于水先生獨不為動儼然如成人元帥董公王公見而奇之

始令肄業于侍其提學軸既長學文于李翰林冶先生稟賦既異用力清苦問學高出時輩我國家既一中夏乃用金宋貢舉舊制試士中選者復其家先生兩試于鄉初以明經擢前列又以詞賦冠多士而聲問日益彰矣故相董忠獻公經略山東辟先生為統軍司諮議時李璮初伏誅先生與參議高公逸民請宥脅從以安東土無何以親老辭歸父之禮部尚書趙公椿齡復薦于朝遂除真定路教授先生教人崇尚名節學者興起事親至孝親疾不解衣帶親喪哀毀踰制鄉人範焉聚書數千卷築重屋以度之為學孜孜老亦不懈或解經傳之訛或訂史學之失至于氣候之暄涼交游之言論悉筆于冊日有程度所著周易備忘十卷中晉書二卷要言一卷讀通鑑詩二卷困讀記二十卷文集十卷稾城學舍歲久弗治先生帥邑人完之邑中大族若董氏趙氏王氏鈕以將相勳閥之貴各遣子弟執經就學先生師道尊嚴諸生賴其訓誨進多貴顯益振其家聲先生享年六十有二以至元二十七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卒葬新豐鄉杜家原考諱德用累官行軍萬戶妣史氏配郝氏子男崇稾城縣學教諭女適侯某王某劉某皆士族

也孫男三思賢思溫思問孫女一人適藍孝純曾孫六庸訥謚某某某先生世本農家考府君國初奮出閭金降將武仙殺元帥史天倪復據真定諸郡連兵討之考府君亦帥勇士五十八人夜潛入城縱火鼓躁城中震駭仙走西山遂復真定居常訓子孫曰吾少長兵間雖驍勇見稱于衆然恒以不齒士籍爲恥汝曹當學爲儒以續詩書之澤縱不富貴家道亦光故先生服膺先訓卒以儒名子孫迄今修學爲士銘曰

儒者之學貴守名節勢利易行當全吾眞金石之文大書特書義近于史言不可誣嗚嗚先生爵巖義正惡彼姦邪斥其諛佞歸休雍容著書滿家風節峻整道德光華富貴無能或鮮知愧訖之空言亦祇以與咨爾多士操觚摛辭嗚嗚先生企其齊而

安先生墓誌銘

至治壬戌仲冬甲午恕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有二二子熙煦皆前卒孫堅以是月戊戌葬先生於藁城縣安仁鄉夫人劉氏祔焉先生諱松字庭幹太原離石人也金亡還真定曾祖全廣祖昇皆不仕考滔眞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於家庭尊隱行知聲聞偉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歷鎮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遂謝事歸吾徐建寧令不赴時年五十餘矣先生爲吏廉謹治獄多陰功所去吏民見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於家嚴條要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明白不爲繳繞章句學尤善爲詩溫厚和平得詩之意暇則與翰林王公唱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充養完粹毀譽欣戚無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位雖卑而名愈隆年益高而德彌邵若先生者可謂廉退老成君子矣銘曰

寒暑代謝天道之常仕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著昭代進不爲污隱不爲泰道周于身化洽于鄉年及期頤邁然而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猶稀猗嗟先生比德者鮮刊銘幽墟克示悠遠

姬先生墓碣銘

君諱文龍字伯陽姓姬氏河東絳州人也世業儒宦曾祖璉祖泰考德妣王氏金之季年考府君避地襄鄧間人渡江居郢雖遭時多艱所至必擇師教子故君自少卓然有立宋咸淳四年以詞賦擢進士第六授迪功郎主郢之京山簿能聲籍籍用部使者李應

春錢塘孫郡守程貴爲轉從政郎岳州教授判湖制
置使注立信聞其名辟郢之長壽令進承直郎尋藩
僉書判官廳事庫廩倉粟皆君司之持身至廉一毫
不以自私亦不以深刻聚斂爲務時天兵圍襄郢蘇
急儲金帛以犒有功郢有金數萬兩君一日閱實而
數不足主者於法當死君曰是必急有所需乃命償
之至元十二年襄陽降天兵棄郢不攻而南郢之守
臣乘便冒種官田竊廩金入其家君不能止乃收故
牘藏之曰他日事覺悔無及矣宋亡朝廷遣使者稽
核故宋金帛之在庫田土之在籍者入官於是貪者
相繼獲罪惟君獨無所汙夫幾例以故官授之君歛
身而退出家于郢倡徉林壑以終老焉當是時來爲
荊閫及部使者多中朝舊家鉅儒如史公杠姚公燧
楊公師文馮公岵皆重禮君尊俎笑談日相樂也而
姚公馮公亦就家郢各遣子弟執經受學姚公疾革
語其子曰吾世衣冠大族有如不諱喪禮勿徇流俗
祀先生深明禮學汝當咨之公薨君主其喪衣衾棺
斂殯葬之制悉遵禮經觀者敬焉初君逮值父母疾
廬墓哀毀三年不歸與其弟光州文學掾俍能同居
無間言蓋其孝友之實見于行事類此非徒誦讀
文而已君性耿介或有餽遺一切不取人有過輒面
折之一時官府多求君文章傳以爲榮君亦因與藏
規未嘗以一語相詭恍荊襄山間九月桃復華部使
者以爲圖求言君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聖人筆之
于策九月於卦爲剝而桃復華表于按部之境抑亦
民和之所致歟識者知其言之爲有任也郢舊有白
雪樓郡守撤而新之極其宏麗屬君記之君曰財非
天雨工非役鬼一旦規飾逾昔誰之力歟昔魯人爲
長府閔子騫曰何必改作及高大其南門聖人書之
曰新作垂戒之意深矣郡守惡其詞直蔵之不以示
人君曰他日必有書吾言者後十餘年中書參議何
公庭蘭命刻諸石君享年八十以延祐七年某月某
日卒葬長壽縣東十三里祖墳之側將終索紙悉書
遺命了然不亂娶眉山楊氏故宋參知政事棟之從
孫女子男鏞將仕佐郎主婺州金華簿擢湖廣行省
掾女適張通陳壽傳長茲皆儒家子滋爲玉沙縣
尉孫男同南嗚呼宋季士三百年可謂厚矣及其
亡居高位者往往喪其所守君以小官能晦迹山林
易其業是可尚乎故表而銘之銘曰
[illegible]晉勝國吾眷士一時幾忘有所恃[illegible]江漢一旦[illegible]

話人才倜儻匪風靡卓哉姬君學詩禮立言制行類
有恥身雖退藏名愈偉尚百千年石不毁

內丘林先生墓碣銘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捻攬豪傑布列有位循處道德之士遯迹林壑安車四馳聲而用之至元十九年詔徵容城劉文靖公因爲太子賛善未幾辭歸復徵爲集賢學士遂不復起海內高其節義後而作興者不無人焉順德內丘林君蓋其一也君諱起宗字伯始當四方會同程朱遺言流布遠邇君誦之知敬用志堅苦或有所疑思就有道而正焉于時卑懷許文正公已老劉文靖公恭然以風節問學著名當世君欲往從之游無以爲介擔簦負笈齋沐立於其門者三日文靖嘉其立志之卓命序弟子之列君聞其講說深思體踐極其至而後已文靖少然可獨稱君爲善學久之以家貧思省其親文靖授以治家之法君歸而行之家日益裕已而復往卒業會文靖卒乃還君事親孝溫凊定省皆有禮節親喪盧墓克盡其哀行既著聞士之從者益衆君儀容奇偉衣冠雅潔晨起正襟危坐雖造次頃刻未嘗不整齊嚴肅及與人言則和氣滿容講授經訓毫分縷析使諸生心領意會出入左右咸中規矩名公鉅儒道出其邑即請見焉見者若有所得鄉閭之人禀乎性恐有一不善爲君所知觀感而化者多矣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爲學道之標準心學淵源圖以爲入聖之極功及作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齋家說共數十卷大抵皆以程朱之言爲主至大間故相王公結來守順德始聞君名于朝及長天官復論薦之君年既高所造益深優游丘園玩心神明以佚老焉享年七十有六復號至元之三年二月九日終于家葬邑西南永安里門生會葬者百餘人燕趙之士識與不識皆悼惜之君曾祖恭妣劉氏祖安妣田氏考泉妣張氏娶李氏繼劉氏楊氏李氏子男曰欽女適儒士張郁李秉直張喜安次以疾在室昔我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習以記誦詞章相誇尚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明斯道一時師友講習若河汾伊洛之盛劉文靖公繼之士皆知趨正學不爲異術他岐所惑文正公被遇

世祖徵居相位典教成均而門人貴游往往仕至顯官文靖公既出即歸學者多窮而在下傳其師說私淑諸人兩公之門雖出處窮達有所不同其明道術

以正人心蓋未始不一也然而宦達者聲名顯而彰隱處者其德業或堙晦而無聞于世君卒之八年余友兵部員外郎楊君俊民以進士范諄狀君之行爲請夫賢者之墓宜有銘天爵生晩不及識君向官六察嘗薦知名士十餘人充國子師君亦與焉豈憶今復執筆銘君之墓乎銘曰

維天之生賢兮將以爲世軌也明道經以紹墜緒兮維道之所履也嗟若人之好脩兮懷瑾瑜以爲貞也凜冰霜以貞固兮奮節義以勵乎已也紛時俗之躁進兮若波流而風靡也彼智者之過兮下愚者之無恥也袒先哲之爲依歸兮愼所行而知所止也銘以昭其隱德兮尚多士之興起也

故處士贈祕書監祕書郎烏君墓碑銘

汴有隱君子曰烏君諱冲字叔備其先大寧路川州人君後親官汴家焉君明經勵行高蹈深隱享年五十有二延祐二年五月十八日卒葬通許縣之西原後三十四年外孫槀城董鑑奉母氏趙國夫人之命來請銘初靜修先生劉公因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道德風采聳動四方士之從者日衆君年出二十亦來授業以公卿之子素習富貴冠服車騎鮮明華好既贊見歸三日不返諸生皆曰是豈眞實爲學者歟翼日君博帶褒衣執經趨席抑磨豪習凜若寒士諸生嘖嘖驚嘆劉公亦甚喜之君爲學淸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數年始一歸省蓋惟恐學之不及也初值父亡即能行古喪禮三年不居于內宗族賢之父居官廉家無儲積諸兄宦游他邦君獨奉母旨甘常具母亡哀毀前喪其家益貧日宴食或不充意泊如也榜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劉公嘗集已所爲詩百餘篇表年以命之曰丁亥集寓意深遠讀者或弗深曉君爲註釋以達其意眞定安君熙通經學右數欲謁見劉公不果君盡以所聞告之安君由是深有歎焉當是時君聲名聞海內憲府藩方薦者以十數仁皇御極銳意右文一時儒士多不次進用當路者方擬召君君居成均教冑子而君卒矣士論嗟惜久之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君祖考塔塔兒台國初歸軍民諸界河北迎謁太祖有勅賜名修捻虎者命導太師國王南伐累官龍虎衛上將軍易州崇寧軍節度使行川州元帥府事考榥初襲父官充北京路捻管佩金虎符歷尹眞

文彰德濟南諸郡卒官嘉議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
按察使有名當世三子長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某
次同知息州事某季即君也祖妣李氏妣劉氏配崔
氏眞定路治中德昭之女有賢行中外姻族以為表
儀追封宜人子男二人杞承事郎黃州路麻城縣尹
梅不仕女二人長適汴梁路捴管李經次適御史中
丞董守簡鏜之女也讀書明大旨治家有禮法知求
金石之文以彰其親賢矣哉孫男三人焦勲烈女一
人幼嗚呼古之人蓋有不仕者矣或全身以避地或
矯俗以干名孰能安于義命之正審于出處之宜以
求合乎中庸之道者歟若靜修先生劉公不可尚已
而為君者能忘富貴聲利之欲知慕高尚潛洵之樂
其胸中所蘊亦豈一時之人所能窺其萬一乎是宜
厚次行事揭于其墓之原銘曰
委質為臣隱約善身出處雖殊仁心則均國之四維
禮義廉恥進不由道何以曰士君退于家惟志之求
善以及人而心休休卓哉劉公君學是企槃槃是見
來者興起

焦先生墓表

先生姓焦氏諱悅字子和祖考思金季隱懷之武陟
從眞定考德義以孝行聞于鄉先生弱不好弄端重
如成人始入鄉校即知嚮學師弗煩于訓誨稍長從
敬軒吳君游吳君明經先生講求誠意正心之學若
有所得自是一言一行皆求合乎矩度同游者敬而
畏之不敢狎侮焉我國家初定中土取士之制未遑
仕者悉階吏進先生迫于親命俾習律令夜則讀書
或達旦不寐嘗與同郡安君熙講說六經之旨伊洛
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一時朋友皆自謂弗及也
久之辟州佐史未幾謝去又辟為郡掾曹數月辭歸
蓋先生持身廉正不樂隨俗俯仰以故退休于家奉
親之養溫凊甘旨盡其職執親之喪衰麻哭泣合乎
理三年不宿于內君子以為難家庭雍雍雖盛暑必
具衣冠以見子孫子孫亦皆緝學脩行先生弟恒早
亡其妻趙氏守節自誓朝廷特表異之皆先生之德
有以化之也豈惟家人化之而鄉閭亦知景仰焉先
生嘗曰學者將以行其學學焉而弗踐履何以學為
哉故晝之所行夕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則有所不為
也鄉之先進若翰林王文泰公惄齋安先生咸器重
之燕南部使者復以憲府掌書薦亦辭不就中臺御
史表其學行可為人師遂授眞定郡學官先生勉起

祀職訓誘諄諄唯恐不至而學者亦樂聞其說歲餘
不出歸其居曰先齋家事不復關白詠誦詩書以佚
老焉享年七十有二至元三年丁丑夏六月壬辰卒
是月丁酉葬郡城之北大安鄉游家里先生之妣王
氏鄒氏配趙氏子男二鎮先卒次埜女適稾城尉劉
景祖孫男二立本治進士業次習耕女一幼昔先參
政府君與先生交雅厚其為掾曹蓋同就辟先府君
擢掾河東先生贈言曰君行哉止豈非命乎蓋安於
義理類此先生既卒六年天爵之官鄂省拜謁墓下
埜以墓表為請夫以先生潛德篤行當上太史垂範
後世顧惟晚學豈足以發其萬一然不可以無言也
先生始學為詩即有理趣其詩百餘首詩譜一編
並藏于家銘曰
允乎其若虛確乎其若愚歛之歸蕭淵乎自如奉親
居喪執禮弟諭我述潛德以表諸幽墟百世之下尚
徵其為齊魯質行之儒乎意

濮州儒學教授張君墓誌銘

吾鄉有博洽宣弟之士曰張君諱在字文在其學自
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
方言地志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說靡所
不覽既久而能不忘屏居閭里環堵蕭然聚書萬卷
誦習校讐風雨寒暑不輟也賓客學子經過從游有
問輒應愈叩而愈無窮然亦未嘗以自矜也其為人
和平樂易孝於宗親蚤失其父獨奉母氏家雖困窮
自奉清約養生事死必稱於禮與朋友交克盡誠款
氣和色溫怡然不忍相違也人或犯之置而不問聞
人之善稱道不已人苟有過未始一語及之嗚呼可
謂博洽宣弟之士矣君世真定稾城人幼時嘗侍諸
父宦學他邦聞見日廣年二十餘始還真定又從鄉
先生侯君受業大參王文恭公休致家居君恒往來
聽言論於左右所學益大以肆延祐初元詔郡縣賓
興多士有司以君應詔遂以春秋中其科明年春試
禮部下第時貢舉初興試者銳於一得既而被黜者
譁言不公至作謗詩譏詆主司君即日束書而歸曰
是吾所學未至也朝廷方崇尚斯文作興士氣凡與
計偕者授以校官有差君得真定儒學正典訓諸生
懇懇不倦初成均制登歌樂以祠孔子至是郡國悉
欲為之古樂廢已久憲司求能通制度音律者共議
屬君君秉傳詣餘杭稽圖制器審音協律數月完歸
春秋釋奠必奏其樂鏗鏘之音升降之節觀者悚然

思見隆古之盛矣國家既以文藝取士士之進也不繇於是人人思奮於學而中州老師存者無幾後生或無從質問聞君善教來學者益盛經其指授多中科名君既明習春秋以貢舉唯許用左氏公羊氏谷梁氏胡氏之傳然四家言義互有異同君比輯其合于經者為四傳歸經以授學徒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數千人而考官必得碩儒士方厭服至治癸亥御史中丞曹公伯啓監試淛省以書幣延君遂偕宣城貢公奎江寧楊公剛中長沙歐陽公玄考試其文及禮部取士淛省得人居多泰定間故翰林待制彭公寅亮屢薦君多識故事宜居史館不報乃衡資調濮州教授泊然赴官振舉學職山東學子遠近至者常百餘人君晝則分經講貫夜則課習程文久之疾作或勸君宜少休則曰教吾職也敢以疾辭乎猶講說如平時而疾益劇矣以至順二年四月廿八日卒于官舍年五十六濮之官吏及諸儒生共割俸以佽為治棺槨僦車載之歸葬其鄉君曾大父某不仕大父玉承事郎永年縣尹父君鐸上都留守司掾妣孫氏娶羅氏子男二人務本治進士業立本尚幼是歲六月十日葬君稾城縣張家原里人國史院編修官楊俊民以狀徵銘其墓夫爵自掄角時從親老京師閒歸鄉里輒與君游每獲多聞之益嘗嘉君之賢而竟不果顯聞于時悲夫故為之銘銘曰

維古於學貴多識匪術才華緼為德待歟張君資挺特篤師古訓廢寢食典學校文臨郡國多士鼓篋樂矜式神於君子壽何嗇石著銘章示無極

故靜觀處士劉君墓碣銘

劉氏世家上饒唐季有諱逮者仕于鄱徙居鄱之清溪六傳曰宇宋慶曆二年登進士第官至祕書丞其弟曰定皇祐五年舉進士官至尚書吏部侍郎皆有譽聞于世為郡望族君諱傳字芳伯祕丞六世孫也曾大父咸大父允芝宋迪功郎父孔昭母胡氏君少學于家庭迪功府君教誨甚嚴君讀書清苦日記千言前至元時江東部使者柳城姚公燉按行至鄱鄱之名士黎君廷瑞吳君存偕迪功府君同往造謁君操几杖以從姚公愛其穎慧命題賦詩君援筆立成姚公嘉歎期以遠大迪功府君居常訓子孫曰吾家世習詩禮蓋三百餘年汝曹勉旃無墜先業君感勵奮發遂窮五經尤深於易推明程朱之傳復輯諸儒之言以輔翼之又輯大學中庸要語以授學者名流

著聞江浙湖廣兩行省提學官各以校官起之俱不
就廷祐　天子賓興多士鄱之郡守首以君名應詔
君曰吾之所學果能合於主司之好乎自是深居不
出聚書數千卷討論皆造其極郡人爭具禮幣延致
於家塾而師法焉君有弟曰仁曰儀可各以所學承
教鄉邑顒望來歸深衣魏冠諸子侍列一家父子兄
弟以道義相切劘若師友然視聲利泊如也君晚年
獨喜為詩雍容沖雅五言諸作深得陶韋之體佳時
令節杖屨倘徉清溪之上蕭然若與世相忘者中臺
御史列薦其行集賢院臣表以靜觀處士之號爲君

室程氏前三十年卒終不復娶或問其故則曰獨不
聞曾參之事乎後至元六年二月某甲子君以疾卒
享年六十有三子男曰貞孫女尚幼某年月日卜葬
君於鄱之和風南鄉苦塘原以程氏祔既葬門人程
與權來請銘其言曰鄱自昔為文物之邦邇年鄉之
老成若黎君吳君皆相繼淪謝今君又亡吾黨後學
小子將何所考德而問業焉余感其言為之銘曰
清溪漣漪可以樂飢劉氏來居世篤詩書遭時弗弋
歷年三百詩書之傳獨有遺澤溪水之清可以濯纓
咨爾雲礽尚保幽貞

張文季墓碣銘

張君諱綱字文季家居京師以清修博雅聞于時卒
不仕終其身當至元大德間民安晏然年穀豐衍朝
野中外號稱治平公卿大夫咸安其職為士者或退
藏于家優游文藝樂以終日而世亦高仰之此其承
平人物之美後世不可及矣君資高爽佩服儒素讀
書而不求官治生而不謀富稍有贏餘即購鼎鍾彝
器法書秘畫真收偽黜日得日奇明窗棐几布列展
玩作而喜曰古人不可見矣流風餘澤是尚有可稽
焉人欲傳觀亦不甚惜或以遺文古事求質於君君

考訂辯覈皆有援据可徵非妄言以自詭者也君處
家雍睦動以禮法自持齋居靜深竹樹茂密無世俗
囂紛之雜間為詩詩亦多清婉可喜久之遂顯名京
師當路者欲薦用之君不屑也一時名公碩儒東平
張公孔孫高唐閻公復汲郡王公惲柳城姚公燧涿
郡盧公摯濟南劉公敏中皆傾蓋與君友休旬令節
相帥諸君焚香煮茗鳴琴觴酒脩然娛樂京師之人
相傳以為盛事君享年五十有四以至大二年九月
十五日卒是年十月十八日葬大興縣燕臺鄉可大
里張氏塋兆文安人五世祖俊生興興生福福生瓊

金季避地河南事定北歸遂徙居燕以詩書教授學者子暐歲戊戌以經義中選著儒籍贈中順大夫兵部侍郎娶李氏封清河郡君三子伯曰經復業進士卒官太常檢討次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季即君也娶劉氏二子鉉雲南行省宣使蚤卒次逢吉由國子學正累遷太史院校書郎官第七品贈君從仕郎文安縣尹劉氏封宜人至元元年春逢吉由蔺城尹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錄君行事來請銘天爵曩在成均與逢吉及其從兄今禮部侍郎景先游慕其家世儒雅故序而銘之銘曰

去古日遠古制寖微文物聲明孰究其遺圖象鼎彝
君子是寶匪以玩物稽古之道冀冀京師軒蓋塞途
豈無居人孰可與娛洵美張君愔愔大雅覩利在前
如棄土苴顧瞻其家圖器猶存以詒孫子永著斯文

滋溪文稿卷第十四

滋溪文稿卷第十五

碑誌九

元故武義將軍漳州新軍萬戶府副萬戶趙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姓趙氏諱伯成真定人也考府君偉國初以才勇從丞相史忠武王平金擢黑軍百户歲庚申公始襲職隸萬户邸公麾下移兵戍守歸德己未從邸公濟江攻鄂中統三年李璮反公與賊戰有功邸公旌幣三端改隸招討使野德迷失麾下別將授都軍百人至元十有一年天兵渡江從攻沙陽新城陽羅堡因戍黄州進攻隆興撫州建昌皆下之十三年宋亡宋臣陳宜中張世傑挾益衛兩王走閩海表年官人圖復宋其下倡亂從之閩大擾公從招討使攻建寧降之行省署公建寧安撫司達魯花赤是時守禦未備有盜萬餘起南劍來犯建寧棚郡西河上公隔水而陣一矢射死賊首衆皷勇進凡數十戰斬首不可勝計血流于河水為之赤生擒又數百人獲鎧仗無算省錄其功復署公建寧路軍民達魯花赤明年攻泰慶元民亂公討平之吴聖公倡浦城人為亂公勦除其衆左副元帥高某薦之複以公兼權建寧路萬户

於是招募土兵千人教之擊射皆號精兵盜聞公威名或斂避不敢犯民亦少獲其休息焉朝廷嘉之特錫金符制授武畧將軍管軍千户公益奮激思自效十七年春都昌民杜萬一挾左道媚人表僭名號構亂一方公偕方安撫生擒萬一磔龍興市賞公白金五十兩復以管軍萬户守建寧十八年制授管軍揔管進階武義將軍是年秋漳州高安賊作樹柵以為固公命作雲梯先登攻破其柵擒之二十年冬黃華賊起公引兵覘之抵范墩與賊遇敗之又抵歐寧之黃屯與賊遇又敗之斬首不知其數餘皆敗走復屯歐寧之板橋公又敗之未幾賊號二十萬復來分擾建寧四面以視必取公潛出兵水南賊發矢如雨下公不為動乃泅水以濟諸兵從之大呼殺獲無算賊披靡遁公追殺之且行且戰三十餘里僵屍蔽藉被山野又捕虜數百人時黃華餘黨散在政和之青州及獅子巖者公皆破之賊患遂息行省檄公守松溪政和兩縣二十四年移南劍是秋松溪賊作公又平之招諭民之脅從者俾居其鄉乃還鎮是冬鍾明亮兵起公偕福州路達魯花赤脫懽捕之轉攻南劒及邵武諸盜皆大破之平章拜降表公前後戰伐以聞制可其請超拜漳州新軍萬户府副萬户二十六年冬平寧化黃土石門等柵二十八年省府以漳之龍巖群盜之所出入移公守之乃招諭賊魁謝大老等來歸二十九年漳浦賊作公從樞府臣破之復留公守雲霄隘於是招諭曾小虎歸化而曾大虎負險不出公復以兵臨之大虎亦降其餘黨尚為民患公提勁兵搗之省臣以南詔之地控制循梅潮廣諸郡檄公鎮之仍捴雲霄之兵凡二年盜不敢犯民甚安之大德初元劇賊劉大老犯漳州境公將兵迎戰刀中公項及腰猶與賊戰不已于時公年六十七矣遂移疾北歸行省不允公復以為請久之方聽其去至大二年正月十有九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七葬真定縣新市鄉別駕莊之西原公貌魁梧力能兼人平生大小蓋百餘戰身被十餘創其勞勤何如也初公至閩閩人即降同列建議請計口徵銀為贄禮號令嚴急民大驚恐公榜通衢立罷其事合郡歡聲如雷呼公為佛建議者暴死民大稱快公綏緝新附簡易寬厚民以為便立祠祠公迄今不廢嗚呼昔者王師代宋曾未數年降其君臣墟其廟社已而遺民在在蠭起何其取之之易安之之難若是歟余讀周書每歎

周人感殷之易安殷民之難也大抵古今人情不甚
相遠益知書之為可盡信公毋高氏夫人常氏如夫
人者七子男四人仲立德明寧老仲信女三人長適
真定劉某次適建寧謝某幼為比丘尼孫男十人成
立君佐君澤君弼君哲君傑君讓君和君祥君瑞曾
孫男二人真保閑保公歸元子仲立嗣仲立卒弟德
明嗣德明卒仲立之子成立嗣成立卒今其子真保
嗣焉天爵與公同里少嘗拜公酒酣耳熱語其平生
戰攻之勞英氣凛凛真一世豪傑之士哉銘曰
南北分裂
世祖荒之滔滔江漢一葦杭之宋社既墟頑民胥動
借曰余復交刃以鬬荷矜為兵裂裳為旗動萬為群
以殺為嬉公往夷之小大百戰殲厥渠魁執俘以獻
惟昔閩越文物皇皇何于斯時大肆猖狂蓋有所恃
地險而遠新造之邦未洽國典慨彼昏嚚以干大刑
幾三十年嶺海始寧維公虎臣多著勞勩身犯矢石
出入瘴癘
天子錫命副長萬夫傳子及孫世功弗渝白髮求歸
優游隴畝語其平生猶見材武惟公之葬滋水之陽
刻詩貞石威名日揚

元故奉議大夫國子司業贈翰林直學士追封
范陽郡侯衛吾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中國思建百度以興文治至元六年
乃命國師肇造新字頒布天下京師建國子學以教
胄子外則州郡並置校官以教民之俊秀者又置提
舉學校官以總之初以制敕符印改用新字於是國
家言語文字盛行于時而國師之功固不細矣當是
時左右國師以成其功者公之考文書奴其一也新
字既成遂由翰林應奉文字超拜直學士久之仍以
學士出為提舉湖廣學校官召歸京師卒二子長曰
護林中順大夫監漢陽府次即公也諱野先少敏悟
世其父業年二十擢為國子教授諸生翕然信服不
敢以少年易之歲滿乃遷助教又遷博士為博士凡
三考遂遷監丞又拜司業累官奉議大夫公性謹厚
其於教人孜孜不怠作成人材居多嘗考古昔聖賢
行事及歷代君臣善惡成敗可監戒者譯以國言俾
諸學徒故諸生服公之訓人人卓然自奮思立事功
非但誦習其空言而已公又依倣成均之制定為學
規下至米鹽筆札亦皆出納有法其所譯潤諸書人
爭傳之學國言者以得公師為榮至大間

武宗皇帝親擇貴臣子孫數十人俾從公游
仁宗皇帝方興學校眷公尤深嘗曰此人極有學守
不可使離監學公亦泊然守職不變不退盡自教授
累至司業幾三十年未嘗別遷他官一時臺閣名卿
碩輔往往皆其弟子或欲援公居要官者輒力辭曰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取也舊制司業班列五品以公
故特陞四品方欲進為祭酒而公不幸病卒矣得年
四十有七
仁宗深悼惜之累贈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輕車都
尉范陽郡侯其子恭恭少傳家學知名公卿間出監

解之聞喜黃之黃陂皆有惠政入翰林為修撰拜授
經郎兼經筵譯文官擢拜陝西江南兩臺御史言事
切直劾罷權貴數人歷僉江東湖南肅政廉訪司事
進拜海北廣東兩道副使按行郡縣風采凜然今官
太中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嗚呼國家自
建元以來號稱治平迄今七十餘年矣京師公侯大
家貴富恭奕而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間者何可勝
數而公父子三世獨以文雅清慎相繼顯聞不亦盛
乎公曾大父以上世仕高昌自其考始入中國遂家
京師母八撒納追封范陽郡君公配也先的斤繼以

剌的斤俱追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一人恭恭也女三
人適侍正府知印達禮馬河東廉訪副使教化河南
行省都事栢柱孫男一人曰保堅女二人幼公以延
祐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卒以先塋地隘權殯都城西
佛寺元統元年十月庚午葬宛平縣香山鄉七園里
銘曰
皇有中夏百度維作人文昭宣臣民允若乃興庠序
敷揚國言命公為之師丕衍其傳有來青游執業抑抑
群材斯興以贊皇國公居函丈三紀如初佩服古訓
衣冠舒舒咨爾國人榮達衮衮文字之澤獨克悠遠

公又有子家學是承歷游清華令譽日升思美公休
式表貞刻尚其來裔是效是則

亞中大夫山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張公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克忠字彥直至元中由東宮宿衛出為
蠡州判官權遼陽行省都事入為宗正府員外郎以
親老乞歸養久之調廣平永年令歷明州信州路推
官遷知吉州事再遷和州以年老遂致仕即拜山東
道宣慰副使累階亞中大夫泰定三年九月九日終
于家年七十五公為人惇厚篤實遇事果於有為初
任蠡州歲饑民起為盜公出米為糜以食饑者於是

吏民以公故相繼出米所活數千人盜亦衰止諸王叛東土詔遣大臣部諸將兵討之公時居遼陽幕摠督軍餉無少闕居民流亡失業者公撫綏完復東土以寧永年地磽沃壤公下車召其耆老語之曰治民之道在乎敦耕桑崇庠序廣儲畜而已農桑勸則無寒餓之苦學校興則知禮讓之方儲畜廣則亡水旱之虞矣在縣三年以治稱信屬縣玉山誣民僞造楮幣獄具矣公疑而辨之民得不死繪公像事之終身延祐丙辰關中猝有變轉連河東吉在窮絕山谷間民乘間欲為盜公下令禁止盜竟不發旁州官屬為

不法者憲司檄公往治之而訟獄積歲不能決者亦以屬公皆決治如法吏民畏服公所至大興學宮延師儒以教化為本擇良民子弟開敏者補諸生為除其繇役以故民學者衆而風俗亦或少變焉和州歲旱公出禱輒兩歲則大穰乃繕治州之廨舍及神宇所當祠者財用甚省而堅完可久和人繼接者艾偉公治行以狀薦於部使者部使者以其狀聞于朝而公年已七十矣曾祖諱廣伯祖諱仁仕於金考諱辟
皇贈奉議大夫知趙州事驍騎尉高邑縣子妣王氏贈高邑縣君妻楊氏封高邑縣君子男二人登從仕郎籍田署丞次某張氏世家中山葬新樂縣儀臺原自公祖以下始葬安喜縣尭坊原公之卒也從葬尭坊之兆初公以材敏侍東宮一時宮臣後多貴顯至大官獨公出治州縣計資而升未嘗肯妄進取入官五十餘年而歸老焉其廉退有足嘉者故為之銘銘曰

張望中山考厥世炎漢北平文侯奮烈烈行成輔唐帝華胄相承尚克紹溫溫和州廉以厲秉旌懷紱號良吏至今郡邑有遺惠懸車來歸究其遊圖銘玄石識幽窾更千百年庶無替

故奉政大夫遼陽行省郎中黃公神道碑銘

延祐四年六月吏部主事黃公肯播擢拜監察御史時丞相鐵木迭兒以受賕得罪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窮治其事皆相顧無可柰何公視事謂同列曰丞相受賕之罪固所當治然其罪之大者盍悉陳之即率同列言丞相違
世祖制括江南地致汀漳民叛陰奪阿撒罕太師官致關陝弗寧降諸王監郡監縣致宗親不睦增江淮鹽課地稅致黎民困窮引用貪邪小人致朝廷政亂專臣以聞　天子震怒命罷相政事黜其門下用事

者若干人由是公之名暴著中外而小人怨恨思害
之矣明年春詔御史長哥偕公巡行上都欵實吏牘
先時　上命建佛寺於雲州七峰山以太府丞大都
監治大都者平章某私人也　上所賜軍匠金帛大
都及總軍官悉分取之軍匠訴于御史臺至是就命
公等鞫之辭連平章及其兄某二人方近倖寵任權
勢赫然入言于　上以公等不思奉詔欵實吏牘乃
敢沮格修治佛寺　上性慈仁奉釋教惟謹以其言
為誠然即遣使召公等至京師止宫門外其傳旨責
而遣之尋復以長哥及公知雲州事俾董治佛寺以

訖其工公下車惓惓以愛民為事少不以遭禍自懲
急其事也郡當南北衝乘輿歲幸上都供頓厨傳悉
資于民公取之有制民不甚擾權貴官過其州閭
公廉直亦不敢横有需求值歲大饑穀貴民從公請
于朝得米若干石以賑饑者其民至今以為德
仁皇賓天丞相復位向所黜門下之人悉召用之睚
眦之怨無不報者會史臣請修先朝實錄内外三品
以上官在皇慶延祐時除拜罷免賞賚責罰悉録送
史館符下百司公具昔所得罪以聞相雅怨公思害
之未得遂誣公訕謗先朝言于

英廟與長哥械至上都有司承望風旨謂公等不應
言上而言上重坐以罪仍籍其家始知公衣衾圖書
外他無所有公退伏田里漠然不以介意及泰定改
元詔書凡鐵木迭兒挾怨所構害者悉蒙昭雪於是
始除公遼陽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在官歲餘以疾
卒泰定三年四月也其年五月葬錦州神水牛群峪
先塋之次公字允兢其先齊人金初遷利州州南滿
井黄家寨先墓在焉大安末又遷錦州其世系可稽
者懷安生昌昌生慶忠慶忠生杲杲生錦州儒學正
居中居中生開元路儒學教授璥是為公考以公貴

贈奉議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義豐縣子妣劉氏贈
義豐縣君娶張氏封義豐縣君子男曰謙由國子生
為秘書監管勾公少與其兄肯堂弟肯穫肯訥俱學
儒公獨業成出仕初為錦州儒學正貢山北憲司書
史轉燕南入貢兵曹擢御史臺掾尚書叅政王罷早
與公善累欲辟公力辭不就遂補中書掾出官承直
郎中書檢校官改吏部主事出調雲南郡縣官人稱
其廉還拜御史累階奉政大夫卒時年五十八聞者
莫不哀之公為人磊落明白讀書務求大旨尤喜古
人奇節偉行故其剛毅正直屢與禍會而無悔昔諸

先君與公交契至深嘗同掾東曹同檢校中書蓋道
同而志合者也先君居秋官幕亦嘗言忤權姦而幸
無事然與公皆卒官行省郎中悲夫天爵尚忍言哉
今幸與議得爲同朝常相期勉以無忝先世爲事會
議以公之墓碑爲請故謹序而銘之銘曰
偉哉黄公蚤以儒進植志不阿守道自信延祐
天子清明在躬愚正百度丕變群工爰有相臣陰險
嗜利盜用福威傷我聖治君門九重匪言孰通疇爲
耳目克廣天聰公居其時孰憲靡顧讜言正色彼罪
斯著斥官外郡敷惠在民國述信史網羅舊聞彼爲
誣欺忍肆蠆毒公身可辱公名不辱惟昔
世祖肇建憲臺孰去匪邪孰進匪材
列聖承之典則咸在人存斯興君子奚慨肅肅風紀
豈無正人云胡不淑以殞公身遼海茫茫碣石在下
太史銘之克示終古

皇元贈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康靖邢公神道碑
正議大夫光禄卿邢某既葬其父母偕丞相掾趙隆
來請曰維邢氏世家遼東吾祖忠定公當聖朝剗金
之初倡其鄉民來歸太師國王承制授義州行軍千
戶撫綏其衆不妄誅夷東人咸往依焉後以壽終先
考康靖公時方七歲祖母趙夫人以官授其族子先
考既長恬忽時榮不事進取奉母以孝聞及與人交
慈祥樂易鄉閭以長者譽之族子屢讓以官辭不取
也元貞二年二月十二日卒享年八十有一先夫人
先十年卒年五十五吾與二子承先世餘澤被遇
仁宗皇帝給事禁闥命掌膳羞酒醴日承寵光曾無
數年致位列卿推恩之降延及祖考勅賜第宅並居
京師念先世墳墓遠在遼東子孫歲時不克展省今
買地於京城之南燕臺鄉契丹里作爲塋垣樹列翁
仲石儀以元統三年二月十九日舉先考及先夫人
之柩葬焉願爲銘文刻諸石昭示寵光于無窮賓讀
周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
三酒四飲之物以共祭祀賓客王之燕享而酌數獻
酬皆合其度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
會蓋古昔王者畏天卹民經德秉哲罔敢暇逸崇飲
故掌酒之政嚴慎若此我國家自
世祖皇帝肇建官制命宣徽光禄以司膳羞酒醴凡
郊祀宗廟朝會燕享則共奉之故必勲舊世戚親密
近臣始得與焉而邢氏父子兄弟遭時治平皆愿謹
自持上結主知迭膺是選非朝廷恩寵之降祖考積

累之厚何至是歟謹按忠定公諱建昌特贈推忠佐
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魯國公謚忠定配
趙氏贈魯國夫人康靖公諱璉特贈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康靖配張氏贈魯國夫人光
祿初事
成宗皇帝得在宿衛大德十一年擢承務郎禮部員
外郎歷尚食局大使尚飲局提點皇慶元年超太中
大夫宣徽院判官進嘉議大夫祕書卿出為大寧路
總管召拜光祿卿娶張氏封魯國賢淑夫人子男三
人長曰山而由近侍擢奉訓大夫嘉醖局提點尋加
朝列大夫又加中議大夫典瑞少監遷太監卿會陞
監為院就拜典瑞院使官資善大夫改侍儀使轉光
祿卿出為山東道宣慰使卒次曰海住孛家中憲大
夫詹事院斷事官遷嘉議大夫侍儀使擢工部侍郎
卒官通議大夫光祿卿次買買今宿衛內廷銘曰
於赫皇元登世隆治累洽重熙涵育成遂爰有臣隣
左右帝廷富貴尊安遭逢顯榮推本其先載德弗耀
否極而亨實乃天道桓桓忠定乘時奮揚好生止殺
保其鄉邦康靖承之辭祿而隱篤生孫子榮達袞袞
國有大事祠享會同牲牢酒醴罔或不共帝念其勳
書曰三接華要卿曹父子就列上公封國郎恵褒章
爾宗爾先煒其輝光顧瞻遼東蓊鬱封樹邃莫至止
歲祠永蒸麵食惟吉改卜新原刻文墓石永昭國恩

元故僉淛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甄君墓碑

銘

今上皇帝以至順三年出居靖江侍御僕從多弗克
從時則有若廣西元帥府都事甄君世良左右承事
克盡恪恭明年
皇上入繼大統遣使召君入朝未幾御史臺奏為山
南道廉訪經歷將行 上不許改通政院都事無何
擢拜監察御史出僉淛東道廉訪司事至元元年九
月六日遇病終于金華官舍二年六月丁酉葬真定
縣大安鄉曹家疃北原甄氏世為真定人君祖諱全
妣宋氏考贈承事郎真定縣尹諱義妣宜人王氏君
字發卿蚤歲業儒既長習律令年四十餘游江南會
朝議用儒士補郡縣吏淛西提學以君名薦遂補慶
元路掾曹進擢淛東西憲司又進南察院
文宗皇帝方居建業臺臣御史皆得進見君任御史
按事黃海入辭潛宮上識其貌問其姓名
天曆元年

文宗入正宸極下詔固讓明年
明宗皇帝立于朔方勅省臺分官奉寶璽北迓君從
御史在行　上閔其勞特除廣西道廉訪知事在官
歲餘調元帥府都事除遇
今上疊承寵命搢紳以為榮君恒思報效而不敢自
伐君為人質實謹厚不與物忤初使廣海御史務為
苛察以釣名聲君随事止之湛在靖江親視省
上服田數奏甘毳食物調護聖躬夙夜無懈蓋豈豫
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　上時燕閒喜親翰墨大
書賢卿二字以賜及遷淛東　上憐其貧又賜楮幣
五千緡仍諭君曰淛東海嘗巡行勿以為遠其懇眷
類此君享年六十有八初娶李氏延祐二年九月卒
年四十七贈宜人至是合祔君墓繼室洪氏封宜人
子男曰英内察院書吏曰蒙常熟州吏女適郡人李
惟柏孫男五人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思忠銘曰
於赫　聖皇神明之胄性居南土天薦其佑既踐天
位如日當中朕臨覆燾六合同風尚念從臣式懋勞
烈匪朕爾私庸表臣節抑抑甄君人曰遹逢進司風
紀昭明有融惟古哲王舊勞于外亦有臣隣左右翼
戴咨爾多士負奇蘊能或命不遇卒老于行何獨甄
君膺是榮寵爰述銘詩光賁丘壠

元故鷹坊都總管趙侯墓碑銘

維趙氏奉聖州礬山人　天兵入中原侯之祖考以
易州總押都統帥民十萬來歸遂拜鎮國上將軍都
元帥易州軍民太守始家易之涞水尋詔拔降民三
千七百為獵戶别置鷹坊總管府司之仍錫元帥金
符俾領其職元帥卒元子守斌嗣守斌去為他官侯
之考存君嗣府君卒侯嗣之侯之為總管也廉以律
己嚴以馭下歲時蒐獵進貢有常而民不擾經行所
部民相帥為酒食遮留侯未嘗一入其家下至胥徒
部屬懾其約束亦不敢生事病民居官二年引疾免
歸民念之不忘侯卒之三年猶子棣州判官道安奉
狀請銘侯墓昔者國家草昧之初南北未一政教未
洽常因畋狩以講武功故鷹師之職貴幸隆寵承平
既久猶恐武備寖弛或者不究其意馳騁豪縱因為
姦利民始不勝其困矣若侯行事可不銘乎侯生世
家喜狗馬射獵既長聞容城劉公號稱大儒燕趙多
士咸往受業侯亦趨函丈執弟子禮劉公告以聖賢
之訓歲餘盡去豪習故相何公瑋數稱其賢國初兵
荒之餘元帥度田數千畝分賜諸子以給衣食侯守

先業不墜種木千章歲計益饒然自奉清約唯務賑施貧乏趙氏宗族既盛官學四方或不相聞侯移書俾歸省元帥公墓庶幾古人合族之義焉其貧不能歸旅殯他州不克葬男女昏嫁及時者侯給錢皆有差先世丘隴在磐山者侯復錢石表之列樹翁仲令子孫不忘其處嗚呼侯行事若此才不滿用識者惜之侯諱密字仲理祖考諱柔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贈天水郡公謚忠靖妣張氏贈天水郡夫人考府君諱守政廉訪都總管又以長子光貴贈同知保定路遂州事妣王氏金吾衛上將軍義之女追封溫人侯初娶范陽劉氏早卒獨居奉親幾二十年萬戶廉其閨而賢之以女弟歸焉夫人出大家有賢行亦先侯卒有男二人女五人男曰伯仁隆祥使司宣使其次伯輔庶也女一適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進士康方二在室二夭侯享年七十有四以元統二年二月某日卒伯仁奉侯之柩於其鄉五峯山次元帥之兆葬焉銘曰

有美趙侯生于華族年富力強狗馬馳逐長知問學出親師儒刮磨豪習衣冠舒舒涖官臨民不怯不戾至今其民懷慕遺惠推原為政蓋本諸身 賑施孤窮九族日親聖治百年洽于中土文恬以嬉猶不忘武王公將相莫敢以時車過侯墓尚徵銘詩

武略將軍河南淮北蒙古都萬戶府千戶武君墓碣銘

國家龍興朔幕中原豪傑奮其材勇起應以兵時方急於得人無遠邇戚疏之間故能克成武功混一華夏余觀武君功行之實則國初用人之盛尚可稽焉君諱長占河南蒙古軍籍以驍勇從其主帥南征署帳前百戶躬冒矢石在前無避主帥承制授行軍百戶至元庚午從攻襄陽南陷洞又從攻安慶黃龍岡戰績居多遷行軍鎮撫甲戌渡江有功賞賚甚厚陞四翼漢軍千戶宋之亡也揚州堅守不下大兵臨之君率士卒分守要害未幾調監邵武光澤縣尉劉初入教令未洽或相率起為盜君出奇策獲渠魁戮之釋脅從者不治民大感服連帥表于朝制授管軍千戶錫銀符已而金坑賊作衆號數萬君從行省平之有功加武略將軍河南淮北蒙古都萬戶府千戶錫金符癸巳卒享年若干夫人楊氏子男三人長曰德贈武略將軍襄陽萬戶府千戶飛騎尉西平縣男次曰晥因曰可畏又出也德沉毅有謀略不幸早卒孫

庭璋庭玉俱幼䏲因權嗣其官䏲因卒庭璋嗣方其幼也楊夫人親鞠育之稍長從群兒授詩書于鄉校群兒未達庭璋能通其義楊夫人曰汝祖將蒙古軍征伐以有今官汝父早亡汝當襲爵今以蒙古名命汝庶不忘授官之所自也由是以小字怯兀台行天曆之初京師調兵以禦北軍庭璋被檄巡視檀薊諸隘人多觀望庭璋獨殫力所事而不敢怠事平進官忠顯校尉曾孫男九人曰息曰謐曰譜曰質曰鞏曰賡曰義曰忠庭璋子也曰衡庭玉子也女三人適蒙古軍彈壓謝某千戶范某百戶當闕武氏本隰州隰川人徙家汝州梁縣葬縣東某鄉某原今成滑州白馬去銘曰

矯矯武君奮身戎行進長千夫材武洸洸濟彼淮江又抵閩越分將國兵克著勞烈再傳其孫遭時無虞學古儒將佩服詩書思表先德垂示孫子汝水淵淵其流無止於皇國初圖治須材無間戚疏群士鼎來立賢無方古有明訓述此銘詩厲爾豪俊

滋溪文藁卷第十五

滋溪文藁卷第十六

碑誌十

高邑李氏先德碑銘

至順二年春兵部侍郎李公思明擢太禧院斷事官是冬遷戶部尚書明年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元統元年調江西道廉訪使二年召為工部尚書又除大都路總管歲餘拜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於是推恩褒封先世大父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諱平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隴西郡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毅加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隴西郡公祖母宋氏母隴西郡君王氏並追封隴西郡夫人公得告北歸謂郡人蘇天爵曰思明少讀孔氏書起家試吏列官臺省致位光顯濫恩褒命施及考祖思明何幸爲今將樹碑先塋以彰朝廷之寵光以表先世之潛德子其為我銘之謹按李氏其先太原人公之曾祖府君諱成金季避兵入趙之臨城山中生四子長即郡侯次曰鵬曰弘曰榮艱難鞠育皆克有成府君既卒兵後至冬逃難群散弘榮被俘郡侯物色百至卒不能得後聞弘榮俘虜河間復往求之竟出錢贖還中統

初元中上已定乃自臨淄遷居高邑因著兵籍遂與
府君於縣之新豐鄉舊村原頃之有詔調兵戍襄樊
代宋郡侯亦在遣中宋亡始歸而弛禁別占民版先
是勅凡民已著兵籍別入民版者罪之或勸當訴於
官郡侯不可曰為兵雖勞寧獨任之忍令吾弟罹於
罪乎至元十四年卒年八十六二子長曰訥次即郡
侯公事母以孝聞治家儉勤宗族雍睦公仕於朝欲迎
養不許曰吾不忍離鄉井丘隴也公既貴顯未嘗喜
見於色惟教以清慎持身忠實事上春秋既高益自
謙恭里人咸化其德郡邑牧宰歲時存問必造其廬

曾無一事干焉泰定四年卒年七十二娶二子曰旺
曰瑛孫四子曰威曰輝曰某曰某訥之子二曰信曰
德郡公之子二長即公也次曰思敬公之子二曰庸
曰讓俱補國子員思敬之子二曰允曰種允補宗仁
衛譯掾公初由丞相西曹掾為壽福院都事歷府正
司典簿工部主事大都留守司都事山北廉訪司經歷
戶部主事河南行省員外郎陝西行臺都事刑部員
外郎御史臺都事遼陽行省郎中山北道廉訪副使
遂為兵部侍郎公為人質實自信未嘗矜智飾名居
官臨事毅然有守其為山北經歷也先時有誣告大

寧路官不法者逮繫三十餘人久之獄不能具饒長
停從其罪公至閱其獄辭不可而止泰定間丞相倒
剌沙當國其黨與有從僉署者欲
乘驛往上京公以都事從奏其事丞相怒欲逼之篤
方中書參政楊庭玉亦以官帑錦段賍事覺詞連丞
相暨大都路治中某丞相請令臺省宗正鞫之臺臣
以為
世祖立制官吏貪墨者唯令臺憲劾治今日與省宗
正共之是違
祖宗舊制也上請者七不報公辭歸京師臺臣復聞

始可其請庭玉等款伏當治其罪丞相急奏倒之弟
及於是兵起曹御史封章言天下水旱災沴從官
柄機之臣不能調燮贊襄所致丞相取其封章入言
曩者柏柱鐵失言論異同構成鬬禍今御史誣詆大
臣滋亂朝政當置獄鞫問乃矯敕令諸王省院宗正
雜治中丞侍御史皆下獄及與所得遂以憂憤疾益
御史封章奏聞為罪公曰是皆某等之責豈臣與與
也辭氣奮激眾皆聳聽倒剌沙屢奏誅之賴
天子知其無罪不允復白請為御史大夫奏釋其事
公遂歸田里恬然不以介意丁內外艱治喪以禮由

是盤石益著　朝廷速挽國之非程尹江之曾公能
立其錢穀遺留者浮鄉邨祖考積累於其先公承於
其後頤大顯驗為時聞人是宜有銘以表見於後世

銘曰

李氏徙遷歷自太宗贊漢爲俊戶路微晃經於後晃
益大以顯迺奉廠袒沉澤世遠於賢遂官武於讀書
出書策垒經紀四方公才西賢得中沿外細不必傳
當錄其大在昔春定有臣禮政惠知德天百撥衰傳
公於是時乾道在庭風柔冽冽嶔波是懸被聘其威
我勵其孫尚余弗渝如今不援述此田里並同禰戴
帝嘉其直登用日光尚節與志纘其緒賚臣徒從之
尾動有位乃昔人臣顯親為孝數備禮登以有光廟
維今之制樹碑銘所銘詩兆昭百世其遐

楊氏東塋碑銘

楊氏爲著姓舊矣其家真定由宋虎徙雄本世次虎
城翁其生總管成總管生嚴齋君嚴齋生從仕郎
靈壽縣尹昌榮縣尹生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後民凡五世元統二年夏縣
尹遣人持先世事狀謁銘者天爵曰吾家塋在定都
城東李家里先考不幸客死江淮先妣無恙時當以
楊氏塋城弗廣禮當別兆第祖宗神靈安此始且以
年未易改卜汝父祖既已葬兆域吾老汝其別爲我
營葬郡城西新塋原今將卜葬先妣念先世墳墓尚
無文字以表其潛德請天爵少與從民同門學今
又同執事太史卿閣故家貴事聞所善因兩嘿過也
謹按虎城翁爲人寧謹慈祥全孝摘遷衛晗何以先
龍聡聞幾時不克依前過祖考尺尺哭號日以亂
虎城以示不忘鄉井之居無疾言遽色盡溫然則行
君子也年八十餘而從總管守道原早歲嗜學有志
事功值時多艱抱器弗售歲壬辰北渡河濟家真定
郡新劉於兵氏無屋宇乃寓僧舍親終遂力以營家
擴手植松柏孝聞遠邇歲丁巳遂占戶版隸劉元帥
織局時官制未備元帥廉君有守因命董匠眾稱總
管君分功授法咸獻其程已而朝廷所設官至君退就
匠列織組謀畫眾咸咨焉雖家清儉童奴年出四十
悉留良之曰均人也獨可久役乎春秋既高命搆宗
屋繪孔子老子像祠之間集鄉人講說道義以娛老
焉年以至元八年三月卒年七十三其配尚氏李氏王
氏俱贈封人尚氏沒於兵李氏卒年四十一王氏卒
年八十五生五男子曰和曰元曰義曰律曰某和字

知甫性好簡靜知與世不偶充然自樂以終其身大
德八年八月卒年七十七配任氏生子三人珍定用
元字元甫倜儻不羈閱江南佳山水輒往游觀至元
二十五年六月行次江州卒年五十五葬彭蠡湖
側配王氏袁字義甫嚴齋君也年少雄偉弱不好弄
寡言笑長入鄉校師友畏之母既早世奉繼母以孝
事兄尤篤里巷門役己獨任之治家嚴粟閨門肅然
凡與人交始卒一致曰斂狎者交絕之娼也嘗過相
者戒君不可遠出、則事叵測也及兄訃至即日戒
行或以相者言止之君曰兄亡不奔丧可乎至則兄

墓已淪於水君居蹐時東衂無已鄉人見而憐之援
君同歸過淮易舟君以舟弊別就一舟而鄉人差在
前詢其後訊之莫知所在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也年
五十五相者之言果驗縣尹徒既奔涉江湖衝冒風
濤物色百至竟不能獲父之作木至即淮濱迎神以
歸君初配王氏前卒繼室張氏有賢行生男四人全
昌榮顯允德秀孫男十人遜民毅民友民獻民懷民
中民信民彝民斯民其一俟民也皆讀書業儒俟民
登至順元年進士第知名於時銘曰
燕南趙北有城巍巍上恃恒嶽下瞰滹沱山川炳靈

將相爲出亦有清門世業儒術敦行孝友蘊德于身
身爲弗彰爰及後昆有美孝孫溢於翰墨射策王廷
思報皇國昔在炎漢楊世顯融雄爲巨儒震官三公
天眷其功克衍厥後衣冠相承嗣有賢胄真定之宗
來流日隆碩勝東原封樹是崇維古公侯必復其始
碑以表阡匪華奚祥

寧晉張氏先塋碑銘

晉至元中寧晉有名公偉人故按察使王公忱參知
政事王公構廉訪使荊公幼紀宣慰使陳公祐及其
弟御史中丞天祥皆以風節材猷聲振當世天下想

閭風采況居同里閈世通婚姻覩其流風遺俗者敬
大中大夫順德路總管張侯世家是邑聞來請曰公
胄非材承先世餘澤及鄉黨耆舊之訓粗有樹立由
樞密並相移官工部主事歷行供兩省員外郎儲政
司議中書左司都事工戶兩部郎中僉山南廉訪司
事行河南省郎中監察御史都漕運使改牧順德推
恩褒贈祖考將刻石先墓以彰朝廷之恩渥以爲鄉
井之光華子其銘之按張氏初由臨城徙北寧晉金
符御下臺里侯之高祖府君某値金人南徙河朔盜
起偕里人避堀室中盜索出之歷問何有衆不能對

殺之府君遺洸藏衣一篋逆獨得生配郝氏一子曰
林值天兵入中原率衆來歸歲乙未著籍民版配王
氏廣源軍節度副使玉之女弟按察使忱之姑也一
子曰山植家儉勤見僮僕棄粟於地必俛拾之曰農
人終歲勞苦收何不念之乎大德十一年五月卒年
八十五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
配姜氏封清河郡君一子曰善讀書業儒不事進取
奉親教子克孝且嚴積粟於家賑施鄉隣之貧者里
有惡少獨畏其行而不敢犯初封從仕郎卒贈奉議
大夫知趙州進朝列大夫同知真定總管府事加贈

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清河郡侯至治三
年十月卒年七十九配劉氏累封清河郡夫人生子
四人公弼公德公佐學亦侯也始官工部董修大內
文武樓諸侯王邸白海柳林行殿材用減省而堅完
可久泰定間京畿兩水關陝大旱民皆告飢侯承詔
賑之所活無算至順初御事在司時相請給西域賈
胡中寶鈔若干萬定侯曰空府庫以私黨類明詔所
以誅姦臣也今復欲效尤耶太史上言國有禁忌四
年不當興土功時中書方請爲左相起甲第侯復倡
工部獨曰民間營建尚卜吉日別營繕在國家臣子

忍爲之邪鐵圍山南作豪民之武斷鄉曲者皮拜御
史從畋柳林久未還宮即拜疏言
聖躬御風沐雨當以宗廟社稷爲念遂命旋蹕順德
方旱侯下車即雨歲則大熟公弼之子二曰建國子
負曰璵公佐之子二曰璟曰璞都水奏差侯之子二
曰建國子廟學管勾曰琦女孫適真定路司獄王德
工部奏差魏良臣司農司管勾鄧宗禹中書省宣使
王蒙、印參政椅之孫也獨公德早世其子亦夭妻
劉氏守節自誓年踰六十有司登名於朝旌其門曰
貞婦云趙屬邑七寧晉最下衣冠鄉士接武明時表

率風屬其人者多矣張氏累世不顯至侯始大閭門
之中亦貞順有禮表而銘之宜弟爲一鄉勸我銘曰
太行之東大陸既作列爲郡邑民物旁礴皇有中夏
稽古建官至元隆盛聿多賢材蔚爾寧晉故家遺俗
風動丕應善斯可續佩々張侯學傳父師克奮材猷
以究厥施民無恒性習俗日下樹以風教不善者化
漢有王烈行義孔彰鄉名君子邦家之光自昔有國
賢材是進表率之機惟祇惟慎咨爾張侯克紹前聞
來者興起尚觀斯文

真定杜氏克忠譔銘

至正紀元春二月大中大夫廣平路總管杜侯均以祖考封爵請於朝踰月制下祖信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京兆郡伯考璟贈大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輕車都尉京兆郡侯〻將樹石表於塋兆乃錄先世所藏故國譜書諸諜傳誌屬天爵爲之銘維杜氏世家真定故宋昭憲太后之族建炎初宗人南徙有留居柏城者曰宴之宴之生繹〻生思義思義以材武爲萬夫長金亡北踰河至臨洺鎮卒於夫人李氏挈其二子歸真定長即中山府君爲人篤實不欺河朔既平治生益裕每因事導人於善鄉鄰化其德至元九年六月卒享年六十有一其配京兆郡君李氏元貞元年八月卒享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仲即順德府君平姿高爽所交皆一時名流性喜施與人有緩急赴之唯恐後其才長於理財不用小官歷監中山濟州廣平清江稅民不苛擾而額亦溢將老以承務郎右八作司提舉致仕享年七十有三至治三年十二月卒其配京兆郡夫人賈氏享年七十有九天曆二年七月卒子男均也女適承直郎德興縣尹李權孫男壽國子萌曾孫樞楷楨中山府君之季弟二子曰珍曰萬順德府君之兄曰瓊弟曰瑛臨水鐵冶管勾曰琮仕之顯者侯也侯以葛城縣尹擢丞相東曹掾轉太府利用兩監經歷廷議以廣東海船病民命侯嚴之禁收船貨入官一毫無所私改承德郎萬億綺源庫副提舉遷奉直大夫潞州知州政教修理人懷其惠陞中順大夫嶺北行省左右司都事佐其省臣分給邊民錢穀郯王嘉之與以名馬進拜廣平路總管侯之遠祖諱蘊〻生琬〻生爽〻仕周爲宣徽南院使五子審琦審玉審瓊審肇審進女歸宣祖是爲昭憲太后〻既貴贈蘊太保琬太傅爽封陰平郡王尋加太師其後蘊累贈太傅封平原王琬太尉西河王爽中書令仍以爽有佐命功俾從祀景靈宮又賜誓書護其家審琦仕後唐爲義軍指揮使子彥超西京作坊使審玉蚤卒贈中書令審瓊富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謚恭僖子彥圭饒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彥圭子守元梧州刺史審肇左武衛上將軍檢校左僕射贈太傅昭信軍節度使謚溫肅子彥遵南作坊使審進保義軍節度使累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贈中書令謚忠惠進封京兆郡王子彥鈞彥彬彥鈞宸州觀察使贈安化軍節度使子贊文供奉官贊寧殿直孫宗壽三班奉職初平原西河兩王葬真

定東南臨濟原石儀皆具至恭禧公陪葬安陵温肅
公賜第京師子孫徙家開封請以昭憲故第廢僧居
之勅名臨濟禪院尋改奉慈蠲其稅役俾守墳塋久
之滹沱大水塋皆淪沒元符二年平原王裔孫常由
吏部侍郎知成德軍訪求塋域得仆碑翁仲於臨濟
沙中而封殖之金天會八年陰平王五世孫通直郎
権莱州軍州事欽兵後構得王之遺像復修家譜分
遺宗人歲爲自後臨濟屢有河患先塋遂失其處國
初中山府君改卜塋兆於真定西北三家原嗚呼後
唐至今百四餘年凡三易代衣冠遺裔泯滅無聞而

杜氏獨能傳緒若此天爵昔列詞林獲覩宋史稱杜
氏世以積善聞鄉里陰平王所至民立生祠昭憲遺
言以天下務重不可暇逸四海至廣當立長君雖其
慶澤深厚詒謀是貽而其家賴之能久遠故謹爲
之銘曰
惟杜受氏陶唐其始漢周延年徙家西京府世執憲
益弘厥聲巍魏僕射獨齊衛尉實仍祁祁接武元魏
三世持節嗣守常山遺愛在民有若世官平原西河
益其華胄女輔宋室丕正傳授積善之慶鄉閭允聞
四世王封澤流子孫後都陵夷衣冠孰在陰平遺苗

及今孟大尚贊省幕歸領郡符人思其惠王善其績
寵命襃章貴及祖禰德澤潤潤方來無止歸視其家
故謀猶存惟昔先世賢後盈門爰樹封碑以表世德
滹沱安流永衛封殖

元故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李府君神道碑

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李侯來請曰侃敘早承先訓
粗有樹立踐敘中外官第三品朝夕恒以不克顯親
揚名爲懼今與澤江戩贈典光華先考府君既錫寵
章焚黄告於墓次然神道之石猶未有刻惟執事幸
賜之銘則府君孝德懿行庶可以垂示於後世矣按

府君諱註字才卿少奇偉有志節宦遊京師適
裕皇正位儲宮
世廟命選故家子以備宿衛府君以才敏在選中出
入蒐畋無不從行至元十年
裕皇始授冊寶而左右之人多以年勞得官久之大
司農臣請於京畿之南新城定興之境建立屯田分
命中原及江淮軍士樹藝五穀以實倉儲制可於是
置總管府以治之分立諸署以治其事比及三年墾
田若干萬頃而倉庾委積如坻如京矣府君由宿衛
爲萬盈署令在官數年治效居多會留守段貞奏立

虎賁衛以守屯田而總管府諸署皆罷府君於時方
强仕也以母年高輙家居不出躬奉事之甘旨滌瀡
克盡孝養母殁九十以天年終喪葬如禮孝行聞乎
郡國而侯時已入官府君益不肯仕又十餘年以疾
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五至大元年正月八日也娶楊
氏易州太守某之女有賢行前府君二十年大德十年
三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二人長則伯敬
次伯顒女一人適棣州管民提領張某孫男曰某女
長適承務郎南陽府判官崔㮣次適吏掾府君初贈
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新城縣男加贈亞

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隴西郡侯楊氏累封
隴西郡夫人府君曾祖考諱忠仕金知黎陽縣祖考
諱璋興定中以驍勇擢水軍萬户佐高陽公張甫守
信安侯出濟兵戰燕趙之野金亡始殉其身考諱天
祐初以父死國事隱於易之西山事定出謁萬户張
忠武王柔忠武器其材尊之入覲命爲新城縣尹時
天下初定披荊棘立官府築居室以招流亡闢田野
以務稼穡布政以養民興學以訓士居官十有三年
而終民懷思之不忘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
尉隴西郡伯配張氏封隴西郡君侯元貞初宿衛内

廷久之中書奏爲尚舍寺丞歷太史院經歷僉都
事外補照磨同知慈利州事建康路總管府判官知
衛輝之淇州又知保定之安州遂遷彰德總管淇州
之政民尤稱之方泰定乙丑河北大水無麥禾民無
以爲食侯首捐俸以倡富人共爲出粟得二千餘石
分給貧民以是民無死徙者明年夏大蝗淇之西北
鄉有蝗生焉侯齋沐禱於浮山八蜡祠至暮有群鵶
飛集食蝗皆盡郡人神之又明年河朔大旱侯禱於
靈山龍祠者七每禱輙雨歲用豐稔民有訴弟毆己
者同列欲置於理侯曰是某等不能敷宣教化所致

君而諭之曰汝兄弟之身俱父母之遺體奈何以小
忿傷父母之遺體乎其弟感泣友愛如初雷氏女訟
隣女詈己侯令里長諭之曰鄰下風俗不可長也郡
有豪民爲猾恐以亂吏治侯痛繩以法豪戢改行爲善
侯清愼有守年六十餘即致仕而歸少嘗接見先朝
故老誦其言行甚習蓋温然循行君子也繼李氏涿
州范陽人後徙雄之新城葬隴西郡伯以上葬縣東
南歸信鄉柳林莊府君始葬其母隴西郡君於縣北
嘉禾鄉板築里遵遺命也而府君亦從葬焉嗚呼昔
當貞祐之變金人南播兵燹之餘中國衣冠舊族存

者與幾而新城李氏祖孫相繼百五十年宦學不絶非積善累行之久能至是敬銘曰

猗歟府君允爲吉士生際明時胡不禄仕歸休於家事母孝恭晨昏甘旨罔有不供母終天年哀戚以禮鄉人嗟咨咸曰孝子燕趙之野有川有阿壯士其間慷慨悲歌世代既遷風俗斯易王化熙熙樂我理治維昔李氏進長萬夫驍勇祖　徇國捐軀溫溫府君克奉其母忠孝一門輝映今古國有卹典錫茲侯封墓門之南有石穹崇爰勒是詩式表懿行惟爾子孫尚嗣其慶

元故廣寧路總管致仕禮部尚書李公墓碑銘

李氏由燕之霸州寓家河間今居京師三世矣公諱羽字翼之大德中從事省曹擢戶部掾轉掾宣徽就除架閣庫管勾階承務郎久之調同知南陽府唐州事選爲左八作司提舉進奉議大夫兵馬指揮使改度支監丞積官大中大夫廣寧路總管歲餘致仕而歸遷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享年七十有四至正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卒贈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靖敏越十日葬大興縣燕臺鄉大市莊之原以元配隴西郡夫人王氏祔夫人前公十年年五十九以卒繼夫人郝氏祖考諱成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騎都尉隴西郡伯祖妣呂氏隴西郡君父諱仲謙累贈大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妣劉氏隴西郡夫人子男四彥敬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彥中忠翊校尉濮州判官彥通山東宣慰司奏差彥德未仕女二適張棨張榮皆宦族也孫男三恒補國子員次恪恂女一我國家既有中土設都於燕建立朝省考定官儀而錢穀律令章程非得明敏便給之士不足以集由是四方材傑群起而趨附之中外庶官猶然足以究其用矣況如公者家居京邑又有適用之才凡柱廷煩劇之司列郡長貳之任皆克舉之是宜有銘表著於世公早游鄉校及長治文書省曹卓有立志而不詭隨欲顯名於當時故所至輒以敏給見稱戶部宣徽掌出納金穀饋廩錫賚之數尤稱治辦公皆從容辦治領宣徽者多貴近大臣善公之爲遂有管勾之命唐州地本沃壤兵荒之餘貧民不克佃作爲豪有力者兼而有之民屢訟之於官而長吏貪其賂皆不爲理公驗其契券稽其疆界悉歸之民未幾公丁内艱去官民不忍忘公惠刻石頌之都城設八作司凡網織絲漆甆盆筐筥箔繩索皆掌之以

一司不勝其任故分左右其繁雖不可勝原朝省營
繕祭祀燕享畋遊飲餞不時之須悉取給焉公既被
選供其急未嘗乏用勤其職不以為勞及代者至則
以故儲新歛按籍付之無一缺者革敝之下風俗雜
而獄市繁兵馬使雖用繁衛然專任以刑則綱密而
俗澆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公秉明習法令又適寬
猛之宜而懲少創知歛避不敢犯法以故囹圄數空
大駕歲幸上都公卿宿衛之士扈從而還悉出馳馬
分飼山東河朔以少省留京師度支即以芻料給之
比歲戎捍地遠特貴幸多不肯行於是京師供給僉

煩對用或不足矣公不恤怨讟度郡縣遠近年穀豐
歛皆命驅驄馬出之而國用亦少紓焉遂拜鎮管方
施堂帑之政以撫東人、亦安其惠祥之治而公年
及七十矣此公之劇煩治劇固服官政可見者也然
其才之精敏過人能如是乎嗚呼有國家者嘗患人
才之不足也或其具才能而世弗克知或用之違其
所長未究其蘊此所以世不獲盡其用民不克被其
惠也若用之或宜其能或食焉而殆其事又豈造物
者之所佑乎公蓋有濟時之才而不盡其所用者也
其壽考顯榮有子孫以善其繼豈偶然歟序敘起家

御史臺知班歷浙東西道司照磨遷山南山東知事
由江南行臺照磨為中臺管勾擢陝西行臺御史改
僉江東廉訪入拜監察御史又僉山南道司事遷擢
郎官是蓋克承先志而大其家者哉銘曰
齊弁京都群才所趨用違其宜治效罔翰大則公卿
其次郎掾錢穀刑章有程有度揞克為傑苛察為明
苛知利已遑恤民生朝衣綷縩止篛束帶日月其除
國政奚賴俾敘孝公職思其憂中外踐更敷政優優
事集日前難省勞瘁號之剔之是究是度匪名之植
而譽益隆匪利之趨而福是叢其福伊何天篤賢胄

執要樗、風紀維舊克承克衍家用以興寵榮有元
遭世治平京城之郊有拱丘木刻石載文來者其曷

淪溪文稾卷第十七

碑誌十一

元故通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朱

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一四海思欲休息吾民命選良二千石

以牧養之

成宗皇帝循道祖述天下晏然一時守臣多才傑清

慎之士若朱公者蓋其人哉公諱霽字景周泰安新

泰人也初襲父官為淮東大都督知揚州至元十四

年詔改都督府為總管府命公為揚州路總管兼府

尹官中順大夫佩金虎符二十三年改吉州路總管

二十五年遷少中大夫起為平江路總管元貞改元

進階太中轉台州路大德四年轉信州路十年遷嘉

議大夫總管衢州路延祐二年進通議改徽州路七

年夏四月戊午以疾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凡七

為郡守唯吉州丁外艱不果赴其他皆有政績可紀

公初為揚州時甫弱冠已能習知民事治以簡靜民

便安之平江戶賦繁夥素號難治公寬其法制而民

亦理或告嘉定富室王氏謀為不軌郡議調兵捕之

公曰是必姦人利其財爾遽從其言民將重足而立

不得喘息矣且人孰不畏死奈何以罪懼之乃命邑

令及千夫長一人潛詗虛實逮正誣告者衆會大兵

航海征爪哇省檄郡給運糧十萬餘石而風濤之險

折閱之害吏民咸以為懼公曰郡民朱張二氏歲漕

米海道可俾就輸充其常賦之數則公私皆利衆咸

服爲公遇事敏給類此台州土不宜桑官歲征絲纊

於民〻轉市於他所公請止輸其直民甚便之或言

郡産白金可以充貢行省命公行視公曰此作僞以

害民者也力言無有議遂寢其他若賦役之苛竊鹺

之擾纖悉委曲公宜為條約以釐正之台人至今以

為德黃巖歲飢公惻然曰救災恤民守臣職也俟報

而發民無餘矣吾寧獲罪不忍坐視其民飢而死也

亟出官粟賑之全活萬人事聞朝廷嘉之海有劇賊

數百恣行剽掠爲人患之至是翕制渠魁同列欲緩

其獄公曰茲為民害久矣孰忍容之遂置於理餘黨

聞之皆潰信州歲貢金帑金則私於吏手帑則措輕

於工民無可奈何公覩為督視其弊始革先時郡邸

宋某官辛幼安第為稼軒書院國初戍兵奪而居之

公歸其侵地新其棟宇儼然列為學官矣衢之西南

黃陵堰溉田數百萬頃歲久弗治水溢為害公曰此

農政先務也宂工究之是歲江南旱飢衢田藉堰灌溉獨獲豐稔民故無徙死者又脩平山亭暇則師僚吏登覽山川林壑之盛而詠歌爲徽州歲貢紙數百萬皆賦細民〻不勝困流移失所者衆公驗戶籍請以田多者賦之爲除其租中書是其言民害始息又葺學宮以教士子脩郡乘以識風土郡人方樂其政而公覺矣我國家至元大德時方内恚年年穀屢登法制簡易公卿大夫往〻多樂外官蓋有以也公治揚七年徽六年平江衢皆五年所至庶乎政理名聲流聞吏民愛慕豪強畏伏齋閣靜深娛意圖史蓋隱

然承平官府之治爲比年朝廷軫念斯民數下詔書選擇守令卒未聞有治化表〻稱於時者豈材能不逮於昔人歟抑或事有難爲者歟如公者誠不多見矣公曾祖其祖森縕德弗耀父煥累官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母夫人高氏配趙氏先公卒次管氏江西行省左丞如德之女俱有婦行閨門以爲則趙氏未嫁有足疾父母辭焉公卒行親迎之禮子男七人德懋德輝德容德成德潤德明德寬皆以學行聞于時德懋溧陽州判官德潤江淮營田提舉女七人適許源桑珍陸鉞敫目強謝庭芝管若鑑吳洪俱宦族

也識同知欣州事目強安州知州孫男十三人道生道寧道安道興道定道清道存道全道通道常道康道元道堅女二十人公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某縣某鄉某原初宣慰公以雄材將累奮戎伍天兵渡江臨安已歸而揚州獨堅守不下及大兵至郡守李庭芝戰不克遂棄城遁兵荒大飢軍民數萬或相食制閫不能支民且亂宣慰公諭八郡吏民來歸聖朝扶危不擾淮人大悅迨臣導之入覲
世廟獎諭良久錫賚甚厚公至元末亦嘗以事見焉
上顧問周渥賜西錦衣一襲嗚呼昔者江淮内附之

初法制未立居官者或肆貪饕以虐其下而公父子惟務施德布政惠活其人其胄中所存豈不出於尋常萬〻哉宜其子孫蕃衍代冠相繼爲海内聞家天曆按部淮東道定遣府憲史以公神道碑銘爲請故采其治行序而銘之銘曰

惟天生民弗克自乂惟古建邦分吏以治吏治伊何允維循良凶用寧一民斯樂康於祢
皇元奄有萬國爲官擇人克奉其職有爰宋公如古列侯之群愷悌敷政優〻四十餘年歷典七郡民歌孔揚肆有令聞在昔公考材武桓〻挈爾萬衆易危

郎安彝及諸孫世秉詩禮蔚為閥家衣冠濟濟彼何人斯為虐為貪報施昭昭天固弗監泰為公卿山或如礪銘詩不磨視此良吏

元故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王公神道碑銘

至元六年冬十月丁酉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王公以疾卒於郡之廨故里吏民咸走弔哭明年春正改元正月甲戌其孤子仁護公喪歸二月庚寅葬安喜縣仁渠鄉奇董原吏民懷思不足屬國子司業滿迴頌公遺愛於石仁寀請曰先子治行魏人已述之而神道之碑獨未有刻吾為子孫者稱揚先世之美庸敢緩乎按公諱惟賢字國寶世家中山祖丘仕金為唐縣主簿

皇贈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太原郡侯考

王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公少從鄉先生學長善書計遂游京師擢戶部掾由宣徽入掾中書延祐二年詔大臣分賜諸王金幣於朔方掾屬從行者遷賞有差公與其選進官從仕郎工部主事未幾改戶部主事除月徽政院選為都事中書奏留之徽政復以為請朝著由是皆知其材久之得告歸省父疾尋丁父憂廬墓鄉閭以孝聞服闋復為工部主事轉吏部泰定元年擢中書左司都事先時詔由吏出官者止從七品至是許至四品公超遷五階官奉直大夫無何擢拜御史遷戶部郎中廷議以公向嘗錫命於邊復命稱重臣北行周戢沙漠蓋萬餘里道人賴其惠進為侍郎官朝散大夫海漕歲運米三百萬石以餽京師舟至直沽則命戶部官一人往督其運公凡四往彼皆悉其廉明不敢為姦米盡完好不雜陞中議大夫同知河間都轉運鹽使司事公深恤竈民之苦工本親給與民官屬不敢有所梏克值秋大雨颶風溢潮舟壞沒官鹽七萬五千餘引死者三百餘人公力陳於朝復散稽逋令民賞鹽以當其數又給死者葬具竈民感公之惠繪像事之至順三年進亞中大夫兩浙鹽運使公經畫有方課先諸漕以集仍補前政所負鹽十萬引廷臣嘉其能請賜酒幣勞之時

今天子新即位大會宗親賜予藩臣白金不足命鹽漕代償公設法取之而商不擾元統初元擢拜戶部尚書朝廷以錢穀為重非精熟練達者不授公歷主事郎中侍郎凡財利出入盈縮咸悉其數於是節省冗費冗務至元元年詔選郡守宰臣以公應詔出

為大名路總管郡境方旱公下車數日而以雨足聞
歲則大祲官戕和市糴粟於民而直不時給積多至
四百萬緡公屢以為言始給其直民力以紓府署譙
門及韓忠獻王祠歲久將壓公治完之楮幣之易以
使民用吏或滯之公申嚴舊規以去其弊課稅之徵
以經國費賦入不實公選人習視以益其領吏之濫
者黜之民之冤者辯之文書下州縣皆畫時刻以遠
近難易為期莫敢違旦望入學令諸生講誦經訓
以程其業敦勸耕稼栽抑游墮使各食其力三年夏
河北大水〻入郡城設官民舍且盡公朝服致禱有
偉募能治水者立給賞令命有司縛木為舟以救民
又發官廩以食之豪強或乘時肆據奪公痛繩以法
亟使人告言於朝　天子為遣官賑恤所全活者不
可勝計此公之有功於魏人魏人所以不能忘也公
終更二年吏民挽留弗忍公歸卒年七十有一祖妣
劉氏繼陳氏妣尚氏劉氏尚氏俱贈太原郡夫人娶
楊氏封太原郡夫人繼周氏皆先卒今夫人趙氏子
男曰仁將仕郎武備寺知事孫男益也先儒有言兩
漢名臣多出於丞史小吏非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
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為我國家之用人也內
而鄉士大夫外則州牧備宣大抵多由吏進可不重
其選歟公歷中外垂三十年理財治民皆以能稱
宜有銘〻曰
在昔國初天啟昌運於時豪傑咸思振奮或陳謀畧
或屬橐鞬擐其智勇乃翼乃前海宇既平爰立法制
凡有同文比〻試吏有美王公宛珮于〻不忮不矜
珥筆以趨郎官之廷御史之府奉三尺法孰敢踰矩
詔從大臣往撫選荒恩流澤濡遠人所望時稱其材
再司縣政賦入有經民弗告病晚典魏郡惠愛孔多
魏人思之禱為頌歌吁嗟王公煒有能績凡爾法家
遹者宜式

元故奉議大夫河南行省員外郎致仕贈嘉議
大夫真定路總管和公墓碑銘

和氏占數東平陽穀縣世葬縣西六里之原有因官
家濟州任城者既卒歸葬于鄉其子兵部尚書元昇
徵文以表諸墓按公諱洽字伯川至元十年起家試
西夏中興路勸農司掾以之權屯田丞遷濟州判官
大德初轉益都高苑縣尹歷尹濟之沛單之單父二
縣延祐元年以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
又三年卒我國家既定中土務先民急而版籍刑章

念貨工作極機品式之制必得精敏通變之才始周
其用故一時豪傑群起而爭趨之當中統初故相張
忠宣公行省中興邊防既寧乃浚唐來漢延二渠溉
田以利其民及立勸農之官辟公爲椽其後又立屯
田長官擢公爲丞故於灌溉之方播植之利深有力
爲會西鄙有警公集強壯者守城堡老幼護堤防而
轉輸供餽不絕事平甘肅宣慰司以其功聞遂佐濟
州々當水陸要衝使節朝覲要貢賦舟車相望迎
候無虛日公應務優暇而民政亦脩高莊歲凶公下
車諭吏以民方乏食一切不得横征誅求又捐俸倡

富民出粟以賑貧者衆賴以安初朝廷嚴命衛士以
駝馬分飼民家及閭民多被擾始命郡縣築駝閑作
馬廐官吏董之庶幾編民不至受害公時在沛買地
三十畝作馬廐數十楹又建風雨雷壇以謹時祀又
濬鍊壕處堰清水甘沙四渠以通漕運工費雖勤公
親視之財省而民不知勞是時朝野寧謐年穀屢豐
按部使者巡行郡國皆清望嚴峻故守令亦多守職
奉法而民獲被其惠澤焉公仕四十餘年官五轉而
至六品階六遷而至奉政大夫享年七十有二卒以
延祐三年三月十有六日葬以是年四月某日考府

君諱順妣劉氏配張氏享年八十有五卒以元統二
年七月十有三日合葬公墓子男五人元謙歷晉州
安平縣主簿易州涞水縣尹卒官承務郎蘄州路蘄
春縣尹元昇歷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司直知趙州德
州同知真定路事河南嘉興安慶三路總管進拜尚
書正議大夫致仕元恕歷壽福院照磨汝寧西平縣
尹河南稻田提舉汾州知州卒官朝列大夫同知大
名路總管府事元清濟州蒙古學正元孚新店閘提
領女二人適朝請大夫同知益州路總管府事李伯
榮封真定郡君次適奉訓大夫昌國州知州嚴殺封

沛縣君孫男四人慧黄州路錄事司判官忠志思恭
仕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德州齊河縣主簿陳致雲
次適敦武校尉侍儀司通事舍人楊思文封安人公
先世勤于稼穡至公讀書入官清慎自持治獄平恕
所至以愛民濟物爲心不求赫々之譽而人亦多稱
之嗚呼官之比民者莫切于守令或深文峻法以干
名或玩歲愒日以苟祿斯民何賴焉公之父子俱以
材敏列官郡縣又以循廉見稱于時是宜有銘以紀
其世公以子貴贈官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上輕車
都尉汝南郡侯考府君贈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

車都尉汝南郡侯姚劉氏配張氏俱封汝南郡夫人
而諸婦亦以夫貴受封命焉銘曰
唐虞建官首命羲和惟和受氏傳緒衆多晉漢之間
凝家于鄴陽穀之宗豈其苗裔公服官政昆弟受畀
天報之豐多子多孫多子多孫克守家法不忮不求
施用不乏武紆墨綬文持郡符歲時來歸車騎甚都
天子有錫恩及考祖闕庭禮嚴亦有命婦衮冕之盛
萃十一門耀爾州里華爾宗姻福慶之儲其來無止
尚思忠孝勖汝孫子陽穀之野有木惟喬刻銘貞石
德音孔昭

元故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復歸至元之二年三月壬申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
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韓
公以疾終于洛陽官舍享年五十有二是歲五月戊
申載其喪歸七月己酉葬宛平縣高麗莊之原又十
有一年諸孤以太常博士金華胡助之狀請銘公神
道之碑昔者
世祖皇帝克大一統凡殊方絶域豪傑智謀之士隨
其才器而登用之故能招徠群工震疊九有治功興

而天下定矣公起家朝鮮入直環衛敬慎歲久位列
通侯是宜著銘以表其墓豈特昭示寵光覃被韓氏
子孫實維表率忠勤以爲外藩臣工之勸初闕罷陝
洛之郡歸稱沃土國家承平百載年穀豐衍民庶樂
康然自致和之秋軍旅數起飢饉薦臻民之流亡十
室而九自是朝廷數遣重臣出粟與幣以惠活之蠲
除租賦以休養之擇選官屬以撫安之既久而後事
稍得寧公當天曆二年由臺臣薦擢僉河西隴右道
肅政廉訪司事時饑莩載路存者無以爲養公悉心
賑救務施普惠全活者不可勝計迺行郡國糾劾貪

邪風采大振歲餘遷爲陝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兵
荒之餘法制寬弛公舉行憲典而樞機品式寖復其
舊關中地大人衆去京師又遠錢穀　徽州縣幕職
故多假授時銓曹法壞會吏旁緣爲奸聞有富庶之
所衆皆指爲奇貨公籍在銓名次先後復以缺爲等
差一日忽坐省中唱名注擬郎揭省門銓吏不得高
下其手衆服其公未幾省官曹掾因坐他事皆免惟
公獨無所汙遂遷河南總管公下車訪求民瘼度其
緩急而施行之郡當西南孔道使者交馳驛騎多死
公覈實驛戶得富實者若干皆奸民久避役者即日

趍事貧窮者悉聽免歸而驛傳始不乏矣肇新驛舍
及幃帳衾褥器皿使者之至如其家然以廟學門廡
傾圮繕完如初旦望即僚吏聽講經訓冀習知其廉
平之理又置更鬲謹其晷刻以警朝昏又葺惠民局
修藥餌以活貧人之有疾者蓋河南昔經兵難民多
徙死公私廬舍聖賢祠廟盡皆毀壞公到官未久百
廢俱興大則出官帑小則割俸以倡富者樂於輸財
貧者皆願庸役故人不擾而事集蓋深得古人救荒
恤民之意焉於是政聲流布遠邇凡他郡刑獄冤抑
田宅昏嫁訟弗決者行省憲府屢以屬公皆隨事裁

三二

達衆悉推服及聞公薨咸悲思之公諱永字貞甫居
本國之清州世以儒術為業
世祖既奠天位萬邦來庭維高麗王尚主聽還其國
乃選世家子弟二十餘人為質于朝公考亦在選中
久之歸仕其國子孫因家京師公以大德七年入備
宿衛未幾
成宗皇帝命掌服御為近侍時宮禁邃深法制嚴整
公扈從出入小心慎密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公復被召在其左右
仁宗愛尚文學公時〻進說故事至大初元官承務

郎資武庫提點遷奉議大夫壽武庫使轉利器庫使
皆武備寺所屬國家初以武定天下故於甲兵所藏
不輕授人公居其職凡十餘年出納無虞延祐七年
遷奉議大夫大寧路錦州知州又遷高州公習熟二
州之俗故其為治也本之以寬仁守之以廉靜民被
其惠吏服其能及遷遼陽路懿州知州未及上遂有
僉憲之命公性明敏幼若成人喜慍不形于色稍長
愈善文學國人敬焉及涖官臨民寬厚豈弟未嘗疾
言遽色勤于政務至忘寢食持守潔白一毫不取諸
人奉身清約恒以圖史自娛齋居終日澹如也捐館

五十三

之日室無餘財聞者益重其操公五世祖奕仕其國
為尚衣直長同正生子希愈儀仗府別將曾祖考光
胤朝請大夫禮賓卿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右
僕射祖考康匡靖大夫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判典理司事以世子師致仕卒謚文惠公
考謝奇朝奉大夫右司議知制誥三世皆以進士及
第曾祖妣陳氏本國富戶長懿之女封通義郡夫人
祖妣任氏禮賓少卿龍臂之曾孫權知監察御史克
知之孫礼賓注簿同正金祐之女金紫光祿大夫政
堂文學礼部尚書寶文閣大學士判兵部事謚章憲

公鄭某之外孫女封牙善郡夫人妣蔡氏繼妣鄭氏
本國大相良祐之女封利城郡夫人公鄭出也既仕
聖朝階官三品　天子推恩贈其祖中順大夫僉太
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高陽郡伯任氏封高陽
郡君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高
陽郡侯蔡氏鄭氏俱封高陽郡夫人公配崔氏累封
高陽郡夫人子男三人長若先由近侍累遷太府監
右藏庫副使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資政院都事
擢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次仲蒱侍儀司
通事舍人次文獻給事儲宮　天爵既序公行治官封

卒葬有年仲蒱曰吾東國之俗凡並仕結婚必各徵
其族世外家非勳貴之冑不得補官非名宦之世不
許作配蓋有古人仕者世祿崇尚氏族之遺意請並
著之銘曰
朝鮮之東箕子所封遺教猶存蔚有華風自昔其國
風俗好儒設科取士誦詩讀書翊遂
聖朝海宇咸一東土承風誕沐文德有美韓公起自
儒家入侍　天子光著才華出領郡符分持憲節春
陽之溫美玉之潔民受其惠吏畏其威閩陝東西咸
有去思公用弗極公有賢子言論雍容進拜御史惟

仲與季出入禁廷執事有恪繼美父兄尚事華學請
俱周家克孝與忠世贊
皇國豈惟退寵東土之光益大其宗百世之芳
元故正議大夫僉宣徽院事周侯神道碑銘
正議大夫僉宣徽院事周侯諱貞字幹臣以至正元
年十二月廿一日卒葬保定清苑縣延育鄉延福里
先塋之兆其子克敬徵銘以表墓道按周氏世家清
苑侯曾祖諱某國初以才勇為義軍萬戶能保全其
鄉邑祖諱元積善好施以賑親族用侯貴贈亞中大
夫廣平路總管輕車都尉汝南郡侯考諱普讀書業

儒材不克顯而歿贈嘉議大夫保定路總管上輕車
都尉汝南郡侯侯早聰敏既長思樹功名乃游京師
學國語數月盡能之擢翰林院譯椽語益精熟出官
將仕郎監廣盈倉出納無弊遷承務郎佩金符廣元
紹興等處海運副千戶在官四年冊再涉海而不以
為勞中書錫宴及賜錦幣四襲遷奉議大夫東勝州
知州侯下車作新學官士亾往往來游焉學舊有田
二千餘畝比年豪民冒種士無所訴侯稽故籍悉歸
諸學士刻石頌侯美歲餘改敦修理民有兄弟爭財
久不能決侯以理諭之兄弟慙悔卒為敦睦之行儒

生耿某喪親廬墓侯率屬吏表其孝行仍分祿米以
周其貧民愈化服逐除和寧兵馬使進官中議大夫
邊庭法制寬簡盜多未獲侯馳驛數千里乃盡獲之
悉致于法盜亦屏息中州良家子女被賣于邊者絜
侯索得之歸其父母家咸繪侯像事之捐俸建龍沙
書院民亦有興起者爲廷臣嘉其能擢拜中興路總
管江淮之田履畝而稅貧者或無地入租富者或徵
倖獲免民有輸米沙市倉者五百餘家貧窶無地有
司徵求榜掠無已行省委命核實數年不絕侯到官
月餘即正其事民皆神之漢江之水岸善崩其口象
鼻嘴者官甚患于工款後民數千人修完之民不勝
役侯命作堤護之親董其役樹以竹木積以土石堤
長君千里力省功倍堅完可久民口碑吾歲無修築
之勞者周侯力也相率著其遺愛爲進僉宣徽院事
侯以年耆乞致仕卒時年七十有一祖妣〻皆王氏俱
追封汝南郡夫人娶劉氏封汝南郡夫人侯兄弼承
務郎大名路清河縣尹弟誠子男二人長克明出繼
兄後將仕郎淮安路總管府知事次則克敬居侯之
喪不茹葷酒鄉閭以孝稱誠之子克恭求鹿縣稅務
副使女三人長適大宗正府譯掾王國器次適儒士

劉秉春次適僉左都威衛指揮使顏伯璞孫男恕也
昔我國家撫定海內收攬豪傑隨其才器大小而任
用之入官之塗蓋不一也
世祖皇帝始制國字以通語言中國之民亦皆使之
盡學焉故人材率多由是而顯若周侯者蓋其人哉
故爲之銘〻曰
維皇建國于燕〻之域九有來賓如星拱極姻婭清苑
密邇神京民生其間歎歟大之式承寵光達爲鄉士
衆芳垂紳紆朱曳紫有美周侯譯掾起家致身通守
萃其暉華若昔國初豪俊輻湊戰征方殷彌生介胄
殆逢治安富貴尊榮游優文墨保有令名侯所歷官
興學教善民俗承風亦克用勸頌其遺愛載諸貞珉
又列銘章以貽子孫

元故奉訓大夫冠州知州周府君墓碑銘

周氏爲燕名族金贈儒林郎企生子安貞登皇統五
年進士第累官中議大夫咸平路轉運使其弟宣武
將軍河間草場使安吉生鎮國上將軍杞縣令璧〻
生蔡州節度判官天禧國初燕京行省辟充詳議官
生奉政大夫右侍儀使鐸〻生二子長曰翰林侍講
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之綱次即君也諱

之翰字子宣我國家既定中夏太保劉公奏起朝儀
侍儀公佐之遂成一代之禮夫人王氏翰林學士承
旨文康公鶚之女讀書曉明教子有法君與侍講早
歲皆以儒名侍講以朝命出繼文康公後君次當廕
父官推讓從兄之幹乆之擢侍儀舍人滿考再為之
復充法物庫直長出官將仕佐郎主滄州清池簿未
上大司農司辟為掾進本司照磨擢侍儀通事舍人
轉承務郎武備寺經歷出為淮安路推官進拜冠州
知州到官五月而卒至順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也享
年六十有五歸葬良鄉縣南呂里先兆君自元貞初
入仕六命而至郡守階六轉而至奉訓大夫當朝廷
承平之日又佐人以為職故不克大有所施獨在侍
儀明習礼文之事嘗述朝儀備錄五卷朝儀紀原三
卷以進蒙賜幣帛命以其書藏史館及官淮安民有
殺其子而誣仇人殺之者有誤繫人死有司鍛錬為
故殺之者有因中酒而死其家誣人毒死之皆獄具
君一一辯之民大稱善君嘗問學於楊先生時與文
康公時賓客日集其门故君於近代故事一時偉人
悉能知之居官廉慎毫髮無所私少嘗拾遺于路追
及其人與之蓋其為人溫厚和平能以禮義自守者

三十八

也其配敬氏燕京提舉學校官大年先生鉉之從孫
太常博士元長之女中書平章政事儼之女弟也子
男曰壤國子積分出身奉聖州判官權中書掾歷文
林郎都護府都事擢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次睃廕
官進義副尉主亳州城父縣簿周氏自金皇統迄今
至正垂二百年而詩礼衣冠之傳不乏可謂盛矣宜
有銘以著其世銘曰
幽燕之郊天挺雄豪世服難索云何周氏祖及孫子
蔚乎多士遭逢明時執礼誦詩溫溫其儀朝有大會
冠裳玉佩臚傳九拜頎頎淮城汝往司刑死者復生
維聖之制刑本于礼民寧興起世禄之家克慎弗奢
益振厥華咨爾來裔家學是繼尚永其世

三十九

滋溪文稿卷第十八

碑誌十二

故曹州定陶縣尹趙君墓碣銘

泰定四年八月乙未承直郎曹州定陶縣尹兼諸軍奧魯勸農事趙君年五十四以官卒其年十月庚申葬中山安喜縣堯坊原又三年其子埜來京師蹠君行事徵文以表其墓埜與天爵嘗同門學相友善爲叙而銘焉序曰君諱時敏字致堂世家蔚州靈丘曾大父增國初倡鄉民來歸累官提刑按察使贈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定國襄穆公因官中山徙家爲大父秉温左右

世祖四十餘年嘗兩都作朝儀制曆象悉與其議卒官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定國文昭公父庸生具美質而不克壽以君故贈承直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君幼聰警絕人及長事師故國子司業滕公安上滕公門人多文雅端謹之士君以貴游子及其門居嘗浸灌之久問學粹精治身修潔而無驕矜浮靡之習其事長以恭接友以信齋居終日晏如也居初後承直卒五月而生母氏尋亦卒鞠於伯母冀氏及冀氏卒服喪三年以

報其德文昭公既薨諸父多官于外君始經紀其家御下肅然趙氏族大而盛歲時伏臘昏喪君承之皆有法嘗悼近世之士貴爲公卿而享祀其祖禰同庶人乃稽司馬氏朱氏祭儀家禮爲祠堂於正寢之側凡喪祭昏冠議而行之鄉郡閭家或從而化建學家塾延師以訓其宗族子弟之無依者里人亦多來學爲名既著朝廷皆舊聞而薦之起爲承事郎侍儀通事舍人從職未幾會有佞幸除爲侍儀官者君曰是豈可與共事耶即移病去先世別墅在郡城東新河之陽君益脩治爲堂爲亭爲臺爲池清泉奇石嘉禾脩竹映帶左右君偕好友日鳴琴觴酒宴安詠歌以自娛脩然若與世相忘者久之起爲承務郎右八作司同提舉君曰吾學儒者也豈能吝出納以爲有司之事乎又移病去居數年出尹定陶是邑土沃而民庶君下車即驗民力差爲九等悉著於籍凡賦役調發按籍而行於是姦吏不得暴斂侵其民矣先是俗頗健訟富室子弟或珥筆習吏覬免徭役君興學宮禮師儒悉使就學執弟子業躬爲訓督日漸月化而習俗亦或少變爲民有親死欲火之者君以理諭之而止無何政清訟簡流戶來歸惟恐君滿代而去其

卒也咸悲惜之君曾祖妣楊氏祖妣張氏俱追封定國夫人妣劉氏贈恭人配李氏封恭人陜西都轉運鹽使汝明之女子男藝由國學弟子員補侍儀舍人調靖海尉女適同知安肅州事在継宗孫男勝寧銘〻曰

継志之勵克善其継維學之脩克篤於誼彼皆赫〻我則舒〻玉佩長裾進退裕如壽帶孔延施不盡有尚復其初以燾爾後

右衛親軍千户鄭君墓碑

國家初以干戈平定中國一時豪俊風起雲蒸戰伐攻取勲烈焜燿厥後父死子継兄終弟及所以傚習武備褒表功德而勗舊世家以爵祿樹讓光顯于時若鄭君者蓋可稱列者也君諱銓字方平其先靈壽人元帥府經歷贈資善大夫大司農鄉常山郡公諡安僖諱守德之孫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贈推忠宣力功臣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趙國公諡武毅諱温之子至元二十六年代其兄為右衛親軍千户大德七年復以其官讓其兄子克諶元統元年閏三月廿三日卒其年四月八日葬君生貴家而無紈綺之習兄弟四人長曰利用監丞欽次曰樞密院判官

釭季曰同知靖州路總管府事鏞君次居三初武毅公行省江南欽釭列官中外君與鏞留養毋滎陽郡夫人馮氏會君武毅公入覲

世祖皇帝方畋柳林君從見于行宫

上儀其容乃命宿衛　成廟未幾侍

成廟撫軍龍荒錫賚優渥及嗣兄官當天下攝然武無所事君亦未嘗苟于其職朝廷既建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先期百官執事者賜湯沐錢而吏卒亦均賚焉有司或不時給君上言祀者著誠致潔也今湯沐錢或不均賜非是自茲有司奉行唯謹又嘗分董治橋于渾河以備桑乾秋漲既而霖雨水溢君所治橋獨堅完不壞乘輿安受勅賜酒饌及讓官家居作園亭於衛水之上疏泉種樹逍遥杖履日與里翁鄰友投壺觴酒以自娱陶然忘其為貴家也君性孝友武毅公薨時葬其御東北原封樹石儀既嚴且固先世丘墓在某原者君復脩治垣墉鑱石表之俾子孫不忘其處有姊孀居迎養于家親朋貧窶不能家者多賙給之君凡五娶王氏董氏岳氏蒙古氏孔氏子男克順令尉趙之臨城女五適趙憲李志順康中正皆宦族子二幼在室君卒時年七十二從葬武

毅公兆次銘曰
鄭為顯姓在唐尤盛勳業輝華車組餘慶於皇天朝
神武開國猗武毅公應時豪傑奮厥才勇南土是戡
活人止殺篤生多男君世其官遭時清寧材蘊莫施
孰究其成凡代將家傳及苗裔或起爭奪以隕厥世
偉哉鄭君獨與孔讓刻詩墓門永光穹壤

故承務郎杞縣尹閻侯墓碑

真定郡城西北三里有墓林焉余嘗過而問之其故
老曰縣尹閻氏之先墓也及余使憲淮東而縣尹諸
孫師魯適掾憲府廉慎而文余獨愛之間來請曰師

魯之先大夫仕至元間最後為杞縣尹有惠政終更
民愛思之不忍其去遂卒又留葬焉今三十餘年矣
吾先世皆葬真定不可使吾祖竟遊他州將以某年
月日載其柩歸公以鄉曲之故幸賜之銘則吾祖行
治庶其不泯沒矣余聞其言而感焉比見中州士大
宦游于南方者往往樂其風土之美而無丘隴霜露
之思今閻氏獨知歸葬先墓宜有銘以示于世按閻
侯諱琛字伯玉初從真定府辟為掾曹歷撿法官及
稅務使至元二年遷轉法行又陞真定路總管府知
事四年加將仕郎開元路宣撫司宋事九年轉益都

路總管府經歷十三年遷承事郎洺磁路鐵冶同提
舉佩銀符十九年除趙州寧晉縣尹歷尹槀城及杞
元貞初以年老不復仕我
國家初定中原故丞相史忠武王開府真定登用前
金遺老陳立法制撫摩瘡痍政化流行民黎安輯久
之治最河朔諸郡流風善政一時賴之侯之少也猶
及接見前輩律令章程皆習知其說為掾曹撿法不
以文深為害人己德之在幕府贊畫咸適其宜佐鐵
官課最而人不擾歷尹三縣皆以惠養元元為本當
是時為上官者亦多老成勳舊故其下言信而事易

集寧晉旱歉侯請于大府得米以賑飢民又推其餘
惠及鄰邑杞學傾圮侯創孔殿建黌舍延師俾講經
訓暇則率僚吏往聽焉學者由是興起縣當驛置之
衝侯剸繁治劇益有餘力時朝廷未有致仕之令侯
雖年老精力尚強乃曰人可以不知止乎即退休不
仕將歸其鄉杞人挽留侯因築室以佚老焉嘗曰吾
生平有二幸其一自少至老未嘗有疾不知藥石刺
治之苦其二入官四十餘年夙夜祗畏未嘗被上官
呵譴今已謝事又沐國家承平之澤正當觴酒樂歙
優游以盡餘年疾革起正衣冠端坐悉召子孫前列

申以誨言各飲以酒已亦引滿就枕倏然而卒享年
八十大德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也侯為人明敏特達
幼失怙恃鞠于其兄及長友愛彌篤嘗恨少長兵間
學不克盡儒術乃勗子孫讀書皆以儒名侯之鄉友
有黄掾柄任縣登寧執者欲相薦引侯陽為遜辭陰
賛絶之其人後坐事誅諸薦引者皆免而侯獨無所
汙人服其識侯曾祖鑄祖浩考元金季為林州元帥
府經歷妣賈氏魯山令某之女侯昆弟三人珪璋侯
季也初配趙氏先卒繼室高氏金正奉大夫戶部尚
書夔之女皇通議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從
道之女弟也夙有婦德克相夫子、男曰禹將仕郎
分寧縣丞謙潁州儒學正晉祥符縣務使男孫四人
師道德安府務使次師魯師德師賢女孫五人侍儀
舍人周騰磁州判官楊克昭博野縣主簿高某田玉
張中式其壻也銘曰
昔在至元人材方興世紀其官允著賢能翊維侗侯
三仕為令至今鄉民猶誦名姓古人有言狐死首丘
何獨於人寃遊他州杞雖桐鄉趙為侯里永安其藏
利及子

大元贈奉訓大夫博興知州程府君墓碑銘

濟南章丘縣之嘉會鄉故贈奉訓大夫博興知州程
騎尉歷城縣男程府君之墓在焉府君諱璧字君寶
享年若干以大德某年某月卒配蔣氏封歷城縣太
君享年百歲以元統某年某月卒子男五人曰義曰
恭曰信曰肅曰某孫男四人曰益恭之子曰某信之
子曰某曰某仁之子曾孫男三人曰矩曰圓曰桂皆
益之子也程氏本冀州棗強人金季轉徙章丘世服
田畝我　國家治平百年民獲休養程氏族大以蕃
而先兆族葬至不能序昭穆蔣夫人卒肅始卜得吉
壤去先兆西南二里奉遷府君之柩合葬焉問以墳
壙樹之松柏前列石儀翁仲將刻銘墓碑弗果而卒
至正五年天爵使還山東矩來請銘念昔與益同朝
相好屢聞恭宦江南有聲及閣進上王健之狀始知
程氏孝廉世有陰德故為叙其事而銘焉按府君之
考萬為人慈祥不苛嘗為齊南郡獄掾因之飲食必
躬視之夏則汛掃囹圄令無汙穢冬則織蒲為屨分
給其衆或獄卒榜掠罪人妄有誅求輒訶止之曰皆
杖徒殺有國法存汝曹何敢法外加慘酷乎以故諸
者甚衆因或有就刑者輒仰天呼曰程公撫我恩踰
所生願公壽考多子孫我死固無憾矣妣孫氏治家

有法姻族訟者多就直之躬行節儉以率其下考妣
皆以高年終府君其長子也早歲以才能著已而山
東按察辟為書吏操持請介人不敢干以私遇事敢
言屢與官長争曲直久之不能與時俯仰廼嘆曰吾
母年在喜懼吾何為違甘旨之養屈志以從事于斯
乎嘗聞鄉長老言吾父有陰德于人程氏將有興起
者矣即辭歸事母以孝聞于郡開諸子性恭能官初
為淮西憲府譯掾教授嚴州掾辟江浙行省擢溧水
州判官轉吉水州以守令選尹句容再遷南陵語家
人曰吾養親之日能幾何時與其疲精神以事上官

曷若盡孝敬以奉吾母即日棄官歸養踰二十寒暑
不離左右母老遂謝事進官奉訓大夫同知松江府
事其在吉水潔己以愛民勤政而善俗既去二十餘
年民思弗忘建祠刻頌以著遺愛在句容課民樹桑
四十萬興學聘士以化其民尤善教子常誨益曰吾
世清白無以遺汝汝能勤學足矣益既登進士第則
訓之曰富貴有命汝惟進學是吾所望及聞益入翰林
為檢閱編修官改秘書郎國子博士奉詔與修宋史
則竊喜曰吾子問學庶有進乎益擢監察御史未
幾以論事切直出還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亦

卒君子惜之銘曰
溧水之東維齊之疆芃芃者麻菀彼桑桑自昔有年
民庶豐足耕焉學焉尚知榮辱猗歟府君試吏明時
克峻所持不詭以隨釋爾蘧廬奉爾甘旨士稱廉平
鄉推孝弟念昔厥考慈祥不苛治獄活人陰德孔多
請白再傳益大以侈遺愛在民如古循吏侃侃御史
學蘊其躬直言不阿卓有祖風守官以廉趨庭以孝
子繼孫承是則是傚嘉會之鄉欝欝新阡表其孝廉
過者式焉

故承事郎象山縣尹李侯墓碑

士有負不羈之材奮有為之勇弗克盡所施設賫志
以歿君子惜之余讀象山縣尹李侯行事深有所慨
嘆焉侯諱天祐字吉甫少有大志倜儻多智略涉獵
書傳遇古人偉節奇計輒慕好之既長欲以功名自
顯南北既一侯方踰冠慨然曰今海宇會同聖明臨
御可以出而仕矣吾寧久遯荒野歟即走江漢之上
以策干水軍招討司時中外官多名公卿招討使聞
侯謀畫可聽推擇為掾剳湖行省知其才命提領本
司按牘尋陞知事嶺海初定朝廷新令未洽有盜竊
發侯從招討使平之進擢湖廣行省掾交趾自中統

初朝廷遣使諭之彼遂來貢其後負嶮不朝至元二十四年又詔湖廣省臣將兵征之侯掌文書從行是冬兵會廣州泛舟于海次安邦與交人遇斬首二千餘級獲船六十餘艘追世子至弘縣海口斬首三百餘級獲船二十餘艘明年春兵次塔山洋與世子戰敗之又戰竹洞斬首二十餘級獲船九艘轉戰連日數破其衆三月次白藤港交人欃戰艦江中以拒我師值潮退舟不能進兵潰侯等被執乃斷其髮或絕其食凌辱困苦萬方侯執守益堅不少懾屈久之防禁少弛侯脫身拔歸晝伏夜行掇草木實食之數日

乘舟入海官兵無可奈何侯選邏卒驍勇者親載入海悉擒捕之邑民始安又差次邏卒勞效薦諸大府賜錢賞官而已不自為功也民有親喪久不葬者蓋始則泥陰陽休咎之說土俗因而不改侯以禮勸諭期七日不葬者罪之或貧不克舉者分俸助之而死者皆得歸葬于土仕者或歿官所妻子貧而不能存勸好義者周之嘗言勸農興學王政之始朝廷屢降德音而郡縣視為虛文夫我則不敢春秋親行御社諭民孝弟忠信察其勤惰而賞責之月朔師儒吏入學聽師生講說經訓使知禮義廉恥而習俗亦少變焉

始達吾境行省以其事聞時朝廷初改鈔法重其職守以侯提領紹興路平準庫陞將仕郎凡再考代者始至元貞初調衢州錄事民訟于庭立決遣之滿者赴調入京侯以向陷交趾備極艱苦至是吏部止積月日與從七品先時行省即官有以從仕非一官者援之同被陷者亦受從七品官獨侯循序而進衆為之不平乃自陳于政府於是即與正七品階承事郎慶元路象山縣尹兼勸農事邑有豪民二十輩表錦龍虎張其聲威虐民蠹政侯得其姦捕寘于法邑在郡治東南海島中去郡稍遠有盜數十時出剽掠復

會有詔遣使巡行郡國問民所疾苦蒙吏惠貪同列皆坐罪免獨侯廉明著聞民共薦之使者復以他州婚嫁田宅獄訟未決者屬侯治之在官二年以疾卒士民莫不嗟悼相謂自內附迄今邑令未有如侯之賢者也侯世家高唐州之高唐縣在金為官族矣後諱亡不可考大父寶父清皆隱德不仕妣王氏侯卒以大德七年九月朔旦享年五十有一葬德州清平縣李官莊侯所卜也元配劉氏祔焉子男五人必誠昭信校尉松江府判官追贈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次珍弼晋女四人適劉某元某張某劉某皆士族也

孫男八人瑛曲阜林廟學正擢礼部椽卒珩常州路
犇牛鎮税務副使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書吏
璵卒球中書掾遷承務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
事璡瑢瑊讀書未仕孫女六人曾孫男五人女八人
俱幼侯性孝友事母得其歡心輕財好義先業在爲
唐者悉推與伯叔昆弟徒家清平力穡種樹生産漸
饒買田四百餘畝及調官江南復分與諸族人使喪
歸葬業然一貧宗人拜哭請以田廬還之其子不受
曰父命也吾不敢違相讓既久乃取田十餘畝聞者
賢之蓋信侯之廉讓不獨行之于已又能化其家爲

銘曰
馬也泛駕士或跅弛不有異才疇克任使才難之嘆
古今所同從而與之用世之功侃々李侯抱器負奇
立志之異胡寧詭隨徃佐戎幕謀畫是賴奮義來歸
士氣增愾賞弗離勞不卑小官志欲有爲世方治安
年踰五十竟殞其身施不盡有慶及諸孫振々諸孫
肄業文史周旋臺閣華則日起孝思祖烈式徵銘章
表諸貞石來者勿忘
元故承德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趙公墓碑銘
蔚州飛狐趙氏由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国定國襄穆

公顯我　國家龍興之初襄穆以城來歸歷事累朝
屢典名郡惠譯被于其民故諸子多留居其地第五
子承直郎知輝州事秉讓因襄穆嘗監真定家焉公
諱寬字子栗襄穆公之孫輝州君之子也初以父澤
擢饒陽尉再尉真定進主靈壽縣簿入朝爲武備寺
管勾調揚州海門縣尹不赴會有詔擧廉官才堪守
令者以名聞部使者以公應詔起尹濟寧之鄆城歲
餘以老辭歸享年若干復歸至元之四年四月十有
七日以疾卒是月二十七日葬真定縣招堂原祖妣
定國夫人楊氏妣真定縣君周氏配涿郡盧氏翰林

學士承旨摯之女封恭人子男二人祖德祖昌女五
人適董守惠史熉耿瓚史譯元其俱名家子孫男五
人安高邑縣務副堅全某々女三人公早喪親卓然
克自樹立雖生大家而無紈綺之習盧公一代名流
奇公之爲以女歸焉真定居燕南孔道使者旁午公
迎勞護送不失其節治盜有方而不竊發其佐靈壽
督秋税均平無私民至于今稱之及官武備被命出
董諸匠而工不怠弛鄆城户夥事殷公撫以簡靜久
亦稱治引年于家日具琴酒徜徉娛樂公性慈祥睦
宗族以恩交朋友以讓施之于官民亦安其豈弟之

政為盧恭人治家清儉教子嚴明公得内助為多後公若干年卒享年若干昔先子叅政府君與公交游雅厚天爵復與公諸子嘗同師學故謹序其家世銘焉銘曰

趙居飛狐號聞族烈〻官勛自襄禩歷典名邦政多併孫子詵〻食世禄惟定故封藹裔木栢堂高原公所卜石著銘詩名不泯公侯之裔終必復

從仕郎保定路慶都縣尹尚侯惠政碑銘

至正庚寅慶都耆老王國瑞趙成邵德儒士趙士元吕嚴等屢狀令尹尚侯治行上燕南憲府復詣予請曰吾邑自至元大德以來為政有聲者數人既去民銘其遺愛於碑老者雖亡少者猶克知之以有石章故也尚侯家世鄉相由成均釋褐入官即能大振名聲非賦予過人能若是乎今則瓜代將刻石著其惠政執事幸賜之銘庶吾民永遠而不忘也嗚呼比年朝廷悼雨暘之失時閔民生之不足精擇牧守惠養黎元故郡邑得人有若尚侯者焉是宜紀其治迹以為來者勸也侯以戊子之秋下車時頻不熟米日踊責侯即命發常平粟召四鄉民減價糶之同列以為難侯曰常平本虞荒歲今復何疑頼以全活者衆侯

勤于為政朝出視事抵暮方歸凡昏嫁田土獄訟積年不能已者悉決治之民皆以為平允縣以無事庭列群吏講說經訓變其刀筆筐篋之習鄉校所以正俗也舊皆以醫卜雜流為之師侯擇士之明經者施其教暇則親自飭厲民亦稍〻興于礼讓焉農桑本以養民也世皆視為文具侯躬行隴畝而教諭之又為訓誡之詩家傳而人誦之四郊之桑皆蔚然成列矣邑當燕趙之衝館傳在焉館中涖事者歲久多方困苦其驛户侯察其尤暴戾者黜之廳舍頹壞者新之什器不足者完之侯王大臣經行飲燕供帳之須悉取于民侯規措有方民不知擾蓋驛館廪餼朝廷歲給鈔有差使者日多或不足以供前至元中姚公天福尹真定始自春初給鈔與民俾之規運而所須次第取之今則取之百倍鈔又不給郡縣皆然民不勝苦侯視物賤時官自買之足給一歲之用仍有餘餽焉始者中原之人著户版者或任征戍之勞或供館傳之役名曰軍站其為民者夏則輸絲綿秋則輸米粟鄉推一人總其事若鄉官然比者年穀不登為民者多貧乏流移乃命軍站之家代總其事曰伺于官〻有所求悉以供之民畏其有破産之患爭納賄

以求免而有司視為奇貨侯推次甲乙為之事已治
集者遣歸不令伺于官所姦吏計無所施民心大悅
當國者以經費不足歲課漸增而鹽益貴民私煎者
日益多漕司邏者咨至守令畏夫覺察獲罪令民十
家為甲出錢賂之侯令既嚴民不敢犯邏者亦不復
至先是邑境盜竊屢發侯以民素無教始因賭博飲
酒游蕩無檢以則遂至為盜陷于刑辟官府初不知
也其知之者鄉長鄰里乎惟杜其原則絕其流民有
犯此者鄉鄰之長即以名聞否則同坐以故民皆相
勗為善無為盜者凡郡縣令下揭之于牌本以示信

五十六

也皁隸奉行會斂百端侯為文符令鄉社自相傳達
皁隸一至鄉社飲食若干需索若干悉書于籍月一
具聞侯覆實之遂無一人無故輒入鄉社擾民者侯
廉慎修潔每出行縣裹糧自隨吏亦化服民愛戴之
乙丑之夏天少雨民以旱告侯齋沐禱于西山雨隨
霑足歲亦大穰蓋其為政廉平名實相應是以民足
衣食安于田里而無所擾嗚呼中國承平百年朝廷
德澤深厚戴白之老目不識兵民生當益富完奈何
今者日愈趨于彫弊蓋本于守令之貪暴加以政令
之煩苛民有愁嘆之心是以時有水旱之異遏而止

之其惟循良之吏乎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尚
侯之謂矣非惟侯為然也監縣完者帖木耳嘗以諸
侯王命蓋衛輝郡捕盜有功中書改奏是官與侯同
心愛民故邑以治閔侯名恕字彥仁世居保定銀青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齊國正獻公諸孫吏部侍郎克
強之從子至治進士監察御史克和之子夫以故家
詩禮之澤濡成均師友之訓誨宜其為政多可紀云
銘曰
燕趙之衢邑曰慶都桑溥勉驅行者日瘏邑有大夫
厥終自初迎候走趨遑知其餘民則嘆吁孰恤我劬

五十七

有美尚侯清、冠裾廉平以居匪亟匪徐潤飭吏事
悉本于儒起視鄉校汝敦詩書惟善与俱俗惡是袪
出省農夫爾耕爾鋤吾無汝需田勿荒蕪而弊者完
而傾者扶凡令之敷惟簡以孚曰吏曰胥里絕追呼
獄訟日無係役日除民力日紓式歌且謠頌聲載輿
乃勒乃模允著令譽悠久弗渝

無極縣尹唐侯去思碑銘

大凡令往於郡縣者率三歲乃代而守令之仕則尤
重焉無極尹唐侯治縣七年代者始至士民耆老不
忍其去錄其政之善者屬予文諸石尚其永遠不能

忘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至于久而能有成者也況於方千里之郡百里之邑欲其民庶之家給農桑之業成風俗之淳美治化之流行豈一朝一夕所可致歟昔子產為鄭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使子產為鄭一年而去則政教未孚孰云其有遺愛乎漢孝宣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忘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太守吏民之本數变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而黄霸亦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及姦吏緣絶簿書盜則物公私費耗皆出于民嗚呼守令之不得久居官守民庶之不得洽其政治豈非古今之所患乎然則唐侯之尹無極宜其政之有成而可書也侯初下車令不輕出令出而民不違事不妄作事作而民斯應謂民非耕桑何以能養故巡行壠畝親勸督之而農無惰者謂民非教養無由自立故興崇庠序數教誨之而士有成立者比年水旱不節稼穡不登民無宿儲而征戍乘傳之勞未嘗缺供故民日益貧困侯知其然凡大府文書之至稍有不便輒力

陳之惟恐其病民也郡縣歲以土之所出民之所有具其時直達于省部侯其所需而應之然而直不時給民甚苦之侯殺其數以聞庶少紓其力焉朝廷常募民入粟以實河倉檄至侯言無極邑小民貧粟無有也中山命糴常平倉粟侯言連歲凶荒民方乏食請止其糴侯始涖事民訟立辨直曲既而民無所訴旁邑民訟或歲久不能决者郡符屬侯治之皆伏其平真定當滹沱之衝夏秋水為城患春則豫修隄防芻藁之費畚鍤之勞均于其屬而中山所領縣三安喜當其十之六無極新樂當其四後以新樂驛傳所置得免無極獨當其四近歲安喜請于會府又免其三無極遂當十之七侯奮然曰同為民也為上者當均其役豈宜利彼而病此乎彼能愛民而我不能也乃列狀數百言陳于會府遂仍其舊斯則侯之永久有利于民者也嗚呼今之為邑者苟且一時之政孰思其為後日計乎而侯之深謀長慮如此民其忍忘之哉侯常建常平倉繕完三皇及孔子廟下至渠梁塗路亦修治有法蓋於興利去害皆勇為之夫以朝廷宣布號令更張治化無非所以為民然而貪墨之徒舞文玩法適足為害不有慈祥豈弟之君子何

以能稱國家責任之意副黎元望治之心予今唐侯在官七年治無煩苛民有遺愛故予列序古人久于其職而政有成者告之庶幾任官考有徵焉侯名銘字子治益都費縣人由資政掾尹是邑階官承事郎

銘曰

皇有中原治安百年德澤涵濡雨露自天水旱蝗蝻比歲為害稼穡不登民生奚賴豈弟君子務休民力民力既息衣食滋殖猗歟唐侯廉平不苛為政七年民樂且歌長吏數更勞于送迎惟昔君子久則化成懷祿苟安玩歲愒日雖服官政朝不謀夕猗歟唐侯慎始克終爰述頌詩播美無窮

滋溪文稾卷第十九

碑誌十三

有元旌表孝行劉君墓碣銘

君諱成字瑞卿姓劉氏國初由汴徙家燕君年二十喪其父事其祖父母克盡孝養祖父母卒奉其母氏益恭於是孝行聞京師故翰林承旨劉公賡以重德雅望久在朝著搢紳推服適與君同里閈熟君之行登名于朝朝議是之禮部符下表其門曰孝行云延祐五年正月也是時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劉公年已七十為國耆老其父孝靖公年九十餘

天子重其高年數遣使即其家賜以幣帛酒醴一時敬老興化之意誠太平之盛典也故劉公一言而君遂承旌命海內聞之有不興起者歟禮曰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詎不信夫君為人溫厚慈祥治生以奉旨甘寒暑晨昏不懈也居喪如禮買地為塋域以葬其親及宗族之未葬者撫其弟慶友愛尤篤同居甚庬不間于人言治家節約資用有餘輙施與其親族朋友之貧者人由是益稱君賢蓋不獨孝友于其家又能推所有以及于人也君享年六十有一以至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卒葬大興縣燕臺鄉海王莊其孤

子屬太史保章氏齊克明狀君行來請銘余于君未之前識也向在詞林嘗侍承旨劉公而保章則同門友也因不固辭而為之書君祖信妣韓氏父德祿妣蘇氏娶張氏子男一人敬祖讀書不仕嗚呼自昔京師俗務浩穰強宗富室多輕俠橫恣甚則武斷以亂吏治而劉君獨能以孝行旌其宅里茲其可銘也夫銘曰

翼々神京風化攸興自遠伊邇罔或不承溫々劉君允循子職不耀其章好是懿德彼都人士冠蓋如雲篤其天倫孰與父昴念茲孝友尚其作則表銘君阡車過者式

六十二

元故尚醫賈君墓碣銘

方技之學古人所慎重也故醫非三世不服其藥蓋著之禮經以示後世蓋傳業貴欲其精用物貴欲其熟豈漫為嘗試者乎真定賈氏以醫術著名百餘年矣至君而名益顯君諱行沖和卿其字也世祖皇帝在位既久一時才俊悉被任用聞郡國有名能藝術者亦遣使徵之親詢其人以察其所學而其人非真有所能則亦不敢應也當是時光祿大夫許公國禎領尚醫事以君名聞即日被徵既至入見便殿賜對稱旨命為尚醫京師之人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遇疾輒已人德報之則曰天定生之未必盡出吾術也會皇孫梁王開國雲南詔選尚醫從行近臣以君應詔賜以衣裘鞍馬君先時名籍隸樞府至是改隸尚醫又錫璽書護其家俾永蠲其徭役焉雲南去京師西南萬里風土氣候與中國殊王既居之而無所苦蓋君調護之力居多久之君以親老乞還其鄉王不忍違厚其禮而歸之君居鄉里學醫者多師其說疾之尤難起者須君為之君察其表裏虛實寒熱用所宜無莫不奇中立効蓋君少嘗講授詩書孔孟之說故於醫經方書獨得其大原大本非若世人取効一方一法而無所通也君年既高遂厭世事買地郡城之東闢為小圃築亭于中周植嘉樹偕其好友婆娑嬉遊怡然忘其年之老也集賢學士盧公摯時方載憲燕南表其亭曰靜深中朝碩士咸詠詞為君以至大二年六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有七葬真定縣新市鄉三家里西原考大果母某氏娶高氏繼左氏子男四人曰仁曰榮曰禮曰智女二人適平原縣尹張惟哲聊城縣主簿張明孫男五人君既以醫顯名諸子皆世其業榮最知名初用薦者補御藥

六十三

院掌藥累遷廣平路官醫提舉既葬君之二十有五年榮偕國子監典簿郭質求銘其墓天爵昔者嘗讀覃懷許文正公遺書有曰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不知此無術也然主張氏者或未盡其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其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于後日者亦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所弊其庶幾乎

按劉氏諱守真精通素問有名金大定明昌間既死其學無傳張氏諱元素博極經方然曰漢以下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遂以其學授李杲明之明之授羅天益謙甫明之國初有盛名嘗著傷寒會要諸書行于世謙甫亦著內經類編兩人者皆家真定君蓋及見謙甫盡得明之之書讀之而有發焉故其醫業過人如此嗚呼天下之事未有無所師承而能名世者也豈惟醫哉銘曰

維古方技民生係也上爲十全下者泥也不有哲師業孰繼也爲方者宗播利惠也居讀其書善兼劉也疾者神之若龜契也名聞天庭光顯嗣也歸休雍容進者礪也相彼百工慎厥藝也矧醫活人澤後裔也勒銘貞珉永無替也

元故河間路醫學教授王府君墓表

至元六年予自維揚被召入朝道出河間以疾止命醫視疾得王彥澤氏問詢其家世之自彥澤言曰吾王氏家河間數世矣皆以醫業相傳至先考教授府君而名益著疾者請之輒往貧則惠之以米遠近求藥者踵門賴生全者衆府君爲人慈祥而孝友尤善事親晨夕躬奉甘旨以致其養平生樂趨人之急宗

族飢寒者咸賙濟之不厭子弟孤幼者皆教養之居鄉黨事長者盡其禮撫幼者中乎節每儒服持謁必館于家爲有所乏亦周給之故鄉社之人愛而敬之既沒而猶思焉嘗訓彥澤等曰比見世人以治疾取則居藥致富鮮克能久汝曹當以爲戒郡守廉知行義欲表于朝府君辭曰吾盡吾心而已豈干譽以爲是耶彥澤又曰昔金大定間鄉郡有良醫劉氏完素能起危疾名傾朝野累召不起賜號高尚先生兵後子孫皆亡而所著書幸在先世嘗因劉氏遺書以治其術府君曰不可使劉氏之學無所傳也即其故居

作新祠宇旦望率醫者謁之庶幾瞻拜儀形講習論著益廣其傳以活斯人焉府君之沒今十餘年溥公一言以表于墓則其行義無不泯沒矣予嘉彥澤之志謹論次之按府君諱宗字伯川初爲保定路醫學正遷衛州路教授再調河間路教授享年六十有一以天曆元年三月十三日卒葬郡城西南三里祖諱琳妣某氏考諱璧前至元中授河間路管醫都管句妣某氏生子曰仁河南道按察司書吏曰誠滄州官醫提領次府君也娶某氏子男三人長彥澤由中山府醫學正遷晉州教授次彥直彥修孫男四人丕慶丕進丕遠丕輔府君之叔父諱謁生子曰弼曰讓曰義誠之子彥叔弼之子彥洪彥忠義之子彥濟彥深諸孫丕紆丕承丕顯丕明丕俊嗚呼聖賢之道大矣其散爲百家九流亦有可觀者焉嘗考夫劉氏之言曰醫教當本乎五運六氣世之醫者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失其意者多矣乃著運氣要旨以明其經藥證宣明論以證其方玄機病原式以辯其誤大抵皆祖素問而爲言也其用功精深造術淵奧而王氏父祖子孫居同里閈討論遺書風声習尚蓋有黙契者焉故其尊崇景仰若此然則維技之徒于吾聖人之

敎當何如也是歲龍集庚辰春二月戊子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新除樞密院判官蘇天爵述

李達道墓誌銘

君諱士行字達道姓李氏故集賢大學士薊文簡公之子聰敏過人少從文簡公官吳越及見故國遺老而吳興趙公孟頫漁陽鮮于公樞則又朝夕從學者也故其謌詩字畫悉有前輩風致于時公卿大臣喜尚吏能不樂儒士君年壯無所遇乃遊名山從釋氏學究竟大有所悟久之娛意翰墨泛舟江湖見隸篁老木斷渚崩崖輒推篷艤棹臨觀游衍心與境會愉愉然而樂其樂也

仁廟在御崇尚藝文近臣以君名薦遣使召之君以所畫大明宮圖入見上嘉其能命中書與五品官階集賢侍讀商公琦同在近列文簡公歸老維揚特命君爲泗州守侍行再調知黃巖州時郡久旱君禱于寒坑輒雨歲用豐稔省檄錄囚閩中歲餘方歸適接部者至郡務爲苛刻君不樂移疾去閑

文皇潛藩在建業善接納文士將往見焉行至上元縣界卒年四十七天曆元年六月一日也葬江都縣

某鄉某原君母王氏劉國夫人娶王氏淛東僉憲某
之女子男希閔溫州永嘉尉女壻賢適承務郎同知
諸暨州事吉護君卒之十三年希閔請銘其墓我國
家治平既久當有奇材異人出瑞斯世然卒弗克振
耀者可勝數哉君為詩清遠蕭散畫品尤高亦足以
名世矣銘曰
矯矯李君志廣而材充既無所遇于世乃游戲翰墨
以寫其心曾欲超然于物外而志不與俗同蓋自古
異才奇士為世則難合絕俗則多窮故聞君之終世
皆惋悵而哀恫我述銘詩于以表君之幽宮

元故鄱陽程君墓誌銘
江東程氏皆祖忠壯公靈洗忠壯公仕南朝有功於
歙歙人祠之水旱疾疫禱焉故子孫蔓衍至今君諱
傑字世英其先由歙徙樂平故宋時有諱中行者官
于鄱陽因家邑之霍溪傳三世為蘄州司法應淳登
進士第有聲君曾大父應炎司法之兄也大父禹里
述論語大學中庸說傳家塾父在以易中鄉貢進士
選值宋亡不仕君資篤實為學精勤思不墜其父祖
業年未壯時有司以其家著版驛傳而附之初教令
未洽吏胥緣為姦其家困若弗能支轉徙江淮君既
長奉親還鄉里身任户役而無所缺吏亦不敢橫有
需求其親安焉久之先業寖復宗族稱其材君事親
孝暫出而歸亦必入謁親疾躬奉藥餌疾愈乃已親
歿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母弟居淮之揚陽歲疫與妻
供亡子無所依君教育于家不異己子饒之名士若
故進士吳君存今鑑書博士周君伯琦望重一時君
節衣食致札幣命其子往受業為其言為學當明經
訓不當專尚文詞交朋友重信義賓客過門命觴具
饌不計家有無人有急難竭力赴之鄉鄰鬪者得君
一言各解去不復詣有司嘗從寒而暮歸聞有醉墮
塗泥者即令從者舁歸飲以湯藥達旦方甦泣謝而
去君平生行義類此晚樂鵠山密邇先墓有林泉之
勝築室居之表以悅山之號焉君生于前至元十四
年丁丑正月二十五日卒于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
四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葬先墓之側娶同邑
李氏子男二長與權大都路儒學錄次章饒州路醫
學錄女二長適吳政次適劉貞孫男二蘭生天次祖
慶孫女二初君命與權游京師因博士周君館于余
家已而御史薦其名春官擢其材奉中書省檄造雅
樂禮器于江南而遺君喪至正癸未予叅湖廣省政

與權智舟千里來請銘昔宋季年江東多文學節義之士若尚書湯公漢提刑謝公枋得皆風裁凜〻可爲庸俗聞其風而興者寧無人歟銘曰

維古尚行無易由言匪事枝葉貴有本原世教漸微風習斯靡化俗達材始于君子大江之東英豪如雲卓哉程君尚其知開聰彼鵠山原隰孔厚表其行義以厲爾後

楊府君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宗伯字礼卿故宋贈朝奉大夫漢之曾孫迪功郎淮西制置司幹辦官友義之孫國朝白鹿洞書院教諭師盤之子其先自華陰徙蜀軻奉之長子友直由太學釋褐累遷知德慶府蔚有華問學者稱曰敬齋先生樂東南廬阜山水奉親家焉故今爲南康路建昌州人教諭六子君最居長方其幼時祖母李孺人極鍾愛能言教之讀書凡先世遺訓皆使知之既就外傳進退言動悉有矩度可觀鄉先生亟稱之成童即任幹蠱衝冒寒暑奔走險難雖甚勞苦而未嘗幾微見于言色當是時江南初内附我國家新令來洽官吏征斂並緣爲姦民頗苦之君年尚少已能應门公私辦給皆具俾父母安于所養而不知

官府之擾考府君興教來歸不樂進取卜新安里居之築室以庇風雨墾田以藝禾稼皆君心計指授居家孝友親有疾拜醫求藥必嘗而後進親喪致哀葬祭求合于礼建塾延師以教諸子君恒誨之曰吾楊氏本漢太尉遺胄父祖以清節著名吾兄弟當夙夜績學以續詩書之澤諸弟賴君之教皆卓然樹立族人或有喪弗克舉乃具棺以殮之子孫幼而孤者男則教之學女則擇所歸爲近舍有澗溪之水君伐木爲杠爲舟梯往來者不病涉也歲庚午江淮大旱君賣田買粟賑救其宗族次及隣里故能不至于餓餓流亡蓋君天性好施非矯飾以干譽也廣東元帥府聞君行義檄授惠州合光寨巡徼官不果上君以新安之居湫隘遷隆造里構堂名曰積慶日從親舊觴詠娛樂甚心休休然享年六十有八以至正元年二月十五日卒妻熊氏郡名士與文之女勤約以相夫子後君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君母熊氏外祖天瑞家名進士官靖安縣丞子男玄貞女適謝謨丞相方叔四世孫君諸弟宗仁宗德以高年深隱表稱處士宗侃三傑以文藝宏敏並爲學官宗侃調上高縣麻塘巡檢三傑擢淮東宣閫掾由嘗授徒建業臺臣御

史籀薦其才天爵亦及識之玄貞將以某年月日葬
君于某鄉某原故三傑狀其行來請銘嗚呼自周元
公居濂陽倡洲聖賢之學朱文公守南康講道于白
鹿洞于是環廬阜左右士皆以洙泗濂洛為宗而李
燔敬子呂燾德昭周謨舜弼蔡念成元思胡泳伯量
相繼而作流風遺俗迄今尚存徽齋先生晚登朱子
之門與敬子德昭諸公相友遺文數十卷藏于家其
昆季子孫接於見聞觀感而化考君之修身制行若
此則家學世德之淵懿其亦有所本歟予故不辭而
為之銘、曰

七十二

有美楊君烟幅無華聿修其身益大厥家宗族鄉閭
推其孝友一門雍容礼俗孔厚大江之濆匡廬峩峩
昔有君子樂爾絃歌詩書之化無遠不被流風百年
家範猶美寔有貞石刻此銘詩嗟哉里人尚克式之

房山賈君墓碣銘

進士賈彝述其先伯父之行來請曰吾家涿之房山
世習詩書伯父有政事材而弗克壽伯母守節以終
其身今既合葬願得銘文表諸墓天爵自幼往來燕
趙間每見搢紳說家才子賢孫嗇其所能欲效于世
而闤門之中亦皆貞順有礼此國家承平俗化之美

非一旦一夕所能致也若賈氏者其可徵哉君諱和
字仲禮金進士伏冀縣丞景山之孫故處士德全之
子君資簡重少游鄉校日誦書數百言弱冠明經務
求大旨不為徽繞章句學下至醫卜書數咸通其說
初著版籍屬房總管府時中原甫定江左未下朝廷
嘗因畋狩以閱武功屬師所至遠者神明或旁緣為
姦而下不勝其虐矣君聞為其官長言國家肇基百
戰始得中土竟畋閱武本以服未服豈宜病民君是
乎屬師嘉君應謹命司其府錢穀君出納有方久之
別籍隸石提舉司當宮城肇建棟楹陛礎與梁池臺

七十三

悉資工石供億詰襍主者莫能支辟君掌其文書事
集而工不擾至元十四年四月君以疾卒年六十八
識者哀之大德元年四月葬房山抱玉鄉栗原先塋
娶田氏無子君卒時田氏年二十餘誓不他適屏去
簪珥遂著女道士服深居不出凡四十年族人時遺
疏米以飲食之天曆元年二月卒年七十一至元二
年二月君之諸姪始舉田氏之柩合祔君墓仍以一
人奉君祀初處士娶康氏生子四人而君長子也次
曰閏曰璞曰壤閏之子仲良仲恭璞之子伯儉壤之
子叔讓季常彝仲良之子懋伯儉之子誠壤終宣德

府教授燊以至順元年賜同進士出身官將仕郎太
常太祝識好義有喇奉君祀若季常也按賈氏系出
晉康叔虞唐長江主簿島以詩名世居涿州范陽金
大定末分范陽爲萬寧縣明昌二年又名奉先國初
始改房山島墓今在縣境君其苗裔耶銘曰
猗我賈君才可大受天嗇其年人又奚咎九原無憾
緜娩有人操其節義蓄德于身瞻彼西山有石如玉
琢此銘詩永表貞俗

處士賈君墓表

至順元年三月　天子策士于庭房山賈燊賜同進

士出身或曰是惟詩禮故家世載隱德者也未幾弄
以奉常太祝丁內艱免喪調官新樂其父卒乃命猶
子誠來告曰燊幼學于家庭始叅科名欲以爲親榮
不幸復罹大故苟無文字表章先德後將無以鏡考
是則燊所懼也謹稽門生任享祈所述狀而爲之書
君少聰警過人弱冠聞容城劉公因以理學淵多士
偕其兄往從焉公愛其兄弟性靜而樂學命其兄名
曰璞字抱真君名曰壤字藥夫蓋所以期待者非淺
淺也久之學若有得隱處州閭以奉其親旨甘滫髓
孝養克脩親疾躬省藥餌憂形于色親沒哀経斂殯
遵古喪制兄亡撫諸姪盡恩義敎之讀書皆克樹立
君綜理家務一毫不以自私建祠堂以奉神主割夷
田以供祭祀數敎于家遠近學徒恒百餘人君懇懇
爲陳経義大抵祖述劉公之訓爲多學者寒飢或不
能存又從而振給之繪孔子像只望師里人祠之蓋
欲一鄉興起爲善之心焉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
後至爲文渾厚質實不尚華靡一時翕然推重初用
薦者授涿州學正再調宣德府教授皆漢如也翰林
承旨郭公貫國子祭酒崔公詠燕南廉訪使趙公晟
以君才可教冑子俱嘗薦名于朝不報至元、年乙

亥八月二日卒君世涿州房山人曾大考金尚書某
祖考貞祐三年進士伏冀縣丞景山考處士君德全
母康氏娶焦氏早卒繼趙氏子男叔讓提領金玉府
採石山場季常司石局庫次即燊也今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女適焦仲平張世傑趙大本劉某孫男某君
享年七十有四葬房山抱玉鄉栗原先兆昔者劉公
以高節絕學師表當世海內之士聞而興者豈無其
人矧親承其學踵其高尚若君者歟宜有銘以表諸
墓銘曰
幽燕山川背奇崛士氣感慨多奮烈偉哉容城古豪

傑作訓其徒勵名節若冠有縷玉有玦百世考德載
頁碣

故梧州幕府王長卿墓誌銘

君諱士元字長卿其為人儀觀魁梧倜儻有大志少
好讀書通玄象及先天之學又善行草表其號曰白
瀾居士士亦多從之游君談論風生賓客滿座聽之
終日不厭年二十餘慨然思樹功名于世將為遠遊
以廣其見聞遂涉關陝西至巴蜀南抵六詔覽觀山
河之雄壯其志愈振而不少衰鎮蠻宣尉都元帥奇
其才辟署為掾君忽不樂棄之去叙州諸部宣撫使
闡其名復羅致之不敢以曹屬御之也君喜以為知
己因留居焉叙州僻在遐荒變民甫定事多無法君
稍為之疏櫛滯務衆口成譽之由是聲名益盛雲南
行臺御史薦君為之佐遠方征戍軍士歲有鈔糧之
給朝廷慮或侵漁常命御史察之時永昌軍士當給
積年鹽米若干偶御史缺員命君代行有司不敢為
姦軍士大和洞蛮歹難作亂行省平章征之道出永
昌其民遮平章言願留君以相府事平章以其事聞
尋授君將仕佐郎茫施路運民總管經歷大德元年
正月也龍江驛者西天緬國塗所經焉或請合于騰

衝府而山路崎嶇三百餘里焉不能馳絡繹死于道
民甚苦之君請復置驛于其所行省是其說仍檄土
官傍治之為經久計雲南左丞尤以君為可用擢置
掾曹檄至茫施而軍民固請留之竟不果行大理金
齒及鎮南諸蠻更相讎殺招諭者數不聽或以君薦
遂往諭之彼皆交歡如初行省上其勞君感瘴癘移
疾出六詔遨遊漣濟諸山久之泛江至鄂謀歸其鄉
而湖廣省臣有知其才者援例調梧州幕府適思播
洞民及羊僂猶梗邊道人諭之不止衆以君熟邊事
遂檄君往至則陳禍福以動之彼亦無事未幾君至
蒼梧卒焉王氏世為河南洛陽人君曾伯祖贇仕于
金以貲善大夫汾州等處提刑使卒官所遂家于汾
曾祖負司天監保章大夫祖炳業儒以金政亂不克
仕父璀國初歷林石二州教授妣任氏有子五人君
其長也生于歲之壬子卒于至大戊申享年五十有
六歸葬西河縣慶雲鄉洪哲里娶劉氏三子某、前
君卒畢後君三月生今治進士業君世弟士毅任至
奉議大夫湘鄉知州兼勸農事以至正三年六月卒
于江南其子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稷將與畢扶柩北
歸遣其弟楫來請曰伯考平生抱負奇才欲以自見

竟賫志以没惟公哀而銘之某昔忝春官考第國子
而得中選重其家世學行之偉故與之銘〻曰
王君卓犖早負奇徒觀蜀漢窮滇池材石傾動西南
夷猗旃彼毳髻侲椎操刀相讐殺為嬉聞君一言洞
弗疑不勞征戰與兵師君罹瘴癘志不衰亦思百代
休聲垂欲知君材訂銘詩

元故奉訓大夫昭功萬户府知事馬君墓碣銘

馬氏本雍古部族金季有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者
子孫因以為氏君諱祖謙字元德故礼部尚書贈推
忠宣力翊運功臣正議大夫僉樞密院事梁郡忠懿
侯諱月合乃之曽孫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
大夫吏部尚書梁郡侯諱世昌之孫朝列大夫同知
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梁郡公諱潤之第六子資政大夫御
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魏郡文貞公祖常之弟也君賦質清美異
于常兒少入鄉校日記數百言踰冠從文貞公來京
師補國子員是時朝廷方尚文學太史齊公履謙入
為司業請改學制以積分法試諸生庶幾士知向學
而人材出矣詔從其請久之君試中選授承事郎同

知保德州事州居萬山之中事多苟簡君持身以廉
奉法惟謹未幾吏始知畏民亦知勸而同列共詆其
才為武謂君官卑祿薄而能盡心其職他時必當貴
顯君曰吾聞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
人必有所濟豈覬異日之富貴乎滿考調監保定東
鹿縣君曰庶可行吾志矣于是興學訓農以厲其民
民訟至庭一言而決胥吏無故不敢輒入鄉社民深
德之部使者按臨至邑民老幼數百爭言其賢使者
以其狀聞尋召為昭功萬户府知事民聞其去共請
留之不報復以財物為贐曰君在官無毫髮侵漁我
民故以是為贐君再三諭而却之至元二年十一月
十八日君以疾卒得年四十有二積階奉訓大夫母
楊氏封梁郡夫人生母李氏贈開封郡君娶童氏封
開封縣君無子一女適某以兄祖烈之子惠子為後
今滁州鍾離尉君卒之明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光州
烔鄉阡梁公墓北一里惠子請文以表其墓維馬氏
世著勞烈于國至文貞公以文學益大其家宗族子
弟深教有之俾克有立積分貢舉連中其科惜乎君
之不壽弗克顯于世也銘曰
維馬有文肇自先公捐身國難慶流于宗衣冠相承

世濟其美尚書之孫梁公之子佐郡監邑烈烈有聲天胡爾嗇獨隕其生詩書之澤相爾宗族爰載世官來者其勗

萬億綺源庫知事郝君墓誌銘

君姓郝氏諱伯魯字希曾其父遵卒以詩書教授鄉里學者常至百人今吏部侍郎郭公戶部主事左君尤著名者也君少傳父學起家樂城縣教諭遷南安州學正爲守令者重之爲諸生者敬之間居京師詩酒自娛卓越豪縱或以奇士目之會朝廷崇儒術黜吏弊詔學官未調者悉補百司吏君以才擢戶部史轉太醫院出官將仕佐郎萬億綺源庫知事年五十三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卒妻李氏無子君操守嚴謹戶部綺源掌天下錢穀簿書出納一毫無所私其卒也郭公經紀其喪合諸友之賻授其弟某以是月某日歸葬君真定縣常山里先塋銘曰

時須其材而命不偶又將誰咎

滋溪文稾卷第二十

碑誌十四

皇元贈通議大夫翰林直學士上輕車都尉滎陽郡侯鄭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正六年三月某甲子朝列大夫冀州尹騎都尉滎陽郡伯鄭公進封通議大夫翰林直學士上輕車都尉滎陽郡侯其子既焚黃告祀家廟又將勒銘表諸幽阡于以發公潛德彰朝廷之寵光霞被子孫于無斁乃屬天爵爲之辭維鄭氏真定冀州棗強人家世以才武著顯我國家初入中原命太師國王招集豪傑戡定未下城邑公世父義帥其鄉人來歸累官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兵馬都元帥公之考甫亦以戰功遷同知冀州節度使事兼管民萬戶昆弟子孫爲統軍元帥萬夫長者十餘人千夫百夫長者又十餘人宣慰使御史郎官守令者二十餘人門閥之貴推次甲乙近代所未有也公諱澧爲同知節度之第十七子惟節度使有子十九人公性高潔雅不喜仕曰俱仕國榮矣祖宗墳墓其誰與守乃營別墅棗強之永川里務躬行實履絕去世俗華靡之習課家人治耕桑畜牧伏臘以供祀事衣食既有餘饒推之以周

宗親汝及鄉鄰之貧者鄭氏族大且盛或貧之鬻其
世分田者公贖而還其人不責我償也飢者分粟以
活之男女未室者給資粧以嫁之死不能殮者櫬之
蓋以恤災解紛為心未嘗懈也每思祖考俱有勞烈
于國樹立豐碑紀述成績慮有風雨剝裂之虞構華
屋以覆之又築室于先墓之側以待展省之至者為
其居家也恒以孝友睦其昆弟春秋浸高衣冠尊肅
勤履康寧一話一言皆可為法歲時子孫來謁車騎
之盛朱紫之華列拜庭下公雖以家世崇高為榮復
以富貴滿盈為懼戒子孫以先世驍勇奮身忠義報

國汝宜奮勵勿墜先訓邑有孔子廟公兄元帥宣清
公澈所建歲久傾圮公一新之俾士有所受業事母
至孝旨甘克盡其養事兄能順田園悉推讓之及卒
室無餘財惟祭器圖書而已宗族隣里之人始而愛
久而化既殁而猶思焉公享年七十有八至順二年
八月十有八日卒九月十有八日葬棗强之南留馬
原元配劉氏事舅姑以恭相君子無違德享年八十
有六後至元三年八月某日卒合祔公墓累封榮陽
郡夫人子男三人曰鄩曰郭曰郊女二人適張氏王
氏孫男十人敦復至臨由順素履撝謙允升其四人

幼郊以世家子宿衛內廷出官從仕郎潤城路總管
府判官歷陝西行省管勾鄜州同知武衛經歷進朝
列大夫知同州入提舉備用庫出知慶陽府陝西行
省理問遷奉元路總管積階通議大夫國家之制凡
由宿衛官某方者始終不離其地惟關輔聽中書注
擬他省則三歲一遣官調之郊官閩中既久臺憲屢
表廉能蓋其慈祥愷悌之政皆公孝弟忠信所由化
也故推恩之典上賁于公諸孫皆入成均為胄子敦
復以侍儀舍人擢山東憲掾今官從仕郎太常太祝
嗚呼公躬行于家而人化于里非有過人之才克若

是乎使公登用于時其官勲必與昆季相埒無疑也
公既弗欲顯聞柰何使之湮晦而無所傳乎是宜有
銘以著于世銘曰
維古名族德澤深長才子賢孫奕世蕃昌生長食息
不離典訓在家在邦允著令聞奕有鄭氏聿為名門
昆季衆多其盛如雲桓々將軍侃々御史郎官守令
冠蓋盈里公生其間獨樂靜嘉持身孔嚴悃愊無華
夙夜奉親旨甘畢具顧瞻丘隴雖老猶慕家有餘饒
惠我宗親匪維宗親施及鄉鄰孝友恂々是亦為政
尚庶彌後克嗣其慶我銘公墓匪表其私吁嗟里人

過者是思

皇元封奉議大夫鉛山知州驍騎尉涇陽縣子

張府君墓碑

至正甲申余遷官西臺覽河山之高深省風土之敦厚意其必有豪傑之才高尚之節可以為世楷範而士農之衆亦必有孝友信義可以興起俗化者焉未幾南臺御史張侯以先世遺事來請曰啟之祖父以好義聞蓋上承曾祖之志下啟我後人以化其鄉閭者也今將樹碑墓道願為文以表之昔余佐中臺幕府侯方為掾繼遷學故蓋交游厚善考其先世遺事

曾祖墓碣集賢學士蕭公所作祖父埋銘太子贊善同公述也二公皆昭代碩儒瀏輔高士顧余敢附其後乎已而赴召入朝侯亦持節按行四川六詔及余忝領江浙省政侯又適長幕府復以墓碑為請乃為之文曰奉元路之北若千里龍橋鎮者張氏家焉其地本屬耀州之三原縣職方氏以三原邑小不足以域民龍橋市井繁衍故遷縣治居焉君諱德明字彥明賦性淳質其為人庶靖忠厚少學詩書言動悉遵軌度篤於養親未嘗暫離左右或勸之仕則曰富貴非不欲也若舍吾親遠遊甘旨將誰致乎

初張氏在金以醫術為業至若考則曰醫人命所係孟重事也吾以中人之資豈可易為之哉當國家戡定之初原野方闢加以雍土肥沃乃帥家人治農務歲連大穰家用饒裕遂大捐施于人久之以孝義名一方蕭徵君所以表其墓也及君代理家政尤輕財好義曰此吾親宿昔之志吾朝夕恒惧不克繼之有張澤者困屢婚嫁假貸于君積負甚夥君憐其貧一不責償取其券焚之邑人李和雲陽李仁皆為隸于人其家欲得錢縱之為民聞君尚義輒往請為君哀矜其人以私錢數十緡畀之仍為經紀其家是其書

于同公埋銘者特一二事其他不及書者尚多有之推君之心蓋本乎惻隱濟之以惠利非期欲人之知亦非覬人之見德也君嘗曰今海宇承平年穀豈足若鄉校不修則無以興治化師道不崇則無由識礼義乃倡縣侯買地建夫子廟及學舍祠廡而塑搆像設之費出于君所施者居十之五遠近觀感爭遣子弟就學讀書習礼以變其俗君教子孫極嚴必擇賢師良友與之游處使知古人為己之學故修身涖政肅然有法蓋君之治家勤以中節儉而合礼祭祀盡孝燕享致豐誠以接人敬以持己鄉邦無賢愚悉推

爲君子長者君春秋既高以子貴封奉議大夫銘山
知州驍騎尉涇陽縣子是日宗族閭里咸来致賀子
孫以次奉觴獻壽遠近觀者以爲榮享年七十有九
以至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終于所居正寝配李氏
先十二年卒贈涇陽縣君柔順恭恪克修内事是歲
五月十有七日合塟君之喪葬于縣之常平鄉悌友
村先兆君祖諱順考諱貴祖妣馬氏妣孟氏楊氏白
氏君白氏出也子男世英同知鐵州軍民事世昌敦
武校尉脫思麻路新附軍上千户佩金符累贈中順
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清河郡伯世傑承務郎同

知松潘宕疊威茂等處軍民安撫事佩金虎符終奉
議大夫同知河州路總管府事世榮承務郎僉海北
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終繕工司丞孫男曰信曰儁
世英子也信中政院管民提領曰儼曰徹世昌子也
徹由奉政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遷江浙
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曰佁曰佶曰佩世傑子也曰
佖世榮子也習進士業貢于鄉信之子履陝西行臺
掾儼之子晉徹之子恒升曰王諒朱安仁女之夫也
曰段珪李溫李居仁黎思恭楊敬王炳段永貞宋德
新孫女之夫也嗚呼古之君子施而不求其報三原

張氏自孝義君樂分施而恥積斂至奉議君克紹先
志惠及鄉邑子孫昆季列官風紀遂爲搢紳閥族然
則感應之理蓋可徵乎銘曰
閿輔之右風土高厚惟人之生克孝而友有美張氏
世以義聞施與其親惠及鄉鄰躬稼于家康寧豈弟
施于孫子益大以修総戎邊閫執法憲臺輝光日新
福禄將来世有鄙夫多藏厚積遺及後人鮮有弗失
積而能散其心孔仁已弗求報天福善人鄉有碩儒
埋銘煒、揭文豐碑永示来葉

元故兩浙運司浦東場鹽司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居義字子宜姓楊氏故中書叅知政事居寛從
兄弟也其先由華陰徙汴宋宣和間有諱綯者司易
州儀曹事城陷死之贈朝請大夫其子邦基擢金天
眷二年進士第以文藝擅名官秘書監既老致仕通奉
大夫永定軍節度使生奉直大夫郊社署令皓、生
監嵩州酒庭直庭直生淵是爲君考國初爲百夫長
卒官鐵冶提舉君少負奇氣南游江淮當路者以故
家子薦之然所司者不過米鹽之細廵邏之勞君念
母孫夫人年高急于禄養在官皆舉其職未嘗以爲
卑也及佐定海始得治民而監尹皆缺歲仍大飢民

多徙死君撫諭有方又值倭人作亂大城市殺吏民
師檄命君供儲峙事集而民不擾賊平衆皆推君才
可大用而君老矣君素貧事母至孝嘗承省檄當如
京師傍徨不忍去母曰汝既委身從仕勿以吾為念
也君不得已北行比還母以天年卒君終身以為痛
為君貌魁梧美鬚髯清白廉靖盡家法也晚歲刻意
讀史歷考古今治亂得失試說如在目前嘗曰吾少
罹多故今勉強問學寡戚所謂老而學者不猶愈于
坐致怠惰乎君初娶李氏燕中士族繼室沈氏子男
口昱卒于福建道廣訪書吏曰旭由中臺察院掾為

浙西道憲司照磨其曰晟曰曇者侄也女四汴
人吳鏜王某華縣徐某宛平張文魯其壻也孫男某
某君初起家常州酒使歷鎮江圖山巡檢嘉興海鹽
尉會陞海鹽為州改建德淳安尉慶元路務副官進
義副尉主定海簿迁進義校尉兩浙運司補東場鹽
司丞享年六十有五延祐元年八月朔日卒權殯毋
徙汝山原楊氏自秘監始家燕薊州府君占籍東昌
華縣別兆邑之西薦原旭將卜以至正某年某月某
日葬君華之先塋銘曰
華陰之楊蹤漢涉唐族姓蕃昌宋金百年時屢變遷
世載衣冠君多子孫益大其系惟德之自歸葬于華
土厚裕敦銘詩不泯

太元贈朝列大夫祕書少監董府君墓碑銘

朝列大夫御史臺都事董之用拜江北淮西道廉政
廉訪副使將行來請曰先君少負奇氣思自奮拔書
讀孫吳兵法習騎射昔至元中丞相淮安忠武王總
兵伐宋收攬豪傑分任將佐或以先君名薦丞相與
語奇之乃命將兵從行攻城野戰躬冒矢石立功居
多所過郡邑惟務輯綏未嘗妄殺一人賴以生者無
慮萬計宋平北歸游優

伯父皆已卒祖母年高甘旨滫瀡克盡孝養祖母既
終築廬墓傍啜粥飲水哭泣三年猶初喪也聞者嘉
其孝卒喪事寡嫂有礼撫諸姪盡恩義衣服飲食不
先己子田廬所入悉以歸嫂。卒諸姪求分財異居
凡屋之華好田之肥美者悉令諸姪取之乃前之田
等曰吾地雖硗瘠屋雖弊漏我自安之汝兄弟輯睦
有立勿憂家不肥也久之貲用益饒宗族朋友之貧
者周之有差于是郡守邑宰咸高其行事多咨焉里
閈李氏子或誣殺人獄具先君為辯其誣李氏子得
不死殺人者亦獲此先君行事之用得于家庭見聞

不誣者也夫善積于躬不享其報委祉于後而發顯
榮宜矣墓石昭示永久子嘗同官其為之銘按董氏
河南洛陽人世有隱德君諱清字伯源昆弟三人曰
深曰溥君于次為弟三曾大父洪業家洛之北邙山
墾田千畝積粟萬鍾遇凶歲輒施粟以賑鄉隣大父
裕父歷名有才畧省府交辟辭不應深居自樂以終
其身毋葛氏娶牛氏子男三人大用君用之用女四
人嫜適張誠婉適王謙嬪適辛泰婦適楊享孫男某
某之用初擢南行臺掾歷蜀憲幕為樞密院都事還
中書右司由工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初贈君承事郎
同知陝州事進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
男加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隴西郡伯牛氏
累贈至隴西郡君、享年八十有三泰定四年八月二
十六日卒牛氏年五十八大德二年九月初三日卒
合葬洛陽金谷鄉杜村原銘曰
積厚者家流澤必廣天道昭、報施不爽偉歟董君
早歲從戎活人止殺卒不言功有行有年又多孫子
寵命載揚華袞榮梓維洛北邙古墓實多豐功盛烈
樂石不磨我述是詩式表潛德尚配昔人垂示無極

華縣楊氏先塋碣銘

東昌華縣楊氏其族有二故中書叅知政事居寬今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景皆著姓也天爵昔
官六察景為之佐愛其清慎而端雅今為叅預鄂省
景居屬幕蓋有斯文之好焉間來請曰景之上世譜
軼于兵曾祖迨今凡六傳矣遭時承平朝野治安居
者樂歲時之豐登仕者列官曹之請要人承寵命追
榮考妣而塋兆封樹之固願求一言以為之表庶俾
子孫永久而弗忘也按景之曾祖諱善祐慈祥樂易
不與物忤時以長者稱之配某氏祖諱實初以勇畧
應募為兵久之擢揚州管軍彈壓佩銀符英毅多謀
身率士卒均其勞苦故部伍嚴整而不敢犯帥府推
其才謂有古節士風配趙氏晚歲始生一子乃曰吾
家有舊田廬先人之所遺也吾嗣守之不敢失墜今
記先人遺體幸有一子苟無以教誨之他日何以能
保先人遺業乎幸吾子有成則報國有日矣遂棄官
歸以勤苦律其身以孝義行于家豈惟子孫化之而
鄉人亦皆矜式焉其所生子景之考也諱德畢承父
世之訓長則身任其家務周旋內外克慎以和曾次
洞達與人交無宿怨值父母喪能致哀毀自奉淡泊
惟務儉約有餘輒振救其宗族閭里之貧者焉大德

某年某月卒享年八十有四贈從仕郎丘縣尹配段氏至大某年某月卒享年七十有三追封宜人子男六人長敬趙州提控按牘致任華縣尉次清次平俱以孝弟力田稱次文應鄉貢進士舉次政仁虞總管府鷹房提領次景歷山東淮東憲史貢中臺察院授將仕佐郎江東道廉訪知事陞從仕郎轉官湖北孫男十七人敬之子伯元清之子伯亨平之子伯榮伯顯文之子伯英伯傑伯貞伯安伯永政之子伯恭伯敬伯讓伯倫伯宜伯直景之子伯仁曾孫若干其人伯元之子二長曰國子伴讀遵古次曰遵礼楊氏塋兆在縣之第五鄉太傅保楊家里天爵既序其事復為之銘〻曰

惟莘之郊九河所渦河既南流是為沃野楊氏來居有田有廬勤爾耕鋤樂爾詩書詩書業成賛畫風紀寵命在門貴及桑梓疇昔楊氏顯于関西四世三公孰盛與衰淳陽清明時有消長表石于阡尚全其往

洛陽劉氏阡表

恭議樞密院事王君來請曰洛陽多衣冠世家典刑文獻有足徵者外舅劉氏亦令族也子孫欲述族世遺事表諸先塋吾嘗與子同官幸為之文無讓按劉氏有仕金為管軍教練使者諱進于兵諱亡夫人魏氏生子慶昌皇有中夏為深州管民總管時兵戈甫定法制寬簡凡為郡十餘年而不他遷以故得盡設施無所牽制民獲受其賜焉歲乙卯三月卒年若干夫人馬氏遼中書令翼之裔孫其家以清白著故服用質素不喜華靡有田百畝命家人耕稼以供伏臘中統三年九月卒年七十九子男曰英田堅女適中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趙彥澤堅字彥實性警敏讀書有立穎長不樂進取然其志常欲濟人急難見鄉鄰貧者疾病不能致藥餌問狀傷之乃從名醫張仲文學久之傳其業疾者當病投藥而不責其報賴以生全者衆至元十三年三月卒年三十七以子貴贈奉訓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閿鄉縣男其配閿鄉縣君謝氏年方盛也貞靜自守躬為紡織以給衣食窮苦益久而無變志事孀姑備孝養勵諸子以學諸子亦能以藝自奮初縣君考卒無子為其棺椁葬之母喪明無所歸迎養于家卒祔其考之墓鄉閭以孝稱焉延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二子男德泉將仕佐郎濟南等處管民副提舉在官以廉慎聞居家則溫然馴行君子也次德淵御史薦

其才擢河南山南憲史言南士浮薄不宜任風紀郡縣水旱宜蠲公田賦入以裕民江陵築堤防有司旁緣為利可罷其工荊湖宣慰使恃貴馳狗馬蹂田稼〻可禁其獵廷議善其言多施行之進掾甘肅四川行省累遷奉訓大夫知陝州事次德源掾江陵宣慰司卒女適儒士安懋德泉娶李氏繼賀氏一子曰謁女適王敬方參議君也封洛陽郡君次適鄭彥舉德淵娶王氏渦御縣君二子曰蕙卒曰蘊調官永寧尉 女適李季璋次適李彥禎德源娶張氏繼趙氏二子曰芳曰蔚劉氏初為順德人葬邢臺東小張村原蓋以

貴雄其鄉金之季年教練使始家于洛再葬北邙山金谷之陽子孫以其次為兆塋焉天爵居京師三十餘年四方之士仕于朝者蓋及識之洛陽多儒先名公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郡人漸被其化才賢輩出若參議君則尤知名于時者也故因請表劉氏先塋推本其鄉郡之懿而為之銘〻曰

維洛自昔多巨族衣冠接武振遺俗降〻劉宗世業篤教練有子司郡牧卯中活人性擇術積行累善宗以祿諸孫孝廣壺則肅葬有吉壤邙山麓表石著銘來世告

元故承務郎真定等路諸色人匠府總管閻君墓碑銘

君諱德聚字敬夫姓閻氏世為真定新樂人戶版隸高唐王府王進封趙戶仍隸之君貌魁梧性倜儻負其才能欲顯于時數侍趙王往來漢北王念其勞命同知真定等路諸色人匠總管府事凡王之貢賦出納戶數登耗皆司之君勤於職守居數月以父喪去官奉母甚篤甘旨無所缺鄉黨共稱其孝父之趙王復薦君于朝中書以聞天子乃降璽書陞為某府總管階官承務郎君益修職弗懈歲餘以養母辭歸晨昏定省得母之歡心享年四十以至正二年九月二日卒閻氏世塋新樂長壽鄉西明村之原不知幾招穆矣由君之祖別卜塋兆于先墓西南一里君從葬焉曾祖通妣武氏祖珍妣李氏父玫妣孟氏田氏三世積善于鄉有田數千畝歲收萬鍾儉于自奉裕于濟人比歲螟蝗水旱五穀不登民有飢色朝廷聞而憐之輒出楮幣遣使者公行賑救民猶不足又命有司勸大家富民出所有以佐之而閻氏施粟者數矣環君所居百里之內民乏食者相帥有所假貸君不務取厚利惟以活人為

心故人〻感懷其惠閔君之亡多傷悼焉君娶賈氏
繼張氏劉氏張氏子男曰傳亦以趙王命同知其府
事卓然有立女長適王某次許適劉某李某初新樂
閔氏宗族甚盛其後散居真定靈壽行唐曲陽之境
有諱山者幼為金人所俘襲為謀克謀克者世掌軍
旅之官有諱碧者國初以百夫長戍潁州其孫曰玉
終稾城尹曾孫思義從大保劉公起朝儀擢侍儀引
進使累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曲陽之族也
獨君父祖世守墳墓不去至君始以才能入官既葬
之八年傳偕君之表弟河東憲掾范思誠求銘墓碑

手以鄉黨之故為之銘曰
自昔居官多惠愛奚間中朝與流外偉歟閔君志慷
慨屢發蓋藏佐振貸歲值山荒人有賴豈弟君子神
所賚慶澤淵〻當未艾石著銘章示方來

易州李氏角山阡表

承德郎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李英當泰定
丁卯春二月某甲子葬其先世十餘喪于易州易縣
碧玉鄉角山之陽又十有五年為至正辛巳英來請
曰維李氏陳州商水人歲壬辰天兵克汴詔徙河南
之民實河北郡縣先曾祖挈其家僑易州歲乙未始
占驛傳戶版時國家設都和林中外之事由驛傳以
達而獅令傳布達于星火曾祖遂遷于洛以趨事為
既終葉殯于涿之野吾祖以材幹充驛官卒亦殯于
涿而曾祖妣妣祖伯父叔母諸弟之喪或在易州或
在固安帶克族葬英時雖少念之輒痛心疾首稍長
試吏憲府求升斗祿以養親及調河東先考妣相繼
卒憲長憐其貧為賻鈔若干緡始克載其喪歸買地
為兆定昭穆之次自曾祖以下為之具衣衾棺槨而
葬之周以垣墉樹之松柏庶幾祖考體魄安于斯歟
英承先世遺澤忝列風紀考之令甲得立石表于其

阡執事幸賜之銘俾子孫知李氏遷徙之所由兆域
之所始也天爵向官西曹英掾丞相府見其進趨雍
容器識深遠其行周其操廉及拜御史又見其言事
切直不避權貴心愛重之故因其請而不辭按英之
曾祖諱誠幼長兵間艱苦百至卒年若干配楊氏執
夫之喪哭泣哀明卒年捌十二次馮氏性嚴謹事楊
氏如姑卒年七十生二子長仲義次仲信義即英之
祖也字敬之讀書有政事材而不克顯其為驛官御
衆有法涿當西南孔道使者絡繹供帳輿馬調發倉
卒皆具卒時年未四十人咸惜之先娶涿郡王氏既

生子榮則卒繼室固安范氏年方三十而寡家貧姑
老紡績織紝以供衣食歲時祀享其嚴撫育三子榮
德祿輝恩愛均一人或不知為異母也卒年五十七
德祿字受甫為人溫厚慈祥事母甚孝母疾湯藥嘗
而後進起居扶持夙夜無少懈也居家治生一錢不
以自私待昆季尤篤兄嘗醉怒云云跪而聽之弗離
也弟或酗酒亦不與校愈加敬愛久之昆季雍睦里
閈婺以為法嘗訓英曰我幼喪親失學汝當勉書
自勵于是貸錢買書以遺其子子亦卓然有立其後
就養河東卒年六十遺命勿作佛事初贈承直郎禮
部員外郎再贈奉議大夫太常礼儀院判官驍騎尉
追封易縣子配陳氏卒年五十八追封易縣君子男
英也榮無子輝一子閏早卒仲信娶王氏三子德秀
德裕德孚德裕之子質也英由丞相掾為戶部主事
調宣政院都事改南行臺御史未行就遷經歷擢戶
部員外郎遂拜御史初英遭親喪獨護靈車北還歷
太行之險涉滹沱渊冰之危而皆無虞卒能改卜宅
北以終大事君子賢之銘曰
維昔先王保民多方生有所養死有所藏曰墓大夫
職其禁令立封地域咸位予正古制既微或薄其親

棄捐中野心焉弗仁孝哉李氏塋克以禮角山之阡
有穹無圯

元贈中順大夫中山知府郭府君墓表

君諱聚姓郭氏世為汴之陽武人早喪父不克推本
其世母陳氏年方少艾誓守節義雖父母不能奪其
志君貧自力于衣食君既成人河南兵亂已不能家
乃負母逃難嘗遇兵士憐其志而遣之轉客河北因
占籍于中山無極龍泉里時中州新去兵難君治生
養其母甘旨無闕供里人共推其孝唐山縣尹程公
以女妻君裝送資賄甚盛程氏責之買田宅君日治
田疇程氏勤于蚕績風雨寒暑無少懈也久之遂以
貲雄里中君喜施与歲飢鄰里或乏食不能自存輙
出粟以周之或婚喪有所假貸亦與之其人或不能
償先君有愧色君以好言撫之歲久悉焚其券鄉人
皆曰郭氏其有陰德矣初君命諸子習技藝既而悔
曰是豈所以立身揚名者歟乃延鄉先生于家塾教
誨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季子明德給事樞府將從
軍征日本道過其家里人危之來語君曰是役必乘
舟浮海前歲軍士能生還者幾人君盍止之君召明
德曰為人親者皆欲子之侍膝下顧汝有諸兄以事

我汝能委身報國是吾志也君母陳氏卒年九十有七君自陽武遷其父柩合葬龍泉之新塋君于至元三十一年〻捌十四而卒遂徙葬焉以程氏附鄉人赴者餘千人皆有戚容程氏先君六年〻六十九而卒三子曰成曰聞曰明德瀏安肅州稅務使明德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二女適黎某張某孫男七人弘發弘剛擇善擇仁擇義元珪元璋女五人適某〻曾孫男女十五人元珪累官亞中大夫廣平路總管推恩贈君中順大夫中山知府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伯程氏贈太原郡君將伐石表君之墓乃以文來請嗚呼古者之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親睦之情為何如哉後世井田之法既廢不幸民罹水旱之災而常平之粟猶或足以為養國初海內治平法制未備其鰥寡孤獨山荒飢饉之人獨賴一時好義之家發其蓋藏以惠活之若郭君者宜其子孫甚大光顯之若此也然自君之沒五十餘年無極之長老有識君者與其里人嘗稱君以為生者往〻念之不能忘也歲月既久壯者老者漸亡幼者或不能知其詳故為之表以告後焉

滋溪文稿卷第廿一

碑誌十五

元故承德郎壽福院判官林公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方夏收攬豪傑布列周行其大者任以股肱耳目之寄次則公卿百執事之選下至宮室服御飲食醫藥弓矢車馬既以大臣世掌其事至於分官以任其責者則亦在所選擇初不以遠近親疏而有間也此其立制周密得人衆多至其子孫猶無敢更不改其法焉

成宗皇帝纘服之初勅[illegible]至自[illegible]近入覲遂得列于宿衛給事兩宮儀貌秀異言論辯慨英發見者偉之出入宮禁恭慎不懈稍以能自著大德初朝廷俾命以官授進義副尉常湖茶園副提舉三年陞同提舉公規畫有方課以時集茶戶歲貢有贏有司又復徙公之請以為善公開守調劑稱其能考滿復歸內庭執事如故進大初從行在上都賜鈔千貫精敏有旨命掌中宮羣事陞授徵事郎中政院司議贊畫事宜不繁不徐務中肯綮本院掾曹官長近幸者多循故習辟用私人公請於六曹掾擇兩用之庶幾得人衆從其議前後擢用十餘輩果皆

清慎有聞其後多至大官若內臺中丞何公約亦其一也父之公以父年八十乞歸養不許命賜鈔五十定以爲旨甘之奉尋陞承直郎中政院判官公閑刑准務寬平或有翻圖則第以情求之初不事榜掠也嘗侍上幸奉宸庫偶於幣中得一帛囊不知爲何物也持至上前發而視之實大珠也上嘉其不取賜黃金寶裝束帶一帛五十疋鈔二百定每宮錢穀多出東南命公往浙督賦府藏充連負者觸松漆命撤理得鈔若干萬定糧若干萬石二命皇后念公久侍禁中選領饔司袤承受徽都大監命未下以父喪去官服除會上以聖壽萬安寺世皇神御殿所在當領祠官以奉祀享有旨立壽福院擢公判官階承德郎寺有先朝賜田若干頃主者多爲姦利欺隱公乘傳徧走畿甸按籍求之盡復其舊延祐之季以疾在告無何致仕南歸公爲人慈祥豈弟人有急難亟援救之嘗奉使上京之潮河民有爲勢家妄占爲奴者二百餘戶泣訴于公歸言于朝皆復民之及官茶司茶戶有與民相仇者先誣其吏而後以私茶誣民覬不得解公察其冤力與同列爭辯卒明民無他抵茶戶誣告者罪又嘗奉旨監製茶

品于閩南爲使者指以尚食需索多端民不勝擾公以廉自律復爲戢其撓政者民甚安之須其美于石有士藝其親茶山之傍地實民產而惡少素與士有隙構詞興訟公覈實直之嗚呼公存心忠厚若此是皆因事可見者特一二焉惜乎終于禁庭之職寺而不克盡其所施設也公字仲實宋建炎初由光州徙家錢唐祖某閤門宣贊舍人妣王氏封碩人父昌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嘉興路崇德州知州驍騎尉錢唐縣子妣黃氏追封錢唐縣君當歲在丙子左丞董公偕丞相淮安忠武王抵錢唐民相繼請見公時猶未成童從觀者未進退殊雅儼若成人董公見而奇之留置左右頃之董總分兵取閩越戰艦入海公猶幾別乘一舟從之會風濤大作其舟將覆董公與數人救援得公其舟竟覆溺及班師北還公請歸省左丞憐其孝許之道出淮甸遇淮水大漲登浮圖避之凡三日不得食水退方歸聞者異焉及歸老于家日惟故舊相爲娛樂與其兄承事郎江浙理問所知事屋弟承務郎廣州路提舉晉元盡友愛親族貧寠者多周給之教子嚴甚雖燕居亦具冠衣端坐家庭之間肅如也公享年七十有二以元統二年五月十六日卒娶

顏氏陳氏王氏鄧氏丁氏封孝感縣君子男四鎰將
仕郎府吏官錄曲國子伴讀補侍儀舍人鋐尚乘寺奉
差鑑長任安西兵部尚書曹州黑台集慶路總管李
若澤來拔江府金州變檢表珙王某楊某其壻也孫
男九安三伐號至元之三年四月甲午葬公嘉興縣
林林鄉日新原鎰與夫壽今夜均同葬更好故請銘
於之墓吾不得辭銘曰
昔在至元南北一統舊附與光致其用惟時林公
許揚彌高顧對進超遷溫其儀也僕莒建小心謹救
自從太室秦進至金陵參議三十餘年進官五品

循序以遷居之格如是旅有命子孫繩繩克嗣其慶
檀林之原寶藏玄藏表銘貞石鄉井之光
有元故建昌州判官蕭君墓碣銘
蕭氏居吉郡樂城者唐宰相味道之裔也五季之亂
始分處廬陵故家山之境今蕭氏為最盛譜其世
出於奉新樂城者諱恒字從常其先由樂城徙高邑至
其祖又徙元氏今為真定元氏人曾祖諱彝金太中
大夫安武軍節度使祖諱順不仕考諱禧仕縣邑為
免庫官君諱泰建昌路知事吉州永豐縣隆興路
錄事判官建昌州判官至大間封贈制行授奉議大
夫驍騎尉豪城縣子夫人王氏封豪城縣太君子男
三人善政杭州路教授改充迪次克恭廣元路學正
孫男子文楨奉議大夫司農丞社進義副尉左衛率
府百戶楨國學弟子負結柞祺祿祥裕禮未仕君蚤
從翰林李公治學得尋孔孟說及仕郡縣務以惠
愛元元為本物佐建昌府幕謹簿書出納約束胥吏
御下不敢為姦貳永豐訟至即決遣之無留者父之
民畏其剛斷不敢犯法邑樓錢銅其父時出為捷民
以為病鐵將鑄兵械之君曰錢豈為長心耶如論
是詳按與宗就也御史深為論獄國家崇釋學

法制鈔關降者來造即請賜有為陸梁自取滅亡也酋
長感泣叩頭其黨數百人來求為平民良善既聞流戶來
歸者千餘家悉闢荒田以務稼之稀代北歸邑民
刻石以頌其德廉興隆建昌者辭疾不行春秋既
高挂海里社日從其樂耆老歌吟偃於樽席之側
既處羅命鄉閭益以為條延接五年某月某日卒享
年八十有七葬元氏縣靜安鄉韓村原諸孫以狀來
請銘余先世來亦樂城也故為之銘銘曰
世之仕者官無崇卑功載在民民父母思劉諸斗人
必有封賞彼食者天報施不爽既壽而壽多子多孫

勒銘墓石悠久長存

故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何君墓碣銘

何氏世居河南登封縣潁陽川郝家里國初著籍真定靈壽縣裴璧真定縣原頭村者自君考全始妣崔氏君生貧家稍長營併百以養親又之資用饒益親老諸弟求分財異居君不能已中分之居無何諸弟亡其貲獨君完富如初復召諸弟與居君治生有法務儉約以身先之凡君屋室必什固曰是以待風雨也飲食服用必淡薄曰是以御寒饑也遇凶歲輒出粟以活其親族隣里之貧者家人化之皆卑君教務遵而其貲至今不衰君諱柱字清甫享年五十有九以大德丁未十一月十七日卒娶陳氏三子永道安道允道女適蘇某孫男三人某某佑孫女四人安道由筆帖監知事容城縣尹擢掾中書出為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調山北京畿道寶鈔總管府判官遷奉訓大夫知深州事共是得追榮其父母先贈君承務郎大興縣尹再贈奉訓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靈壽縣男母恭人陳氏贈靈壽縣君安道之妻蘇氏天爵之女弟也從封靈壽縣君故安道以君行事來徵銘銘曰

維何受氏肇自姬出萬封韓原胄本唐叔變韓為何厥音孔訛爾漢涉唐顯者實多君弱而良獨困窮窶以養以承庶儲實著姦非我食憂薄我衣韭儉以周周貧振饑天相厥德篤生子孫仲也服官克顯其親寵命有赫追官封爵錫壽門積善者勸

儀元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左君墓碣銘

泰定紀元之歲正議萬戶左君由吏出官者從備制內外官封贈其祖考有襲從侍郎樂衛直都指揮使司經歷左煥遷奉訓大夫戶部事例贈其考居實奉議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真定縣男母張氏真定縣君煥述厥族世行事屬天爵敘而銘之左氏世為河間人某祖遐某諱祖義仕金官承直郎同知清州防禦使事四子長諱信中進士第貞祐變擾寓居廣武金亡徙真定當是時丞相史忠武王開府真定得承制官人命參謀事從羅金遺士信出入其公門下講說經史為其友張君某舉金時中律科累擢尚書省掾至是授真定路法官信終其身不仕妣趙氏君字成寶貢謹厚學律令於張君張君喜其通敏以女歸焉成年歲補真定府吏議當于法郡中稱其廉平中統四年諱河間鹽運司管勾未幾以親

悉謝君頗殺辦者其凡凡訓諸家縱毀破其產君一
無間言事之稱篤鄉閭以此多之至大二年夏五月
廿六日君以疾卒年七十其後七年張氏卒年七十
八三子婿衣仕焕由曲秦鳳司書吏至中書掾以顯
能攝令中尚監丞焕萬億廣源庫吏塋在真定縣新
市鄉西陽村銘曰[illegible]
砥吾讓身任吏以治酷烈為聲或陽其世孰若循良
識如春陽國用寧壹民斯學康孰惟左君廉平佐理
弗報更豐其以其子乃受錫寵命下賁幽墟咨爾法家
監此銘書[illegible]

□□百夫長賈君壽堂銘
真定賈君處德成寔誠肅其事器落落不凡少嘗從軍
攝麻慨然欲樹功名于世遭時承平不克展布久之
植官惜其才遂其志嚮以文書辟長百夫數年辭
歸乎先世田廬墳墓在真定之北滋水之陽君恒經
紀之人不敢侵君一日買石作壽堂于其先人塋側
鄉長老詢之君曰死生亦常理又何諱哉堂成之日
乃至元七年六月九日也親戚共持酒食勞之君大
喜痛飲連日使屬予銘之君父諱玖母蘇氏先祖兵
部尚書那侯之女先考參知政事郡公之妹天爵之

姑也故君於予為姻賈氏世葬真定宗福鄉先塋里
宗族甚大君行第十二妻楊氏生子曰元昌善長女
適侍儀舍人蘇昌言次許適楊氏孫男吾安餘幼銘
曰[illegible]
惟死與生猶晝與夜能知其故斯為達者偉哉賈君
貫茲抱奇生作玄堂築世如遺堂以名為是欲不朽
道若可樂室亦何有生世役役死無所歸視君之志
猶其機布[illegible]

金鄉劉氏阡表[illegible]
歟定兩樂秩金鄉縣君以其子官于朝封錄母即余
鄉縣君既受命會其邑親長幼而告之曰蔣善祖考
當兵戈流離之中猶有殿結積德垂慶以遺我後人
俾至今日吾何能有哉先考嘗語吾曰劉氏自宋金
以來遷徙靡常變故亦數其處可卜陽山吉兆自
汝祖始俾吾後世皆從葬焉大德己亥始克奉祖考
而安厝之繚以垣墻樹之嘉木考諸禮制又得立石
表於其阡于以光昭先德於無窮開示子孫俾知其
所自爾幾盡吾心焉爾乃走書京師命其子持中奉
狀偽史官蘇天爵筆其事吾謹按劉氏徐州豐縣人
也繼以諸亡不能述米其世宋靖康間始遷金鄉楊

徐里金有州要務休兵息民故劉氏族大以蕃田疇第含甲里中至貞祐時金人徙都汴河朔假攝劉氏之族皆逃難解散祖府君諱思進偕親避地他所然桑梓之感心獨未嘗忘也國朝既滅金郡縣甫定瘡痍之民稍稍來集歲庚子府君始達鄉里而田廬悉爲豪家所有遂徙居邑之陽山里因占籍焉後以壽終配某氏生子曰義義早孤貧不能家及長出贅于張氏張氏家業於財而無子獨能謹事婦翁其後婦翁孰有子矣分與田宅而居之以孝弟力田稱至元十七年卒其配張氏時年方盛孀居獨處能以禮節自持訓其諸孫使皆有立家益厚先子而卒三子長曰禧縣尹君也次曰佩次曰偉與國路學正縣尹君忠厚孝友不樂進取喜施與諸子宦學於外者悉資給之築室延師以教其邑人子弟壽考康寧有寵命閭里以爲榮孫男三人持敬持中俱補國學弟子員持恭濮州教授佩之子一人持敏偉之子三人某某某諸孫十餘人初持中肄業國學有聲爲充學録遷太史院校書郎擢御史臺掾本儒林郎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請余有[illegible]棘棘不阿余聞昔之君子於其親也生則致其養爲歿則卜其宅兆而嚴事之蓋孝子慈孫所以厚於其先者也觀劉君之行君是則其子孫之昌大有以也夫故爲之表而銘之

銘曰

陽山之下有封偃斧伊誰云藏劉氏考祖念昔者祖游罹兵凶顛沛艱阨克紹其宗儲善在躬厥耀于世天厚其門以昌來裔極承寵命擁笏巍巾慶流沛沛彌日而新時克致茲實荷先德顧瞻丘壠式表貞刻子孫至止咸此銘詩尚其勗哉祖考是思

彭城郡君歐夫人墓誌銘

彭城郡君歐氏濟寧金鄉人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彭城郡伯劉公之夫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持中大名録事持恭之母也始年二十歸于劉氏逮事其姑姑性嚴肅治家有法夫人能適其意及主內事蠶績烹飪課責諸婦一如姑之誨已而家道益隆諸子宦學于外者夫人不以愛弛于教而皆勗其有立持中釋褐爲太史院校書郎秘監推恩授金鄉縣尹夫人從封宜人持中由浙西憲司經歷累拜監察御史秘監進知單州夫人封金鄉縣君殆持中僉憲淮西則有郡君之命至元五年己卯夫人七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卒于家父諱某母某氏子

男四人長某次持中持恭幼某孫男二人擴擣皆補國子貢孫女三人長適笛勃然亦國子貢餘幼曾孫男二曰蒙曰某將以是歲六月某日葬夫人于金鄉縣金山鄉陽山里天爵與持中游雅厚嘗述劉氏先墓碑背闡其族世譜矣故爲之銘銘曰

閨門之教由本於內維昔君子式慎其配猗嗟夫人閫則無瑕養姑教子克善厥家生享榮封壽登耆耋銘此淵德昭示千載

甄母墓誌銘

無極甄克敏述其母邢夫人之行來請曰吾母生有淑質稍長習女功孝事父母既笄適先君子吾甄氏族大而歲時蒸嘗祭皆有禮節吾母周旋其間咸中儀度承上御下能敬而惠蓋於孝經論語亦習知其說克敏之從師學也苟有所需吾母悉資給之嘗誡克敏曰汝讀書學儒樹立于世勿廢墜先業吾見近世大家婦人愛子多不知教往往嬌逸以隕其家聲吾不忍使汝至是也夫力學在汝窮達有命汝其勗哉吾知吾多疾不克壽考及見汝之有立於世也汝能勿忘吾言吾雖死無憾矣吾母自至治二年忽感風疾綿延十餘年而卒比卒召克敏至前猶以讀書立身爲訓令而後思其言之爲可悲也吾母卒之明年先君子亦卒今將以吾母之喪合葬吾父之墓子其銘之天爵與克敏游雅厚又知其家世之美故與之銘夫人諱從正世居趙之平棘再徙真定曾祖彥容顯武將軍元帥右監軍祖義父直母賈氏外祖大亨朝散大夫真定河間等路宣課使夫人生十有七年歸甄氏是爲尚書兵部郎中讓之曾孫婦戶部主事用之孫婦西蜀提刑按察司書史昌祖之婦河東憲司掌書恒之妻也既歸二十有六年年五十三至順三年三月二十日卒明年九月某日葬真定縣朱修里子男三人長克敏歲貢儒士次早夭次霞童銘曰

肅肅閨門夫人來嬪相其夫君夙夜惟寅圖史具陳詒也甚文刻銘幽瑕尚永厥聞

甄德脩墓碣

吾友甄德脩之葬也翰林楊君俊民以書來告曰德脩吾鄉後進之彥績學能文欲名立于世今不幸卒矣其生也曾無爵祿之榮其葬也可無文字賁其墓乎天爵聞其言而憾焉德脩世爲真定儒家六世祖歷仕宋爲武康軍節度掌書記生贈明威將軍騎都

尉中山郡伯公亮公亮生金嵩州刺史諱誠生尚書
戶部主事用用生湟故處士昌祖昌祖生河東憲司
掌書恒恒生德脩德脩講充敏中與稱君俱學于郝先生
士文聰敏卓然不類童子家庭之內訓誨甚嚴時處
士退隱于家居閒四方一時名公卿指蔭南憲府者
咸交慶君德脩侍立左右聞見日廣處士既辭世學
書暇[illegible]務邢氏益盡孝敬深居一室羅列圖史起先
[illegible]隱[illegible]未[illegible]詩[illegible]遺當代文詞可傳者
[illegible]之部從者以其名為將河南[illegible]同書史[illegible]
[illegible]年三十八公至元元年[illegible]六月辛亥[illegible]以疾

卒葬某縣　朱佫原所著述有詩文一編文林三十
卷娶宋氏生男曰某嗚呼甚矣人材之難也夫以生
賦淸明之質當國家承平之盛本衣冠世族之餘習
父師詩禮之傳方克有就德脩既有可學之資遭
治平又承家世義方之訓其學行進而未止豈其且
壽必能成其材器乎今而罹于後歿胡不幸以死吁
可悲也夫可悲也已矣

元故贈長葛縣君張氏墓誌銘

武德將軍鎮守池饒建陽南安府管軍中千戶所達
魯花赤贈騎尉長葛縣子馮寫其配長葛縣君張
氏居黃州黃岡縣去某山之南年若干來歸于公公
哈兒柳溫台氏世家淮漢父諱哈八兒國初從兵破
淮始家壽州之長者公生將家以多力善射聞至元
中成宗相淮安忠武王總兵伐宋一時材勇之士悉
致麾下公與其選從是天兵由襄漢順流東下瀕江
諸城或戰或守大捷非能有所為矣公分將士奪鐵
力戰攻撥者數因平宋論功行賞受池州[illegible]
[illegible]新今[illegible]公撫治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宴安之[illegible]以日本據化不庭出師征之公又
在行由慶元浮海凡[illegible]可島[illegible]其圖
某于望[illegible]益猶不常舟[illegible]能遂乃縛船為[illegible]
[illegible]山下命公帥者八月一日夜大風風大作波濤如
山[illegible]士卒[illegible]溺死海中如麻明
日[illegible]
師[illegible]今官因以病為[illegible]至治元
年[illegible]月某日卒[illegible]于方南任時諸軍將各以其
家從行[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之保持身以嚴
侍公以[illegible]飲食衣服之奉無少闕雖居軍伍之中
閨[illegible]其夫[illegible]及征日本大風之
夕公[illegible]布[illegible]君獨在舟中身

維印育美嘗舍去又舟壞乃抱折檣得達于岸是豈
尋常者所能及哉其居家性儉直不妄笑語安于素
約而華靡無所好所好者紡績之事耳操持
家務內外斬斬宗族無間言至元六年六月日卒享
年八十有五是月某日附葬公墓墓在池州之西湖
山臺公兆五愛長男四人蔣知傑武略將軍管軍中
千戶所達魯花赤海壽承事郎同知許州事伯顏篤
娶羿璁妻王氏長適武德將軍管軍千戶所達魯花
赤帖木兒次適不花次適賈住孫男七人阿八赤延
平陽縣尉哈珍那海並進士業哈刺台賜進士出身
儒林郎漢陽府判官與鎮撫柴兒路信武校尉管軍千
戶所達魯花赤那可赤博洛亦習進士女八人適敦
武校尉管軍百戶徐海乘花忽都校尉管軍千戶張
節奉政大夫管舉州達魯花赤孫海帖木兒承信校
尉烏程縣達魯花赤拜都將仕郎江州路錄事司達
魯花赤蒲苴忠翊校尉管軍千戶毛榮二在室縣君
之孝謹恭儉達其謙書為儒家故縣君教子務廉而
有法初皇慶科舉詔下哈刺台甫十餘歲縣君呼而
教之曰我哥哥及父母家皆時顯親我小兒承吾親必
視之曰長大能然元自秋為汝家歸恒在軍旅久不
聞是言矣幸今朝廷開設貢舉汝能讀書登高科吾
復何恨於是給食給之俾從師授業泰定三年策試
進士哈刺台果中第二甲第一人授同知徐州事歷
監方城縣皆奉縣君就養日以居官清慎為教既殁
之三年哈剌台傳父命以池人王南壽狀來請銘余
讀詩小戎篇蓋秦之國人奉命西征其從役者之家
人始則詩其車甲之盛然後思念及于君子說者謂
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今觀縣
君之事其信然歟故為之銘銘曰
婦德之懿奉於閨閫無非無儀惟酒是議吾在至元
征伐四國將校之家勇於赴敵風濤戰陣曾無震驚
知有其夫不知有生義根于心能保其節刻銘貞石
永著芳烈

滋溪文稿卷第廿一

滋溪文稿卷第二十二

行狀

默庵先生安君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玠，金修武校尉。高祖全，廣以貲雄鄉閭，貲書萬餘卷。曾祖果，不仕。祖滔，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歲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貴游子弟多出其門。父愨齋先生松，用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累遷建寧令，晚年謝歸，教授于家。母劉氏。先生幼穎悟絕人，在襁褓間已誦孝經。年六歲，從侍愨齋膝下，隨目所矚，愨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于室，博致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於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游，以烏君沖請爲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往拜其墓，錄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者，師宿儒尚有存者，遂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君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教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沒矣。而今而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教誨之教，所以期望之心，及某勉力大業之初志也。」

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辯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公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及某爲藁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爲書以辯之。其略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傳在聖賢。昔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乎經。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焉。逮濂溪夫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二程夫子繼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爲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於是竭其精力探爲傳註，既著明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沉潛反覆，推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始得古人本旨於數千載之上。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諸儒極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儒，膠於見聞，安於陋習，於朱子之說多不得其旨意，而妄疑之，甚或不能知其章句，識於其平生爲學始終之致，及所論著多未之見，故其所說前後矛盾，支離淺迫，殊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蓋欲藉是以取名，率然立論，曾不知其爲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於天下之理，玩之益熟

必當恭然悔其平日之爲而火之矣其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卓而於朱子之學爲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還居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昏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爲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賢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盈函以壯汲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爲安氏弟

子其間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爲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游于真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虛往實歸苟有饋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父行也凡有制作必見示而其爲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于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于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先娶張氏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堅垣墉三

女宜寧順寧堅垣篤學有立宜寧適王氏墉與順寧皆夭越六日歸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鎮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溫事親至孝與弟腴極友愛一家父子兄弟自爲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爲師尤深于六經語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叙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

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致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程朱爲本以求聖人之意絕筆于莊公之十二年爲文章以理爲主皆有爲而作詩學淵明晦翁第以吟咏性情陶冩造化而已有默庵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脫稾藏于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輦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爲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於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洎貞祐喪亂之餘乎賴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絕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質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以

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於是而已耶姑叙其梗槩以授堅垣俾求立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蘇天爵狀

故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儀事趙文昭公行狀

趙氏世爲蔚州飛狐人公大父寬金元帥府評事以材勇聞父瑨始附國朝從太師國王平中夏積有功勳官至昭毅大將軍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由監滑邑家焉贈定國夫人楊氏有子廿一人以多知名而公最長醇厚温雅行謹愼端重不苟戲笑稍長從金進士馮巽亨學當是時世祿之家以侈靡相高獨公能敬讓以禮繩檢自持益久愈謹聲問彌著

世祖皇帝方居潛藩收召一時聞望之臣咨詢治道歲己酉 帝在和林西北入見儀觀偉整應對詳明帝異之令侍左右癸丑征大理甲寅征雲南己未濟江伐宋公皆從行中統元年帝即位命公與參知政事李璮行右三部事稽考諸道工程稱旨三年詔擇吉土建兩都命公與太保劉公同相宅公因圖上山川形勢城郭經緯與夫祖社朝市之位經營制作之方 帝命有司稽圖赴功至元五年兩都成賜名曰

大都 帝定都燕因上都巡狩居焉于時國家以干戈平定海內垂五十餘年矣而公卿多武力有功之臣未遑文治四方來朝貢者禮尤簡易太保奏起朝儀詔公及史公杠等十人共討論之又選近侍二百人肄習之公頗采古禮雜就金制度時所能行者習之月餘帝臨觀焉大悅命立侍儀司拜公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兼知侍儀事杠以下授官有差八年秋八月帝以生日爲天壽節諸侯羣臣咸朝公請行新禮先昧明設儀仗於崇天門內外東西獅虎賁羽林孤享擐戟陛戟左右教坊陳樂縣中於是

皇帝輦出房升御座鳴鞭傳警雞人報時諸王后妃皇子公主以次奉賀通事舍人引百官班入丞相進觴教坊作樂成禮而退御史執法糾不如儀者有罰三品以上官宴饗殿上大作樂日晡

皇帝御輦還寢閤自是每元旦受朝賀冬至進曆日冊立 皇后皇太子建國號上徽號宣大詔令諸國來朝咸行典禮皆公所論著也十年詔收天下圖籍立秘書監進公少中大夫兼少監事十九年拜嘉議大夫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未幾加大學士進階中奉大夫授時曆既行公奏以太子諭德李公

謙校書郎楊公桓撰曆經曆議公以年老屢上章丐免宰相不可曰公天子近臣其去就非有司所敢議公入侍承間為帝言帝良久曰卿視朕執老公不敢復言二十九年公有疾始集侍儀司所行儀禮合為一書獻之帝覽而稱善命藏史館三十年夏四月某日公薨于京師賜第享年七十有二訃聞帝震悼即以子慧為侍儀引進使是月某日葬中山安喜縣先坊原夫人李氏張氏祔公凡三娶李氏五路都總管儀尋之女張氏順天路達魯花赤老索之女俱追封定國夫人公繼室保軍都元帥信之女封定國太夫人子男三人致忠顯校尉管軍千戶佩金符贈承直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皆先卒慧累遷集賢直學士安豐路總管女適陝西都轉運鹽使李汝明孫男四人時懋承務郎權咸作司同提舉時中時學時可未仕曾孫藝侍儀舍人公事親孝待諸弟極友愛凡田廬奴僕在易鎮邢諸州者悉推以與諸弟恒懼諸房子孫或蹈非義謹述昭毅遺言以訓敕之大抵謂奉親以孝臨喪以哀居官以廉律身以正凡吾子孫當服膺勿失苟或不然則告於家廟共擯斥之不以兄弟數至今海內稱家法者言趙氏公左右

世祖四十餘年帝愛之不名嘗遣使秩于山川使者陛辭帝曰交格神明殊非易事能若趙侍郎恭謹朕實汝嘉 仁宗在位追念至元舊臣俾圖廠像置禁中各詢其行事至公則曰是非起朝儀趙某耶詔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謚文昭而昭毅公亦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謚襄穆俱追封定國公復召慧入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侍儀使於是藝承昭文公命將劉公行事求銘墓碑謹譔次如右謹狀泰定二年二月癸卯文林郎翰林國史院典籍官蘇天爵狀

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吳公行狀

公諱元珪字君璋姓吳氏世為燕人曾大父樞隱德弗耀大父汝霖金季夫長貞祐甲戌扈從其主播汴汴潰北歸至廣平家焉父鼎始仕國朝辛官奉政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累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壽國公謚憲穆妣成氏高氏俱追封壽國夫人公資簡重好深沉之思自其大父起家以武憲穆公致身以儒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家庭授受甚長見聞公皆能知其說至元十四年冬近臣以公入見帝視其貌非常人也命侍左右以年勞授後衛經歷

官擢樞密院都事就遷經歷初諸將之平宋也攻城
野戰悉有爵賞江南既定樞府奏裁其人京師五衛
各置指揮使二人副使二人僉事二人千戶以下官
有差行省萬戶府各置萬戶二人副萬戶一人鎮撫
以下官有差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均俸祿以優其家
給醫藥以愈其疾設庠序以訓其子弟置屯田以廩
其士卒上下相維大小相制多公所論建也二十六
年參議樞密院事于時宮城建二十餘年矣繕修之
事歲月相繼尚書省奏抽軍士萬人付留守司主之
公亟陳其不便始立武衛專掌繕理宮城以留守段
禎兼指揮使凡有興作必文移樞府而後行遂拜樞
密院判官會邊防用善馬數千匹時欲從民買馬公
曰恐京師民情騷動令六軍無大調度五衛宿馬實
多若就用之而償其直則事集而民不驚遂從其議
有旨軍官多役軍士公請奏定其制萬戶用軍士八
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自今多役軍士者有罰二十
八年桑葛伏誅尚書省合于中書興元忠憲王拜右
丞相中書六曹慎簡僚屬諸以桑葛為官者皆免擢
公禮部侍郎未幾遷左司郎中時中書徵舊錢穀久
不能復丞相患之公曰此前政之失今當明言其故

蠲之丞相以聞制從其請遂遷參議中書省事大德
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注擬多私其鄉里公言此風
不可長凡請謁者悉皆謝絕物論翕然稱之三年詔
遣使分道詢民利病公宣撫燕南劾罷貪吏若干人
轉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公言治國以
愛民為本故春秋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足則生養
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臣嘉其言土木之
功稍為之息六年出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
浙行省參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及來京
師徧以金幣致諸公貴人於是朝廷授之以官而其
人僭侈弗可制及事敗受誅官錄其家具籍所致
諸公貴人金幣而江浙省臣為尤甚惟公獨無所污
武宗嗣服之初由僉書樞密院事拜樞密副使詔公
及御史中丞王壽等議政事于中書若惜民力擇人
材嚴選舉節財用建貢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凡
若干事朝廷皆舉行之初
世祖詔發軍士萬人屯田稱海以實邊海都之役被
俘者衆至是來歸者若干人方其在虜饑寒不能存
至鬻子以活公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俾為父子
如初皇慶初元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某言江

南之民豪富殷庶蓋由膏飫之地隱匿者多朝廷誠
能遣官檢覈當益得田若干萬畝歲收米若干萬石
公曰江南平定幾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
動揺其害不細爭之月餘不能止即移疾去復拜樞
密副使同列有忌公者入譖于上出為甘肅行省右
丞歲餘拜陜西行臺御史中丞未上復西臺罷遂召
入朝會遣使分道詢民利病公奉詔宣撫遼陽諸郡
使還復拜樞密副使進官榮禄大夫召見嘉禧殿溫
問勞三公奏曰昔
世祖時命軍士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貢賦
稅今中書臣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能加以有
司頭會箕斂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
非國之福上曰凡爾軍士之田其遵舊制
仁宗崩奸臣用事公以年老致仕至治三年奸臣死
英宗勵精圖治獨任東平忠獻王為右丞相君臣相
契慨然欲復中統至元之盛優詔起公及安陽韓公
從龕大興王公約商議中書省事於是黜姦邪釐弊
政舉材能興禮樂以稱天子責任之意天下之民亦
皆慷然思見其治矣三年秋七月某日公以疾薨于
位春秋七十有三是年九月某日葬公永年縣陽城

鄉鎬洺鎮西原公居官清慎務持大體不喜更張所
至無赫赫譽既去而人見思夫人郭氏李氏皆前卒
再娶某氏子男曰傒奉議大夫太廟署令女適翰林
待制盧亘著作郎靳泰丞相史忠武王諸孫莊公既
薨之明年復請狀公行事洪惟國家
太祖皇帝以干戈平定中夏
世祖皇帝以威德混一海内當是時勳勞將帥之臣
爪牙熊羆之士咸被器使布列中外以酬其平昔之
勞富貴其身者可謂至矣然而自昔天下國家必有
道揆法守而後能有為也故至元以來建中書以統
百官置樞密以總軍政官曹既立法度漸備雖有
倖苟且之人將亦知所儆懼矣蓋法立則民畏人存
則政舉孰有任法而不任人者乎凡累朝兵政之源
委當代將帥為材能城郭山川之阨塞邊防屯戍之
要害生民户口之蕃息金幣錢穀之虛實必有深知
其要身任其責彌縫持守以成天下之務者矣若吴
公者豈非其人歟公歷事五朝始終一德每進用則
士民相慶及其薨也朝野皆為之悲嗚呼古之所謂
大臣者公庶幾焉謹狀泰定四年冬十月甲子應奉
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蘇天

行狀

資善大夫太醫院使韓公行狀

韓氏世居真定真定縣公諱公麟字國瑞高曾仕金
業長千夫諱德遜其諱考始業醫疾者賜藥輒愈夫
兵急致禦與士卒需藥者踵門貧者多不取直公幼
讀醫書既長挾其術游京師公卿間名聲籍甚至元
已丑故禮部尚書許公國禎舉名醫若干人以聞公
與焉 帝召見便殿各詢其人所能出示西域異藥
使辨其為何藥也公食其味獨前對曰此與中國某
藥侔 帝加賞異命為尚醫是時
帝春秋高體常不平公與領方藥賜銘衣三帶辛
卯勅授醫正郎御藥局副使明年詔
皇孫撫軍北邊公從行次野馬川
皇孫疾初愈欲出獵公白 殿下是行所係至重今
疾新愈不可以風臣愛嚴調護
殿下有如疾不可為臣死固不足惜奈宗廟社稷何
皇孫嘉其言而止甲午
世祖賓天皇孫歸自撫軍即皇帝位是為
成宗公易階為承直郎遷太醫院副使尋加奉議大
夫又遷中順大夫大醫院大使大德辛丑陞大醫院
為二品進嘉議大夫僉書太醫院事
帝自即位承至元治平之餘歲時豐登府庫充實任
用耆艾遵守成憲元貞大德之初天下號為無事退
朝之暇優游燕閑召公讀資治通鑑大學衍義公開
陳其言綫而不迫凡正心脩身之要用人出治之方
君臣善惡之跡興壞治忽之由皆瀾然可睹帝從容
咨詢朝夕無倦公不為容悅逢迎每因事獻納於
帝和御史中丞崔公或言事忤旨公柔開奏曰臺諫
天子耳目自今皆結舌噤口而不敢言是自塗其耳
目也何以知天下之善惡乎 帝召崔公俾盡所言
帝問公當今儒臣孰與卿比對由集賢學士焦養直
學為通儒昔事
先帝日侍講讀非臣所能及也遂召焦公入侍顧問
泰州孝子以事覲聞公薦於 帝曰忠孝無二道此
其人材必可用帝命中書錫五品官其人果以能官
稱公之論述率此類也其他隨事轉陳中禁事秘外
所不聞者不可以縷載也公既見知人主恒以謙謹
自將所有錫賚輒辭不受帝晚節寢疾公言治世莫
如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曰朕聞韓某言恍若疾之
脫吾體也至大中尚書省臣專權用事公移病家居

除淮安路總管不赴皇慶初元除秘書卿明年拜昭
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太醫院使初
世祖以本草為未完書命徵天下良醫為書補之公
承命往以羅天益等二十人應詔又肯校定聖濟總
錄醫者頗為公事親以孝閨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
餘歲時公帥諸弟上壽搢紳以為榮撫愛諸弟尤篤
養孤子嫁孤女若干人俸餘悉購古書奇畫一室蕭
然淡若無所欲故事醫者不許封贈
仁宗特賜公祖李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
軍常山郡公謚安穆妣馬氏常山郡夫人考天祐贈
十五
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康忠妣康氏趙國
太夫人公享年六十有七延祐六年十一月某日薨
于位古者天子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又必慎選直諒
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諷議以備顧問是以君德
日新治道日隆後世莫能及矣欽惟
成宗用韓公者其審是道歟帝在位十有四年朝廷
清明海宇寧謐公卿稱職年穀豐衍雖帝之聰明守
成為弗可及亦惟韓公匡救啓沃之力居多或者獨
以醫術論公尚得為知言也哉然歲月既久公之言
行寖弗克傳故掇其所可知者而論次之以俟史氏
采擇謹狀翰林修撰奉議大夫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修官蘇天爵狀

元故徵士贈翰林學士謚文獻杜公行狀

公諱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也金之季年河朔俶擾
公避地河南居緱氏山讀書講學博覽無所不見時
金將亡儒者猶習文辭為進取計公爵祿不入于心
刻苦自勵獨探六經百家之旨古今治亂之原晝誦
夜思仰觀俯察優游自適金亡轉居汾晉之間授徒
為業擧問斷者故中書粘合珪開府彰德以書幣延
公至則待以賓禮而師問焉當國家草昧之初法制
十六
寬簡凡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皆得專之公從容
為沖書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日甚宜緩刑薄賦以
遂民生脩學養士以興治化中書從其言民獲陰受
其賜士子受業者恒以百數至今相衛俗尚文雅公
之化也歲己未
世祖皇帝奉命南伐所至郡邑訪求人材諮謀方略
道過彰德召公入見問以取宋之策公對曰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向者天兵既已滅金又欲平宋誕敷聲
教蓋惟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矧今宋主闇弱姦
臣擅國習俗嬌靡將卒恇怯所恃者長江之險國家

應天順人興兵致討選將任能禁暴戢亂襟有上游
戈船東下一舉而可定也。上曰善
世祖入繼大統肇新制度詳延海內方聞之士咸登
諸朝使者至彰德公聞王文統已居相位專言功利
以固權寵輒引避不見會中書左丞張公文謙宣撫
洪范諸路復奏起公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
校會辭不拜由是尚欲仕乎即杜門謝客
以發學者為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
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
四卷極學十卷律曆禮樂雜誌三十卷文集十卷公

儀貌秀偉美鬚髯望之儼然隱居彰德因留家焉初
中書憐其貧與田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寓居地下當
有黃金家人欲發地視之公曰汝所蔽耶怪誕之
言吾所惜也公去後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公之廉正
類此享年七十以至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于家葬
安陽縣王稀村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
詩集六編題其誌石曰處士杜緩山墓公曾祖信祖
植父時昇母張氏繼孫氏後公九年卒祔葬公墓子
男三人處思十歲能詩號稱奇童年二十餘而夭君
孚情之處立睢州儒學教授處恩初以薦為按察

司書吏累遷齊寧大名路經歷吳橋縣尹終東昌路
推官皆有惠政女適李某孫男三人曰思為郡文學
累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安陽縣子曰堅
曰欽曾孫男七人秉彝秉鈞秉直秉謙秉容秉一秉
中玄孫三人[illegible]公既葬之[illegible]年有六年是為天曆
己巳文宗皇帝開奎章閣詔修經世大典凡國初
勳臣故老行事悉登載之臣某時方為丞相東曹掾錄
太公遺事[illegible]文
久矣竟不沾褒之命贈公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
追封魏國公謚文獻某權東曹奎章典籤與修大典

書某謹按書傳具錄[illegible]
合之漢郡御極命儒臣進講經訓又兼經筵譯文官
未敢拜故而行臺監察御史人皆美公文字之澤蓋
未及公之葬將之宮關中過虞上塚念公墓碑未刻
無以昭朝廷褒卹之典於是題以其事聞勅臺臣
撰書名史以顯褒揚嗟夫昔者國初承金兵絕學之後文
物凋零殆盡賴一二鉅儒撥拾修補於壞爛之
餘俾斯文不絕如線其功詎淺淺哉是宜在
後人也某竊聞[illegible]同時雅相好也謹
撰次公事行[illegible]以備采擇謹狀元統二年

四月甲子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狀

滋溪文稾卷第廿二

滋溪文稾卷第廿三

行狀

元故參知政事王憲穆公行狀

公諱忱字允中趙州寧晉人也至元十七年由宿衛東宮拜朝列大夫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歲餘以母老辭歸二十四年調河南道久之以母喪免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明年起公為燕南道廉訪副使三十年超拜嘉議大夫廣西道廉訪使以疾辭元貞二年改使河東大德三年除江陵路總管不赴七年總管汴梁至大元年拜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尚書省參知政事時公年已七十矣延祐元年召拜昭文館大學士是歲十二月七日薨于汴春秋七十有九明年三月十二日歸葬寧晉縣金符鄉換馬里三年正月御史臺臣列公之行以聞制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憲穆公曾大考進太考守忠金承信校尉考玉國初倡鄉民來歸從太師國王定中夏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源軍節度副使妣李氏公娶張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銳由河南行中書省知印入官曰鈞承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孫男

三人沐浩皆國學弟子員淵幼昔者
世祖皇帝勅命 裕皇爲皇太子左右給使之人皆
擇用勳臣舊家子孫故公得與其選所以培埴育養
期大用於異日者蓋甚重也公給事十餘年忠謹小
心殆若一日或因事進言諒直不阿每達于
上聽 以故首有山北之命適會多宗王分地傔從
時縱狗馬出踐民禾民厭苦之公繩以法從遂斂避
不敢犯時阿黑馬秉政務聚斂以固權寵小人觀望
爭言財利以希進用大定小吏敢黙者詣宰相言北
京豐贍司逋負官鈔五十萬定宰臣欲聞奏勸徵之
淵懼寃失當獲罪妄增勅文併諸官屬羅之逮繫者
百餘人公察其妄飄言于朝衆竟獲罪
裕皇賓天儲位久虛時上春秋已高中外危之公建
言曰陛下承祖宗之業臨御多方三十年矣自至元
初年豫建太子天下莫不歸心適者鶴馭上賓臣民
觖望伏願斷自宸衷早定大計宗社幸甚章凡三上
上是其言未幾 成宗親承
裕皇信實撫軍漠北南大業遂定江南既一或者猶
略民子女轉賣爲奴公言四海之内皆爲王民國家
當數宣惠澤無間南北涵濡撫育俾長子老孫以沐
承平之化今猶縱民奴其子女非一視同仁之意也
勅禁止之著爲令有沍清者自其父占籍於息餘四
十年而鎮軍强有力者利其貲産妻女誣爲亡奴訴
諸帥府既得府檄即率數十騎馳圍其第邀格殺清
冤無以自明妻女貲産悉爲己有清子成潛出告寃
兵民異屬文移往來數年不能正穎人朱喜者始以
避兵被俘難縱爲良主給之書鄉鄰里長皆署名紙
尾喜隸軍籍有年矣一日喜居室火故主之子疑其
良書被焚也遂援奴之喜持書累陳說不見直公循
行至郡親詢狀訴公閱吏牘曰清占籍於壬寅喜之
奴以甲辰而逃衛前政也不敢那喜良書具在紙尾
之人其言足徵充軍許時何其無一辭也乃以其事
啓鎮南王府誣者皆屈明年二家援結近臣誣奏其
事詔遣中書斷事官委問即收繫公公以書言御史
臺臺臣以聞有旨召公入見公廷奏其事上大喜曰
若此人真不虛食俸祿者復還公河南於是近臣及
斷事官皆以受賕得罪而清喜數百口竟賴公言皆
復民之籍公像祠之終身河間鹽使張某與其屬盜
用官錢十餘萬定公發其事伏辜恩州爲諸王火里
吉食邑命其官屬貸子錢於民倍徵其息公令止收

子本餘歸諸民及還廣西臺檄遍諭風紀以表其廉
能公既疾不累行遂改河東
成宗方收柳林召詣行宮撫慰優渥會河東旱饑穀
貴民流公請發倉振救全活者衆時
武宗初即位奉事
太后雅謹於是太后親幸五臺大建佛宇爲民祈福
上勅中書遣官護作工部司程陸信者驅民數千人
入山伐木山深險多虎豹民被傷死者百餘人公曰
民未獲福已先受害殆非國家建寺之始意也入言
太后太后命稍損其役仍賜死者家鈔人若干貫諸

卷十一　四

王阿只吉歲支廩餼和市於民或不能供輒爲契券
子本相侔則沒入其男女爲奴婢公請于朝用鈔贖
還凡一百二十四人自是改賜諸王餐錢而民患始
除哈塔不花者恃阿只吉恣爲姦利以亂吏治公收
案致法王爲請弗聽遣使入諸于
上上猶豫未信適駕北幸哈塔不花遮乘輿誣訟公
不法事上命中丞崔彧問之彧知其誣將俟見上白
之未幾彧卒及駕還宮其人復以爲言詔省臺遣官
案驗卒無事實其人坐誣抵罪憲綱大振阿只吉由
是禁戢其下不敢橫暴侵其民矣先是朝廷以民之

占軍籍者限田四頃以供軍需餘田悉納賦稅公力
陳其不便以爲國家自取天下以來征伐曾無寧歲
今海內稍定民之征戍遠方者歲費尚千餘貫四頃
之田豈能盡給凡民占籍他役者有司歲視貧富差
其名數一入軍籍永不可易今若多限以田使無飢
寒之憂是亦富民之道也不報其後無并之利興富
者益富貧者愈貧至是樞密奏旨召公等集議方略
而真定順德廣平等路公分詢之凡得富民數百家
即命充軍其貧乏者悉罷遣之人稱其平汴爲宋全
故都浩穰難治而省府憲司臨蒞其上故朝廷常爲

卷十一　五

選良二千石然久者不過一二年近者數月或以疾
辭或以罪去少能滿三歲者公視事五年以老致事
始至省憲以公耆舊德業著聞不敢以官屬視之獄
訟尤難決者悉以屬公公一問即得其情無敢隱久
之政清訟簡吏民歌之方爲近代包拯丁未之秋河
決原武東南注汴官吏具舟爲避走計民大驚恐公
白省臣請導水東下否則爲害不細而省臣大家田
疇多在汴家間不用公言公曰吾守土臣也責當在
我遂乘舟行視河分命決其壅塞於以分流殺水而
汴城始完其民至今以爲德水害既息復大發民增

築堤防河西之人居鄜陵者萬家號磁手軍民之徭役悉無所與公曰均爲王民而河西人獨無所役何也至是悉使就工凡得萬人不月堤完公之摧抑豪強愛養民力多此類也公爲人剛毅正直讀書能見諸行事不爲空言其任風紀所至惟以興學善俗爲務北京汴梁及建瑞錦三州趙之柏鄉皆新學宮風勵多士蓋欲復古治化作新斯民非專師法令而以爲治者也嗚呼
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方大有爲故天出忠直之臣共弼治效非偶然也當是時公及陳公天祥程公思廉姚公天福皆骨鯁敢言不畏強禦披姦發伏振擿利害若疾痛嗜欲在己故吏畏其威民懷其惠風采凜然震動一時至今庸夫女子猶知道其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向者先君荷公深知居嘗慕公爲可師法會公子鈞求狀公行將以獻諸史官求銘作者故因采其始末而論次之以俟筆削謹狀至順四年九月壬戌奉政大夫奎章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蘇天爵狀

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

公諱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徙家中山公少聰頴異常讀書數行俱下能終身不忘嘗從董太史朴受經講解出人意表間爲歌詩如魏晉人語故寰侯王公仁見而異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來游京師一時名公聞公談論皆傾聽畏服嘗以時政八事陳列廟堂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選徵賢士以厲名節覈究官以正職制新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大經大法惜乎時相不能用也
仁宗皇帝初未出閤已喜接納儒士或以公薦得備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爲監者日陳于前上樂聞之不倦也 武宗皇帝即位
仁宗爲皇太子命公爲典牧太監官太中大夫
仁宗清燕數召見焉近侍以俳優進公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亂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尤宜防慎
仁宗登極公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郡久不治公下車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輯姦禁暴悉發于書俾民誦習久之郡政大治屬邑鉅鹿沙河唐宰相魏徵宋璟墓存焉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旨風勵多士再遷揚州郡當水陸要衝舟車不絶公曰吾爲郡守務在理民送往勞來非所先也又

遼寧國以從弟紳僉憲江東辭不赴遂改東昌郡境
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盈積壞
民麥禾公命疏為斗門以走潦水民始得良田佃作
又新學宮以延士子願學者公所至惠政多類此民
迄今思之至治二年丞相栢柱獨秉國鈞徵用舊人
作新庶政召公參議中書省事公言為相之道當正
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
他變服用不可奢僭僭則害及乎身丞相是其言未
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吳炳等十餘人除
吏弃允衆論悉伏僥倖請求一切不與遠人當遷官
者覔其文法吏皆不能為姦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
公充讀卷官考第多合士論遂遷集賢侍讀學士中
奉大夫會有月蝕地震烈風之異
天子儆懼為下手詔命儒臣集議中書公昌言曰今
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以故陰陽
錯謬咎徵荐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夏詔公領經
筵扈從上都公援引古訓證以時政之失反覆辭盡
覬上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公等進講以故事辭
明年除浙西道廉訪使行至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
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貴民飢公請于朝得

米若干萬石以活之召拜刑部尚書天曆元年
文宗皇帝入正大統公以疾在告出拜陝西行省參
知政事改同知儲慶使司事二年春正月拜中書參
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上曰忠孝能兩全乎
是閏 明宗皇帝立於朔方命文宗居皇太子宮於
是遣大臣奉寶璽北迓近侍復有求除拜賞賚者公
曰俟天子至議之近侍不悅皇太子寶以上都變
擬授知所在皇是更鑄新寶近侍請大其製公曰此
寶當傳諸嗣鄰敢踰舊製也初陝西省臺請命上都
滿洒刑狩省獨在西南平章暴加歹因締兵自守廷
議調兵誅之公曰蜀遠恐不能知可遣使諭之如果
叛命興兵未晚暴加歹果來朝時近侍爭求籍沒妻
孥貲產公曰古者罪人不孥沒入家貲者所以彰有
罪也未有利人妻孥貲產而併殺其人者也近侍聞
之益怒譖詆猶甚八月 明宗上仙
文宗復正宸極公遂罷政尋又命為集賢侍讀丁內
艱不起
今上皇帝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使未行召拜翰
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勅史官修泰定
天曆兩朝實錄公與張公起巖歐陽公玄共領其事

二年冬十月拜中書左丞與參知政事許公有壬
並命士大夫相慶于朝是月
太皇太后初受尊號詔天下蠲省租賦慎恤刑罰優
禮耆舊懷柔遠人洪恩實惠天下使之公與許公數
陳之力居多公在政府遇事輒言無所顧避中宮命
僧尼作佛事於慈福殿已而殿災公言僧尼當坐左
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公極陳其不可又言選
調官吏錫賚金帛當與同官僉議衛後闕一二宰
執不可獨請其事先時有罪謫鄉者北人則居廣海
南人居遼東去家萬里涉瘴癘寒苦往往僵斃道路
公曰流囚尚止三千遂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
過聽還其鄉因著于令近歲職官坐罪多從重科公
曰古者刑不止大夫今貪墨者雖多然士之廉恥不
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公得宰相體至元元年春命公
知經筵事夏疾作九月去位詔公復入翰林養疾不
能應詔中外方倚公為重日冀其壽用以福元元不
幸疾竟不起二年春正月廿九日薨于中山私第春
秋六十有二訃聞公卿嗟于朝士弔于家咸曰正人
亡矣公行義知古人務正學以言未嘗市恩于人人
怨詆之亦不恤也喜薦拔士登其門者多知名于時

少通經學晚尤邃易有易說若干言臨川吳公澄讀
而善之故相張公珪初薦公入經筵有曰王其非聖
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為名言當
文宗讓位公所進說蓋欲消弭讒間為國遠慮而小
人不便譖公無所不至賴
天子慈仁愛士第罷其政而已嗚呼國家自
世祖皇帝始一中夏至
仁宗時天下治平獨鄉文學興禮樂貢舉之事海內
儒士翕然嚮風
列聖承之益脩文治公於其時一用儒術輔相國家
必欲俗吏之務不至于朝廷其功豈不茂哉公伯祖
某國初帥鄉民來歸其後管領中山人匠因留家焉
祖遜勤以質子軍從
太祖皇帝西征娶婦阿魯渾氏以公貴贈通議大夫
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阿魯渾氏贈太原
郡夫人父德信治縣有聲擢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
與臺臣議不合年四十餘即棄官不復仕累封中奉
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公母張
氏封太原郡夫人娶蒙括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二
人敏修從仕郎社稷署丞敏存未仕女適太常太祝

馬遂良是歲二月某日葬公中山安喜縣鮮虞鄉宣村原天爵晚學荷公深知謹具公官勲行實卒葬壽年為行狀一通請謚奉常徵銘太史以詔後世謹狀

至元三年夏六月甲午太中大夫禮部侍郎蘇某狀

故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董公行狀

公諱訥字仁甫真定路趙州栢鄉人由燕南憲史轉河東入掾禮部陞御史臺中書掾皇慶初以承直郎為工部主事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未幾遷大都路總管府判官改陝西行御史臺都事召為中書省左司都事　英廟為皇太子選為詹事院中議進呂奉議大夫久之遷工部郎中又遷上都副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治中改僉河東道廉訪司事進朝列大夫江西道廉訪副使至治二年冬召拜吏部侍郎泰定初元拜右司郎中尋改左司歲餘遂拜太中大夫吏部尚書還充山北遼東道奉使宣撫還朝拜集議大夫江西道廉訪使泰定四年五月十六日終享年若干公自少喜讀書長游真定郡學監憲完閭數生學咨愛公清苦遂薦用焉及歷省臺治吏文書事益明習公性鯁直棘棘不阿操持清慎聲聞日著當代名公咸愛敬之工曹專掌營造而京城之建既久官廨寺宇之修歲月不絶木石丹堊之須隱没于吏牘者公一一經理而追徵之凡得楮幣三萬餘定黄金千兩近侍請於禁中海子為傀儡之戲提築水殿以備乘輿遊觀公言唐文皇嘗命工曹選巧工尚書段綸教作傀儡文皇曰向求巧工本以供國利民今造戲具甚失官師相規之意詔免綸官史氏載之以為美談方今聖明在上豈宜作此宰臣是公言遂罷其役公在六察正色敢言延祐二年冬星芒垂象公言宰相之職所以代天理物今天象示變蓋由燮理非人所致時相方擅朝政聞公之言大為譏恨三年元會陳朝儀殿廷百官將序班行禮時相乘轎坐殿廷中公適糾儀乃前問曰此百官朝會之所丞相坐此非是相怒而去不數日奏公佐京邑其再入省又奏公佐留司蓋欲以事困之或少有失則坐以罪賴公平素勤於職事卒無毫髪得相嘗迎鑾輿于北郭問有司供頓諸為雖左右以府判對相故求事杖之明日知非公其心甚慚之公在京府八月在留司僅三月遷近侍公以言權姦恐終見誣以罪故兩為之改除外臺公在河東江西按行郡邑風采肅然民有許

訟皆自理之吏屬無所干預坐曹行文書而已澤州高平民有盜竊其家資官誣執一家五人為盜榜掠無完膚父子二人已死獄中而贓竟不獲公閱其文書察其辭色而遷擇之名其主人問曰盜未發前數日何人曾至汝家曰鄰村五人者曾來貸粟公即擒五人者至併贓索之皆在遂具獄官吏坐罪有差邑方大旱即日大雨江西民固好訟亦由官吏倡之因逗抗為判公初按部告安嚴明以攝其姦公平以服其心若讀者行誣告者坐人皆凜然不敢犯明年至撫州前興訟者亦衆至是乃無一人公以為有司止之也親出諭之亦無有也然則興獄告訐豈民之本心哉延祐間朝廷患鄰縣多盜議依大德之末遣使驅賊于阡陌掊擊而死以號于衆庶或盜止公曰向者成廟賓天武皇未立宰相恐天下人心未安姦人竊發權為一時之制耳今可效之乎朔世祖臨御三十五年未嘗行此盜亦何能猖獗耶衆是公言其事遂止公平生論事甚衆如黃華嶺屯田當罷江南括地擾民朝議多是其說尤喜薦拔人材在吏部嘗同尚書王公結薦紇石烈希元張瑾陳思謙吳炳歐陽玄李好文等十餘人皆可大用奉使山北黜陟官吏皆當興利去弊民甚便之公曾祖考諱增不仕祖考諱元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考諱進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曾祖妣某氏祖妣夏氏妣趙氏俱封趙郡夫人配某氏趙郡夫人子男衍國子生早逝次庸承務郎大樂署令維昔國家初定中土一時豪傑往往起家試吏以見諸用其後公卿輔相率由是選公自諸生擢置憲府位至天官尚書丞部使者材行赫然有聞是宜論著以圖不朽焉謹狀至元六年庚辰夏五月某甲子通議大夫吏部尚書蘇天爵狀

傳

貞孝先生傳

貞孝先生王氏諱文淵字巨卿中山安喜人由太原榆次徙焉考府君德用始倅中山雜造局使先生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卓犖不羣家貧從府尹推擇為吏持法廉平久之喟然曰吾家世以清白稱吾雖不能克大其門爲能趨赴承奉效刀筆吏所爲乎即揖府尹棄吏去衆稍異之是時故國子司業滕公安上方家居教授學者雲集先生折節往從焉峩冠博衣躬執弟子之禮滕公嘉其志告以古人為學之方先生

益自刻厲尊聞行知聲聞日隆滕公卒即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下至老莊醫卜之書靡不該覽於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甘旨無闕供母亡毀瘠骨立喪葬如禮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遇人則和平樂易言必依於孝弟鄉人以此益親之喜作詩紆餘沖淡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造其廬聽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延祐元年九月也享年六十瘞唐城鄉西疃原鄉人諡曰貞孝先生墓子男曰復曰構孫男棗鈞東彝俱世家學

贊曰古稱燕趙多奇士豈節義出乎其性者哉國家既都燕而趙為輔郡名公達材由勳勞吏業起家仕至公卿將相者幾何人矣當是時獨靜修劉公隱居求志高尚其事俾一世之人企慕若弗可及豈非風化之美者歟而貞孝先生亦能讀書不仕脩身事親則其志過常人遠甚廩廩然庶幾隆古逸民之遺風矣

崔孝廉傳

崔孝廉名顯字耀卿有官君子也不稱其官而曰孝廉者著其行也著其行者所以崇世教也侯早喪父獨善養母母年七十樂居鄉里其兄千夫長昌成齊安不敢歸侯方隨牒仕遠州獨慨然曰吾年鼎盛服官政之日長奉親日短曷忍違吾親乎遂棄官侍母母年八十五方終侯養志得其歡居喪致乎哀兄亡又走江淮迎其喪歸此侯孝弟之行著于家者也侯初佐官長熟即以清謹見稱及尹建平奉法而無所私民之富者安之貧者撫之強者抑之弱者植之上下相親有如父子崇仁版戶四萬訟牒填委侯識精明片言折之猾吏無文致之苛田里絕追呼之擾當天曆旱荒之餘民被饑疫之苦侯勸率賑恤穀獲休養此侯廉平之政著于民者也侯由門功入官以養親辭歸再調鹽官州判官廣平邯鄲縣尹皆不果上母老終喪乃調壺關縣尹又以兄喪弗克終任歷尹建德之建平撫州之崇仁民皆攀轅涕泣不忍代去于時侯年已老始遷長熟知州部使者屢薦其材侯未嘗肯妄進取踐吏五十餘年僅受八命積階奉政大夫此侯歷官之始終也當金季世將兵千人歸太師國王復從大師逐叛將武仙克復真定官至管軍千戶真定同知權府事諱祥者侯之祖也佩金符行軍千戶戍鄧繕治壁壘奪宋將張貴餉船于襄陽敗

江州都統軍鄂之武磯追宋潰師于丁家洲獲將士二百戰艦五十轉餽江淮數年不乏官至懷遠大將軍兩浙江淮行都轉運使贈博陵郡侯謚桓靖諱德彰者侯之考也北京行六部尚書贈太保趙國康惠公秉直之孫宣權五路萬户天安之女封博陵郡夫人史氏者侯之妣也中書左丞相贈太師鎮陽忠武王天澤之孫同知澧州路總管府事梓之女封元氏縣君史氏者侯之配也自太寧之富庶居真定之真定侯先世遷徙之所由也富庶之北韓嶽真定之冶頭原侯祖考宅穸之所歸也侯家世勞伐之舊内外姻族之盛曾不以富貴奢麗有所改易而以孝弟廉平表其名稱此侯稟賦有以異于人也謹緝其事著于篇

贊曰昔集賢宣城貢公奎居鄒建平每嘆東南數十百縣爲令者僥倖苟且求能慈祥惻怛如崔君者無有也臨川吳文正公歸老于鄉嘗言今所在郡邑困瘁極矣得如崔耀卿之潔己愛人者治之其少蘇乎嗚呼考求二公之言當國者可不思其故歟然則孝廉賢矣哉

滋溪文稾卷第廿三

滋溪文稾卷第廿四

制詔

曲赦雲南詔

朕纘承正統臨御多方永惟兆姓之咸寧恒懼一夫之不獲矧爾西南之地皆我祖宗之民德澤涵濡富庶安集比因構亂阻遠闕廷致無事以生疑師同懸以相濟爰興師旅殲厥渠魁猶慮脅從未即寧服原其詿誤良用哀矜庸推肆眚之恩啓以自新之路於戲帝王之德莫大於好生臣子之心尚無忘於效順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丞相耶律鑄妻粘合氏封懿寧王夫人制

朕紹祖武追思社稷之元勲加襚王章爰及閨門之懿德故光禄大夫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妻粘合氏謙柔有則專靜自持譽繼蘭芳相爾金源之巨族珩璜中度佐予黃閣之名臣處富貴不失其常奉祭祀能成其孝女史共師其淑行宗姻咸仰其令儀雖遭偕老之榮宜舉飾終之典於戲鴨江舊壤聿隆大國之封龍檢新恩庸正小君之秩尚期精爽式克欽承可

冊中宮詔

古先哲王天立厥配上以承宗廟之重下以正邦家

之基朕奉先朝之燕謀入纘大統祗遹慈閫之聖訓
擇建長秋 皇后伯哥吾氏父祖忠勞猶亞社稷流
慶澤於後裔宜表正於中宮若稽典章煥頒禮命乃
於元統三年四月五日授以玉冊玉寶於戲興崇王
化尚惟風動於四方惇叙彝倫其永治隆於萬世

祝文

三月一日特祭太廟祝文

有嚴太室祼獻惟時雨露春濡孝思罔極祗循彝典
申薦虔誠尚祈顧歆錫壽嘏

四月時享祝文

於皇祖考洽饗太宮炎律凝辰流陰易感虔修禴祭
祇展孝思明靈居歆錫羡繁祉

奏告太廟祝文

嗣膺統業寅奉宗祧比以虧和寢恙未已爰修虔祀
申禱皇靈尚祈監歆俯垂開祐惟錫壽祉永保神休

皇后造冊寶磁玉闕篆祝文

纘承丕緒風化攸基念昔拓王咸資內治肇修寶冊
璞玉斯攻惟爾有神尚祈陰相
嗣膺正統思厚人倫爰正中闈肇修陰教肇新典冊
玉篆斯鐫神其相之益綏福履

皇后受冊寶告祀郊廟祝文

祗荷天休纘承聖緒有嚴內治正位長秋爰即郊丘
前期申告尚憑煙燎昭提忱誠
靈承祖烈膺荷邦圖思正中闈恪恭宗事先期昭告
式薦明禋尚祈格歆永錫祚胤

普慶寺祭朝御容祝文

於皇聖祖睿哲洪基嗣服丕承勒孝思有永顧瞻館御
丕色如存獻享雖恭敬祈昭格

太廟掛物獻奏告孔室祝文

鐸鍊淵寶明靈斂儀飄潤新薦賜吻歆傾惰辰像工
繕治雕鑴御新斯祐永孫殿寧

郊社後告祭太廟祝文

於皇 祖宗基運鴻業纘承伊始祗遹先猷吉蠲孔
時肇修禋祀尚新昭格錫羨番釐

長春宮齋清醮青詞齋意

日躔新米春六甲之循環乾德道樞祈萬靈之敷佑
刀嚴靖館祗舉明禋陳請醮儀奏赤章而達懇
冀通真聖申衍壽祺晉及羣生咸被多福
嗣膺寶曆匪夏之數寧顧瞻琳宮緊仙遊之所御
恭修祠醮外觴忱誠冀太洋之居歆幸列真之凝鑒

丕迎景福迄致豐年益綏熙盛之圖永保靈長之慶

周公廟景殿竪柱上梁祝文

聖人有作制器象天奕奕殿庭載離風雨消辰庇宇

棟宇斯興維神右之欽若天則

五福太乙宮竪柱上梁祝文

於赫邦圖寔賴道蔭衍慕所含大起琳宮聿興修梁

維神是祐尙迎五福膺錫蕃庶

丞相宅竪柱上梁祝文

桓桓師相社稷元勳爰錫其功賜建大第涓辰既吉

非汝是堪尙賴神休逮爾厥攸

國有大社宗社是賴歆興甲幣密邇宮垣諏日既嘉

崇梁上樑惟神相厥永保敬寧

抄紙坊開樞祝文

象須之巢原自古昔因時立制以權重輕當歲之春

肇造楮幣神其克相國用阜殷

印劍庫開板祝文

象貨之用或屬或生若稽舊章圖法是則造幣伊始

蠲吉致虔神其相之利周四海

十月時享祝文

紹履基圖祗承廟祏率循故典時邁行都肅律云秋

孝思永慕爰脩常祀庶其歆鑒臨

十月時享祝文

九廟韶章四時祫享屬臨良月永慕先猷吉蠲以烝

明靈歆止尙祈景福蕃裕無疆

表牋

元旦賀表

鳳曆授時法春秋之一統龍旂輯瑞護周禮之三朝

凡在照臨罔不蹈抃　虔惟以武溫恭而文敷政施

仁稽古聖憲對時育物裁成天地之功屬至治

壽昌維歲垂祚之慶適逢令節恭惟九有均歡萬壽萬歲

恭俟閭闔逢華旦敢貢金觴瞻穆穆之清光萬歲萬

宜祝華封之聖壽

聖節賀表

堯舜繼天開泰無為之治星樞紀瑞光增海永之符

禮備班行慶衍黎庶　實聰實睿克寬克仁命官以

振舉綱式是百辟降詔以蘇民瘼使于四方聿臨日

覩之長歲對越休烈逢誕節恭列從臣員

業續錫嘏之五福玉卮進酒效漢嶽之三呼

千秋節賀牋

南極騰輝光啓前星之瑞東闈介壽歡孚下土之心

禮薦馨紳稿錦宗社。仁明性稟孝友生知寬濟冬
溫克謹重觀光道月將日就茂隆典學之功肇新一
歲紀元益衍千齡之祝某等叨陪法從幸際熙辰甲
觀收銅匙趨蹌歡躍之慶懷方至聖躬休鶴禁起禁
沐智親祀太廟禮成表
慶締丕基聖德聿追於祖烈恭祠太室孝思述美於
先聚揆時交物之華允鑄邦家之祉。功庸揚顯德
本誠明惠武鋪陳爰受萬年之神策黃流匪斯欽承
九廟之威靈謹數寬大之書允格馨香之治臣等叨
脩宗廟祈奉資宮奉揚敎族樂觀肇禋之鉅典降福

戊王十四　六

禧佳慶祥錫類之深仁
賀冊中宮殿
厭嚴當陽光啓中興之運肇表正位聿彰內治之功
興輝昭華邦家關係。偏尊聖祖纘德王門發祝圖
史起文勤履尉積之節出居潛邸悉知臣下之勞入
奉太宮克相宗祧之祀謹膺顯號丕叙彝倫某等幸
際昌期獲觀縟禮詩宣風化茂隆德載之基頌祈壽
祺慶共一人之慶
賀登極表
龍飛正位嗣祖宗肇造之基駿命在躬啓曆數重熙

之運綸音誕布綿宇均歡　睿智有臨英明獨斷慶
協大橫之兆光膺令緒之傳克享天心日月星辰之
順執式孚民志謳謌獄訟之來歸億萬年以承休三
千歷而開統臣等恭司端揆茂對昌期皇極敷言願
贊維新之盛治泰元神策益隆有永之貞符
賀建儲表
黃屋膺開嗣祖考萬年之業青宮正位隆本支百世
之傳典禮肇新邦家具悅　克仁廣被舜德重華永
懇科器之安寔順元良之選因心則友允符聖人之
公立愛惟親丕廣天下之孝裕嗣光嗣之重齡錫三

戊王十四　七

靈之福臣等忝列台司獲覩盛禮星暉海闊頌聲行
播於家區月恒日升壽曆益延於寶祚
賀登極表
宗社儲休丕纘皇圖之正統穹示眷佑於昭邦命之
惟新丕膺寶籙六服寧謐　聰明時乂濬哲生知慶
承令緒之傳光應大橫之兆舊勞于外周知黎庶之
艱難允執厥中克協帝王之治化曆數肇更於鳳紀
衣冠咸輯於龍墀臣等躬際清朝叨塵法從端門踊
今既普洽於民心延閣圖書顧緝熙於聖學
登極賀　太后表

天下歸心光落龍飛之運恭帝決策允資燕翼之謀
景命攸隆新洪圖益固 德全坤載功定乾維所與惟
賢諒每安於宗社不私其子實博叙於彝倫端居長
樂之尊克翊徽音之美臣等幸逢慶會忝列從班壽
眷萬年叙歡慈儀之聖教行四海率彰孝治之隆

皇太后受尊號賀

皇帝表

慶續瑤圖龍袞方臨於南面光昭寶冊鴻名薦美於
東朝載推典禮之新允稱邦家之祉 聖學稽古玄
德重華恭惠神功光承貫泰慈闈之懿推崇顯號觀
親承慈教之餘纘述之孝業謹盈成之治自今以
始慶壽與祥輕萬禧列椒宮率觀盛事日隆孝養式
符四表之歡恭承天錫壽祺益衍萬年之景命

聖壽節賀表

四月維夏天書誕聖之貞符萬壽無疆人祝新年之
善頌符杖儀陳于北闕簫韶律應于南風 凝命穆
清宅心儲哲秉六陽之嘉會撫億世之洪圖訪道居
渠日覽唐虞之大訓問安長樂時聆任姒之徽音載
臨震夙之宸威獲丕平之祚臣某等班趨文陛職忝
諫垣金鑑靈臺願續衣裳之黼黻徽華蓋永瞻箕

翼之輝光

賀正旦表

歲正天元協氣蒙於廣宇禮隆五命緝儀觀於明堂
[illegible]建[illegible]玉朝[illegible] 誕膺景命震奉宏圖欽文稽
古於神[illegible]誠孝事[illegible]於帝[illegible]和[illegible]壽道和[illegible]耕於
金[illegible]推策授時[illegible]和於[illegible]春生威[illegible]蓋[illegible]績其
猷曰[illegible]彰[illegible]際清[illegible]瑞[illegible]日新聖學敷陳東壁之
圖書天錫[illegible]仰[illegible]之壽考
中[illegible]大明[illegible]數秋[illegible]教[illegible]語
[illegible]春[illegible]光臨相[illegible]雲[illegible]洽於
中天[illegible]之期[illegible]正守[illegible]盛[illegible]陳[illegible]
中惠[illegible]位[illegible]在[illegible]不世荷三靈之孚佑席
累聖之[illegible]照[illegible]布措諸事業宸篇奎畫煥
乎其有文[illegible]至[illegible]令[illegible]之傳允[illegible]大[illegible]逸[illegible]星空貫
索[illegible]之[illegible]符[illegible]階[illegible]豐[illegible]之瑞[illegible]
嗣服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陽[illegible]容於[illegible]
凡維人唱[illegible]之[illegible]旋[illegible]周[illegible]紳在列敕
第夫以[illegible]非[illegible]命酒正[illegible]衍觴咸醉以德樂
奏仙韶之曲聲協治世之音雜鳥獸蹌蹌之儀縱魚
龍曼衍之戲既歆渥賜胥朴太平東海蓬萊樂聖率

陪於鎬宴南山秩色祈年願慕於堯封臣等欣遘昌
辰叨居法部敬獻口號上瀆宸聰

閶闔宏深紺宇凉仙班齊拱御爐香日升若木開晴
景雲繞蓬萊動瑞光百辟衣冠趨劍佩四方玉帛走
梯航鈞天樂奏宮商沸同向楓宸獻壽觴

祭文

祭蘇應先生墓文

於惟安侯世爲儒家受學先生奮振聲華發並著美
威儀秀嘉國者有賜主辟華職窮經講道叢封無遐
作者文章壽聚餘歷壽遐私用舉事得諸恪棟挑戴
名著昭代德秀本撰學翁原承先生關之欲走趨拜
遺翁表吾遷墓長慨生聞南宮禮樂徵在畫柱存焉
迷觀其會中途疾作遂歸吉遺教授鄉里後士景從
賢愚欽鑿醇不齊同如飲大河如撞巨鐘隨叩隨應
取舍丞窮邪說是排正學是宗操存涵養傳大明通
窮心所難先生從容天爵出年實持函丈曾未卒業
奉親歸里奉降禍災抽身淪喪兇我罔門孰不惆悵
網羅遺文序次事狀天爵此心惟先生實諒之尚饗

祭馬翰林祖母張夫人文

於惟夫人女德是茂來嬪洪族允宜厥家孝於翁姑
以誨諸子有孫克顯碩大而文輔德春官執經內殿
錫封大國象服有光溫凊旨甘祿養具美既康而壽
順以歸全凡在夫人福德能備輶車載塗哀榮何極
式陳薄奠備以誄辭尚享

祭劉承旨文

往在至元碩士如雲猗歟文獻公實其孫生際明時
夙親先覺蔚有時名克紹家學容臺辟雍金馬玉堂
尚書侍御集賢春坊朝暮蔽四十餘歲優游清華
遷以昇世今之雅著京尚宜名藏重簡歎具白老成
壽用感康祿禰充從公壽有考來孰能偶図時懸車
鄉禱肖毛公瑜八秩不爲吾游原公之心匪懈是計
國有大政宰手咨議豈無君子靡哥周行一老不遺
昔據表揚賴車存行訃旋歸柿公如有靈歆此薄酹
尚饗

祭王國華學士文

嗚呼公乎東魯碩儒溫恭自虛和裕而舒疇昔嚴侯
作興鄉里崇學延師以養多士遭時清明爲士爲卿
優游周行羽儀大廷維茲卿士鄉人是好推轂俊良
振拔枯槁公業其時亦起於家紆朱曳紫歷游清華
歲易時遷進居內相作爲文章維世所尚其文伊何

制命冊書駢四儷六華榮並歟至治天子肅奉廟祀公於其時適官禮寺作新制度翼翼小心第懼弗勝天威式臨公之平生無忤無競不巧為機廉慎以靜慨披鄒魯摯士景從存者幾何而公遽終凡我同僚情何有極恭陳醪羞以告哀惻尚享

祭張文在教授文

維至順元年閏月某日應奉翰林文字蘇天爵國史院編修官楊俊民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濮州教授張君之靈嗚呼惟君之生逢辰景尊早親先哲尚識典刑鄒魯遺經漢晉諸史虞初稗官咸究終始發為文字如地出泉操紙落筆累百千言先進日亡君闡日顯學徒雲從戶外屨滿皇慶詔下賓興于家校官鄉郡儒者輝華吳越茫茫委傳而往校士以文作樂斯享朝有知己詞振薦揚番成而止典教濮陽人曰是行克展厥志命也不融奄忽長逝輔車至止鄉人悲思士失益友學失良師矧在吾儕情好彌篤一奠寄哀有淚盈掬尚享

祭楊府君文

維元統三年三月某甲子朝請大夫中書省右司都事蘇天爵謹遣甥何佑以香茗之奠致祭於近故從仕郎縣尹楊君鄉文之靈嗚呼昔君初年南游江湖中歲來歸一室宴如忘情軒車娛意圖史既善其身又誨諸子子也有立實才而賢秀出班行華聞日宣恩典尊隆祿養具美凡茲邦人共仰德齒忽承凶訃實恒吾心緘詞遣奠尚其知歆

策問

大部鄉試策問

曆數之起上矣昔者帝堯命羲和治曆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夏商周有天下皆改正朔以新民之耳目然則正朔必可改歟漢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其說信歟不然夏啓誓師何以併言三正歟攷之詩書春秋傳或言夏正或言周正何為而不一歟周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其事亦有所因歟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數起於黃鐘之龠其法一本於律唐開元曆專用大衍之策其法則本於易二者可兼用之歟夫治曆者始皆精密後多踈而不合其故何歟漢曆四變唐曆八變〻之之故可得而考歟先儒言落下閎但知曆法揚雄又知曆理治曆者必如是而後可以無差歟我國家承金用大明曆至元中詔改授時曆能知

曆法及明曆理者誰歟行之五千餘年無數更之弊者其術果盡合於古歟夫帝王之治天下欽天道以授民時莫重於斯故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諸君子通經博史其於古今治曆之事攷之悉矣若曰推步之學乃陰陽家流則非有司之所願聞

私試策問

夫財用之制有國家者所當務也故洪範八政貨居其三周官一書理財之術實居其半蓋人豈專為利者乎蓋養民制用此爲重焉蓋古今天下一也山林川澤之利寧有異乎何昔者財裕而民息後世財匱而民病乎豈理財之方未盡其術乎用之之道不合於制乎今欲取之有法用之有度攷諸古而宜於今其道何以

廷試漢人南人策問

朕惟隆古帝王之爲治莫不因郊丘以享帝嚴宗祏以事神所以報本始崇孝敬也朕荷天地之洪禧纘祖宗之丕緒盡誠潔齋玉以祀穹祇肅圭幣以奉宗廟雖誠意之上通顧制作之當議者稽典禮祭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而后世分祭合祭之説服冕樂舞之數果同異歟宗廟禘祫之義祖宗昭穆之序諸儒之論何以折中歟傳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或以社爲祭地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說何歟今天下治平百年制礼作樂維其時矣子大夫明古今之制達禮樂之原其詳陳之朕將親覽焉

擬廷試蒙古色目策問

朕聞昔者帝王之有天下也或創業難或繼體守文難所遭之時不同要其成功一也夫周之文武成康德業尚矣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明皇其治功尚有可議者乎我太祖皇帝肇啓洪基世祖皇帝混一區夏列聖相繼治臻隆平朕承天地之休居億兆之上夙夜祇畏罔敢逸豫載惟祖宗之治所當先者何歟成周聖王漢唐英主其得其失所當鑒者何歟子大夫悉心以對

策問

問自昔有天下者皆以人才爲務夫人才盛衰可以卜世道興廢或崛起山林或教養庠序或見諸謀猷或施于事業唐虞三代尚矣自漢以降張留侯之佐高帝滅秦滅項本以爲韓報仇大抵多智謀術數而

先儒以謂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何歟及高帝欲易
太子留侯乃招致四人以定之論者以謂爲子推黨
以拒父或以諭者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其說
何者爲是歟賈誼董仲舒皆負卓越之才觀其奏篇
及覆治亂之原天人之對而先儒以毛萇董仲舒最
得聖賢之意不取賈生何歟二子得聖賢之意者何
以考見歟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輔佐先主出師二表
陸贄凜然論者以謂庶幾禮樂矣以此明遼年用兵
事較于方何以能興禮樂歟晉室東興王謝桴相當
國家顛危之時傑然懷前嫌者望其輔相之業亦傳
誦世者何歟禮讓寬厚簡靜高情雅度其亦清談之
弊歟文中子太平十二策陳於隋文皆治世之言歟
唐初諸儒皆出於其門歟諸賢諫諍於貞觀之治最
有功者魏徵陸贄逆相德宗先儒謂有王佐之才指
其奏議言之歟抑謂其相業歟或又以賈比之賈誼
何歟揚綰拜相有方寬容減其坐中聲樂者有以竊
退之感爲省之者有以廉含宏侈毀撤之者既能使
一時之人風動如此其學術於古人亦有可方者歟
五代之際有若王朴者出爲不數年間制禮作樂蔚
然勃興亦有可述者歟未古今人才多矣能識其遠
者大者則可稱爲諸君子周覽歷代之變通攷求人
物之得失其於諸公之事必能有所去取請詳陳之
以觀諸君子之所蘊

問治爲中國患舊矣禹疏九河而患始息周定王時
河徙砱礫歷春秋之世脈閱其爲民患何歟攷之九
河在兗州之域滄棣德之間謂之簡淪於海者果可
信歟漢武親臨河決瓠子發卒數萬人塞之甚至天
子沈白馬玉璧祠之而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彼謂從來強塞未必應天矣爰暴廟議之最集安居
國河志某閱歲汎溢據其地而事者亦莫盡載乎
爾時其漢元諸閣歲欲導河東流議者林然議論不
一其果何者爲是歟夫河自禹徙入漢而齊魯之患
稍息令河復決而北泛濫數百里壞敗城郭田廬家
墓亦嫌其淺隘其地流則堤防者亦郡縣當導之
東徙則千貫極太民確於後將何如則可也夫漢值
河決能徹能治河者賈讓也爲諸君子博攷經籍必
能深明古今河患及治河長畫其詳陳之以備水衡
之所採擇

書

與西管李士興書

五月吉日趙郡蘇天爵頓首再拜李君士興足下蓋嘗聞之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余與足下雖無一日之雅然而同為安氏弟子則朋友也夫忠告而善道之朋友義也余有一事將為足下道足下試詳而聽之夫古者春祈秋報皆祭于社下至一鄉一里莫不皆然其祭也則以鄉有道德先生配之近世社祭之名僅存然而大抵非所當祀之鬼而配祭之禮又亡甚矣古禮之廢壞也嗟夫不有講學之君子其孰能復之哉蓋西管名鎮也社祭之禮歲之所常行也而足下又嘗講學者也獨鄉先生之祀又可不復之哉鄉先生為誰安氏是也安氏自石峯如齋默庵祖子孫三世成家于斯游于斯者七十餘年矣凡使是鎮之人誦詩讀書立身行道敬老而慈幼善俗而化家莫非安氏之教使之然也然則安氏之功詎淺淺哉夫古者鄉無道德先生猶將合而祭之矧有如安氏者舉而祀之孰不曰宜禮曰豺祭獸獺祭魚夫豺獺尚知報本而況於人乎足下試與里中長老議之如果能行天爵亦將往觀古禮之復焉足下其思之勿忽

答達兼善郎中書

近承賜教知久病新愈夫君子之仕固欲行其志也然事之齟齬者十常八九欲舍而去之不知者以為忘斯世矣閤下由進士得官二十餘年始以文字為職業人則曰儒者也及官風紀屢行而屢止孰知其志之所存乎向諭印祝泌皇極經世說謹裝潢納上某業學於臨川吳先生聞其言曰邵康節天人之學也雖其子弗克傳焉蜀人張行成蓋能得其彷彿行成既沒其學又弗傳矣祝泌生於宋季而學者風角烏占之術特假皇極之名張大之耳撫州人有傳其術者覩物即知休咎嘗欲以學授子子弗從而止某又嘗學予太史齊公每見公讀邵子書不去手晚歲又釋外篇令某傳錄其言曰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於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以會極某嘗欲集諸家釋外篇者為一書顧未能也又聞國初李徵君俊民李翰林治皆能通邵子之書或言徵君傳于河南隱士荊先生而翰林不知得于何人也 世廟在潛邸時嘗召徵君問之徵君既亡復召翰林問之以某觀之二公不過能通其數耳而康節之學蓋未易言也故曰欲知吾之學者當於林下相從二十年方可學也因閤下求祝泌之書偶言及

此

滋溪文稿卷第廿四

滋溪文稿卷第廿五

雜著

讀詩疑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二南正風不可謂之樂歟抑兼言之歟古者春秋教以禮樂所謂樂者即雅頌之樂乎大韶大夏之樂乎詩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然則大韶大夏亦笙詩歟不然其辭何以不傳於世也當夫子自衛反魯時魯哀公十一年冬也前六十八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次歌邶鄘衛次歌王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歌鄶然後歌小雅大雅歌頌終焉由今觀之所歌者獨豳以下詩也而雅頌何嘗不得其所乎若曰左氏後出而作傳何獨豳之下雅之上不得其次歟

詩三百篇婦人女子作者居十之三夫以淫邪婦人而能為此豈聖人潤色之歟不然後世老師宿儒反有不能及者何也

夫鄭衛之詩蓋多淫亂之詩也乎王以下朝廷雅正之樂歌亦豈少歟至夫子定詩獨取鄭衛淫亂之詩

而棄宗周雅正之樂歌何也或曰平王東遷王室衰微不復能為祭祀朝聘之樂矣夫以天王之尊不能為與而魯諸侯之國也獨得為燕享之頌歟

漢廣之詩言文王之化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游女人望見之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行露之詩言南國之人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之所汙矣摽有梅之詩言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夫以文王之化既能使南國前日淫亂之俗而變為士女亦皆有端莊靜一之德獨其君子反不能被文王之化故著其強暴之惡何也

淇奧衛人美武公之德賓之初筵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抑亦武公作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皆衛詩也昔錄於風一錄於小雅一錄於大雅何也豈聲音節奏亦有豐殺廉肉之不同歟果然則諸侯之詩亦可謂之雅矣

七月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也公劉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也當成王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皆作詩以戒王今七月錄于風公劉錄于雅何也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豈豳詩亦可為雅為頌歟果然是一詩而雜三體矣豈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乎

六月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玁狁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也采芑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而賦其事也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作詩以美之也常武宣王自將以伐江北之夷詩人作詩以美之也雖然四詩紀事略同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

太史公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為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為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歟當

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考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者果可信乎

魯侯僭也詩之有頌著其僭也獨稱魯侯者何也或由魯人因其請王而作故稱其君為魯侯夫既知尊周而請之欲僭王以作頌何也或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今考之頌皆為僖公而作魯無一詩及於周公何也

執競之詩詩序以為祀武王也先儒以為祭武王成康王之詩也夫古者一王一廟然則是詩也將遍於廟而用之歟

詩有變風變雅之文先儒以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自邶迄豳一百三十五篇為變風然則成周盛時齊晉陳衛所得之正風孔子編詩皆棄而不取何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今考之詩自成至宣列國之風無一篇可見平桓以後天王未嘗巡守也而所編之詩如此其多是果孰陳之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先儒之說如此夫風雅體製不同音節亦異雅非可降為風也謂夫子編詩而降之耶則未編之前亦不聞名為雅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放鄭聲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諸詩如數今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齊風十一篇而淫奔之詩四陳風十篇而淫奔之詩七觀鄭衛諸篇迷著夫子胡不並絕其章以為法哉樂淫蕩者乎上律詩之雅頌祭祀燕享之樂歌也必當時樂肄而用之所以協諧五音辨其雅鄭南國風民俗歌謠之詩也今亦削定者樂其聲音節奏果能協於五音十二律乎不知古人因詩以度樂歟抑因樂以為詩歟若曰因詩以度樂則白華南陔等詩又將何以為樂歟

詩自唐虞有之書所謂詩言志詩永言是也及夫子定詩獨取周詩僅及商頌數篇而已虞夏之詩皆棄而不取何也若曰恐虞詩歲遠而亡然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所聞者非舜樂歟

我長之後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願學固哉高叟

以之為詩也

三史質疑

遼人之書有耶律儼實錄故中書耶律楚材所藏天
曆間進入金華閣次則僧行均所撰龍龕手鏡其他
未築小說存者寥寥

金章宗初年即命史官修遼史當時去遼未遠文籍
尚有存者猶數數有司搜訪事蹟其書又經党懷英
趙渢王庭筠諸公之手章宗屢督促之僅二十年
陳大任始克成編

金大定前本事具見實錄則卷首世林海陵被弒
諸侯避嫌損者諸實錄多諱避世宗實錄適當章宗
初年好殺事最為詳章宗之事方分撰述而衛王被
弒國在敵從寡怨其舍己立叔棄其業于燕曰侯
遷都為蒙兵所陷諸公復以為請始撰述之時中
原新經兵亂史籍化為灰燼故其書尤疎略諸大臣
子孫多死于兵僅存者數十傳而已衛王實錄竟不及
為顯宗之後元好問遂于辰雜編楊奐天興近鑑王
鶚汝南遺事亦足補其缺一朝之事

金亡元帥張侯柔收拾金史北歸中統初送史院當
時已闕太宗熙宗實錄豈南遷時并章宗實錄同見
遺乎而海陵實錄何故復存當迕大末義宗東華元
好問為史官言于宰相請以九朝小本實錄馱以一
馬隨之豈以太祖太宗睿宗熙宗海陵世
宗顯宗章宗宣宗為九朝乎不知張侯收
閣籍時太宗熙宗之史何以獨見遺也

金諸臣三品以上方許立傳然多無事業可書不過
歷官歲月而已四品以下當載者多而史却不載當
訪求書之若夫將相大臣卒于太宗熙宗衛王之時
者雖歷官歲月今亦無可考矣

金亦實為國史今之史傳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紀
章宗實錄始林樵奉詔修功臣列傳曰是家何幸
得斯人補傳耶惜乎其書不存

元好問為中州集小傳多應官及文學隱逸之士所
以補史之缺遺惜其尚多疎略又有述野史名臣言
行錄未及刊行當訪求于其家

葉隆禮宇文懋昭為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其說
多得于傳聞蓋遼末金初稗官小說中間失實甚多
至如遼元改號傳次征伐及將相名字往往杜撰絕
不可信如張師顏南遷錄尤為紕繆

金儒士蔡珪鄭子聃程寀周昂趙可王庭筠趙渢皆有

文集行世兵後往往不存若趙秉文文集乃國初刻
本亦多回護民間恐有別本
太史齊公履謙嘗言金大定中翰林應奉耶律履撰
庚午元曆最為精密國家修授時曆時推算前代曆
書惟庚午曆及唐宣明曆不差又言太史院舊有宋
前後修改曆書因革數百卷可備修律曆志用其書
後歸祕書監
遼金大族如劉韓馬趙時左張呂其墳墓多在京畿
可模碑文以備採擇
金太醫藝若武亢史夫文劉守真之醫術皆造精妙
當採其事迹作方技傳
高麗西夏皆嘗臣服宋金及與遼人戰爭今於三史
當各附見乎或別為書乎
金人入中原宋臣死節者僅十數人奉使不屈如洪
皓朱弁等又數人而宇文虛中者既失身仕金為顯
宦矣金初一切制度皆虛中所裁定如冊宋高宗為
帝文亦虛中在翰林時所撰第以譏訕慢侮被貴被
殺今宋史書曰欲因虜主郊天舉事果可信乎甚至
比為蘇武顏真卿而又錄用其宗人因曰激勸臣下
然亦何為飾詐以誣之如是乎

八

施宜生邵武人本名逵宋政和間擢上舍第為潁州
教授汴陷南走建賊范汝為作亂宜生從之賊敗復
北走齊上書陳伐宋之策為議事官齊廢仕金累官
翰林侍講學士正隆四年冬偕移剌闢離剌使宋宜
生自陳昔逃難脫死江表義難復往力辭不許蓋是
時海陵謀伐宋故以宜生往使以係南士之心與冊
蔡松年為相之意同宜生既歸以闢離剌至宋不遜
不即以聞被杖五年除翰林學士次年中風疾大定
二年致仕三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此見于世宗實錄
又蔡珪所述宜生行狀可考岳珂作程史乃云宜生
使宋漏言將用兵意曰近日北風甚勁又曰筆來筆
來歸則被誅又云海陵既死右徒單氏被殺按世宗
實錄徒單氏至大定十[illegible]年方死是皆小說傳聞修
史者可盡信之乎
宋自太祖至寧宗實錄幾三千卷國史幾六百卷編
年又千餘卷其他宗藩圖譜別集小說不知其幾今
將盡加筆削乎止據已成國史而為之乎
理度兩朝事最不完理宗日曆尚二三百冊實錄纂
修未成國亡僅存數十冊而已度宗日曆殘缺皆當
訪求

九

史官修史在内天子動静則有起居注百司政事則
具于日曆合而修之曰實録有實録方可為正史宋
仁宗初史官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乃命三司判
官程琳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是闕起居注
必當補修龍圖閣學士宋敏求補撰唐文武宣懿僖
昭哀七帝實録共一百八十三巻今理宗實録未完
度宗衛王哀帝皆無實録當先采掇其事補為之乎
即為正史乎
宋史官洪邁進言國史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先為一
書仁宗英宗兩朝継為一書神宗至欽宗四朝又為
一書凡大政事大議論如禮樂食貨兵刑選舉皆首
尾斷續不相貫穿天文地理律曆藝文每書登載復
為煩雜於屬辭比事之體若未盡善乞纂成九朝國
史庶幾法度章程合而為一當時亦不及從其言也
周世宗次第削平諸僞宋太祖因其子母孤弱取之
宋史言陳橋兵變者欺後世也宰相范質曰倉卒遣
將某等之過陳大任遼史書曰周殿前都點檢趙匡
胤廢其主自立今修宋史用是例歟别有説歟
宋太祖之死人多疑之觀長編所載隱隱可見如曰
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其言左右皆不得聞但
遥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
斧戳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夫太祖英明如此疾又
未至大漸果欲屬以後事何不召宰相共命之乎翰
林袁公桷嘗言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
趙普以死今宋史普列傳無一語及之李燾私作普
别傳始略言之果可信歟
袁公又言天聖三朝正史多有謬誤神宗徽欽四朝
史多所避忌立傳亦有蕪類所宜刊削徽欽圍城受
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載當求野史書之
先儒以修史為難昔隋堯君素周韓通死史官不
為立傳蓋難言也如新五代史諸世家則曰其後事
具國史今宋自寧宗金自章宗已與國家相接欲盡
書之則有當回護者欲盡削之則沒其實矣如曰事
具國史則金自章宗後僅三十年始亡宋自寧宗後
僅五十年始亡豈可皆不書乎況其死事之臣又豈
止一堯君素韓通而已
鄭夾漈言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
班馬是也至唐修晉隋二書始用衆手然亦隨其學
術所長者授之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顔師
古孔穎達則修紀傳以顔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

地理圖籍之學故也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歐陽公修唐五代史律曆專資於劉羲叟今之儒者孰爲明天文律曆地理之學者乎

歐陽公修新唐書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今三史舊傳當廢者有幾傳志當增者有幾如宋中興四朝史諸傳尤少蓋當理宗初年諸公猶多在世故也

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鑑凡十九年始成歐陽公修新唐書十有七年李燾編續通鑑長編垂四十年今修三史限以歲年可乎

先儒有言修史者當得人得書司馬溫公修通鑑也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唐以來則稗官野史及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皆不敢忽今三史筆削宜得其人考證當得其書庶幾可傳于世

至正癸未勑宰臣選官分撰遼宋金史翰林學士歐陽公玄應召北上道出鄴渚余以三史可疑者數事欲就公質之適公行役倥偬不果因書以識之趙郡蘇天爵記

滋溪文稿卷第廿五

章疏

經筵進講賜坐

帝王之治典學為先開設經筵實為盛典欽惟
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勵精圖治嗣服伊始詔開講筵
特命宰輔臺臣及選奎章翰林儒臣十日一進講讀
所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實宗社無疆之福中外臣
民孰不欣忭竊聞講官所進說者皆
祖宗之聖訓聖賢之格言然則不可不敬也自昔講
官皆坐有儀蓋所以尊師重道從容啓沃非常循故
事而備外飾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聖學方新其于
祖宗之訓聖賢之言樂于聽聞獨于講官尚未賜坐
夫以三代令王皆置師傅之官坐論道義
世祖皇帝每召儒臣進對亦皆賜坐俾盡所言伏願
自今以始每遇進講賜坐設几從容顧問凡古今治
亂之原及民間情偽得失俾講官詳究敷陳薰陶感
發如此則聖學高明治化熙洽而經筵所設誠非虛
文矣

乞褒贈李延平

竊聞禮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古昔封
爵之典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蓋各有等差也欽惟
國家崇儒重道褒崇之典靡間古今上自洙泗之聖
哲下及伊洛之儒先咸蒙加封公侯爵號所以尊崇
斯道之傳表章風化之美誠明時之令則斯文之盛
遇也然而尚有道德碩重為世師表爵位弗稱未及
褒崇卑職起自諸生叨居言路所當敷陳伏覩延平
先生李侗中當宋氏南遷之初中國淪壞之際三綱
不振九法不斁先生興自南劍稟賦異識剛明聖學
興起斯文既退藏于一時思傳授于多士承扎益傳
公之正學續伊洛經訓之緒言獨惟朱子以學傳其最
今天下混一朝廷右文六經之傳四書之訓貢舉以
之取士庠序以之教人所以明聖賢之道立彝倫之
序者朱子之功蓋甚大也考之宋史方朱子之初游
出入于經傳泛濫于釋老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
異學之非盡能語孳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
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由是言之雖以朱子之高明
特賴延平之啟廸猶在後世可不師其學乎初性道
代儒先如伊洛之盛夫濂溪二程既已封公張呂
朱子俱列從祀而延平之學上傳周程下授朱子獨

未發宗誠為國典者不少竹林精舍已嘗以周程
邵張司馬與朱七先生從祀當時儒者咸謂合禮然
以合祀數沒於一人之私非貴朝家盛德之舉也如
蒙奏聞下禮官議比擬周程朱子優加封謚列諸從
祀之位庶足以彰聖朝隆儒重道條澤祀典之意又
使學士大夫咸知正學之宗其于表章風厲誠非小
補

請詳定朝儀班序

朝覲會同國家大禮班制儀式不可不肅夫九品分
官以奉其事異位而分其職使之同趨之風蓋
欲序尊嚴則觀瞻益重朝廷典憲莫大于斯爾年以
來朝儀雜設概以品秩東班行列為久累從五與
正五錯居其間從七品與六品齊列下至八品九
品盡與其不以散大小階級班當是於今不端則
亡尊敬之心殊失朝儀之體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
赦外儘有部院臺正從品銜門次及諸司官各
驗職事散官序列正從班次齊齊相讓與之而行如
有踰品秩紊亂位序者同失儀論以懲不恪庶幾
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禮下聳中外之
觀聽

乞增廣國學生員

國家典章興隆庠序教養勸勉青衿兩學大成均實
風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廣員額樂育
賢能昔者
世祖皇帝既定中原肇興百度知為治必資于賢者
而養賢必本于學宮至元七年初命中書左丞許衡
為國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孫是時學徒未有
定額其後政教既修學者寖廣逮至
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員又而近歲以來員額已滿
至使貴子弟從遊學殊非
設官開設學校所以育群材之美意也蓋自古迄宋不
有不由於興賢而能為治者也故漢之東都國學
門者億萬計今唐文命將武均爾三十員人材之多
近世未有其盛則國家應序庠序之盛又至漢唐
所可比擬獨于學徒員額俱少今朝廷治化更新
崇尚儒術至于學校長育人材尤為急務宜從都省
聞奏量擬增添生員一百名內蒙古色目五十員漢
人五十員應入學者悉如舊制錢穀所費歲支幾何
人材所關實為至重如此則賢能益盛俗化益隆其
於治道實為有補

建白時政五事

欽惟國家建置臺憲務求言責克廣聰明若或緘默而不言有負朝廷之任使卑職猥以非才備員六察雖有聞見謹用敷陳蓋畏天變者所以盡事天之誠享宗廟者所以隆孝治之道輔聖德者所以建太平之基敬大臣者所以求贊襄之益恤黎民者所以固邦家之本匪欲徒為空言惟務切于時政尚冀采擇伏希奏聞

一自昔人君之居天位競競業業不敢戱逸所祇畏者惟天而已然而國家之政既脩則天地之和斯應否則天出災異以警懼之甚矣天心仁愛人君之至也可不夙夜修省克謹天戒乎欽惟聖天子躬膺眷命丕纘皇圖上應天心下孚民志仰見治化方臻禎祥畢至近者太史上言三月癸卯望月食之既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夫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今焉薄食得非刑政之失而致然歟且月食之既為異已甚日食純陽之月古尤忌之蓋陰盛陽微君子之所懼也有天下者其可忽諸 今天子聰明仁孝天下化服宜奮乾剛聿脩刑政踈遠邪佞專任忠良庶可消弭災變轉為禎祥日月貞明宗社蒙祐若曰日月薄食自有常度天道悠遠人不可知是乃姦邪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

一郊社宗廟國之大祀尊親莫若廟享於隆是以古之王者必行親祠之禮所以報德祖宗廣孝治也洪惟國家隆興百年禮樂文物光昭簡冊世祖皇帝肇建太宮武宗皇帝親行大禮列聖相承典章具在文皇帝撥亂反正以定天下臨御五載治化休明安自宵天臣民思服戴渭告曰祖祧有錄欽惟聖天子祗承遺詔入奉宗祧夙夜寅畏圖新政治恭事 東朝既盡乎奉養願臨清廟宜展其孝思伏願率遵舊章躬行祀禮則祖宗歆享降福于萬年聖德孝恭有光于四海矣

一古者天子雖有賢明睿聖之資必待左右之匡直輔導然後德化可成也周成王即位之初春秋方富于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輔養保護克盡其道以至侍御僕從亦皆正人故成王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卒能養成德器致治隆平享國久

長爲周賢君欽濰
聖天子春秋鼎盛臨御九有虞聖之德度越百王
然猶開設講筵鑒覩古訓益所以輔益聖德緝熙
元化者也夫以儒臣宰輔進見有時惟朝夕與居
黃閣德器正賴侍從承弼之得人也伏願博選勳
舊世臣之子端謹正直之臣前後輔導使嬉戲之
事不接于目俚俗之言不及于耳左右交修內外
相養則聖德日新治化日隆矣
一帝王之職在任宰相宰相者所以輔佐
天子撫綏兆民燮和陰陽贊襄政治而已設人主
射親庶政體貌大臣常于進見之間俾盡論思之
道洪惟天朝富有四海　列聖臨御保守治平還
臣下者既盡其禮大臣須輔獻納謀猷事君上者
亦盡其忠君明臣良千載一時也欽惟
聖天子聖德寬仁臨御臣民之上天下之大萬機
之繁朝夕都俞共圖為治者二三大臣而已然而
古昔人君待遇其臣亦未嘗不至也故燕饗所以
通上下之情蒐田所以習武備之禮命之爵祿以
求其用賜之居第以安其身蓋皆昭微而合禮末
俗踰制以厲民今朝廷政化更新中外望治樞機

七

之臣固宜尊寵是以爵祿以貴居室之盛宴享田
獵之樂可謂至矣伏惟二三大臣同心一德勉圖
報稱雍容廊廟夙夜贊襄俾公卿得人風雨時若
紀綱正而朝廷尊賞罰公而民心服不亦至盛矣
乎
一天下之事當謹于微民惟邦本尤不可忽國家
自
太祖皇帝戡定中原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黎元休息百年于茲爰自近
歲以來雲南土人作亂海南黎蠻為梗有司視為
故常不加安輯迺者猛賊大肆猖獗攻陷道州殺
虜官吏民庶夫道州湖南一郡也先此廣西之民
已被其害今復轉入內地此其為患不細方今天
下雖號治平然山東實敢胎郡去年河水為災五
穀不登饑民流冗者衆朝廷聞書賑給猶未克贍
江淮之南民復告飢河北諸郡盜賊已未獲者三
千餘起夫民窮為盜蓋豈得已為民父母顧將何
如宜可優游燕安視若無事伏惟朝廷宜急講求
弭安盜賊方略賑救飢民長策使海宇清謐黎民
富足實為宗社之至計也

八

元續編通制

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輔乎治也律者歷代之典所以
行乎法也故自昔國家爲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
者必制一定之律蓋禮樂教化固爲治之本而法制
禁令實輔治之具故設律學以教人置律科以試吏
其所以輔乎治者豈不詳且密歟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戡定中夏法尚寬簡
世祖皇帝混一海宇肇立制度
列聖相承日圖政治雖律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
歲月既久條例滋多
英宗皇帝始命中書定爲通制頒行多方官吏遵守
然自延祐至今又幾二十年矣夫人情有萬狀豈一
例之能拘加以一時官曹材識有高下之異以致諸
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殊是以煩條碎目與日俱增
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遍舉若不類編
頒示中外誠恐遠方之民或不識而誤犯姦貪之吏
獨習知而舞文事主于斯深爲未便宜從都省早爲
奏聞精選文臣學通經術明于治體練達民政者圓
坐聽讀定擬去取續爲通制刻板頒行中間或有與
先行通制參差抵捂本末不應悉當會同講若畫一

要在詳書情犯顯言法意通融不滯于一偏明白可
行于久遠庶幾
列聖之制度合爲一代之憲章民知所避吏有所守
刑政肅清治化浹洽矣

論不可數赦

自昔國家務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數行必致綱紀之
多紊是以先王既興禮樂以教民又嚴法制以懲惡
蓋禮樂興則教化洽法制嚴則姦貪懼未嘗數赦以
病民也唐太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
之輩古語有云君子不幸小人之幸一歲再赦善人
喑啞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朕有天
下以來皆須慎赦蓋數赦則愚人嘗冀僥倖唯欲犯
法不復能改過矣誠哉太宗之斯言也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嘗肆赦臨御既久聖德深仁
不背天下是以刑政肅清禮樂修舉姦貪知懼善良
獲伸故中統至元之治比隆前古欽惟
聖天子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施令必先仁政
昨伊始已降寬恩然自近歲以來赦宥太數誠恐姦
人貪吏各懷僥倖大爲姦利非國之福也夫以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曆改元

至元統初歲六年之中肆赦者九蓋數恩宣澤雖出
于朝廷之美意然長姦惠惡誠為政者所當慎也伏
願自今以始近法
世祖皇帝之所行遠鑑唐太宗之所言使中外臣民
洗心革慮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復覬不勝幸
甚
災異建白十事
蓋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此自昔國
家消弭天變感格人心之至計也洪惟天朝
列聖臨御深仁厚澤涵育群生或遇災異猶思修省

二

誕布德音務施實惠是則
祖宗畏天愛民之盛德也邇者日月薄食星文示變
河北山東旱蝗為災遼陽江淮黎民乏食方此春耕
之始農人播植之時災異若此歲事何望夫天之變
異蓋不虛生將恐人事有乖和氣當是之時國家正
宜訪求直言指切時政列在卑職忝居言官豈容緘
默伏願朝廷寬恤黎民誕敷實惠更新庶政勿宗虛
文庶幾消弭天災感召和氣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賞罰者國之大柄朝廷紀綱繫焉故賞不失有
功則勞者勸刑不失有罪則姦人懼二者或失綱

紀必隳故古者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
衆棄之雖人君不得而私也況左右臣鄰敢擅威
福而為之乎竊聞近日以來倖門漸啟刑罰漸差
無功者覬覦以希賞有罪者僥倖以求免中外聞
之竊議傷嘆誠恐刑政從此漸隳紀綱自此日紊
勞臣何以示勸姦人無所警懼矣伏願自今以始
凡官賞刑獄政有交結近侍互相請託違法罔欺
紊亂政治者嚴行禁治中書左右兩司及六部等
官所以參贊宰臣决理政務若有不思奉公守法
阿容苟從并許究問庶幾賞罰攸當刑政肅清雍

三

熙之化可坐而致矣
一節用愛民有國之常經今朝廷用度不足弊在
于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而所出者無涯遂令内
外帑廩皆未充贍夫天下之財皆出于民既傷其
財民必惟害故愛民必謹于節用也蓋國家財用
責之戶部戶部責之運司州郡州郡責之縣縣責之
民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
嗟怨之氣上干天地陰陽之和此水旱災變所由
作也宜從朝廷專命中書省官二員責督戶部詳
定裁省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裁官吏之

冗員減僧道之好事凡百用度務令撙節庶幾國用既充民無横歛感召和氣莫急于此

一遇災知懼聖賢之明訓昔之有國家者凡值凶荒災異必減膳徹樂側身警畏憂恤元元惟恐其不至也蓋天災方作民食未充在位者于此時何忍相與飲食燕樂而不恤其民乎近年以來朝廷無事佯遊勸使四方優厚然而宴享太頻財用不能無費大珠璣國之重寶馬政國之大事今宴享必以毅馬為鞍珠璣為花誠恐習俗成風奢侈日甚費財擾民有損國治切當災異荐臻尤宜警懼以答天意今後內外百司凡有必合造宴一切浮費奢靡之物並宜裁節禁治是亦恐懼修省之一事也

一在古有訓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蓋言人之為善為惡殃咎各以其類應也後世佛教既入中國始言人能修奉佛事輒獲福利小民信之或不能悟甚至有國家者傾其府庫捨施金帛供佛飯僧唯恐不至然其徵驗蓋可覩矣是以中外之臣皆以可罷者十常八九而國家崇信方篤不忍遽已邇者敕修完者以府庫不充金帛不給敬奉

懿旨凡在興聖宮常例好事一切罷止今朝廷政教惟新方圖華治宜體 東朝之意凡太內常例好事宜權停止豈惟制節浮費有裕于國財庶幾不致異端有關于政化也

一建官分職本以為民官冗事繁適足害治蓋古者爵祿所以待賢才與庶績非以供人之欲給人之求者也是以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關擊柝皆有定員而無曠職故官無苟得人無倖心洪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建官之制詳酌古今之宜故治化成而事功立爰自近歲以來官府日增選法愈弊倖祿既廣事功益廢夫文翰之職既同何為復列數職造作所司既一何庸又置數司掌軍政者亦既得分奉祭祀者似太重複至于屬官辟吏員額雜冗吏俸食米內外繁多若不早為裁減日久愈難沙汰夫科場取士三年止得百人今吏屬出身一日不知其幾即自中書銓選已有積年不調之苦熟思數歲之後吏部選又將奈何宜從都省早為聞奏照依至元定制合并裁減不惟省去冗員清選路之方亦以制節浮用為裕財之道也

一命郡縣之官唯欲國治班田祿之制所以養廉
令國家設官因有高下之列領祿當無厚薄之分
然而朝廷卿士俸廩既均郡縣公田多寡不一所
有職設員皆逐月出請俸鈔故廉者奉公衆餞其
妻子貧者受賄辱及其宗既各處雖曾申明其事
主者但言設置已久臓吏嗟嘆無可奈何宜從户
部行移取勘各處所剩公田于係官田内均行標
撥豈惟廉祿惠及官吏之一家應責廉能治洽郡
縣之兆姓

一錢幣之制在古所以惠民鈔法之行歲久不無
無弊蓋米粟布帛養生民之本錢幣鈔法權一時
之宜故法以公更現當然也昔者
世祖皇帝始立法制遂行中統交鈔其後又行至
元寶鈔夫行之既久真偽不無與衆唯口匪輕獲
利自是甚重受給造鈔以來元額已踰數倍以致
鈔日益虛物日益貴民庶有倒鈔換鈔之擾官吏
有監鈔燒鈔之害欲救其弊理宜更張洪惟
英宗皇帝即位之初始命尚書省更行銅錢本欲
復古以便民亦聞有妨于國計蓋因柔天已從一
力爲任太過因其銅錢遂亦不用夫行封贈所以

勸懲增俸祿所以養廉崇千名紀義者學廉恥之
原減吏員月日者獎奉公之吏是皆尚書省所行
亦用人以為非何于銅錢獨為人可況近自唐漢
近及宋金明君賢主皆立之制當本乎此初今國
家循守當思錢幣之制
祖宗已嘗舉行宜從都省明白奏聞令戶部官講
究歷代鼓鑄之古用錢之制遠近便宜斷然行之
豈惟救鈔法一時之宜實所以遂民生無窮之利
也

一治平既久民獲奠居版籍既定田無餘畝蓋山
東益都之境自昔號稱廣斥書所謂萊夷作牧是
也今國家平定蓋已百年戶數土田悉有定籍適
者滋人亦行呈獻凡民之田土遺墾以為荒
閑朝廷雖嘗差官覆實鈔數特司不復考察夫既
設置官吏遂為會歛錢糧卒因水旱力由不克收
滿元額民既無所控訴官亦無可奈何驗其一歲
所入之數難償屯諸人所失之俸給既不能裕財
富國徒足以害衆擾民致今山東黎民飢餓流殍
多有誠恐因之別生利害欽覩天曆元年
呂書印文省曰國家租稅自有當制今後諸人毋

渭曼覷田土瀉者治罪擬合欽依明詔將山東田
賦總管府等衙門革去其百姓合納租賦並依舊
制庶使一方之民咸獲有生之樂仰稱
丈宗皇帝發政施仁之盛德
一薄賦稅者治國之大務廣聚斂者衰亡之弊法
夫以河南之地方數千里所輸稅糧已有定數先
之以劉亦馬罕妄獻地土既已長亂每旬是無厭
田亦已明矣爰自延祐以來與入竊取相依欲興
功利以同稚羅鄉以經理為名准欲侵害其畏名
田自實田糧實是強行料歛朝廷深知其弊累降
詔書免除有司失于奉行至今令民包納夫以堂
堂天朝富有四海豈稅之入悉有定制乃因興利
之徒遂遺斯民之害擬合欽依
累朝詔旨其經理虛樁之數並行革撥豈惟剝朝
廷薄斂惠民之厚澤亦以植斯民本固邦寧之遠
圖
一國家之治當一視而同仁夫以高麗為列僻居
海隅聖朝肇興首效忠節
世祖皇帝嘉其勤勞降公主蓋所以懷柔小邦
思至厚也比年以來朝廷屢遣使者至于其國選

取童女求娶妾媵需索百端不勝其擾至使高麗
之民生女或不欲舉年長者不敢適人憤怨感傷
無所伸訴方今遼東歲歉民適苦飢和氣之傷或
亦由此今後除內廷必合取索外其餘官員敢有
不經中書擅自奏請取索高麗女子及丹使其國
娶妻妾者擬合禁治庶幾彰國家同仁之治慰小
邦獨化之心

一免飢民夏稅

天生蒸民務農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罔
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
財之文我國家興隆百年于茲兆姓蕃庶稅專仰于
郡縣而恩澤常出于朝廷爰自去歲以來不幸天災
特見或值旱乾或遇霖雨河水泛溢年穀不登以致
江浙燕陽行省山東河北諸郡元元之民飢寒日甚
始則質屋典田既不能濟甚則鬻妻賣子價直幾何
朝廷雖嘗賑恤數日又復一空朝食樹皮暮食野菜
飢腸皆充形容已槁父子不能相顧弟兄安得同居
壯者散而盜賊弱者死于道路聞之可為寒心見者
孰不隕淚矣茲春夏之交將為蚕麥可望今已損其
泉西望人食其青苗夏麥既已不收秋田猶未下種

天災荐與民窮猶何衣食尚且不充賦稅何由而出
誠恐州縣官吏但知以期征索箠楚既施瘡痍益甚
夫民惟困之於財者本以養民宜從朝廷早賜開
奏驗放災傷去所皆經賑濟之外合納夏稅量與蠲
免庶幾實惠普合用窮愁怨之苦為歡悅之心和
氣既充陰陽自順四時協序百穀用成黎民獲照天
下幸甚

請保養　聖躬

天下安危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身安則天下安矣
是以古之王者慎起居以節嗜欲親忠良以稽古訓
蓋所以調護身體安定黎民實惟宗社之至計也欽
惟
皇帝陛下纘承正統端拱淵默閒設綜覽治神明史
而　祖宗基業之隆天下安危之計不可不深慮也
昔者
太祖皇帝龍奮朔方肇基王迹身屬櫜鞬櫛風沐雨
削平諸國以立子孫萬世之基
世祖皇帝既得宋人遂大一統興學求材作新百度
深仁厚澤普洽群生　列聖相繼保守治平至我
明宗皇帝　文宗皇帝遭時多難播越南北撥亂反
正中興帝業臨御未久傳之嗣聖洪惟
陛下春秋鼎盛聖質日長當法畏以事天地誠孝以
奉宗廟思　祖宗之勤勞念基業之艱難四方之人
亦皆延頸企踵拭目傾耳觀聽
陛下德業之光想望太平治化之盛近聞起居稍違
安適旋即和平　聖躬萬福然而不可不慎也夫以
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乎
祖宗百年之業為億兆之人父母固當夙夜寅畏調
護　聖體以慰臣民之望今聞鑾輿將出巡幸上都
廬帳服御供奉煩難而道路之間炎暑霧露尤宜調
攝蓋人君所受莫切于身忠臣事君亦莫切於愛君
之身嘗聞殷書曰惟王不邇聲色夫成湯清淨寡欲
純乎天德故能享國長久為殷盛王孔子曰少之
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傷從
本根或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伏惟
陛下思天下安危之本監殷書孔子之言節嗜欲以
調養　聖躬親忠良以日新德業則宗社尊安生靈
幸甚耶職備員臺諫思罄報效輒陳狂瞽之言無任
惶懼之至

修川陳列傳

古者史官所以論著君臣善惡得失以為鑒戒者也
欽惟
聖朝龍興朔方滅金平宋遂一華夏而開國勳舊之
臣謀猷才能之士苟不載之簡策何以垂示方來夫
祖宗大典既嚴金匱石室之藏而功臣列傳獨無片
簡隻字之紀載為國典然自大德以來史臣屢請采
輯有司視為泛常迄今未盡差官當職皆當修纂史
官謹具四事以備采擇
一史有二體編年始于左氏紀傳始于太史公考
一時之得失則編年為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
為備要之二者皆不可闕近代作為實錄大抵類
乎編年又于諸臣薨卒之下復為傳以繫之所以
備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間初撰
祖宗實錄于時諸臣多存及元貞初詔修
世祖實錄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迹錄送
史館蓋欲紀述一代之事兼修諸臣列傳然以進
史日期太迫諸臣事實不完遷延至今竟不果作
向修經世大典臣事之見于簡冊者十啟二三竊
今翰林職專纂削為復曠日引年不復紀載將見
勳舊盛烈泯沒無聞為史官者無所逃其責矣此

十一

列傳之當修也
一昔司馬遷為太史令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遺文
古事靡不畢集于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述楚漢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垂布于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為
之實錄焉夫史固欲其核實事尤貴于網羅今史
館修書不過行文有司俾之采錄或功臣子孫衰
替而無人供報或有司怠慢而不盡施行事之卒
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必當取其國初以來至于
某年中間功臣當立傳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即
其子孫宗族或即其親舊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
指名取索其人自當具報不許有司因而煩擾又
諸公遺文各處或已刊行開具模印來到板者令
有司即其家抄錄校讎無訛申達史館嚴立程限
違者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汗青有日矣
一官品固有高低人材則無貴賤比作史者本欲
紀載賢能以為後世之法初豈別其貴賤而斂以
為等差故趙周既貴姓名止見于當時黃憲雖微
善行永傳于後世近自金源以來始以官至三品
者行事得繫于史是使忠烈隱逸之士凡在下位

十二

者皆不得書又何以勸善乎其法之謬二也至如此
今二品以上雖有官封別無事迹自可削去三品
以下或守令之賢政績可紀或隱逸之善者亦可
傳或人子之事親若王祥之孝感或義士之赴難若
南霽雲之殺身並宜登載于編以為將來之勸
一史之為書善惡並載蓋善者所以為勸惡者所
以為戒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後世史臣亦
云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今修史條例止
見采取嘉言善行則姦臣賊子之事將不復登于
書歟彼姦臣者固不知其書與否也今從而泯滅
之是使姦計暴行得快于一時無所畏戒于後世
彼又何憚而不為惡乎且如阿合馬桑哥帖失倒
剌沙之流皆當明著其欺罔之罪叛逆之謀庶幾
姦邪之徒有所警畏然諸家所具事迹多出于孝
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實又當參以
刑曹之過簿吏部之行止如此則善惡備書而無
虛美隱惡之譏矣

章疏

論臺察件勅辨明之奏

嘗謂糾劾貪邪在乎公天下之好惡辨明誣枉所以
著一人之是非好惡既公則惡黨消而奸弊息是非
既著則善類伸而治化興欽惟
世皇肇立臺憲發明選公欲四海人才之公舉揚清
激濁務一時公論之持平以昔風紀之司論列涉于
軒易或因察識之未審故致辯論之多端日昔國家
皆有國是國是既定則邪正判而公道行國是不明
則是非雖有人心惑宋李材不習語諫官韓琦曰近
見章疏所陳甚係高若訥多是擇利益希文其是近
為要須結黨為國家事斯其諫論之法歟夫天生
人才足周一世之用作而成之則才常有餘上而棄
之則才恒不足矣然公族貴胄必先于閥閱之家而
謀士賢才或出于山林之下故伊尹聘于有莘傅說
起于版築即日出身之舉雖貴論家世之寒微亦在
者數路用人未嘗滯于一也夫法令朝廷所定廷尉
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稟于中臺或降或
黜無例者必定擬于刑部是慎重于守法不敢輕于

用刑今動輒曰省院差勿用則當用者宜政資改之
選乎是降為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執
敢用乎是不復得敘矣且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三
百貫之分今論其罪則有殿降敘不敘之別豈有一
遭論列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輒坐雜職任用之
科於身不敘之罪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者未于流
遠家屬尚留于京師役動者未當利起復如歸于
鄉里蓋緣無事可尋指生于掇拾潔白素著特為之
干染致使高尚之人因而退藏有志之士亦為斂避
當路興乏材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于世道

五五

甚有關係夫執賢執否在居于同門台而不疑去泰
去其當亡者原核實以詳審今始者一人糾言其罪
次者一人辨明其非二人共列于一堂何以酬酢乎
庶使彼此不行毀服豈能消弭雖嫌史官定千古
之褒貶臺諫判一時之是非褒貶公則後世之人信
是非明則天下之人勸今或好惡淪于所偏邪正倒
以失實輕則訐人之陰私甚則誣人之父祖是以清
濁混淆善惡錯亂朝是而暮非春劾而夏辨奏請有
煩于聖聽辨論實擾于黨端事至于斯當究其理大
抵為治莫先于擇人擇人真在于守法蓋諸人呈言

並無罪責者皆以達上下之情其言論事務得其實
者黜以重其耳目人言若不由其實罰何以杜其本原
妄人不當今有連坐之科論事不實者有抵罪之禁
今後論言人者必須款後為坐罪犯贓罪並從重憲
進問其餘罪名仍須法司定擬如此則事不至于反
覆法必依于先平奏請不煩于聖聽毀譽無容于朝
章刑政肅而國體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論卒立天
下幸甚
一建言刑獄五事
蓋聞刑者輔治之具非恃刑以為治者也欽惟國家

五六

列聖臨御其用刑也本之以寬仁施之以忠厚內則
論議付之刑曹外則糾察責之風紀故治功表著德
澤滂沛然法之所立或有所未周吏之奉行或有所
未至當職擬以謏材竊食重祿粗有聞見略具數條
一到選官員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驗法此刻家
優恤保全之力況以怨其年不甚昏惰全遲也賊
得各處推官專掌刑名夫案牘之冗全藉乎精神
審識之詳悉資乎耳目案牘不至則吏無所欺推
審既詳則囚無冤抑今路府推官往往年老或視
聽不明或神思昏憊苟圖祿俸姑候引年欲望刑

政簡清蓋亦難矣夫先行銓注固明時之厚恩而
刑罰不中亦理人之則訓今後各處州官有闕當
選吏通儒術習吏事材力明敏别無過犯方許
為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銓注别職如此則庶幾
刑罰得中官無曠職矣
一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掠奪理宜禁治切見
各處人民或錢富藏盜賊或言收寄贓物或因偽
鈔攀援或為私讎致訟已一切刑獄等事有司公
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指攀無限肆為搶奪財物
罪有輕重家貲為之一空甚至取其贓仗其家因

為得罪蓋亦不敢告陳有司亦不受理止准之尚
此風尤甚照得舊例諸被囚等不得告舉他事其
為獄吏酷之者聽之夫在獄被酷猶許陳告况其
之罪狀未明一家已被其虐不亦甚可憫乎合擬
有犯此者許其家人明立證佐具狀陳告合無比
依搶奪民財估贓定論官吏失于約束亦合量情
究治如或挾讎妄告誣罪反坐如此庶幾愚民不
至甚受其害而巡捕之人亦知有所警畏矣
一至元二年七月内中書省奏准節該除人命重
事外偷大頭疋等一切罪已贓仗完備不須候五

府官審理今拘該衙門依例歸結欽此夫民之犯
刑或不得已 累朝欽恤具有憲章向者三年一
次遣官審理本為罪囚在禁淹滞今次奏准偷大
頭疋等罪許令拘該衙門歸結此是人命重事宜
待三年五府官處決誠恐獄囚繫縈愈見淹延擬
得五御史臺條畫一款所在重刑每上下半年親
行參照文案察之以情當面審問若無異詞行移
本路總管府結案申部待報其有番異及别有疑
似者即行推鞫若門人數亦難歸結者移委鄰近
不干礙官司再行磨問實情若更有可疑亦聽覆

行推問無致冤抑若有冤滞隨即改正疏放欽此
今後内外重囚擬合照依舊例令廉訪司審録果
無冤抑移牒總管府結案申覆詳斷其三年一次
遣官審理既不得人徒增煩擾無合依累如此庶
幾獄無淹滞刑政肅清矣
一伏覩至元二年八月内宣諭 聖旨節文内外
有司官不為用心捕捉盜賊縱有拿獲賊徒取訖
招伏贓仗明白指以不節不完不行歸斷今後但
有捉獲強盜偽造寶鈔竊盜半年之内依例結案
偷大頭疋三箇月内須要結案合該杖罪依例斷

決違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官驗事輕重
究治欽此謹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蓋言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不可留滯淹
久也今各處在禁重囚或為賊盜寄贓伏于别所
或印偽鈔藏板具于他鄉或指為首同伴在某處
居止或称家屬證佐在某家隱藏果有攀指顆延
事發官司即須移文勾取不得因而妄指平民及
處官司倚恃不相統攝往往不即追捕以致賊枝
在逃文令敗棄贓伏遷延歲月虛調文移蓋因官
吏舞弄作獘萬端以致刑獄淹延不能杜絕江南
州郡此獘尤甚今後如有承受各處公文即當勤
時追捕若令賊徒等展轉在逃贓伏亦不到官合
與比依不即捕盜等例定立罪名如此庶幾事得
結絕吏知畏懼而州郡亦無留獄矣

一法制之立死有成規奸偽之滋理宜嚴禁照得
舊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
者二十日以刀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
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
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務詳
此法古今遵守别雖更易今江淮以南或辜限已
滿其被毆者自死有司往往比依元貞元年益福
被死事例加等科斷若皆如此遵行是辜限為可
可用破已成之法開姦獘之門誠恐刑獄日滋深
為未便照得孟福事例適制既已不載有司似難
奉行今後例毆傷人者止合依辜限之制或在限
外雖無他故死者合無止依本毆治罪其孟福例
擬合通行禁止如此庶幾奸偽不滋法制歸一矣

山東建言三事

當天下之勢者當謹其微論生民之治者當究其本
夫當勢而不謹于微患于著則不可為矣論治而不
究其本求其末則夫何益矣欽惟國家初刱基慮蓋
以重內外耳目之寄遠近聞見之詳惟茲山東奄
真齊魯故地千里按臨百城又自去歲以來諸處盜
賊竊發始則潛形匿面猶恐人知哥則鳴鼓豎旗不
畏官捕郡縣聞風而避弓兵望影而走至遣其爪
毒州庫恣其攘奪致煩朝廷遣官中外始獲寧息比
者各州盜竊復有或二十為群或七八作黨白晝殺
人劫其財物黃人有言盜猶火也火之為災撲之于
將然則易為力救之於已熾則難為功故小盜不戢
則大盜不絕可不豫防之乎伏望朝廷恤民以安其

生堅旨以責其治縣囙以障其惡且山東禦盜之方前後言者不一有曰浚治城池者矣有曰繕修兵備者矣有曰分界鎮守者矣有曰申明賞罰者矣夫言之甚者人則以為張皇言之緩者人或以為迂濶是以言者甚難而聽者不可不審也今兹畧陳當行質事尚兾釆擇焉

一恤民夫好生而惡死趨安而避危人之常情也今山東之民往往甘就死亡趨而為盜者蓋有其由矣始于水旱傷農而貧窮乏與夫食飽煖之給次則差役頻繁而官吏日有會斂侵漁之害此其

為盜之源也昔有人言蜀人樂禍貪亂昔或對曰蜀人積弊貧民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來將之使自有一二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今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絮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終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然則後世民之為盜者豈非飢寒之故歟竊若山東田畝不加于前戶口日倍于昔年穀既已不收衣食益甚不足初則典田賣屋急則鬻子棄妻剝捷雖嘗賑恤一家能得幾何兼以去秋大水今春災旱

與牛者不克耕將丁壯者不克耘耡致使田畝蕪蕪蒿萊滿野即目秋成民已無食不知來春又將若何欲民之不為盜難矣夫國家之設刑名本不欲民犯法小民至愚而神人豈不知法之不可犯乎蓋犯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為盜則飢〻餓之與受刑均為一死臨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則民之相聚為盜是豈得已哉臣者可不為之深念乎惟望朝廷明示六部百司凡山東事於存恤之者姑赦免追之罰令催辦課程之重和糴和買之煩土木不急之工役無用無益之貢獻但是可以動

衆擾民者皆當一一簡其難今之出量其科以之數節其緩急之用優其輸送之期俾民兾普受其賚患官不至為煩文虛數使實得以休息于田里官吏人能大體其無貸大抵安民之術不奪其時不傷其財禁其為非而去其為害則民皆按堵矣

一選官夫官不必備惟其人蓋古二公之選其餘庶官各有所治之事不可一日而缺也況在山東頻年水旱盜賊竊發民多貧窮可不選官撫治之乎昔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

千石乎今國家守令之選不為不嚴况廟堂銓選
有時而各處闕官無已即日山東見闕宣慰使二
員齊南東平濟寧東昌益都見闕總管五員高唐
海寧沂州見闕知州三員其餘佐貳之職闕者尚
多有之且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因為令典
然多係老耄疾病之人日暮途遠但知求公田俸
祿肥家飽妻子而已其能潔己奉公勤力于政務
者幾何人哉方今山東郡縣達魯花赤係條投下
守令見闕者十居一二老病者又居其半然則欲
治化之興行盜賊之屏息其可得乎宜從朝廷將
山東按治所屬宣慰司各路州縣等官下及鎮店
巡檢捕盜之屬但是見既守闕省除部注共為一
選作急銓注仍須選擇年方盛强歷練政務無入
過犯附近籍居見闕者勿候宣勅即便赴任如此
則郡縣有人庶可責以政務政務既修則善民獲
安惡人知懼仍須今後但有急闕隨即申達補注
庶不曠官無治其民矣
一錄囚夫刑者詰姦禁暴所以輔治也近年以來
郡縣或不得人刑政因以失度民怨傷于和氣水
旱因以為災禾穀不收實原于此且陰陽燮理雖
根本于廟堂而政化承宣實責任于郡縣故東海
殺一孝婦姑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立大雨此
一郡休咎之徵豈非守令所當責乎今山東郡縣
罪囚除憲司審理疎決外在禁當有八九十起枷
鎖不下數十百人罪狀明著者不得明正典刑事
涉疑似者不敢輕易釋放豈惟淹延囹圄誠恐別
生事端且如去歲大盜王五十等劫累利濼等處
脫放禁中罪囚同惡相濟往混其死力是則所
係蓋甚大也宜從朝廷聞奏遴差五府通曉刑名
官員前來山東一一審錄如果無疑比及春分各
正其罪庶幾刑政肅清[illegible]傳曰國家閑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以戰國之
時明其政刑大國猶知畏之況今山東草竊有不
知畏者乎
論近年無辜被害之家見將雪改正
欽惟
聖天子臨御天下仁[illegible]及于匡然猶遣使
宣布德意而
明詔有曰和氣未臻災眚時作夫致
化既布于多方而災異尚聆于
聖慮蓋天人之間其理本一故人氣和平則禎祥斯
格人心憂鬱則災異並見東海殺一孝婦姑旱三年

及表其墓祭之　天乃大雨斯其已往之明徵可以後
來之規鑒歟　國家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爰自近歲
屢興大獄或偵誣枉陷于極刑或涉嫌疑輒被流竄
多出一時之好惡孰思天下之至公伏覩至正五年
二月初四日　詔書内一款近年無辜被害之家仰
中書省分揀明白改正欽此中外聞之咸曰
聖天子一視同仁無間于親疏遠邇明良民之家或
誣枉于人言或横罹于非命其家今當昭雪其人今
當改正若家貲已散當叙復其官職若子孫或亡當
嗣續其宗族或在遠方當給歸于鄉里此人也及當

五

追贈其封謚庶幾生死之際感以致瑞應之將來夫
詔令既頒于九有分揀責在于中書然雖然尤可以
服人心惟至平可以召和氣當自某年以後其未昭
雪改正者早為從公叙勘一一仔細分揀使
聖恩普洽于幽明公道大伸于天下然後和氣斯臻
災眚不作年穀豐稔黎民雍熙不勝幸甚
　禁治死損罪囚
洪惟　聖朝奄有中夏深仁厚澤普洽于求元明罰
詳刑務存乎寬大然自近歲伊始有司或不得人以
致刑獄滋章重使生靈彫弊無辜者牽連受刑有罪
者僥倖獲免鮮克奉法恣快于貪婪肆虐逞威於使
于是羅始則因事以織羅次則受財以脱放及聞當
因官將至卻稱被罪人在逃縱欲陳告莫取受卻緣
本宗事未抱故計害民無所不至其有持拳之因當
使明正其罪今縣未嘗申解于州州未嘗申解于路
或畏刑名之錯或因結解之難不問罪之輕重盡皆
死于囚圄斷遣者既未曾有平反者蓋所無矣夫廟
堂宰輔惟恐一夫失所而州縣官吏輒敢恣意殺人
感傷天地之和蓋莫甚于此近因欽奉
詔書迎行撫卹詢民疾苦勝除冤滯今國家治安既

六

久本欲生全其民今中外一歲之中死者不知其幾
其在江南猶須知體結案達于中書取送總歸于
刑部議擬方在吏手囚徒已死獄中且重罪既申先
使在事之元發有可見報又欲考事之施行今備說
為虚文一切置之不問夫朝廷作法如此郡縣從令
可知案牘積滯如此天下之事可知故積怨蘊于人
心災異形于天變水旱大損于禾稼生靈日入於貧
窮明者可以傷心見者當為痛哭傳曰國家閑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今海宇承平百年正當申明刑政感
格和平而乃因循苟且隳廢如此欲望禎祥駢臻黎

民安又益亦難矣宜從都省明白開奏今後內外輕重罪囚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由解所司或斷訖笞杖等罪或審後結案待報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因患某病某醫用何藥餌竟因某病身故年終通行開寫署御情犯緣由次年三月以裏申達省部選委刑部文資正官一員妨職子細披詳如有淹滞刑獄決遣不當妄申急證死損數多俯當驗事輕重依例治罪庶幾朝廷明其政刑天下知所警畏有司不敢生事浸民罪囚不至冤濫死損

乞詳定鬬毆殺人罪

蓋聞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重者莫大乎殺且夫法在得可守用刑貴乎適中夫法不可守則使法不能以自行刑不適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古昔之因刑必也隨世而輕重故殺人者死雖有定名然鬬殺之情至為不一若皆置之死地或情有可恕欲免為之斷放則死者何辜然得大德十年八月刑部郎中趙奉政牒鬬毆殺人輕重似少詳論本部議得鬬毆殺人所犯不一原情議罪事各有異若許一例斷放被死之人冤何由雪又恐官吏乘此弄法漸生奸弊甚于刑政不便如准所言但犯鬬毆殺人定勘完備依例結案詳斷庶免差池都省准擬又照得至正五年五月中書省奏准節該鬬毆以手足毆人及頭撞擊或用他物于人非要害處毆打致命者或因鬬擊非爲怯愛痛兼攻以避迫致命者並為本無殺心擬合杖斷一百七下並流二千里其因鬬用他刃他物于人虛怯要害處毆擊登時而死或非因鬬爭無事而殺并故毆者元無忿爭止辯已事因而致命若鬬毆嚴對辯不相讓者而又奔毆人致命身死者以其初有害心并從故殺之法依例結案待報欽此夫以法制中允則永遠可以奉行如或執一則刑獄必至淹滞近因欽奉詔書選行監司詢民疾苦審録冤滞所照州縣等處或有鬬殺之囚原情比附斷例俱往不能斷遣蓋某奸止暴固宜嚴肅然哀死雖刑尤當慎重且今村野人民素無教養誤犯刑憲者多而郡縣官吏貪汙苟且通知法律者少夫既不能詳情審問又復不肯追勘結解致使囚徒淹延一切死了因國豈惟玩弄刑政實為感傷中和書曰罪疑惟輕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宜從都省詳定其法務使允平與天下在獄之囚幸得以生全國家

好生之德普洽于遐邇
河南省從詿誤
自昔國家信賞必罰數揚治化惟務安輯于九有宣
布號令是欲彰信于兆民夫治化清謐則民晏然受
惠號令反覆則事紛然弗寧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夫
魚擾之則亂民擾之則亂此古人之格言實有國之
明鑑欽惟
皇元奄奠中夏
列聖相繼于今百年義以忠厚得民心以安靜養民
故中外無間號稱治平近因至元五年盜起河南之

境逆謀起意不過范孟等十餘輩脅從詿誤吏及趙
文錚等七百人賴上天垂祐民社而渠魁授首即誅夷
惟餘詿誤之徒迄今議擬未絕此者承詔奉使京畿
詢民疾苦咸除冤滯省部時改一二耳目之所見聞
若復緘默不言是負朝廷委託夫事或涉疑人誤犯
者則情有可矜法已坐明人故犯之則罪在不赦然
時有變通人有眾寡而為治者仁未始不致參爲昔
者中統之初李璮叛亂震驚河朔殘擾山東伏讀當
時詔赦節文有曰豈期逆璮敢陷全齊遂愚弱眾咸
陷構機顧其勢之使然豈吾民之得已今者天討既

平人心當處其暇偏枯之恤底今反側之安降從逆
賊李璮父子並同謀者依正典刑除外知情曾從詿
誤及逃移他所流亡外界之人赦書到日並皆原免
欽惟
世祖皇帝聖神天縱臨御中國既誅逆賊李璮即將
知情曾從詿誤逃移流亡之人並皆原免當是時
中原初定江南未附國家仁厚寬大海涵春育所以
救人心安反側者如此邇者河南范孟之徒僭逆中
書之奏目綠為行省之文符路下之州州行之縣詐
稱朝廷之使者未曾明言其叛謀一言之出其事急

于星火數日之內何暇辨其偽真是以
聖天子上體
世祖之寬仁下軫民庶之冤愚至元六年三月十八
日因頒詔令于天下特出專條以赦之河南之民歡
呼鼓舞帖然安定始獲更生之喜經今已是數年議
擬猶或未決竊慮遠近民有未安誠恐中間事有迹
便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號令之出不可壅逆而
不行也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又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
欽奉 詔書內一款反賊棒胡朱光卿韓法師等明

正典刑外其餘未獲詿誤之徒並免其罪蓋有國家
者本欲百姓治安而已故或雖小草之民則加賑恤
之恩視之惟恐其如傷也或違過誤之罪則行寬宥
之典撫之惟恐其不至也且以李璮之叛其知情曾
從詿誤者並皆原免棒胡之反未獲曾從詿誤之徒
亦免其罪今范孟等並赦辛亞亦已伏誅而曾從詿
誤之人既已赦之人復罪之是反汗也是示以不信
也夫以堂堂朝廷之尊而號令反覆若此既有損于
國體又駭失民人心豈惟致疑于多方復恐貽譏于
後世宜從都省早為明白聞奏將河南等處詿誤之
徒欽依已行詔書並許赦原以慰天下之疑以綏四
方之氣使海內之民信朝廷之號令包無反側之心
沐國家之德澤而安永平之治不勝幸甚

一差官錄囚

欽惟祖宗混一區宇既有民庶之眾尤宜刑政之
修蓋發政施仁固朝廷之急務禁姦戢暴亦郡縣所
當為是以司刑官吏先當得人若官不得人則乏推
鞫之明吏不得人惟務文深以害或無罪枉陷于刑
章或有罪僥倖以苟免以致下有冤抑之苦則上
干陰陽之和故累朝以來數差官審決蓋欲刑政肅
清臣民畏懼故也竊惟本省控制四道總轄三十餘
路至正八年十二月分共計見禁輕重罪囚一千三
百一十五起三千九百三十六名每歲約支囚糧七
八千石冬夏衣鈔若干百定夫以江浙四道固曰地
大民繁犯法者衆若使官吏得人治化清簡則獄訟
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考其罪囚在禁月日有十五年
者有二十年者又至正八年之內四道共計死損罪
囚五百餘人夫既不能明正典刑皆徒死于囹圄何
以為懲惡之勸乎況兼本省之地東南與海村接近
年海中為盜者盡除已招安為民各居鄉里當差外
其餘在禁之人不合一體明白省會區處且以
累朝當因條目具載憲章伏覩
聖天子即位以來所降詔書累以罪囚為念其惻隱
之仁欽恤之意可謂至矣元統二年十月內一欵刑
期于無刑蓋以弼教而助治也議刑之際可不慎歟
司刑之官宜加詳慎務在平允毋使冤濫致傷和氣
又一款內外見禁重囚中間若有贓仗未完冤傷不
明誣伏爭差累審累番禁繫三年不能決者仰監察
御史肅政廉訪司官用心詳讞果是疑獄即與疎放
至元四年正月內一款各處見禁重囚果有贓證不

明事情疑似累當罪當虛實難辨三年不能決者從
監察御史廉訪司詳讞疎放至元六年七月內一款
各處刑獄冤濫蓋因捕盜官迫于期限推問官暗于
刑名當復之司了加詳讞以致在禁之人輕則淹延
歲月破蕩家產重則死于非命朕甚憫之在內監察
御史在外廉訪司卽與有司正官詳加審理輕者與
決冤者辨明累當罪當罪無顯驗在禁日久疑以能
決者卽與疎放具所放緣由申達上司如無冤抑依
例結案至正三年十月內一款比來獄犴淹多中間
寧無冤濫其有罪當累當別無證驗在禁日久疑不
能決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研窮當理其由
申達省部詳讞疎放如無冤抑依例結案至正五年
二月內一款內外獄囚有司以得其人中間不無冤
濫仰監察御史廉訪司詳加審理輕者疎決重者依
例結案冤抑不能自明者卽與明辨罪當累當一年
疑不能決者疎放其由行移有司申達省部至正七
年又月內一款諸禁囚枷鎖監收飲食治療具有成
決近年有司失于奉行從上司之當錄恐上司之駁
問往往病因不卽治療無粮者弗與飲食甚者託
以患病其實抑死獄中使爲惡者失正其罪冤抑者
含恨九泉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究治又當年十二
月內一款刑獄之重民命繫焉死者不可復生傷者
不可復息各處見禁罪囚恐有淹滯詔書到日所在
有司卽與用心推理合疎決者疎決合結解者結解
毋以小節不完淹滯囚困其有在禁五年之上罪當
累當疑不能決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更爲
讞疑狀明著釋之仍具所由申達省部欽此夫以
聖上好生之德見于明詔者一一可考然自元統二
年至至正九年十有六年之間不知各省辨明疎放
者幾人結案待報者幾起司刑者獨可置之不考其
故乎是以徒見囚徒日益以衆文移日益以繁有傷
聖明仁厚之至化以致雨暘迭年之失時當國者可
不爲之深思長慮乎且從都省開奏特選通曉刑名
官員先將各省見繫罪囚多寡一一審錄比及立春
使衆狀明白者各正其罪情犯疑似者悉與辨明庶
幾國家刑罰見于施行民庶知所畏懼而不敢犯冤
抑淹延亦得剖釋而無怨恨矣務施
聖上恤刑之實惠勿爲有司一切虛文不勝幸甚易
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此之謂也 本省除將輕囚行下各處依例斷

洪里曰催督追會究脩聽候死損者行移究治外

灆溪文集卷第二十八

題跋

題畢齋先生遺書後

嗚呼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尚乎況觕于言語文字者常皆馳于聖賢之道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絶乎舍棄夫言語文字者又何以求聖賢之心自洙泗伊洛之教行迄未有絶此而不習以從事于空無所援者而世不察皆以言語文字求也此不足治也曾不知千載而下去聖益遠舍此吾何從而求哉乃曰吾惟躬行云爾嗚呼吾未聞學之不傳而有以為致思之地者吾未聞言之不文而可以傳精微于久遠者畢齋先生非篤學力行君子歟平生蓋未嘗為言語文字者今先生遠矣學者不可得而見矣幸有遺書六卷者在猶得見其彷彿焉不然百世之下先生之學何自而見也耶

書續夷堅志後

右遺山元公續夷堅志四卷述金季災異事也昔者聖人語常而不語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所書何災異之衆多歟將天出此以警時君而聖人筆之以戒後世歟見其深切著明之若是也蓋天人之間一理

而已故人事作于下則天變應于上有不期然而然者夫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也法度未至大壞也人才猶衆多也然其變故已如此矧後世衰亂之極者乎余觀三代而下其衰亂未有若晉之甚者也故災異亦未有若晉之多者也而宋金之季實有以似之其在南方番陽洪忠宣之志其在北方遺山元公續其書凡天裂地震日食山崩星雷風雨之變凡出草木之妖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他時志五行者尚有錯焉未可以稗官小說目之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讀是書者其亦知所警懼矣夫

題丞相東平忠獻王傳

至治二年冬

天子勵精圖治獨任丞相期復中統至元之盛丞相亦感激盡力銳然勇為思稱

天子責任之意君臣同心親信無間真千載一時也當是時朝廷肅清刑賞攸當忠直獲伸奸邪斂避天下之人莫不延頸企踵想望太平而小人怨恨思害之矣明年駕幸上都是夏上嘗夜寐弗寧命作佛事丞相奏曰民惟國本財出于民用之無度則取之無節民不勝其困矣古人有言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惟

陛下留念上瞿然曰朕所經營洛壽安山寺餘皆完其故耳民亦吾怨耶爾後勿興建也西方僧言國家當有災異宜大修佛事釋囚徒丞相叱曰爾欲圖金帛耶因上言臣少無能蒙

陛下拔擢待罪宰相方欲除惡進善致治除平諸人於法撓之豈度不能有所為矣

上曰卿有事第言之他人言朕勿聽也天曆昔聞其事心竊識之因見國子司業孛术魯公述丞相傳感而志其末嗚呼以先帝之剛明英斷丞相之公平忠正使天假之以年精練悠久廓包荒之量明事理之蘊則其規摹施設將大有可觀者雖然自古忠臣義士欲除姦邪卒為小人所構害者蓋有之矣事非天耶寧非天耶

題訪山亭會飲唱和詩

卿先生甄逸翁讀書而不求官集園亭於負郭之野為歲時游息之所大德中故翰林學士王公宣慰使閻公皆休致里居日偕侍齋馬君西泉郭君徜徉于逸翁園亭間飲酒賦詩悠然娛樂此其當時唱和詩也昔人有言家無宗老則閨門亂鄉無耆舊則風俗

薄朝無老臣則社稷輕嗚呼比年諸老先生相繼淪沒前輩風流日遠因退翁之孫克敏出示此卷良用悵然

題中山周氏施粟詩後

余嘗經過定武愛其俗朴而民敦右族多尚趨求者少；比郡中名卿碩士喜與之游而周君者獨以貲雄鄉于山年出粟治其鄰鄉之貧者余益信其民俗之可美也夫周君初非有求于世也第心有邮恐為羅嗚呼世之任斯民之責者獨能無感于其心乎然則周君之事固可述潤而取信也夫

書姚君墓誌銘後

至順三年春敘省臺還官錄因郡國天爵條貝南臺公行兵漢常澧辰沅諸郡囚在獄者無慮數百人或無罪被拘梏或有罪以賕免既盡隨事正之甚矣民之可矜而刑辟不可不慎也蓋用無欺則可以察人之情偽守法不撓則可以寄人之死生自昔君子之治獄如斯而已故罰及而人不冤法設而民不犯因讀姚君銘章重有感焉彼十九人者非姚君則亦槁死獄中矣當是時江南歸附未久國家勝殘去殺之數猶未洽也今江南平定幾六十年嶺海之間雖險且遠卑無用心平恕若姚君者乎夫姚君政績非一而銘章獨書治獄之事者亦欲為吏者有所觀省也

跋胡編修上京紀行詩後

嘗聞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之士起居服食率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為極邊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嗚呼士氣不振如此欲其國之興也難矣哉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鑾輿歲往清暑百司皆分曹從行朝士以得侍清燕樂于扈從殊無依依離別之情也余友胡君古愚生長東南蘇有文采身形瘦削若不勝衣及官詞林適有上京之役雍容閒暇作為歌詩所以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余于是知國家作興士氣之為大也後之覽其詩者與太史公疑留侯為魁梧奇偉者何以異

題王彥禮熟鹽場司丞詩後

國家賦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祭祀賓客及王之膳羞而已未聞富國以厲民也後世財用無節郡國始有鹽鐵酒榷均輸之制而計臣衰刺之利與民始蕭然重困矣大德中予初來京師時盡來其曉國用富饒

其後擬日益晉法制愈密而國用亦未聞大裕也議者可不思其故耶彥禮以儒者究蘊築于其行也故推其本而畧言之漢元始間策賢良文學以民所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嗚呼安得如斯人者而與之共議哉

題諸公贈范偉可訪尋祖墓詩後

宋在東都時公卿大臣多葬鈞許汴鄭間實以子孫仕于朝者歲時便于展省歟及遷國江左南北隔絕向之丘墓蕩為樵牧區矣子孫雖有存者必難解散亦莫知所之范蜀公之墓在今許州襄城縣房村係九世孫偉可獨能訪知其處而拜謁之然則君子之澤詎可以世計耶蜀公當嘉祐間擢知諫院時仁廟春秋已高未有繼嗣中外危之蜀公奮不顧身直言切諫章十餘上卒頗其言以定宗社大計茲其所以為有後歟偉可之彥僑居武陵兩以進士會試京師其修潔文雅望而知其為故家子孫嗚呼范氏其將復振乎至順四年五月甲寅趙郡蘇天爵書

書林彥栗文藁後

余讀林君彥栗之詞章愛其清厲奇古超乎高明而與世俗之雜也昔宋季年文氣萎薾不振國家既一四海文治日興柳城姚公清河元公相繼以古文倡海內之士蓋有聞風而作興者彥栗亦其人哉當延祐時朝廷設科方務以文取士大江之南士之求售于有司者恒千百人彥栗于斯時獨刻意業古文詞詩不趨時好當路者奇其才欲薦揚之而彥栗不幸卒矣嗚呼天之生人也與其才者或奪其壽以唐之李觀李賀宋之王令王回皆天才卓越非偶然而失卒窮困不壽而死然其文學已足暴白于後彼富貴壽考震耀一時者未嘗與人或其事業不足以要世遂皆湮滅而無聞若彥栗者藉其詞章亦自能不朽矣

書袁德平文藁後

國子伴讀四明袁杲手其先君子文一編示天爵曰吾先正獻公學于金谿陸先生至正肅公益修其學俱有家集傳焉蓋非專以文名于世者也先君子生于宋季嘗有江西教授州郡志之所存著于斯文而已天爵聞其言而感焉嗚呼儒者之學大矣豈綴文之士所能盡乎自聖賢之學不傳而六經之訓日晦宋在汴時周程諸公倡明道學學者始克知所本矣

及遷國江左一時大儒各以其學興起于世其徒從而應之者考索之精問辨之博固有所未及也而金溪先生獨超然所見發明其要欲直造于高明得其心之本真止齋袁公慈湖楊公親授其業者也故正獻之言曰學貴自得論語一書多六經所未言孟子一書多論語所未發聖賢豈求異于人哉得於心發于言不自知其然爾正肅得其先訓以達于陸氏果之先君子則正獻曾孫正肅公之孫也其于家學蓋親有所聞焉天爵往年嘗官江南訪諸故家文獻之緒其子孫多微弱邪散而袁氏之學傳授甚遠果也其益知所厲哉元統二年冬十月庚辰後學趙郡蘇天爵書

題松廳章疏後

右松廳章疏五卷天爵僚員御史時所建言也至順二年冬十一月天爵蒙恩自翰林修撰拜南行臺御史明年正月到官未幾奉　詔錄囚湖廣五月召拜監察御史時方在辰元遠莫知也七月代者方至八月入京道除奎章閣授經郎十月始供職明年今天子入即位尋詔奎章儒臣侍講六經禁中天爵亦選焉經筵譯文官是歲冬十二月復出官六察明年四月敕翰林修　先朝實錄遂有待制之命其在察院凡四月耳而又將覈諸司吏牘監攝廟社祠享故所言止此嗚呼居言責者豈易為哉昔人或焚稿以示謙密之義或存稿以彰從諫之美顧天爵何人敢為是乎第識之于家以示子孫元統三年夏五月廿日亞中大夫中省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蘇天爵題

題劉尹瑞芝詩後

浙西憲司經歷劉君向為滿城宰政清訟簡大修孔子廟有芝生于廟中聞者異焉未幾擢掾憲臺中朝搢紳詩以美之或以芝為瑞草和氣所能致也夫天人之道感格無間故災異慶祥史冊互書所以示觀攷事合用然徵者也夫劉君為政一邑祥應若此矧為治于天下國家者乎故本乎正心以正朝廷極于四方遠近莫敢不正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遂而萬物殖斯其為瑞不亦盛歟浙西地大物衆而劉君清慎有為將見列郡承風民物熙洽不但一草木之祥而已也

題黃應奎上京紀行詩後

至順二年夏予與晉卿偕為太史屬扈行上京覽山

河之形勢宮闕之壯麗雲烟草木之變化晉卿輒依
細頗態若有深沈之思者予因知其能賦矣既而果
寄紀行詩若干首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
言相感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
焉今天下一家朝野清晏士多材知深美非宜若于
文辭曷以表其所蘊乎晉卿宋故儒家自應鄉薦以
太極賦名海內困于州縣幾二十年今謳宗馬公在
中書日始自選調拔置史館未幾丁外艱未官昔歐
陽子以梅聖俞身窮而辭愈工嘗曰世謂詩人少達
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也晉卿之詩雖
寂而思清豈天固欲窮之俾工其辭耶

題商氏家藏諸公尺牘歌詩後

右尺牘詩一卷國初諸名公寄贈參政商文定公
者也文定諸孫國史院典籍官企翁持以示余洪惟
國家龍奮朔土蹴金滅宋遂大一統天下人材成萃
于朝滋致其用今觀卷中雖山林之士詞章字畫亦
清婉可喜甚矣人物之盛多也文定以智謀才略致
位兩府號稱名臣而其子孫亦多顯著企翁嘗館
有聲鄉試薦名第一續以公試又中第一即釋褐入
史館益學傳文飛克振其家者也初至元元年乙亥

參舉畫帳書試大都鄉貢士策問古今曆法衆中患
得一卷援引古事內詳次及國朝修授時曆時某官
云云余曰此必文獻故家習聞父兄之訓者也擢置
首選及開卷乃企翁也衆皆驚異余嘗觀唐李相世
系表甚愛諸公各修家法其孫子賢孫不隕其世德
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世而屢顯可謂盛矣因覽
是卷而知商氏子孫之昌大有以也夫

題忠勤樓燕饗詩

集賢經歷示其先中執法忠勤樓燕賓客詩徵余同
賦往年承乏南臺列官月餘奉詔録囚湖北泝大江
而御臨彭蠡望廬山西抵鄂渚常以事至黃鶴樓又
南抵巴陵居岳陽樓者十餘日遂挈舟過洞庭上沅
水歷辰沅常澧諸郡雖多瑰偉臨觀之美時方大暑
明海吏牘汗流浹背殊無侍客文字之樂也事未竟
召爲西臺御史除拜汴便道以歸卒不果遂建業登
所謂忠勤樓者今覽是詩慨想昔時得假一役
遨遊以左振觀吳楚山川之富追思六朝興廢之迹
尚能爲君賦之大中大夫御史臺都事燕天爵賦

題馬氏家藏宋名公尺牘後

昔者天爵爲太史屬侍會稽袁公蜀郡虞公聞說故

國世家衣冠人物逮懿孟書慨想其遺風餘論而不
及見也廼德興氏昆弟皆以才名列官侍從諸孫湖
州路教授泰之出示先世交友尺牘有曰當今人才
如執事者真不負委寄而久勞于外士論嘖嘖有曰
當此材難之時如刑下豈易多得嗚呼宋有國三百
年養士求才可謂至矣慶曆元祐人材號稱極盛乾
道淳熙名臣又何讓焉而諸公猶有此言甚矣人材
之難也當國者可不常有英賢而用之歟我國家曾
欲議次宋金遼史故家子孫多嚴祕弗發竟文古事
往往放失無所稽考而馬氏獨能保守先業是則君

子之澤可以世計乎哉

恭撰　御書奎章閣記碑本

文宗皇帝以天縱之聖歷試諸艱既踐
帝位海內思治乃稽典禮述文章躬祠郊廟留意字
儀觀致治化咏謌太平萬幾多暇命作奎章之閣陳
列圖書怡心養神勅文儒製閣記親灑宸翰鍥諸樂
石臣于時就事史館不獲一登文陛欽覩雲章之昭
回及待罪南臺御史召入中堂未至除授經郎而門
湖上仙第有榮歸而已
今上皇帝入正大統學士臣言延閣之建本以輯熙
帝學輔養聖德宜開經筵日陳聖賢謨訓
祖宗典則則可于是講官潛制進說經義凡所討論
臣竊與焉即命兼經筵譯文官嘗為宰臣言今所進
說當指事據經因以規諫不可悠悠歲月徒為觀美
無何再撰六祭建言講官宜賜坐設几雍容從納宣
忝右曹後有經筵恭贊之命屢嘗執經勸誦臨聖天
成從然淵默而臣才能譾薄不能內積誠敬數宣典
訓仰答聖明之萬一比者學士臣請撰閣記識以奉
章天曆之寶頒賜講官臣亦獲賜焉謹從
列聖敬文典學之盛德書諸左方以垂後世至元三

年丁丑秋七月壬子太中大夫禮部侍郎臣虞集
拜手稽首記

恭書賈忠隱王褒贈制

伏讀要忠隱王追封制辭而知古昔君子為小人
陷害其忠盡義烈未有不暴白于天下後世者也維
賈氏自聖朝龍興之初習聞國禮備列環衛親密階
貴擬于國人忠隱王歷事五朝眷遇尤盛讜言直道
無所徇避其在宣徽宗王大臣近侍衛士屬饒索享
之節頒賚錫予之數尊卑疏戚多寡等殺王身任之
而無所辭小大不便或生怨懟卒用逆臣典聞諸誣

構亂危禍其後逆臣賊叔相國幾危宗社使能辨之于早則天下之惡無由而成矣嗚呼鄙夫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聖人之訓豈不明著也哉夫忠臣直士身死而子孫食其報者多矣王之第三子禮部侍郎忽里台嘗以材能拜監察御史劾奏姦臣不法黜之其人再復柄用侍郎被謫家居者七年及其人再以罪黜始擢燕南僉憲入為吏部右司郎官清慎簡重獨用于時然則天之報施善人福慶流澤寧有既乎

兲

書兩淮鹽運使特公去思詩後

侍御史特公昔以吏曹尚書為兩淮鹽使閔其民勞以前時所逋餘鹽千萬請蠲其額廷議是之章下淮民鼓舞感戴其德大夫士又詠詩之甚矣君子之政不可徒善為也民之感其善政豈聲音貌所能致哉夫鹽之富國在古未聞考之周官鹽人之政不過共祭祀賓客王之膳羞而已及管仲相齊負海以興鹽筴計口斂之說興民始蕭然重困矣我國家既定中夏肇行鹽法而河間山東平陽四川立課稅所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直銀十兩至元十三年初平江南兩淮浙閩中並置運司一引始改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二年增為六十五貫至大以來遂增至一百五十貫夫稅既增則鹽益貴甚至雜以沙土惡不可食小民嗜利犯法者數郡縣逮吏不從而坐矣當中統初有司嘗高其鹽直而强取之民罹其害詔聽民便賣買食用然則錢下以益上豈朝廷之意歟昔人有為江淮發運使者孝臣告曰東南民力竭矣又聞故老云大德中廣平何公當國聞有陳便利核括田賦者皆力止之斯民晏然以遂其生茲其所以為賢乎傳以啟沃臺閣聲問焯然正色敢言晏怙擁貴於時搢紳莫不冀其大用請錫餘

卒

鹽時惠民之一事爾昔先君子與公同掾泉曹交契至深故謹書其去思詩後庶幾好功興利者聞之有所警焉

題諸公贈御史賀時中詩後

至元後紀元之中臺御史十八人劾省平章姦貪不法章再上不報皆收印待罪于家中外聞之凜凜歎伏被其人方為滑計稼出視事變更舊典視臺諫如仇讐以其封章成于儒者之手心尤恨之居數日遂罷貢舉未幾其人竟以罪斥海南而前時御史寖遠方者悉內徙其他亦稍稍進用于臺閣矣方其人之

用也威燄赫然雖以臺諫攻之猶不能去及其毁也卒以臺臣從治罪焉而十八人者曷其識察之先驅除之力蓋亦忠於報國求稱其職而已是則臺諫之有益于朝廷爲可一日而缺歟贈功萬户府僉判保寶時中出諸公贈言求天爵爲之書時由昔爲御史乃十八人之一也爲人清慎而文雅其在中臺纔十餘日至今風采聞于朝野然則有國家者可不延納諫諍以通其壅蔽宣風紀者可不思盡言責以圖報稱乎

題僉憲張侯興攻記

監察御史張侯向爲山南僉憲按行郡邑風采肅然或誣梧滋縣小吏受賕具獄上有吏抱筆端而不得著侯心疑之卒明其誣汴吳徵君爲作興攻記今天下之吏俸祿甚薄其侵漁于民者勢使然爾故世視吏之受賕率以爲常而吏之被誣受杖亦不甚自辨也張侯于此能致察焉其用心亦勞矣嗚呼吏不廉乎則治道衰此漢所以益小吏俸也在位者可不思救其弊乎夫天地之間化育流行而無變異者財成輔相之力也故聖賢有作陰陽和而風雨時麟鳳朱莫難致之物莫不畢至氣之所感召也東海救一孝

六十

婦郡中枯旱三年茲非其明驗歟昔我國家建臺之初中外惟用大賢皆忠厚老成之人故紀綱肅而治化興初非以苛刻爲能徵贓多者爲功也然則張侯明一吏之冤其亦有關于世道矣夫

跋金溪謝孝女贊

古者山澤之利蓋所以潤國而養民後世聚斂之徒出民始不勝其困矣禹任土作貢荊揚二州惟金三品他州則無是焉夫人臣嗜利以掊克小人爰有所獻陳皆足厲世以害民當國者可不熟慮乎向聞江南之民有鑿山披沙以取金充貢者不足又市他所以輸恤其難也孝女始因有司纍其父徵求鞭治不忍見其榜掠之苦遂投冶中而死郡吏奏除其貢至今邑人賴之嗚呼夫以女子之行若此雖仁人君子之用世惠澤及民者何如哉然則孝女之祠于鄉宜矣危君又能表諸文辭俾好事者獻刻其說之庶有警焉

題鮮于伯幾詩帖

嘗聞故老云鮮于公發蒙學書嘅未能若古人偶適野見二人挽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蓋與昔人觀舞劍器者同一機也公生燕趙宦吳越而詞翰有晉唐

六十一

典屬籍名館閣不求一試卒沈抑死官命也夫嗚呼士有懷異負奇不克顯于世者可勝嘆哉彼居要官偶擅書名于一時百世之公議弗然也夫唐人工書故以書名世者難近世工書者鮮故書易名世矧公書極工宜有名以傳後世矣

題温氏五世同居詩後

余嘗行過郡邑每見以孝義旌其居者大氐多巨商盛族貲禮誼生于富足者耶濼陽爲郡近百年矣而温氏已積五世同居表異門閭蓋有司主其行御史發其實故也按舊制共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今則唯存烏頭二柱大書其人姓名雖爲制視舊簡易然其表異化俗一也

滋溪文稾卷第廿九

題跋

題補正水經後

補正水經者金禮部郎中蔡公珪所述也蔡氏世家真定父祖皆仕于金公生長富貴雖好著述予自登歲訪公遺書得其文集五十五卷晉陽志十二卷燕王墓辨一卷補正水經三卷其他補南北史志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續歐陽公金石遺文六十卷弄跋尾十卷皆已不存而文集乃高丞相汝礪摸本晉陽志墓辨水經皆寫本也至順三年春予爲江南行臺御史案水經詔按行之道泰韶録囚湖北七月臨至岳陽與郡教授于欽止覽觀山川欽止言洞庭西北爲華容而縣尹楊舟方校水經今其文多訛謬予因以補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夫以蔡公之學之博考索之精著述文字之富兵難以來散失無幾今雖好訪求前代古文遺事而僅得此則知世之君子善言懿行泯沒而無聞者多矣可勝惜哉予與公同居鄉郡郭西故宅已爲釋氏所廬丘隴在滹沱之西太保塋昔翁仲石獸猶存昔嘗過之有懷賢不勝之感公之行事則其秘書少監郭長倩所述墓誌云

跋趙子昂鮮于伯機與朱總管手書

至元五年己卯予被命使寓淮東訪問故家遺俗郡人皆言總管朱侯族世之顯侯本泰安著姓當江淮內附之初以材能擢守維揚有惠愛于民民不忘其去因留家焉歷典六郡其治猶維揚也侯既遠世其孫皆讀書修行爲士大夫家所與婚姻亦皆一時名流頗轄天淮南之俗喜貨販以牟市利雖公卿大族猶或跡游而朱氏獨以清白文雅表儀一方不亦甚可重歟余忝官于此以肅清風化爲任夙夜惕焉惟恐獲罪乎區宝朱侯之孫道定方爲憲史以趙公鮮于公手書示予且曰先公在時御史甚留何以回祿之災僅存此告庶見先世交遊之盛予嘉其意書其後而歸之俾觀者不徒玩其翰墨而已

題楊刺史家藏軍需故牘後

右楊刺史毅公國初爲都元帥時所署軍需故牘數幅其曾孫平江總管瑫中寶藏于家按是歲龍集丁丑金人已遁于汴河朔撓擾未定黎民瘡痍未復而大師國王方以兵平遼暨軍需爲急故命史公行六部尚書以總其事觀其儲偫輸載之方出納折閱之禁養兵之實恤民之誠見于一時文移者周詳惻怛隱然中國承平官府之舊昔孔子爲委吏會計當而已矣況取天下者而無適機法守其能如是乎愚嘗閱史公墓碑述其佐國王定東土悉心饋運軍中未嘗乏絶觀此益信其言矣武毅公之後爲將爲郡守名蹟著聞而史氏亦再世輔相夫古之君子盡忠所事不苟寵以偷祿不矯激以干名宜其子孫蕃衍盛大如此覽者勿以吏牘故紙忽之也

書羅夫人傳後

向余貳南宮時有司以羅夫人貞節來上同列憚悍推責欲不以聞余力言之事始克達及旌異命下同列者愧焉嗚呼當天曆初一時公卿將相宗官厚祿滿朝累累及平之澤知盡忠所事蓋亦鮮矣而羅夫人者獨能操守節義至于殺身而不悔茲則大夫有所弗及也嗚呼貞哉

書黃提學贈孔世川序後

余讀黃提學贈孔君世川之文而有感焉昔者國家初定中原而孔子五十二世孫金奉常襲封衍聖公抱禮樂之器來歸文治由是興焉奉常既老有冒孔氏以承其祀者族人訟之有司訊被刑苦乃復訴之于朝始正其事是則世川之曾大父大父也週年

復有謬欲奪襲封者天爵適居中臺蓋府即諸御史
力言其事未幾參貳春官其事始末白于廟堂丞相
以聞制可其請孔氏宗法卒歸于正爲當西漢時梅
福上書曰賢者子孫宜有土況聖人乎今仲尼之廟
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誠能據仲尼之素功
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觀福斯言由漢以來
尊崇夫子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天爵列官京師與
聞僉太常穀道左司員外郎用道有同朝之好今又
知世川父祖之賢能也世川由明道書院文學擢掾
湖北憲府潰摸文辭方將入官尚思朝廷尊崇聖人
之旨而無負其家學也哉趙郡蘇天爵書

題諸公贈歐陽德器詩後

歐陽文忠公家本廬陵中年居潁遂游南北愛有思
潁之作或者疑之謂無瀧岡松楸之思也天爵嘗
誦公吉州學記有云他日歸榮故鄉謁于學門將見
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入其里閭而長幼相
孝慈于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
荷于路然後樂學之道成文忠公之望于鄉人者不
以學乎今海宇爲一朝廷方由貢舉求賢吉之士實
興于鄉者常千餘人中選者居額之半誠不負公之
所望矣公既家于潁葬于鄭其居廬陵者皆族人也
然則德器其族孫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理或
然也近世衣冠故家其子孫往往微弱弗克振顯或
者妄引右族名賢以自附會徒貽識者之譏德器世
家廬陵又嚴崇公以上封誥是則信而有徵矣

書周益公答孫季昭帖

右宋少傅周益公答解元孫季昭帖其曰六一全集
鄉邦合有善本適數士友留意斯文遂請其力校讐
哀次今廬陵模本蓋公所校定者初歐陽公得昌黎
韓子之書于漢東李氏壁間脫略顛倒乞歸讀之愛
其深厚雄博其後三十年閒蜀人有善本皆必求而
改正之歐陽公于韓子之文用力若此至朱文公考
異與讀者始無遺憾甚矣校書之不易也歐陽公之
文非若韓子重經朱子考異難免訛誤之多也然而公之
爲文始書座壁時加修改一篇之成凡數脫稾故其
家多與周益公爲鄰得之既刊其餘則所見爲太
二公之文必待名公校讐而後備則六籍之遺秦
焚滅今所存者錯或脫簡傳或間編尚可一二言哉
故漢置校書之官必求劉向楊雄之徒方任其選所
以重其事也

題孫季昭上周益公請改脩三國志書稾

宋卿貢進士廬陵孫季昭三上書益國周公請改脩三國史志以正漢統益公時已年老遜謝而止夫綱常名義天地之大經昔昭烈以漢室之胄上承統緒艱関巴蜀興復帝業諸葛忠武侯輔之名義既正規摹斯張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三代以下凜然王者之佐陳壽以其父獲罪于蜀故史以魏為正紫陽太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正其失宋氏南渡軌改大臣忘讐忍辱竊祿苟安一時儒者忠義感激痛憤怨疾既不忍聞思見于古此蜀漢統緒所由正也大則紀于冊書次則表于論著季昭之陳三書亦以是歟益公既不遑作廬陵蕭常第為紀表四篇而已至我國朝翰林侍講學士郝公經使宋羈留儀真始作帝紀二卷年表一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曰續後漢書所以正統叙表忠賢其有功于世教蓋甚大也夫由漢昭烈至于國朝蓋千餘年始則一習鑿齒次則宋南渡諸公卒至郝公始克成之則知天理之在人心萬世不可泯也然則後之脩史者義例之嚴正閏之辨其可不慎之哉季昭五世孫義方藏其書稾于家覧者尚及識季昭之心已夫前史官趙郡蘇天爵書

題國子司業硯公遺墨

昔者國家滅金之初王師徇地漢上悉俘其人以歸故江漢先生趙公應城先生硯公皆相繼至北方于是趙公居燕出其稾中伊洛諸書傳授學徒而中原名公鉅儒亦始得因其說以求聖賢之學應城先生流落雲中久之始徙真定而居焉亦以經術為訓郡人翕然從之往往以儒著名

世祖皇帝勤于求治廣于求材先生由布衣起家教授真定及建成均即遣使賜五品服徵拜司業而趙公不幸已卒矣嗚呼宋之季年東南士習益弊士氣益卑衰獘之間人多朴茂篤行崇尚經訓趙公硯公之所存豈不益可悲歎其他老死山林而不獲用者又豈少歟宋軌改大臣方以耳目所及吳越之士而信任之迄視衰宋為樸學不足取不思文習之弊士氣之卑國勢削弱不復能有為矣然則先生遭遇明時擢置清貫庸非天乎先生之文質實暢達不繪不彫其家多無存稾曾孫黃陂主簿惟仁始得遺墨藏之天爵生晚不及拜先生履前少則聞先郡公談前先生德業之盛長則與先生之孫宜興使君游故

于主簿兄弟有世契之好焉因観遺墨畧序兩兄平生
出處如此異多士庶有觀者而况硯氏子孫乎至正
癸未五月壬申後學蘇天爵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手帖

張魏公世家西蜀竄龔衡山之權惡官鄂省訪問故
家遺俗則喬木無存不勝懷賢之感廬陵劉氏藏魏
公與其先世手帖五幅其憂念民社強場隱然若見
于辭向閱諸老言南軒先生侍魏公督軍江淮思報
邊騎且至魏公以兵少為憂先生進曰當率城中軍
民戮力一戰不得已則臣為君死子為父死嗚呼臣
于忠孝如是宋室焉得而不中興乎

題晝錦堂詩遺墨

韓魏王初以武康之節來知相州其後罷相再鎮鄉
邦乃建晝錦之堂作詩以遺相人其意以戲時詩問
父老繕完先壠為喜以重祿安閑不詩方面為懼以
忠義大節誓死不變為心以私任愛惡快已恩仇為
戒讀之令人悚然起敬王勤于吏職親覧簿書或言
王位重年艾賜守鄉郡本以養安無治細事王曰已
悍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悴日萬錢不事事吾何
安乎此王忠誠愛民所當法者夫古之公卿大臣皆
得牧守鄉郡蓋皆其上風則為治也易殆懸車請老
鄉人歸其德誼歿則祭于其社後世仕者既以嫌疑
不得典鄉郡及其老也或持吏短長武斷鄉曲皆王
之罪人也讀王之詩寧不有感于衰歟初堂之成歐
陽文忠公為之記至今人喜誦之而王之詩人知誦
之者寡王子孫多散處江南武昌儒學教授敬王十
世孫今居台州㑹出丞相文定房家藏王親書是詩
墨本懇拔表而出之以為天下後世勸

題咸淳四年進士題名

右宋咸淳四年進士題名石刻一卷西淮鄉會題名
附湖廣省掾姬洪甫所藏也按是榜取士共六百六
十五人其第五甲第七十四人是為洪甫之考伯陽
先生其年歲次戊辰皇元至元之五年也明年大兵
圍襄又七年宋亡天下始定于一嗚呼宋以垂亡之
國而猶設科取士若此則承平文物之盛可知矣我
國家初定中原歲次丁酉詔遣斷事官朮虎乃宣差
山西東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劉中遍詣諸路收金遺
士程試所學以復其家至
世祖至元十一年始頒貢舉條例是時賢才衆多治
平方臻故弗果行之　仁皇臨御嘆人才之不足乃

出獨斷行之既而雄臣請罷其事
皇上尋詔復之而八舉取士六百餘人皆以試貢舉
與也洪甫又徵登科小錄及報榜帖備見一時科場
遺制昔皇慶初朝廷講求貢舉舊法而故宋進士之
在者則有姚君登孫熊君朋來許君應龍惜乎伯陽
先生已物故矣夫天之生材非學校教養不足以致
其美非有司程試不足以知其能此漢唐以來賢臣
方正詞賦經義諸科所由設也不然士將依依然無
所依歸群然雜進賢不肖混淆有國家者何以精別
能否而用之乎伯陽釋褐為京山簿尋用薦者擢長
壽令歸附後居荊南與柳城姚公洛陽暢公為文字
交惟洪一代老成耆宿洪甫亦清謹克世其家云至
正三年歲次癸未秋七月戊寅中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書

題劉光遠文稾後

至順三年予參官六察奉詔錄囚湖北四月至漢陽
拜謁偏宫校官生說經義引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
罪出輕繫之文反覆蓋千餘言數賦粹正藹祥衷矜
予惻然為之動詢之其人瀏陽劉光遠也是歲應掾
洪鄂兩省往理問幕凡十二年持其文稾後見予于
鄂省旬宣堂余讀其文體正而氣完辭潔而義密夫
湖湘之南山水峻清而人之生得其秀麗精英之氣
者居多故奇才異人往往間出若今翰林歐陽公穎
然挺拔者也光遠與翰林同里又相從應鄉貢進士
舉獨淹留沈滯于小官簿領之中二十餘年無少恭
嗟吁士有抱負瑰材欲老山林而能振拔于世者
多矣獨光遠方今朝廷纂修三代遺史遣使四馳以
召文學才識之士惟恐有遺若光遠者文學之富叙
述之才往其倫輩皆欲進於外當其多寡遠也然而
至韜潛乎山川之幽其光氣輝然時見于外者孰得
而掩之哉至正三年冬十月庚子趙郡蘇天爵題

題司馬温公人物記

宋元祐初司馬温公當國一時人物悉致于朝是編
所記二百餘人或一人屢見若王同老謝卿材韓宗
道是也或止記其父兄師友或盛稱其問學才能曰
某人云然若欲再三詢問之者蓋求賢任官固宰相
之職而聽言觀行亦君子之所當慎也觀温公以識
量之資方更化之始人材賢否宜詳察之或疑蔡京
亦與于是當是時温公議復舊制初改雇役為差役
京知開封府事五日之內盡命畿縣變之温公喜曰

人〻如是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使居相位者皆如溫
公則亨在丁列其材而特任使置之高位則不可也
是編之中有龍逢令王變者捷春秋以王正月為建
寅有慶州揆宜綿川者王呂用事無所向背有知邕
州知斌者在嶺南三十年喪十八口觀此則溫公之
求人材或辭經之著新說或居官不事請求或逃官
之羅衣苦皆一〻訪求而得之甚矣用心之至也聞
者孰不有所感而興起乎至正癸未冬十有二月丙
午趙郡蘇天爵歆祖書

題孔氏家藏宋勅牒後

宋東都時孔氏顯者則有曲阜通判父子臨江二仲
弟兄皆聖人之裔也建炎南渡衍聖公亦徙三衢今
孔氏居江南者多祖曲阜然惟臨江之譜文獻信而
有徵嘗聞故老云宋社既墟建議以襲封之爵當歸
三衢彼固辭曰吾既不能守林廟墳墓其敢受是封
乎嗚呼孔氏居江南者皆當以斯言為念也所觀學
文所藏上　祖敎南卯中　元祐五年赴闕勅然而為
之書

題林君墓表

盱眙縣侯納璘不花抗遷宋發書曰平海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杜公墓于慶仙山請于晉寧張君翥為文表之
其用心良厚矣世之守令大抵多武夫俗吏于民之
生者猶不知恤況死者乎侯以進士入官深知愛民
之道于一士之枯骨尚不忍其暴露則于民生惠養
當何如也夫江淮之間父子兄弟死則棄之中野積
娜骸骨縱橫見者皆不為棄甚矣禮俗之壞也予始
至淮安即移文諭民瘞之今觀杜君之葬則縣侯之
能化民表俗不亦賢乎侯之為縣廉以律身寬以治
民庶修學宮以興教化其施為具有本末詩所謂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者侯庶幾焉

書吳子高詩稾後

吳子高屏居鄱渚蕭然一貧晏如食或不充日雖歌
詩為樂未嘗一事干人〻愛重之入江湖之上士多
挾詭譎以事請謁而子高獨行清慎若此其果異于
人乎故太禧使阿榮存初少與子高游嘗薦為奎章
僚屬秩滿南歸詩日益工余知子高者第能詩而已
至于近代公侯大家衣冠族姓之世系勳勞門閥之
等第皆能探其源委而詳陳之彼居著作之廷昔或
有所未及也夫詩莫盛于唐莫逾于杜甫氏其序事
核實風諭深遠後世稱爲詩史傳曰詩可以觀豈虛

言云乎哉予高之詩蓋有所本矣我國家平定中國士踵金宋餘習文辭率麤豪衰苶涿郡盧公始以清新飄逸為之倡延祐以來則有蜀郡虞公浚儀馬公以雅正之音鳴于時士皆轉相效慕而文章之習今獨為盛焉予高自大德末已以詩名湖湘間惜乎沈淪下官而弗克顯嗚呼自古詩人少達而多窮其信然耶其信然耶至正四年正月乙丙趙郡蘇天爵題

書寇隱君傳後

長安寇隱君業儒而醫遯世弗仕詩書教子孝弟力田間望冠于一時中朝諸老若左轄許文正公姚文獻公太史令楊文康公悉與之友歲時書問不絕今皆藏于家文正之言則以所從所接所聞無非使俾憶昔相從講說皆力本務實者也文獻則以鳴犢田園為託及言春秋植桑除蠹之法其利甚博文康則以救療其予為感繼昔

世廟初受分地于關中即命文正教載多士文獻勸課農桑而先王為政之本已基于斯時矣及其即位文獻由大司農入為相府文正辭歸中書猶命顧成均為胄子師則

世廟之聖謨神筭益深遠矣夫王者之治天下其樂

育英才敦厚民生孰有急于此者乎故當時公卿皆為有用之學以濟斯世如農圃醫藥卜筮星曆亦古人所不廢者也其後文康以治脩明時受知于朝獨隱君深藏遠引不及召用而終焉古之君子有德而不食其報者當在其子孫今隱君之孫靖以明經舉進士為乾州判官是尚能振其家聲也哉隱君諱士誠字子益既卒郭集賢傳其行趙郡蘇天爵讀之有感為記其後至正四年六月旦

題石班畫

御史張侯家藏石班千里秋晴圖一卷峯巒渾厚烟林清曠臺閣古雅人物幽閑畫者工其一已稱至藝今欲萃衆工人之所長誠不易也班家青社父祖並能畫班兼畫山水意欲步趨古人或傳是圖運思歲久方成昔宋宣和時購求古畫置畫學班亦畫學生也金人取汴悉輦而北大定明昌文治極盛一時詞人若楊秘監邦基任鹽使詢耶律右丞履王翰林庭筠皆欲以絕藝名世蓋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矣特書畫然哉曩余授經禁中凡秘府所藏閱同范寬董源許道亦曾獲見及官江南縱觀鍾阜匡廬之高厚洞庭彭蠡之幽深而江鄉山館竹樹陰蔚風雨雲

月乎彙爲狀思得良工模寫其彷彿而世無工兩者
令覽是圖恍如昔時所見于是留玩月餘題其後而
歸之

題諸公寄贈馬尚書尺牘後

余觀諸公寄贈尚書馬公尺牘一卷嘆國家人材之
盛致治之不易也馬公以經濟長才際朝廷有為之
日職專邦之大計
世皇任之而不疑斯所以克盡施設世獲其濟也歟
當是時中原始定江南未歸民尚瘡痍事多草創而
川蜀用兵江淮屯守芻糧鎧仗舟楫之用飛輓調度
征伐之勞羽檄交馳急于星火馬公始則任轉運于
關中繼而總金穀于民部終則督餽餉于河南蓋終
始不離煩劇皆從容談笑而辦未嘗務聚斂以擾人
亦未嘗逞羨餘以希寵國用既足民力亦舒故時人
以劉晏方之于時分符典部于外者若故都督史公
樞治東平之章牛公顯治南京宣慰使陳公祐治河
南或以民罹災異請寬其租賦或以沿邊供餉請定
其方略備見于尺牘之中大抵為國為民而非一己
之私計也若故吏部侍郎高公遜民被命出捕飛蝗
以不克盡絶為憂此皆至元初年之事

世皇方屬精圖治而天之降災若此惟其有節用愛
民之實故治化亦如是之盛也國初歲在庚子有責
課總天下財賦惟括户是務以真定課最諸道為
公果增秩手實公慨然曰夫利猶水也源深則流長
民實其源可竭之乎嗚呼今方内連年水旱茶鹽田
賦之入亦云極矣而財用益廣經費日益不足安得
如馬公者與之共探其本以究其弊乎昔漢之為吏
居官者長子孫蓋其謹於奉法慮于守身故能久于
其職若于定國為廷尉鄭當時為大農令皆歷十餘
年不遷然則馬公之總邦計至終其身則子孫之昌
大當有以也夫至正四年甲申秋九月甲午中奉
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趙郡蘇　天爵題

題馬氏蘭蕙同芳圖

江左　好事者摹馬氏昆季之賢繪蘭蕙同芳圖以貺
之館同知流復為詩以美之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馬氏本雍古部族自馬
翻兵馬府君始以官名為氏尚書忠懿侯當中統初
轉漕給邊餉有功請令編氏通一經者復其家以詩
書禮義訓其子孫卒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三傳至
中丞文貞公以文學政事致位光顯初尚書有子十

一人孫二十人曾孫三十餘人或執業成均擢進士
第皆清謹文雅不隕其家聲遂爲海內衣冠閥族天
爵尊荷中丞深知又與元博共事憲府故知其族世
之懿嘗讀中丞述尚書墓銘有曰世多王公亦多華
纓惟不草俗而忽其把繩〻子孫思焉有以風宜習
禮以續蘭杞嗚呼世之有官君子可不思正家法以
傳其後乎

書容城李節婦詩後

予讀容城劉文靖公王孝女旌門銘及西山翟節婦
詩愛其詞嚴誼正切于世教凜然使人有所興起也

昔金之亡一時節義之士不可勝紀當國家革昧之
始而婦人女子猶能若此甚矣中州風俗之美也夫
君子所過者化而劉公言論風節天下猶當師之況
居其鄉者乎然則李氏之貞一有所本矣朝廷旌異
之者所以勸善也彼不學無術之徒亦知風化所由
迺謂豪民求蠲徭役誠如樞判韓公之所嘆已夫

跋三笑圖

往年行過彭澤慨想陶公高風不可企及西望廬山
林壑深邃是爲隱者之所居而陶公世爲晉臣值宋
業命高蹈深隱其所與游蓋必志同道合者也自昔
士生不辰逢世多難往〻晦跡浮屠老子法中然則
惠遠脩靜抑亦避世之流歟

題跋

跋歐陽公與劉原父手書

歐陽文忠公生於宋盛時稟中和之粹作爲文章雍容溫厚炳然一代之制片言隻字皆有深意今讀寄公是劉公手書感慨係之自昔君子小人不相爲謀雖亂世未嘗無君子治世未嘗無小人特在上者用舍何如耳當至和時陳執中居相位而天變亟出災異兩制諸公多求補郡公是上疏陳之其略曰正臣當難進而易退邪佞當易進而難退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論說切直不阿執政有益當世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厭惡偉之心仁宗亦皆留歐陽公等不行書中所謂衆嫌難移加以權倖側目交攻累年之外不得若是也又謂子華表弟直孺之許爲郡漸有樂意不平山更罷增緝蓋子華絳也直孺賢也公是出知揚州皆不得立于朝矣夫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之泰也方慶曆初韓范富諸公當國知天下無事亡久矣欲于久安慨然思正百度共修太平海內喟然知君相之求治而權倖小人不便萬方沮之已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亦不復施爲嗚呼以仁宗之忠厚明恕在位日久熟知臣下情僞又得韓范諸公爲之輔相可謂明良際遇而群邪壞之世竟不克登于極治庸非天乎是卷御史敬公克莊所藏公先相國文忠公實爲

先朝名臣晚歲優居不起是亦難進而易退者故表

先正之事以爲勸焉

題諸公與習參議先生書啓

右書啓兩卷國初名公諸老寄贈洛陽習先生者也先生諱廷字仲可少與竇公默流落漢上丙申北歸深明易學屏居一室焚香鼓琴世務紛幸翛然不足以動其心

世皇在潛邸聞其名召送行都書及竇公同被召入見首陳王道上問方今爲如周公者先生對以王上自其道之其事心其心非周公而何是時耶律公楚材領中書政務命諸路置經籍所儒者司之蓋欲士則經學興起文治先生以行京兆曾廣公前寫商公挺同闢相辟先生參議其幕立經陳紀興利除弊盡其所多暇則講說經訓以道義相切劘官雖條屬誼同師友久之請致其事

世皇不忘其去賜田宅俾家于秦仍歲賜鈔三錠爲

養老資先生辭之不可止取其一嘗有盜夜入其室
裂其幣在衍袖者以去家人欲聞之官先生止之曰
此必閭里細民之貧者此官若捕之能無擾及善良
傷吾鄉鄰故舊之情乎盜聞愧之後還其幣時人以
先生能化盜為善少與兄相失兵間後知兄居真定
既老猶屢省之兄亡竟其喪還葬于洛世共高其行
義中統至元之初燕商諸公為相收召海內賢才布
列有位先生退老于泰日以琴書自娛不復仕終其
身昔者國家尚定中夏一時人物皆金源氏承平百
年學校貢舉封殖樂育者也是以不死于兵以遺于

五

我珞
世祖立極肇興制度崇建官儀朝廷之上衣冠之盛
皆其人也今觀卷中一二具在楷字行事多標姆弗
傳故予略為述之如此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當國者可不以登覽賢材為務乎

題孟天暐擬古文後

大原孟天暐學博而識敏氣清而文奇觀所擬先秦
西漢諸篇步趨之卓言語之工蓋欲傑出一世其志
不亦偉乎昔歐陽公謂韓子為其宗師墓銘即類其
文其始出于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

過之故能兼之夫文章務趨一時所尚固不可也然
欲求合于古又豈易言哉故韓子曰為文宜師古聖
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辭歐陽公亦曰為文勿用造語
模擬前人取其自然爾三代以下文之古者莫韓歐
若也而其言如此當與天暐評之

題魯齋先生手書後

右魯齋先生許魏公手書四幅寄京兆呂君輔之及
其子翰林侍讀學士伯充者也初
世祖皇帝受封食邑于秦至征大理碼牙于斯首聘
魯齋見于六盤山下命教授京兆子弟是以呂君獲

六

納交于先生翰林從之問學為而侃輔教化淳美其
淵源有所本矣嘗讀魯齋所述呂君墓誌云君生于
未逾年日買書為教養計既長擇師就學學必以籍
古賤實為貴又云翰林治喪上稽司馬氏朱氏考訂
古禮下俶高陵楊氏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
見于今手書第四幅所謂葬禮做依古制非信道之
篤莫能者是也夫以呂氏家庭之所授受師友之所
講習莫非彝倫日用之大故其表俗導禮卓然有以
異于人也誌中所稱高陵楊氏即太史楊文康公其
執親喪動合古禮魯齋之畏友也嗚呼宋金季年文

習益濟魯齋先生奮起草野推明聖賢之遺經篤實踐履故一時及門之士操行卓有可觀攷呂君父子之事可見矣天爵向官西臺訪求故家遺俗蓋罹天曆兵荒之餘文獻或不足徵今呂氏諸孫執禮奉常受業胄監是則詩書之澤獨能傳諸久遠信知為善之有後乎晚學趙郡蘇天爵書

題襄陽重刻墮淚碑後

古之君子立身制行既足以儀形于家居官臨民又足以垂稱于後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太傅羊公之鎮襄陽生則忠澤及于人沒則流風傳于世蓋有其實則有其名也當時所謂墮淚碑者石已斷裂後人思公重刊者三矣以羊公之德固不係乎碑之存亡而人之思公非碑無以著其愛慕之誠也然則碑之所存蓋有懲勸之道焉襄陽郡守呂侯戍帥楊侯拳拳以是為念而不釋者其亦有所見乎昔召伯布政南國舍于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況金石之文鉅書深刻以表其善政固所以傳不朽也然自漢魏以來文之著于桓碑彝器以為無窮之計者亦多矣其不幸消磨于風雨野燹之中毀棄于樵夫牧子之手使古人遺蹟餘韻泯沒無聞者豈獨墮淚碑乎不有好古尚賢之君子其孰知愛重之哉故歐陽公始克收而藏之或正簡編之訛或補政事之缺非徒以資賞玩而已尚書王君實博雅多識好畜古文奇字博士周伯溫精通六書嘗奉勅臨摹晉人法帖呂侯為政深知追慕昔賢楊侯將家獨能崇尚文事此其一時人物風致之美後世不可及矣至正九年秋八月丙寅通奉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趙郡蘇天爵題

恭跋御賜真草千文碑本

聖天子纘承正統恭儉愛民深宮燕閒日覽圖史義以怡神養性臣于時譯文經筵數從講官之後瞻望清光及備員省闥參與政議伏覩宸翰妙詣以賦入有絲誠知近臣不可互奏賞賚觀其以真草千文碑本頒賜臣下則文物興隆治化清謐從可知焉昔之人君以一嚬一笑皆有所係未嘗輕賜予者誠有為也是本翰林學士承旨臣姚庸在府家時所承賜者臣庸敬歷臺省為時儒臣潔白廉正溫雅醞籍蓋于皇上所賜深有契焉至正六年丙戌九月庚子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差充京畿道奉使宣撫臣蘇天爵頓首謹記

跋延祐二年廷對擬進貼黃後

延祐乙卯仁皇初策進士登第者五十六人合二十二年以文詞政術知名者十餘人不幸才輒滿用而殁者又十餘人官之崇卑則在所不論也當是時方內乂安文物興洽而聖策所問猶以稼穡傷于水旱細民致于飢寒未能家給人足爲憂嗚呼聖慮惻民若此禎祥其有弗格者乎蓋自昔人君務求俊彥布列有位于以敷宣治化而已故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國之治所由隆也仁皇臨御深厭法吏貪刻欲登進賢才不變習俗後之議者昔思聖慮深遠第患選舉法元夫選人之方固當澄汰革無謂黃雞進之流不學無術者乎聖天子克復舊章多士興起臣時備員曾閱獲覩盛事乙酉之春以詔與治書侍御史臣李好文翰林直學士臣宋褧工部侍郎臣韓玉倫徒充讀卷官伏覩延祐儒臣擬進貼黃蓋嘆先朝崇文之盛通奉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臣蘇天爵恭跋

題曹氏子還俗事

曾子云古之四民不擇雜處士相與言仁誼于閒宴工相與議技巧于官府商相與語財利于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埜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是以財足而不爭有恥而且敬夫古之民四後世散爲九流百家由其田多水旱則稼穡之民少由其利無奇贏則商賈之民少其也失業者亦多矣故游食之徒不歸于浮圖老氏之流則入于法家皂隸之列衣食其身猶且不足況能奉父母旨甘之養足國家賦役之供歟憂世之士不能不感慨也然則敦本抑末化民成俗獨不在于上之人乎且董君以一邑之長猶能誘人去邪歸正況夫朝廷之上公卿之尊其綏來動和之効當何如哉

題楊氏肯穫堂記後

余友河東僉憲楊侯築書堂于真定郭野表曰肯穫永清史杲寶爲之記保定張庭美隸書之槀城董簡卿篆其額蓋楊侯名堂之義推本先考僉判府君教子之方俾後人奉之而不失也且農夫菑辟其田又播植之以其穫也則有水旱之憂耘耔之苦人之承先業者則無是矣何爲而非肯穫乎夫古者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今三君子皆出于王公將相之族而文詞之奇書法之古且惟克振其家聲又將垂譽于後

世後爲士者起自其家復登仕版子孫可不夙夜戰兢思無忝其所生乎予與楊侯生同里少同師長同同仕于朝每嘆近世衣冠之裔往往墜厥先業甚矣風化之非古也讀斯記者豈不惕然有感于衷乎雖然德業之積可以裕子孫詩書之澤可以貽永久嗚呼楊氏子孫尚思先世作室菑畬之功與我肯構肯穫之有望乎

書羅學升文彙後

泰定丁卯廷策進士予被命掌試卷浮梁羅君學升之文讀之愛其汪洋渾粹詞博而意深不極其至弗止後聞諳寫江淮士之從游者衆或擢高科登膴仕夫以國家取士之制察行于鄉里考古于朝廷試之以事而入才于是出焉世以濡儒之詞汗漫之文域組以爲下盤縛以刻畫既擯俾于中選又苟且以致其殊失設科求才之意矣使非豪傑之士識見超卓執論迥出儕輩不狥流俗之所好能乎予追休于異學升方尹棠城暇日以近作一編示予竊欲剷除科目之陋言步武作者之雅製豈世之因陋守舊不知變化之妙者所可及哉是宜拔置館閣以發其才惜乎沈淪州縣而不克進也然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士之抱負足以鳴世雖居遐遠未有不達于朝廷之聽聞者也學升當益發其和平以鳴國家之盛不亦可乎

題晦庵先生行狀後

晦庵先生朱子著述凡數萬言自其先扶大江之南儒者講明其說固不乏人然而真知實踐者亦不多見也我國家興啓之初南北未一軍旅許文正公始得先生諸書讀之起敬起畏乃帥學者盡棄舊學而學焉既相世廟迪以其學措行天下迄今海内家蓄朱子之書人習聖賢之學者皆文正公輔翊之力也然朱子族系爵里出處言行世或未知爰命誌州校宣講其刊其行狀與多士共傳焉嗚呼學者玩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庶幾致知力行不爲空言而已乎

書先聖及顏子以下七十二賢像

古先聖及顏子以下七十二賢像江浙行省平章榮祿公所藏也公以太師國王諸孫繼歷臺省兼翰林誥暇則好收法書秘畫尤喜古聖賢像當聖朝龍興之初國王以征伐有大勳列受封食邑于東平東郡邑之長老聽其宗族子孫及郡人為之東平嚴邇郡

魯聖賢之教所由興也故其人宦于斯家于斯者則有好賢樂善之心焉甲辰初監東阿進擢朝著遭際
國家文明之治宜其所好異于人也天爵少讀孔氏書見聖人居鄉黨在宗廟朝廷動容周旋無不中禮門人熟視而詳録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況覽觀圖像思慕言動其必有所感而興起已夫至正己丑三月甲子學者撫天爵拜手謹記

題泉州士子贈崔宗禮詩後

七閩山川險阻漢嘗虛其民江淮之間而虛其地唐建中初常衮為觀察使始設鄉校俾民知學親加講導由是閩俗一變歐貢士與內州等宋蔡忠惠公襄世家興化歷知泉福兩州尤知閩之風俗勸學興善折節禮士以變民之故宋氏徙江左龜山楊先生載道而南豫章延平相繼而出子朱子擴而大之聖賢之學遂因經傳復明于世彙誠崔君宗禮由登進士科贊浙省理問幕出使泉南庶乎著聞既歸以士子所贈詩一卷示余文詞之清潤音韻之鏗鏘誠一時之盛作也方今
國家四海為一文治蝟興人才之生初不以遐邇有間顧長民者教養何如耳乃以閩中學術源流攝緒

告之覽者其亦知所考求而用力于遠者大者乎

題燕善尚書自書所作詩後

白野尚書向居會稽登東山泛曲水日與高人羽客游間遐佳紙妙墨輒書所作歌詩以自適清標雅韻蔚有晉唐風度予猶及見尚書先考郡侯敦厖質實宛如古人而于華言尚未深曉今有子如此信乎
國家文治之盛然人知尚書才華之美而不知其政術之可稱也每當論大事決大疑挺正不阿凜然有直士風而貢舉得賢之效益可徵焉元泰身居方外而與之友覺其詞翰亦有識之士哉

書泰定廷試策題稾後

右策題草稾四首泰定丁卯三月廷試進士監試官治書侍御史王士熙讀卷官翰林直學士馬祖常所擬擬也既繕寫進呈御筆點用其二蓋自延祐設科以來程制如此洪惟國家承平百年治化當興然生財有道制用未得其要正俗多方防範未盡其宜將校驕墮而武備日弛官士苟簡而庶務弗修是皆當世急務宜所延問而詳陳者也夫朝廷取士求言惟期有裨于政務非徒觀美而已是舉得人凡八十有五國子員阿察赤李黼名冠第一今二十餘年同榜

之士歲歷臺省蔚有令聞則貴舉得賢之効成均養士之陰益可徵焉時天爵待罪史館承命收掌試卷故藏策稾于家謹裝潢以授翼翼以累遷秘書太監方以材能進用云至正己丑夏六月甲戌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書

題白太常三歲時所書字卷

世之童子少以穎悟聞長能以政術文辭顯惟劉忠州楊文公晏丞相殊數人而已蓋聰明既得于賦與茍無問學以濟之其克有成者鮮矣鄉先生太常白公家世在金朝為名進士國初昆季並擅才名惟先生早歲敏悟三歲即能書八卦之名諸老見者無不驚嘆中年累以能官薦惜弗究于詞林容臺而未盡大用先生之孫行中書掾樞保藏所書八卦字卷噫白氏子孫時出而觀之尚勿忘詩書之澤之所自乎

題曾慶來淳熙三年封承務郎致仕誥

金溪曾元喆五世祖宣義府君生平三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賜緋魚袋晚加宣義郎以終里人陸文安公誌其墓宋南渡至乾道淳熙一時號稱極治宮庭父子之間壽考尊榮鴻恩霈澤被及臣民而人物之盛若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陸文安公並時而出蓋治化方臻天地閒泰祥麟朱草應期而生理固然也時金世宗在中原專以仁孚為政民以小堯舜呼之宋文公聞而嘆曰彼欲為大堯舜豈不由己乎考之當時誥辭劉孝韙攝西掖所行用皇極斂福錫民為說噫方紹聖崇寧之際豐亨豫大當國者妄生重南輕北之議有識者憂其必啓分裂之兆既而其言果驗今國家四海會同朝野清晏士生斯時共樂一視同仁之治而元喆又以文學登進士科暇日出示先世封誥感而為之書至正己丑秋七月朔趙郡蘇天爵書

題東坡制策稾

浙省掾蘇伯夔出示先文忠公擬試制策稾觀之忠君憂世之心溢于文辭或謂文忠天材有餘非由學力是不知老泉先生之所學也先生年二十七始發憤閉戶讀書大究六經百家之說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騁必造于深微而後止此先生所自得者文忠兄弟學亦有所本歟伯夔之子數人方讀書治進士業故以家學告之尚知用力矣夫

題高傑氏三節堂記後

三綱天地之大經為人臣為人婦為人子平居無事克盡其職者固有之矣及不幸而遇事變能不失其節者或數十年得一人為或千百里見一家為有國者尊禮而表異之蓋以世教民彝之所係也然有節義出于一門若傑氏之盛者乎觀夫右丞忠隱公年亦四十以死殉國高昌大夫人守節自誓肅正閨門尚書忠襄侯方在髫齔割肉以療母疾則其平居事君之忠持身之潔養親之孝可知矣夫君子讀書制行將以儀刑于家模範于世令傑氏家庭之間父祖之訓嚴明若此又何必他求哉宜其子孫克承其教繼擢高科入館閣為名流宦郡縣為良守令矜行懋節叅預省政皆赫赫有聞是足以示天下彝倫之勸表朝廷治化之隆豈苐紀一家之美而已

題胡古愚隱趣園記

太常胡先生懸車歸老東陽有山林深邃之居有圖書諷詠之樂有子孫以具甘旨有田園以供伏臘又值國家承平之世優游以享高年蓋亦福德君子哉余舊見中州賢士大夫宦游四方罷則無所歸其清節可尚已昔者范文正公將老移疾家居家人以居室未完美為憂公聞之曰人苟知道義可樂雖刑戮亦可忘是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志歟

題黃太史休亭賦後

蕭漸甫博學能文負際熙寧元祐之盛卒不利于有司士之擯退信知其有義命乎此太史所為賦休亭也先儒以屈子所賦皆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繼作者必出乎幽憂窮蹙怨慕之意乃為得其餘韻太史尤以楚詞自喜憐其務奇太甚乃獨取毀璧一篇以其詞極悲哀不暇作為故也然太史孝友刑家清節名世生死患難不動其心富貴利達不易其守豈記覽詞章彈聲取寵者可方其萬一哉

題諸公贈真定録事司監野先明道詩後

京師西南雄望之郡曰真定郡之録事司及附郭之縣則尤任其煩劇者也蓋上有憲府郡治之按臨下有廷官親使之迎候然以賦役詞訴之煩加以民庶飢寒之苦蓋其所以不易為也然而制其煩簡之宜達乎通變之道獨不在大有能有為者乎予世家真定宦游南北通者屢聞人言縣尹李侯公輔及録事司監野先明道之賢世亦未嘗無人而事之煩劇亦

寧者卒不可易者乎蓋二千者以勤謹持身以忠挾
事上以安靜撫民以公平奉法則人稱之也因冥令
公諝擢尹赤縣明道行將見用于朝郎中士大夫皆作
詩頌之比年國家合兩陽之失時閔民生之不足嚴
守令之選申程試之方遠近聞之鼓舞懲勸則政務
庶克興舉黎元或可少休歟予嘗讀漢元和詔有曰
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斯
殆近之矣又唐開元時張九齡上書曰弁改之氣蔽
為水旱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

于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懸命于守令宅
生之刺史天子所與共治也親于人者乎若其任
水旱之由豈惟一婦而已嗚呼守令之才皆當體
元和之詔任承宣之責者當思九齡之言天下何患
其不治哉至正庚寅三月乙酉

書主簿康里君贈行詩後

元統初有劇盜挾青齊潛入畿甸人或苦之輒敘其
家以杜口予方佐官西曹力陳廟堂起前雲南元帥
性梢之擇刑部勇士二十人共捕不十餘日賊果授
首宰臣奏賞其功元帥陞長官閻勇士二十人除官

有差康里君其一由尉總承奉是簿執事三年勤
敏不擾民甚安之嗚呼自昔寇盜之作多由官吏貪
墨賦役繁重民不勝困始相聚為盜矣夫樂不仁而
趨死亡亦豈其本心乎比者朝廷以有官者民之保
障或重內而輕外數變易以擾民故嚴守令之選由
課試之方有治理功不次陞擢否則黜之蓋於治至
切也凡居民上者盍思所以報稱之哉故因康里君
行書此以贈

題丘母周夫人貞節詩後

鄆城丘氏母周夫人在至元大德間以貞節著聞蘧

其二千來官江左時故宋諸老猶有存者觀其序述
之言曰北方俗厚而教嚴婦人多知禮義嗚呼夫以
中國風土渾厚人性質朴而慷慨忠義之士固多出
于其間則禮義之在人心豈獨婦人之所能知而已
蓋諸老則因夫人之御惆異越之俗宜其深有感慨
者哉雖然士大夫者風俗之表也衣冠之族可不正
其始乎予昔為郎儀曹見中州郡縣歲以貞節孝行
登名于朝者不知其幾則禮俗人性之善從可知焉
州鄆城密邇東魯而丘氏又故家名族諸老之言豈
不信而有徵乎

跋丘侯送行序後

昔者至元季年鄞城丘侯調浙東宣閫佐幕是時宋亡十餘年矣國家新令未洽而浙東海隅頻年多盜供饋殷劇吏治鹵莽民不堪命丘侯下車數月政事修舉卽度陳年公帑二萬有畸俾猾吏束手不敢舞法以病民而上下晏然無事嗚呼古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詎不信歟夫公以佐幕猶能若此使大藩望郡皆得其人則政令何有不善黎庶何患其不安乎今南北混一七十餘年朝廷德澤涵濡至矣而郡縣貪汙苟且之徒德既不足綏懷威又不能臨制假以號令專務煩苛其徽之作非精者蓋有所自矣不然好生而惡死喜安而惡危皆人情之常也東南之民何獨異于人哉當國者可不深謀長慮以求其故歟因讀鮮于公贈丘侯之言感而為之書至正辛卯秋七月趙郡蘇天爵題

聖天子臨御方夏十有八年災異之屢臻慨然元之失所數運寄輔興崇治功至正己丑之秋圖任舊人共政明年四月遂下寬大之書恩澤汪濊詠洽臣民于是東平鄉貢進士臣呂宗傑伏讀明詔作為雅頌二十二篇各述其美以傳夫古者君臣交修則治化熙洽然頌者不獨專美盛德之形容有虞之朝賡歌之作戒勅責難者切故百工熙而庶事康欽惟皇上命相柔贊百度具舉是宜播諸頌聲天下歌之宗傑方業進士而乃屬辭摛藻鋪張究休古雅富麗蔚為可觀行將奉對大廷以陳貫通天人之學仰稱國家求賢圖治之意不其偉與

金臺集二卷

（元）迺賢撰

明崇禎十一年海虞毛氏汲古閣刻元人十種詩本

金臺集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元納新〈原本作廼賢今改正〉撰。納新有河朔訪古記、已著錄。是集爲危素所編。前有歐陽元李好文貢師泰三序。作於至正壬辰。又有黃溍題詞、作於至正庚寅。末有至正乙酉揭傒斯跋、至正辛卯程文跋、至正乙未楊彝跋、至正己丑泰哈布哈〈原本作泰不華今改正〉題字、至正戊子張起巖題詩。復有虞集詩一首、及危素一跋、均不著年月。素跋稱易之金臺前稾、余既序之。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稾一卷。則此集二卷乃合兩稾編之。故集中稱揭傒斯諡爲揭文安、而集末乃有傒斯跋也。納新天才宏秀、去元好問爲近。雖晚年內登翰林、外參戎幕、而仕進非所汲汲、惟以遊覽唱酬爲事。故氣格軒翥、無世俗猥瑣之態。其名少亞薩都拉、核其所作、視薩都拉無不及也。

金臺集敘

三代而上天地之英著為禮樂三代而下禮樂之英散為文章禮樂文章無處不有無時無之是故禮之用莫妙於樂文章之用

莫妙於詩英即妙也發舒而可見謂之英鼓舞而莫測謂之妙於是詩與樂之妙可以動天地感神明廣聲教移風俗也皇元混一以來諸國人以詩文鳴者前

代罕有葛邏祿廼賢易之卓然繼前脩之後以能文偁而尤長於詩其詩清新俊逸而有温潤縝栗之容七言傑者儗盛唐焉近年來京師因裒其

作題曰金臺集暇日袖以眡余謁余題其篇端顧余引年治歸欲誦佳句於百僚恨已晚矣然念九州共貫之文而士有斯作焉治世之音其來方昌兆見于此譬

如鸑鷟鳴於高岡目前狌䶉之啤无足恠也會當循承平舊觀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以制作之事歸之其將咸韶斯世也歟志余喜以俟至正壬辰七月初吉巍巖老人

新賜致仕歐陽玄書于京城慶壽禪寺之僧舍是日捷報四川王師叙仟帥復荆州

危子大樸示余以金臺集詩古律凡若干首讀之未盡卷不覺釋然自喜若三日不食而得膾炙羊棗也布絮藍縷而得方空縠綺也又如空山窮野而聞鈞韶鏗金戛玉也詩莒邏祿易之所作易之西北方人而天地精英之氣所賦若是然宇宙之廣土域之大山川人物風俗之異氣之所受固不能齊

也啻愛賀六渾陰山敕勒之歌語意渾然不假雕劇顧其雄偉質直善於模寫政如東丹突欲畫本土人物筆跡超絶論者以爲不免有遼東風氣之偏惟吾易之之作粹然獨有中和之氣上可以追媲昔賢下可以鳴太平之洽溫柔敦厚清新俊邁使人讀者隽永而不厭茲非聖人之化仁義漸被詩書禮樂之教

而致然耶吾聞易之不喜祿仕惟以詩文自
娱其來京師特以廣其聞見以助其詩也
今將歸隱于江淮之南凡所與游者皆戀戀不忍
其去則其志趣益高矣哉至正壬辰魏郡李
好文書

今之言詩者大氐祖玉溪而宗楊劉殊不思楊劉諸公皆
侍從近臣凡所以鋪張太平之盛者直寫其所見云爾江湖
之士窮身風月寂寞之鄉而欲於暗中摸索以追逐之用
心亦良苦矣葛邏祿氏廼賢易之雅志高潔不屑為科
舉利祿之文平生之學悉資以為詩久留京師出入于
英俊之林而習聞于朝廷之典禮臺閣之儀章至於
衆大之區紛華侈靡宏麗可喜之觀亦有以開廓其
心目故其形於咏歌言必發乎情辭必稱乎事不規規
焉務為刻琱藻飾以追逐乎前人而自不能不與之合也
因閱易之金臺集為識其後以俟覽者詳焉至正十年
四月六日黄溍書

葛邏祿易之詩序

易之葛邏祿氏也少居江南長遊齊魯燕趙之
間以客于京師博學善歌詩其詞清潤纖華
每出一篇則士大夫輙傳誦之大抵五言類謝朓
柳惲江淹七言類張籍王建劉禹錫而樂府
尤流麗可喜有謝康樂鮑明遠之遺風間錄
其近作一編來謁曰僕於學甚拙知焉不能出
奇于時鉤連强近以有祿爵力焉不能操弓挾
矢馳驟風雨以自効於時又不能占占逐利如鷹
鸇鷙鳥之必殺也此心泊然無他好其有好而得
之者盡在是矣太史危君嘗為僕序前所

錄藁吾子幸更序之予閱葛邏祿氏在
西北金山之西与回紇壤相接俗相類其人便
捷善射又能相時居貨媒取富貴易之世出
其族而心之所好獨異焉宜乎見於詩者亦卓
乎有以異於人也雖然富貴可以知力求而詩
固有難言者矣是以黄金丹砂穹圭桓璧猶
或幸致而清詞妙句在天地間自有一種清
氣豈知力所能求哉昔之善論者謂詩有別
思易之之於詩其將悟於是也夫至正十二年
八月望日監察御史宣城貢師泰序

因疾深坐纔續金臺
稾書而偶作寫奉
易之孝廉良友
集頓首

邵菴 道園

力疾坐雲館移床近

竹坡卷簾新雨過
欹枕晚涼多病覺
囊篋減詩饒好寄歌
因君懷鄭隗千古
意相何

詩之義本於諷諭蓋心欲有言而言不足以道志故假於辭焉而辭也者欲其諭難言之志也然語澀而俚意浮以近文采不足以動人立言易朽君子不由也余致力於斯甚久未嘗敢以易心為之蓋得於意者為難美而備於辭者不失之過則不及以是而輟者十八九嗚呼其難矣哉金臺集者友人合魯易之之詩也其詩百餘篇森然若開羣玉之府圭璋琮璜各有列位辭語至到而神與情諧動盪激

越可歌可舞信乎其能諭諸人者余讀之再過因歎賞不已遂書所見於其篇末云至正三年二月既望揭傒斯書

至正九年冬至[illegible]望

泰不華觀于[illegible]

予既致政將歸濟南賦詩四章題金臺集後奉別易之良友抑以書予自媿云爾

華峰頁逸張　起巖上

崇天門下聽臚傳臺閣聯翩四十季今日懸車歸故里秋[illegible]穫酒落尊前

玉帶難圍老病身廟堂補報乏涓塵衰年作別情懷惡兼獨題詩贈故人

愛君譚辯似懸河更喜交情古意多長使馬周貧作客令人千古媿常何

百尺高臺易水東千金曾此毀英雄君來卻在承平日先策詩壇第一功

至正戊子三月望日書

易之金臺前稾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稾一卷為之論曰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國千有八百西方之國豳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夫以雍州之域實在王畿自豳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

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紇最先來附至今百有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藏句章山水之間其所為詩清麗而粹密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葛邏祿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見

我朝文化之洽無遠弗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昔余客鄞為文送易之北來以為祖宗取天下豐功大業宜制樂歌薦諸郊廟易之之才足以為之聖君賢相制禮作樂豈終舍吾易之者哉臨川危素在京師金臺坊書

易之至京師以詩名雄諸公間其道途之所經耳目之所覽山川風俗人情物態可喜可愕一發於詩然皆本諸性情徵諸政教而不為煙雲月露之歸追風雅之遺音振金石之遺響上而公卿大夫下而里閭韋布之士莫不稱之一時之善為詩者亦莫之能過也余得其金臺集若干首讀之彌月不厭古人云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詎不信乎易之葛邏祿人去中國西北數千萬里之外而能被服周公仲尼之道家故有閥閱勳籍可藉以取富貴而棄不就臞然一寒生專以詩鳴世亦奇偉不群之士哉今居越云

至正辛卯史官新安程文書

右金臺集若干卷葛邏祿君易之之所製也易之自幼篤學為詩既長訪古河朔歷覽山川以達其趣八年之春余在京師與易之邂逅於故友會稽韓與玉氏相善也與玉能書時金華王子充為古文易之與二人偕来江南京師因目為江南三絕而易之所為詩尤傳誦士大夫間余既歸久之易之亦棄其業以歸復與余相會於鄞則其友已傳刻之時取一二篇以讀則慷慨悲歌而燕趙之風聲氣習猶可想見及觀承旨歐陽公祭酒李公侍講黃公故侍書虞公侍講揭文安公所為序引深評遠論唯恐其不傳也其有得於此可謂難矣且詩自漢魏而下至唐為盛而其間獨推杜甫氏以為不失風人之旨然其時先後若陳

子昂高適韋應物劉禹錫輩亦各名家蓋詩由人情生也情非有古今者特有至有不至尔是故越人之曲敕勒之歌其托興寓物非素工於辭者而操觚之士有不逮也何則情之所至而語至焉則不求工而自工也故余謂易之二詩如潁州老翁西曹郎巢湖新鄉媼新隄等篇撫事感懷若不經意而盡所欲言有得於風人之旨者當不謝於古人況其所工者復不下是茲固可信其必傳也雖然易之年未五十平生故人多列官于朝而當急賢之時其能久於窮乎韓子云天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意其有在於是則刷而刻之尚未艾也余姑識斯語以俟至正十五年冬十月望淛河楊彝書

葛邏祿氏與回紇鐵勒皆古中國其子孫遂其性好射易之
獨不操弓矢且好利而易之絕不言仕進嘗以詩謁
貢御史曰此必非他好其有好而得之者者在是
今其實録稱金臺之西北向不知詩文自易之始江南
人稱其之辭與玉山子竟而之絕名雄京師一時名
公如虞伯生揚曼倩等莫不嘆賞推臨川危太樸允
其詩集二卷即其手編而危諸序跋不但評論詳
覈書法亦絕精妙因倩友人王文子摹而副諸書爲
初本附于余亦不能不謂海虞毛扆識

金臺集目錄

卷第一

登崆峒山
賦環波亭送楊校勘歸豫章 季子
送蔡樞密仲謙河南開屯田兼呈俟工部世南
三峰山歌
京城燕
題羅小川青山白雲圖爲四明倪仲權賦

畣朱景明惠墨兼次韻
京城春日二首
送王季境還淮東幕
益清堂
送陳道士歸金華 復初
玄圃爲上淸周道士賦
送王公子歸揚州
題張萱美人織錦圖爲慈溪蔡元起賦
題崇眞宮陳練師壁間竹梅邀倪仲愷同賦

春日次王元章韻
送欒上舍晉歸四明
程叔大歸四明兼簡徐仲裕
題吳照磨墨梅
和危太樸檢討榮敬常太史東湖紀遊
桃花山水圖爲桃源居啟明題
春暉堂爲武陟趙太守賦
題馬遠信州圖
送普顏子壽之廣西經歷

送道士袁九霄歸金坡道院
送葛子熙之湖廣校官
送太尉掾潘奉先之和林
送康里闊善之猗氏長
賦甘露門送李侍御之西臺惟中
送按攤不華萬戶湖廣赴鎮
雪齋晚歸偶成
予有山水圖晉倪仲愷太史齋中久未得題
品一日危太樸應奉謂余曰昔人皆以酒

解酲子能作歌求詩亦此意遂成古詩一
章以趣之
月湖竹枝四首題四明俞及之竹輿卷
送太師掾陳德潤歸吳省親
送吳月舟之湖州教授
耕樂爲張處士賦
送國子生郭鵬歸河東石室山省親
賦鸚鵡送僕世南廉使之海南
江東魏元德進所製齊峰墨于上都慈仁殿

賜文綺馬湩以寵之既南歸作詩以贈云
送李士寧之河南太守
題會稽韓與玉秋山樓觀
送危助教分監上京太樸
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
送達理馬識理正道監州歸江南三十韻
徐伯敬哀詩
送朱景明從王廉使之山東
賦南湖送歐陽遜學歸廬陵

秋日有懷徐仲裕
題墨梅贈徐用吉南歸
送鐳將軍姑蘇之官
逍遥室爲鄒上舍賦
雪霽紅門偶成
汝州園亭宴集奉荅太守却敬先進士莫倫
赤德明
新月行
寄揚州成元璋先生
題應中立所藏陳元昭山水
宮詞八首次俟公遠正字韻
松巢爲錢塘謝尧章先生賦
送李中父典簿高麗鴻曆
送鐳碧溪之遼陽國王府文學
送進士王克敏赴成都錄事
三月十日得小兒安童書
南城席上聞筝懷張子淵
宋顯夫内翰挽詩

題舜江樓爲粟敬常州判賦
送胥有儀南歸
次段吉甫助教春日懷江南韻
秋夜有懷姪元童
送趙彦徵上舍歸吳興
虚齋爲四明王練師賦
天壽節送倪仲愷翰林代祀龍虎山
送方以愚編修之嘉興推官
送張維遠御史之南臺
聞俟尚書除湖省參政因寄樂仲本
春草軒爲毘陵華以愚賦
送曾文暉之湖州推官
寄題壽張堂
望泰山
鶴齋爲道士薛茂弘賦
送道士張宗岳奉和正旦表朝京竣事還龍
虎山
京城雜言六首

送慈上人歸雪竇追挽淛東完者都元帥四
首
挽淸溪徐道士
賦漢關將軍印
題中丞張文忠公諫龍鐙山奏藁後 希孟
新鄉媼
題四明王元凱画三姉弄釵圖
送余廷心待制之淛東僉憲
寄南城梁九思先生

巢湖述懷寄四明張子益
梨花白頭翁圖爲四明應成立題
送都水大監脫脫使君奉命塞白茅決河 甫鄉
汝水
送平章札剌爾公 朶爾直班字惟中 赴西臺御史大
夫
郯城冬夜讀有感
送蔣伯威下第南歸象山
羅稚川山水十韻爲甬東應可立題

題画扇送蘭石奉御遊上京
穎州老翁謌

卷第二

上京紀行
發大都
鐳貰祠
龍虎臺
居庸關
榆林

槍竿嶺
李老谷
赤城
龍門
獨石
檐子窪
李陵臺
次上都崇眞宮呈同遊諸君子
失刺斡耳朶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先

生韻
病中荅張元傑宗師惠藥
崇眞宮夜望司天臺
雨夜同天台道士鄭蒙泉話舊併懷鐳子彝
陽明洞丁元善尊師攜酒招省郎穆薩君過
余夜飲
行路難
塞上曲
帰途過金閘山懷虞侍講
讀唐嫣川鐳太守遺愛碣
還京道中
贈張直言南帰
大元特進上卿玄敎大宗師饒國吳公全節
哀詩二十二韻
南城詠古十六首
黃金臺
憫忠閣
壽安殿

聖安寺
大悲閣
鐵牛廟
雲偲臺
長春宮
竹林寺
龍頭觀
粧臺
雙塔
西華潭
白馬廟
萬壽寺
玉虛宮
古鏡篇寄韓與玉
秋懷寄西蜀仲良宜慰家兄
病起書事呈兼善尚書二首
孔林瑜槐歌
病中送楊仲如廣文帰四明兼簡鄭以道先

生
寄浙西廉訪脫脫使君
秋夜有懷明州張子淵
題王處齋所藏鎮南王墨竹
送經筵檢討鄧彝望之北流尹
投贈趙祭酒廿韻
荅蘇將軍射虎行
京城春日二首
送王子充歸金華

新隄謠
鐳舍人桃花馬歌
贈沈元方歸吳興兼簡韓與玉
贈空谷山人徐君歸武當
送林庭立歸四明兼柬張子端兄弟
次韻趙祭酒城東宴集子期
贈謝尚禮歸盱江
北邙山歌
讀金太祖武元皇帝平遼碑

梅花庄爲張式良賦
送陳鍊師奉香歸四明慶醮玉皇閣寄王致
和眞人
讀汪水雲詩集
七月十六夜海上看月
陵州
鄆城題壁
寄上京塗眞
月彥明都水月石研屏蓋歐陽公故物也

寄程仲能校書
寶林八詠爲別峰同禪師賦
岳墳行
田家留客圖爲四明鐳師向先生賦
讀揭文安集
文穆處士鄭君挽詩
題匡禪師看雲亭
送楊梓人待制出守閬州兼寄嘉定宣慰家
兄

送楊季子赴德慶知事
馬德良下第
寄河南趙子期參政
羽林行
贈韓印曹歸會稽
張仲舉危太樸二翰林同擢太常博士

金臺集目錄終

金臺集卷第一

南陽迺賢易之學
臨川危素太樸編

登崆峒山

綠蘿陟層巘曠望浮雲馳飄風西北來颯颯吹裳衣氣候倏遷變中懷鬱歔欷路逢一道士高結冠巍巍恐是廣成子再拜欲問之長歌入深林棄我忽若遺哀湍瀉石磴日落松聲悲雲蹤邈難及千載生遐思

賦環波亭送楊挍勘歸豫章 季子

積水散華構參差帶幽谿微風動輕蘋綠雲泛珠箔天空夕陰斂川迴游鱗躍徘徊滄洲姿露下翠衾薄公子鶴鳴珮消遙陟延閣微吟肯樹移緩步庭花落放舟返春渚言念林泉樂揮觴靡可留悵望青山郭

送蔡樞密仲謙河南開屯田兼呈傒工部世南

峩峩臺閣五朝臣兩府承恩雨露新百鍊丹心惟

報國一簪華髮爲憂民山東豺虎無餘孽雒下桀
麻及暮春解劒從今買黃犢去思應與芍陂隣
上樞秉鉞慰中州更喜尚書並轡遊龍節引班辭
玉陛羽觴傳酒送華輈晴雲冉冉浮宮樹春水粼
粼出御溝丞晚歸朝奏勋績君王須賜紫貂裘

三峰山歌

鈞州陽翟縣南有山曰三峰昔我睿宗在
邸時統兵伐金與其三將完顏合達移剌
蒲瓦完顏斜烈等鏖戰山下敗其軍三十

萬而金亾矣今百餘年樵牧往往於沙礫
中得斷稍道鏃印章之類至正五年嘉平
第二日予自郟城將上京師道出陽翟夜
宿中書郎郭君彥通私館感父老之言而
作歌曰

落日慘澹黃雲低懸厓古樹撑幽溪三峰山頭獨
長嘯立馬四顧風凄凄淡邊老翁行傴僂勸我停
驂爲君語山前今日耕種場誰識當年戰爭苦金
原昔在貞祐間邊塵四起民凋殘燕京既失汴京
破區區恃此爲河山大元太子神且武萬里長驅
若風雨鏖兵大雪三將死流血成河骨成堵朱鸞
應瑞黃河清金將亾新鄉河清數日鳳出應國朝開基之兆聖人啟運乾
坤寧當時流離別鄉井歸來白髮歌承平曠野天
寒霜簌簌夜靜愁聞山鬼哭至今隴上牧羊兒猶
向草根尋斷鏃論功衛霍名先收黃金鑄印身封
侯英雄半死鋒鏑下何人辯酒澆荒丘
余凡從閣史讀三峰之役金兵十五萬來拒戰我師下數軍于山之金溝其軍數重圍三峰而中夜大雪金人戈戟弓矢凍輝莫能施我師一鼓殲之自是金人膽落

不復戰矣易之作歌辭豪健宜昂而爽亮有思致於與一峰長樓置黍齊鐃歌鼓吹揚厲無前之盛績良無愧也許學張翥題

京城燕 京城燕子二月盡方至甫立秋即去有感而作

三月京城寒悄悄燕子初來怯清曉河隄柳弱冰
未消墻角杏花紅萼小主家簾幙重重垂銜芹却
傍檐間飛試巢未穩井桐墜翩翩又向天南歸君
不見舊時王謝多樓閣青瑣無塵捲珠箔海棠華
外春雨晴芙蓉葉上秋霜薄

題雒小川青山白雲圖爲四明倪仲權賦

山上姓雲似白衣溪頭竹樹綠陰圍野橋日落行
人倦茆屋春深燕子飛漉酒屢招鄰舍飲放歌還
趁釣船歸客窓看盡空愁絶便欲移家入翠微

答朱景明惠墨兼次韻

春去思家遠愁來似酒醺故人多古意賤子豈能
文捐管含春筍臨池潑溼雲欲窮山水興分贈李
將軍

京城春日二首

三日諸郎僕直閒繞城騎馬借華看晚來金水河

邊路柳絮紛紛撲綉鞍
黃鶴樓東賣酒家王孫清曉駐游車寶釵換得滿
頭去今日城東看杏花

送王季境還淮東幕

西京驕馬越羅衣公子風流世絶稀冠蓋一門誇
萬石江山千古憶玄暉新茶夜試中泠水美酒春
分禾石磯幕府群公多勝賞一枝芍藥待君歸

益清堂

閩海憲使合魯植穆公歸休蕭山之下鑿
池引流列植卉木扁其燕處之堂曰愛蓮
公沒堂池遂廢其孫國子生張閭伯高謙
恭好學思繼先志迺復增葺而新之國子
先生陳伯敷易其名曰益清伯高謂予曰
與君世寓南陽且交與聯姻不可無作因
賦律詩十有四韻以復其命云

蕭灑雲峰近高居水竹幽築堂依別墅甃石帶芳
流翠行合風翻紅藥片雨采菱歌花外發蘭槳月
中游卷幔紅雲亂開尊碧霧浮使君曾弭節持斧

照南州綠野池臺莫平泉草樹秋吾宗多秀發公
子獨清修艇接何蕃武長襄賈誼憂拾螢供夜讀
走馬散春愁朋友頻相過琴觴每倡酬籍通青瑣
貴文掞肖閣優歸思勞清夢高情憶故丘卜鄰端
有約歲晚共綢繆

送陳道士歸金華　復初

明月樓前溪水深溪邊樓觀隔松陰何時化鶴歸
華表相對焚香坐竹林夜雨燈前閒讀易春風花
底自彈琴令人苦憶江南路千里相思雪滿簪

玄圃爲上清周道士賦

玄圃雲深路渺茫神僊飛佩倚樽乘碧桃開盡春溪漲白鶴歸來海月涼畱瀟洒洞鳴石竇松華細細落琴床明年我亦山中去曉采瑤芝滿藥囊

送王公子歸揚州

玉雪王公子歸艛向竹西水清淮白上天淵海青低蝦樹春前發爲絲醉後題何須問勋業名與爾翁齊

題張莊美人織錦圖爲慈溪孫元起賦

織錦秦川窈窕娘新翻花樣學宮坊窗虛轉軸鸜聲滑腕倦停梭粉汗香雙鳳迴翔金縷細五雲飛動綵絲長明年夫婿封侯日裁作宮袍遠寄將

題崇真宮陳鍊師璧間竹梅邀倪仲愷同賦

空谷天寒雪如堵短蓬載酒滄江浦繫船偶傍竹籬邊一樹梅花幾半吐別來京國久相思夢斷愁聞畫角吹忽見新圖寫幽趣令人却憶剡溪時寄語南城倪博士取琴對此彈秋水中林月上不須歸共倒清尊醉花底

春日次王元章韻

翠幰金車錦駱駝芙蓉繡褥載雙娥雨晴輦路塵沙少風起春城柳絮多秉燭且聞清夜飲倚闌猶聽隔墻歌山翁此日心如水夢斷江南雨一簑

送葉上舍歸四明

涼空夕陰青絲星垣明河夜色浩如水秋聲在庭柯遊子千里情歸心向江沱亭亭太白峩宵宵煙雲多落月掛松杉古峯依清波結綺豈不遂流光恐蹉跎振衣出梧門裝典理征艎清淮集舫鯉牆

野飛鴐鵝頗我羈旅開執別將如何持觴易水上慷慨驪駒歌遠眺東南山嶙嶙雲嵯峩

程叔大歸四明兼簡徐仲裕

銀臺門裏校書時金匱親函拜袞衣賜酒喜從天上至乘槎還向月中歸滄江水落孤帆遠野岸秋深亂葉飛若到蓬萊見徐市相思千里政依依

題吳照磨墨梅

天台吳架閣京下憶尋梅倚杖月中立思君江上來夜深憐雪落香動覺春迴獨坐峯邊石晴雲滿

綠苔

和危太樸檢討梁敬常太史東湖紀遊

栟外旌旗拂曙光使星迢遞下江鄉岸花送客烏
蓬遠山雨催詩翠閣凉老衲自分茶竈火小僮深
炷石爐香故人別去瀛洲遠千里披圖思倍長

桃花山水圖爲桃源唐敬明題

天台山下雲無數山南山北多桃樹石洞春寒風
雨深落花半逐溪流去人間從此識仙家短棹尋
源到水涯翠袖乘鸞下明月玉簪留客進胡麻我

昔捫蘿探幽谷青精煮飯松邊宿至今瞳子有神
光細字猶能夜深讀高人築屋石溪東谿山卻與
天台同粉牋含情託幽趣碧桃流水春溶溶六月
黃塵汗如洗獨騎瘦馬京城裏忽見新圖雙眼明
爭奇欲泛滄浪水我家只在蒼崖顛白雲繞屋清
溪遶他日若能遂相覓看花酌酒春風前

春暉堂爲武陟趙太守賦

使君未老竟投簪新築華軒並故林寸草不忘東
野念九泉猶戀北堂心窗浮海色姓雲薄日轉花

陰午漏深展卷令人心獨苦嗟我久廢漾露襟

題馬遠信州圖

昔解幽溪總相將下信州人家臨水岸鼓角起城
頭雲樹色峰雨江分蕭澤秋開圖見山郭千里思
悠悠

送晉顏子壽之廣西經歷（子壽從駕自海南歸）

天子龍飛海上歸中郎執戟散光輝雲開紫誥金
書字絲下便條綸作衣爲甲秋風榕葉晴一林新
雨荔枝肥編氓政若焚求急蚤望封章達禁闈

送道士袁九霄歸金城道院

朔風吹黃沙客子夢千里青山久不歸白日去如
水昨朝灤水上仙人偶徠過自言遠紛壒結廬在
金城玉峽棲雲翠閣紫危棧鐘聲繞碧壇桃華
出深淵雙童掃白石展席彈瑤琴青松掛落月海
色浮空林竟謝區中緣騎龍忽歸去秖恐人民非
那愁歲年莫若還練石髓九轉成玄霜他時肯分
贈碧落同翱翔

送葛子熙之湖廣按官

高槐疎雨作新凉猶記讐書白玉堂官燭夜分供
細字宮壺曉賜出明光盤堆苜蓿青瓊冷衣染檀
花束帶長宣室若蒙天子問定知賈誼在沅湘
南山木落氣蕭蕭千里歸心折大刀雙鵜鶘鳴秋
水濶三關虎踞荊雲高客窓久念衣裘薄史館頻
煩筆札勞有約相逢明月夜白蘋載酒楚江臯

送太尉掾潘奉先之和林

御河冰消春欲催官船繫著河邊柳河邊日日送
行人撾鼓開帆盡南去潘郎作掾獨未還腰弓卻

度居庸關馬上長謌一迴首關南樹色青雲間七
月金山已飛雪牛羊散漫行人絕夜深陡覺瓊帳
寒酒醒只聞笳鼓咽丈夫莫恨不封侯食肉須當
萬里游腰間拂拭黄金印他日相逢尚黑頭

送康里閒居之猗氏長官山中帝從名并住

青絲白馬出京華乍剪宮袍眩海霞作宰不須辭
下邑歷堦從此擁高牙小樓刻燭聽春雨白晝垂
簾看落花見說三槐陰德厚孝廉還在相君家

賦甘露門送李侍御之西臺 惟中

雉覩銀河近天清鼓角空女墻秋色外仙掌月華
中雙闕當關樹高城繞漢宮使君聽馬入按轡立
西風

送按攤不華萬戶淛廣赴鎮

三品新除萬戶侯紅旗照海出皇州腰間寶帶懸
金虎馬上彩鞭玉虬水落張帆遊夢澤月明撾
鼓過南樓書生最苦從軍樂何日轅門借箸籌

雪霽晚歸偶成

公子腰弓下直歸紅門晚出馬如飛東街積雪無

人掃卻恨春泥濺繡衣
東風悄悄著羅衫秉燭歸時酒半酣聽得隔簾人
笑語夜來春氣似江南

予有山水圖爲倪仲愷太史齋中久未得題
品一日危太樸應奉謂余曰昔人皆以酒
解酲子能作歌求詩亦此意也遂成古詩
一章以趣之

野人築屋青山底綠條娟娟蔭秋水天涯作客想
江南乞君題詩畫圖裏畫圖疊嶂雲鈎聯汀花碧

草春依然對此令人動歸興却思把釣清溪邊一
束殘書掛牛角大笑青天解日落窓下孤燈夜雨
深人間萬事秋雲薄明年我亦去山陰君歸泛雪
須相尋草堂下蹋看圖畫共君酌酒聽君吟

月湖竹枝四首題四明俞及之竹嶼卷

緑緑楊柳染鵝黄桃花亂開臨水傍隔岸誰家好
棲閣燕子一雙飛過墻

五月荷花紅滿湖團團荷葉緑雲扶女郎把釣水
邊立折得柳條穿白魚

水仙廟前秋水清芙蓉洲上新雨晴画船撐着莫
近岸一夜唱歌看月明

梅花一樹大橋邊白髮老翁來繫船明朝捕魚愁
雪落半夜推篷起翰天

送太師掾陳德潤歸吳省親

列戟三槐第上台九錫臣鳴珂皆貴戚彈鋏盡嘉
賓公府多賢緣先生喜見親下帷譚亹亹開閣禮
諄諄春蘿蒲荷熟朝槃苜蓿新大夫忻契合丞相
屢諮詢不厭饑無粟寧甘餓有塵寸心縣噬指千
里動思尊解袂燕臺下揚舲潞水濱岸花迎客帆
雲樹暗江津捧檄娛親舍還家及暮春豈須誇禄
養自可厚彝倫賤子漂零久經年旅食貧詩成空
感激愧爾遠歸人

送吳月舟之湖州教授

天涯作客少清歡剪燭裁詩獨自寬江樹莫雲離
思遠杏花春雨客窓寒烏程美酒臨池酌畫画青
山拄笏看博士從來官獨冷開門朝日照空盤

耕樂爲張處士賦

江東有一士耕稼在南山天明荷鋤出日莫唱歌
還酌酒麥隴上掛巾桑樹間卒歲有餘樂豈知行
路難

送國子生郭鵬歸河東石室山省親

學省沉沉近九天青藜曾得校蓬編諸生共惜何
蕃去聖主深知郭隗賢石室人歸秋水落滹沱馬
度曉冰堅一尊春酒高堂上願祝仙翁五百年

賦鸚鵡送偰世南廉使之海南

朱崖擅珍鳥鸚鵡獨專名滿庭榕樂春晝晴飛來

却向花間鳴三月鑽江春水綠日斜還傍江頭浴弱羽翻風濯翠流爪痕蹴浪珊瑚秉間關更作斷腸聲水流花落雖爲情鳥豈使君午夢醒隔簾細雨春冥冥

江東魏元德進所製齊峯墨于上都慈仁殿賜文綵馬湩以寵之旣南歸作詩以贈云

錦裝玄圭蟠龍香祕閣浮清裳春然溼排楮舉雲流繡絢須臾披瑤漿出殿頭小臣濡雨翁千載荷恩休

送李上京之河南太守

銅虎初分刺史符翩翩皁蓋入東都寒灘久伺占鸂鶒斷碣誰憐載轆轤爲鸂灘井於碑竹在洛陽客裏行廚尋永叔花邊繫馬問堯夫漢庭𢫬相皆良吏佇翰黃麻出紫樞

題會稽韓與玉秋山樓觀

樓觀依青嶂峰巒似越州樹根流水過山頂白雲浮露下琴絲潤溪寒釣石幽相看圖畫裏歷歷記曾遊

送危助教分監上京 太朴

驅馬涉大河堅冰若平地雪霰在須髮顏色漸憔悴迢遞出恒趙迤邐入燕薊平託君子交情親不子棄粲餐屢就宿下榻辱延致諄諄味道言情匪骨肉異振鐸幽燕宮胄子从尊長適從甘泉幸晨理赤城轡我獨增煩憂中夜不能寐崎嶇數千里欲盡下生意怨如參與商令人發長喟都門候迴轅淅淅秋風至

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

八月松亭萬木空着鞭又向黑河東穹廬宿頓供羊胛部落晨炊爨馬通行竹筴莫招郭隗豈教執戟老揚雄門生衣袂多狐貉來聽譚經絳帳中

送達理馬識理正道監州歸江南三十韻 分韻得木字

世祖圖勳舊先公立要途辟華崇閣重寵渥禁庭殊自見傳家子眞成墮地駒春雲浮玉樹秋水出冰壺世賞諸侯爵平分刺史符氣吞雲夢澤恩繞洞庭湖憂國頭將白移官紱尚朱敬亭吳楚勝別

篤孝廉俱吏慑神明政民懷撫字劬丹衷深感格
甘雨遂霑濡栢府薦交馳薇垣禮獨逾甘棠歌召
伯擊壤詠康衢銓吏持籌策年勞限累銖承恩遷
五馬戀闕起雙鳧鼓棹辭吳會揚舲入帝都春風
吟芍藥夜雪擁氍毹夙仰賢侯哲深憐賤子愚河
魴新入饌鄰釀媿分酤剪燭陪譚麈臨風擊唾盂
襟期天日皎信誼海潮孚截竹魚頻寄裁書鴈已
迂舍悵辭易水逗遛向姑蘇雲盡群峰出秋高萬
木枯朝帆衝野樹夜艇泊江蒲入郭偕親舊還家

逆僕夫高堂春草綠華誥紫雲敷采袖鐙前舞青
驄柳外驅溪山供嘯詠菽水盡歡娛佇聽鶯遷木
還看鳳集梧東山寧久臥國政賴匡扶

徐伯敬哀詩有序

伯敬姓徐氏諱仁則世為明之奉化大族
蚤孤奉母鞠弟至行有聞于時家貧益自
勵嗜學有能名王公碩儒皆慕重之君
與予同生年月日先於余為莫逆者幾二
十年歲庚辰君年三十有二得疾臥于家
予歸自京師聞之馳往省焉君伏枕已逾
月既葬而別君曰明日不復握手越宿訃
至君果死矣嗚呼君之孝弟溫慎益自治
問學天假以年惡知其不少槩見哉而卒
以死如予之惡而求知之深又惡得不深
悲哉予再至京師徵銘于太史危先生以
志其行實於是復作詩以哀之詩曰

蕭蕭城南路白楊蔽江麓下有長夜室陽景無緣
燭笳鼓日夜悲往者不可復嗚呼徐徵君儀表冠

梧竹十三父蚤喪孑孑影煢獨我時已識君青燈
照書屋十五學篆籀鍾鼎飽撐腹鐫模播詞林論
議動群玉生計日蕭條名聲愈清淑母也老而病
伯也苦盲目君能謹溫凊膝下供水菽嘗表聚詩
書呼弟對床讀豈瓶藥石古朋類素欽服嗟余苦
參商不得時相屬昨從燕山歸君已臥帷褥握手
情既多剪韭薦醽醁出門不忍舍扶杖意淒蹙凌
晨訃書來捐館已逾宿哀君多艱虞胡忍逝之速
日落且復升月虧望還足君往不復返使我淚盈

掬旣無中饋嬪又乏南山粟何人爲脫驂尉此倚門哭雲浮白日陰慘慘風號木九原多黃壤宿草長新綠平生布衣情隻鷄酹寒淚

送朱景明從王廉使之山東

繡衣玉節鎭青沂佳士聯鑣出帝畿天祿最憐鏞向若會稽深笑買臣歸御溝水落魴魚上宮柳春廻燕子飛鈴閣日長文字簡定將玉塵對君揮

賦南湖送歐陽遜學歸廬陵

瀟瀟廬陵郡南湖水鏡開亂雲隄上起一棹雨中

來浦樹棲鴉集城樓疊鼓催君還秋色裏載酒重徘徊

秋日有懷徐仲裕

前年七月去明州却向京華住兩秋千里鄉心雙鬢改朝來臨鏡不勝愁

幾峰青林雨氣昏側身南望幾銷魂何時得似邨東叟日晏牽牛繫樹根

老兄多病更多愁祇恐今年已白頭鐙下裁書心獨苦更憐有妹在衢州 時聞二兄在病中

佛來一樹隔河西壓架薔薇日影低記得長髯洪處士醉眠木榻唱銅鞮

題翠梅贈徐用吉南歸

蘇公隄上路千樹雪紛紛載酒曾邀我看花每憶君翠蔭松下臥鐵笛月中聞獨有思歸者長歌望白雲

送鎭將軍姑蘇之官

桃花駿馬綠羅襦意氣如雲出帝都暫解弓刀辭細柳又懷巾綬入姑蘇當筵翠杓春浮蟻列饌銀

盤曉鱠鱸五月垂虹橋下路畫船歌笛臥氷壺

逍遙室爲鄧上舍賦

嘉樹翳學宮繁露夕零亂琅琅讀書聲歷歷在霄漢君子愼齋居編簡夙潛玩秋蛩咽斷甃流螢襲虛幔熒熒耿餘輝沉沉夜將半變坐遂忘言群疑自氷渙聖道日修明玄譚乃虛誕願君善其用毋爲發深嘆

雪霽紅門偶成 是日千秋

雪擁紅門及馬鞯樓臺歷歷在藍田風廻闕角瑤

華亂氷瀰觚稜玉筋縣能管怱闘天上曲霓裳空憶月中仙何當喚起王摩詰乞與人間作畫傳

汝州閬亭宴集奉答太守胡敬先進士莫倫

赤德明

入郭會親友閬亭喜暫開斷冰簾外落殘雪樹邊來秉燭聽琴瑟停歌引玉杯平生鄉井意盡醉共徘徊

新月行

江南小兒不識愁新月指作白銀鉤家人見月更

攏箔捲簾喚我登高樓三年留滯京華裏哀哀黃塵馬頭起一番見月一番愁此心夜逐東流水在家不厭賤與貧出門滿眼多故人誰念天涯遠遊客只有新月能相親

寄揚州成元璋先生

先生白髮好樓居抱膝長吟樂有餘睡起茶烟浮几席春深竹色上圖書無因東閣論封事有約南山共結廬千里停雲勞夢想人來應望致雙魚

題應中立所藏陳元昭山水

遠騎出郊坰裴徊立清曉風雨江上來雲山望中小松瀑瀉巖阿僧鍾度林杪茲焉倘可棲長歌拾瑤草

宮詞八首次倪公遠正字韻

廣寒宮殿近瑤池千樹長楊綠影齊報道夜來新雨過御溝春水已平隄

千官鵠立五雲間玉斧參差擁畫闌今日君王西內去安排天仗趣儀鑾

水晶簾外日遲遲殿閣春深笑語稀繡幕無端風

捲起一雙燕子傍人飛

上苑含桃熟暮春金盤滿貯進楓宸醍醐清透冰漿滑分賜堦前侍直人

瓊島岧嶢內苑西闌斑綺石泛清漪御床不許紅塵到黃幔長敎窣地垂

花影頻移玉砌平美人欲枕聽流鶯一春多病慵梳洗怕說鑾輿幸上京

繡床倦倚怯深春窗外飛花落錦茵抱得琵琶堦下立試彈一曲鬭清新

太液池頭新月生璀街鼓喜曉來晴貴人忽被西宮召騎得驊騮款款行

松巢爲錢塘謝先生賦

結廬東山下門外萬松立月明樹根尘露華衣上溼鶴啼洞中猿嘯風生海濤忽伏苓倘可餐永矢謝城邑

送李中父典籍高麗頒曆

從儀太史安金簽寶曆新成錦作緊天子垂衣朝萬國中郎持節使三韓鮫人夜織機聲近龍女暴

遊佩影寒獨捧絲綸度遙海逆人迎覲聖恩寬

送鄒君溪之遼陽國王府文學

松亭嶺上雪霏霏五月行人尚挾衣日炙草根黃鼠立雨晴沙際白翎飛名王禮幣來青海弟子弦歌近絳幃太乙終憐鐳向苦高車駟馬遲君歸

送進士王克敏赴成都錄事

黃牓天門外臚傳玉殿頭敕緘朱篆溼袍剪翠雲流喜協三槐瑞頭成駟馬遊草堂今寂寞還許倅錢修

三月十日得小兒安童書

辟家海上忽三季念汝令人思惘然萬里書來春欲莫一庭花落夜無眠買生空抱憂時策季子難求負郭田但得南歸茆屋底儘將書冊教鐙前

南城席上聞箏懷張子淵

春晴隨意出南城尊酒花前得共傾留客強陪今日醉聽歌不似少年情

海上火家兵尘郎錦箏銀甲醉高堂別來萬里風沙外燈下聞箏暫斷腸

宋顯夫內翰挽詩

巍科聯伯仲冠蓋耀鄉邦援蟻浮春漲聽鷄坐夜窗諫臺書第一藝苑筆無雙千古生芻意悲歌淚滿腔

題舜江樓爲葉敬常州判賦

岧嶢官閣帶城縣雲霧軒窗擁六龍隔岸雨來山氣合五更風起角聲高春江把釣漁歌近秋日開筵客思豪獨凭闌干望滄海百年難忘使君勞葉君嘗於餘姚案石開河十餘里以滯海潮

送曾有儀南歸

立馬望華蓋君家碧嶂東樹圍茆屋外花落雨聲中捲幔香雲入開編燭燼紅林梢新月上留客醉絲桐

次段吉甫助教春日懷江南韻

華底開尊待月圓羅衫半濕酒痕鮮一年湖上春如夢二月江南水似天修禊每懷王逸少聽詞却憶李龜年卜鄰擬住吳山下楊柳橋邊艤畫船

秋夜有懷姪元童

八月練衣已怯涼伶傳絕似沈東陽薄帷風動流螢入斷甃霜寒促織忙病裏思家憐稚子燈前聽雨憶江鄉墓田丙舍知何所一夜令人白髮長

送趙彥徵上舍歸吳興

春雨絲絲著杏花曉寒如雪襲窗紗東風客館還飛絮三月王孫政憶家張籍文章多中選陸機兄弟總才華千金欲購長門賦遲子來乘駟馬車彥徵積分居首選共見彥林亦並以文學著稱

虛齋為四明王鍊師賦

乘槎昔過轉桑東黃雲慘淡浮青空雙龍倒挾兩珠樹六鰲戴出三神宮絳闕瑤臺壓秋水簫韶九奏鈞天裏霓旌雜沓擁群僊霧織衣裳雲織緱山王子學長生翩翩跨鶴遊蓬瀛落下瓊林翠袖薄風清碧落鳴笙鶴佇月明夜深起清光倒射滄溟底丹崖石壁轉頭空一色玻璃三萬里百年變滅如春煙海波坐見成桑田銅狄華蛻土痕蝕玉魚金盌人間傳昨日逢君灤水上握手高歌成慨慷山齋何日賦歸來坐看孤雲起青嶂

天壽節送倪仲愷翰林代祀龍虎山仲愷上清人[illegible]

聖人垂拱壽無疆黃帕函香出建章夜奏玉函丹篆道家青詞澤曉投金簡石潭涼山中雲氣成龍虎月底簫聲下鳳凰醮罷神遊還碧落瓊漿分賜列仙嘗

玉署聯鑣供奉班又持使節祀名山求仙曼倩樓船遠諭蜀相如駟馬還夜雨燭消松閣冷春風花落版輿閒漢廷通顯皆儒術深望倪寬蚤入關

送方以愚編修之嘉興推官

夜直南宮碧樹凉青藜獨賜校書郎玉蟾水咽雲
生硯金鴨香銷月轉廊萬古虞庭尊訓誥一時燕
許擅文章書成未使人間讀錦褾緘題進御床以憩
修上堂硯草爲成書

除書候曉出金鑾太史銜恩拜理官賀老平生知
李白張湯一日薦倪寛春風給閣官梅發夜雨圜
扉獄草寒東海獄情無枉滯峬朝還著惠文冠以憩
又和寄州

送張組遠御史之南臺濟南張文忠公希孟中丞之子

中丞名節著朝端今子還兼豸角冠驄馬出關官
驛遠樓船泛月大江寒近聞守令皆黃綬尚恐人
才有謝安天子思賢勞夢想封章蚤望達金鑾

聞侯尚書除湖省參政因寄樂仲本

一春多病思紛紛隔屋幽禽夢裏聞夜雨來時愁
作客落花多處政思君尚書曳履登黃閣處士彈
冠臥白雲賓主東南高會日西湖風月定平分

春草軒爲毘陵華以愨賦

青滿浮江郭庭階草色芳晨暉窻自綠春雨暖生

香弱草牽青帶修莖蟲劒鋩綿綿思道路惻惻念
衣裳結構懷東野安輿奉北堂豈須三釜養自可
百憂忘地近延陵邑門旌孝子鄉殷勤張太史爲
播五雲章張仲舉先生作記

送曾文鼎之湖州推官吳興多竊居

朝拜除書出紫宸兩船撾鼓過西津移居溪館紅
蓮繞繫馬庭階綠樹新括目好看吳下士故家須
問獨中人漢庭治獄推忠厚惠政從今及遠民

寄題[illegible]堂

曹之中陶城韓伯常世所居也南距黃河
七十里伯常驗井泉北洞告諸鄉鄰曰河
殆將北吾陶城必受之皆不信伯常乃傾
貲築臺五十尺冠屋其上不再歲河果北
敗多爲蕩析而韓氏之堂巋然人始竦然
異之伯常今推長子恩封壽張尹因以其
封名其堂云

黃河漫漫浸城郭濁浪崩奔惡風作桑麻千頃變
滄溟忽見中流出臺閣臺上老人八十餘北窻高

臥夢華胥當時汲井有深慮一家幸免今為魚玉
寫郎君盡清楚堂上舉觴堂下舞泥金紫誥曰遊
徠象笏朱衣照門戶大夫食邑開壽張五雲作篆
懸高堂願得河清一千歲朝朝望闕謝君王

望泰山

芙蓉拔地白雲晴七十二峰相對青紫風中霄扶
舉閶金烏半夜浴滄溟懸崖芝草承甘露灑雨松
根長伏苓四海承平天子聖會看封禪動山靈

鶴齋為道士許茂弘賦（本帝學上處公自號青城樵者嘗為作銘）

仙人倦騎鶴築室住空山桃花落几上白雲入窗
間昨從青城遊路逢采樵者道以山君銘刻之崖
石下開門望赤壁明月滿中天宵宵玉笙韻秪在
青松顛茆君不可招雙舄下京縣借問幾時來笑
拊壁間簫我有碧玉軫與君彈九皐曲終忽長揖
飛珮狎煙霄

送道士張宗岳奉賀正旦表朝京竣事還龍
虎山

大明初起日蒼凉天子垂衣御萬方華織錦雲雙

鳳翥雲浮玉座九龍翔珠懸殿幄長光動鐙轉紗
籠刻漏長（大明殿幄懸大寶珠下上小設郭太史所製鐙漏）銀漢星杳來
萬里綠章雲篆賀三陽烏趨青瑣煙霏繞酒出黃
封雨露香芝草繡衣金翼翠芙蓉紉佩玉瑲瑲重
瞳變顧真希幸龍渥頻承特異常辭陛吏瞻天日
表賜環應在水雲鄉爾佐印綬將歸璧（時嚴後天師印綬）
使者旌麾已趣裝河朔游塵隨騎氣江南清夢入
詩囊仙源路近桃花發鬼谷山深槲葉芳後夜相
思京維士黃精還許寄來嘗

京城雜言六首

神京極高峻風露恒泠然憧憧十一門車馬如雲
煙紫霞擁宮闕王氣浮山川峩峩龍虎臺日月開
中天聖祖肇洪業永保億萬年

世皇事開拓攬策群霧清完顏據中原一鼓削蔡
城趙氏守南壤再鼓宗祚傾車書既混一田埜安
農耕嚮非聖人出何能遂吾生

丘公神仙流學道青海東維時儒教師矯矯真天
龍乾坤始開廓魚水欣相從扣馬諫不殺嘉辭動

天容保此一言善元祚再無窮（世祖嘗因金儒元好問之請爲儒教大宗師復納金真在庭儀之一言國家始終好生不殺）
居庸土高厚民物何雄强老狃尚弓獵不復知耕
來射鵰陰山北飲馬長城旁跣手足甘肯貂鼠充
衣裳酒酣拔劍舞冏傾大荻淚
高櫰拱朱垣樓閣倚空起劍珮何陸離車馬若流
水昔有社稷臣艱難關荊棘歃血飲黑河剖券著
青史國家感勛勞報施及孫子
千金築高臺遠致天下士郭生去千載聞者尚興

起我亦慷慨人投筆棄田里平生十萬言抱之獻
天子九關虎豹嚴撫卷發長嘯

送慈上人歸雪竇追挽淛東完者都元帥四
首

秋水滄江日夜清傷心名將類東城帳中星墜孤
兒泣寨上雲愁別部驚蜀國猶存諸葛廟漢王空
憶亞夫營鄞人共說封侯事夜雨殘鐙泪欲傾（公嘗立營定海鄞人忠之爲建廟營中）
日本狂奴擾淛東將軍閩變氣如虹沙頭列陣烽
煙黑夜半鏖兵海水紅觱篥按歌吹落月髑髏盛
酒醉西風何時盡伐南山竹細寫當年殺賊功（公嘗破倭人首爲飲器）
東南天盡海茫茫有盜曾稱靜海王白刃懸腰腥
血漬綠紵纈額亦猖揚將軍獨駕樓船出賊若俄
頃殲石亾千載豐碑照山熱行人墮淚立斜陽（北界[illegible]）
野狐嶺上草紛紛馬鬣新封大將墳千古交情見
今日一時榮深益悲君携瓶滿貯滁河水飛錫還

穿雪竇雲歸去山窗須有約半龕燈火夜論文（公薨于昭明上人送公柩至野狐嶺安葬）

挽清溪徐道士（剡縣人）

先生家住紫雲山海上尋仙得大丹石洞步虛華
簌簌竹宮望拜珮珊珊雲深弱水樓船遠月落空
壇蘿劍寒清淚如鉛滿征袂愁聞笙鶴下青鸞
豫章湖上列仙居曾借山人夜讀書碧乳分茶烹
雪水青精煮飯薦水蔬携尊屢醉雲卿圃着履同
過孺子廬夢斷人間如轉燭悲歌千里送靈車（清溪）

宮錦敕真觀于豫章作徐孺子蘇雲卿二祠之右

二月官河春水生僊翁冠劍出南城尚書篆畫星辰動太史文章玉雪清江上東風吹画鷁船頭微雨溼丹旌當時琳館同遊者應在滕王閣上迎危翁

林舜撰墓銘非上尚書題額

賦漢關將軍印

昔遊玉泉寺紫馬松樹林獨坐大石上浩歌梁父吟老衲林下來示我三古印迎環絡螭鈕篆書係蒼泉將軍勳無敵劲氣横九州志在復漢業豈事

身封侯昭烈勢孤危恃侯作堅壘威振曹家兒膽落中夜起浮雲幾變滅琢刻良可攀令人千載下拂拭空嗟吁

題中丞張文忠公帝五諫罷鐙山奏藁後

至治閒御史觀音保諫五華山非溪市公時爲中書參議翊日上諫鐙山疏人爭寄紙賜子甚厚云

纔聞御史毀中臺又見鐙山奏疏來自信茅焦無死罪獨知蘇軾足英材九門爭看捐軀諫百辟驚傳拜賜廻千古救荒遺愛在祠門猶向曲江開公因救荒陝西而還今賜廟于長安

新鄉媼

蓬頭赤脚新鄉媼青裙百結村中老日間炊黍餉夫耕夜紡綿花到天曉綿花織布供軍錢倩人輾穀輸公田縣裏公人要供給布衫剝去遭笞榜兩兒不歸又三月衹愁凍餓衣裳裂大兒運木起官府小兒擔土塡河決茆檐雨雪鐙半昏豪家索債頻敲門囊中無錢甕無粟眼前只有扶床孫明朝領孫入城賣可憐索價旁人怪骨肉生離豈足論

且圖償却門前債數來三日當大李阿婆墳上無紙錢凉漿澆溼墓前草低頭痛哭聲連天恨身不作三韓女車載金珠爭奪取銀鐺燒酒玉杯飲絲竹高堂夜歌舞黃金絡臂珠滿頭翠雲繡出鴛鴦裯醉呼閹奴解羅幔床前爇火添香篝

右新鄉媼一首余同年塔海仲良宣慰君之仲氏廼賢易之之所作也其詞質而婉豐而不浮其有益料婦於諷諫玉爾昔唐白居易爲樂府百餘篇以規諷時政流聞禁中即日擢爲翰林學士易之他詩若西曹邸剡州老翁等篇具鳴於政治視居易可以無媿而藻繪之功殆過之矣況今天子聖明求言之詔播告天下當此之時易

之之詩或經乙夜之覽則其養過又貴下於君易哉故予二復之餘謹識其後以俟南臺中執法濮陽㮣苗拜大書于京師寓舍

題四明王元凱畫三姬庄斂圖

秦虢夫人夜不歸太真留宿宴宫闈瓶當瑶砌香菌薄花落金鎞碧露微笑玩寶釵爭媚酒醉憑玉几不勝衣畫圖𥌓得嬋娟趣藝苑流傳絶代稀

送余廷心待制之浙東僉憲

芳雨散繁絲長霄起層城草樹蔚葱蒨欣欣遂敷榮聖皇秉元化昕夕慮民情形廷授玉節憲令藉

名卿肅肅曉銜命攬轡東南征屬茲春寶盻出餞傾朝纓郴色映驄馬謌聲雜鳴鸞謬聯祖席侶舉爵芳醑清旁聞淛東郡山窮海奔崩征徭竭廬室田疇輟耘耕下車發仁政藹藹春陽生令德聿修舉庶用慰休明

寄南城梁九思先生

徵君奉詔出京時訪古關河歲月遲泗水中流尋漢刻（近歲汴淵得漢刻九通于泗水之中）泰山絶頂得秦碑仙人久致青牛約弟子能修白鹿規昨夜少微星象動朝來只恐史官知（先生名有乍康梁文飾公之孫世若幽州不求聞達教授生徒百餘人奉母至鄉天府開本牧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其副今類爲二十卷月文海英爾又修續列仙傳二十卷）

巢湖述懷寄四明張子益

憶昔移家東海上蕩舟龍驤跨鯨浪三神宫闕渺何許弱水蒹葭空悵望前年去作燕山遊龍驂短翮風颸颸照王臺崩月似水荆卿驛畔天如秋病骨怯寒情昔倦南下黄河疾於箭清晨雙櫓發呂梁黄昏巳泊桃源縣半來每歎蜀道難去年我亦

登蒼山憑公嶺頭日不到肩輿履雪攀孱顔僕夫緣崖如凍蟻下瞰镴山深凋底人家半出松樹頂白雲却在山腰起今年四月江西歸小姑正對彭郎磯三更掛颿海門過一川草樹浮晴暉我生胡爲自役役孟浪江湖竟何益清霜鏡底紫髯絲坐對𦋺燈空嘆息愁來僻僻不可當結交賴有張家郎臨風同歌紫芝曲掃石大醉黄金觴我家南陽天萬里十年不歸似江水秋來忽作故鄉思褁劍襆衣度楊子玩鞭亭下江縈紆淮山楚樹青扶疏

一帆西風出巢縣眼明喜此清水壺湖水漫漫接天杪天低更覺青山小倦飛沙鳥戞漁艇倒影芙蓉涵碧藻凉波不動舟如飛棹謳宵宵聲相隨江東雲樹轉頭失淮西山水尤清奇故人江南不可見千里相思情眷戀門外梅花知未發屋頭柿葉題應徧期君不來爭奈何青天落日搖滄波明年歸來買山下與君共請巢湖歌

易之雨中所歷之景予皆嘗遊之所未至者求圖于易之有此湖雖峻拔之句余無一語皆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太常博士危素書

梨花白頭翁圖爲四明戀成立題

澹月溶溶隔畫樓一枝香雪近簾鈎山禽似惹春歸早獨立花間自白頭

送都水大監脫脫滿洲使君奉命塞白茅決河

黃河洶洶決中州三策深煩賈讓謀時用工部尚書賈魯之議聖主憂勤過舜禹相君勋德並伊周渠通故道魚龍避木斬空山虎豹愁十七萬人齊舉鍤一千餘里總安流呈天爭出圖書瑞赤子行歌黍麥秋白璧遺官祠祀瀆黃金當殿賜公侯使君世重無雙

論太史功當第一籌綉衮從今登兩府更將忠孝輔皇猷

汝水大元與宋合攻蔡州城既破金右丞完顏仲德率將士六人突圍道至汝水上城中煙焰漲人仲德下馬謂將士曰聞上已崩余敬宗實臣猶位宰相慶國當死諸公宜自降當將大獄日相公能死我輩獨不能死耶六人皆奮然起水死

騎馬渦秋水冷冷戰骨寒沙沉斷戟殺氣暗殘陽自欲全忠義誰能顧死生千年董狐筆端不媿汗青

送下帝扎刺爾台公來朝在西字彥中赴西臺御史大夫

太師功德古無倫相國材名冠薦紳謇謇敢言天下事堂堂能服世間人騎迎曉日旌旗動衣繡春雲黼黻新賤子不才蒙獎譽棄繻從此入西秦

郯城冬夜讀書有感

幽窓悄無寐稍覺塵慮清月色下床頭映我書册明微燈照孤影慨彼華髮生永懷古先哲勞心但營營

送蔣伯威下第南歸象山

黃牓天門購色分考功深媿失鑑貲競詩蜀錦新
機杼誰識商盤古篆文小艇崎人衝夜雨落花離
思攪春雲故壚鐵硯應無恙載筆重來勇策勛

雞稚川山水十韻爲甬東應可立題

平生丘壑趣偶向畫中傳雨氣千峰外江流落日
邊蕭蕭蘭渚芳樹綠參天渺渺淡雲淨涓涓石
溜懸崖頭何處閬谷口小家煙漁唱來秋浦僧鍾
落夜船驚飛鳥過疑有蟄龍眠竹逕能留客桃
源竟得仙丹青參絕代賦詠稱名賢千古滄洲意

含情憶稚川

題畫扇送蘭石奉御遊上京

居庸煙樹綠扶疎公子頻年從屬車聞說千金求
作賦上林須薦馬相如

潁州老翁歌

潁州老翁病且癡蕭蕭短髮秋霜垂手扶枯筇行
復卻操瓢丐食河之湄我哀其貧爲顧問欲語哽
咽吞聲悲自言城東昔大戶腴田十頃桑陰圍
門老稚三百指衣食僅足常熙熙河南年來數亢

旱赤地千里黃塵飛麥禾槁死粟不熟長鑱掛壁
犁生衣黃堂太守足宴寢鞭扑百姓窮膏脂聒天
絲竹夜酣飲暘暘不問民啼饑市中斗粟價十千
饑人煮蕨供晨炊木皮剝盡草根死妻子相對愁
雙眉鵠形累累口生癥瘡割餓莩無完肌姦民乘
隙作大盜腰弓跨馬紛驅馳嘯呼深林聚兇惡狎
弄劍槊搖旌旗去年三月入州治踞坐堂上如熊
羆長官逃迎吏再拜饋進牛酒羅階墀城中豪家
盡剽掠況在村落人煙稀裂囊剖筐取金帛煮殺

雞狗施鞭箠今年災虐及陳潁疫毒四起民流離
連村比屋相枕籍縱有藥石難扶治一家十口不
三日藁束席卷埋荒陂死生誰復顧骨肉性命喘
息懸毫釐大孫十歲賣五千小孫三歲投清漪至
今平政橋下水觸髏白骨如山崖繡衣使者肅風
紀下車訪察民瘼瘝綠章陳辭達九陛徹樂減膳
心憂危朝堂雜議命元老恤荒討賊勞深機山東
建節開大府便宜斬磔揚天威親軍四出賊奔潰
渠魁梟首乾坤夷拜官納粟循舊典義士踴躍皆

懽怡淮南私廪久紅腐轉輸豈惜千金資遣官巡
行勤撫尉賑粟給帑蘇民疲獲存衰朽見今日病
骨尚爾難撑持鄉非聖人念亦子填委溝壑應無
疑老翁仰天泪如雨我亦感激愁歔欷安得四海
康且阜五風十雨斯應期長官廉平縣令好生民
擊壤歌滿時聞吾觀風采詩肯慎勿廢我頴州老
翁哀苦辭

凡物出其之方則可下之極以而繫於風化係於政治之作者之在上易之凡詩兼背之交禮部作自浚陰今獄予感者

易之此詩格調則宗韓吏部情性則同元道州世必有能知之者監察御史危素當言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過半朝廷嘗議鬻爵以賑之江淮富人應命者甚衆凡得鈔十餘萬定粟稱是會夏小稔振事遂已然民新大困田米盡荒蕪邑沒人孤兒之逮請道將余爲御史行河河南請以富人所入錢粟貸民其作絶以州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之詩追憶往事爲之惻然八年三月翰林待制武威余闕志

金臺集卷第一　終

金臺集卷第二

上京紀行

發大都

南陽有布衣仗策遊帝鄉憂時氣激烈撫事歌慨
慷天高多霜露歲晏單衣裳洗手謝親友驅馬出
塞鄉雲低長城下木落古道傍憑高眺飛鴻離離
盡南翔傾我遠遊子沈思鬱中腸更涉桑乾河照
影空彷徨

劉蕡祠

出劉蕡幽州昌平人謫死柳州余無能發其德至本朝天歷間

贈官諡文節奏建劉諫議書院

入郭日已暝悠濟風栗赤鞠躬荒祠下低迴想遺
直劉君素忠憤伏闕論邦國痛陳腹心禍竟罹考
功斥餘子盡騫騰鬱鬱負惻色鄉人仰高誼千載
崇廟食悲歌風蕭蕭慷慨情惻惻出門無行人涼
月照東壁

龍虎臺

大駕巡幸往返皆駐蹕臺上

峩峩龍虎臺停驂望居庸絶壁闖雲氣長林振悲
風翠華有時幸北狩甘泉宮千官候鳴蹕萬騎如

飛龍峽殿駐山麓羽葆羅雲中我行避馳道弗得
窮幽蹤衣裳倏凉冷精爽浮空濛前山風雨來驪
鞭復怱怱

居庸關 關北五里今勅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

嵳嶂緣青冥峭絕兩厓束盤盤龍虎蹈岑巘互迴
伏重關設天險上氣與坤軸皇靈廣覆被四海同
軌躅至今衮依人危眺屢驚蹜崎嶇棧閣峻縈紆
岡巒曲環邨列虛市磬翠構廬屋溪泉激巖溜山
田穰稌菽絕頂得幽勝人烟稍聯屬浮圖壓廣路
疊嶂出層麓白雲隱疎鍾落日帶喬木豈須歎蜀
道攻可夸函谷居人遠念我叩馬苦留宿恐辜殷
勤情解鞍看山瀑

榆林

出關路平曠前林樹扶疎微茫候烟火參差見廛
廬美人秋水上娟娟映芙蕖巷隘車騎塞山寒日
將晡行人問旅舍投轡息馳驅張燈秣駑馬斷櫪
餘青芻夜涼衾裯薄悒悒愁前途雞鳴山窗曙去

矣毋躊躇

槍竿嶺 山腰長城遺跡尚存

飲馬長城下水寒風肅肅遊子在絕漠仰望浮雲
飄前登槍竿嶺岡岑鬱岧嶤崩崖斷車轍曾梯入
雲霄幽谷搆絕壁微徑紆山椒人行在木末日落
聞鳴蜩履險力疲痡憩息飄飄何當脫羈鞅歸
種南山苗

李老谷 谷中多村落

高秋遠行邁入谷雲氣暝稍稍微雨來漸怯衣裳
冷縈紆青嶂窄杳篠烟林迥峯迴稍開豁夕陽散
微影霜葉落清澗寒花媚秋嶺途窮見土屋人烟
穰虛井平生愛山癖惕此悵幽靜月落聞子規懷
婦心耿耿

赤城 金閣山在赤城西佛閣明真人修煉之所山中澤產古今秋禽諸果

休駕赤城館憑軒望前山飛雨西北來亂灑石壁
間風寒樹槭槭水落沙斑斑牛羊盡歸柵微鐙掩
松關野老頗留客及此農事閒頃筐出山果潤酒
聊尉顏移尊對金閣靈宮鬱嵯峨安得吹簫人乘

鶴月中還

龍門 元統間知仙居縣事都水帖木兒過峽中見二羊鬭山椒頃刻大雨水溢姬姿樹頂皆爲漲溺

崢嶸龍門峽曠古稱險絶疏鑿非禹功開闢自天設聯岡疑路斷峭壁忽中裂尖蒸雨氣暝石觸水聲咽龐驂涉淵潮孰轡嫂愁蹴憶昔兩羝羊忿鬬蛟龍穴暴雨忽傾注浮潦怒奔決人馬多漂流車軸盡摧折我行愁陰霾慘慘情不悅日落樵唱來三歎腸內熱

獨石 國朝諸后太子陵皆在獨石北兜剌山

停驂眺青林獨石當廣路巍巍龍君祠殿屋隱朝霧前山過微雨暝色起高樹溪澍夕灑清颷貫寒雲聚東園有陵寢龍虎蔚盤據行人下馬過斂衽夙驚恩凉風吹華髮感激歲季莫悵望南天雲裴徊不能去

檐子窪 昔多盜賊今置巡檢司于此假其山無林木皆蔓草

朝發牛群頭夕憩檐子窪高秋得清曠野蔓多幽花黃雲翳日脚草色浮天涯山荒樹寂寞寒陂落昏鴉頗喜盜賊清塞田盡禾麻至今將軍壘日落閉清笳我生久羈旅崎嶇涉風沙天寒道路遠曛黑投山家

李陵臺

落日關塞黑蒼茫路多岐荒烟瀰莫色高臺獨巍巍嗚呼李將軍力戰陷敵圍豈不念鄉國奮身或來歸漢家少恩信竟使臣節虧所愧在一死永爲來者悲千載撫遺蹟憑高起遐思褰裳覽八極茫茫白雲飛

次上都崇真宮呈同遊諸君子

雞鳴涉濼水慘澹望沙漠穹廬在中野草際大星落風高馬蹄斷露下黑貂薄晨發海嶠旭日照城郭巍峩五色雲下覆丹鳳閣琳宮多良彥休駕得棲泊清尊置美酒展席共歡酌彈琴發幽懷擊筑咏新作生時屬承平幸此帝鄉樂願言崇令德相期保天爵

失刺斡耳朶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先生韻

詔下天門御墨題龍岡開宴百官齊路通禁籞聯文石幔隔香塵鎮水犀象輦時從黃道出龍駒牽向赤墀嘶繡衣珠帽佳公子千騎揚鑣過柳隄珊瑚小帶佩豪曹歷亂鈴鐺雉尾高宮女侍筵歌芍藥內官當殿出蒲萄柏梁競喜詩先捷羽獵爭傳賦最豪一曲霓裳纏舞罷天香浮動翠雲袍繡綺新裁雲氣帳玉笥齊上水精簾似笙簧聽伶官奏馬湩頻煩太僕添風動香烟飄閣殿日扶花影上雕欄金盤禁臠纔供膳階下傳呼索井鹽

上林宮闕淨朝暉宿雨清塵暑氣微玉斧照廊紅日近霓旌夾仗彩霞飛錦纈山雉攢遊騎金翅雲鵰織賜衣宴罷天階呼秉燭千官爭送翠華歸

灤河涼似九龍池清暑年年六月時孔雀御屏金翡翠樓闌別殿日熙熙青蘋獨喜頒鉛向黃閣重闕拜子儀千載風雲新際會願將金石播聲詩時太傅脫公再入相

病中答張元傑宗師惠藥

臥病臨高館丹芝幸見分銅缾朝挹水石鼎夜生雲坐久鐙華落秋清木葉闕明朝得強健長禮紫虛君

崇真宮夜望司天臺

珠宮灤水上軒窗白雲開中宵聽落葉似是風雨來寒衣飛早氣歷歷壞天臺我將攬河漢乘槎共裴回

雨夜同天台道士鄭崇泉話舊併懷鎦子頤崇泉時與剛上京與宮子頤會於四明東明守人館南陽以待崇泉東歸

霜雪台州老鄭虔相逢灤水話當年草堂聽雨秋將半石鼎聯詩夜不眠遙憶東湖來夢寐起看北斗落窗前劉郎獨愛長生訣日日天壇待鶴還

陽明洞丁元善尊師攜酒招省郎穆薩君過余夜飲

仙人釀松華留客中夜酌微風樹間來細雨鐙前落清詩憶獨明高興慷慨樂移尊過西軒匡坐聽笙鶴

行路難在正已爲及行相眾見只公拜國王就國遼東見川左相賀公亦左遷回感而作

行路難難行路黃榆蕭蕭白楊莫槍竿嶺上積雪高龍門峽裏秋濤怒嗟我虎豹當大關蒼崖壁立登天難千車朝從赤日發萬馬夜向西風還鑑湖洒船苦不蚤適東白鶴埽華表夜雨空階碧草深落花滿院行人少世情翻覆如秋雲普天歃血徒紛紛洛陽爭迎蘇季子淮陰誰識韓將軍行路難難行路白頭總被功名誤南樓昨夜歌舞人丹旌曉出東門去子午谷終南山青松草屋相對開拂衣高歌上絕頂請看人間行路難

塞上曲

秋高沙磧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圍射得白狼懸馬上吹笳夜半月中歸

雞邏鼉車百輛多五更衝雪渡濼河當轅老嫗行程慣倚岸敲冰飲橐駝

僂儸小女玉娟娟自捲氊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長十八草花名

馬乳新挏玉滿瓶沙羊黃鼠割來腥踏歌盡醉營盤晚鞭鼓聲中按海青

烏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蓮漫地生最愛多情白翎雀一雙飛近馬邊鳴

歸途過金閣山懷虞侍講

龍駿八月過雲州殿閣嵯峨嶂倒空谷無人黃葉落白雲如雪滿溪流獨登金閣尋遺蹟還憶青城覓舊遊日落長歌下山去西風十里異香浮虞公過山上常聞異香十餘里

南唐馮川韜太守遺愛碑

秣馬懷來縣摩挲古碑陰龜趺苔色暗篆畫雨痕

深治蹟推天寶家聲紀卯金最憐名漫獨立久沉吟碑文皆完惟韜公之名剝落不可讀

還京道中

客遊依緇塵夢寐想山水停驂眺遠岑悠然心自喜晨夜發暝林夕溜洄清沚出峽涼風馳入谷寒雲起霜清卉木疎日落羣紛紫迢遞越河關參差望宮雉家僮指歸路若人念遊子久嗟行路難深乖攝生理終期返南山高揖謝城市

海上幽人錦繡腸獨臨灤水惜年芳千金不費

長門賦閒寫新詩寄玉堂　臨川危素敬題
憶陪仙仗度關時玉帳星聯紫翠圍今日讀君
天上曲依然環珮月中歸　括蒼胡深敬題

贈張直言南歸

天子開明堂股肱任夔禹四方多章奏俯伏陳陛
閤臣開黃河流洶洶怒術齒鉅野及青徐千里盡
魚鼈嶺變山東盜馮陵據巢穴腰弓入城市白晝
肆攘敓荊南失控御猺獠恣猖獗延袤山溪阻野
戰猿狖熱毀焚炮雲南兵禍久聯結誰憐鄒生辯

竟墮韓侯詭（參政木律存道事與酈食其同）遵將多貪殘驅羊盡
膏血荊兵久屠儒海上縱狂孽租庸弊吳楚籬征
困閭閻渺文牘日冗繁民力愈疲弊詔下閶闔門求
言補遺缺張君素忠憤意氣古豪傑裹糧涉江淮
徒步犯霜雪伏謁中書堂揚眉吐奇說懇策十有
六歷歷甚詳切儻蒙錄一二亦足解紛擊蘇生匪
狂謬閣下幸裁決丞相屬春官分曹校優劣翩然
不俟報長揖與予別言歸南山廬白雲可怡悅長
溪釣魴鱮春山採薇蕨伴疏飲清泉終焉養高潔

賜子訖深宜侍觴候車轍既撫平生蘊尚復鑒前
哲縮賚竟下第賈誼空嗚咽黃君費中書捫君口
中舌歌君白馬篇贈君若玉玦相期爛柯山笑灌

澄潭月

大元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饒國吳公全節
哀詩二十二韻（之上闕命公返初服拜執文力辭不允上拜其祖父皆傳國公賜其居曾孫也日其慶）
特進天人開世英長身玉立氣崢嶸高年幸際時
熙洽盛德允欽國重輕柱史久聞周典禮留侯多

識漢公卿寓言有道皆心服論治無為顧力行天
子欲煩黃閣寄山人自有白衣名鄉閭表與絲綸
渥茅土疏封黼黻榮萬里函香桐五嶽頻年載筆
賦三京尚方賜鳥蜘蛛絡内膳分庖翠釜烹樓殿
説經揮麈拂竹宮望拜候鸞笙旒懸高閣宸章妙
碑賜仙壇篆刻精寶劍叱龍山雨至鐵符誅怪海
潮平華編盡許冰壺潔藻鑒難逃水鏡清臺閣從
遊多故舊王侯趨事儼神明萬全自保惟謙抑一
諾端能託死生開戶圖書臨竹色下階環珮雜松

聲學窮河洛知休運詎辭雲天見古情入室有人
傳印綬升堂無客不簪纓毋惭賤子依琳館長憶
高秋醉玉觴絳節飄飄朝上帝石棺傚報務佳城
神仙自古稱家傑朝著于今憶老成官舫涼風吹
畫鷁大江飛雨濕丹旌何年下馬墳前過一束生
芻淚盈傾 公自號虛齋又號雪門翰館今諡仙舟歸葬西湖白石塘

南城詠古十六首 有序

至正十一年秋八月既望太史宇文公太
常危公偕燕人梁處士九思臨川黃君殷

士四明道士王虛齋新進士朱夢炎與余
凡七人聯鑣出遊燕城覽故宮之遺蹟凡
其城中塔廟樓觀臺榭園亭莫不裴徊瞻
眺拭其殘碑斷柱為之一讀指其廢興而
論之予七人者以為人生出處聚散不可
常也解后一日之樂有足惜者豈獨感慨
陳蹟而已哉各賦詩十有六首以紀其事
庶來者有所徵焉河朔外史廼賢序

黃金臺 大悲閣東南隗臺坊內

落日燕城下高臺草樹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
求滄海誰青眼空山盡白頭遲憐易河水今古只
東流

憫忠閣 唐太宗憫征遼亡陣之士所建

高閣秋天迥金仙寶珞齊青山排闥見紫氣隔城
迷朱栱浮光溼雕甍落照低因懷百戰士惆悵立
倚栖

壽安殿 殿以今為酒家之安樓

夢斷朝元閣來尋賣酒樓野花迷輦路落葉滿宮

溝風雨青城暮河山紫塞愁老人頭雪白扶杖話
幽州

聖安寺 寺有金世宗章宗二朝象

蕭若城幽處聯鑣入月來寶華旛蓋合袞冕畫圖
開斷碣苍苔暗空庭落葉堆饑烏不避客攫食下
生臺

大悲閣 閣勝處世所名

閣道連天起丹青飾非餘如何千手眼只著一衣
冠金牓交龍挾琱甍吻獸撐焉高天萬里白紵不

勝寒

鐵牛廟

燕人重東作鎔鐵象牛形角斷苔華碧蹄穿土繡腥遺蹤傳野老古廟托山巔一酹京中酒穰穰黍麥青

雲僊臺 金之雲臺也

臺殿青冥外闌闠游月涼臨廣開風管裊燭奏霓裳銅爵甚依將金盤夕露瀼仙人不復返愁殺海生桑

長春宮 今真人丘神仙處也君太祖書召至古北之行講道屢勸上以不殺

巍騣躡秋日迢遞謁琳宮松子花飄落溪流板閣通樓臺非下土環珮憶高風草昧艱難日神僊第一功

竹林寺 金熙宗號馬寺也僧云此塔無影

城南天尺五祇樹給孤園甲第王侯去精藍帝釋尊老僧誇塔影稚子斲松根何日天台路相從一問源

龍頭觀 龍頭懸一牙籤刻曰建隆元年

仙館紅塵外龍頭得借看開函雲氣溼近席雨聲寒碧血凝螺黛香涎逼麝煙牙籤認題字猶是建隆刊

粧臺 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

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韶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鈿小秋潭玉鏡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

雙塔 安祿山史思明所建上樹忠孝碑

安史開元日千金構塔基世尊寧妄福天道自無私寶鐸遊絲罥銅輪翠蘚滋停驂指遺蹟含憤立多時

西華潭 金之太液池

秋水清無底涼風起綠波錦帆非昨夢玉樹憶清歌帝子吹笙絕漁郎把釣多磯頭浣沙女猶恐是宮娥

白馬廟

祠宇當城角霜蹄刻畫真房星何日墜駿骨自能

神曾蹴陰山雪息清瀚海塵長疑化龍去騰蹋上
雲津

萬壽寺 寺有許道寧畫屏

皇唐開寶構歷刼抵今時絕妙青松障清涼白玉
池長廊秋屧響高閣夜鐙遲獨有來朋客扶藜讀
舊碑

玉虛宮 人道教祖但奇木之勞為其徒入宮上號曰人具貌其清古

樓觀迴深迭松枝夾路低拾薪供早爨抱甕灌春
畦縱向琅函讀詩從石龍遊白髮張道士送客過

桃溪

古鏡篇寄韓與玉 時與玉將南歸故賦此留別

古鏡團團似秋水美人當窗正梳洗芙蓉涼月鬬
嬋娟照照自憐還自喜朝來開匣忽淒然一痕微
雲映華鈿却恨東風惜桃李年年開傍鏡臺邊粉
綿拭鏡還清徹佳人薄命空愁絕不如化石在山
頭萬古千年照明月

秋懷寄西蜀仲良宣慰家兄

驚飈襲虛幌微鐙耿空齋惻惻候蛩語摵摵墜中
懷寒饑念骨肉漂泊愁頻厓竄逹委天運深恐恩
誼乖衷情竟誰託褰裳步庭階

病起書事呈兼善尚書二首

闕閣積雨侵城堞四望平疇竹浪高太息人材無
賈誼可憐經濟屬蕭曹山東健馬銅河伯海上旌
旗擁賊曹變理自知廊廟貴腐儒憂國設心勞 尚書

門外白馬下守祭決河廻役命職中書為之

臥病茅簷雨色低出門巤馬恨深泥墻頭腐草飛
丹鳥屋角枯桑長樹雞嫠婦無衣中夜泣寒蛩催

夢五更啼遶村黍麥漂流盡客裏令人息轉迷

孔林瑞槐歌

先聖墓林古槐一章枝幹偃蹇肌理若鐫
刻篆籀龍鳳細如絲髮雖善畫者莫能狀
其奇巧襲封衍聖公愈加培植見者咸加
敬愛因以紀瑞云

闕里陰陰槐樹古百尺長柯挾風雨窸葉蟠空擁
翠雲深根貫石流瓊乳蒼皮皴蝕紋異常天成篆
籀分毫芒遊絲縈錯科斗亂雲氣飛動龍鸞翔鸞

秦書焚士坑戮幾歎遺經藏壁歷千年聖道復昭
明喜見文章出嘉木神明元肖嗣上公雨露滋沐
深培封清陰如水石壇靜彈琴樹底歌薰風

病中送楊仲如廣文歸四明兼簡鄭以道先
生

海上相逢已十年都門流別更凄然一樽新綠秋
風外高里空燈落木邊楊子著書惟自信馬卿多
病謝諸侯鄉公卿里還經過為道相思夜雨前

寄浙西廉訪脫脫使君 子游朝 丙夏人

銀缸清夜憶高譚寄食門墻每自慚久望旌麾來
闕下忽聞驄馬度江南宦情秋水人空老世事浮
雲總不堪獨有蘇公隄上柳春來依舊綠毿毿

秋夜有懷明州張子淵

雲表銅盤把露華高城涼冷咽清笳弓刀夜月三
千騎鐙火秋風十萬家夢斷佳人彈錦瑟酒醒童
子汲水花起行橋路銀河近願借張騫八月槎

題王虛齋所藏鎮南王墨竹

帝子乘鸞滿紫清滿天風露翠衣輕聞將十二參
差玉吹向雲間作鳳鳴
金盤夜冷露流脂玉管含雲碧竹枝方士持歸東
海上月明應是作龍騎

送經筵檢討鄉伯常之北流尸

金臺牙牌束帶懸黃綬小冊進經筵直廬宇夜留
宮燭與歸頻年喜醴泉闕下久推人物論嶺南今
識參寮屬宋晚鄉老城西往臨別須求種樹篇

投贈趙參湖甘嵐 字子朝 安西人

三朝元老因高韻山立精神虎豹姿高步曼林開

宦轍蚤登華省被恩私棟梁材器明堂用臺閣文
章聖主知講下宵衛那署久斗南爭望使星移諫
垣屢賞冬官重陳賈宜辭錦綬還鄉迎騶
馬綺衣行部去穩帷譚經秘殿重個坐屋躡甘泉
載筆家隨玉佩引班朝謁早金蓮擁騎夜歸遲尚書
及復登鑾閣給事含香近鳳池水蘖操持心似鐵
廟廊贊畫幾成絲久聞陛對頻憂國盡許匡衡喜
說詩百世斯文開絕學四門肖了得名師弦歌濟
濟承周禮冠珮珍瑞舉漢儀掌故傳經編竹簡諸

生脫穎擅囊錐鄙人自致慚無術男子平生誇負
奇久落車塵空感激欲趨門屏愧驅馳王陽登待
彈冠慶孺子遲困下榻來輒效詩人陳賦頌敢從
關吏候旌麾何藉獨東陽司業嚴武深憐杜拾遺
懷寶山林當一出平津正在禮賢將

谷縣將軍射虎行

谷縣將軍世爲乃蠻部主帥國朝拜隨潁
萬戶千金有功事載國史其出守信陽射
虎之事尤偉曾孫與權舉進士爲秘書郎
官與余雅善問言其事因徵作歌

將軍部曲游海東三千鐵騎精且雄久知天命屬
眞主奮身來建非常功世祖神武洞宇宙坐使英
雄皆入彀十年轉戰淮蔡平帳下論功封太守信
陽郭外山嵯峨長林大谷青松多白額於菟踞當
道城邊日落無人過將軍聞之毛髮豎拔劍誓天
期殺虎彎弓走馬出東門傾城來看海蒙武猛虎
磨牙當路嘷目光睒睒斑尾搖據鞍一叱雙背裂
烏飛木落風蕭蕭金縷珊弓鐵絲箭滿月弦開正

當面箭翎射沒錦毛摧斥石崩騰腥血濺萬人讙
譟聲震天劍開一藏當心穿父老持杯馬前拜祝
公行壽三千年丈夫立功期不朽奇事相傳在人
口可憐李廣不封侯郎官將軍今有後承平公子
秘書郎文場行步鈐穿楊咫尺風雲有豹變鳴珂
曳履登朝堂虎既引箭鐵正貫了心中

京城作二首

宮柳水消綠漲隄落花流水五門西黃鸝不管春
深淺飛入南城樹上啼

新樣雙鬟束御羅紫騎驕馬粉墻過回頭笑指銀
瓶內官酒誰家索較多

送王子充歸金華

東郊雨新已蔚蔚春樹棡驄馬郭門外持觴送華
輸念子客京縣意氣如雲浮文章擬秦漢雅頌窺
商周世無楚和氏誰能識琳球黍衣別親友長揖
謝王侯天高落日遠驂騑駐河洲顧我在韋布執
袂情悠悠願如大江水與子俱東流

新隄謠

近歲河決白茅東北汜濫千餘里始建行都水監於鄆城以專治之少監蒲從善築隄建祠病民可念予聞而哀之乃作歌曰

黃河決道稍有古水先流俗名曰瀾水曹濮之人見此水皆遷居高丘頂避

老人家住黃河邊黃茅縛屋三四椽有牛一具田一頃藝桑種穀終殘年今年河流失故道墊溺村墟決城郭人家墳墓無處尋千里放船行樹杪朝廷憂民恐爲魚詔蠲徭役除田租大臣稱議拜都水設官開府臨青徐分監來時當十月河水塞川

天雨雪胴夫十萬築新隄手足血流肌肉裂監官號令如雷風天寒日短難爲功南村家家賣兒女要與河伯營祠宮陌上逢人相向哭漸水漫漫及曹濮流離凍餓何足論只恐新堤要重築昨朝移家上高丘水來不到丘上頭但願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

鄧舍人桃花馬歌

青絲駿馬桃花色翠鞍玉轡黃金勒奚奴牽出不敢騎道上行人爭愛惜往時曾遇李將軍汗流赤血氣如雲朝刷黃河暮南粤沙場百戰成奇勛歸來無心伏槽櫪頻嘶長鳴思奮力東家白面繡衣郎千金買去遊南陌昨朝按轡向城隅萬人爭說天下無夜歸不怕灞陵尉長鞭醉打蒼頭奴畫燭銀屏歡徹曙一朝金盡賣別人可憐驕馬屬誰家斷羈猶繫階前樹君不見西家款段三十年青芻滿櫪菽滿田老翁不識城下路騎行射獵南山邊

贈沈心夕歸吳興兼簡韓與玉

春城飛絮亂紛紛金水河邊吏送君闕下馬卿憐

作客江南沈約最能文天闊斷岸歸驅遠水落黃河野樹分寄謝平生韓處士別來應是賦停雲

贈空谷山人徐君歸武當

五更鐘鳴天未曙六街馬蹄聲似雨露華滿屨霜滿衣東帶爭趨丞相府千鍾之祿萬戶侯幾人空負平生愁鏡中綠疑漸垂素窗閒白日如奔流誰念幽人在空谷瘦木爲冠草爲服小甕春風紫朮香長鑱落日黃精熟行歌偶到黃金臺坐看世事如浮埃長衢甲第換新主舊時燕子愁歸來忽憶

紫霄峯下路倒跨青牛獨歸去松華釀酒一千石
結廬招我南山住

送林庭立歸四明兼柬張子端兄弟

微君歸隱海東頭三月開帆江水流坐看浮雲知世態長歌落日送離愁平生不負揚臨賀此去端如馬少遊若見山中陶宰相白雲千里思悠悠庭方客往明州人遠稍覺之日豁多弘景故事

廿年滄海託交情拔撥張家好弟兄清夜泛舟傳玉笋高堂秉燭聽銀箏故人別去青山遠遊子忘

歸白鬢生明月湖邊還有約一竿春水釣絲輕

次韻趙祭酒城東宴集子期

金河流水碧粼粼御柳烟消曙色新黃鳥只愁春去遠隔窗呼醒看花人

童子將車候碎鞋先生載酒出城東絲絲細雨春雲薄却恨羅衫怯曉風

上東門外杏花開千樹紅雲繞石臺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

鱸滿銀盤酒滿壺山童竹裏送行廚風流絕似蘭亭會留取他年作畫圖

仙家高館隔紅塵流水聯階竹樹新學士重來今白髮馮闌空憶種花人

碧草纖纖帶翠裀酴醾醾然十分春移尊更近池邊樹灑酒先生待掛巾

十騎聯鑣入郭遲從教斜日過堂候門稚子牽衣笑今日先生有好詩兩丁監搜學似日詩句常後學樹

杜陵野客戀京華日與伶衣醉酒家徒步歸來情寂寞一年空負隔城花時諸公見招以疾不能赴

贈謝尚禮歸盱江

江左風流王謝郎牙籤錦軸滿高堂五言往往凌三謝八法翩翩逼二王芳草池塘春夢斷杏花風雨客窗涼平生狗監能知己奏賦他時入建章

畫船絲樹映滄波撾鼓開船發御河作惡情懷唯仗酒落花時節況聞歌潮來別浦江聲急雲起南山雨氣多落日都門一分袂相思千里奈君何

北邙山歌付繁天賜第後近坊號北邙物命遊人登墳所者必詩酒至今集前陳地況涼

北邙山高雲嵯峨山前日日開挽歌千金買穴望
卿相不道洛陽人嗟多長安歸來錦衣客昨日城
南起新宅雕闌華礎滿前楹盡是當年墓邊石墓
邊野老髮如絲自言曾見築墳時轉頭石馬卧荆
棘白楊蕭颯秋風悲白日西流水東逝眼見君家
葬三世舊時隧道盡爲田新墳若作千年計寄語
洛陽諸少年對酒莫惜黄金錢縱有穹碑勒勳業
文章誇靡誰能傳君不見綏道坊中白太傅留客
尚堂酣歌舞至今三月看花人載酒大澆墳上土

讀金太祖武元皇帝平遼碑 在南城豐宜門外金史臣韓昉撰宇文虚中書

十丈豐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遼東百年功業泰
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石斷龍鱗秋雨後苔封鼇
背夕陽中行人立馬空惆悵禾黍離離滿故宮

梅花庄爲張式艮賦

處士山庄浙水涯一林寒玉映窗紗詩成稚子能
題竹酒熟隣翁約看花雪夜叩門非俗客月明吹
笛是誰家肯招白鶴山前住石罅春泉看煑茶

送陳鍊師奉香歸四明慶醮玉皇閣寄王致

和眞人

黄帕盛香出禁闈東南草木盡光輝眞人擁節三
天候使者乘槎入月歸果海烟霞浮曉閣瑶壇風
露濕秋衣山中芝草還分我能令白髮稀

讀汪水雲詩集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
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皇帝賞
命奏琴因賜爲黄冠師南歸時幼主瀛國

公福王平原郡公趙與芮駙馬右丞楊鎮
故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提
刑陳杰青陽夢炎與宮人王昭儀淸惠以
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之
詩多紀其國亡時事與文丞相獄中倡和
之作文丞相又與馮丞相延登章丞相鑑
鄧禮部光薦謝國史枋得劉太傅辰翁序
其詩集劉公又爲批點余開關危太史言
曰水雲長身玉立修揖廣顙而音若鴻鐘

北歸數來往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行雨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蹟江右之人以爲神仙多畫其象以祠之象至今有存者其諸公所賦異蹟詩見於臨川倚舍云及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讀而哀之偶成二律以識其後

三月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度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度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七月十六夜海上看月

樓船留客宴涼宵坐看水輪出海潮却憶去年灤水上夜深孤館雪蕭蕭去年七月客上京是日大雪

征人七月度榆關貂鼠裁衣尚怯寒不信江南今夜月有人揮扇著冰紈

陵州

日落陵州路沿流古岸傍泊舟人自語聽雨夜偏長過客愁聞盜荒村久絕糧何人肯憂國得似董賢良董仲舒陵州人

鄴城題壁

高樓綠樹帶斜暉十二街中遊客稀憶著湧金門外住畫船湖上未曾歸

賈客金多夢不成窗扇葉落自心驚可憐遊子囊羞澀夜半長歌有月明

寄上京徐良

大駕清秋發千官八月歸風高沙鴈起霜落海鷹飛朝士誰青眼山人尚白衣最憐東魯客相望思依依

月彥明都水月石研屏蓋歐陽公故物也

小屏稱石寶行篋素月分明漾海波玉蟾澄輝涵碧樹青蘋流影入銀河紫雲硯側文章潤書幾齊中歲月多最喜能詩蒼水使夜窗留客賦長歌

寄程仲能校書

臺閣諸公百慮并郎官獨數校書清水分玉漏更

籌正天遥銅儀象緯明帝座曉瞻雲縹緲靈臺夜
候月崢嶸五星見説仝𪨶衆急草封章奏太平

寶林八詠為别峯同禪師賦

千仞琅邪石飛來鎮越州江波欲浮動還被白雲
留飛來峯
獨上峯頭塔秋清曙色開滄溟望東北潮向海門
來應天塔
大布僧伽衲流傳六百年攜來香滿袖猶是御罏
烟大布衣

鐵鉢溪頭洗氷花六月寒山僧偶彈舌引得老龍
蟠鐵鉢盂
錫杖虛空落靈泉發地中忽看流柰葉始信石橋
通羅漢泉
甃石豬山溜蜿蜒竹色青風來倏涼冷雨氣隔林
腥蒼毀井
一勿清涼地森森萬玉齊月明時倚杖閒看鳳來
棲深竹堂
石磴藤花落山窗嵐氣浮晚來高樹暝一榻似新
秋盤翠軒

岳墳行守墳觀禪師乞余請加封藩獻賦此宋將孟珙滅金捷還金陵命軍士展謁岳墳墓

岳王烈烈眞丈夫材兼文武唐漢無平生許國膽
如斗誓清九廟迎鑾輿十萬精兵多意氣赴難勤
王盡忠義將軍閫外閫中輿水相江南請和議東
京百戰方解圍班師詔促非還非文老吞聲仰天
哭兒郎含憤度河墉戚激爽雄竟冰害萬里長城
眞自壞但將淮水作邊關不道中原屬番塞百年

古廟近荒墳夜深石馬戰秋雲簫鼓時來謁祠下
遺民猶泣舊將軍君不見滅金孟珙誇驍勇凱還
兵薄蔡家隴六軍涸穢積如山千古行人呼糞塚

田家留客圖爲四明緇師向先生賦

客來田家當六月主人相留樹邊歇呼兒牽馬飲
清泉厨裏新漿解君熱郎君出城幾日前城中米
價今幾錢昨夜南村三尺雨不知還到城壕邊勿
厭儂家茅屋小棘門新編土墻繞明朝蚕飫莫匆
匆雞鳴送君出官道

讀揭文安集 公字曼碩豫章人 明廟神御殿碑勝

白鶴江頭夢窅然焚香鐙下讀遺編憂時論議泉
傾峽載道文章日麗天先帝樹碑勤述德大臣草
制聽傳宣皇天不負斯人意今見才華繼象賢
祕閣初開拜授經除書爭詫得公名御牀奏疏丹
心在清夜悲歌白髮生謝病長懷高士志育材端
有古人情百年師道今寥落空使諸生憶老成

文彤處士鄭君挽詩 名佑鄭宣伯之史

昔讀棠陽講舊聞左抑牙系傳唐相國世作宋名

家喬木流風在徵君遁德遐消搖謝簪紱辛苦力
桑麻種橘逾千戶栽青過五車春潮生酒甕夜雨
落鐙花太史占星穎長沙歎日斜謚從張籍定銘
豈蔡邕誇令子名方振諸孫學更嘉他時五雲誥
泉壤被光華

題匡禪師宿雲亭

禪房花竹晝冥冥白髮匡公住草亭禹穴南來秦
樹碧舜江東下蜀山青猿啼石壁松陰暝龍出溪
潭雨氣腥有約春山尋勝事扶藜共讀柳州銘

送揚梓人待制出守閬州兼寄嘉定宣慰家
兄

簪筆三年侍禁林分符還向蜀江潯巽雲盡處峨
眉出春雪消時灌口深鈴閣雕盤香冉冉臺門晝
戟森森錦屏山下多遺跡好覓城南老杜吟
朱幡五馬出王庭父老西南望福星家世久聞清
白吏文章爭誦太玄經岷江水落嘉魚美劍閣春
晴檻木青若過眉州見蘇子卯君京國尚飄零東坡稱子由為卯君

送揚季子赴德慶知事

天祿揚雄久校書忽聞章綬綰銀魚一官遠赴諸
侯幕六轡先乘使者車鄉子剖漿霜落後荔枝封
蜜雨晴初故人只守平生業一研相隨不顧餘
八月秋高海月明年年壽斝得同傾喜君馬上青
雲遠念我鐙前白髮生尚論古人多感慨閒憂時
事各牽情羅浮山下梅花發驛使來時好寄聲

馬德良下第

三月都門楊亂飛東風客館思依依樂生空受那

王聘蘇子深慚李膺歸白璧人間須待買青蔡天
上更分輝瓊林花發重來日五色春雲照錦衣

寄河南趙子期參政

中書重拜郭汾陽特遣宗臣鎮大梁汲黯匡君惟
臥治倪寬飾吏用文章大隄日落黃河滿畫省春
深綠樹涼梁棟全材今倚望早歸帝室構明堂

羽林行

羽林將軍年十五盤螭玉帶懸金虎黃鷹白犬朝
出遊翠帶銀箏夜歌舞珠衣繡帽花滿身鳴騶斧

鉞驚路人東園擊毬誇意氣西街走馬揚飛塵湖
南昨夜羽書急詔趣將軍遠迎敵寶刃繡澀金甲
寒馬上彷徨苦無力美人牽衣哭向天將軍執別
淚如泉安得天河洗兵甲坐令領海無塵烟君不
見關西老將多戰謀數奇白髮不封侯據鞍矍鑠
尚可用誰憐射虎南山頭

贈韓印曹歸會稽 守沅之疏其長官奸狀至都堂大臣覓繳迴繇是得罪今照磨選鄉

韓君奇男子意氣凌秋旻峩峩步搖冠玉雪映長
身謹鋒勇無敵籌策捷有神讀書恥沿襲投筆棄
里隣翩翔黃金臺慷慨傾縉紳開口論利害不避
讐與親爭欲出門下薦剡相交陳和林控大漠天
高地無垠宗王錫茅土蕃閫多重臣帶甲四十萬
車廬日轔轔詔設大宗正撫綏播洪恩長官挾權
勢濫刑虐逞民椎剝膏骨血遊畋徹昏晨君將王
印綬裂眥忿且瞋陳書上東閣顧言達楓宸丞相
驚叫斥羣僚汗沾巾小臣敢訕上封章竟沉淪擯
撫舞文法蒼蠅點貞珉同列憤揮涕將佐含悲辛

青天日慘淡愁雲夜斂氣皇皇繡衣使執法推忠
循風言力辯雪抑滯一朝伸旦夕受殊擢言歸念
鱸蓴薔薇滿東山夫渠映湖濱白酒溢春甕高堂
盡嘉賓剪燭悅情話牽衣叙親姻丈夫負奇氣終
當追古人張儀口有舌范叔豈長貧攬鏡歎勲業
天運無停輪念我客京邑漂零六徂春高歌送君
別握手金河津因之懷東越扁舟理絲綸

張仲舉危太樸二翰林同擢太常博士

南宮夜直擁青綾二妙容臺喜共登瑚璉久知清

廟器階衘聯署玉壺水後來博士如公少今日先
生自此升兄説闕丘將大饗百年禮樂正當與

金臺集卷第二終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元）貢師泰撰　（明）沈性輯

首一卷

明天順沈性刻嘉靖十四年徐萬壁重修本

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貢師泰撰。師泰字泰甫、宣城人。以國子生中江浙鄉試。除泰和州判官、薦充應奉翰林文字。出爲紹興府推官。復入翰林、遷宣文閣授經郎。至正十四年擢吏部侍郎、除浙江都水庸田使。尋拜禮部尙書、調平江路總管。張士誠據吳、避之海上、江浙行省丞相承制授參知政事。二十年改戶部尙書、命督海運。二十二年召爲祕書卿、道卒。事蹟具元史本傳。明嘉靖中、李默作是集跋云、予在宣州、諸生貢安國者、爲言其先世禮部公流寓海寧時、自名其里曰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賫幣之、公爲置酒飲。夜分乃起、就卧、仰藥而斃。顧嗣立元百家詩選、則據其門人宋鐩所作紀年錄、及揭汯所作墓誌、載至正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公抱印隱居吳淞江上、主釣臺山長吳興文家、易姓名爲端木氏、號庚契子朋朋歲、二十六年卒於海寧寓舍。證默跋所紀之誣。案明史宋濂傳、濂乞假歸省在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師泰歿於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其時濂無由至海寧。且太祖稱吳王在至正二十四年甲辰。稱吳元年在二十七年丁未。

元順帝北趨上都在二十八年戊申七月、是爲洪武元年。師泰既歿於壬寅、尙在元亡前六年、何以稱元命既革。此其後人之飾詞、欲附於王蠋之節、殊非事實。嗣立疑之當矣。師泰所著有友迂集、余闕序之。玩齋集黃溍序之。東軒集程文序之。又有與吳集、閩南集見於李國鳳之序。其門人謝肅、劉欽類爲一編、總名曰玩齋集、今未之見。明天順間、寧國守會稽沈性重加蒐輯、得詩文六百五十三首、釐爲十卷、又補遺一卷、其年譜之類別爲一卷附之、是爲今本。師泰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奎家學、又從吳澄受業、復與虞集、揭傒斯游、故文章亦具有源本。其在元末、足以凌厲一時。詩格尤爲高雅、虞楊范揭之後、可謂挺然晚秀矣。集中題陶淵明五柳圖絕句、明詩別裁集以爲燕王篡位之後建文舊臣江右袁敬所作、併記敬所本末甚詳。今考明孫原禮所撰元音、成於洪武甲子、張中達爲之刊版在建文辛巳、均在遜國以前、而收入是詩、題爲師泰所作。則爲師泰之詩誤附會於敬所、非敬所之詩誤竄入師泰集中明矣。

重刊貢禮部玩齋集序

宣城貢泰甫先生玩齋集十有二卷爲詩賦序記傳説箴銘贊頌問辯題跋碑銘誌表雜著共六百五十三首又有序文年譜别自爲一卷編輯既成爲之序曰先生名師泰字泰甫玩齋其别號也仕元爲禮部尚書再改戶部先生之父文靖侯在皇慶延祐間以文學遭際與虞揭袁馬諸公頡頏上下先生夙承家學而又幸親炙諸公且及游草廬先生之門故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愽撒工而條理明其見之於述氣味肖諸賢言淙泓天下㸌然乎其幽悠然乎其長煜煜乎英光賁賡之玄而雄健不減於馬有揭之瑩而清俊可類於袁其於理趣尤儼然吳氏之尸視也故當時評先生之文者列之於六大家之次序其詩者亦謂可與道園學古録並觀皆非虚語矣惜乎遭值升世雖仕至前官特出於

行省之可版授且排絅吳越甌閩之臣而未嘗太顯于朝故其文章之行世弗克如虞揭袁馬諸公之盛又其後也流寓海寧以殁未幾而元運亦改所在兵燹遺稿所存亦無幾矣念予幼時仰承庭訓家君福菴每手抄先生友迂集一編教之曰此人文之精者也小子熟之其有得乎比壯出從豫章羅孟維先生游又得所謂東行集者每展誦而紬繹之則心曠神怡快然如有所得而尤以不獲觀其大全爲恨也天順改元蒙

恩假守寧國而屬邑宣城寔先生桑梓之邦到官之初首訪文獻先生之諸孫武欽以其所藏玩齋稿并年譜來上首尾脱落僅得詩文若干首餘無存者於是博求之大家世族卷軸之所遊識名山勝地碑版之所傳刻又得詩文若干首合前二集彙而革之各以類從列爲十有二

卷總題之曰貢禮部玩齋集序而刻之學官是
矣先生之文美矣至矣是雖昆明劫火之後仙
宮六丁下取之餘殘編遺墨尚幸歸然如魯靈
光獨有存者其傳世行後無疑也一時門人高
弟謝肅塗穎劉中華吳寔閩南寺集編次之請
既已不可復見而武威余公山東李公金華黃
公吾郡楊公諸名賢所為序文則猶具在是也
何人敢贅一語於其間哉第以斯文失傳之由
區區蒐輯之意與夫刊刻之歲月皆不可以無
述故不揆蕪陋而竊占之觀是集者尚矜其用
心而畧其僭踰之罪則又幸矣
天順癸未夏五月端陽日會稽沈性謹序

貢禮部玩齋詩集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
者有專攻之使情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
不止如老杜所謂耽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
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時公卿大夫士
下及閭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雕琢而大工出
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風謠音裁
之自然也然則以窮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
朝古文殊未逮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都
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於唐至延祐
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極其所摯
下顧大曆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于亦盛
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究僚貢
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
孰輊也公以余為通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
吳南有佳人將谷有美竹深待比與日入初風

息笑容生綠水遠泛逸響每伴匡如風行春陌樹風採如高烈次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咸古恕答詩麟賦紀變如河決蘇臺論人物如耕莘蹈海逃方之外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由有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補本朝缺製其他可作周未可一二數此其故世之時人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哉蓋自其先公文靖公以古文鼓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容暇豫不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也得於自然有不待雕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公年尚未艾氣高未衰而尤者問學不止今爲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爲風爲騷入爲朝廷道盛德告成功爲雅爲頌又當有待於公者豈止今日可見而已編是集者爲其高弟子謝肅劉中及朱鐩也別又爲公年譜云公字泰父號玩齋學者稱爲玩齋先生至正十九年秋九

月九日會稽楊維楨序

貢禮部玩齋文集序

玩齋貢先生昔校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以諸生禮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凡先生之所作無不欽覩而熟味焉門人豫章塗穎會稽何昇嘗為輯録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宣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為之序其後先生以使節薦閩海僕適從以來[illegible]月郵寫録其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海[illegible]陽桐

桂郁鄭賁等請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焉風雅湖淪亡泯滅殆無餘國朝大德中始漸還于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哉大率模擬之迹尚多而自得之趣恒少也間嘗觀諸二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雄渾而峻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中乎軌度不矯矯於違俗而自遠於塵滓才情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

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具有全集在焉

至正乙未冬十又一月壬午朔門人邯鄲趙贄書

琳齋詩集者中書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所
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鐩所彙而萃之者也元生
發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拜華赫然為
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在朝而諸先生
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
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
公先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遨遊其門
講明論議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所蓄者大其見

該博而閎衍其識高明而超卓其才瑰奇而縱
偉其氣剛大而持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
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嗇直而不
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
柔而不迫和平而不縱雄放傑出而不蕩以擬
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
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
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 月

壬巢歲辱在翰林先生時為兵部侍郎間出平
生所為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數焉
次其簡編以成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
則先生以都庸使者持節南遺而不果矣其後
用壬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顛沛聲迹
之邈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将溯閩廣
東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壬日
陪杖屨散步林阜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
詩敢請以畢前志先生喟然嘆曰自喪亂以來
圖書散矣吾文藁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
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
耿耿者猶在雖旅客遠寓而忠時撫事未嘗不
形之詠歎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
授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蓋至而識益遠才
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于中歷困
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哉丞欲類

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既歸則其門人謝肅已序次之矣惜乎用壬不能輯録於未散失之前而肅也迺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愧於先生而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廷緝之成獨非用壬之志之所存乎用敢序于篇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壬謹書

貢禮部玩齋文集序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學政事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民暨德之士而志于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于時肅年尚少沉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録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七年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値朝廷循熙寧一法而大臣有薦先生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 國子以歷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於人人聞于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内之人識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如肅者既抱其忻慕之心至是則重自歎曰先生今天下人豪也肅安得一受指教以足平生之志願哉又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

謁拜於吳山舍歸先生受而不拒列于弟子員後使十餘年啟橐之心一旦傾寫庸非幸歟未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尚書總漕閩廣道出海昌値海上有警因留居於州之北門九七閱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間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倪籍記之後選取先生詩文之藁而讀焉見其名友迂者則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黄公序之名

東軒者則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于今而傳于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考其卷帙則錯亂無幾問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唐劉中海昌朱鎰力加捜訪或索之記憶或求之卷冊或録之金石詩古賦歌詩論辨書啟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覩爲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

齋詩集且復于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於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嶄然不亂及其辭之稍也如大匠作室鳩衆工而聚群材某爲梁某爲棟某爲椽桷俾各精於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

之則門廡堂室秩乎其序熙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若惟其運意措詞各妙其妙故雖縱横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奉命則有諮諏之勤靡及之歎其孤寄遠宦則有游從之適登臨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風俗尚之美惡

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槩變夷
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
不即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官大臣文儒
逸士相為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舉皆清俊奇古
樸淳雅健有典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
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蓋自風雅以來能集詩家
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文貞而興
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
合先生是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
也雖然即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
必極聖賢之指要使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為
文章必出於己而無愧於古作者在官政必欲
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至于
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
明之傾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
自養而窮達一致者也故或掃室焚香抱膝危

坐而終日不動或露晨月夕宇宙軒豁則散策
海上逍遙閒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以自適其
天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胷中者為何如而視功
名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為末事矧
所謂詩歌者耶而肅等汲汲於其刻固弟子之
宜為然先生所作率多韜晦國家太平之美適
今編肆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思治之義也
遂書以為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上虞
謝肅拜手謹序

貢禮部玩齋文集序

夫人之生則有聲聲通乎心其宣諸口者謂之言言中於理倫比之而有章者謂之文則文乃言之尤其可傳而不泯者矣文之尤也蓋言以宣意文以立言可傳而不泯者以其中理而載夫道之道也者貫古今而不可易則文之用可得而泯乎三代而上文與理具六經之文是也三代而下文自文理自理言之不能措諸文者有之矣文之而戾乎理者亦有之矣道何自而明乎間有作者刮其浮習欲舉一世而甄陶之雖鼓舞奔迅於一時然亦繆轕於故常而不克大有所振者可勝數哉至於我朝元禎延祐之間天下乂安人材輩出其見於文者雖一言之微亦本於理累辭之繁必明夫道有温醇忠厚之懿無脆薄褻淺之失其流風遺韻漸涵淬濡立將澤百世而未艾烏乎文章之盛其斯時歟

自世故日變而士氣不揚故老凋謝而師承無法辭之儷乎古者不多見也況其可傳而不泯者哉及來閩中始得今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文而讀之其言簡而明曲而當法度嚴甚而意態舂容所謂不多見者非虛言也其先翰林在延祐時以文名則先生之得於家學者有素矣人徒知其文之古而不知其本於理也人徒善其詞之工而不知欲以明夫道也可傳而不泯者其可誣乎雖然是猶論其文也若夫立朝之節臨民之政與夫理財之方一皆見之行事之實而非空言之無證者可傳而不泯者不獨文而已先生之門人劉中御枉以其平日所著曰友迂曰玩齋曰冥冥曰東軒曰閩南等集類而成編來求余序因併及之先生名師泰字泰父與余之為世契至正辛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特授亞中大夫治書侍御史兼經界使山東李國鳳序

貢禮部玩齋文集序

國朝統一海宇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盖自兩漢以下莫於斯為盛矣當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皆以前代遺老值國家之興運其文麗蔚質奥晁為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清河元文敏公

四明袁文清公浚儀馬文貞公侍講蜀郡虞公尚書襄陵王公其文典雅富潤益肆以宏而其時則承平既久豐亨豫大極盛之際也今天子元統以來致治為尤盛而文學之士至于今則遂以日继淪謝而幾於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公豫章揭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皆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諭德東明李公侍講金華黃公雖碩然猶

存而亦既老矣其方需任用而擅文章之名者惟吾宣城貢公乎公之先君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委游上庠受業諸公間故其問學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而脉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継前人之緒矣彼之歟知一代治化之盛者亦其有不足徵者乎雖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

政事尤長也其為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為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大務居夏官則奏詔覈驛戸於北境司水衡則朝廷復以中原饑饉之事倚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不可遽數也大抵政事文章本一揆也達事情而號令明執法度而賞罰允此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漢遠矣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政事則陸宣公范文正公而已公之文章實追

韓歐之法其於政事不猶陸范之志歟柳非韓歐不施於政事而陸范不著於文章也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為善論公者矣夫讀其文必也論其人求其人必也論其世故稡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公名師泰字泰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两入翰林為應奉遷宣文閣授經郎陞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為吏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出為都水庸田使今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

年月日金華王禕序

貢泰甫友迂集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彌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為迂者亦聖賢以為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今凡捷機變者雖强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竊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遊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為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合二人者雖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甫為應奉翰林文字因多暇者即與聚盍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即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商書戲謔無不言者意少適即聯鑣過市據鞍談謔信步如所止及暮無所止則與問曰將何之曾

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遂自古暨今在公貴人
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
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
皆以為常然而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為嗤詆當
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
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雖正迂者
之所不能為也因翱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
皆無所遇乎既歸淮南泰甫亦以親嫌辭官歸

除紹興推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
爲丞相蒐羅天下人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甫之
治爲浙東西第一適滿後召爲應奉余適入朝
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余年少於泰
甫鬚髮皆白而泰甫鋭然而紅白如嬰也其別
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甫真豪士也
夫以士之賢無所遇而淹於下議宜其悲憤無
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致

力於文學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負蓋不能
爾然則吾泰甫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
少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
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
削棄之亦何以為也泰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
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
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
於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年月日青陽山人余闕序

首卷
紀年錄　　年譜
元史本傳　　神道碑銘
一卷
賦
小窗螢賦
五言古詩
古意二首　　擬古三首
遣懷二首　　感興五首
赴京別親友　　姑孰道中
和吳子彥高齋雨坐韻　　雨坐有感簡友人二首
湖上納凉懷吳子彥　　題何氏永思亭
送潘仲金赴德興教諭　　歲暮別陳華仲
次陶公美韻簡劉景初　　贈蒼梧縣尹
春日同達兼善燕亭　　題王維輞川圖
河決　　上劉承旨二首
送子通編修代祀泰岱二首
採菱女　　代婦嘆
和成誼叔應奉韻　　題王濟川風樹堂
題潘叔寬望雲圖　　題張子英閒止齋

題蕭山包氏棣萼軒　　姑蘇半塘別季野
餞張懷玉赴廬州治中　　賦成誼叔積素齋
題吳中陸氏菊逸軒　　題舒經歷澹齋
咏琴　　畫蘭
縉雲縣和余廷心韻　　題方氏敬齋
研幾齋　　重九日國學燕集分韻
遊西山次周伯溫韻　　興州道中
題滕王閣圖　　題飛嶂參雲亭寄老士安
監愿　　涇縣石磧道中
過仙霞嶺　　謝吳詵文送菊
雜體八首　　天台林氏山齋四詠
送劉子遠江右　　秋夜和韓與玉
偕郡蕭梅竹行　　題朱澤民所作段吉父應
奉別業圖　　春日宴蘭亭分韻
劉中州盤谷圖　　天門山為楊待制賦
蘭泉雅集　　爛柯山分韻得之字
過敬德聚星樓　　王中甫桃花鸂鶒圖
二卷
七言古詩
題伊尹耕莘圖　　段節婦吟

金溪縣烈女廟　送國字張教授
黃河行　題尚龍李衆甫貞外稼
爲郭宗道祭酒題韓滉移居圖
分題得蕪湖月送宋顯夫赴山南僉憲
分題得姑蘇臺送吳元　赴江浙省左丞
爲紹興况兒治中題畫魚
雪後會飲瑞應宮　寄翁高空隱居
題山水圖　題江陰任文中山水圖
題太醫宋若仁萬竹軒　廣道人歌
書河上成安驛　題太師賜吳學士墨竹

題陳伸明所藏雙松圖　次赤城驛
過浦城　題楊理問送行詩卷
題二馬圖　楊白花
題上虞謝元公春暉堂　學圃吟
當塗李夫人貞節詩　奉鄭愛節廟
吳中曲送楊伯幾南遊　送左祥鄉之番山尹
送王士原之龍泉巡檢　送刁萬戶奏事回蜀
送臨王府蒲司馬西還　送鄭伴讀歸省山東
送張介臣歸省濟南　送友人赴陝西作縣
挽陳堯　上元送別

關山月送殷文學從游　送歸彥溫河西廉使
三卷
五言律詩
冬至　太平三山值風
蕪湖　遊麻姑萬松庵二首
送方外閒人　遊江陰君山
遊詩呼龍華寺　遊虎丘
聽雨堂爲周叔揚賦　題韓與玉春山行旅圖
台州寄楊子秀　興化湄洲嶼祀天妃還
題程以文聽雨山房　梁山濼

東昌次孟景章韻　送陳子敬赴南昌尉
送國子伴讀張德充歸南湖
南城監試和同院韻　送李盤野
題劉子明西雲亭　送國子生哲德明歸淮西
送華以愚南歸　分題得獲麟堆送李廉使
送俠元帝代祠海嶽　送蔡古彭教授往高州
在庸閑觀新寺　將下嶺
赤城　題黃觀瀾卷
送趙宗吉赴河間守　題雪軒
同修寺雨後書懷三首　和前韻三首

春晚書懷　寄靜巷上人
憶姪畀　憶與會草堂芭蕉寄友人
和馬仲皐立秋韻　題朱賀夫東野草堂
題與屯秋江墨蹟　贈李可度
赴京道中　茅市簡友人
贈張上方　以柱杖贈程以文先生
茂上人古木圖　鵰窩驛
洪橋驛　下元吉雜月山房
毅上人蒲室　許光遠先世讀書樓　二
會稽韓道士滄洲

四卷
七言律詩
和石田馬學士殿試後韻
送賈有恒赴潞城縣令　送陳太祝使江浙收祭器
來青二首　壽峻之丁山學士
宗真宮雕羅勃畫爽像　贈盧雕　畫馬
送黎貞胡萬戶南還　送閻翁歸豫章
貝秀才進所著春秋辭　送壽應奉赴典國路經
八泗安光上人韻其日聞有供奉之除
天壽節日大明宮朝罷東張博士
天壽節日大明宮朝罷東張博士
江浙獻嘉禾賀丞相架公
南城試院和張博士　送林希元赴上虞尹
送余廷李赴海東僉憲　試院和周伯温韻
送蘇伯修赴淮東廉使　送吏部王可表守棣州
題張真人又一閒堂　送周介人赴山南照磨
送篤敬夫之廷南臺御史　題張萬戶夫人貞節卷
贈伯喬散人　送道士王仲遠還江州
送陳學錄伴造祭器雅樂
送呂師賢赴山北憲使　送東流葉縣尹

壽吳宗師　贈毛李祥還江南
送張子誠辟山北憲史　送安南使者黎括省之
送舒亦誠南歸　送黃子中南還
虞徽天師祈雪有應詩以美之
送王彬叔赴淮西憲史　送范丁奇歸隱潁州
送馬叔敬赴醫學提舉　送黃季亨赴松山巡檢
題河間崇溥李義堂　上都辭馬大夫五首
過御河　將丁嶺
榆林有感　送上都癸子錄就試
上京和周伯温御史韻

榆林道中　興安道中
寄王介川推官　送胡斯文辟南臺掾
送倪秀才從學維揚　送孟景章赴廬州判官
送定人還錢塘　送宋仁甫赴陰陽教授
贈日者范竹友　送吳師禮赴池州直學
題括蒼潘照磨具慶堂　送徐復初辟掾南臺
芝庭爲吳中李子文賦　送醫士王安道
贈爲神鏡塘上人歸京口
別周鍊師雲泉真館　送周希元高士歸廬山
送韓執中還錢唐　題廬山楊宗鄉思永樓

目錄　七

新蠑　月舫爲袁鍊師賦
送成誼叔應奉分院　柬呂仲實左丞
送趙國瑞赴澤州同知　送明原道赴南豐判官
送江西傅與礪教授　彭叔興赴尼山書院長
寄邵士開公美二首　挽侯敬文秀才
采石和劉顯臣韻　徐州
冠州　送汪生還江南
送賈舍人赴廣東照磨　代祀還呈六師二首
新州寄馮養素月彥明二丞
朱仲文編修還江西楊子橋別賦
邳州和劉顯仁韻　舟泊至州
彭城懷古　送鎮守邵少監至
高郵夜泊　揚州別許克誠僉憲
安家港祠神因寄元臣僉憲于約齋
江陰君山次陸丁方韻　挽汪尚書妻魏國夫人
挽王君佐秀才　和楊德章監憲詠物詩二首
送蜀士史道章之張縣尹
送何仲昇赴試　送內官乘驛買書歸蜀並
三賢祠　挽陳公輔縣尹
峨眉山　詠姚氏瑞蓮

目錄　八

題丁元善鍊師陳明樓　謝季衡上人惠松花餅
送國子常侍無咎仁還山東
贈淵上人住涇縣延壽寺
登會稽寶林寺塔　送山陰賈縣尹
和王繼學廉使觀魚韻　陪侯少監海術撰飲西湖
送外兄李學文　送醫士張景遠歸黃池
劉山驛　出大橫道中
贈漳南趙啟許以衷　懷安縣別莊蕭監憲
建寧得宣州家書　題樂遠軒
題宋仁甫樂山亭　建德城西寺

建德城西寺　蘭溪胡仁中家喜雨二首
江山縣　台州留別林希元
贈天台李鍊師　題天台萬氏山亭
過馬山　建寧道中
延平　崇嶺道中
泉州驛別侯太守　賦鄞州王太守養老圖
漳州　玉泉爲宜春黃子中賦
風逆舟中　送汪仲恭往于山
和于山孫元寔韻　和潘叔寬寄韻二首
感春　吳景文君庭壯冊

題朱教授送行詩卷　用胡元功韻贈劉生還浙
送方舟卜人往宋鶴　巴林女子韓希孟貞節
寄姜丞相康里公　送胡孟然還錢塘
送有亨姪還錢唐二首　題劉生竹林書堂圖
送朱適夫赴廣西巡檢　題蘆花被圖
如韻李清叔元夕
五卷
五言絕句
越城北馬　孟浩然畫像
蘇子瞻畫像　無題

卷
雨　風
雪　老
寶應舟中見月　張伯雨丹房偶題
龍虎山中詠十首　題海棠鳴禽圖
七言絕句　讀范文正集和黃山谷韻
龍駒圖　畫松
明仁殿進講五首　送人歸廬州
題淵明小像　送陳正謙著書還江西
和馬伯庸擬古宮詞七首　雙鷹圖三首

題出塞圖　題樵漁圖二首
和胡士恭灤陽納鉢即事韻五首
按松州還賦二首　詠塵
題鮮于墨跡　題吳宗師看雲樓
寶應待郭少監不至先行
朝發采石暮泊儀真舟中望月
赴京留別劉李二生　發通州
贈呂架老兵　送王元伯游金陵二首
舟泊黃河有牧監龍郁兒以婚買舞之賦此
次成誼叔趙大本二學郊亭爾竒門聚散詩韻

題畫　漁父
灤河曲二首　水仙二首
畫蘭　題錢舜舉折枝海棠
題山水圖　重成丹陽寄錢伏夫二首
過許墅廣福寺留題　龍華寺贈楨庭上人
姑蘇臺　過吳中得書題贈宋君仁
題怪木圖　秋日與陶佐游萬松卷
游甲中府姑西觀三首　題番易劉伯方靜觀齋二首
題玄妙觀徐月庭所藏鐘離像
野浦歸舟圖　書扇勉錢道夫

西湖竹枝圖四首　贈錢唐琴士
過桐江　釣臺三首
江山縣道中　興化道中
題楊德章監憲賀蘭山圖
處州弋溪驛二首　麦莊贈化東巷王道人二首
吳淞江上設興四首　書扇餞徐大章往黃灣
書扇餞滿濟氏往黃岡　題宋嶠圖
書扇餞浦德全往彭城　題劉庸道五莊草堂圖
題朱直夫所藏梅花圖二首
五言排律
上京大宴和樊時中侍御
輓馬伯庸中丞　剪燈聯句
六卷
序
洪範定正序　易象圖序
牧民忠告序　黃蒲士文集序
刑庭詩集序　陳君從詩集序
野莊集序　鄭彥昭詩集序
武經總要序　重刊不解先生詩
江浙分省陳都事城海寧詩序

盧氏紀言序　謝氏家訓序
中山世家序　朱氏族譜序
董母孝節詩集　張子固功蹟詩序
燕集滄浪亭詩序　春日玄沙寺小集序
晨起夜坐詩後序　送謝元功東歸序
送趙木仲東歸序　送余仲達御史序
送鄭居貞之建安序　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
送許存衷赴溧浦尹序　送宋元實赴南靖尹序
送翟終吉還南臺序　送周克復歸省序
送傅廷學調江浙省椽序

送修敬宗序　送曹季修赴建寧教授序
送忽都不花右丞赴京師序
送興郡都事北還序　送李尚書北還序
送[illegible]仲北還　送王仲弘歸建安序
送[illegible]仲衡之平陽州同序
贈醫者蔡德芳序　送元舜宗先二師歸湖東序
七卷
記
備倫齋記　橙訓堂記
知學齋記　一經堂記

重修西湖書院記　勉齋書院記
象山樵舍記　福州路儒學後田記
福州三皇廟學田記　文昌祠記
上虞縣後湖記　上虞縣撥田記
兼山記　福州行省檢校官廳壁記
福建行省檢校官題名記
福建行省司題名記　重修福州路記
商風亭記　鳴鳳亭記
黄氏義田記　林氏祠堂記
興化郡守康里君善政記
道山亭禱雨記　寄庵記
稽軒記　省愛軒記
鶴齋記　梅邊小隱記
休休亭記　思庵記
谷口莊記　凝虛樓記
雲莊記　修慕庵記
松蘿山房記　娛親堂記
玄石記　壽慶堂記
大隱記　再來泉記
香嚴寺復田　福州玄妙寺興造記

誠齋記
八卷
傳說問戒銘贊題跋偈祭文
顯溪翁傳　趙氏節義傳
雙孝傳　海樵說
雲觀尚質字說　名吳晉說
鄭居貞字說　陳文彪炳文字說
范君美御史字說　中中子說
說戒齋序　賈循正善善齋銘
孫仲圭好古齋銘　皇太子賜書贊

普平章壽容贊　袁伯長學士畫像贊
小像自贊　孟天暐御史小像贊
僧仲謙評使小像贊　按攤不花御史篆冠贊
胡惠卿畫像贊　俊用章書像贊
訢笑隱畫像贊　邢溪和尚畫像贊
處大夫書了堂二字為贊
題王儼紅後集　題曹士弘哀辭卷後
羽旅錄圖　題宋御史江自強誥後
題程以文遺曹子學書後
題貢太史上京詩集後　題許文于貞為郁文海作

龍溪山房記後　題新安張吳光世碑後
題崔元亨送項太醫叙後
題李咸熙畫　題息軒記後
跋五牸圖　皇太子賜書跋
跋王國賓傳後　跋韓致用五雲輯錄卷後
跋王憲使朱縣尹慶詩卷
跋鄭希道擬存稿序文　跋宜和御書
跋毛貞士傳　跋阮孝子傳
跋汪節婦傳　跋夏節婦傳
跋趙昔華詩　跋松坪招隱詞

跋李憲副所藏東坡墨蹟
跋徐明初所藏文靖公詩
跋程氏遺安義學本末　跋李遐畧與裴檢校書後
跋張氏永訓堂記後　跋當塗陳氏壽詩後
跋賽典赤氏家傳　跋曾克謙入閩記後
跋高惟恭守說　跋江以敬登樓賦
跋鄭德和所藏智永千文
跋松泉圖　跋陶淵明圖
跋杜孝子傳　跋白沙送別聯句
跋諸公所遺馬編修書　跋巙子山書陸宣五論

跋王經歷小傳　跋楊大同遺姑詩
笑隱傳并序　祭程以文
祭吳仲容尚書文　祭部史慶舜谷文
祭姜義差文

九卷

碑

重修南嶽廟碑　杭州路新建南嶽廟碑
杭州新城碑　建安忠義之碑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慶童公功德之碑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德政碑

重建清平山西天元興寺
四明慈濟寺碑　佛智普慧禪師碑
重脩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
十卷
墓誌銘表
訓大夫劉君墓誌銘　義士周光虎墓誌表
建道都元帥府奉差滿積中墓誌銘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貞素先生墓誌銘
上饒處士夏君墓誌銘　湖州路學正蕭君墓誌銘
張元實墓誌銘　宣慰副使丘君墓誌銘
福建等處鹽運司張君墓誌銘
將仕郎國子監丞鄭君墓誌銘
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劉墉
誌銘　臨淸御河運糧萬戶府經
歷鄧君墓誌銘　袁隱君墓誌銘
故承直郎福建商君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楊君墓誌銘
安仁縣太君蔡氏壙誌　故張母夫人壙誌
朱夫人韓氏墓誌銘　徐母葉氏墓誌銘
贈天台郡君王氏墓誌銘

李夫人茅氏墓誌銘　婺源程夫人墓碣銘
歐陽縣太君彭氏墓誌銘
龍泉縣君湯氏墓誌銘　贈奉訓大夫張君墓表
拾遺　絕句
題鄭君肖小像　五雲詩五絕
題延平圖　偶成
題栗先生遊山詩後　題天台隱士小像
題白頭烏　春雨二首
寄贈圓僑鍾道人　同庚佐卿遊麻姑萬松亭三首
偶成二首　題陵吉甫所臨十七帖後
海歌十首　書所見寄天鄰
和謝太守二首　題細魚圖
鄭所思小像　題張叔夔春江聽雨圖
寄顏經略羊酥　題倪中訓春山訪隱
藤山理泉留題二首　次日娛南雷張師夔余尹
郎事次李景儀治書韻　贈柏里山人
題張子與所藏鮮于樂題
會飲香巖寺次李治書韻二首
燕滑春樓次燕院使韻　晚歸香巖寺二首
城西晚步　遊玄沙馬上偶成

秋日移居永源寺別贈浩無涯和尚
挽朱郎中夫人　題仲穆山水
荆門開　李都事榮壽堂
試院夜坐　縉雲道中
泉州道中　題張平章凝香閣
寄題谷叟莊　題倪元鎮小景
贈丁將石　風雨送別張僉憲
玄石歌次彥昭僉憲韻　和李經歷寄廉院使韻
和達道夫寄李經歷韻　和李治中游玄沙寺
題牧牛渡水圖　吳水謠

北堂詩序　陸氏世系表序
送宗人貢宜仲歸丹陽序
雲溪菴記　遊于山記
歸隱菴記　尚賢齋記
記河豚　三真翁碑

玩齋先生紀年録

大德二年戊戌時成宗在位公以是年五月二十一
日生於宣城之南湖
大德三年己亥
大德四年庚子
大德五年辛丑
大德六年壬寅
大德七年癸卯
大德八年甲辰
大德九年乙巳
大德十年丙午

大德十一年丁未公十歲
至大元年戊申
至大二年己酉
至大三年庚戌
至大四年辛亥
皇慶元年壬子武宗即位
皇慶二年癸丑侍父挾學江西會草廬吳先生堂試
中第一
延祐元年甲寅仁宗即位

延祐二年乙卯
延祐三年丙辰娶寧國路總管之女張氏
延祐四年丁巳公二十歲
延祐五年戊午入太學　自宣入京
延祐六年己未
延祐七年庚申
至治元年辛酉英宗即位
至治二年壬戌
至治三年癸亥
泰定元年甲子晋邸中江浙鄉試

泰定二年乙丑
泰定三年丙寅
泰定四年丁卯公三十歲
天曆元年戊辰明宗即位公攻治詩經中國子選
太和州判官未赴　自京歸宣
天曆二年己巳丁外艱
至順元年庚午寧宗即位
至順二年辛未除欽縣丞未赴
至順三年壬申辟江浙省掾
元統元年癸酉庶惟皇帝即位

元統二年甲戌乘官以中書檄行省不得用部下士為掾以江南三省對調公不從上書丞相辭去不
仕
至元元年乙亥
至元二年丙子
至元三年丁丑除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以兄來官翰林辭避南還養母公年四
十歲
至元四年戊寅葺愛日亭
至元五年己卯丁內艱

至元六年庚辰
至正元年辛巳為蚵嶺鷄適乘中春等件以聞寰恩
至正二年壬午
至正三年癸未
至正四年甲申除紹興推官既任考文江浙
至正五年乙酉
至正六年丙戌
至正七年丁亥召爲翰林應奉奉旨編纂遼金宋史
公年五十歲
至正八年戊子遷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

至正九年己丑遷翰林待制奉旨兼祭贊經筵官進
講經筵明君子小人之辨上喜錫賚甚厚
至正十年庚寅改國子司業割司業俸并節行供浮
費積贊廣學舍六十間以及諸生宿處
至正十一年辛卯四月奉制不拘南士擢吏部郎中
三日後拜監察御史分巡東道
至正十二年壬辰奉制再除吏部侍郎
至正十三年癸巳冬調兵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差次
口北上京站豪貴憐賑貧民甦息驛拜遞道作榆
林有感詩

至正十四年甲午八月除屯田使和糴二百萬以供
軍
至正十五年乙未正月除江西廉副未任陞福建廉
使六月任十月除禮部尚書道出建寧十一月除
平江路總管十二月二十八日任
至正十六年丙申正月三十日城陷于張氏公抱印
求死不獲作感懷賦以自見隱居吳松江上至釣
臺山長吳景文易姓名為端木氏號灰樊子刑刑
詩
至正十七年丁酉八月起行納於浙省十月丞相奏
公九成以便宜除兩浙轉運使隱居杭之西山公
年六十歲
至正十八年戊戌八月陞江浙參政居杭州作備萬
壽
至正十九年己亥正月除戶部尚書奉詔漕閩粟皇
太子皆務本二字賜之赴閩道梗二月遷居海寧
之北郭時錢得列弟子員後八月自海寧航海達
閩而脊序倚寓如故冬值兵入境錢具舟迎夫人
脊序過家留居東野草堂
至正二十年庚子九月除秘書監卿還京師公寓閩

中香嚴寺作高風堂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公寓閩中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公年六十五七月七日自閩中
歸脊寓命其地曰小桃源冬十一月十日歿於寓所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是年春錢割地以葬實閩三月
三日也閩士因廣高風堂改先生祠以綿祭祀

玩齋先生紀年録

門生朱鐩編纂

公姓貢諱師泰字泰甫號玩齋寧國路宣城縣人也
先世居大名開州長垣縣之蒲城七世祖宋武德大
夫都總軍將使諱文顯扈蹕南渡因居秣陵再徙宣
城十居南湖六世祖賢尚書省評事五世祖諒一琳
承信郎四世祖諱大用朝奉大夫曾祖諱應龍前元
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祖士濬累贈太中大夫僉太
常禮儀院事先以其子奎集賢學士官贈太監奉勅
命儒臣程公文海撰爲之文奎字仲章號雲林先生歷
官至翰林學士奉勅贈千戶之生田畢謚文靖侯卒
年六十一伯庸馬公嘗銘之生二子長師道次師泰
郎公也延祐間雲林公作制翰林以公從學國學時
雪樓程公草廬吳公子昂趙公伯生虞公元功歐陽
公相繼爲監官公游諸公間涵儒浸漬所得者深泰
定初中江浙鄉試天曆間釋褐除太和州判官未上
丁外艱制終授紹興縣丞未上改江浙行省掾至元中應
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丁内艱至
正四年任紹興路推官凡所詳讞多致平反豪猾斂
手朝廷大臣有薦公治理爲江浙第一者後召入朝

爲翰林應奉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轉吏部郎十
三日拜監察御史南士入風憲自公始尋除吏部侍
郎十三年改兵部侍郎差次口北十三站其地多官
貴往往挾勢抑貧民公至之日務平馬政權要請託
騰沸執政欲左遷其官公處之泰然作榆林有感之
以道其志而驛戶送拜遮道執政察知之擢部庸生
者侍御江浙和糴二百萬石事集而民不擾十五年
春除江西廉副未任調福建廉使十月擢禮部尚書
改平江路總管上任踰月張士誠以高郵兵至城陷
官屬潰散公獨抱印隱居吳淞江上釣魚山長吳只
文家易姓名爲端木氏作幽懷賦以自見十六年八
月浙省丞相達公九成起之曰君之守平江也在官
未三十日人心未孚且擁兵捍患自有當任非君
之過也即以便宜版授公爲兩浙運使既任商賈盛
於市亭民賀於野奸貪縮服鹽法流通由是丞相益
加敬焉明年陞江浙參政十九年正月朝廷除戶部
尚書奉詔漕閩廣粟海上有警留居海寧與諸生謝
肅劉中朱鐩等講明道義露棲月夕時援琴賦詩以
釋憂憤八月自海寧航海達閩轉浦京師而恭存仍
留舊寓冬值兵入境鐩具所迎夫人恭序過家卒底

于安二十一年九月朝廷以秘書監卿召還道梗公寓
于香嚴寺與緇累李公景儀倡酬歌詠以遣興作高
風臺以娛情二十二年夏五月自閩浮海歸于海寧
營別命其里曰小桃源方秋築優游留情溪壑而寢
疾作遂卒以不起享年六十有五娶寧國路總管之
女張氏封廣陵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昱行樞密院掾
史次晟旻皆蚤世女一人耆軒適海寧州判官張肅
孫男四人宗堯宗禹慶童充童尚幼女靚中公病既
篤呼弟子謝肅朱鐩語之曰余平生苦志勵行期於
無媿於心耳非託于文字則當世立言之君子無所
取徵尔尚撫其梗槩以副吾志鐩既遵治命以菆瘞
日薄遂不果肅方官游東齊未暇及也惟鐩跧伏田
野得親近公之子昱故能詳其本末然公之功名事
業著於人人姑叙其事以俟太史氏採擇焉

元史本傳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
祐至治間官京師為集賢直學士卒諡文靖師泰早
肄業國子學為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
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
為掾史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
翰林文字丁內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
疑獄悉為詳讞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
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
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稱
為史甲所殺史傭作高氏為內家事遂逮高史既誣
服高亦就逮師泰審詢之則船中死者載物抵杭而
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史實未
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冤皆白游徼徐裕以巡
鹽為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賫錢撲
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
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
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併得報餘姚孫國賓以
求盜獲姚甲造偽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會丙赴有
司誣以同造偽高嘗為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舍姚

因加罪於高而脅與孫有隙故并逮之脅與高未嘗相識也師泰疑高等寃遣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脅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寃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寃治行為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為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傳事畢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擢用於是南士復得居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為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于浙

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病原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豪貴以其不利於己沮撓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都水庸田使十五年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遷福建廉訪使居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泰又以選為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率衆渡江在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以便宜授師泰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為秘書卿行至杭之海寧得疾而卒師泰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者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有元故禮部尚書秘書卿貢公神道碑銘

秘書少監揭汯撰

延祐之際
仁皇隆尚儒術而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蜀
郡虞文靖公巴西鄧文肅公宣城貢文靖公先文安
公相繼登用文明之盛煥然有光于前能繼先業而
以文政事稱者獨貢文靖公之子是爲秘卿公公文靖
次子也諱師泰字泰甫其先世居大名路開州長垣
縣之蒲城至宋有文顯者以武德大夫都總軍將使
從思陵南渡錄鍾陵從居宣城因家南湖公八世祖
也文顯生尚書省評事賢賢生承信郎之琳之琳生

朝奉大夫用大用生承節郎應霆是爲公曾大父入
皇朝以文靖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
封廣陵郡伯妣黃氏追封廣陵郡君禮部生士濟是
爲公大父以文靖貴贈亞中大夫秘書大監國子祭
酒歐陽玄奉　勅撰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太中大
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李
氏累封廣陵郡夫人太常生奎即文靖也集賢直學
士奉議大夫贈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謚文靖御史
中丞馬祖常奉勅撰神道碑又以公貴加贈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妣張氏累封

廣陵郡太夫人公生有奇質穎悟過人三歲授以詩
輒成誦太常嘗曰此兒吾家書種也必大吾宗延祐
二年文靖提學江西儒學公從行時吳文正公辟國
子司業歸鄉里公受業其門文正深器之七年文靖
召爲翰林待制公從至京師至治二年用大臣薦爲
國學生嘗作儺神賦袁文清公大加賞歎謂他日必
秉文衡時北人多易南士公毅然自立人莫敢犯嘗
夜讀書隣女數見焉公盛怒責之明日迺知同舍生
所嫉也文聲益著諸生多師事之鍾樓街遇駕小紅
車婦人遺囊道上公從者得之皆大珠也公追還之

婦大驚拜伏道其中大者數十枚爲謝公不顧而去
他日知爲黑廝侍郎之母侍郎數詢其人不得公終
不言天曆二年公試上京擢第授吉安路泰和州
判官階從仕郎聞文靖公訃自京師奔還報喪無
禮至順三年服除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爲
掾宰執而下皆敬禮之中書移文江南三省掾史互
相遷調他省不得取用公上書言人材之生無間南
北用材之道何分遠邇姑以近古言之陸忠宣生於
越范文正生於吳張九齡生於嶺南周子生於道州
朱子生於新安歐陽文忠生廬陵　世祖皇帝首徵

南士居中書者有之任臺諫者有之今限以地方則
周子朱子之道學不必尊忠宣文正之德業不足紀
歐陽文忠之文章不可傳　國初南士之彬彬者不
必尚茲議一行不惟遠棄歷代之嘉猷實乃近変世
祖之良法書上不俟報一夕引去省遣人追之不及
遂優游田里以奉其母置學田以養子弟之來學者
立義莊以贍宗族之無依者至元二年以應奉翰林
召階徵事郎明年從　師道來爲編脩官適以避嫌
辭迁奎章案典籤又以避親名辭六年丁内艱執喪
如禮文埸將至正三年服闋推紹興推官階承務郎

山陰縣民徐告郭等殺其兄獄已具内一人乃豪民
族徐誣之以執私仇公竟直其冤坐豪民以罪縣論
阮氏死事由謝獲邵私擅用木梃打阮而死公讞之
郎阮之私鹽邵實無預阮亦謝而死公盡平反其事
餘諸暨捕獲山寇株連滿獄公審其見壘者白奉使
宣撫縱之山陰民徐奉人士田蕭人妻女三江亭民
某豪奪武新撓法欺民咸有所倚公一置于法王亞
關死事連逮平民甚衆公發棠摘隱虛實彰然稱爲
神明奉使宣撫舉公治行東南第一八年復以翰林
應奉召階儒林郎預脩遼金宋三史有金織文段之

賜九年擢宣文閣授經郎階奉訓大夫所訓皆諸生
及功臣子孫公師道甚嚴三宮賜賚甚厚五月扈從
上京兼經筵譯文官進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及複義利之辯　上悅賜以金織文段十年遷翰林
待制階奉直大夫仍兼經筵參贊官又代祀天妃自
直沽至彰州凡一十七所故事使者二人僉議以公
[illegible]潔宜專領其事十一年竣事未還道拜國子
司業諸生聞公之至欣悅倍常在監一年深厭時望
十二年大師右丞相奏宜如　世祖皇帝時省臺兼
用南人上可其奏首用公爲吏部郎中階奉議大夫

求上拜監察御史分巡上京至平縣有賈販木綿五
十車夜宿劉呂家北明盜其半縣以坐劉公曰事可
疑也乃平反未幾果獲真盜迁吏部侍郎十三年太
師右丞相南征　上曰江南不靖民多詿誤朕當曲
赦使其投來歸公與刑部侍郎秃堅不花奉　詔往
諭仍領兵粮三十萬石於平江時鎮江金壇縣王貴
堂十一家自寇中來歸南中丞佾嘉納既納其欵江
浙行省右丞佛家閭欲仍以反逆論俱移文中書中
書下其事刑部與公覈之刑部曰當從右丞公曰當
從詔旨刑部曰詔在前降在後公曰明赦之詔方下

而用法既降之人恐非主上好生之心刑部始恕卒
從公論改兵部侍郎階奉政大夫中書遣理口比十
三驛皆富者倚權勢隱蔽貧者無援且困公至為訖
者紛紛卅不得行乃第其力之強實而高下之貧得
少舒焚香遙拜于道家道官位姓名而奉之十四年
陞遷涿州良鄉七驛均平允當一如口北轉都水庸
田使階朝散大夫羅軍儲一萬石踰月而事集十五
年入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未行陞閩海道肅
政廉訪使朱及境而赴訴者遮道公隨事論遣莫不
厭服以禮部尚書召及行又調平江路總管特淮南

張士誠之衆已歷境或謂宜避延其行公曰上命也
時江浙參政脫脫因分省是郡守禦調度一出己意
公不得有所更張未浹旬梟隔公懷印而出欲圖克
復竟不得遂乃作幽懷賦以述其志十七年張士誠
降既撫歸朝廷江浙行省左丞相達失帖木兒公承
制用公為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承制用公為參知行
省政事皆非公志也十八年 廷議以福建歲貢鹽
十萬引內一萬五千歸省憲餘八萬每引易米五石
以五千於榷關分水通江東西之商販廣東歲貢鹽
四萬三千引內存二千九百五十餘以易米至直沽

如福建從福建都轉運使司置提舉司分戶部尚書
一員以領之以所易米自海漕至直沽給空名宣勅
歲能自備海船漕至京師者授之起公為戶部尚書
階中順大夫得自辟曹屬事涉鹽法者從宜行之勅
授以下得專處決省憲不得與焉別命福建廉訪使
贍思丁廣東廉訪使八思不花以相督運遣應奉翰
林文字程世京持印章至閩十九年春 命始下時
公在江浙道阻不得往乃上書中書言閩中山多田
少以鹽易米固為便益只恐鹽有餘而米不足民將
不堪財竭力盡人心離散書上不報二十年春公始

得抵閩時上下洶洶言不便在倉之鹽不滿百引公
剪刈姦猾摘剔宿蠹分道俾為曉諭客商嚴制以斷
私販分隅立局以便民食時出賣郡縣多為有力者
所擾雖白粟令於省俯令中不行皆服公之威信聽
命惟恐後踰月得米五萬餘石以濟京師徙上書中
書言江東西之盜充斥榷關分水絕無商賈而境內
素非產米之地方採懲至其年冬上遣尚尊余將孫
還以戶部尚書貢列圖代之 東宮亦遣賜公以風
汛非時未得發舟出居城西香嚴寺有司摘月供具
月給休廩公悉拒不受二十一年築室於寺之右

日高風亭其上曰謁風日與諸生講明道德性命之
要省憲諸公四方賓客及方外之交候問無虛日公
款遇周洽莫不得其歡心　朝廷以秘書卿召階中
憲大夫仍命行省涖公所辭祿使者具言　朝廷之
所以待公者及東宮大書公姓字期以必來之意二
十二年夏自連江循寧遊海而北以海寧將大人偕
門生朱燧家遂寓焉竟以是年十月十日終享年六
十有五二十三年閏二月三日祔葬于本州十七都
小桃源公娶張氏寧國路總管紹祖之女累封廣陵
郡夫人子男三人晟旻時之父以兄朝列大夫江陰

州尹師燕季子昱嗣江浙行樞密院掾史女一人適
海寧州判官張齋大人孔了也孫男一人寧孫女
一人公四為考試官考同學公試者一考鄉試者二
考會試者一所得多名士主文福建時榜中再舉三
舉之士過半尤為士論所歸非官紹興時江浙江西
湖廣皆聘為至正七年考試官以江陰君之喪俱不
赴公篤淳溫厚樂易可親所至之地學者雲集雖在
官次教亦不倦前後受業于門者凡數百人為政外
嚴內寬不苛不弛有古良吏之風為文嚴密清麗閑
深典實詩極幽邃沖遠能兼諸体有盛唐風骨當時

得公所作者為能茶有詩補註二十卷友于集十卷
玩齋集三卷燠歙集二卷閩南集三卷公在京師揭
先生六十四卦圓圖于壁而虛其中禮部員外郎程
文名之曰玩齋故學者皆稱為玩齋先生云將以其
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鄉門人劉守狀公世系歷官行
事請銘先文安公與文靖公同朝而淡文嘗與公同
事蓋有再世之好故不敢以鄙陋辭乃為之銘曰
貢系端木用字為氏媯與于漢位列三事代有聞人
迄于我元文靖炳炳煒爍禁垣公濟其美光前後始
体本于經用參于史身任力踐行之道開鏗鏘之音

黼黻之文論經筵開與教胄子內掌綸綍外振綱紀
郡理因程梁植蕣蕣領文進上技尤兼鬢上明其明
下燭其幽尚遵繼淡便蕃朔嶼中秘之召好登政途
天不慭遺一疾弗瘳春風之和猶想樂豈秋月之清
如覩華采公今殁矣下沒者存其去彌遠其聞愈尊
崇山盤盤流泉浩浩刻此銘詩用樹羡道

雲輪閣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一

玉露

宛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性編

賦

小質窗賦

刷木井齊當草井蹤不變而天不從而餘淵旋騎騎窗室脩脩名小質窗有偏之昭或曰古直以質窗為小耶則脩標出碑直斯凌霄碧霄鳴鳳影挾崩蛟霜清風之葉葉弄明月之循循離弦戶而當軒貫拂雲而騰霄于以植數少為小耶則冊窓三四一徑五六

細實深貫錯苞髮綠或開樽而射金或援琴而彈玉雖無千頃之多聊可數竿而足然則小質窗果何在乎主人曰有高於墻卑大於室門可旋膝君便容膝脩及丈尺寬貿咫尺以祝以猿充我餘隙遥谷斯從匪川斯溢減晋林之七賢少有溪之六逸異將開之三徑慕子猷之　且况城西隅從堂北愉悦平安之報雖斯與晚遂形尚存先德不忘則又此心之所以思慕而憂惕也質窗雖小其義實大誰敢[illegible]培式崩孝愛或忖唯唯予誠是在虛心有容直節無儔庶其茂之勿翦勿敗

五言古詩

古意二首

功名果何為輕重天下士得之入雲霄不得墮泥滓
朝列三公行莫與匹夫比攀附既由人富貴非在己
胡為竟迷途白首憂不止縱有蓋世勳僅遺一紙史
往者尚如斯後來亦徒爾迺知巢許流高蹈良有以

又

黄金本何物舉世相紛爭賤者可以貴死者可以生
既解平城圍亦散六國衡神用信莫測萬寳詎敢嬰
亦有高世士睥視蔑輕寧為凍餓殍不受污辱名

斯人儻可見吾將與同盟嗟哉首陽薇千載有餘青

擬古二首

東南有佳人遠在水一方綺疏架飛樓曲閣圍洞房
意態與[illegible]氣若蘭蕙芳織[illegible]紈綺佩懸明璫
流風迴皓雪明月舒其光自云誰家子錦轂青絲韁
翩然一見之下馬立中堂可望不可即五采盛文章

又

淇澳有美竹挺挺霜雪中何人斷為節製為十二筩
宫商自相應鳳鳥鳴雝雝一鳴太平再鳴致時雍
從此去不返治道竟火燃相投伐孫氏猶聽王風

寥寥數千載伊誰啓冥朕后皇如有作孰敎乘無窮

又

採藥鍊神丹鍊久丹自成丹成出寶鼎旭日紅霞明
服之不終朝身若一羽輕騎龍跨八極翩然凌太淸
太淸逸金闕玉女羅雲軿飄蕭白霓裳參差紫綺瑩
元氣在呼吸因之薄蓬瀛下視寰宇內人事徒蠅營

遣懷二首

日入柳風息月上花露多東軒颯尙敞夜靜時一過
鳥散庭中樹蟲鳴階下莎北斗何低昂疎星沒橫河
獨寐誰晤語感慨成悲歌悢哉若桂樹遶在姑山阿

又

城東數株杏墻壁半摧頹驅童旋泥補聊以潛吾生
門前一隙地短畦亦縱橫有種才發日鋤蔬盡勾萌
夜來凉雨後青青盛滋榮採掇且勿過皆將俟其成

感興五首

玄陰結層空白晝慘不開鴻鴈失其群鶴聲亦何哀
嗷嗷在江渚欲下復徘徊游子獨何之感慨激中懷
緘書將寄遠霜露白皚皚

又

芙蓉生綠水水綠花更好採花當及時莫待顏色老
美人久不見華髮忽已皓因之遺芳馨聊以慰懷抱
天意且勿嗟令名當共保

又

悲風從西來海樹何蕭瑟薄寒中人肌毛髮爲慘慄
疏林動悲鵲壞壁鳴蟋蟀出門忽四顧恰恍若有失
仰面對青天青天行白日

又

客有雙寶劍紫氣射斗牛年少乍得之日夜不去手
豈知靈異物佩服終難久一朝騰波去化作蒼龍吼
何時復歸來爲國殄群醜

又

道傍有枯桑中空上無枝豈惟入蠶尼亦受群蟻萎
雨露忽以滋依然發華滋雖非梁棟材猶堪琴瑟絲
子能慎封植成功當有時

赴京別親友

崇堤衛芳塘塘上種楊柳楊柳年年青慈親未白首
送我不忍別出門復攜手親友莈高岡立馬望良久
離懷急欲醉盡此樽中酒

姑孰道中

朝發慈姥山莫宿吳公橋日入氣猶淳涼懷厭煩囂

隔江風雨至綠樹凉蕭蕭鄰舟頗相好有酒忽見招
明發波浪闊相望一何遥

和吳子彥高齋雨坐韻

高城莫色重空齋秋思多蕭滌散林樾的皪集池荷
開門望青山但見白鳥過獨坐發幽趣悠然發浩歌
此意誰與共餘聲在岩阿

雨坐有感簡胡仲明劉太初弁寄鄰隱梅谿師

茂林延群飆空庭灑飛雨衆物欣以榮綠苔自清若
蜻蜓飛水上蜉蝣亦生羽感茲晤玄化儵然與爾那
紛紛泥淖間變化無恒度

又

晨氣含餘清殘雨欣衆綠閉門睹佳興開軒縱遐矚
稚菊蔚庭葵新草出林木徘徊感物化生意一何迷
念此浮氣功終焉愧寒曝

湖上納凉有懷吳子彥

天風吹海樹瑟瑟秋氣凉河漢西北流衆星耿微光
昔我同袍友遠在水一方相思不得見展轉清夜長
遥聞鳴笳發攬衣月蒼蒼

題何氏永思亭

上山岵有顛涉水水有涯父母恩罔極孝心無盡時
風吹庭前樹鳴聲一何悲白日墮青天零露委草滋
死者不可作遠者亦可追哀哀蓼莪詩以永千載思

送湯仲金赴德興教諭

山中思懷息盡日掩重扉方憇素交寡况與知己違
春江雨新漲楊柳綠依依攀條未忍別孤帆已如飛
竹宮藏卷帙日久候光輝佇看維邅豆笙鏞間緇徽
教成毋久淹倚門望東歸

歲晏別陳英仲

翩翩五色雛結巢在丹山朝飛白玉池莫宿青雲間

偶然落簷宇文采何斕斒歲晚天苦寒况此風雪孱
高梧不結實啄食良獨難瑤臺十二層群儕列佩環
翕乎一飛去邈矣難追攀

次陶公美韻弁簡劉景祁

我行自天北君居在江南南北各相望有如商與參
歲月忽已邁窮居懷好音默默無所寄時復理橫琴
昨日得盛書其辭契闊心書云各努力陳駒易駸駸
穫道貴平易爲文去艱深感子意良厚所愧力不任
姑山竹可支姑溪梅可尋梅竹耐歲寒相期更自今

贈蒼梧縣尹

朝觀扶桑日莫望蒼梧雲重華去已遠神氣猶絪緼
道德在山下飲食而耕耘懷哉賢大夫彈琴詠南薰
胡為不我即使我心殷殷秋風洞庭波綠竹愁湘君

春日同遊燕喜祠得蘭亭分韻得工字

青山在城西白日在城東車馬出門去光彩何瞳曨
脩樹被暘谷躋萃表陰峰徘徊諧雅會委虵盛儀容
席蔭空濛綠盃流清淺紅來雨滌煩想舞雩起遺風
俛仰宇宙間脩短均化工誰是廣成子長年住崆峒

題王維輞川圖

開圖縱奇觀江山鬱相繆兩陀岩岩亘湖瀰迤迤
遂宇抗疏嶺危亭倚洞流春鳩辛夷發夏木高槐稠
竹館翠陰晚芙沜紅實秋遠壑漆未削近園椒欲收
驚鳥避溪朵野鹿逐岩幽日莫川上歸涼飆蕩孤舟
霜靄雲氣合漠漠烟光浮頤思天寶初綱紀壞不脩
霓裳按妖拍鞞鼓起奸謀豈無匡濟術適為聞騎留
菱歌自來往芳辭更倡酬遂令摸寫間意度猶可求
乾坤多變態江海生暮愁白鷗飛不去千載空悠悠

河決

去年黃河決高陸為平川今年黃河決長堤沒深淵
洶浪近翻雪洪濤遠舂天滔滔渾瀰界浩浩衮市廛

初疑滄海變久若銀漢連怒號恐砰礚僵氣仍洄漩
毒霧飽魚腹腥風嘗龍涎遑遑出衣衾扇扇下翩翩
人哭嶽瀉突舟行系樹顛並推屋廬毀所傷墳墓穿
丁壯望北走老稚向南遷縣官出巡防小吏爭弄權
社長夜打門里正催米錢鳴缸且挾鍾排戶加箠鞭
分程併發發齊聚斂閭閻蠲六免羅滿誰復解倒懸
淵漫勞積降骨血日已朘流離望安集荒野走疲瘨
孤遺尚存丁旅亡纔為聯困迤廾故態降里多可憐
貧家租佃地富室買新田頹垣吠黃犬破屋鳴鳥提
秋耕且未得夏麥何由全窮泥冷窺風竈上濕生烟
頃聞摘餘穗小艇收枯蓮貰嫌鵝鴨瘦食減魚蝦鮮
榆膏綠皮消苗蔬紫芽閒乍見情多感久任心少便
金堤塞已潰淇園竹為楗玉璧沉白馬冠蓋相後先
舜禹事疏鑿漢府勞委填瓠子空作歌寶翫徒紀年
昨聞山東飢斗米直十千即今江南旱骨肉皆棄捐
倉廩豈不實賑貸猶迍邅恐是廟廊遠不聞道路傳
恐是天聽高致使雨露偏小臣思復載百念倍憂煎
躊躇悽莫發憤結何由宣作詩備采擇詎敢希陶甄
平成諒有在更獻河清篇

上劉承旨二首

大魚但溟海微禽變淮淡我生亦何為感物常悲歌
念茲秋蘭華含榮在山阿孤貞固自信采掇將誰適
安得紉佩服葉此芳馨和

又

泰山不辭壤河海不擇流所以經世者貿才務旁搜
我願為黍稷得粒君用嗎我願為璽洗得奉君獻酬
慎莫令乘芷蔽禍君林丘

送子通編脩代祀泰岱二首

我昔聞泰山其上有神木高標聳乾端深根紋坤軸
大枝蛟龍盤小枝鸞鳳宿磅礴數千載居然在空谷

風雨不可動況受斧斤辱予今試往觀會當駭心目

又

我昔聞泰山其下有瑤草秀色貫四時不死亦不老
日月孕至和風露長浩浩僊人為我言服之顏色好
溷世苦多欲誰能事幽討予今試往求何煩涉蓬島

採蓤女

落日照淮甸中流蕩回光鏡鏡誰家女採蓤在橫塘
風吹荷葉低忽見紅粉粧紅粧背人去驚起雙鴛鴦
鴛鴦去復來烟水空茫茫

貧婦嘆和成誠叔憲奉韻一首

結髮事夫子相期首俱皓如何割歡愛長年在遠道
井臼甘勤勞衣食無充好妾身徒區區妾心實杲杲
烏飛尚投林魚游亦依藻君非負秋胡貞心諒同保

題王濟川風樹堂

凄風被林木雜遝無寧柯欲養親弗待歲月同流波
昔人感終極予今傷如何有哺烏在林有祭獺在河
白華與南陔悲思徒增多

周滌叔寬望雲圖

日入無返照雲出有歸期雲歸在山阿親死獨何之
思親不可見亦有某與利惻望怡我日夕望慰我思

風吹白楊樹露滴青松枝磵磵華亭鶴鳴聲一何悲
不有望雲作孰繼南陔詩

題張子英閒止齋

薄宦非夙志況復多艱難力辭遂得去羈絆庶少寬
僦屋西溪上聊以掛余冠任久鄰里狎盃酒亦盡歡
開軒望遠岫時見孤雲還人生徒擾擾意適心自安
君亦何為者而能早休官

題蕭山包氏棣萼軒

煒煒棠棣花花萼盛敷榮下承上以覆白日光輝生
物性且如此況我弟與兄飲酒坐花底怡然恩義并

胡爲輕薄兒骨肉成戈兵鴻鴈在中野脊令亦飛鳴
一詠包宋詩怛然成衆情

姑蘇半塘別王季野諸友

社志頗磊落別意何綢繆相送屢延顧欲行還暫留
花紅隔崇堤草綠遍芳洲所期各努力令德比前脩

餞張懐玉赴處州治中

清時重世胄寵數超常秩公子玉雪姿祕芴照白日
延辭中禁榮遠爲淮南出冠蓋餞東門悵然若有失
別酒起躍歌秋風動蕭瑟澗水清逶迤山高峯崒嵂
別駕非常流治郡良有術好爲行䠞䠞流化已洋溢
廟堂多深知膓瓌當在耶

賦成誼叔積素齋

飛雪委階下皜采滿中堂明月更皎之窓戶流輝光
夜深時起望星斗低以昂庭樹度疏影林花散微香
忽若白玉堂衆羽紛顛斷涼飆颯然至坐覺澈肝腸
徘徊復徘徊衣露何如霜

題吳中陸氏蔚遠軒

疏條鳴疾風落葉紛以翩端居節序移忽焉見作菊
芳苞泫秋黃短籬深雨綠時時一觴酒亦足慰幽獨
飲中有真趣誰識榮與辱歲晏霜露多何物在空谷

題舒經歷澹齋

高人坐堂上青草滿堦生欽簾知雨過拄笏見雲行
幽鳥忽飛來餘花落前榮靜觀宇宙間超然忘世情

詠琴

末四座悄無色鸖雌動疏林伎蟲在空壁夢寐京國
弾一弾三太息豈術附序選知音難再得

畫蘭

光風吹碧草零露被芳畹美人秉幽貞獨立歲云晚
杳杳楚山深悠悠湘水遠何當結瓊佩寄此情繾綣

縉雲縣和余廷心韻

薄宦旺佐會暫歸謝風心夜宿劉山上朝發縉雲陰
霜清遠林静日莫寒潭深相思成白髮誰復理瑤琴

題方氏竣齋

山齋頗幽寂花落更沉沉風來白日靜月出清夜陰
坐久衆慮息稍覺衛冲襟悠悠發清悟起步自微吟
及此平旦氣見我天地心

研幾齋

齋居白日靜肅恭慎端委二氣自往來六龍互終始
内觀亦何爲善惡分自此豪芒昔識察昕夕慎操履
諄諄回勿戒惓惓三省旨君子游無營超然悟玄理

詡詡四勿戒惓惓三省昔君子澹無營超然悟玄理

重九日國學燕集分韻得口字

傑構鄰象緯飛題薄霄漢雅會集諸生清渾接良友
商飆振庭柯旭景耀林莽遙遙滄海濱窈窕君庸口
憑檻俯流光慷慨送杯酒

遊西山次周伯溫韻

嚴鍾發城闉百辟聯佩紳斜漢在吳畢旌光正當寅
舉東山齋陌光禾生照春陂肆凍猶結陽谷景已新
尖林仁洞湖石磴方崎嶇充巖苔滑奔藤牽幡憶茲辰
悅若鐵馬起空翔玉衣陳赤湖去雖遠元化同其神

憑危俯高樹歷覽窮荒榛充宇抗疏嶺飛閣瞻遐津
虛庭潛颯起白日無纖塵長楊十二衛甲第連居民
清時治茲久天地涵深仁朔茲風氣完且復俗習淳
耦耕雜畝畝獨釣當滄淪高僧去竊邈瑞氣留氤氳
於焉契嘉賞頓覺煩抱伸處予數亭下清池露脩筠
時時一樽酒窮所不計巡對此重歸思江湖愁時人

興州道中

叢縣出西北山川何雄深况茲氣候殊君堅更嶔崟
落葉委空谷蹊松夾高林征馬度前阪浮雲落微陰
風吹髮蕭蕭日莫思沉沉豈不厭馳驅播秩有官箴

敬亭邈天際行當契沖襟

題濟王閣圖

雄城控萃甸傑閣臨芳洲飛甍起千仞曲闌周四周
丹碧何輝煌文采射斗牛帝子去不返顏卸經幾秋
江黑簾而捲山青棟雲收舡舟天際來揚帆在中流
狂飆寫莫起坐覺增煩憂何當抽重髮白日耀神州
開闔發長嘆天地一浮漚

題飛峰參雲亭寄老士安監憲

層城極高爽傑搆峙崢嶸疊嶂俯霞綺雙溪迴以明
旌節一來止登覽群彥并明月懸委佩華星繫長纓

涼軒四面敞坐看卿霧生神功儼舒卷變態周八紘
絕當蒼甘澍從龍游太清

涇縣石壁道中

萬山從西來中斷忽如劈攢峰阻重關兩崖立壁壁
絕壑瀉飛流兩石勢逾激神龍宅其下白晝飛霹靂
涉險恐崩騫變高快徒翻須臾得僧館頓覺契幽寂
入竹敞涼軒神花吹鐵笛坐久竟忘疲塵襟忽如滌
翻思崎嶇間使我心戚戚

過僊霞嶺

連山界甌閩茲嶺亦峻極傑觀莫方儔高標聳圖則

淋漓割元氣黯澹帶古色緜亘娟度雄蒼翠欲四塞
傫厎窮獨夫五乘鉤赫絕萬仞鎸崢嶸百里見孤特
稜角露毫芒縱脉界縫緎我行任綱紀逾月來自北
遺迹多數奠況逈事登陟初緣複磴危漸轉重嶠仄
攢峰與層巘盡日走前嶺迷岡躋衡衢綿聯聯阡陌
遠岫忽已遊近巘復相逼濟欒若分寸跬步輒止疑
若縱遊百頓軒豁始有得或列若屏帷或限若戶閾
或偃若覆釜或俯若拆栈或恭若執圭或悚若憑軾
或尊若受朝或卑若讀職或若不相觸或若萬馬勒
或若華蓋張或若夫客植或卑若新沐或獻若物飾

或爭先若驟或嚴整若飭匹若逆而拱或若退而勃
或偃若將趨或頗若將蹶或聚若長城或錯若列闕
或聯若串珠或牽若帶絡或摶若熊羆或射若鵰蜮
或見若蓋旋或稜若赤縷或騰顙若昇或鵬踞若抑
或軒軒若舉或惕惕若默或欣欣若喜或懍懍若戚
或駭若奮飛或韻若峻疑或窺若兒豫或亢若爭棘
或差若頡頏或比若稱稅或倚若寺頹或羅若古陵
或立若戈矛或卧若鼎杖或深若丹或點若墨
或離若愁或便若盡或傲若思或傍若倦
或繚若筆或錢削若充嶄嶄萬狀意態轉愴惻

稽首勞偃服舉膝痺胷臆傑夫盡勁弃羽摺屢蒲伏
徒駭猿猱勢快羨飛鳥翼長風度林薄草樹紛偃仄
雲歸寢竇昏潤滴漱岩泐涓流乍透漉懸溜竟滴汲
豫章間楩楠栝栢皆柞棫野草結山果頃所多不識
烟煤錦棧樹槲拔翠羽織竹籟笙鳳鳴藤雨凋珠滴
淡淡各異態不曾亦不識根露歙斷歎株朽人立直
鄰谷有怪禽啁啾落邁鵑古柴楚草巖膝岸苔蘚蝕
行旅列二三亂石雜蔦蘿木樹相枕稼火種俛黍稷
哀永浸蹋踊飢食同稼穡泱高漫徘徊徊欣暫休息
樹木滌煩襟坐愛清泚泚仰潤高空青俯睨深淵黑

其上浩無涘其下深莫測豈惟龍蛇都實迺虎豹域
前瞻已出險後顧猶未即我行既已遠我志敢不力
蒼皇問前途日抹半岩岑岭坂阡迢迢憂心動惻惻
自從黃巢亂近復多盜賊敗殘雖僅存居者間逃匿
齋廬旋遊謹几案忙拂拭顏然就床枕强起具蔬食
新晴薦芋栗晚飯釘盧菔豈不念馳驅王事亦孔棘
江東戎未已閩南病尤亟所當效微忠詎敢息晷刻
吾道豈無補區區亦有式民風幹我聞要在盡惻惻
豈徒慰凋瘵將別淑慝追蹤古聞人上以報白簡

謝吳景星送菊

寒而鳴枯林嵩條數間屋何人喚開門送我一枝菊
從知主意深遠慰客懷猶備棲挾數尺大花有五六
瓣色發蘇當其將攢生蘇忽見隱士姿頓洗凡子俗
綠蕤傍几案微夜散幽馥我家東籬邊雖發自如簇
金錢雖瑣碎揉之動盈掬雖非人力巧亦異衆眼肉
于今不得見寅昇再往復感慨成悲歌徘徊寄遐矚
安得吳江水盡變作醽醁醉醁把長劍天地聊一粟

雜體八首

同病荒江上憂心何忡忡親友久不見況此風雨中
沙草生甬路庭蔬亦成叢往往芳春節棲遲孤客蹤
有酒且盡醉吾道豈終窮

又

種蔬屋西頭露葉日已深葉深自可摘慎勿傷其心
傷心且當慎況迺衆恭使豈不念君子憔悴將安任
葵藿傾太陽蕙蘭托中林此物雖至微庶可媲德音

又

看月當看缺月缺終須圓賞花莫待開花開落還先
靜觀萬物理可以全吾天東隣後湯舞西家沸繁絃
歡燕猶未終飄忽如浮烟宜尼陳蔡間伯夷首陽巔
斯人雖已矣清風萬古傳

道傍百草芽春至生漸繁柔之多可茹亦足供盤飧
豈無梁肉饋野性非所存陶令晚辭秩袁安深閉門
古道真可尚薄俗難與論

又

千金不爲恩一語終感德所以古來士慷慨重相得
睢茲義利間誰能有真識張儀決連衡卿生空伏軾
魯連不帝秦萬論抗六國遂令千載下撫卷長太息

又

知黑故守白適爲白所污棄利將求名反爲名所誤
是非既不真榮辱安所遇顧茲朝莫間何異狙公賦

達人本大觀世事付細故飢餐松下苓渴飲花上露
且從海翁游忘機有鴎鷺

又

疏林投霜鳥方池雨荷陰生涼清達今餘花散鳴禽
絃情何所寄撫我綠綺琴世無鍾子期誰復能知音
曲終一長嘆悠悠千載心

又

偃息北窓下好風從南來開窓延好風懷抱忽爲開
人生如逆旅造物同嬰孩小知鬭蝸角營營真可哀
是非何足論客至且啣盃

天台林氏山齋四詠

南山有白石爛春遲遲驅牛上山去牛飽隨所之耕種賴爾力牧養須及時短衣不掩骭吾生竟何為唐虞世云遠安得還雍熙

右飯牛山房

天台赤城山平地起千尺出海爛紅霞堆大立蒼壁神光燭宇宙晃朗遙相射儒人居其上康世遊難識與子試往觀會使身生翼

右白雲巖

飛龍上青天忽聽山石裂怒驅萬壑雷散作半空雪脫巾弄潺湲展席映澄澈壬髮為森立洗人間熱浩歌下山去日莫風烈烈

右漱布泉

何人吹鸞鳳鸞鳳起萬竿長風自天來湘波蕩晴綠停杯狎閒鷗倚杖招黃鵠俯仰宇宙間滄海渺一粟振衣聆鳳吹冉冉秋雲綠

右琅玕谷

送劉子還江右

晨飆起庭柯落葉當階積流光倏焉云變感此送行客遠行歸無期況與親友隔潛魚無縱鱗倦鳥思斂翼物理且如此人事徒役役徘徊激中腸衣上霜露白

秋夜和韓與玉

齋居在城西庭戶頗幽敞涼風起高樹落葉時時響境靜人少來理悟心自賞方忻結同盟慎勿成獨往

借鄭蕭梅竹行

山居屬多暇數友樂幽尋積雨弄新霽浮雲澹微陰青松架絕壑蕭然洒塵襟論心忘遠道坐日渺寒林行行擷秋芳洒酒情復斟明發重分携郊山白雲深

題宋澤民所作段吉父應奉別業圖

遠山何盤紆近瀧亦迤邐屬潛嵐薄陰崖鮮雲蕩陽谷飛樓表層巔石梁跨懸瀑參差衆樹丹夭矯雙松綠誰與契佳賓雅會諧所欲臨流引霞觴拂石羅野蔌開圖對芋軒聊以卜貞僊

春日宴蘭亭分韻得玉字

陰雲翳岩谷野水漫池塘淡焉變新霽百物生輝光散策挪風娟浣衣蘭渚芳嘉會修華簪列坐催流觴鳴禽亦有意睍睆如笙簧悠悠千載間謝與王光陰亦何速聚散安可常及時不歡樂白髮徒慨慷

劉平州盤谷圖

崇丘上嶔崟絕壑下深曲縈誰發天巧水與舒盤谷

荒蹊達嶺崎嶇騎空蔬息陰動清興憑危引遐矚
鮮飆度長林冉冉雲相逐歸燕入蒼茫夕對得遠綠
方春薇蕨生及秋禾黍熟低迴悄午餘展玩恭適稱
我思古人心雅曠良所欲終期駕鴻濛萬里一黃鵠

天門山爲楊梓人待制賦

天門十六峰氣勢凌祝融上疊青飛雲丹穴夏生風
燮轉六龍影闌當九虎雄逮應叶閶闔仍日照精忠

蘭亭雅集

稱節蘭汀渚散眾蒼樹林凡儔亦以集式讌索心
列坐引觴酌更歡契中襟風清暑氣薄日落潭水深
高蔭多鳴蜩時時或餘音豈無絲與竹恐習異官箴
煙霞安可息冠佩遂投簪

爛柯山分韻得之字

嚴城啓扶輪風駕踐所之華日動光彩冠蓋盛威儀
揚鑣度廣野緩轡綠清池長林帶崇岡密樹何參差
逶迤石梁起天橋奔削崖青霞結飛虹仰日生涼吹
儒人杳莫攀殘碁委塵基坐看某十出歛襟遂忘疲

趙敬德聚景樓

連山峙華郛芳州亦回翔雄城亘須女流止下相當
營構通緯象仰視何低昂濟濟列儒儒冠蓋紛韻朋

玄史飛霞珮右佩明月璫璀璨蕩神采綺躐動芳翔
周旋中規矩顧盼生輝光良儔豈偶集允爲時所望

王中甫桃花鸂鶒圖

朱桃春晝妍綠竹曉色淨雙禽落清池愛羽時弄影
伊誰慎天巧擬采賦嫋娜闌闠對華尊式慰今久來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一

貢禮部玩齋集卷二

宛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　性編

七言古詩

題伊尹耕莘圖

碧海塵沸白日淪禹鼎欲徙湯網仁長繩短箠行楚
野驅牛獨耕莘野雲有時卻而一長吁青天漫漫風
烈烈身居畎畝堯舜心忍看民生墮昏沉乾坤闔闢
係出處幡然起作商家霖先聖有詩亦有許後世南
陽詠梁父

段節婦吟

河可塞山可移志不可奪我不可辭妻為段家婦年
紀方及笄上堂奉翁姑入室抱兩兒兒死夫亦死此
生將何為昔如雙飛鴛今日為孤鵠昔如三春花今
日成枯枝與風吹短髮明月照空帷百年在世能幾
時父兮母兮不我知青天在上將誰欺

金谿縣烈女廟

金谿廟前草離離金谿廟中兩女兒青山猶似舊時
色流水不盡行人悲翠翹珠珥垂孔雀廟門深鎖藤
花落雲風蕭颯半空來髣髴音容啓珠箔樓音里中
而賦銀銀賦日急家日貧父身搒掠痛欲絕女心憤
結何由伸鬼獄夜號天漆黑大冶鷹騰火光烈可憐
踴躍嬰娥們變作無金們如雪君不見緹縈上書更
肉刑太倉逃赴可汗兵因知才畧過男子不如孝女
英烈能捐生又不見湘妃江邊淚斑竹韓馮冢上連
理木因知精誠可相召不如孝女感化獨神速亦能
留賀春娥婦萬古日月懸中天人生雖死名不死吁
嗟丈夫應愧爾

送國學張教授

九烏彈射禁斷足六龍飛光豈相逐何人造此洩機
巧夜夜太陰闚鬼哭岐山鳴鳳逐料上空弋鳥受繳漸
平伏太史方懸髯足委承相已致欺頭王下部祠因
生復生三千聽奏必陽徵日殺毛雖道楷法今古紛
綸歸遺躅大半東人走北方更造浮圖出身毒六書
乘世盡帶隸八體爾文貴勾曲黃鍾大呂徒協和鐵
畫銀鉤謾舉錄大音直與造化同陰翕陽舒驗疏數
先生典教元非輕直使片言被殊俗歸來繫馬在棠
皆莫厭微官就羈束人生得志亦有時萬里晴天好
黃鵠

黃河行

貢河水永閟無遐深無底其來不知幾萬里或云崑
崙之山出西紀元氣融結自嵩始地維崩兮天柱折
於是積本奔迸激日夜流不已九功歌成四載止黃熊
化作蒼龍尾叟征鑿斷海門開兩鄧嶄嶄尚中峙盤
渦盪激回湍衝射懸崖飛沙斷岸決石瀉息而爭靡
洪濤巨浪相喧豗怒聲不住從天來初如兩軍戰方
合飛噉忽下呼嘷推又如豐隆起行雨鞭箭鉄騎驅
奔雷半空澎湃落銀河傍迸動漸吞淮瀆大與九者
兮魑魅獨足潛潭川蛟龍吟明月夜照觸人哭寫
舟側掛帆。幅滿耳滿窗鳥飛迷徐卻千里半日程

轉盼青山小如粟吁嗟雄哉其水一石其泥數斗溜
溷汩汩兮洶宇宙之悠久汎中流以擊楫兮召群儒
而揮手奠風兮東來酹河伯兮盃酒

題高麗李衆甫員外稼

三韓山前春草綠柘枝迷村桑滿谷大牛飯罷瘦犢
角小犢跳梁野如鹿夜來東原山新足九扈向人催
布穀耆宿迎官朱兩轂歸佐明王埋藩服土膏初起
如雲沃淺種深耕貴勾熟豈獨勤身化殊俗要使扶
餘皆菽粟新亭蕉莫翁海濱手持酒肉觀撫循鳴等
擊鼓更吹幽大田多黍高過人車載奉負畚轢轢闐

婁汗耶錯雜陳僻處有積石有肉剛金煮酒旨且醇
葵羹香飯澗蔬辛句驪豆歌田暵神我有包系供嘉
賓酹來歌制更迭舞韓娥拍手山月吐

為郭宗道祭酒題韓滉移居圖

田夫生長田間住辛苦移家向何處老牛帶犢嬰引
駒姉姑騎過前村去牽衣覓兒裳在背瓠壺尼作縣
瀰鷥一童携斧隨左右兩俑俯側相後先新來前屋
彼四崖東鄰西鄰不相識種田未了王家租又恐官
司若左後唐朝宰相韓晉公念爾流離多困窮官府
沉箏豈無意正欲圖形知民風纖得轉徙安君室圖

公亦曾作無逸

分題得蕪湖月送宋顯夫赴山南僉憲

蕪湖月照人無眠江似空與君遥遥行相隨　似鄱
門別時節揚州夏得貢鹽緡夜來泊向螺磯邊磯邊
潮平人語靜但見一鏡當空懸君心明月有如此光
照荊州幾千里御曾臘峴俟新官識得繡衣前御史
山南父老來勸酒兩目清光還在手

分題得姑蘇臺送吳元振赴江浙省左丞

姑蘇城外江水綠姑蘇臺是吳王築吳王燕罷越王
來館娃夜冷宮門閉落花飛去春無迹江邊卻起姑

蘇麟馬頭旌節何皇皇候吏傳呼謁道傍孤山梅白
堤柳黃相君入坐中書堂

為紹興虎兒治中題畫魚

大魚跳波長數尺三十六鱗如列戟江湖浩蕩起烟
雲宇宙蒼茫變朝夕丁英分騎一角蒼琴高忽跨双
尾赤中堂展玩風驟起猶恐神光化空碧

雪後會飲瑞鹿宮

蓬萊仙人紫煙無掃去炎埃為小憩乾坤洗滌塵無
聲宇宙模糊氣方結彷彿六出學春嬌痴態花妍
翻列陣風忽起努欲撥終日不遮來纖微千門落絮
亂樓瑤萬樹梨花空滿地穿簾入幕何誠媚恍戶堆
窓更歷歷明從壁隙印天封還何庭階曲折鎖篆文
一寄揶揄編帶双玖纔東轍平湖雪帶扶凍花見曠
野平堆出巘巉高原風吹盡日寒中堂月照通宵潔
璃瑚色笑瓊樹闌珊開光射雪翡翠薄如鋪絹乃如
茵園者為環翻翡映亭臺帶化就瑤鏘鳴洞獅成毬
瑤嚼兜宅金銀漫食家王子猶宜有詩始疑瑶池
會王母特蓋雪詩擁旌節又疑廣寒今夜妹彌羿覓
裹樂將闌幕中武君真是人栽酒滿船邀我別東蒙
道上踶蹄放頭戴七星衣以鈇非朝呼我山上飲錯

認梅花胸中抱今裴又清出西門有似生駒脫羈絏
龍圖旋武宮薑桓鴨籠輕披行楚蹄須臾烟龍飛大
空萬家水紅懸玲瓏頃將和氣先資窮為歌高雅新
聲

寄前高空隱居

卅江之水深且清朝流夕流繞肝城城頭多青山羅
列如旗舞高空先生滯無營有閑數畝屋數楹前當
闌闠後荒荒不種桃花種松竹竹高十丈松百圍還
來照我軒窓綠先生黑鬢今白頭坐閱七十春與秋
架上書可觀床頭酒可篘我巾車兮遨遊或散策兮
近遊麻姑境前蓮花峰下閭頂月明飲朝來兩仙
人為我留秘訣石室探方偕砂床鋪紅雪長生大道
無他求要知富貴如浮千種粟萬戶侯微忽真成
水上漚覺來不來黃鶴舉只今誰與先生侶盱江江
上一竹竹好共閑鷗作賓主

題山水圖

前山後山五氣挺山脚入溪前是溪前更有山外
山散如浮嵐聚如米老楓枯槭葉紛紛下有人家深
掩門斜插牧風寒急歸回首來羅根老翁曳杖
行但後一童負樵一童分筆端意度與神妙卷裹杏

冠白浮古商周寂寞經殘秦後來莘渭今無人芸芸
耕釣去不已武陵竟斷桃花春

題江陰丘文中山水圖

老龍潟飲池中墨飛上半天成崩崖雲烟著地凝不
開白雲神駭太陰黑筆端巧奪造化功咫尺峰巒千
萬重長林作洒楓葉雨虛亭不動松花風隔江更有
山無數江上扁舟纔一渡他年白髮許重來為君別
寫谷城賦

題太常宋君竹萬竹軒

丈江 江上萬竿竹日夕天寒森似玉儒人竹間結茅

屋窗戶紛紛蔽深綠天風忽撼翠篠谷中看琅玕怒
相觸夜能起舞吾少時聞少卿宮宵度儋州山中伊誰
伴幽獨此君何人真不俗杖策東林復所麓下長風
流一時足黃金鼎煉用砂仍上壺懸深碧醉野鹿
呦芝瓦枝敬長松吹花落棋局便當乞取長生籙月
下吹簫弄琴綠

子虛道人歌

吾聞瀛海有蓬萊登陸有天台撥峰與絕壁萬仞高
崔嵬翠屏門石掛飛泉赤城用霞驅空谷子虛道人
仿其麓流水桃花結茅屋問之心不笑亦不言卻白首
雲借黃鶴黃鶴今無迹青雲兮何極崇真宮中老白
寒一瓢作宇僅容膝吁嗟兮子虛抱道兮不君呼牛
應牛馬應馬謂儒非儒儒非儒不騎任公之碧驪不
跨東海之生鯨不學汝南市上壺公壺又不學葉令
朔望飛雙鳧紫芝入口百病蘇卿卿枉記石室青瑤
來年六十頭髮點漆黑形輕頰皺寒骨瘦如鶴立胫
經一百錢即去買酒醉醒日忽大叫海天漫漫
山月皓許由巢父呼不得江南春水白鷗飛六幅新
蒲向日歸

青河上成安驛

扁舟落日成安驛驛前危檣密如簀舟舟浪急不得
前手先進寸復退尺須史纔定公猶安獨據胡床坐
深夕不與燈影正晨炎陌上鈴聲絡繹纔罷旬鼓
撾官如又見驛車送行客攬衣近前試問誰從東
日多數百中原征需苦繁劇江南轉輸屬資哀況今
使者類狼貪求陳乞隨口索致令編戶疲奔後生
計蕭條生門壁已將鬻女納官錢更遣中男補丁額
蒙將河上發人家今日無處覓無遣諸君罷此勿復
言言罷空令愁思積幾點應寂殷空回頭別我東
句曰

題太師贈吳學士墨竹

墨池飛出雙鳳凰，青霞碧雲揺日光。九重阿閣數千尺，如聽羽節飛鏘鏘。集賢學士瀛洲客，朝回拾得連城壁。便思下把釣魚竿，萬里江南秋水碧。

題陳仲明所藏雙松圖

六丁驅雷山石裂，千年龍角鬭雙屈鐵。太陰忽閃鱗甲開，墨池翻濺吳江雪。阿誰挽之茅屋東，萬里不斷笙竽風。天台石橋俱被攜，坐中別有蓬萊宮。

次赤城驛

老夫辭家今一月，均上行行過冬節。山空野曠風栗烈，木皮三尺吹欲裂。翠帽紙衾冷如鐵，凝雲作雪還未雪。自是天公念我勞，上高下高隨小驢。寒聲擊節吟詩亦清絕，人生何苦事羈紲。嵗暮東來還稍稍，列入門發空火，微獲須臾東齁通身熱。

過浦城

浦城三百六十灘，灘灘巨石鳴雷霆。滿門山欲雨風亂，起霧騰雪迸驚走。青竹絲蓬木撈側，生欹瓴任摇。篙潭深黑黑，蛟螭壯士猶然悄，老大平生蹤且愚，安得浩蕩同川途。形如槁，耳如鹿，此心只與青天孚。騰波安飯今在不夜夜光芒燭斗牛。

題楊元初理問送行詩卷

玉堂學士關西楊，當時長策動四方。九折一筆綸光星，斗錯落成文章。白首作史誇三長，青成石室金匱藏。翩然拂袖辭帝旁，十年歸臥衡與湘。妖氛鼠爭陸梁，苦角煌煌横撥槍。阿玄昔日焚香囊，犧入下馬上能挽强。虎皮裁鞍騎驌驦，龍泉之劍百寶裝。萬夫披靡以驅羊，既佐大將平武昌。塵散哀城走沔陽，旌旗蔽日浮艅艎。大江東下孰敢當，權兵樹内勢愈張。吳興嘉禾稍聚糧，杖衣一揮還欽唐。軍門捷書報天子，遂海雲帆日千里。宫馬驛道平似砥，拔劍起奏天顏喜。左轄七七功此此，鵝以來馬及弓矢。錦繡文章數珠，厥涼州葡萄甘且美。喫中元初名賜賞黃金，横帶官作押海苦。拳臘皮令祇百戰，南還疾怨吹吳山越山。書聲大躍中書省，十萬甲兵奔。拜跪推牛作炙賭棋，鮭一將光射盛百禮。玉堂儒人元不死，嗚呼，嵗晏何所似，麒麟閣上書有如此。

題馬圖

絨球躍連錢，驄何年驟影。江水中浙捐，西來八尺龍。天廄十二爲爾空，五花雲錦吹東風。

楊桃花

楊白花無定止昨日宮中飛今朝渡江水江水茫茫
千萬里綿幄雲薄春旖旎把作踏歌歌未巳石頭城
邊風亂起楊白花無定止

題上虞謝元公春暉堂

東海有毋毋有兒萬口一出稱孝慈兒在襁褓寒且
飢毋雖不言心自知兒大讀書又讀詩贈以長劒速
從師十年走篋江水消氣吞雲夢八九之星斗錯落
文章奇神駒如龍來月支貢珠作帶金作羈追風掣
電不受騎使欲一蹴超天池天池琛瑤淨如拭移得
靈根種堂北阿毋升堂日五色照見舞衣垂以織寸

心有恨恩無極浩蕩春暉誰報得手挽上壽兒侍側
兒當作官五鼎食白髮如斯應我黑此時方知教兒
力文昌星高輝南國

學圃吟

江邊乞地學種蔬兩過畢夯百餘十日去耕十日
鋤耕鋤未畢僕已痡東家借人不受呼西家借人納
官租菜苗垂食且半枯昨朝許有今朝無出門抱甕
空躊躇南鄰老圃笑我迂共倚大樹立須臾手把一
卷神農書口稱此事焉可誣治土貴熟甕貴腴三犂
兩耙工力俱燥濕得所避亢淤山不碎礦堅已物深

畦淺壟責成區四分井字旁通渠溜瀏野水翻海鳥
然後種藝皆榮敷寒暑按節順弗踰風和日媚雨露
濡木茲山茶芝菠薐茂韭黃薤白芯萩蘇綠葵青蒼苧
昆姝蒜荇芹莼蘋蘩蕪芡菱藕苔茴蒲萸芋蘆菔
連根株牡丹芍藥萼東跌茄莧豆莢懸瓠壺紫藟紅
姜錯雜胡瓜蹲鴟巧相扶皮毛脫迸明月珠長頸
短腹膩理澈水漿雪液如凝酥草鮮銀甲亂拳錯魁
首肥顏施丹朱乘玕琥珀綺瑚鏤剔摘拔視容膚
多盈籃少盈襦削刺淹漬後膳奴甘脂蟲微篳味
殊巳莫以與賈于市滋可羨芭生可啖適口絕勝庖

儀廚子欲學圃不早圖只今後時將何如烈非肉食
稱鄙夫魚膾日厭羹與魚莆了罷之勿吹且食木博
帶觥而偏吾計乎食當歸嘯家園門足供所需余坐
翁言亦何愚翁嘗勤苦少暇娛白髮黑面形癯瘠
即勝胝汗輪轆勞即腰膝皮垢汙列茲惡苣與苦荼
加以臭蒜雜稅要邪萵渴見蕪清樹多食嘔泄神志
瘠得失往往如瑕瑜西伯愛歌雷鬥談太官專廚國
以壞曾晳嗜棗宜忍徒亦有請學叢樊須蔬竹採薇
終餓死孤到好芝竟誰居元亮隱菊多令與諸葛元
脩名豈虛陶家甕窺庚家韭黃金不贈蘇東湖是非

榮辱理不渝世間萬物皆乘除翁言固辯亦過詭隣家有酒且共沽醉酣仰面一長吁忽見黃鵠翔天衢

當塗李伯羽毋夫人貞節詩

碧天夜落星如雪甲士長弓射孤月孤月照孤城千鈞懸一髮婷婷女兒方及笄誓將死節愧當時頸血不污春花枝夫家桑梓青陰垂生子伯仲好羽儀青山之名天下知誰其作銘吳太史蛟龍筆底烟雲紫古來賢母有如此

秦郵露筋廟

飛蚊撇天連白草落日荒原泣姑嫂嫂留旁舍姑獨

行花顏夜委長淮道亂聲鼓翅飛正飢利觜嗜膚血方飽妾行豈不念辛苦死重如山生似羽欲識當年一寸心廟前老樹啼春雨

吳中曲送楊伯賢南遊

鯉魚風起波紋綠枯菱折藕啼寒玉榜歌催曉渡江心驚聽吳娃舊時曲揚郎年少輕別離天光芒棘帶垂虎丘山頭候月出靈巖洞口看雲飛梅花雪點身上衣慈母倚門聽馬歸

送左祥卿之崑山縣尹

九星排玉雙門開抱旗石鼓青鬼嵬帝子城頭蹲龍

去傑人海上騎羊來將南燕北天萬里五月河邊青崖起鵰鶚省暇射腊虹海月光寒燗明水突于琴中化易成吟得新字字消馬立階前待衙退刺桐花裏鷓鴣鳴

送王士國之擁朱將卿迎檢

豹囊拔弓鳴鏑懸付下為玦鉤重弦雙魚佩勒羅如電山人爭識將軍面將軍傳令出付符捽燕無縣乘不羈前村草長黃犢飽四郊夜寂桑麻一年計書璽北向當日寶侯在天上腰間寶劍重提攜新恩卻賜龍泉歸

送刁萬戶泰寧回蜀

肉紫騮馬來青城朱英盡錢擁朝京溪子一石霜月盈魚腸二尺秋水橫九門洞開論五兵知勝龍草歸卿辯雄威纏榮雜虎騰猛氣已決豺狼聲春花香雨別行旌兩王將深猩血塵太白小雲萬里程夕陽到履聽鵑聲

送涇王府藩司馬西還

塞弓蕭引鳴鏑和翻身躍馬渡長河河前射獵王半醉軍中司馬功最多付銀西來歌天子腰間玉龍鞭甲紫寶青絨奏勸花京黃封御酒肌登庭弦濟溜糊

幾千里芳草萋萋春以水鳥聲山色不勝情故生作
賦十比

送鄭作讀歸省山東

紙烟曉發扶光遲盡橋鳴鶴度低枝即君恰恰然山
歸儀人笑迎兒女隨手攜松扶高過待貴舟滿酒堂
上色五色戲着裘中衣濟雪飄飄吹鹽鹹風吹雨脚
帝末綠黄花醉飲秋正宜況今太平天子時

送張介臣伴讀歸省濟南

門天迷濛日脚消雪花激亂風飄蕭蕭重裘着體如破
鉄呼酒不來氣正騎東風疋馬去千里仰視王氣當

雲霄到家方慰母心喜入門更憐兒啼嬌華燈夜照
舞衣熱勞爲鳴鳳和笙簫臘黄着柳垂長條虎閣春
信趣還鑣一杯遥予城南橋

友人赴陝西作絲

角聲吹起渭城雪北風蕭蕭嘶小驄銀瓶細酒蒲萄
熱三疊歌殘人欲別長安西去山逆峨野曠春濃詩
思多縣深花拂琴絲和小吏呼尋待又過莫忘都門
送時節揚柳枝寒不堪折

挽陳亮

辛廬貝先生門人也有俊才卒年十八

其妻亦貌哭而經

垂舟沃酒氣日熱小斛菜衣雙鳳舞春歸白王不禁
寒雪兒西沉手山欲望夫化去孤人絜死與韓無誓
同穴鬼狐哭食上新丘陰風白掃梨花雪

上元送別

越王城中燈火明卿君早發越王城春酒一壺歌一
曲揚柳風吹波面綠

關山月送殷文學還浙西

白波洶湧風初起綠烟漸隱米壺栗林烏沙鳴寒不
棱萬頃坡爆淨如水脫衣推戶仰視天一寸卿心幾

千里傑夫在門嚴戒程行人呼籌催罷更街頭蕭蕭
馬初過城中角肩鷄亂鳴嗟哉我亦天涯客握手欲
別難爲情還將後夜相思處飄葉滄江一舡輕

歸彥溫赴河西廉使

賀蘭山前河水西金沙路平香草齊錦衣玉節往間
小姿馬顧影騎嘶當年長身多意氣拔劍歌呼人
半醉只令太平七十年盡把英豪化仁義甘州拘拙
紅玉重京州葡萄稱蒲魔九重有詔趣還朝莫惜甦
豪少分送

其礎部玩齋集卷之二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三

宛陵貢師泰 著
會稽沈 性 編

五言律詩

冬至

子月先三正初陽動六虛氣從過宇候雲向睨臺書自許心猶壯誰憐髮已疎乾坤萬里客何計樂樵漁

太平三山值風

天塹東南地長江日夜流大風吹木立聚雨挾山浮浩蕩掀黃鵠欹傾舞白鷗莫憐舟似葉此亦壯哉遊

焦湖

昨日何處別今朝此地留青山遥岸擁紅木滿江流雨隱遥檣斂風腥掛網舟何時歌款乃同買綠蓑遊

遊蘇姑萬松巷

秋日訪招提雲深處處迷殘門松影亂庭檻藥苗齊接竹通流水編籬護野畦道人偏愛客留得樹頭梨

又

積雨變秋思清游憐道心過橋分徑遠問寺逐鐘音紅墜鳥爭果綠深魚占陰何當陪塵軟重此契幽尋

贈方外閒人

白日青天外塵中別有春江湖萬里客宇宙一閒人林葉雲歸袖看花月滿身何時重會面解拂布袍塵

遊江陰君山

孤嶼臨滄海千山湧大江遠帆歸市獨高塔倒波雙鷗鷺爭洲激蛟龍怒石矼壯游心未已飛雨灑篷窻

遊許墅龍華寺

偶到龍華寺因同半日留碧林將結夏客路尚如秋果樹綠偏靜一花紅更幽高明椰容易繫行舟

遊虎丘

海上地偏勝吳中山更奇雲間吳河涌冠佩石參差花落談經處苔封試劍池倚闌將木潤千載一鴟夷

聽雨堂爲馬叔晟賦

聽雨高堂上君家好宇凡樹深催莫色竹密引秋聲列坐情方適連床夢卻驚卻憐江海闊鴻雁每孤征

題韓與玉所藏春山行旅圖

乾坤春浩蕩江海日舒徐孫客千山騎雙童一篋書桃花溪口渡松葉樹頭居何日西湖上從君晚結廬

台州寄楊子秀

路轉千峰合溪通一帶斜飯炊黃渡雪酒染赤城霞未訪儒人宅先尋博士家近聞歸隱處盡種碧桃花

興化湄洲皇祠大妃還

清朝嚴典禮宮闕遣詞臣衣帶大瀛雪花迷海上春
梢能更祀事亦足慰疲民萬里行方遠朝來更問津

又

夜宿吳山上朝行青海東地偏元少雪天闊自多風
不見波濤險寧知造化功百年神女廟長護海霞紅

題程以文竹雨山房

山人愛種竹竹高上雲端舉近琅玕潤林深翡翠寒
好哉鳴鳳管莫截釣魚竿白髮相看處時時一問安

又

天上春雷起山中夜雨過林聲遙帶瀑池影半生波
對坐此君獨迎門稚子多何時深翠裏擊節共長哦

梁山濼

涼雨忽飛過濕雲猶涌來渚花紅陣陣汀樹綠堆堆
一鶴橫空起雙鳧觸浪開梁山非舊俗禾黍滿高臺

東昌次孟景章韻

溪滑魚苔淺沙柔馬藺長一鷗當木落雙燕背人翔
客路頻看月征帆尚帶霜洲潯見花柳回首重思鄉

送陳子敬赴南昌尉

送君南作尉黃綬去翩翩驛倚滕江郡花迎上水船

自作官主印人高吏如儒安山雙溪鴻飛來御史前

送國子伴讀張德貞歸湖南

荊北湖南路扁舟萬里程晴天黃鶴徙春水白鷗輕
芳草歸時恨閑花別後情定知袍笏貴不似綵衣榮

南城監試和同院張[illegible]韻

清朝崇禮治儒館萃賢良冠冕山河大文章日月光
九關嚴虎豹千仞下鸞凰此日橋門盛何論漢與唐

送李鑑野

秋水失嵯峨征帆天上歸青山四面起白雁數行飛
里父供新釀家人澣葛衣封侯定何事且理釣魚磯

題劉子明西雲亭

野樹偏宜晚江花欲發秋殘明霞散綺簾暗月沉鉤
解補青山闕還生白髮愁何時作霖雨却共水東流

送國子生哲德明歸淮西覲省

落日青山外西風白雁邊幾人同飲酒一客自開船
江蟹經霜美淮魚出水鮮遙知到家日白髮喜燈前

送華以愚南歸

禁城秋雨後奈此薄寒何江上書來久吳中客去多
莫帆依橘柚晨爨就蒲荷遙憶歸榮處鄉人日日過

分題得獲麟堆送李伯貞齎使往山東

正朔周王紀春秋魯國書瑞同祥鳳鳥麟趾應關雎
絕筆懷西狩梯標過舊墟泰山青萬古相對一躊躇

送侯元督應奉代祠海嶽

天子嶽川祭祠官侍玉除香從中禁出祝遣北門書
海岳通方貢山虞候使車青春隨處好六轡且徐徐

送蔡吉彭教授往高州

萬里高州路憐君此日行藤陰頻駐馬榕葉亂啼鶯
人到烏蠻異官同瘴土清定知江海上殊俗盡歌聲

居庸關觀新亭

渡水復渡水上山更上山黃金鋪苔隆門出凍溶淡
數騎朝還驛十丈夜守關帝城行欲近喜色動衣顔

野狐嶺

絕頂低高斗重關壯北門濛雲浮地白谷木帶泥渾
宇宙神功大山河帝業存小臣叨載筆華髮感深恩

赤城

山近雲連驛沙虛雪擁村蘇壺縣秫種土銼爨柴根
凍雀來依帳枝鷄立傍門客中甘澹泊不必問盤飧

題黃觀潮卷

碧天看不盡滄海去無埏氣涌風雷動光涵日月懸
奇文方浩瀚餘景向滄遷好種珊瑚樹他年繫釣船

送魏宗吉赴河間太守

閣下聲名舊河間治化新一麾方到日五馬已行春
報此寬明主緘書慰老親何時鳳池上重與掌絲綸

題雪軒

白天陰欲合冷日景微遮風動將飄絮春嬌且弄花
照窗冰柱直印几玉文斜試聽吾伊處山南有幾家

到寓宇雨後書懷三首

長風動高樹疏雨落空庭傍几香烟白開簾草色青
病軀便倚杖老眼倦繙經為問新來燕何時過檻亭

又

晨起坐堂上白髮亂如絲野水喧梨栗山禽繞竹枝
寸心甘自許多病竟誰知頗有漢南友時時慰渴飢

又

開窗對脩竹日莫更深寒殷庭清偶栓樓逞淚不乾
酒醒驚絡緯衣薄怯闌干條久何時息節生得少安

和前韻

病多踈自理心靜覺寬日莫藤蘿暗天寒橘柚青
蝸涎緣虛壁蛛網綴函經雁翅成長嘆浮生一草亭

又

眼花風瑟瑟心緒雨絲絲夜永成三宿鷦鷯寄一枝

青雲悵故友白髮感新別只好南山石相看可樂飢

又

日移棋局晚山落酒盃寒欄蝶穿花濕窓禽啄硯乾

夢魂空宛付音問阻長干多病文園客秋來强自安

春晚書懷

東吳衰亂後消息竟何如日望平安信空傳探訪書

壯心徒感激老淚獨欷歔坐對垂楊暝行人江上踈

又

江黑雨將至水高潮正來花隨兩岸別路送片帆開

世治途多難吾生愧不才孤寒添白髮見者莫驚猜

寄靜庵上人

細雨梨花晚微風麥氣秋王符偏好學宋玉不勝愁

世事同蕉鹿人心類棘猴何時虎溪上送客遠門遊

憶姊景

相望亦何遠夢中頻見之干戈從此歲音問動經時

寂寞楊雄賦飄零杜甫詩江東春樹綠偏惹阿戎思

又

自汝南臺去樓遲兩見春鼓韓江上月烽火海邊塵

衰病全非昔傳聞總不眞近知更大將旗幟一時新

憶吳會草堂兼寄汪仲恭

別後芭蕉樹青青定長成月移窓上影雨送枕邊聲

愛惜煩吾友飄零愧此生更當花實大同飲露華清

和馬仲卑立秋韻

消盡青山莫書從白鴈過長風斷殘雨缺月掛明河

故國逢人少新秋到客多不知滄海上何日罷干戈

又

一向城東住荒凉客少過疾雷時送雨陋巷忽成河

自許丹心在誰嗟白髮多平生二三策可是勝橫戈

題朱質夫東埜草堂

幽人海邑住草屋向村墟擊竹頻呼鶴分泉設種魚

梨花春巷冷榆葉夜窓虛細雨尋燈火匡床正讀書

題吳也秋江臺蹟

滄江瞰何許歲晚正愁予寄詠妻無藥問吟卷有書

青天來鴻鵠秋水照芙蕖風致今誰似令人憶使車

贈李可度

當年丞相掾仗劍泊天涯白日懸心事青春老異鄉

究將鴻有路終愧燕無家志士須聞道人情付落花

赴京道中

風雨新河口孤舟此日行送多親友義別見弟兄情

路識春山熟洲迷雪水生臨岐重回首一雁起江城

茅市簡友人

頗我行方遠悔君意倍親雪遂休渡口雨笠待河濱
酒熟還留飲詩成不厭貧相期重下馬花柳隔年春

贈張士方

昔年東海上曾共綉衣行小吏御史文分可用法平
江沙清可數海月鏡逐生陰德今誰似于公有令名

以拄杖贈程以文先生

海上桄榔樹殷勤寄一枝功能扶正直方可濟顛危
文王府生潤玄犀質禎奇何時同野服江海遠相期

茂上人古木圖

老龍起睡決蛻骨在空山雲過背天潤風來白日閑
曲身雖偃蹇直氣自崢嶸株坐誰偏似禪歸晝掩關

鴉窩驛

鴉鴉入雲去坐巖遺舊窩冷烟迎日少晴雪伴陰多
擾擾群烏集蕭蕭數騎過此時孤館客歸思竟如何

洪棧驛

萬壑從東下群峰向北圍牛車經水去驢馱負薪歸
隙日斜窺戶尖風直透衣羈懷正無賴一鴉向南飛

王元吉雜月山房

每愛城南宅空庭半夜分陰雲青臬泉光漏白紛紛
卷幔飄花靄開尊度君雲何窮寥薜荔猿鶴與同群

蘇上人蒲室

上人蒲作室絶似睦州禪父母今誰養弟兄惟汝賢
齋房連紫竹佛座擁紅蓮明日長蘆去春江正拍天

許光遠先世讀書樓

高樓當海上有客正看書門對千峰暝闌圍萬象虛
捞椿飛宿鳥燈影避潛魚留得題詩在諸孫更卜居

會稽韓道士滄洲

風雨四山至空江去早寒行鴉秋水上黃鵠莫雲端
拄岩人移棹蓬萊客倚闌何時分一曲同把釣魚竿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三終

宛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　性編

七言律詩

和石田馬學士殿試後韻

丁卯歲學士與先君同爲讀卷官在院倡和甚多此則放榜後所作韻也

春風馳道入宮墻青瑣深沉引夕郎草染緑波生太液花扶紅日上披香榜名已重千金璧恩寵方隆七寶牀治世斯文今極盛九天星斗自成章

送貢有恒赴潞城縣令

上黨人參五葉齊郎君今日馬行西瀟溪酤水魚初上絳縣青山鷲亂啼小吏報衙欲退長官封印手還題洛陽自古多才思好賦新詩寫赫蹏

送陳太祝使江浙收禮器樂書二首

天子齊明奉宗廟容臺祗飭備儀章雲雷出地雕彝鼎日月懸天畫衮裳驛騎喜停山木落郵船愁度水風凉過家莫醉紅樓月上國廻鸞欲禘嘗

六月樓船泛御河太平樂譜自編摩鳳鳴澥谷曾吹律馬出蒲稍更作歌古尺要將諸部定新聲還用四清和器成早入神庭奏人頌明時瑞應多

寄巙巙子山學士

上林春滿樹蒼蒼別殿新頒外國香龍虎風雲依日馭斗牛河漢列天章瀛洲敕賜黃金榜學士名高白玉堂千載太平今有在文昌高映紫微光

崇真宮觀龍勅書吳宗師像

海日曈曨照九衢宛旌霞旆擁高居尚方勅畫儒官像中使傳宣學士書劍氣朝寒垂白練丹光夜暖出紅蕖石壇飄颻清如水猶聽松陰步虛

贈盧師

豫章盧武好遠遊落魄燕臺今白頭酒家不識樂都尉女子遥知韓伯休天上船結雲庭户晚山藥作花離落秋投老欲歸尋舊隱忽騎黃鶴過揚州

畫馬

漢家旌節渡流沙奪得戎王鐵喙騧天上白魚秋弄影月中玄兔夜生花九圍妙入將軍筆八駿神空阿母家獨按奚官更超絶長楸錦隊護如霞

送黎兵胡萬户南還

將軍仗策去安邊詔下來南萬里天雲海旌麾匙王帳春江鼓角戴樓船衆人瀟灑橫椰木張户齊分牡

礪田遥想軍中無一事坐擁千騎獵平川

送陶翁歸豫章

秋雨初晴罷稻香蟹紅魚白憶江鄉十年客枕鷄聲月千里歸帆鴈背霜入室親用羅酒饌上堂兒女挽衣裳逢人莫說京華事漢㨗今無白髮郎

費秀才進所著春秋歸

淇滿青山雪滿頭一生辛苦青春秋抱書不向公車獻遣使須煩譜者求翁子行年當富貴虞卿終老豈窮愁玉盃繁露應非舊更請先生爲校讎

送蔣弘畝應奉赴興國路經歷

院門深鎖落松花京棘荒萊小海針鋒蝋夜深催視草紫泥春早聽宜春風風逐上人辭直沽鴈江南客過家淮甸秋來情似水隄詩應對白鷗沙

次酒安光上人韻是日開天供奉之除

水氣朝寒生竹烟寺前楊柳繫漁船佛燈紅映流蘇座僧榻清敲海叉穩青報禪叨金馬召廚空應愧木魚懸定知別後相思處擬葉篔花就句邀

天壽節日大明宮朝罷口占柬張約中侍士

金門珠箔轉迴廊文武分班在舊章花露重沾腰珮深松風輕度鬢絲涼佽遺興興通朝貢盃進羮盌袍

壽康殿喜大常張博士清標如雪照鵷行

江浙獻嘉禾賀丞相參公

玉燭金穰屬化鈞九農和氣洽深仁靈根獨占山河秀穎粒先迴宇宙春天上昆閣方入貢江南箫鼓正迎神作詩頌紀成周治慙愧無才備史臣

南城試院和張仲舉博士

社燭摇光坐夜分學宮魚鑰鎖重門歸心已逐南湖鴈壯志空慚北海鯤旁几香添宵漸冷隔簾燈過月微昏校文歸向內曹日會送變龍到至尊

送林希元應奉赴上虞縣尹

君爲雪消河水深南行賴有買舟金相如多病因能賦東野長貧爲苦吟已許姓名辭鳳闕更傳簫管到鷄林白頭作縣臨東海誰識先生去住心

送余廷季赴海東僉憲

綠髮相從白髮生都門握手倍多情論交豈少新朋友對酒何如老弟兄玉節綉衣江上騎苑花宮柳日邊驄使星一夜移東海定遣文章到兩京

試院和周伯溫待制韻

群儒盛集瀛洲館冊府夫容徹夜開手下瑤魁聯外府坐間珠唾落中台黃封酒醉瓊筵散絳蠟紗籠佩

馬迎旌樂光華當此日九重側席正需才

送蘇伯脩侍郎赴淮東廉使

黃金臺上受新恩還向維揚謁至尊行殿曉寒頒玉節驛亭春暖簇朱幡青蒲葉短烟波闊黃柳枝長雪水渾別後新詩好相寄廣陵冠蓋接都門

送吏部郎中王可表出守徐州

別殿春深奏選歸雙旌新賜出王畿齊東山水開舩近天上星辰聽履稀竹馬總來迎使節金魚猶似掛朝衣遲知嶽政還京日定草封章謁紫微

題張真人父一間堂

真人騎鶴下蓬萊語前諸孫次第來玉佩春隨黃道轉綠章夜並紫宸開香分別懸傳中使書賜名山映上台還向僊都拜家慶碧桃千樹擁霞杯

送周舍人赴山南宣慰司照磨

紫衣袖窄金闌重花底傳呼出殿遲欲付新年開幕府還思舊日進朝儀雪寒淮水魚方出霜晚江陵橘尚香料得中朝盡知已重來應是不多時

送竇敬夫赴南臺御史

御街初日柳稍紅爲角新冠出禁中天上使華恩詔寄江南民瘼奏書通九霄風送孤飛鶚萬里雲隨一騎驄欲把真心酬聖主青松多種石臺東

題四川張萬戶夫人貞節卷

白帝樓前巷陌深將軍旌旆正沉沉玉簫聲斷孤鸞曲綠綺絃空別鶴吟豈是人生輕一羽要知妾死重千金春風冢上連枝樹只有韓憑會此心

贈任君散人

青山四面下嵯峨中有山人隱薜蘿細雨閉門芳草滿微風深澗落花多竟窺丹竈聽鸞鶴客寫黃庭欲換鵝我亦平生愛疏散恭來應許謝朝珂

送道士王仲遠還江州玄妙觀兼柬李子成太守

羽節參差佩陸離蓬萊坊裏日偏遲花邊奏簡雙鸞至松下彈琴一鶴隨白日常逢燕市飲青春忽動庾樓思江州太守吾知已為說年來鬢已絲

送大都路陳學録使往江浙造祭器雅樂

世祖投戈事籩豆素王宮殿任荊城百年禮樂當今日一代文章寄此行濟水朝寒初過鴈浙江春晚尚啼鶯還卿莫為尊罍遲祀典由來重兩京

送呂師賢赴山北憲史

白月微沉曙色紅憐君書劍別匆匆臺高日望群烏

北海開雲隨一鶴東俗古尚遺箕子教官清選慕伯
夷風遙知六曹巡行處馬上看山日日同

送東流縣尹

江流東下縣前遷一簇人烟野岸邊荻筍洲青鷗鳥
狎楊花浪白鱖魚鮮印來聚吏排衙散社到齊民出
俸錢應是綉衣行部處攔街齊頌長官賢

寄吳宗師

帝遣真儒位上卿五城迢遞接蓬瀛雲浮紫氣旌幢
潤日射紅光劍佩明池館春閑教鶴舞江湖歲晚結
鷗盟軒轅曾訪長生術應信崆峒有頌成

贈乞李祥還江南

白面青生江漢客幾年琴劍落京華聞雞曾度居庸
雪立馬遙看上苑花楊柳枝長方去國蒹葭葉短已
還家遙知綵服娛親處酒罋微生兩臉霞

送臺典張子誠碑山北憲史

大參幙府清如水愛子新來意氣多天近烏臺依執
法風清黃閣聽鳴珂燕山北望千峰春遼海東迴一
騎過刀筆曾爲漢丞相起家應不愧蕭何

送安南使者黎括脩之

四海光華明主德萬方奔走遠臣心來依北斗朝閶
闔歸逐南流過鬱林柳子洲前歌躑躅刺桐花落馬
駸駸遙知下國郊迎日首敬金函播玉音

送舒亦誠南歸

芳草生庭屐跡稀崇禖花落燕交飛題詩忽報客將
去出戶却知春已歸天上雲開黃鵠健江南木長白
魚肥人生便是湖中樂早晚相從賦式微

送黃子中南還

雪風吹寒春尚遲嶺黃恰上柳枝東門立馬旋沽
酒南浦停舟還賦詩去路開闊須約伴到家歡喜總
忘疲相如自是多才思未必門居兩鬢絲

廣微天師祈雪有應詩以美之

九枝鐙照碧壇空龍虎旗高滿殿風綠簡夜深朝玉
陛素幢春淺拂珠宮一天東色星河合萬里來華陸
海同明日內家應錫宴綵符爭取綴釵蟲

送王彬叔赴淮西憲史

黃金篆印高崇牙拖績憐君日日過丹鳳啣書辭與
闕白魚供酒過淮河京華遠大交游少幙府新來賛
畫多料得聲名從此起分司行處聽民歌

送迎子奇歸隆穎州

蕭門風冷白鷗來萬里孤舟一日開去路定過彭澤

縣到家重上箭孫臺叔茶林下收黃葉理釣磯迎掃
綠苔太史明言占聚士少微依舊傍三台

送馮叔敬赴江西督學提舉

柳花飛去綠陰多萬里歸船發郵河自喚官閒無客
到卻憐君去有誰過丹成海上收踪早酒熟江南醉
碧荷何日定將胥國手為氏淚笑盡沉痾

送黃季亨赴永嘉松山巡檢

萬里船開血到門江南楊柳盡紛紛馬前士卒爭誇
武幕上將軍真論文夜月杜門官紡績春風海洗痾
耕耘為時逃少年遊歷縱衣青山帶夕曛

題河間榮孝義守墓事略散承相既終
罪棄皆散喪獨收尸以葬後又白其冤得復
封爵令善官
亦至四品云

承相門前客如市一落階前煙塵空辭去哭尸壯士
志吞嵌為生前人風氣摧青山作平地精貫白日成
長虹當時富貴不復見惟有節義垂無窮

上都詐馬大燕

紫雲扶日上璇題萬騎來朝隊仗齊織具帶長貫孔
雀鏤金鞍重嵌文單行迎御爭爭先近立近天墀不
敢嘶十二街頭人聚看傳言丞相過沙堤
樓閣別殿擁儒胄寶蓋沉沉御座高丹鳳御珠裝獸
衰玉龍蟠瑤牌宮箭百年典禮威儀盛一代衣冠意
氣豪中使傳宣捲珠箔日華偏照紫金袍
鄉雲弄彩日重暉一色金衣接翠微野韭露肥黃鼠
出地椒風軟白翎飛木精殿上開珠翠雲屏中見
袞衣光馬何人偏醉其錦韉賜得海青歸
簫韶九奏南風起沙燕高低撲繡簾醍醐酒多杯淺
進鵝鶴香少火重添黃分官錦綠衣纖新賜翁珠簾
帽簷日午大官供異味金盤更換水晶鹽

清涼上國勝瑤池四海梯航燕一時豈謂朝廷誇盛
大要同民物樂雍熙當筵受兀存周禮拔劍論功笑
漢儀此日從官多獻賦何人為誦武公詩

過柳河

野曠山寒露易霜短榆疎柳路茫茫而東黃潦緊走
海風過白沙堆作岡驛館到時逢數騎騎乘循盾鐵
羽羊客帳政備無聊賴忽見南飛鴈一行

將軍嶺

痾體朝來止苦寒驛程又報度將軍高門臭怪山路
險到嶺不知天地寬鶴背旋風吹客帽馬頭飛雪點

征鞍此中自是莫仙境何用吹笙駕玉鸞

榆林有感

老夫白髮已如許山後馳驅將數年正爲貧民均馬
政何嫌富戶倍車錢人生要在心無愧物論難齊理
自然欲盡微忠報明主聞言深夜千重編

送上都吳學錄歸河東就試

驅中直渡汾河水千里山中川自倍人京當世
用人古書劍到家常上非久已稱司馬當金鑾須有
賈生才得鳳池春色滿柳陰深處共聽鶯

上京和周伯温御史韻

漢室論功誰最多封侯爭　是謝何從知將相元無
種却笑神仙亦有緣映月虛舟成勝賞倚風飛燕避
淘河懸圖欲說行藏非萬里長空碧似磨

挽李千戶

落陽草色易黃昏怨恨將軍號令新落日青山稜石
壘西風白野動邊塵要方直挂三千士一劍長先五
百人太史已書忠孝節佇看高塚臥麒麟

榆林道中

兩行官柳夾長堤綫綫青絲拂面低馬上偶來渾似
醉客中詩就却忘題一火如石都成雨百里平沙不
作泥自笑微臣頻扈從年年載筆度山溪

興安道中

萬重山後人行路五百年前古戰場落日扴榆接鷄
犬秋風禾黍沒牛羊自從治化斯兆舜誰論封疆過
漢唐慙愧小臣無補報清將白髮許銜作

寄王晉川推官

公庭草綠訟聲稀時見雙雙蛺蝶飛背吏去隨銜鼓
散理官獨抱獄書歸月回太守行紅旆更與高僚別
翠微近報南臺多辟薦敕前早晚賜朝衣

送胡斯文辟南臺椽

鳳凰臺下水東流潮去潮來白石頭細雨一帆人到
岸清風兩袖客登樓煙開江上紅蓮日晴寄山中碧
樹秋珍重此行多意氣繡衣玉節定重游

送倪秀才從學淮揚

日日南風吹水立掛帆拋鼓下維揚青山落酒樽到
岸明月照書還倚窗文章少年誰第一才華近日子
無雙綵衣在篋須頻着歲晚還時鶴過江

送孟景章赴廬州判官

先帝初開太禧院一時御吏盡瓌奇名高闕下心如
鐵官到淮南鬢已絲月滿寒庭空視牘雲開秋典偶

成
閒身遊天上多相憶早折瑤花寄所思

送友人還杭州

海門飛雪涌潮頭萬里乘風起壯遊階砌爭呼揚柳
渡到家先買浙江樓才高班馬非無賦世治蘇張似
少謀賴有玉堂知己在人生何必定封侯

送宋仁甫赴池州陰陽教授

北風吹雪路漫漫萬里荊門客正寒白髮青衫同博
士世勝白髮老長安熟南款段此時别江上夫容到
日看我亦乘來買舟去九華絕頂早攜瀾

贈日者范竹父

溪流繞屋綠如苔簡簡紆手自栽勁節又宜君子
號清標近為故人開夜窗風雨驚龍起秋谷烟霞待
鶴來誰似丹陽袁太守時時乘騎一來回

送吳師禮赴池州直學

大江西下九華東古殿重開領學宮載酒滿船歌白
雪題詩送客倚青楓漸進歲熟倉箱實鹿豕秋肥俎
豆豐遙想郡齋多暇日壺觴時在翠微中

題括蒼潘照磨山房壁

十年孤客三尺劍匕表又花為世家江上離歌催疊
鼓山中寺酒約流霞繁雲白髮同鳩杖繞徑紅荷共

鹿中吳歲飛丹似霜雪括蒼品時有松花

送徐復初辟淋南臺

閩開城外望金陵千里江流一帶青桃葉風生催客
渡杏花雨過別郵亭黃金臺上書方到采石磯邊酒
御醒應是紀綱多暇日綠陰清晝坐閒庭

送姪爲吳中省下文賦

斜開出檻淺春晴丘色金花照眼明南極星低凝瑞
采東吳雲近結華英封斥欲誇青鸞奏上方還隨白
鹿行謝氏諸郎才總俊唯應幼度家知名

送陳士元安重

蒲天風露氣蒼蒼十二空高桂子香白兔夜寒分玉
臼仙遙春服長沙床上醫名龍臃三折大藥功成祕
一方海上從傳氏丘色長生元不远吕陽

贈鍊神鏡塘上人歸京口

鸞鏘風動碧天涼寶月新磨百鍊霜水面散成千種
影波心元只一輪光玉臺道上來空室金粟維摩現
十方此去要觀真寶相却收盡木過維揚

別周鍊師雲臺真館

二十八將已儲去真館有臺名偶同白鶴千年來故
國雲山萬疊起神宮有時採藥幽澗底無事種花深

谷中非夜曾携龍虎出一境明月滿旗風

送周希元高士歸廬山

萬里江湖第一關波濤洶涌接廬山九華雲度青天
闕五老峰廻白日閒鍊藥房中猿候犬散花壇上鶴
隨班何時倚棹清溪曲一笑相從覓大還

送韓執中還錢唐

萬里長江風浪多拂衣長别意如何獻書賈誼非無
術決策楊雄自有科羽檄定從河上捷樓船還想越
中歌何時乞取閒身去共倚湖亭醉碧荷

題廣山楊宗卿思求樓

危樓百尺倚匡廬西蜀衣冠幾世居對客每傾桑落
酒傳家猶有草玄書天寒倚柱招黃鶴日莫憑闌數
白魚萬里岷峨歸未得亂雲飛處正愁予

新蟬

芳樹生香露化成向人飛下不勝情寒辭蓴翅猶粘
粉暖溢柔鬟始弄晴撩舞筵中嬌露重聽歌扇底避
風輕春閒未解南華夢乞與瑤玉爲寫生

月舫爲衷鍊師賦

蒼龍吹浪滿江湖雪兎西飛碧落孤大乙方乘蓮一
葉藥倦還倚樹三珠開窗白露沾衣佩對酒寒光射

玉壺萬頃秋波看不盡却隽靈藥上玄都

送成誼叔應奉分院上京并呈謝敬德學士

太平天子重時巡有詔詞林擢侍臣書載貺車隨翹
珮射從熊館代絲綸片雲忽送摩姑雨五月方開芍
藥春想得班揚才就賦龍山立馬賦詩頻

東昌仲實左丞

十五年前爲供奉一官留滯越王城不因左轄輸公
道誰向南州進老生史學是非從筆削人才輕重在
權衡甘泉奏對歸來晚猶草封章獻治平

送趙岡瑞舍人赴澤州同知

太行雲起亂山青馬上風吹别酒醒試論文章惟晉
國還思典禮在虞廷賣刀民化耕春雨佐印官清栽
曉星廻首晴看十萬里大鵬終見徙南溟

送明原道赴南豐判官

日華西轉萬年枝郎得甘泉奏賦歸佩馬新迎州倅
節緋魚舊賜從臣衣詩成江驛梅花瘦酒醒山城歲
菜肥爲謝南豐舊詩友白鷗春夢繞苔磯

送江西傅與礪赴廣州教授

買得吳船便欲東更騎羸馬别諸公文聲久許江西
重詩律因歸海外工人羨義陽封介子客從汾時薦

揚雄五羊城下南風起茉莉花香荔子紅

彭叔與赴尼山書院長

少年才學動儀曹旋賜州衣質鵠袍萬木東歸滄海闊千崖北拱衛山高茶花壇近蒸紅尘楷木林深漲碧滿弥重此行多令樂古來齊魯出英豪

寄鄉上陶公芙

問君出事定何如亂石溪邊小卜居止酒久知揮白髮論詩今見到黃初天寒門外數株柳歲晚山中一束書賴得丙花頻相近茶頭時遺寄雙魚

天寒落葉滿庭除此々思君正肆陶行旦片山木次

陸一庭明月舞秦曹賈生未遇才因大王粲雖窮氣自高何事相逢又相別且燒紅燭解春醪

悅侯敬文秀才

客裏青燈二十年千行細字動成編扁舟夢熟方辭館孤劍橫秋已裹囊山下數椽仍舊業溪南半頃足新田可憐鹿鹿侯芭去誰與揚雄論太玄

采石和劉穎仁郎中韻

下水春生巴蜀雪上江人駕武昌船晚風天外三弄笛落日淮南一簇烟斷岸淺沙行獨鶴危磯倒樹立雙鳶綠筏又報明朝霽琵琶紅光萬縷懸

徐州

白雲天際散如衣門向青山落水涯整石空遺唐籍崩連峰猶晃漢臣旗魚龍浪挾黃樓動牛斗星隨碧漢垂欲倚篷窗問河伯淘流何日是清時

冠州

萬里開山發易華冠州橋下御河斜千門烟冷分榆火三月春寒見杏花新水聚船人趁市順風吹沸客還家吳儂書劍頻漂泊擬學東陵老種瓜

送汪生還江南

濟河水淺水茫茫白尺帆開五兩風戲綵歸人從海

上倚門慈母問遼東漁舟荻岸灣灣綠酒旆桃花處處紅莫向江南久留滯龍山還有北來鴻

送賈舍人赴廣東宜慰司照磨

五月南風起舳艫番禺潮晃越王居縣孫萬里新題幕虎豹千門舊直廬茉莉編籬香擁苑黃藤接蔓影扶疎故人盡話如流水報政還應待寄書

代祀還呈太師

丞相傳宣出紫宸鶯花萬里浙江春捷書近已馳射虎端紀還先慶鳳麟宇宙總綸歸聖主山河帶礪屬元臣發廻疑挹雲霄上佐交三台拱北辰

年來供奉妥選官聖主恩同宇宙寬左部正慚頭更
稹西曹仍許進儒冠清時有道遭逢易白髮無才補
報難却上船頭望江月天風吹露不勝寒

新州寄馮養素彥明二都水丞

天子特巡猶北駐詞臣將命許南行逮聞都水來新
濟到說分司在鄆城王節遥知連海潤金函近凡報
河清丈夫莫為離愁惜要把文章佐太平

朱仲文編脩還江西請公分題賦詩為餞予
適同載南歸約至楊子橋分別因為賦此

瓜州渡口山如浪楊子橋頭水似雲來岸夫渠紅旖

旎滿汀楊柳綠紛紜一杯酒向今朝別萬里船從此
處分他日重來須艤棹莫教驚散白鷗群

邳州和劉顯臣韻

吳船蕩漾一帆輕楚客飄零萬里情驟雨挾雲行斷
岸亂山湧浪入孤城黃河風起鷗無侶紫塞春深鴈
有程莫怪仲宣多感慨朝來白髮鏡中生

晚泊邳州

一帶黃河百折灣下邳城外更潺湲烟迷兩岸疑無
地日落中原喜有山法重鹽程嚴犯界官多魚稅措
征關白頭父老相逢處猶似圯橋授履還

彭城懷古

戲馬臺前擁旆旌三齊纔破到彭城項王帳底猶虞
舞漢祖軍中盡楚聲百二山河功自棄八千弟子勢
都傾月明淵卻烏江渡長使英雄恨不平

崔鎮喜邢少監至

伊昔五月渡黃河白髮依然壯志多且喜掛帆來貴
約何妨攤酒起高歌船頭北斗五更落柁尾南風連
夜過自笑驅馳成底事滿湖閒却釣魚簑

高郵夜泊

淮炎秦郵聚客艘孤城三面接水田戍樓月映高低

沙江市星搖上下天千里綠蕪分曙色萬家紅粟起
炊烟南風忽乞舟人便幅幅蕭帆盡北懸

楊州別幹克莊僉憲

紅日東生綠霞收海風吹客到楊州露分儒掌金盤
冷香動瓊花玉樹秋使者乘驄開大府僊人騎鶴醉
高樓朝來別我垂楊岸珂佩如雲旅水頭

婁家港祠神回寄元臣僉憲子約監郡

香海上祠神罷獨駕樓船夜半過萬里長風催掛
帆一天明月阻簽毫繡衣人仰邦侯至玉節官分水
部寸只尺相望不相見白蘋洲渚重裵回

江陰君山次陸子方韻

藍橋雲柳傍官塚夾岸青山擁雪濤楚相丘墟遺石鈎楚王宮殿倚金鰲天迷鴻雁江流闊風截魚龍海氣高此日登臨無限意古今消盡幾英豪

輓汪尚書妻燕國夫人

尚書謝政江南去特許夫人大國封春日上堂尊酒共歲時環坐綵衣重離鸞忽奏雲中瑟別鶴還歸隴上松但髮夫君正愁絶空江何處採夫容

輓王君佐秀才

十里青山宅一區平生日分隱樵漁新詩但寫閑來字故篋常隨馬後書枝幾在門人去處壺觴掛壁客來眠但雲滿地松陰冷孤鶴時時守草廬

和楊德章監憲詠物詩

條子初裁蜀錦裳王壺清映内家粧一百五日花尚好三十六宮春正長新綠漸生應帶露萬紅微褪爲經霜白從深院留題後一任東風上下狂 右[illegible]中[illegible]海棠

儒袖聯入錦雲鄉却數冰霜取次芳銀燭高燒遊太液紫綿初拂侍明光春饒杏帶微生暈暖漏梅枯欲試粧不是東君偏耐冷要將風韻入詩囊 右冬日海棠

送蜀士史道卿訪番昌張縣尹

上江船裏枕書看雪浪千堆寄一翰太白山人元良學番昌縣令只儒冠青花對酒公庭晚沙草深春客路寒携得秋田滿歸袖謝公曾在碧雲端

送[illegible]試春官

水落沙痕宵呼齊冬深無雪[illegible]生泥遥知上馬徐州北且看開船汴水西待詔門開金匱裏崇恩燕賜玉階[illegible]提若將文手追時好萬里雲宵任有梯

送内官棄職買舟歸蜀立三賢祠

内官買舟三十萬從此辭名天下知正爲身輕歸印[illegible]不妨船重到家還客拜杜甫依嚴日人是文翁化學時愧我無由能載酒敬門頻問子雲奇

輓陳公靖縣尹

短衣委腰寄遺孤白立聲名重里閭庭上鼎彝前代器篋中經史外家書縣花春老初封邸庭草秋備文廢椒桐恨冰壺清絶處露寒應是泣蟾蜍

峨眉山

霧作衣裳雲作屛玻璃萬頃看娉婷望夫石上偏多雨織女河邊欲負星嬋娟夏涼妝淺絳蟾蜍秋冷抹長青可憐天際微風裏六代興亡一夢醒

詠姚氏琦漢

雨洗平池六月涼侍兒初試錦雲裳花開夔鳳迷歌扇子綴群蜂背䔩紛波淨忽成溪女匹露寒却笑月娥婚合歡帳底鴛鴦並枕猶聯玉雪香

題丁元善鍊師陽明樓

賀老家西百尺樓好山多處稱儒遊卅光散作霞千縷劍氣吹成月一鈎窓外鶴歸從海幕袖中龍起鑑湖秋道人久直黃金廠可使歸來雪滿頭

謝李衛上人惠松花湯餅

雲門寺裏青松樹五月南風花正香脫粉輕披魚子白菜珠重綴蜜脾黃餅和甘露曾分送湯合僊霞更共嘗慚愧老僧多意氣一杯毛骨盡清涼

送國子掌儀魏居仁還山東

京國相逢二十年當時綠鬢盡華顛升堂獻贄吾居後立館司儀子在先夜雨溪聲連客枕夕陽山色滿歸船古來齊魯多奇士側耳聲名起日邊

贈淵上人住涇縣延壽寺

半生辛苦在城西脩竹蒲團蔬滿畦正愛閒雲依疊嶂忽隨流水度三溪藤花院靜禪初定槲葉村深路欲迷此去莫悕知己少青山到處好留題

登會稽寶林寺塔

百尺浮圖東海上晴天目力見秋毫莫愁風露衣裳薄且喜雲霄步武高屋角長松來鶴背城頭荒草落鴻毛闌干倚遍心猶壯更待持杯酹雪濤

送山陰賈縣尹

公也平生備半簡朝衫下馬事如麻三年作宰惟飲水萬里還鄉先過家賓傳府尉因獻策潘郎縣裏只栽花江船明月西興渡兩岸青山白鴈斜

和王繼學憲使玉泉觀魚韻

一方寒玉淡冷冷天上雲開影倒青卓錫黃龍曾聽法撫闌鰷鯉亦通靈晴珠碎迸涼風散湛影空圓月露零此日使君行樂處一時民俗自清寧

陪傑少監海樓撰飲西湖

十年不到西湖上此日重來意倍親尊酒暫陪天上使畫船猶待水邊人題詩香漬簪花杵度曲聲傳玉樹新歸騎小樓西月曙開元鍾鼓正朝真

送外兄李學文

鵝鴉京街晚偏宜正是鼓門下馬時萬里風塵從戍早十年江海到家遲青樽侍使節頻行錦春上萊衣欲繡綵且買樓船醉雙王紅蓮白蘋滿西池

送醫士張昱遠歸太平之黃池

火塘雨白水平洗有客拌船繫崖西司馬賦多方病
渴為洪卅識尚封泥蕭階花落惟金烎開户香來是
木犀昨夜月明天似水擣聲不覺過龍谿

劉山驛

開窓坐看千峰頂對酒還思萬里程飛雨遠隨松子
落滿雲近向樹頭生正愁絕壁烏衣過忽聽半空雞
犬聲安得身騎遼海鶴徧遊八極聽吹笙

出大嶺道中

朝來數騎出嶺頭過忽見青山隔白波候吏報來先弩
鼓喚耕船不上吹螺向邊治久烟雁以天上思深用

露多卄得祝鑿還報日春風楊柳滿官河

武夷道中

蒼龍飛起崖中斷九曲溪流直上天偶整舟船遺故
物攜來簫管會真儒大王巖上雲初散玉女門前月
正圓聽得櫂歌聲未已忽看鸞鶴下翩翩

贈李南巡撿許以爽

將軍早歲安邊策手挽強弓起亡國正為功名輕萬
里已知勇略冠千人風鳴鼓角山村曉日射旌旗海
戍春匹馬何時渡江水笑談為國掃妖氛

懷安縣別莊嘉藍憲

荔支食罷龍眼熟此日閩南使者過得佛英嬌三月
少買舟已覺一時多鼠鵰擺舞迎歸櫂別騎驕嘶動
佩珂酒醒清天明月上思君迢遞奈愁何

建寧得官州家書

江上干戈猶未息此身何處可偷安存民戰死終無
援主將逃生竟破殘已報老親來太末尚憐孤姪寄
長干福州十日閩溪上恨不身生兩羽翰

題樂逸軒

山下長溪溪上村溪山如畫正當門道快時就廻焦
菜理釣船歸繫柳根開姓不教通郡縣買臣只許遺

兒孫相望只是柴桑里何日從君酒一樽

題宋仁甫崇山亭

當陽城外碧嵯峨獨構危亭意若何嵐氣漸來簷角
少木聲偏向石稜多青雲鶴憤荊州舞白雪人傳郢
上歌何事近來真得趣新松十萬在巖阿

建德城西寺

山門東轉步廊深長日禪房古綠陰松逕雨晴添虎
跡竹潭風冷聽龍吟上林久說相如賦故里徒誇季
子金獨坐胡床看明月不知涼露濕衣襟

蘭溪胡仁中家夜雨

赤日行空勢似焚老龍一起雨翻盆芙蓉艇水紅校岈穲稏盈疇綠繞門什見風雲當際會從知天地有深恩朝來熱睡南窗醒却憶驕陽從至尊

龍公夜捲天河水散作廉空風雨聲空獨荼華宵潤澤要令枯槁遂生成藥欄雙蝶凌晨舞草岈群蛙徹夜鳴造化功神充無迹披衣默默坐前榮

江山縣

萬山深處開孤縣下馬入門風滿庭雨脚送來松澗白雲陰低覆稻田青已知寶劍人歸野還憶彈琴客在亭安得家園皆卓犖盡皆時後報虞廷

台州留別林希元

三年直閣常懷士萬里乘槎許問津滄海日華中夜曉赤城霞氣四時春謝公高卧元非隱陶令歸來豈為貧白髮消心自多壽史從何處覓儒人

贈天台李鍊師

碧蚊青鳳下晴空家住天台第幾重欲久松脂成琥珀夜深丹氣出天容佩章奏簡騎文虎太乙燃藜祝繹龍昨夜從師到天上故山還看白雲封

題天台方氏山亭

赤城霞氣炯天起四面窗開碧樹深山鳥喜啼深竹

裏溪魚晚近落花旁侯巻酒共隱人飲蛤蜊盤分野老當何日棹舟東海去秋風同制芰荷衣

過鴈山

去年驅驛收株勞秋風白髮氣猶豪八千餘里行正遠四十九盤山更高石棧連雲愁鳥道海門飛雪壯鯨濤同遊賴有孫公子時遣新詩洗鬱陶

建寧道中

雙上山前溪水流朝來風雨滿灘頭舟穿亂石分停柁驛傍空巖更近樓江海上下飛野鶴乾坤萬里蕩沙鷗七閩見說多豺弊莫為尊盧動客愁

延平

樓閣延依山上下市橋横接岈東西四時雲氣浮孤堞萬壑泉流會一溪道學已同濂洛盛劍光猶與斗牛齊延平祠下歸來晚獨對寒燈待曉雞

蒜嶺道中

溪雲帖帖雨沉沉頻覺新寒薄莫侵待渡人歸榕葉岈過山驛候荔支林清游暫作還鄉客白髮難忘報國心莫哄行裝輕似羽一錢元自重千金

泉州驛別太守洪世玉

老夫欲起猶便睡候吏頻催却治行萬里烟雲隨驥

足五更風雨雞鳴聲笑中笑我應無補江海逢君倍
有情且鮮食魚沽別酒潘陽橋下正潮平

賦韶州王太守養花園

手種蒲園桃李樹東風披拂燗如霞歌催金縷仟鳩
杯酒迂銀瓶載鹿車但日貴春閒衡戟碧溪流水鍍
僧家使君自是吹簫侶不記當筵幾度華

潮州

潮南五縣下溪洞狂猿恃險肆縱橫巨蛇吞豕出當
道猛虎傅人行近城如何百年漸禮化尚爾兩度煩
大兵頑愚無知固可怜亦宜亦合恩廉平

玉泉爲宜春黄于中賦

銀河迸落青天上盡作山中風雨聲溪岬碧桃千歲
在石田瑶草四時生雲流空洞潜蛟舞月涌潺湲睡
鶴驚幾度秋高環珮冷瓊璈吹笛過蓬瀛

風溪船中

白髮飄蕭寄短蓬春深盃酒憶曾同落花洲渚鷗迎
雨芳草池塘燕避風烽火此時迷海上音書何日到
山中故人別後遥相憶夜夜空隨斗柄東

送江仲恭往千山

月川圍閣坐十稀夜深船去疾如飛聲傳海角來鴻
鴈光涌潮頭出貝璣歲晚正當還漢節天寒誰爲寄
蘇衣夫容絕頂鍾天祿何日相從跨鶴歸

和千山孫元定韻

霜落梧桐葉上銀秋來白髮似相親詩工不讓唐人
律政拙空慚漢吏循誰謂度遼能下士自因逢掖學
爲人吳松江上夫容老遥憶南山佩可紉

和潘叔寬所寄詩韻

一笑行藏似貫須誰知白髮事皆殊本能欲化平津
劍老蚌應還合浦珠蔡女肯傳循鬥百山公學在未
全孤秋來江海非無志奈此臣虜消道途

風雨吳江秋漸過別來身世轉蹉跎滿階金風落將
少傍水樹鷄生尚多且對清尊歌慷慨莫嫌白髮舞
婆娑欲將功業標銅柱恐是當年馬伏波

感春

會稽東望隔兵塵消息傳來總不真楊柳傷人青眼
舊梅花笑我白頭新 愁風雨三更夢萬里乾坤二
月春寂寞心期誰會得獨支節竹立江濱

吳景文君庭牡丹盛開飲後有感

韶光天遣屬君家猶是東京第一花金屏夜寒圍絳
雪錦幄春暖簇紅霞倚風忽作纏頭舞避日還將便

回遮薄莫闌干同醉倚却憐孤客髩先华

題朱教授送行詩卷

至正十八年冬余自省府退歸西湖之上郡博士朱君斗瑞來謁出示京師送行詩一卷讀之則楊學士彥丞旨吳大宗師王尚書沂瀋司業迺陳監丞旅胡應奉助劉博士聞焉助教三奇凡九人去今纔二十年竹已凋謝無存者爲之撫卷嘆息因係之詩曰

中朝諸老凋零盡一讀遺詩感慨多萬里還家猶爼

豆十年爲客尚干戈秋風東海雲帆舉春水西湖畫舫過此去太平應有象杏花深處聽絃歌

用謝元功韻贈劉生甫道還錢唐

綠陰門巷燕還歸白日看書見客稀自是病多便野服豈因性僻辭朝衣諸生載酒臨滄海獨子開舩指落暉有約重來莫相遠好將編簡究精微

送方册上人住靈鷲

靈鷲之山出東海小朵飛來不記年佛國夜光珠作關龍宮春冷玉爲泉浮雲不礙游人徑流水還隨釣客舩試問禪師去何處夜來騎虎上西天

巴陵女子韓希孟貞節

尚書子姉魏王孫清白傳家節更文諸將已循南渡王孤身猶抗北來軍血書衣濺巴陵月烈氣秋横郢渚雲欲弔忠魂無覓處唯應延佇從湘君

寄謝丞相康里公

海雲飛盡天如水夜夜遥瞻北斗高正憾無才叨末座忽聞有命怦來帶鵬摶已借扶搖力無指終成餉運勞何以偹生何以報唯應執節從夔卜

送胡益然還錢唐并柬周伯温程以文宇文子貞

老夫客家東海上愛子相從又一春官爲閒多知性僻客因住久見情親諫草行與尚書履禮酒維同處士巾此去故人如問訊一樁浙江津

送何守姪還錢唐

嗣宗諸姪仲容賢客路飄零雪滿顛曾爲頌椒留子美却思藏蠟愛僧虔十年江海三杯酒百里溪山一釣船何日兵戈得休息敬亭春雨共歸田

錢唐壯觀天下奇昔日繁華曾見之夜月笙歌喧鼓角春風羅綺擁旌旗湖山設想遊人樂城郭徒增志士悲今日別離東海上一瓢村酒醟如絲

題劉生庸道竹林書室圖

劉生讀書竹林下蕭耳金石聲琅琅翠陰碎落日當戶細帙亂翻風滿床中夜蛟龍飛變化清時鸞鳳瑞文章此君標致誰能寫一幅煙霞墨數行

送朱道夫赴廣西巡檢

將軍傑概出幽燕又佩刀弓過海遊桂嶺秋回南去鴈清江夜泊北來船正帆已印官無事更喜迎親祿有田萬里若逢天上使好將詩句寄蠻牋

題蘆花被圖

秋深江上何蒙蒙荻野花分來一色同酒醒孤蓬卧明月帳寒老壓不禁風羽已下乘抖空鶴蹤跡真成踏雪鴻夜半何人吹鐵笛夢魂旋征楚江東

次韻李清叔元夕

絳燭燒烟散滿城九衢車馬似潮聲山河影轉琉璃薄陸海光浮菡萏平蝶懵誤翻歌扇暖鵲驚疑銀蟲霽晴夜闌人靜天如水依舊殘星數點明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四終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五

宛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　性編

五言絕句

越城馬上

積雨變新綠微風落殘紅醉騎款段馬日莫越城中

孟浩然畫像

白日何浩浩青春方浩浩賦作大風來吹我烏紗帽

蘇子瞻畫像

老龍起深夜來聽洞簫聲酒盡客亦醉滿江空月明

無題

畫樓理絲竹切切動人情飲酒且莫散坐待新月生

墨竹

敗挂蒼江濤蕭湘生曉綠二妃遊何許千里一黃鵠

右風

雙鳳浴瑤池毛羽空翠濕儼人騎上天但見遮海碧

右雨

蒼龍在海上千載蛻神窟忽然凌空飛鱗甲耀白日

右老

文筤解晴日纖粉落煙颯青鸞忽飛起窗戶自蕭瀟

右嫩

張伯雨丹房偶題

翠竹立紅桃白鶴步青草與子半日閒方見靜中妙

實應舟中見月

天風吹帆落忽見月如弦記得開船夜開門一鏡懸

題海棠鳴禽圖

孤鳥立花上似為不平鳴天地無窮意何人解寫生

蹤虎山十詠

巨靈劈山石飛出黃金雞至今山下人猶聽雲中啼

右金雞山

長溪大蛇蟠淮石雷霹鱗爪痕背上文世無神禹氏

右石龜渡

截玉為西域獻來自南濱海人一叱之化作青崚嶒

右象山

寶劍沉深潭時時見光怪鱗甲飛上天白晝風雨快

右龍井

僊子出海上凝水作肌膚手持青霞佩身坐白玉壺

右麻姑山

天星二十八下作漢廷將功成歸帝傍精彩射石上

右二臺山

兩龍出行雨下吸幽淵泉噴沫着艸掛明珠爛清圓

右雙瀑滴

大道如流泉三才本一氣誰人鑿呂梁留險在天地

右三石洪

鑄鐵在崖石仰視何嵌空明月照不到白雲出其中

右青石巖

潺旱外盤旋寒玉中浩浩不與男氏同乃有真人蹤

右白水祭

讀范文正公集和黃山谷韻四首

安思同兩從攸寧阿衡華四海無二帝六合當一家

我田宗人田我屋宗人屋百年何所有祠前幾株木

英風爽逈直絕識動樞機既有韓招討當使我公歸

朔議方多異西師猶未班公心如鐵石要在取橫山

七言絶句

龍駒圖

八尺龍駒未夜鞍一人牽過萬人看自從身入將軍
幕青草落花生莫寒

古松

蒼龍蛇行東海上太陰蹴潛舂高空六丁驅起夜行
雨萬甲不斷蓬萊風

明仁殿進講五首

春日君王出殿遲千官簾外立多時觚稜日轉炎無
宗先許儒臣列講帷

六棱寫水奏經筵正是虞書第二篇聖主從容聽講
罷許教留在御床邊

殿前冠佩儼成行玉椀金瓶進早湯自愧平生飯蔬
藿翰來得食太官羊

黃金為帶玉為棬鋼戟如林衛紫宸也愛儒臣勤講
讀內前輕揭虎皮韉

六對陽來日已西獨騎瘦馬踏春泥行從海子橋邊
過猶望宮城柳色齊

送人歸廬州

喬木春深綠似苔故人天上恰歸來扁舟繫在門前
柳門把行將手自栽

題淵明小像

烏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檢點門前
柳又放飛花過石頭

送陳王基著書還江西

州如奏賦宜春館子雲待詔承明廬先生有書不蚤
獻白髮如此來公車

去年有詔行馬政一日買驢三百餘莫笑江南客徒
步獻書曾到玉陛前

丁坡雨過枇杷熟綠水新生杜若花萬艦多載采石
酒醉眼看山直到家

和馬伯庸學士擬古宮詞七首

殿上鷄啼曙色催五門三殿一時開玉皇不許群僚
見隱隱雷聲天上來

綠池香水出夫容十二釵裳妬玉蟲只恐禁園今夜
雨催清明日又西風

寶扇微開鬧樂從紫衣扶輦出行宮近臣侍罷櫻桃
宴更遣黃門送兩籠

紫霞扶日上盤盤花氣薰衣露始乾行處不禁春色
惱回身卻倚玉闌干

嬌惡厭厭易入昏綉簾低下燕歸遲黛螺不整奴奴
彈消院柳花參差時
殿頭昨夜報春殘盡放宮人賞牡丹獨有沉香亭北
畔一枝偏許八姨看
雲影微開日脚斜杏花深院落遊絲不知誰動秋千
索驚起黃鸝過別枝

雙鷹圖

青松之下白石上瘦身對立意沉沉妖狐狡兔莫游
蕩落日一呼烟草深
八月霜風吹羽毛何人爲女銷金條雙翎如鉤劈雲

霓羽翮來東海頭西風萬里白鵝秋漢宋不枝長楊
獵閑得將軍屁錦韉
去宇宙蒼茫秋氣高

題出塞圖

六一如海春如水一入長門見面稀青草琵琶沙上
路淚痕空濕嫁時衣
沙磧微黯數騎塵漢廷便欲議和親當時衛霍兵猶
在未必君王棄妾身

題樵漁圖

長松如蓋復如輪枳腹支顛倚樹身誰謂樵夫避世

古乾坤許我一閒人
一抹烟雨一竿風江海茫茫望眼空不是渭陽曾遇
猶世間誰復識漁翁

和胡上恭灤陽納鉢即事韻

紫駝峰掛葡萄酒白馬鬃拴芍藥花綉帽宮人傳旨
出黃門伴送內臣家
野闊天低風露多白翎飛處草如波群奴醉起傾渾
脫馬酒香滿奈樂何
蔫差花深野韭肥烏桓城下客行稀健兒掘地得黃
鼠日莫騎牛唱晚歸

新秋生駒不受騎小紅車裏載歸時鈎簾醉卧匳檢
月不省人間有別離
野館吹燈夜未央薄寒偏透越羅裳出門不記人行
路馬首惟占北斗光

至正十一年秋七月巡按松州虎賁分司時
山谷寒甚公事絕少明日即還爲賦此

秋風摵摵長綿薄夜引蕭蕭燭焰低萬里江南才夢
覺此身元自客遼西
雲葉繽紛出弄花小營近午卻排衙分司御史渾無
事又轉青驄踏白沙

詠塵
春城花露欲生泥十二街頭漫漫飛落絮遊絲共無
賴半黏香汗半羅衣
題鮮衣墨跡
墨花香潤紫毫圓寫徧湖山忽爭憐十二樓高明月
夜玉笙吹鳳下秋天
與吳宗師看雲樓
門前窓開縹緲間無心飛去又飛還晚來盡捲西郊
雨却伴長松老鶴閒
寶應侍御少監不在舟送先行
亂帆如馬出高城百里平湖半日程自是南風送南
客何妨同約不同行
朝發禾石莫泊儀真舟中望月
萬里滄波一席平征風忽變又潮生今宵共看淮南
月却憶江東昨夜明
赴京留別里中劉李二生
白沙渡口數行酒禾石江頭萬里船別後相逢定何
處一車行李五門前
發通州
日月思歸未有期及歸翻恨數年遲開船聽得吳歌

起絕似閶門送別時
贈呂梁老兵
二十年前隸建軍鬢絲垂領眼俱昏一聲乞食黃河
岸猶道兒孫應戶門
舟泊黃河有牧豎籠稚兔以嬉因買而釋之
遂作是詩
日晴開時尚衣京分得山河大地光今日開籠放生
處第除長穩正從容
送王元伯遊金陵并柬樊時中都事王德常
管勾
山頭老氣一尺雪江上片帆千里風咲呼十酒來濯
足誰識書生逆旅中
閉門十日九風雨熟睡不知春水生樹上啼鳥忽驚
覺故人只在石頭城
次成誼叔趙大本二掌御事肅章門聚散詩
韻
銀鞍白馬錦障泥立仗時多出駕歸別有天閑真汗
血森秋長從六龍飛
題畫
樓閣參差烟水村凉風樹葉下紛紛何人理釣秋江

上鷺起新來白鳳群

漁父

一輪明月一絲風吳水西頭楚岸東日日城中賣魚去却教鷗鷺守孤篷

漷河曲

椎髻使來交趾國橐駝車宿李陵臺閘官徹夜鈴聲過知是六宮瓜果迴

白沙河頭齊下馬爲拾剛丈八貨載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得帽檐前

水僊

太液流過玉始乾娉婷弱試佩珊珊簾鈎欲下東風細猶愛珠宮扇影寒

十二瑤臺風露寒銀河滄滄月團團龍宮自與塵凡隔別有絲衣白玉冠

畫蘭

西望沅湘不盡流紅芽綠葉自生愁王孫去後無消息風雨山中日日秋

題錢舜舉折枝海棠

玉環睡起嬌無力猶倚微醺向曉生不是開元寫遺恨世間那得見傾城

題山水圖

孤峰直出青天上亂瀑斜飛白石間老我江湖歸未得何人解寫敬亭山

重過丹陽寄錢成夫

高荷蓋密稻田山數騎來迎野水灣只爲一春頻往復縣人識得侍郎船

青山西去水東流兩岸飛花送客舟何事閶門行一月不能三日到宣州

過許墅虞廟寺僧淵

幾人飲散閶門外落日蒲帆獨自開偶向龍華寺前泊一株高柳記曾來

龍華寺贈栢庭上人

年來花落滿閒庭藥徑斜依翠栢屏白日山門無客到老僧自誦法華經

姑蘇臺

當時何事太情多不悟危機出苧蘿一夜月明天似水吳王臺上越王歌

余過吳中得畫一幅孤峰挾起有類鴈蕩諮柳者因題贈宋君仁

鴈蕩秋深玉柱寒老夫曾此駐征鞍闌一見首二

色猶似當時馬上看
題椎木圖
千年老樹化青牛風雨空山不盡愁一日爭迎作神
主跨歌擊鼓水西頭
秋日與陶唐佐游麻姑萬松庵
萬松青青一徑開寺門秋雨長莓苔莫悔此處行人
少還有仙從外國來
遊里中麻姑西觀三首
道人鈎簾坐堂上盡日好山相對青藥苗當戶泥不
理手持一卷黃庭經

樓閣參差烟樹間石橋横截水潺潺我來欲覓燒丹
處春木黃精正滿山
石上菖蒲水上萍一天涼月露涓涓碧壇夜半燈如
雪猶自朝真北斗前
題玄妙觀稀月庭所栽種蘿像
榭葉爲衣草爲履腦後雙髻任風吹浮雲捲盡青天
闊正是神光夜出時
題番易劉伯分靜觀齋二首
夜來風雨過前村百尺深溪到底渾惟有道人心鏡
淨水流花落不開門

巷陌深深白日長春來只有燕飛忙滿階落絮無人
掃銷盡爐中百炷香
野浦歸舟圖
天柱雲門倚半空樹林青處見丹楓扁舟獨釣秋江
雪猶似閒身在越中
寄翁勉錢道夫
桑椹作蘭參生蛾爪瓠牟藤綠漸多白日軒窗淨如
水下坊臨帖更吟哦
西湖竹枝詞六首
柳州寺前湖水平阿誰湖上唱歌聲畫船買得十樣

錦行近荷花須
紅裙女兒坐船頭朝朝莫莫白蘋洲近來學得新行
令爲郎把酒一澆愁
芙蓉葉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横塘人生多少不如
意水遠山長難見郎
葛嶺西邊郎相宅潭潭府第欲連雲別買樓船過湖
去可曾看見岳王墳
贈錢塘琴士
畫船載酒西湖上一日笙歌幾萬錢獨抱孤桐向何
處夜深彈月上青天

過桐江
雨後滄江一鏡平青山缺處掛漁罾漢家多少雲臺
將千古清風屬子陵
釣臺
嚴陵釣臺詩古今作者甚多或高其隱或
議其果二者皆不爲無見予故並存焉觀
者庶爲一莞也
江流浩蕩石巑岏千里來尋一日間慚愧白頭奔走
客題詩也到富春山
百戰關河血未乾漢家宗社要重安當時盡著羊裘

去誰向雲臺畫裏看
青山如馬復如龍滄海東來第幾重不是狂奴輕萬
乘世間誰不受牢籠
江山縣道中
石脚插溪清見底白木縛橋斜跨來水流一似橋上
人橋上人行家萬里
興化道中
紫蔗白頭金橘坡荔支龍眼総婆娑驟聽情思如中
酒喜得清陰馬上過
題楊德齋監憲賀蘭山圖
太陰爲峰雪爲瀑萬里西來一方玉使君坐對賀蘭
圖不數江南衆山綠
嚴州弋溪驛
四面青山風雨多石稜轉處掛漁蓑推蓬不記來時
路只見雙雙白鳥過
流水一灣山四圍青林黃葉雨霏霏竹雞啼罷人行
少忽有釣船溪上歸
夜往興化東庵王道人
夢覺流鶯花外聲一無蹤跡而稱幽情披衣步向山門
立蒼苔萋萋月亂生

曲岸西頭屋數椽綠陰深處好移船姓名正恐人知
道忽有野僧來近前
吳淞江上漫興
紅蓼擁面蝙蝠飛木樹飄蕭半掩扉老僧看潮回去
晚林下惟逢一犬歸
白月滿天江水平銀河垂地寂無聲披衣獨坐過夜
半撥剝啄無時一鳴
門外梧桐高百尺月華依約弄清陰夜深移在窓紗
上不隔思家一寸心
露冷草根鳴蟋蟀雨啼花影轉蛸蟰一家四散知何

在祠對林間喜鵲巢

書翁餞徐大章往黃灣

海村四月橘花香日莫牽船出下塘別後莫教音問少卷頭時遣送文章

書翁餞潘齊民往黃岡

黃岡只在海東頭野水連天蕩白鷗昨日相逢今日別稱花深處說停舟

題朱肅盅

芙蓉零落渚宮秋翠盖紅衣沒不收猶有雪鷗來上立夕陽無限惱人愁

書翁餞潘德全往彭坡

潘家兄弟多相識自向書生氣更豪一見便還東海去健帆如馬入雲高

題劉生庸道五莊草堂圖

南北兩峰相對青萬竿脩竹一茅亭何時共坐西湖雨白髮蒼燈講六經

題朱生質夫所藏梅花圖

水晶簾幙珊瑚鉤萬乐花間一鏡秋曉起瀟湘寒凜烈却疑飛雪在羅浮

夜深瑶女出寒江分得南枝雨一窓可是貞姿共清絕神僊服骨更無雙

五言排律

上京大安和吳時中侍御

一元開大統四海會宵乾鼓句包幽薊天門啟應皐群望皆侷望百辟春朝芳菲同來采蒐避暑絕驛騷劍衛龍尾匣宇衛虎皮秦列聖尊臣極元臣異節旄宗盟存帶礪世胄出英豪歲駕嚴先蹕居人望左纛平沙班甘馬別殿燕援毛鳳簇璃珠帽龍盤錦繡袍猶分雲母薄屏光水晶高馬湩浮舟揖馳峰落寶刀暖茵攢芍藥涼榭酌葡萄舞轉星河影歌騰陸海濤

齊韓纔起和頌足復分曹急管催瑶席繁絃壓紫桃明良真際遇際洽喜重遭化類工成冶聲同士赴皐渥恩雖款洽聲舞敢呼號拜命榮三錫論功恥二桃重華躋舜禹盛業繼羨平燕翼存貢畏游畋戒逸遨乾坤春拍拍宇宙樂陶陶爭獻公車頌光榮勝衮褒

挽馬伯庸中丞

世祖投戈日先公出守初邦人懷禮樂家學贈詩書一舉登金榜頻年步玉除星移供奉橋風動使臣車忠諫陳無逸推文賦子虛群公推雅量多士服清譽太史仍兼制春官總傳儲攬雲衣羅綺箕日佩舒舒

衣染方□將中塗旋賜與尊嚴深乎植清潤照紅案
紫真無比恩光詵可知休官唐殿李知止漢廷疏
野曠秋呼鴈江清晚釣魚石田霜後稻沙圃雨中蔬
正兩安民以胡為麥　居大星離次合白璧躋羽丘墟
惟有新詩在千年起歎歔

剪燈聯句

元夕同吳子彥劉子清侯敬文會飲永陽
陳善甫家因剪燈聯句云

夜暖拈香幽春寒落芳刀芳心連斷結 貞 綺思出長
絲點綴輕蝶翼 吳 裝粘細鳳毛風花紛瑣碎 貞 雲葉
複周遭彩葉金蓮盛 侃 光融玉作臺舞裀圍落絮 吳
歌扇透飛桃帶轉銀橋小 貞 輪迴寶蓋高柳絲同縮
網 吳 顧兔望秋毫蒼燭揃紅雪 侃 魚跳起碧濤春陽
虛蛺蝶 劉 秋冷蛻蜩螗翠藻荷分細絲柔柳散條青
童來降節玉女騁纖刀碎討珠胎迸尖愁燕尾翻徵
茱萸錯落針線滴葡萄鉛釜空燒蠟棚山漫結簪浮
塵龍漠漠流水駐滔滔寨綺雖為密栽綃豈自勞燁
妒姮清夜蠨蛸落晴臯製異宮人樣榮慚學士袍未
習分寶炬先許照閒袍副賞尊頻倒窮搜筆屢操盍
簪斷襲袁當袖舞象曲酒足華筵散詩新白戰豪 吳

平無夜禁 繁弱且歸弢 貞 吳 侃

玩齋集卷之五終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六

宛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　性編

序

洪範定正序

伏犧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叙疇至吾夫子繋易通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似皆為畫卦而叙疇若無與焉此千歲之下辯說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况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若書說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一中深有得於王文憲之先生之說按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得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脈絡貫通而神禹叙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夫龍馬圖自河程朱子間未嘗易置其名今劉牧一以圖九為圖方十為書而其所著焦取之以合宗從天其亦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作動變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則卦固當畫疇固當叙也忘滯而作春秋觀邑而知易象變通爻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易象圖序

清江張理仲純讀易而有得焉於朱子本義所列九圖之外復推演為圖一十有二以明陰陽剛柔奇偶之象然後動靜闔闢往來交互變易縱衡上下坦然明著矣或者謂易之為道幽而鬼神明而禮樂凡天地間事物小大終始進退得失吉凶存亡之故靡不兼該而具備今欲一切約之於圖其果足以盡天下無窮之變乎嗚呼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夫辭猶微而難究象顯者而易明由辭以達象因象以合辭則辭易先後亦較然可矣況易之書取諸天地易之名取諸日月象取諸天象取諸象象因未始離乎易也然則斯圖之作非深有得乎易者其足以知之哉昔江陵項氏著玩辭以發明程子之易猶恐有西河疑女之嘆斯圖之於朱子其亦類是也夫

牧民忠告序

牧民忠告者濱國張文忠公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事名于天下其為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其操行則確乎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施諸動靜蓋無一不本於仁義之心也故自為縣令

爲御史爲外臺中書爲中丞兩臺皆卽其所行者之簡策有曰風憲忠告曰廟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爲令時著也間嘗盡得而讀之喟然而嘆曰是何忠厚之至哉此沿前冠時先君文靖府君語師泰曰我昔在朝嘗與朝廷諸閣人物比盛一時相知固不少然求其志同道同者莫清河元復初濟南張希孟若也二人嘗聯鑣過我慷慨論議日昃不忍舍去且相顧曰世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者乎吾三人孰先死則後死者當銘諸幽于孫世世無相忘也後三十年師泰承乏閩海憲使而公之子引亦食司事閩請其故曰相對悵惋不已遂請此書刻諸學官以規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多故黎民瘡痍亟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乃知忠告之有補於世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爲守令者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矣奚漢循吏之足論哉

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藁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禕宋濂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刮劘深淳如明珠白璧藉之繅繡讀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嘆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言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先生嘗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學以稱名於海內雖其翹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值世運之盛也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交誼尤篤比應聘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禕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場鹽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復召入翰林侍經筵數告老不許久乃得謝去今年七十有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馳騁如壯歲云

羽庭詩集序

赤城黃巖之境有山曰委羽有士曰劉德玄隱居自放不求聞於人獨喜爲歌詩情有所感輒形於言嘗讀孫綽天台山賦至羽人丹丘福庭不死之句欣然慕之若將有所遇焉遂名其集曰羽庭及領鄉薦就辟部使者累官省署以安東諸侯則其遊歷益廣造詣益深而羽庭之積益富往往傳誦江海上人之口政與詩名卓然並高予聞得一二讀之已知其志之不凡矣今年冬以使過姚江則德玄適來治兵江上一見握手懽甚始出示其所爲集誦數過爲之嘆曰信乎德玄之可與言詩也夫學詩如學儒儒不過不

能成儒詩不悟不足論詩蟬蛻汙濁之中神遊太空之表非超然真悟者能之乎德玄不忘乎委羽之山羽人之庭其真有得哉雖然鉛汞之燼散爲玉樹黃金出鼎輕若浮塵其得於儒者豈無小大耶得有小大則悟於詩者又豈無淺深耶不明於微不入於道何足以語此或曰李白詩之儒賀詩之鬼然則果有小大淺深矣他日相見於天台流水間尚當與德玄論之

陳君從詩集序

世之學詩者必曰杜少陵學詩而不學少陵猶爲方圓而不以規矩也予獨以爲不然少陵詩固高出一代然學之者何求其似字擬其工其不類於昔書之秩倣度曲之填腔者幾希夫詩之原創見於賡歌刪定於三百篇漢魏以來雖有作者不能去此而他求今近舍漢魏遠棄三百篇惟杜之宗是猶讀經者舍正文而專傳註也蓋三百篇之作有經有緯秩然不紊學詩者於此而有得焉則漢魏諸作自可齊驅而並駕況少陵乎此予之所以久存於中而未敢以告人者也天台陳君從別十年矣間來三山以所爲詩一卷求序其端讀之其辭清以和其律嚴以正備衆

作而不拘一體其庶乎有見於經緯之旨者君從於予舊故我以未嘗告人者告焉君從苟以爲然則向之所謂方圓規矩在三百篇而不在杜矣遂序而歸之

鵲華集序

鵲華集者集賢直學士隴西侯李公所著歌詩也公居濟南山有華不注水有鵲湖皆天下奇勝處今其詩多作於四方宦遊地而獨以鵲華名不忘所自也公由中書掾歷官知濟州復彭村孔子廟罷虞城塞河役禱雨祝蝗皆有奇應麥秀四岐穀生五穗專務

以德化民終更老幼遮留以千數後人思之爲立二碑頌德一在州治前一在太白樓上轉太史院經歷僉山南廉訪司事辨滑州民父子冤遠近稱神明改僉浙東燕南入拜監察御史出爲福建廉訪副使以疾留任城乞致仕進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卒年六十九以推恩贈今官公以文學敭歷中外淑茂而閎肆縝密而精明凡其見諸事業者皆卓然有古君子風所謂歌詩特其餘事耳平生所著無慮千數百篇因離亂散失所遺無幾然觀其詩而能華質而能文直而不倨簡而不嗇欲而不拘優柔而有容深潛而有

光如卿雲乍舒祥飈至而甘雨隨之也如鏘金戛玉孤鸞舉而鳴鳳諧也如老將治兵不煩號令而士卒進退動合紀律也如鴻儒碩彥儀行終日而降升揖讓自不違乎規矩之間也是蓋本之以道德發之以仁義不待琱琢剞劂而其聲音體裁有時人寒士苦心竭力所不能至者矣言者心之聲詩又言之工者也不明乎理則靡雜而無叙不充乎氣則歉然而無章理明氣充言雖不期工將不容於不工矣嗚呼公之詩其有得於斯矣乎不然何其溫醇雅正各極其趣之妙也師泰昔在成均嘗與公之伯子監察御史

同年同業既又辱交於季子治書侍御史國鳳而治書寔受部經畧江南師泰亦以戶部尚書榷漕閩海朝夕幸得從事間出公集俾爲之序顧惟荒陋何敢辭命姑書其槩於首簡

鄭彥昭詩集序

閩海僉憲鄭君彥昭嘗集其歌詩爲二卷題曰行役藁攬轡藁携以示予予讀之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行之不苟也彥昭長身疎髯負氣尚義讀書大容五嶺之下足跡未嘗一入城府及出則度浙江上會稽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廬九疑之尖峯祝融踰嶺嶠以客于南海然後北走衛齊魯燕趙之墟以官于京

師凡其高深遐遠恢奇壯麗之觀既有以資夫翹見紀識而出入禁近校書儲宮峩冠珥筆以清百辟以綱紀天下乘風雲依日月凡其卓犖奇偉剛方峻特之行又足以徵諸事業故彥昭之爲詩於行役於攬轡隨其所得莫不各極夫趣之遠體之正聲之和爲然則彥昭豈苟作者哉觀其詩可以得其心之所存矣今彥昭方佩使者印按行八郡廉車所至奸衺屏息識宜日進業宜日廣但日備之聲歌以鳴國家之治者又不止是而已予雖老悴尚當爲彥昭擊節和

之

武經總要序

昔黄帝以兵戰涿鹿湯武以師克暴亂然皆本之以道德行之以仁義非若後世出奇設伏以變詐相傾覆而已自春秋戰國干戈相尋孫武吳起之流始各以知謀相角勝以縱横相吞噬迨至秦漢以來撰述愈多其所爲書見稱於東方朔者已二十二萬言藏之西漢藝文志者至八百餘卷况歷世漸遠其詭異龐雜假托附會固不可究極矣然提機握符籠畧包索之者亦未嘗不以仁義道德爲辭也宋慶曆間始

大集群臣擇其可用者作武經總要前後二集分門別類更爲圖譜以相訂正然後營陳攻守之法水火器械之制莫不具載國家承平百年是書久廢不用比年四方多故始下令徵求則江浙之梓刻咸燬之燹故書已訛缺而民間遺籍又往往闕不可見有志之士每竊嘆焉高昌鉄君清溪博洽有才以經濟自負其家維揚舊有善本因兵亂失之數購求不得戊戌之冬以經畧行軍司馬宣諭括蒼方假録於石抹申之會調兵不果明年涉道龍泉得之胡氏鈔未竟而去又明年春至延平御史周叔量出示其所藏悔

馬氏六年值城陷并刷本失之及夏至三山適得蒐使燕泰寧本始爲之正訛考誤繕寫成帙凡諸圖誌悉加彩繪於是斯書遂爲諸本之冠雖然我世祖皇帝以神武不殺定天下深恩厚澤洽於民心雖古帝王之師不能過也今南征北伐兵猶未戢必欲銷天下發翦扶天下善類廓清海寓不變時雍則仁義道德之化固所當先而斡旋機神變通者此書其可少乎

重刊石屏先生詩序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謡之辭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

下後世舍三百篇則無以爲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爲楚爲漢再降而爲魏爲晋宋下至陳隋則氣象萎薾辭語靡麗風雅之變於是乎極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衆作以繼三百篇遺意自是以來作者不能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嘅遺音之不作惡蟈黽之疊聽力學以追古人而成一家言先生生于黄巖之南塘負奇尚氣慷慨不羈南遊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于淮泗以歸老委羽之

下遊歷既廣聞見益多學益高深而愈密故其爲詩如逝波之魚走壙之獸搏風之鵰其機括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其大要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嗚呼此其所以爲善學乎至於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爲盛衰有非人力所能爲矣今其詩傳世已久而又有八君子爲之論著先生諸孫文璜校讐本以圖新刻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璜間以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首簡先生諱復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

江浙分省樂郎築城海寧詩序

海寧故鹽官縣入國朝以戶繁升爲州其後又以湖決南岸州治特盡入于海民吏驚惶捍以數郡之力而決猶不止朝廷遣使沉璧役焉而祠祭之奉得寧遂改今名大抵境內地下淖泥洳高者又皆沙土故城址湮無存者至正十九年春江浙分省以四郊多警檄左右司都事陳君元禮相其地勢而興築焉君至則集長吏父老議幾持不可且謂役非時君曰諸君言固當然城爲民防非徒勞也在我處之耳明日遍下令聽民自定力之下上以均其徭有不實輒治之幷以坐吏於是姦豪懾服貧懦感慰小大相勸萬手並作不數月而堅壁高壘屹然爲東南保障矣城既落州之寓公及其大夫士咸歌詩以美之而屬予序其首簡夫重門擊柝設險守國雖古昔盛世不能無者然其所以爲固也在得人心而已矣得其心則即墨用之而有餘失其心則函谷守之而不足是故城可以力爲而心不可以力致苟得其心則城有不固者乎今海寧城則固矣盍亦思所以守之哉元禮以予言爲何如

盧氏紀言序

予以戶部尚書使浙錢唐客有高唐盧昇持書一編

題曰盧氏紀言俾拜請序其首簡予發而觀之則知是書所紀皆其先世譜牒碑銘墓誌幷所得歌詩雜著也蓋盧氏自太公望諸孫傒食采於盧以國爲氏及秦博士敖望於范陽魏青州刺史度世生四子號四房盧氏其後子孫散居四方至唐而盛爲宰相尚書御史節度者幾數百人歷五季金宋衣冠不絕我朝有三盧氏其在高唐而顯者則諱顒字仲傑由臺省掾歷中外累官榷茶都轉運使贈嘉議大夫保定路總管范陽郡侯謚莊惠即昇之大父也莊惠當至元元貞之間治行風採卓冠時輩故其生而與交

者若東平王公鹿庵雲中李公堂庵東平李公野齋閒公靜軒王公孤山徐公容齋中菴公忍齋張公鶴軒天台趙公芳塘洛水劉公唯齋既皆極一時人物之盛及其死而爲之紀事者東平陳公公望蜀郡虞公伯生范平曹公克明關西楊友直河東張仲舉新安程以文天台林希元又皆當世文章之士凡所以褒贈顯揚可謂詳且美矣兵興以來海內騷動學士大夫流離轉徙其鄉閭墳墓猶且湯燹而不能守況所謂圖史文籍也哉若林者因善爲其後矣然天於壯思必有以黙相之者乎於是重有感焉

謝氏家訓序

天台有著姓曰謝氏自其先上蔡先生以洛黨出居是州子孫散處于竟古竹間幾三百年再遷小澄則宣城校官克家君也君嘗受知于素履御先生生五子曰璣理珪璋理以武功累官行樞密院都事總制餘姚予使過其地理迎謁甚謹且告予曰理弟兄五人從鄉先生周本道學甚幸不墜先緒今內外八百餘指合居共爨凡冠昏喪祭悉遵紫陽家禮而飲食起居之節則又取之浦江鄭氏焉尚慮行之不逮守之不固也理弟珪嘗著爲訓請一言以垂永久藉閑之奔馬之逸御之以銜轡輪之馳止之以梲家範之放正之以身蓋身猶器也家猶水也器圓則水圓器方則水方子能正其身家其有不正乎然正身亦有道矣持之以敬行之以義示之以廉守之以信而又廣之以均平撫之以寬厚則如水之在器雖欲不爲圓方得乎夫操尺寸之度以絜長短而天下之物不能逃者有其道也昔之人若河東柳公鄞東平張公藝九江陳滁州于物皆治其家使久而不廢亦知此道而已矣今子能正其身以及其家是猶圓方之在器長短之有度雖欲遠而去之其可得哉吾知謝氏福澤之未艾也理字廷成負才氣所至多善政云

中山世家序

中山世家者福建行省平章答兼乃蠻熙菩公族譜之名也公在世祖丞相忠宣王始封中山故稱中山世家云忠宣從太宗皇帝定河北有功傳至于今蓋六世矣子孫日益蕃衍此爲丞相爲平章爲御史大夫爲樞密爲將帥爲部使者爲監爲守者踵相接其豐功偉績固已載之史冊昔之所當赫然流耀於當世然而家乘紀録猶或有未備焉則世家之作可後乎公以平政民事服鞅之際迺能纂輯遺文參互續

譜著爲此編其亦眞知尊祖敬宗之道矣師泰竊惟國家右族起自朔方風氣渾厚習俗簡朴其先世繫官行事往往放失不存雖以淮安忠武王之丕烈且不能無遺忘者況其他乎至正中嘗詔天下上諸功臣遺事今下踰年卒不可得師泰時在史館謬當執筆竊歎之今公之作此書也紀遠者可信錄近者不繁使百年之澤五世之遠一覽而盡見何其明白詳盡也公間以書示師泰命爲之序師泰因記前二十年公諸父江西平章公爲江浙右丞時獲以屬掾從觀京師嘗仕于朝復得數侍公之先大夫中書公

其於中山王之世派昔嘗聞其槩矣及將公之伯仲間則得其事尤悉夫姓氏之別漢魏以來代有其書迨隋唐而大備自中州至於代北自一字至於五字凡因官因國因字因名因諡之類莫不具究其源既家藏譜系復官置簿狀私書或濫則糾之公籍公籍有闕則稽之私書貴賤等威截然不紊用此道也五代以來茲法日廢至於我朝既有海寓姓氏之蕃方之隋唐奚翅十倍且數宗繼絕類皆不以氏稱其名諱又多復出非敘譜牒圖籍則一代之文獻將何所徵哉師泰昔有志於斯而以局文辭學不敢輒專撰述今於中山世家豈惟幸見王門之多賢族裔公卿大夫子孫有所矜式云爾

朱氏族譜序

丹陽朱君文瑛譜其家自中奉公而下凡八世以示師泰曰朱氏本春秋邾子之裔子孫失國遂去邑爲朱其後散處沛國東城丹陽吳郡錢唐義陽河南諸郡漢唐之時尤爲顯著今文瑛族出於河南而系於丹陽者以五世祖仕于鎮江殁而葬焉故也昔幸先生賜之一言使吾族他日有徵焉予遂作而嘆曰古者國有牒家有譜姓氏之紀嚴爲詳審故貴賤有等

而族有叙歷世雖久而不紊近代譜牒殘缺雖大家貴族猶莫然不知所從出致有拜汾陽之墳稱子儀之後者矣當時而況閭閻所陷之人乎今朱氏譜不泛引於已遠不忽遺於已疏枝分派別原委粲然其用心忠厚矣使子孫能世守而不失則孝弟雍睦移風而易俗皆從行之一家而已哉文瑛字子中歷燕南宣慰兩司掾授鎮江路知事泉州惠安縣尹以紹興餘姚知州致仕云

董母孝節詩集序

至正十二年秋詔太尉右丞相道濟公總師南征僉

椎齋董鑰仲開寔將侍衛諸軍以從既禱于門入辭太夫人蹔受教太夫人執酒命之曰董氏世受國恩功在史冊女當竭知盡忠以求大助光其前行矣無息及師次彭城後以書戒曰女能盡忠即盡孝矣慎亡憂老身為也時同列有以夫人語白太師者比凱還太師以聞上為之嘉歎旌其門曰孝節仍賜上尊金幣三宮寵賚有差大夫士咸歌詠焉太夫人壽而而承旨歐陽公為之序後八年仲開廣閩廣東道出三山館于郡守喬侯家侯於仲開有鄉里之好乎徐之後又以萬夫長在行聞其事甚悉因請孝節詩刻諸學官聞過予求序其始末予於仲開世為契家而交誼又厚嘗太夫人受恩之日既不得獲詩以繼諸公及餞又不得作堂一言以盡禮今適獲見斯文於萬里之外能無惻然昔王大司馬將三千人在湓城時年已過四十其母魏夫人敕之甚嚴或少忤意即加箠辱故其後勳業迭大過人今仲開統諸衛軍固不啻於湓城而太夫人乎當忠誠激烈尤有嚴於魏者然則仲開勳業其止於古大司馬已乎刻詩學官豈徒為母哉之勸庶幾為臣為子者有所法云

張子固功蹟詩序

國家用兵十數年海內騷動迨今生民未休息者實由議政之臣昔以勦捕而失人心終以招降而緩天討故也蓋必於勦捕則脅從者無以自新委於招降則怙終者無所警懼無以自新故人畏罪而志益堅無所警懼故人玩法而惡益肆比年以來朝廷雖已察綏怙之非而更令招捕矣然而兵連禍結猶未甚戢者招其所當捕捕其所當招詭非混淆懲勸失實所以毒流天下如火燎原愈撲而愈熾如水決下愈塞而愈潰也況上閩去王畿甚遠縣將貪兵弱其狼戾其負嵎而負固者未必皆所當捕豪民然皆乘間負險張旗鼓以脅取爵位擅租稅者未必皆所當招是以蕃屏之任相難其人而幕府之職亦不易其選也郡守張君子固之參幕建安也外危於強寇四面之圍內窘於將帥不測之患且城中兵寡食甚變在旦夕而子固周旋委曲勸嘆餉賚使之參政能一心諸將校無異志且招且捕莫不各當其情卒致累卵之城安如磐石而上閩郡縣亦賴以無虞者謂非幕府之賢可乎雖然專斧鉞而操殺生者其功易定籌策而攢畫者其事難子固以一人之知而行於千萬人之中以一人之謀而出於千萬人之上不貴而

能之乎予固贊佐之功大夫士旣詩以詠歌之吾友揭伯防葛元喆又肯爲之序矣予姑即招捕之失書于左方

燕集滄浪亭詩序

至正辛丑秋八月八日三山書院山長朱堂來告曰明日丁亥將舍奠于先聖廟請以是日昧爽行禮諸生有進而前者曰書院在城西門外春秋祀日有司率不共事儀文簡畧弗中令式先生固了即又以尚書使南方當祗謁郡學不宜作書院了謝學院皆所以崇報也惟敬之存即神所在顧何擇哉且日校者

方東帶趨事上官苟免訶譴又何暇知文事重輕耶於是廣信程伯來濮陽吳維清宣陽夏繇諸生劉中鄭桓進定相率謁作了燕居之庭比至則建安江晃睢陽趙宗澤上饒張裴卿上周旭輿執事者已儒服序立聽位及入就拜拜降進退酌雅輿伏興不肅恭竣事通退坐滄浪亭上壺觴旣陳籩豆維旅賓主獻酬小大秩然凡山雲吞吐水波瀉漾淵魚沙鳥之飛潛撫唱漁歌之互答皆若有以助予之樂者諸生復欣然舉酒曰昔者守吏徒委事山長山長分徼又無以任使令者故儀文遂簡畧今人人旣得各共道職矣且郡學日出後大府方列庭下拜即起坐廡門佇及有司行三獻禮畢則已辰巳故往往弗中令式今又得以時即事矣先生所以惠教諸生者抑何厚哉况當干戈擾攘之際尊有觴豆優游之樂詠歌宗風廢缺得寧其可無一言以紀今日之會乎予曰甚幸遂合在坐之士凡廿人以韋應物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分韻各賦五言古詩一首而予得滿字云

春日玄沙寺小集序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廿六日宣政院使廉公公亮

崇酒載肴詣台書李公景儀暨林經歷杏祿君道夫行軍司馬舟君清承趙友以丘邀予於城西之香嚴寺是日也氣和景舒生物皆遂花明草縟禽鳥下上予因獲從田隨轉入林塢衆宜吟味不忍遽行及至則四君子已坐久飲酬歡密如見山之堂矣旣見則皆執酒歡迎互相酬酢觴盞數起舞放浪諧謔李公援筆賦詩佳句捷出時亦有譏諢推敲之狀道夫設險語操越音唱禪夢哉君師聯拱默卒無所答清溪鄧經歷特指道夫首號大笑予素不善飲至此亦不覺飲歡激凡再三巡抵暮始起彩以莫將散遊執盞

欽容而相告曰方今寛詔屢下四方處貢猶未孚服且七閩之境警報時至而吾儕數人果何暇於杯勺間哉蓋或有政違敎以使弗獲歸治法征謀無所事事故得從容以相追逐以遣其羈旅怫鬱之懷然而謝太傅之於東山王右軍之於蘭亭非真欲縱情丘壑泉石而已也夫亦間暇於倥偬之際寓逸豫於艱難之時其於人心世道亦豈無潛孚而默感者乎他日當有以作吾人之意者矣迺相率以杜工部心清聞妙香之句分韻各賦五言詩一首而予爲之序

辰翔夜坐詩後序

予所居香嚴寺當山門外有古梓盤踞道傍大可百圍相傳爲隋唐間物其根蟠然突出者若磐石平布可列坐十許人樹間有小石嵌倚傍兩兩衡廣亦可坐五六人暇久輒與諸生出坐樹下客有程伯米奧志夫張仲純亦時來相與憩息焉樹雖甚大而輪囷擁腫中空液樠不中繩墨其枝柯亦卷曲夭缺摧折無所用獨其剪枝條達旁出蒼翠翳蔭野猶可蔽百餘步遇風從山下回注盪激則蹄駭叉鼻口怒號喟然于焉與撟下大疾可畏若蠢然若亡蛻皮鱗而蛟龍神之也予嘗賦栽翔夜坐二詩以爲其高深瑰奇之遇矣伯米聞偵予曰是若無所用者予何得焉而爰之甚也予笑曰樗任官道傍得不厚於斧斤以幸全其天者非以其材之無所用耶以其無所用而人因得以憩以息且耳其聲以爲笙竽然則果爲無用與果爲有用與今吾數人者蟠薄僨蹇以自鳴其鳴又果異於是與伯米曰有是哉其於地則不艱於人則木瘞於才則榮休福是名杜德機德機爲道樞道樞爲天下谷谷則神矣非無欲者不能觀其妙請書以爲序

送謝元功東歸序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予自政府退坐吳山之仰高亭客有竹冠白裕衣不揖徹直前長揖而問曰造先生之門者亦嘗有瑰偉倜儻拔出之士乎予愕未答而心固已奇之矣既坐意氣軒軒然愈若自得問之則上虞人謝姓肅名而字元功也居亡何予奉詔清閩廣果當泛溟大瀛海予笑語元功尚能從吾遊乎曰大丈夫獨不敢能犯風濤如行衽席上況內飄踔順一息萬里哉遂同被召海舶海上多警因留若州之北郊且六十日矣元功日與縉閭雜上下低個剸剸無違禮凡一詩之出一文之就與之析衆論議必當

於理適已有不當則亦面汗背若抱大慝逡巡焉廢
殺與食一日從予步出東海上元功執策而跪進之
予謝不可則拱立道左執弟子禮益恭夫元功方軒
軒負氣一旦斂退若此於是知元功果奇士也少間
慨然曰肅始辭吾母而西遊自謂一見丞相白下可
以休其息民以安東諸侯今不遇猶望歲大比一薦
於有司因之得韜金馬儕策大廷揚英吐奇為國大
利又不遇比雖辛察薦於御史執政者皆非昔之志
也不意得拜先生依光道德刮削猾權以為文章自
顧其中之所得充乎其有餘雖不遇猶遇也緩遇其
得餞多於不遇乎肅歸有以見吾母矣請辭先生以
東予因留之不得遂載有柴酒而酌之曰士君子生
於斯世也讀萬卷書駕萬里車將以廣吾業行吾志
也然其出也必以時其進也必以道出非其時而進
非其道雖位食五鼎身綰六印其天爵之貴盖無幾
矣元功一不遇於丞相再不遇於有司又不有所於
御史執政之察薦翻然而逝浩然而歸若生駒鍵鵠
不可控搏豈不真奇士也哉今元功之歸其鄉也於
山則有幽兆四明百樓五癸鯢當金鍊於水則有曹
江王帶夏蓋白馬其於人也政事則朱尚孟宗文學

則王充魏朗卿鄭淳蔡邕諸虞德望則謝安王羲之
忠義則李光劉漢蔚孝行則曹娥朱賦鮮人則魏伯
陽劉綱其他才知行能之士固不可以一二數也且
地氣完密而淳學多古先聖王之遺跡泛廣江而感
重華陶漁耕稼之利登禹峰而思玉帛萬國之同近
不出乎百里間而上下數千載可覽而得又何必
走蹈褊裳寫蹙見艱晦以俟時優游以養老尤君子
所當慎重乎昔在虞夏之世有若時務光者不臣於
天子不友於諸侯不出則已出則必為帝者師在商
周之世有伊尹太公望者躬耕畎畝漁釣水濱非天
子致敬盡禮不輕於自用用則澤及四海功流萬世
此其人皆傲睨宇宙齊光日月豈肯降志辱身以就
一切功名耶及道與時行則天下之重任自有不得
而辭者元功亦當抱膝以睨想高風肯政於今世之
上乎吾知元功翻然之起浩然之歸庶幾有見於此
者不然出則為操危乘險處則為終南捷徑於道於
時果何如也元功不以此而易彼吾將見千駟之乘
萬鎰之金交聘於越東之野矣然則今日之遇豈少
於向之不遇哉予雖老尚有望焉遂序以別

送趙本仲東歸序

求若趙木仲故宋宗王諸孫其嶔嵜僑僕負氣與人交一不合即瞋怒然大肆從北山許先生游最久豈之學出於緇堂梅先生仰之學出於北山何先生而何先生於紫陽朱夫子蓋其所得其有師法嘗以易書教授荊楚間從之者咸奮戰勸之仕輒笑不答未幾河南盜起士卒徂征木仲慨然起曰吾尚能坐視生民塗炭乎遂扣軍門千請十餘策率皆可行之而不能用木仲裂策投地曰於戲無能為者不去將及於禍矣遂絕江南還所過斷橋奔走迎謁闢壁說淮北西斷事之凡用其策多奇勝御史部使者數論其有文武材宜用如請書事上丞相府擬僉浙東宣慰司副都元帥兼治縣慈溪大夫士聞之賀之木仲拱手大笑曰諸君以吾得一官為榮耶吾即榮一官當國家治平時視軒冕富貴猶且浼而去之況今時隸斯役皆將取等爵厚祿駕乘輿馬以相雄長耶謂趙木仲乎與若等伍耶吾將梓齡海之月攬為山之雲濯纓長流掛巾絕壁與高人隱士箕踞放浪以養吾胸中之浩浩以俟夫朝廷治化之清顧不偉歟吾誠不忍以七尺之軀狗斗升之粟紆縷縢於是非榮辱場也於是大夫士咸如木仲之出非為身謀退非果於忘世相與酌酒賦詩送之浙江之上酒酣詩成悲歌慷慨衆賓屬予序以別

送金仲達御史序

國家以爵祿網羅天下才俊其途固不一而得士之盛則莫成均若也至元大德之間東鈞軸握樞機者爲以功業自任者不可勝道况自皇慶延祐以來大開文治群材輻湊其得士之盛何如哉至正中予爲司業一校藝見諸生升降揖讓之次講道論德之餘亦雍容溫雅粹如往璧或磊落瑰偉爛若珠璣或迭宕奔逸若神駒脫韁不可羈絡或英厲奮發若鷹鸇擊鶻橫飛疾呼安肯蹇薄四海而莫之能控焉者固已自奇而心許之十數年來盤游江海諸生之物靜者不相聞然未嘗一日忘于懷也去年冬奉詔至濟閩南道過餘姚適驛報御史至名籍甚問之諸生亦不判金仲達也未幾予至三山明年春仲達亦來始得相與道故舊審出處通知何之所與遊者皆世華要盛豪閑茶然為特名臣仲達學贍而才富貌溫而氣剛砥節礪行克自樹立如予前所論者蓋兼有之方今海內多故干戈未息東南諸郡遠在海隅凡軍政之不脩官刑之或附吏弊之太甚民病之

已華大姦大惡之未去御史皆得而按之然數者之
失其來久矣非可以一旦咸制而力勝之也其亦周
旋咨詢宣道上意使人人知尊君事長之道先義而
後利徇公而忘私則三軍之於將帥如手足之捍頭
目庶民之於官府如子弟之遇父兄善者知勸惡者
有懲矣俾達與亦軌轍乎雖老至元大德之治尚有
望於諸君焉

送鄭君貞之建安序

夫君子之進於學也必慎其擇專其志厲其行持之
久積之深養之厚然後義精仁熟發應於中而發天

下之事不難矣新安鄭生君貞從予遊者再期每有
問焉未嘗不以是以為教而生獨若有疑焉於其別
復申之曰予亦觀於舟乎其際也前不能以尺寸及
水至風順疏千里在瞬息卑之足也跟蒸泥淖終日
疲於跬步及乎康莊注峻坂雖當精風驟不足以喻
其快豈惟舟車哉弓之張也矢之激也戶之運也猋
之鼓也水之決也火之燎也鳥之遲順而魚之縱壑
也此其神妙不測何如耶是必有其幾矣幾應於中
而事物之來如持衡鑒隨其長短輕重小大妍醜
無不各當其情而養親事君居家治民之道莫不外

乎是矣然擇之不慎則邪說足以干正志之不專則
事或分於外誘行之不厲則往往一簣而虧半途而
畫又烏能進於聖賢之域哉就有所進則亦安於一
才一藝之成狃於一善一長之行而非明體達用之
學也君貞孝養而深積持之且久庶幾義精仁熟隨
其所遇見之無疑而用之有餘矣所謂舟車也弓矢
也戶運而猋鼓也火水與魚鳥也其幾一動蓋有浩
乎其不能禦者即欲自已得乎雖然予言止是矣生
今往建安建安朱子之國斯道之統寄焉休風善教
必有存乎人者生更有得則還以告我

送劉中守僉事還京師序

予聞天於瑰偉卓犖峻特之士必有所抑遏摧沮頓
挫而後忘尊學力孳焉有為以大其業而張其名不
然其志不專其學不力雖有瑰偉卓犖峻特之士業
不大名不張也西夏劉君中守以善書與備經世大
典由郡文學辟東曹掾累官宣文閣博士工部員外
郎比年四方兵起天子以閩海道遠守文夫職道君
浮海持節僉憲訪司事既至行按漳潮邵武二郡時
二郡大盜壓境民方苦暴斂君所過召父老慰問或
苦布宣德意至為之感泣然君性外慈內剛有不盡

輙挨質挺起正言不顧用是多與人齟齬不合久之竟以言去君閭門愈自刻厲讀書窮日夜不已興至輒賦詩寫字或援筆畫山水意趣天出雖疏食屢空泊如也若是則中守得以專志力學於抑遏摧沮頓挫之餘矣天果以是大其業張其名耶夫克敵之將每勝於幾危謀國之忠恒信於孤憤故善學之士亦往往得於困心衡慮焉然非確然有以見天下之理耶其所遇而無不安者能爾乎吾於是益知君之果爲瑰偉卓犖峻特之士矣今復將涉鯨海之濤訪蕪山之月以遊于京師其必有所遇也哉於其行序以別

送許存東赴漳浦縣尹序

往予在史舘與應奉程以文交最善。以文以客來謂曰此漳南士許存東慷慨有氣識古知今善騎射予至南及南勝守吏多望風遁去將帥擁兵不進存東率其鄉義十數百人導官軍直前大呼邀奪其數砦賊勢不支以功巡檢定南今受命南歸願得一言以賜予作律詩一章遺之後數年代祠漳南詢其人不得又二年廉問閩海求之又不得今年分部三山存東始以向所遺詩訪問語及京師故事慨然如夢覺而辭甚也仔來豈顧美髯洗數有謀因爲之經畧李公伴令漳浦將別復求所以相其行者予聞漳在閩粵極南漳浦又漳之南山谷阻深民獠雜處比年強橫繕甲兵據租稅與吏抗吏既不禁反相爲爲漁獵予家龍谿漳人也今漳浦又漳屬也固爲難治矣然而民情物理予所周知飢渴之餘易爲飲食予能以向者勇義御賊之心爲今日撫惠保民之政處之以廉賦之以均攝之以明撫之以寬而又將之以不欺行之以無倦則民有不被其澤者乎古者治郡曰牧治縣曰字牧若童豎於牛羊飲齕剛柔隨其所適字若慈母於赤子疴癢疾痛同出。撫摩今視守尤近民也予采爾漳民雖强横其敢不率令治乎

送朱元賓赴南靖縣尹序

君子之用世得百里之國而治之使其民出租稅勤役作以供公上而無愁苦嘆息之聲亦可謂賢大夫矣況處炎荒萬里之外其治理卓然有譽於人哉興化縣尹朱君元賓調官南靖將戒行凡交於元賓者皆謂南靖在漳南一百二十里僻李古甫魏梅壽相繼反其民習戰鬪操強弓毒矢出沒山谷無時尤難治況比年强暴各以力雄鄉里少不合意怀嘯呼殺

人縣令莫之誰何元賓沮宜輕身入其地耶予曰元
賓之賢吾易也長吏稱其能旅府服其行士民懷其
惠其作興化興化之人莫不父母而神明之去之日
老幼攀號攀馬不得行御使者課治行爲閩海縣令
第一向予分部漕以寧民歲給工直恒半入奸吏
宗付金數千鎰俾元賓往給之元賓至則籍詣諸場
雖一錢必手投飢則出衆餉取水咽之去場民嗟曰
我等前蓋老矣今日迺得官本雖勞無怨也元賓
之才若此南靖雖難治吾知賢大夫施於政者恢恢
乎有餘刃矣雖然民猶魚也水清而魚不撓則魚得
遂其性元賓亦不撓其民使皆如魚之在水且將予
子而來輸租者服役作更相勸告以保其子孫全其
生理之不暇又肯操弓矢出没殺人以逆縣令教乎
近制縣令以治行聞者除拜御史元賓將被顯擢矣
冝速行無惑

送程終吉遷南臺序

世祖皇帝統一萬方既立御史臺以正綱紀又置西
行臺以分總其治而在江之南四者十道惟湖廣所
部夫下幾萬里近斛大理烏蒙白霄谿洞諸蠻外與
交趾九真日南番邦相爲其人輕獷好鬬苟委任一
失當則悖亂蠭起朝廷每三歲一遣使者即其地與
藩臣課吏殿最而上下其秩仍分遣南御史一人臨
涖之所以擬黜陟示懲勸也比年兵興道梗使者之
至久闕焉至正二十年天子思念遠人久罹荼毒求
賢守令撫安之迺詔使如故而御史之選宜當月君
德明御史曰吾職也不敢以地遠辭然非有良佐史
不可遂選於衆而得程君終吉終吉以經學律令
撥用下慨然曰吾得與御史持節觸鯨波涉萬里鯨
海以望之雄之國臨百粵之墟然後踰滄嶠上衡嶽
浮沅湘以宣王命而揚風紀之成顧不偉歟既至閩

廣之交山嶺島夷連絡海上出沒巨測數進而不可
得則又曰吾聞大夫出疆得專命況御史哉湖湘雖
未能卒至其他背法傷理以病吾民者久矣獨不能
盡吾言以伸彝彝無聊者乎於是即所聞見輒白御
史黜貪暴植良善凡有利于民者莫不殫力竭慮務
於必行閩以南大夫士咸曰賢哉史也吏中外者皆
斯人若風紀有不振揚者乎遂相率歌詩以餞而徵
序於予予謂惟仁人而後得好惡之正夜反其所欲
以喻其性雖齊之嚴威而民不從終吉何以使斯民
惓惓不忘若此乎是蓋能得好惡之正矣詩曰心乎

受矣遐不謂矣一言於終吉三謂焉

送周克復歸省序

番易周克復故翰林侍讀學士蘭屋先生之孫今江浙行省左丞伯温父之子也克復由國子生給事江西省以濫城錄事從楊行軍戰毗陵有功判建寧府府當江東西之衝控扼閩關與賊連歲接戰克復日延納不絕及閩賊猶月克復又分守建安門一日礮石着腦裂血被面死得歸踰時逾甦賊既退衆皆以次受賞克復獨謝去省其親於江浙道出三山謁予城西香嚴寺令予與伯溫生同年居同里仕同朝

而侍讀公又與先學士交誼甚厚於克復行其能已於言乎夫士大夫之所以異於人而重於天下者道德文學功名其次也不以道德文學自勉而徒取功名猶為不可況齪齪求富貴者哉比年海內多故所役推埋之徒蝟起行伍佩通侯上將印君文書稱生役人服阿錫珠璣騎麐膝從騎背夸矢挺刀以相雄長者雖相按克復世家子邁欲以其所不能者與者曹爭能歛而低首補伏承順以出其下風其輕重得失果何如也今克復能於此時慨然自退以歸寧其親亦庶幾不為富貴功名所提動矣雖然富貴功名在乎天道德文學由乎己勉其在己者以俟其在天者斯古之士所以卓然超出乎千萬人之上而傳之千萬世之後也克復其亦思所以異於人而重於天下者哉

送蔣廷學調江浙省掾序

毘陵蔣廷學以恭慎爲行婿于錢唐管左丞之門左丞諸孫叔堅甥福建行省理問官廷學從以行因得給事大府明年叔堅擢員外郎廷學遂使于朝以浮海功主簿興化之仙遊縣又明年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廷學亦改授福州錄事大府惜其才之隱於下寮

也辟掾幕下甫三閱月慨然嘆曰夫人之所以出而仕者亦欲少行志耳行志不行猶望十得以養吾親今吾親遠在數千里外而吾迺不能具甘旨爲朝夕供雖得祿奚爲哉明日白請歸以便養大府嘉之調江浙丞相府將治行閩大夫士咸歌詩以餞請予序之予時亦將北行顧惟蹟歲淹留不得過家上冢以慰問鄉里而廷學適先吾歸日奉卮酒以壽其親于西湖六橋之間獨何得於天者厚與且予與御史交甚久故知廷學為尤深廷學外若怯懦中實秀發善書能詩吐辭穪出人表可愛也昔漢諸曹掾有位三

公者廷學得以所能上下古今得失與否相論可否則又豈不能少伸其志以行所學乎毋徒談曰吾歸以便養而已試以予言語御史何如

送脩敬宗序

予始至京師時東平諸公能言金進士脩君爲郡幕府有文學政事後又聞其子顯舉進士判沅州孫思善敎授益都儒學皆克世其業思欲一交脩君家而不得兵興以來南北道阻自謂文物遺獻若脩氏者可復見乎至正十四年秋福建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脩君叔堅拜南行臺御史其冬有檄乘傳來迎閩過予城西寓館坐而聞焉則名德字敬宗脩其姓東平其里也予皺然曰予豈金進士脩君諸孫耶敬宗始具道其先世敘歷使予數十年向慕之私一旦若行空谷而聞足音之跫然適故都而見流風餘韻之存也敬宗由昇宜兩郡功曹江東西憲史辟今從長身魁貌善爲恭謹歡焉常自退遜不直輒喜起不顧每與御史論曰御史所執者法也法張則治法弛則亂今法弛久矣御史將以法以行推其在自治乎自治嚴則人知畏人知畏則重爲惡重爲惡則刑罰清而德化行盜賊不足平矣御史謂敬宗言然當共勉之予既辱知御史久故又與敬宗交聞斯言也予不重爲之慶遂書以別

送曾季脩赴建寧路儒學教授序

工饒曾君季脩將教授建安其友人清江張仲紱徧求三山諸大夫士詩以爲餞且過予曰季脩昔長樵溪書院時於僕有交游之好其情懇款篤至好學喜讓使人久而不能忘也今且別矣先生幸卒教之庶其有所勉焉予久未有以復而曾君遂行既而道閩建寇道阻不相聞者數月仲紱每見輒以是爲請及閩解道通仲紱又請予惟仲紱信士季脩能得其心若此則其人之賢可知矣我國家統一海內首崇學校以厲風化州郡咸設教授其職視前代爲益重然而典州郡者亦嘗知教授之爲重乎爲教授者亦自知所以爲重乎不知其爲重故州郡率以屬視教授不自知其所以重故教授亦甘以上官事州郡此學校所以日壞而風化所以日衰也蓋詩書禮樂教之具也仁義道德教之本也舍詩書禮樂而尊錢穀舍仁義道德而尚辭章教授其復能自重乎教授既不自知其重而州郡又安知其爲重乎況責錢穀以苛細餔餟委辭章而事伏游者哉於是司出入之防愈

密奔走逢迎之謹愈謹而先王建學立師尊賢養老之初意遂將復振矣雖然建安朱子講學之地東南鄒魯也其典郡司校者宜皆知所以為重而無向者之患夫　予猶諄諄為季脩告者嘉仲純之請篤朋友義也

送怨都不花右丞赴京師序

江西既陷之三年為至正庚子民吏多間道來輸誠效省臣以聞朝議擢宗正掌判髙昌怨都不花伯英君為右丞以佐克復之任時其毋夫人年已八十義不可遂去伯英以方鎮事重即日陛辭浮海南來冬

十月至軍中與平章洪公定出關討明年二月次延　師鄉鄧克其已入據邵武勢方張洪謂平章曰　以荊襄保役之衆據有險要而我欲以千百罷弱之卒制之且弓矢甲冑朽乏餱糧恐無所具此無異驅群羊以逐虎狼也夫江西七閩實唇齒其民逃避者散在諸郡苟江西不可復則七閩亦不能守若并兩省而一之重之以重臣責其有以綏思歸之士庶其可濟乎平章因右丞議是迺條具其事俾送之江浙　或曰君期月之間再涉鯨海得無憚勞乎君方慷慨談論殊無難色且曰向也以國事故不得顧吾母今也以國事入奏因得拜吾母以遂吾私又可以贊勞辭乎予迺慨然嘆曰伯英真忠孝人哉其於家國可謂能權其輕重者矣四牡之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既嘗為伯英重油然之思矣其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則吾人豈不預為伯英者乎三嘆之餘書以識別

送典同都事北還序

至正二十一年秋廷臣言閩海遠在南服將吏或不能上體聖天子子惠元元之意使山野愚民日犯鋒鏑無以自新迺遣集賢院都事典同奉詔航海以明

年春正月朔旦至閩省既布宣德意遂館于城西大中寺淵然自持非其人不交燕飲不合義即卻不赴日與布衣韋帶士論今古得失人物臧否由是閩人爭譽君一日客楊節生者言向有髙昌崇福奴婿予家曾遣其大父別都魯迷失北廷都護宣命勑牒凡五道崇福奴死久矣君為髙昌氏亦嘗識其人乎君惕然起曰崇福奴於吾為從父都護則吾曾大父也吾所受命寔在至元間我先人求之三十年不及見今吾幸得之於炎荒萬里之外顧豈偶然哉迺請而藏之間出以示予予惟人子之於其親也見几杖則敬

見衣服則悲見杯棬琴瑟亦莫不致其休戀愛慕之思況龍章錫命世澤之所存哉今君之爲使也既能敷揚國命以無愧於職事又能嘉得先世故物歸以告之祖禰慰宗族俾之子孫非其忠孝之實感動乎神人能至是哉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予知君之有以世其家矣君之還閩大夫士皆歌詩以爲餞因書之首簡以爲序君字道遠石林其別號云

送李尚書北還序

閩粤諸郡阻山岸海租入之數不當東吳一縣其民終歲勤動僅足給食而公私所資悉倚鹽賦比年橫

兵盜起紋擾成風大者據州縣小者雄鄉里其入于官者蓋益鮮矣朝廷以海漕間不如數遣使權鹽易粟以助京餉然金華傷殘之餘急之則民困而變生緩之則吏懈而事緩其爲使者不亦難乎自非行信於上下而譽交乎中外其克稱是選哉至正十九年予以謫得謝廣茲任明年稍更定其法民雖稱便亦不能無忤於貴家巨室焉其冬有旨罷分部仍以權漕爲之行省又明年復有大稔始議以鹽賦十之六雜易一切供上之物於是河南李君奉闕貢以戶部尚書以來君既至則嚴法以防奸市平估以通懋遷遠近聞之商賈交集不數月得綫絲錦紵綃布綫菜十數萬斛以今年五月浮海還京師適予行先於君適過君別而爲之言曰君之材過于遠甚且君在朝久上下信之中外譽之其譽今望卓然見推於一時是宜君之倜儻磊落果於行而無所嫌畏也雖然君之所以自任與朝廷之所以任君者又豈止是而已哉凡官政之緩急民瘼之重輕守吏之賢否將校之勇怯山川地勢之險易人物風俗之流醇宜皆有以復於君相者方今中原底定奸宄悉平立紀陳紀更新治化君其可得而辭乎

送權生北還序

戶部尚書河南李君奉詔使閩海遣其甥權名弘來從予游予謂生將淳厚以爲文耶則尚書方馳騁汗漫以鳴于時將博覽以爲學耶則尚書方貫穿闊衍以揚于朝其或出此而猶欲鉤玄摘奇以求合所司幸甲乙之選則又尚書之所已能者今生之來學也亦何所見而取於予哉生默不應惟日閉門西廡下取經史諸書晝夜誦不輟間有問則超然出人意表予於是知生之得於尚書者亦已多矣留數月予與生皆有遠行求一言以爲別適告之曰孔子之道博

之六經朱子之學著之四書其本則道德仁義其用則禮樂刑政生欲正其本以達之用無亦先明乎四書之旨以求六經之蘊乎六經既明則學益充而文益粹豈徒決科有司以希榮一時而已雖推之經綸參贊豈外是哉然朱子之學寔得於河南二程夫子二程之道具其在生河南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子豈復有益於生乎哉試質之尚書以爲何如

送王仲弘歸建安序

予之僑于城西香嚴也七閩之士多來見見必有所挾焉或歌詩或文章或書或騎卜陰陽之屬莫

不軒軒然有自得意最後王生來謁問焉則志道其名仲弘其字建安其里也徇徇畏謹上手低面歛然若無能者然一問事不直佩赭容乎辯不少遜時予東軒有故書敝几堆積几上生指顧曰是何散逸而不之理也吾爲先生裝潢之可乎予諾應之生即抱置別室閉戶數日則向之故敝散逸者皆簽軸題識一新矣予因問生方績學礪行以求聞于時又何暇遊心於茲藝乎生笑曰先生知吾者乎吾聞儒者之道高明而廣大奥衍而精微既非吾之昧昧者所能知而今之仕者率多脂韋苟祿以幸免禍而肥家

吾又豈能含垢忍恥與若曹伍哉且九流百家之技去儒者之道益遠又非吾之所屑爲是以因其舊之近而衣食其儒有餘則以遺飢餒疾病之過諸塗者不使錙銖錢龠粟以累吾之心也庶幾於己無甚勞而可以養吾之生於人無所求而可以從吾之志吾之所以安於茲藝而不辭者蓋不忍以彼而易此也予適作而嘆曰仲弘其知道者耶何其善於擇術也宋清之賢利於報承禍之坊賤且勞詎仲弘比哉於其歸序以別

送曾仲衍之平陽州同知序

平陽州同知曾仲衍奉寬卹之詔自直沽浮海至三山既事將赴官予適應召北還偕至建江之上拱而請曰衍無似向從事江西行省承檄諭賊盱江被執械繫數月既出佇南恩以使來閩者二年矣比浮海至京師以功佐是州惟是多艱未知攸濟願得一言以爲勉予以薄遽辭則其請益勤適酌酒於道而告之曰仕必論世也則子之先文定文肅文昭三公名於前參預僉憲二君繼於後以言乎學也則學士虞公參政危公爲之師而凡與子從游者亦莫非賢大夫士其於聞見所得既多宜無復有爲予告者矣且自

用其以來豪傑盡起據郡邑以私天子之賦稅若比比皆是雖孤以將阨疆守之責猶不少伸其志況同知寧州佐皆予爲州佐而志不得伸則吾又何以告子哉然聞平陽大州也其治並海而阻山其民勤生而好義比年又得閩君宗道爲之理因民心以綏其下節軍用以供其上子誠能不易向者艱難堅苦之操而又施其所得於父兄師友者爲之政不嬌於外不撓於內使此心之微可以交於神明而何之上下則雖文定之道德文肅文昭之功業皆可漸致矣又何往而不得伸其志哉他日試持此以見范君未必不以予言爲然也

贈醫者蔡德芳序

福建行省痊閩吳君閩過予請曰醫者蔡德芳善療小兒出入吾門凡所治按之劑輒愈數予之錢辭益以束帛又辭強所欲則曰願得片言書序吾醫然不敢請也吾諾之甚久先生能爲僕道之言乎予曰德芳知予哉予聞醫不過神不足以爲醫甚矣醫之難言也況嬰兒在襁褓中臟腑之未完脈理之未充血氣之未實口不能言過爽病徒以意取之一或不當則失治矣故諺有之寧醫十大人無醫一小兒古之善爲術者無過扁鵲其過秦知秦人之愛小兒則爲小兒醫然則小兒醫其始於鵲乎鵲之爲醫也可謂神矣史記載鵲遇舍客長桑君而奇之授之懷中之藥飲之上池之水自是視病盡見五臟癥結後之醫者復有如鵲者乎鵲之書既不傳近世若俞范王徐孫崔張劉錢陳諸君所著少小嬰孩宮氣玉匱金鏡寶鑑之書其爲術雖夫鵲遠然又豈無獨得之妙乎德芳醫小兒往往獲奇効宜亦有得於諸君矣吳君門吾嘗聞德芳之言夫病與藥值則惟用一物聞不在記覽兒科和之多也吾亦凝吾心精吾思使意進於物之表故幸而中焉嘗聽德芳言若此其果異於人哉因吳君之請遂序以遺之

送心泉上人還福州序

予既分部畢事休居福州西門外鳳凰山之南山南多浮圖氏宮其徒好事者聞予皆絡繹而樂朋職也往往踵蹤躡䟤以來相從而予亦愛其人之不規規焉爲事物之所羈束遂相與窮高往深探奇搜隱望雲鳥之往還俯淵魚之游泳或蔭樹酌泉或折花坐石箕踞笑傲盡日逝去久之有僧稱心泉者持詩一章來謁問之則長樂儒家子姓魏氏其先本浮光人

高祖搢登宋進士第官至太常卿曾祖一翁累官知制誥心泉兄弟五人而三為浮圖學心泉季也象山秋谷其師怡山方石其祖今以書記主儁宗之塔寺予於是取其詩而讀之其音節幽遠志意閒曠超然之得若有契于心者故於諸浮圖中尤深愛之予閒有作輙出片紙録去者歲餘其勤如一日及予治任北師心泉遠餞於進江之邑登崇山度長溪冒觸頳汗殊不以為勞既別復留徘徊顧瞻若不忍須臾暫去抑何其情之厚也予自居閩幾二年凡見道路餞祖帳觴豆以為餞者非其勢相厭力相制則其情愛狎昵之私有甚不得已焉者舍是則漠然若不識矣就能慷慨重義氣執杯酒走數里為別哉心泉學浮圖者且於人動無與於休戚而情之厚迺獨異於是其果不為薄俗之所移乎其果墨名而儒行者乎遂書以為別

送允舜宗尭二師歸浙東序

至正壬寅夏予自三山被召還京師道出四明凡方外之士以詩文名者莫不來謁而定水復禪師延慶寶禪師相與尤勤合最後天寧慧禪師率其徒來請銘其師故牟田之塔適予治行不果為明日解舟至餘姚之廟山見二僧來前問之則孜弟子元舜宗尭也首以塔銘為趣予謂時方盛暑日如燬輪了何必觸熱冒險而遠行耶秋深氣清候予文成當副所請二師俛進曰此来必得先生文迺歸及絶海抵鄞寓皇岡之野二師亦復繼至予既寓海村臥病兼旬更多謝去而二師日款門請益堅乃力疾為之銘而告見焉將別二師復請曰銘固幸矣先生獨無一言以賜我乎予嘗過會稽雲門天台鴈蕩天童育王諸山徘徊瞻眺見浮圖大刹往往猶多晉宋梁齊以下碑志而故家巨室不數百年彫謝銷落殆無存者夫於彼此豈故有厚薄哉盖浮圖氏立志堅勇有不為則已為則務於必成亦有嗣法者行同心一故能立大功成大事雖歷盛衰嬗變愈悠熾而愈無窮也予於二師之請銘盖有所感矣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六終

兗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　性編

記

備萬齋記

出杭州新門東北二百步又東折入委巷有屋四楹在敗垣廢圃間蕭索不除問之徐氏業也遂脩其宇苴漏補缺移木牀尾篋就居之四壁空無長物因大書備萬二字於其顏或過而問曰飲食以備飢渴衾禂以備寒暑僕御以備使令子今無一物之備何謂備萬耶予知子之不為是也豈嘗有見於孟氏萬物

皆備於我之言之意哉予乃笑而答曰吾亦知我之不為是也夫我於天地間亦萬物之一也以一較萬其猶稊米之於太倉乎以萬歸一其猶太倉之於稊米乎故凡形色之可接者聲音之可求者氣類之可感者其數無窮也其變莫測也固非一身之所能備也而不知自物觀物則物物也物且萬萬也自我觀物則物豈外我一身哉且人也物也同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也亦同得陰陽五行之理以為性也何其正通偏塞之不同耶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物與人固無異也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果無異乎

是以散之為萬殊斂之為一理以一貫萬其所以為備也亦大矣雖然缺之而不實則群疑之起足以害吾道行之一而非起則一念之私足以戕吾仁若然則一日一息千萬焉日萬焉乎一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客唯而退遂書以為記

經訓堂記

經訓堂者安陽韓[illegible]致用之所作也韓氏自魏國忠獻王以經學致位將相功業日盛設書萬卷作萬籍堂于安陽里第其子文定公既治廣之文定之子中門公於[illegible]七千餘卷作[illegible]堂六峯相傳之盛當時

河朔士大夫家號稱積書多者罕及之傳四世至尚書左司公[illegible]始從宋南遷倉猝時散失已無餘矣又四世至義行明善二先生皆以道德文章名於時聚書復數千卷作經畬齋義行之子務德君承之作種學齋今致用又取兩世之名定而合之揭以今名歷數百年更十數世而藏書之富綿綿不絕吁亦難矣哉然六庫兩世之蓄諸子百家兼史兵農醫卜之書皆在焉致用獨有取於經訓者豈無見耶蓋六經在天地間如元氣流行日星昭布大而父子君臣之道近而夫婦君室之間幽而陰陽鬼神變化之理明

而禮樂文物法制之詳微而昆蟲草木之瑣細之者
隨其力之所至雖淺深高下遠邇之不同實未有外
乎此而可以為學者也昔呂東萊文公訓其子待制有
言訓諸命之句非深得於六經者其能卓見聖賢為
學之要乎文公忠獻宗也忠獻致用祖也二祖以文
章功業顯于唐宋致用師而求之有餘師矣師泰也
何足以知之姑為記

知學齋記

人亦孰不欲學哉齊學者知所以為學而已矣知所
以學則用志專而成功易學而不知所以則伥伥然

無所何雖日疲神於六藝之文殫思於百家之言其
為學果何如耶然則學固在乎知知亦有其要矣天
台徐大章以知學名齋間過予海昌寓舍頃聞一言
以發其歸趣未敢復以講請曰一夔嘗受教於家君
矣學以立言明道非徒記誦詞章云耳然堯舜湯文
周孔之道見於經其言宏博典衍既未易知而漢之
司馬遷揚雄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卓然自為一家
之言又未易得其門牆而入也先生獨不能啟死灰
滯使如春陽發函萬不須擇乎予發書三復而嘆曰
奇哉大章之為學庶幾得其要矣夫予亦何足以知

之然竊聞之言非道不立道非言不明立言明道固
不可岐而二矣亦豈可不知先後輕重之敘也耶不
知其敘而遽學焉則終不足以領其要矣是故道明
於己而發於言則言不期文而自文譬之江淮河漢
之流行波瀾起伏將有不得不文者不明於道而徒
言之則如斷潢敗潦雖欲文得乎且是道也非遠人
以為道也率之於人心天理之正行之於彝倫日用
之常因教以至者推近以達遠由小以及大可以參
贊可以位育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斯其所以為學
也斯其所以為堯舜湯文周孔之道也然而楊墨仁

義而異端老佛慈愛而殘忍其它若申韓管商公孫
衍張儀之流其始亦非不欲明道也而卒至於厖爛
隳裂不可究極者不知所以為學學焉而不得其要
故也是故堯舜湯文周孔者學之標準也易書詩春
秋禮樂者學之尺寸也執尺寸以定長短望標準以
趨遠近道其外是乎不然若心刻意作為文章雖能
逐學齊駕於揚馬韓歐之間果為知學哉大章不棄
予言遂書以為記

一經堂記

一經堂者海昌朱尚齋氏名以訓其子而參政周公

伯温之所書也肅齋之子鎰從予遊閩致其父言請爲之記予謂六經並載聖人之道何獨取於一經哉豈不以漢儒嘗以一經教子故耶不然則將先明一經而他經從可明矣夫經之目有六曰易書詩春秋禮樂或道陰陽或紀政事或詠性情或正名分或以正行而和心雖其爲說不同而其道則未嘗不貫於一也自三五以降歷世益遠然其爲訓立教者不過數十言而止至吾夫子贊序則正更加述作上以繼前聖之統往下以開後學之方來人文可謂極盛矣然亦不過數百卷而止爾以數百卷之書明數十

言之旨猶易精察如天地運行如日月照臨其道未嘗不廓然而公粲然而明也及秦漢諸儒各出己見務爲專門論議於是朱紫混淆其爲說之多棟充牛汗既已湮塞聖道破裂經旨不可究詰矣而近世科目之設則又餌之以著述誘之以詞章蠱之以記誦假之以經術遂使海內之士疲精竭力靡然向風恣爲新奇之言巧飾煩僻之見一切遷迂苟合以徼進取而六經始爲釣功名利祿之具矣嗚呼大道之晦一至於此可勝嘆哉向非周程張邵朱呂數君子者出訖能纂微言於既眯之中尋墜緒於不傳之後予

而今之學士大夫執其全書因以搜觀默識旁通曲暢則亦幸矣然有讀書萬卷而終身無一言之得者有得一言之要而終身守之不失者其故何也道之明與不明而已是故明經所以明道道明則經無不明者而鎰也又文公諸孫強志善學其庶幾有得於此矣夫不然雖日誦六經猶爲無益況一經哉

重脩西湖書院記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重脩杭州西湖書院成郡監完者帖木兒畦哇守社從肅謝節提學焉合議洪敏以士人宋杞等狀來請文曰西湖書院在

杭州西湖之上故宋岳武穆王飛之第後更爲太學至元丙子天兵臨城學燬禮殿獨存其地與憲治寔告爲浙江營故來長風紀者莫不以作興爲先務三十一年宗禕徐公琰始即舊殿改建書院且還鎮閘橋三賢堂附祠焉三賢者唐刺史白居易宋處士林逋知杭州蘇軾也置山長一員主之逯易今名延祐三年周公德元徙尊經閣建彝訓堂創書庫益增治之至元元年鐵木奇公胡公祖廣重葺大成殿開志仁集義達道明德四齋以居來學翁三賢祠曰尚德別室以祠徐公曰尚功於是書院之盛遂爲浙東

西之社矣越二十年城毀于兵書院亦燬象設陊剝
庭廡汙穢君人馬跡交集其中書籍俎豆狼藉弗禁
明年三賢堂燬又明年尊經閣燬學官廢稍久絕侍
僕莫知所措公剏學謁拜顧瞻嘆息曰兵革之餘驕
惰成未復教化其可一日而廢乎况勉齋風紀之任
而若院又審道憲治也哉於是出私廪白粳一百石
謀作公之丞相康里公更益白金五十兩乃克袁堅
華良材析易腐輪奐亦新始事於至正十八年冬十
月迄功於十九年春正月完者帖木兒等承命董役
牵底于成今尊經閣鮮然將起三賢祠棟宇輝映設

以重門縩以周垣殿堂齋廡庖湢庫庾無不悉治此
皆我公之力也不有紀述其何以勸顧惟公之曾祖
太師中山王勳業卓冠祖文炎世繼美公由近侍拜
三臺御史歷四道廉訪使以宣慰都元帥督兵從信
克復三路二州五縣全活數萬人其謀且戰武功錄
及監憲浙西又能以經濟之暑叶和遠邇寬裕之德
撫綏軍民方當崎嶇戎馬之間不忘詩書禮樂之事
可謂識見超卓深知治本者矣由是而風移俗易使
人皆知尊君親上之道而歸其乖爭傾軋之風其所
繫不亦重且大乎是不可以無述用不敢辭

勉齋書院記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福州始作勉齋書院明年秋八
月告成十一月廉訪使者率郡大夫士行釋菜禮已丑
經略使某公同憲謁祠下用便宜署今額以僞人張
理為山長教事者問其本末請記于貢師泰曰書院
徧天下而閩中為盛大率祠徽國朱文公與弟子居
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梁山龍溪双峰北山
之類皆是也勉齋先生黄文公高弟獨無專祠顧非
莅政者之缺歟與昔者僉事張引嘗闢經始以調官浙
東不果經歷孔淐欽苴作興以拜南臺監察御史又

不果未幾行部閩廣沙都士林祖孟益請以太平
公輔里故宅一區為學宮既尊陽廣輸合制遂倡
成之而廉使瞿思丁副使元奴憲事亦憐真必剌的
納剌完者帖潛經歷答里麻失里知事黄晉照帖木
兒照磨傅君佑叶心相事議者出一旦穆鄭君董視
而佐以屬吏王簡為行者平章普化帖木而閩之丞
發白金五十兩及租田一百五十畝奇以給以贍於
是即舊以國新拓隘以增廣禮殿中崇象聖人之燕
居祠字旁峙屋先生之祀事堂曰道源著師友之授
受也閣以雲章以卿君正字端本時所得皇太子書

麟鳳龜龍四大字刻置其上也堂後壘石山曰小蓬萊不忘先生讀書精舍之名也齋左曰養道右曰尊德其北有舍待賓有舒燕休有室更衣有次庖湢庫庾亦各有其所重門衙衙倍廡翼翼以方池度以石梁其周九百八十四尺再東西廣九十一尺深視廣之四雄規偉觀穆然深深然後斯道之統有所尊而講學之士知所向矣惟丁之學蓋亦得於先生者請文諸石以紀其成爾師恭荒陋何足以知此然竊聞之斯道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顏氏曾氏子思孟軻氏之所以爲教不

幸而變於管商慘於申韓雜於荀揚累於鞅斯磔裂破碎於毛鄭賈馬王范之徒幸而唐之韓愈氏能以所得者之原道之書然其於性也主三品於仁也專博愛則猶未免於不詳不精之失焉至宋舂陵濂溪啟其源伊洛遡其流及江母世文公始集諸儒之大成使千載不傳之道復明於天下後世可感矣哉丁時門人弟子聰明卓越固不爲少然求其始終不渝老而彌篤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因劉子澄一拜文公於屏山之後即慨然以斯道自任晦庵嘉於屋頭對孤燈於天曙其堅志苦思爲何如也自先得執子婿之禮從發廬阜涉彭蠡過洞庭至九疑徑淮江湖湘吳越甌閩間不惟口傳心授入師門者愈久而愈博而其所見名山大川淵深高大皆有以助夫精微廣大之學矣是故微諸事業則城安慶禦漢陽最爲偉績者一方賴則四書通釋儀禮通解尤爲有功於先生有志於斯世乎以陸沈下官不能大行其學爾可深慨然聖賢遺緒非文公無以明文公道學非先生無以成則斯文昌熾確乎其有所歸矣先生沒其傳之著者在閩則西齋陳氏信齋楊氏在浙則北山何氏江以西則臨川黃氏江以東則雙峰饒氏其

久而益著者則西山真氏衍義諸書先今經帷進講成均典教皆出先生講論之餘也嗚呼先生之道溥之後世先生之書行乎天下孰不想慕其高風漸被其餘澤況鰲峰其山之間實炳若其神氣流行愾然肅然猶若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者乎書院之作其有功於世教豈曰小補云哉遂記不辭先生諱幹字直卿御史瑀之第四子累官至大理寺丞特承議郎致仕勉齋其自號云

象山樵舍記

江東諸郡治萬山中而山水之勝則在廣信廣信諸

縣治萬山中而山水之勝則在貴溪若夫貴溪之尤勝則莫若象山象山自閩南行數百里至此坡陁磊突起其勢上負而下墮若大象然故以名昔宋文安陸先生居是山以倡聖賢之道故山名益顯於天下後世令縣士程伯來父築臺藏書其中自署其額曰象山樵舍蓋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也夫山之勝峭而為巖岈而為谷撒而為峰巒林麓匯而為溪澗池沼平者田疇聚者村落與凡神僊之宮隱逸之廬浮圖之刹參錯旁午殆若碁布而星列焉且儷嵐雲臺逍遙琵琶諸山去樵舍近在咫尺伯來乃無所取而獨惓惓焉惟茲山之慕其真有見於先生者乎豈徒負薪行歌托名隱逸以傲寵榮而已耶蓋先生之道高明而廣大先生之學簡易而精微雖其所入者與徽國文公小異要其終未始不各極於至當之歸也門人弟子因鵝湖太極之辯一時互相論議遂使後之學者不能無惑焉嗚呼彼亦安知二先生之所以然哉今伯來仰茲山之高而聞其道讀先生之書而知其學將不待言語文字之間而超然日進於聖賢之域矣碩子何足以知之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伯來其尚勉之

福州路儒學復田記

國家崇祀孔子建學錫田以教養天下之士自江以南惟閩廣為盛而福處八郡之中租入尤號富饒比年典司不謹姦弊滋甚遂使歲入之數日以耗損教養之具或不給焉廉訪使臘思丁公聞之慨然曰是必有豪強侵之者不然則漁於姦吏宜治所在郡府乎乃命郡守申頫家奴赫爾校籍教授沈質務周覆考詢悉發諸豪民所侵在閩縣者得南洲田三百畝奇銀租若干兩魚蕩數百頃銀租三十兩兎塝莊田若干畝耕昇坐田　百畝有奇歲皆分其收之半在侯官者大小馬踏等莊田二百畝奇銀租一十七兩今增至五十三兩與石莊銀租九十兩今增至二百兩新復田八十五畝銀租二十六兩在長樂者萬田等田若干畝米增七十五石奇學產於侯官為最多其十四洲田畝發五千米石二千三百六十僅入其半今悉復如數而又歸浮圖氏先勝洲侵田二百畝奇是舉也憲吏武德治中賈任學正張熙孫皆與有力焉於是在者之士盛榮等相率狀其事來請記嗚呼昔之侵者今以歸昔之漁者今以復變耗損為富饒監憲公之用心亦知所本哉雖然學校之職教與養

而已夫養之而非其材則穢莠足以害苗教之而無其法則紅紫得以亂朱今教養既有其具盍亦思所以去其害苗而亂朱者乎不然能違貽于矜之譏貪殘興碩鼠之刺倉庾雖貲亦何益於學校哉紀之石間用勸來者

福州三皇廟學田記

三皇有廟醫亦有學其制雖昉見於前代而合廟學爲一則又我國家之盛典也然則以崇祀牲幣粢盛之物不備是爲瀆禮學以明道術講其錯乂且不稱是爲慢士瀆禮慢士皆爲政者之失福州三皇廟在城東北隅向丁泰閩縣海時顏將孫宇龍隨俎豆猥藉師生散去學業不講語諸有司則曰無以贍也方謀所以經理之會遷去不果後三年以分部使來則廟學視前猶加廢焉問之主者謂宜城葛君東璧之提舉也會今平章燕只公之至大興學校而僚佐實應議以克合始取縣民田沒入于官者二百六十畝奇隸諸學官而部使者諸君又皆盛勵勸勉以相既成然後春秋祀祭朝夕供具一一如令式而俎豆絃歌升降講習皆足以稱大藩之觀矣竊惟三皇之道猶天之元氣也元氣無不用故道亦無不該凡後世之

敘倫明紀以教諸人飲食作息以保其生者何莫非三皇之道也豈醫家者流所得而專祀哉況今所傳素問難經撰本草之書鍼判砭碣按摩齊和呪祝之法其言多假托附麗問難以神其術未必皆出乎三皇也然讀其書乎學固可以推廣夫好生之德仰其神于廟又可以想見夫生成覆載之功瞻顧而長之要幾猶得其所存於萬一嗚呼撫地而呆至盖水無不在也穴隙而光入蓋明無不照也三皇之主于醫其亦將此夫他凡預因事者具載于碑陰故不書

文昌祠記

梓潼神祠在蜀郡梓潼縣累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今郡縣所在亦多祀之其創於福州儒學者實至正九年憲府諸君之所始也祠當麗澤亭之北杏壇之東重門周垣亦既飭且刻石以紀其事矣比年樵牧採伐遂壞不葺石亦斷裂無存廉訪使德郡思公聞而嘆曰神載祀典官之所重何瀆慢若是耶亟命司役者葺而復之即事來請予記按梓潼爲蜀郡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高深博厚而本七曲迺神明之所窟宅或謂手慰爲文

昌六府上賞功進爵故捄刋之士尤謹事之或謂神爲張佑之精誠所尚張仲孝友者是也此其說固不可深究然神得以通祀於天下者其亦忠孝之所推與方今人心思治海宇漸平則昔元氣運將化機其不有賴於神明之佑理乎今公斷新學校當干戈擾攘之餘而能惓惓於　祠之興復者亦必有所見焉嗚呼聖人之所以爲教學者之所以爲學忠與孝也忠孝原於一心而通於神明推之事君子之事父亦惟盡其所得爲以求無愧於己而已矣是故行不俟於神明不足以爲忠孝然則此祠得遇於鄉學者獨非

聖人神道設教之遺意乎乃爲迎送神之曲俾歌以侑祀曰

神之來兮運蜿蜒來白粲兮倏後先炎敫敫兮靈允縣齊齋燕兮旅豆籩篤祭止兮神語傳

神之去兮委款㲺輪旋兮弗弗山嶔崟兮水七曲是文運兮錫之遐福春秋報祀兮奠閭圍

上虞縣復湖記

上虞縣西北五鄉曰永豐上虞新興寧遠孝義五鄉有三湖曰上妃曰白馬曰夏蓋而夏蓋寔承其委其周一百五里其門三十有六其溉一十三萬畝其賦一萬

石奇中有澤名象鏡號大旱不竭而其支流餘閏又足以溉被會稽之延德餘姚蘭風一都三保之境其爲利也亦博哉湖自唐長慶中民始請割田爲之仍令受水者包其所輸至今五鄉田租倍他産然其地勢倚江枕海鹹鹵浸淫傷敗禾稼東南又多大山深谷一遇暴漲則奔潰決裂旱則枯涸可待故其隄防啓閉之法視二湖爲尤謹疊堰分埭以時蓄泄限量畔刻以節多寡先後以均遠近而後民免高萊捐瘠之憂官無侵奪分爭之訟矣宋政和中越守王仲嶷背衆湖爲田得不償費仰度後尤部侍郎李光

疏于朝尋復爲湖嘉熙丁內幾放於籍即五鄉民張眾等詣闕爭之迨巳始末具見碑志及通鑑長編國家內附以來豪將屢豈不利不請居民湖籍縣堤高仰以租擔徵元貞間或言之督田使者得田三十頃案五百石然自是遂莫禁湖之存無幾即有旱乾水溢則五鄉咸受其害矣至正十二年翰林應奉林希元來爲尹遂定其墾數餘悉爲湖十六年夏旱豪民乘間侵種其禁復弛縣尹李蕃力復之明年春行御史臺移治會稽駐兵縣境或妄言湖青腴可屯田與兵者忽於識察一旦朝如焦釜所得僅百許石而

官民失利不可勝計御史察知其弊俾實賦於官者田土於他皆諭罷明年春又有獻之長鉛軍者頼分省阻止之於是積水留溢恩及遠近而湖之利益博矣又明年父老乃相率謀於邑士徐煥文號延曰湖食我民生延倘之不有紀述將何以示來者煥文等以予之嘗信於其人也具以狀請竊惟溝洫澮川之制廢陂湖池塘之利興而叔孫敖史起鄭國文翁鄭當時兒寬召信臣之流各以治能名於時其載之史傳者班班可見迨我國朝內設都水監外立營田司御縣守令皆知河防無渠堰凡所以為生民計者可

謂周密而深遠矣尚何弗循厥職往往使已成之業浮廢崩潰哉且是湖也旱則決水以灌田澇則瀦水以注海用力寡而成功多與諸湖較之實相倍蓰是以不敢重違父老之請而叙次其故用刻諸石豈徒為豪強姦貪之警庶幾長民者知所勸焉

上虞縣覈田記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曰分田定賦以一其民而已矣後世田賦不正徭役不均豪民得以肆其侵暴黠吏得以縱其奸貪然後法制大壞而斯民始不堪其生越上虞縣大德間定墾田總之凡三十三萬二千三百畝奇其兵籍學寺觀免徵者四萬七千畝官民實徵者二十八萬五千二百畝具載典冊可謂較然矣歲久法弊因去其籍凡推收之法不行而賦實之數不覈逆使詭名寄戶飛隱走貼虛增損弁之弊紛然雜出而真偽莫能辨矣至正十八年夏四月安陽韓侯諫來為丞會治兵縣境一切軍資悉取於民而懼失當怨詈載道侯為此懼將有以處之而未暇也明年春分省論功陞行樞密院都事仍總制縣事適進父老曰若等苦吏撓紛久矣我欲為若等定令使不得重輕為市何如皆俯伏頓首曰幸甚侯乃下

令聽民自陳即有不實者以坐吏仍選鄉里大姓有祿位德望者蒞視之而侯坐堂上執朱墨勾稽覆覈竟晝夜不少休其法每田一區署由一紙載田形地方畝數與凡執事者其上俾執之以為券而圖以魚鱗冊以鼠尾分以兇率總以歸類然後奸欺屏息田賦正徭役均而庭無紛爭之訟矣又距縣西南數百步有湖曰西溪當故宋時民有私其高仰以為田者攻獻之輸即內附後籍入皇太后宮即其私租畝歲輸穀一石二斗曰籍田其田並湖居民稍侵佃租輸穀五斗曰湖田又淀下者輸穀四斗三升曰蕩田歲

久耕田力薄更失水利終歲勤苦得不償費而蕩鉏
之利日侁侯爲度其上宜第其租入民皆稱均其冬
乎以總漕閘廣道出上虞父老遮拜道左具述其事
嗟夫治民亦多術矣要莫大乎得其心得其心有道
亦不背其所好不施其所惡而已或奪其利以戕其
生勞其力以沸其性則民心其可得哉侯能因民好
惡以出治其庶幾長民者之道乎且聞侯之始至也
會萬戶馮楠翔以兵來守將徵民租侯言方旱饑
請待新穀之登民甚便之鄰境搆兵遊卒已入縣將
校慮有伏欲盡燬民居侯白其政公遂得免兵燹軍

來分鎮茲言縣多湖田膏腴可屯種侯力爭水利不
可失亦得免又大修孔子廟復忠恕堂聘名師廣弟
子員日與講論忠君親上之道縣人化焉故并記之
侯字自行故宋魏國忠獻王十世孫少孤能自力學
以義兵數立戰功丞相便宜擢自之臨海縣丞遂來
爲縣累官都事云

義阡記

松江通守謝侯禮既作義阡聞至錢唐謁予曰葬不
如禮門埋不得埋以棄今吾郡之民不幸而棄爲者
或有之矣吾爲守而未能使之化又不能惠吾民於

心獨無歉然乎今得地近百畝散在九龍山中各置
其四周以限芻牧之入鋤長之侵使凡孤貧無依羇
旅無歸者皆得葬焉猶懼夫葬者力有不贍則又割
田五百畝歲徵其入以助之凡斂而植者予地一十
尺米二石大而函者地五尺米五斗仍深其坎崇其
封大書居里姓名而謹志之他日子孫或有從葬者
給米如其數之半庶幾長民者之道焉予聞守言爲
之太息曰先王究爲葬之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其營域大小日月遠近皆有截然之制不可踰也自
浮圖氏之教行而火葬遂興郭璞管輅之學出而拘

忌益甚火葬無故有沈其遺於水者矣拘忌故有
析裂暴露而不顧者矣今侯之爲阡也不徒恤貧羇
旅有以慰其魂魄於風凄露泣之時庶使火焚水溺
與夫折裂暴露者惕焉感動而知所以掩其親矣然
則侯之化其民也豈小補哉

福州行省檢校官廳壁記

至正十六年春三月詔復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即故
宣慰司爲治文武佐屬各有攸署獨檢校官缺焉後
四年完者帖木兒邵仲采視事顧謂同列諸君曰檢
校主治文書適無專治可乎諸君曰固當屬以軍事

未遑今宜有以成之矣遂請諸太府度地省治之西偏發官銀若干以資經治其不足者以俸錢給之仍移同列鄭耕乃顧董其役曾不數月工師告成前闢治事之廳後為燕息之堂待賓客吏位次秩然明年春諸君相率過予請紀其事予惟國家統一海宇既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務復立行省以分中書之治至元二十八年始設檢校官二員又明年增至四員其在行省者半之比年與多事添置遂無恒員凡諸曹所治銓衡賦稅漕輓與馬刑政營繕之屬著牘案錯牙午出入山委林比檢校悉得錄其繆戾稽早以

為重輕違其府議一不合則吏抱成案往來力爭可否不得則檢校並上堂立具列案前後反覆辯論必如律令乃已其職任之重若此今諸君之與斯役也豈徒燕嬉飽食以寧其軀娛其心而已哉蓋居高廠明則神清而氣舒瞻視嚴肅則望重而人畏神清氣舒故內絕壅蔽而慮無不周望重人畏故外絕干撓而令無不行慮周令行而後檢校之職盡矣雖然檢校為諸曹設也諸曹有所闕遺苟阿順不言則檢校失也檢校言之不即改且群聚騰訕焉則諸曹過也檢校不挾其所得為者為功諸曹不以其所不能為者為諱則上下協和百職具舉矣百職具舉者屏其有不又安者乎

福建行省檢校官題名記

福建行省檢校官既創治事之廳請予記諸壁間矣閩復聯謁曰凡官署必刻有題名今有之舊而文未具甚幸先生終惠焉予於檢校多相善且其意又甚勤能無一言以為勉乎切惟中書總天下之務行省分中書之治諸曹椽管率相親所選擇以待用於他日者其所治文書自莫府上之堂反覆論辨比定一有宜無有過差矣今檢校以七品屬職適使從陪比階

舉其稽疑而糾繆之何哉蓋中書機務萬變不齊蒲屏之等尤為重案諸曹林於一時迎奉唯盡之以欲盡當其輕重是非可否亦寧免一失於千萬也況群小使役於下者無千樂一錢之給徙操數寸之管竊弄文法以思濟其家爾又安能盡必其無弊邪此檢校之設所以不得不重也且御史歲一視案過小輒有譏與其譏於御史曷若補其闕遺使無譏則檢校獨非諸曹御史乎諸曹以御史待檢校則檢校益當知所以自重矣載其姓名於石豈徒紀歲月論官資以夸於人而已庶幾較得失辨賢否者有所

徵爲

福建廉訪司題名記

至正二十一年秋天子以閩海道遠吏多失職乃命福建行中書省右丞具普公爲廉訪使冬十二月公旣視政遠近攝服明年春吏白廉訪司繇按察司政置二十餘年始具書使佐姓名于石今又四十年書刻殆徧矣宜有以更之公謂官署題名尚矣非徒紀班資姓氏歲月而已也庶幾使來者上下其人之賢否以爲懲勸焉其刻石如故事於是吏更以公命來徵予文予因感紀綱重矣然所以爲重者寔又存

乎其人誠如公言則凡登名于兹石者其有不惕然愧恨以思盡厥職者乎遂書以爲記

重脩福州路記

福州中七郡而治迆山東馳衆水皆匯於海地氣旁薄物産蕃阜自無諸以兵佐中國當衮觀察其地朱子以道學淑諸人千載而下號稱鄒魯國朝始建行尚書省提刑按察司後更省爲宣慰司按察爲廉訪司近又罷宣慰司立行中書省大官臨蒞其上守吏偷惰日事迎謁間一據案署牘輒復起去故郡治弊壞發無以庇覆左右傍視嘆息卒不敢議所以脩治

者至正庚子春予益漕閩廣舘于府中因洪葦之或曰子幸以老病居　何時願欲勞其貴耶予惟君子之所以成其身也不以物我而有豐嗇不以近久而易勤惰乃即得以閩新困瘠以稱其猶易於成功予於是稍節奉入俾通守沈世傑主治之而監守僚佐咸曰吾儕之所不暇甚幸尚爲之辱貺也乃皆協心相事曾不踰月工以告成而聽政之堂退休之室公牘之署與夫凉軒燠館重門脩廡廊焉若闢與焉加深矣旣事進吏卒于庭而告之曰南方不靖踰十數年將士苦於戰鬭民疲勞于餽餉海隅遺黎殆

無以生今是之革豈徒與大夫士娛其心便其體而已哉凡有事於斯堂者亦將惕然而感惻然而懼蚤夜孜孜思有以竭吾力之可爲以盡吾職之當爲庶其無負於君國子民之道爾不然刑賞出於愛憎曲直徇於賄賂瘠其民而肥其身要於上而怨於下馳騁出入自以爲得計天地鬼神其可欺乎記諸壁間用勸來者且以自警云

高風臺記

出福州西成門三里許鳳凰山之下有古寺曰香嚴寺之西附地爲故圃圃之中有丘隆然蔚以椽莽蒙

以篠簜塢若叢棘堙窒其巔羊豕得以為圂豚鼠得
以為窟雖寺之僧亦棄而不顧也予問過之見孤樹
特起參薪翳鬱鬱疑必有殊勝始命僮開蹊累級攝衣
而登則上廣旁峻周以堅壁石床橫布陳跡具在迺
知故臺也於是翦茂草除惡木斬突夷坳剗巖補缺
然後方整削拔岌焉增高而益曠矣已迺拂石而坐
倚樹而觀之山勢其前迤降於其後左滄海右長江
雲烟蒼茫極目無際諸生劉中郎相吾而進曰是臺
也蔽於近而顯於遠晦於昔而顯於今厥其蕪穢處
之高明顯非幸歟且是桐江之絲為南州之節雖其

風未足以語希及之之逸氣雅操猶可以激頹波
而清薄俗也願請所以名之者語未既忽有風自南
來飄冠巾襲毛髮排徊乎亭之間泠泠然颯颯然
周流動盪若有以宣通夫滯而遂復乎淳熙者遂
名之曰高風諸生復請亭其上而志諸石故記

鳴鳳亭記

予既作高風之臺將亭其上而以累乎進隱公聞
之使以錢來僦工而一二同志亦捐其貲寺僧僧瞻
昇馨躬操畚臿負木石為其徒倡曾不數日遂落成
矣客請有以名之予謂鳳凰之山左右翼然若飛
而來下者名其在茲乎適左丞周貫公至而書曰吾
舊藏先從父平章公手書鳴鳳二大字即以是扁庶
其成予之志客曰美哉翩翩乎與高風頡頏下上矣
然聞鳳仁鳥也當黃帝時嘗除齊宮巢阿閣其後絕
不至及虞帝政七年始止于庭舜樂九成而後來儀
周成之世託稱明盛亦彿集郊藪要皆千數百年迺
一出出則天下必大治孔夫子思見之而終不得故
曰吾已矣夫漢史雖數數其事或疑其非真鳳也子
今徒取山之形似者以名亭不亦甚遠乎予乃聽然
而笑曰人瑞鳳也鳳瑞人耶鳳兮鳳兮吾誠不得而

見之耶方今泰治將復舉詔求賢主璋聞望之士焉
翼孝德之賢行將雝雝和鳴于朝又何必巢閣儀庭
迺為鳳哉因卷阿君子之詠動匪風下泉之思三歎
而書諸亭亭後於臺成十五日揭而扁之又後亭之
三日實九月丙子也

黃氏義田記

四明城南有黃氏者兄弟六人曰景振景文景誠景
華景行景賢志剛氣和且能拓其入以致豐約其出
以為美久而家益饒景振聞欲諸弟而告之曰我等
雖未能力學以施諸用猶幸不失先人之遺顧吾宗

多貧窶其可不思所以爲淑後之計乎請以稅田五百畝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而稍損益之其庶幾盡善情哉行之未久兄弟相繼物故獨景賢在一日慨然曰自兵起南方征徭無度民家不足以給用況所謂義田乎今幸太府令有司計畝受役民力亦少紓矣若是而不思有以繼昔兄之志將何以慰其魂魂於地下哉於是更益田一百畝市里人王氏地若干步構屋若干楹以貯其歲入掛酌時宜定爲規約凡所以贍宗族時祭祀給廬墓之費莊婚喪出入取各有差然後黃氏之賢籍籍乎四明之境天台陳君

從東三山數以田記爲請君筴予故人也其言既可徵又喜黃氏兄弟好義之力適作而嘆曰義出於人心而本諸天理國之盛衰家之興廢在義與不義而已一事之行苟合乎義猶足以使人感服而興起況割己所有以惠衆人乎黃氏子孫能世守之不失則其爲義也蓋遠矣

林氏祠堂記

福州長樂縣羅田林氏既爲祠以合祭其先族之長曰崇孫癸主祠事間遣諸孫願以狀來請曰林氏始祖諱逐者以唐貞元八年自董平山來婿羅田羅氏逐爲里人逐生栢栢生惠蒙惠蒙學浮屠法太平六年廬親墓有孝行天嘗雨之錢朝廷因旌其門宋建隆間實開之從孫琛爲殿前都虞侯彰武軍都巡驛使琛五世孫業累官兵部侍郎在孝宗朝爲名臣後謚簡肅嘗置祭田若干畝且譜其族簡肅之子行知經界崇東經界諸孫春一通判泉州當内附初棄官歸隱更爲譜甚悉後至元庚辰崇孫謀于諸孫德生公劉始買宗人宅一區爲今祠中堂四楹東西兩廡門庭庖庫祭器具完又於堂之西別爲屋兩楹櫃藏遠近之主朔望則合族之人羅拜司上節序薦以

時食春秋卜日施本宗則叙堂上執事者深衣幅巾行三獻禮至正甲申復益田十五畝聘名師即兩廡教其子孫之來學者然後尊祖敬宗之道稍備而子弟彬彬然亦知所向矣願紀顛末以訓後人予既諾而未有以復則願之請益堅願昔在京師從予遊甚久今又與予友程備夫數來相謁其可無一詞以告之乎夫自廟制廢而祭祀之失久矣祠堂雖非古制而近世士大夫家能行之者猶以爲難況閭閻市井之間乎且自兵變以來故家巨室莽爲丘墟雖欲洒掃一室以致灌薦且不可得又安能求其門堂寢室

之具備哉林氏居閩海之濱歷二十一世五百七十餘年而猶克保其遠裔於焚翦散逸之餘守其遺祠於干戈擾攘之際亦何世德之遠歟雖然禮有隆殺廟有祧毀今既各祀其祖而又合祭其遠近庶幾有徵於時祫之遺乎吾於林氏益知閩俗之厚矣

興和郡守康里君善政記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出會稽得舟南行臺大夫康里公於候潮里第見其風采凝峻綱紀振肅百司庶府疎焉唯謹莫不潜乎默然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退而與其賓佐花君仲莫言則曰予見

大夫公卓卓若此亦嘗識公之子今尚書剛君近仁乎君之守興和也始至之日屬大旱苗且槁急禱之甘雨隨澍時鈔法大壞僞濫滋甚吏輒擅官本以自殖齊民雖立庫門外終日盻盻不得易一文君制爲均倒之法奸欺屛絕仍下令商賈貿易悉從其便由是食貨流通遠近稱善先是官馬分飼城中爲累不給民甚苦之君散諸郊野衆家遂稱均平君所居之庭植小榆高僅踰丈有鵲來巢其上飛鳴飲啄若與人相忘者衆咸異之郡士謝本李克道劉匯各爲歌詩以稱道其事於是君之治行爲朔方第一朝廷圖

而嘉之遣使賞勞甚厚此其父子繼美雖漢張安世萬石君家何以過哉予惟襄職兵部侍郎時君方爲郎中及以樞田使者平羅東吳則君受大師命莞〻董餉所至號令風驅電馳固已知君之材俊如神駒健鶻不可覊束而控搏矣今聞仲寶言於吾心獨不忻幸而願見之乎敘而書之庶將識吾情焉

道山亭禱雨記

至正二十年夏閏五月不雨六月壬辰雨既而又不雨有司徧禱弗應民甚憂之代申廉訪使贍思丁有剛副使元奴國器僉事亦憐真乜弘必剌的納仲賢

鄭潜彥昭經歷達里麻寀古清遠知事貢普顏韜木爾頗爾羽磨傳居仁忠卿相與謀曰夫閩山高水深神多靈異能出雲雨禦菑患以芘其民今旱若茲禱且弗應吾誠其有未至乎不然則是政失其平行愆于常雖有告不吾聽也迺皆出宿于外爲壇道山之亭而視祭之曰哉逞于暴兵橫于貪殘傷之餘已無以生神又不我恤使之遑遑然無所控愬亦何至斯極也用敢白於神今日不雨至明日明日不雨至三日三日終不雨則吾徒固無所逭其罪神亦獨能辭其責乎旣畢靈風肅然神若歆止五湍將盡陰雲四

合厥明風雨大至迅溜湍瀉皆洛水泝流不止焦枯既蘇歡呼良野於是大夫士相率爲歌詩以頌休美而求予記其事嗚呼山川之神不遠吾誠誠吾心以致夫神神其有不答者乎書曰至誠感神傳曰神依人而行茲雨也其有以哉是宜書

密庵記

予往時在錢唐見金華黃太史亟稱吳郡張子英爲吳世家入國朝其父大監公以文學遇知成廟有文名至子英能繼工詩尤善鼓琴予未及識也後數年過錢唐則子英以功同知崑山州矣雖數來見然皆旅進於衆賓之次未嘗與之叙殷勤接款笑也今年予以分部過海昌屬其子天爵爲州倅迎予來茲方日過予論議且問示太史所爲著問止齋記於是與子英交始密而信黃公之言爲不誣矣一日子英請予曰問止在西湖故宅之東兵變後失其業久矣今來海濱僦屋湫隘無以佚吾老茲即舍館之傍治小閣以時休息名之曰密庵先生能辱記之乎予謂密之一辭見於詩周頌基命宥密禮中庸文理密察而又雜出於經傳百家之書皆可考而徵也然聖人治心之法則莫切於大易繫辭洗心退藏於密之言

蓋易本卜筮之書蓍動卦靜而爻之變無窮因卜筮以求聖人之心因聖人之心以觀天地之化其機微神妙雖有密於此與故夫物之未感也其理具於人心而寂然不動及其出而應物則吉凶悔吝見於功用之實而天下事物吉凶禍福舉不能遁其情此聖人之所以爲教也彼所謂善馭世者揣摩捭闔以鈎民情知非不密也而卒失之知雕龍炙轂堅白同異言非不密也而卒離於言勇示之怯強示之弱衆示之寡進示之退取示之與予示之攘盈示之虛非不密也而往往敗於術然則子英之爲密也其亦嘗慎所擇不乎是故天不密則三光不明而四時失序矣地不密則山崩川竭而萬物不植矣人不密則七情蕩而百疾生矣天地之氣所以周流不息者實本於至密詎謂人中天地而立而可不慎於至密乎子英苟能於是而自勉焉則庶其爲學也益密矣子英曰謹受教遂書爲庵記

稀軒記

越士王元寔治小室於居宅之旁門實側出僅可布榻名曰稀軒其友括蒼劉伯溫既爲之記他日予過元寔則復以記爲請予謂元寔之軒甚隘而強以稀

名豈外示狹陋而內實寬廣乎毋亦自晦其光以求全乎不然則是會稽之山多金玉鏡湖之田多膏腴將卽此致富傑游以自蓉也元寔笑曰內寬外狹說與表裏之一端晦自全說與中正之守金玉良田說與仁義之利吾固不敢以此而易彼也予時甚高元寔之志而迫以使事不果爲及再過會稽則禮部之令嚴又不果其後東方兵援連歲用兵音久不復亦忽忽忘之矣今年夏從子穎之來自越未幾外姪李允亦至皆致元寔之請益堅於是知元寔之果異於人人也大抵君子之爲學在裕其心而已矣心得其

裕則以之處富貴而不驕以之處貧賤而不諂以之處患難而不變至於死生存亡之際粹然守之而有餘焉元寔當干戈擾攘而偲偲焉不忘一言之戒其亦庶幾有見於此夫苟能推是心以往則無往而非裕矣雖然人亦孰不欲裕其心也而鄙吝之私有以塞其廣大之量沉昏之氣有以蔽其高明之域驕奢桀驁一物不容而卒至於無所容其身者何也蓋不能順乎理故也理順則天地不能違況於鬼神乎況於人乎故沛然若巨魚之縱壑浩然若大鵬之運風此其爲裕何哉在元寔必能洞識其微矣是爲記

皆夢軒記

三江之口九峰之下有奇士曰陳汝嘉發儒者行衣道士服華門蓬戶與世泊然更軒其東偏雜置黃帝老子莊周列禦寇與夫蔡卜種樹之書于其中日歸自外閉扃長哦倦卽隱几而同形與夢接嗒焉遽焉不知人世之有物我榮辱是非得失憂喜也因取鄭人蹤鹿蕉然皆有夢之說名之以皆夢間過清虛子而問曰人於天地間生一夢也死一夢也夢之有覺猶死之有生覺而復夢猶生之有死生死皆夢也夢亦生死也生果覺也死果夢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先生試語我乎清虛子曰生死百年夢覺一時一時之夢百年百年之覺一夢人徒知生之樂死之苦而不知生之勞死之佚也昔之善喻者嘗有華胥之游胡蝶之適邯鄲槐安之樂其殆有見於此夫以死爲夢烏知生之非夢耶以生爲夢烏知死之非夢耶夢死夢生又烏知非夢中之夢耶夢中占夢又烏知非死生之夢也變化紛紜眞假莫辨若是則天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皆夢也又奚暇論百年一時之遠近乎以有限之歲月接無窮之變遷奇非廓然超出乎六合之表洞然遐觀乎八荒之外逍遙汗漫以

與造物者游則幾何其不為巾笥之龜文繡之牲乎雖然此直莊列之徒過於矯激托此以自高爾在吾聖賢之教則有不然者夫人以抱朱之身參天地之大極古今之變通幽明之故其所以自任者亦甚重矣苟若失其所重肆情縱欲酣蕩沈溺如醉如醒終其身而不悟是始為真夢者可悲也哉故發繫贅閑之警以通其明啓人覺之關以導其出夢中正之途以指其歸使之豁然開光焉從遊焉同歸照耀白日然後知今爲真夢而向所謂皆夢者皆非夢矣故齋因所夢卒覺爲書其說于左方以覺後人遂爲記清癡子別號那翁云

鶴齋記

江東薛茂弘少精敏負奇氣讀書萬山中窮日夜不已咨有慕其清苦者持白鶴來贈茂弘茂弘愛之一日鶴去思之不能忘也遂匾之齋曰以爲記其後茂弘遊京師學道於朱公本初從代祠華嶽歸郡康先生先生與之論詩愛其清新磊落氣調高爽翛然有凋瘵之思嘆曰是非鷗鳧鷺鳳鶴翩翩入林者不能道也因取杜工部詩薛少保畫鶴詩意名其齋鶴茂弘聞之喜曰是善名我遂不辭夫今十數年先生跨鶴僊去而不復可見矣予聞居西湖方欲訪孤山之梅訪林逋之鶴忽有羽衣長身揖而前者問之則薛茂弘氏袖出先生所題鶴齋詩一首乃相與坐石而歌撫琴而鼓鳴皋之曲其聲泠泠上徹霄漢再鼓洞天之舞其聲蕭蕭不絕恍若霓裳素節飄忽軒舉與群僊頡頏上下也松陰滿庭月色如冰相顧一笑而去

梅溪小隱記

福州出東門外數百步南入委巷有庵曰海印其後森不甚風雨山深蒼翠出垣端里之人曰吾聞烏石山地中多有異磯上人者乎無一錢能佐其師起大招提若殺之來茲庵其後與乎上人既至則易茸爲堅拓隘爲曠變蕪而為芳生潔汙而清泉列佛像會僧各極嚴淨復治小閣騎其北以向明窗其中以尚棠楹外植竹數竿雜布花石清風徐來香氣滿坐題曰梅溪小隱上人說法之暇即趺坐焚香藥爾童治茶具與客彈琴哦詩客問問曰佛果如是乎謂女梅溪耶則梅無有也謂女隱耶曾不遠乎煩囂之聲也則將取多聞以爲觀耶抑亦捐棄有以爲空耶上人笑曰予非梅惡知梅予非隱惡知隱知梅非梅故凡接吾目者皆梅也知隱非隱故凡寂吾心者皆隱也

悔乎隱乎其果傲兀沉酣於色香之界乎我覩華嚴得聚妙法我從黃梅悟無上乘客曰是佛道也遂書爲記

休休亭記

長樂縣南行三十里曰羅川故兵部侍郎簡肅林公故宅在焉宅之南有二大榕樹蔭可數百步公諸孫宗正築亭其下曰休休間過予求記予往在京師宗正方抱其師余君所著樂書上之朝時其志甚揚氣其銳論甚辨別後數年予以御使者來閩南則宗正首來謁視其揚者若已抑銳者若已挫辨者若已

訥又七八年以戶部尚書來莅漕事復見宗正則向所謂若抑若挫若訥者益縮而歛退然無復有意於人間世矣予乃慨然爲之嘆曰予方當强仕之年慷慨尚義幾不能擊強殄寇如鷹鸇之逐狐兎亦豈不能長揖將相開口一論天下事乎何其遽爲休休之名也不然則必有咈然不平於中者矣宗正乃笑曰先生安睹吾咈然者之爲休休不知吾悠然者之爲休休也吾昔以銳故挫以揚故抑以辨故訥今吾幸縮而歛退則夫訥也抑也挫也雖日吁罵嚚突乎吾前猶樂嘩沓乎吾後吾方漠焉頽焉若無與於其身之

休戚榮辱者則今之視昔其爲得失何如也是故放浪而歌箕踞而坐風來酒醒樹陰滿地於斯時也吾且不知天之爲高地之爲遠又烏知有人間世耶言既捽髯而起玩齋道人遂書爲休休亭記

思庵記

天台黃巖之陽有山曰方山山之下有屋曰思庵蓋州人施氏墓祠之所在也施之先紹興知府諱某者由永嘉徙江來居黃巖遂葬其地傳三世至思隱翁諱某始立祠墓側宋杜清獻公範扁以今名思隱之孫諱紹祖者拓而大之又三世矣比年庵燬於兵二

諸孫經營葺構復其舊觀集賢待制趙君雍爲書故扁以示不忘也予應召過四明其七世孫應元從事分省受遣從至海上間請予故且請爲之記予謂人子之於其親也無往而不致其思焉生則思盡其養喪則思盡其哀祭則思致其敬是以親喪之日有限而孝思之感無窮也故君子見風雨霜露則有怵惕悽愴之思見山川草木則有往來游息之思見杯圈几杖則有口氣手澤之思及其當祭之日僾然若有見乎其位愾然若聞乎其嘆息之聲自非孝敬之至通乎幽明而達之上下者其能潛乎默契乎冥漠之

表乎況是庵也積百年之澤而傳之今日合累世之祖而聚之一堂昭穆之位有序而不紊宗祊之祀旣遠而不遺則其所思也未矣雖然思敬其親當愛其身施氏子孫能思敬其親矣盍益思所以愛其身者哉遂爲之記

谷叟莊記

谷叟莊在黃嵓州南九十里州人鄭靜思之所營也靜思世居州之天長街爲閒家及靜思懷奇負氣不樂較熟從人始築室谷縣居焉谷縣萬山中東挾松門西連雁蕩大閭泉村諸峰崎其南北望之嵓崿嶙

怒阻絕若不可處及入其境則豁然開張木紓土曠宜於釣耕禽鳥異石紛被林麓雲嵐蕩和香氣不絕又其俗朴野多古衣冠無他嗜好可交也靜思於釣耕之暇葛巾芒屩曳策長松之間披草而坐傾榼而飲飲而醉醉而醒不知天之高地之遍也山人愛靜思之若是谷也故稱之爲谷叟靜思亦樂谷之有是居也因自號曰谷叟莊或謂靜思年方茂非叟居無積非莊出而用於時非谷或曰老於事即叟富於學爲莊谷虛斯能盈也予不知其然故弃記

凝虛樓記

平章貴公兼善至閩之二年誅鋤克強鎮撫罷殘滅惠並施遠近懷畏乃即居地之東偏創樓四楹軒牕中啟闌楯外恤閒與僚佐賓客拾級而登倚衡而望憑虛凝注閒遠幽曠凡其沙鳥潛魚之飛沫烟嵐雲樹之晦明又若有以助夫心目之所得者因題其上曰凝虛且屬衍敍之記惟公勳舊重臣卓行高識固已超出乎衆物之表矣頎卿泰何足以知之雖然不可以無告也竊聞夫天地之間者氣也氣聚則爲物散則爲虛凝其虛使不得散斂其散以葆吾之虛其庶幾長生久視之道乎公曰姑舍是今夫日月星

辰凝於天者也山川河嶽凝於地者也天地凝而人物生焉是故人物本虛也天地亦虛也知虛而後能凝能凝斯虛矣然求其所以爲虛者非深思遐想於窅茫恍惚之間宜其行変作於幽潛深默之地也鄉吾大虛之量而天下之物無不容推吾太虛之靈而天下之事無不照以之事君則上下恭順以之事親則內外愉和以之交神人接事物無往而非惻怛慈愛之仁焉於是三光明品物遂景星卿雲甘露醴泉器車銀甕朱草麟鳳龜龍諸稱之物莫不畢至矣且道猶水也人猶器也水與器二物也水水於器則

一矣大矣哉使之不至道烏乎與公曰昔聞諸先生長者亦若予之言也敢不虛心以踐實學遂為之書

雲楚莊記

治[illegible]公經畧江右之明年道出括蒼得士劉彥明置諸英府又明年至[illegible]山其史裴君直以功檢校福建[illegible]術者送彥明代彥明江右人清脩善學每見予言其家在澧州之西四十里有山環合曰雲楚因築屋其中[illegible]雲楚莊昔在京師嘗詔參政危公太朴得書二大字今裝潢成卷願請一言以為之記予聞澧故荊南屬宗山地在洞庭之西巴黔之東其治凡多黔洞

民獠雜處危峰峭嶺平地拔起仰視莫窮其端楩柟豫章千歲之木推擠磅礴陰翳不見天日水行石間暴悍湍駛若雷霆哮吼虎豹猜嗥奔馬怒猊蹄肢交鬭也猿狖哀猶晝夜呼嘷不絕射工沙蝨含影竊發故騷人羇客過焉輒起其流離憂之思而作者率亦怖慄駭汗往往以得代去為幸澧之土風若此彥明何獨棄鄉里丘壠而樂居之乎蓋澧雖去中州遠民獠雜處而雲楚寔山舒水緩泉甘土肥宜於秔稻歲大旱他境皆焦槁如焚其野方芃芃然同穎並秀謳歌鼓舞之樂徹於和氣者爨香草又時或生之彥明讀書之暇登高臨深於是蒼然之色接夫目泠然之聲入夫耳淵靜弘遠之趣與神俱游而識度超曠不覺石雲麥者入九矣然則向所謂沈鬱離憂怖慄駭汗者果何自而至耶人以迹求我以心得彥明有焉遂為記

終慕庵記

終慕庵者鄭君彥昭册夫人江氏墓祠之名也彥昭由御史出僉湖南憲糺海至撫川值太夫人憂道阻克歸葬遂權厝于城南[illegible]山下之烏榣岡岡距城一里許峰巒四面環合外密而中寬風氣完厚長林

清泉相與映帶君花[illegible]草紛披叢鬱四時香氣不絕其上又龍蜿蜒蟠蟉若翔蛟虬龍乍起乍伏忽焉勢降有若委也彥昭既即其上大為之封種松竹數百株以庇以蔭又築屋若干楹以祠以廬以致其終身之慕而題之如此夫慕者愛而思之之謂愛莫先於愛親愛親篤則思親亦至思愛發於天理之公其始非不同也及夫外誘衕內遂忘其所當慕以慕其所慕而爲親之心遂不能不爲之移矣皆之人有舉天下之效不足以移其終慕之心者其惟大舜乎舜處人倫之變卒致底豫之化天下後世訛不聞之然求其

所能深知舜心者孟子一人而已矣世之學者不惟不足以知舜之心其亦未知孟子之心乎或曰孟子孔難知彥昭名庵而又取夫舜之所難知者不亦遠乎予曰聖人人倫之至學聖人之道而不以舜猶爲方圓而不以規矩也嗚呼彥昭亦可謂善學者哉比年賊陷邵武四郊焚蕩殆盡獨太夫人塋墓無恙所種松竹方鬱然深秀識者謂天於彥昭亦厚矣今彥昭以閩海僉憲行部過太夫人墓下顧瞻松山恍焉魂氣之流行獲霜露悽愴焉音容之如在慨然悵惘接乎目而感乎心者無作而非吾親之存則終慕爲何如哉是宜記

松蘿山房記

予寓香嚴東軒之明年休寧金煥孟章始來爲寺之西席孟章能五言詩善學好問每見予執諸生禮甚謹間請曰煥家縣西十五里榮谿之上馬鞍五雷梧桐諸峰環列拱會而松蘿之山尤爲深秀過風行山下蒼翠盤旋笙籟交作翛翛然不知復有人間世也自兵變以來先廬數十楹悉燬於火惟山房之在松蘿者獨存無恙吾親不忍舍墓遠去因是以蔽風雨焉煥繇江右來閩中且六七年矣甚久思欲歸養輒以道阻不可仰青天之遐闊見白雲之往還則松蘿巖壑未嘗不歸然當於心目之間也比聞中原兵平荊吳次附逾之歸者有日矣願請一言以記山房之存廢庶幾可以攄其抑鬱之懷而慰吾親之心也予聞生言惕然爲之感曰予與生皆江東人宜邇欽爲最近而予之故宅在漪水上者既皆莽爲丘墟墳墓之在姑山者又無它子弟爲之守當雨露霜霰之交從執爵拜跪北向長號而已今生家幸有山房以安其親而保其墳墓視予流離奔走無以捿其身而者其祀享者其所得於天不已多乎山房之記誠不可以無作遂書以遺之

娛親堂記

至正十九年春予奉部總漕閩南道出海昌屬海上有警遂留居州民張世榮家世榮恭慎有禮節一日率其兄弟子姪羅拜請曰吾父今年七十九母年八十兄弟三人共有茲屋雖弊陋狹隘幸吾親居之安也又幸尚書之即吾家錫賜之名揭諸中堂以娛吾親世榮庶其有榮耀哉予曰即此是矣遂名之曰娛親復再拜曰世榮有田三十畝有桑數百株在城東之野外耕內織晝夜不輟僅給公上華門遂敝水

常不足而姊妹之或歸或留者又皆貧無以養將何以娛吾親乎予曰所謂娛親者非爲是也順父母之心而不咈其欲斯可矣且子之居而家也見而一老人蒼顏白髮耳目聰明出則曳杖阡陌間問村田事入則撫諸孫含哺而嬉熙熙乎于志意自得於時親雖若無所聞知者謂非有以娛其心能爾乎夫人子之養其親也在有以娛其心而已心娛則意適意適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身安身安則百邪不能干而壽考維祺矣且今時遂求晚孰與耕織之從殫力華構孰與蓬茅之安於肥甘孰與菽水之樂清歌艷舞孰與宗人之懽是以古昔聖王象高年之典行養老之禮頒之以穀幣燕之以縞帛載之以蒲輪扶之以几杖班白免負戴之勞耋老受尊榮之錫故其人壽常百餘歲其次亦八九十凡若此者皆有以娛其心故也十數年來海內弗靖民物不得遂其生雖詔書屢下優禮高年而有司迫於多故方朘剝不少已殘民遺黎得不死足矣又焉敢望娛樂其心志哉今張氏兄弟乃能安居力業以奉其二老人使無憂慼歎息之苦而有怡愉懽忻之適顧非幸與嗚呼予於是重有感矣遂記不辭

玄石記

至正十九年春予自錢唐東游越江之濱見崑石奇勝輒停舟臨玩舟人進曰君好此爲我昔沿洞江上得石類山者高可三尺色正黑與峯巒之容嶄然以重不可舉也委之而去迨日語里人徐生生亦嘗欲致巨叢闞間几十數年矣生亦而屋於石猶在焉瑞當需其于爲介予請于姑蘇之及還歲月舟人果以徐氏子見云石已到江明道吏視之還報石粗惡無足取由江畔移至舘舍備錢當二千徒費附日時亟治閭裝不暇顧也明年春杭人沈氏買于海登舟而見棄石知予所好也因載至三山以歸我時諸北歸下天垢食其躲珠不見其爲美也久之予因休沐始命工刻木座澣濯而植之於是嵌竇峭崿軒者若舞袖蛀若拱壁涌若波瀾滑若雲詭奔然若芝之卒然若蓋玄膚白理縱橫包絡若龜兆若蠶絲而曳雲點雪之文若星斗錯落下上也予然後駭而奇焉觀者亦莫不驚異之矣夫斯石也癖於泥沙者不知幾何年既出而辱於田夫野老又十數年幸而歸於予則亦幾於遇矣然東絕江南浮海徘徊轉徙以相從於萬里之外又逾年而猶未能盡知其美也其果得爲遇乎嗚呼予於

茲石重有感焉

壽慶堂記

湖廣行中書省右丞哲林仁傑君之參政江浙也那范陽郡太夫人年幾九十寔留桂林乃名其堂曰壽慶以寓其惓惓愛慕之意左丞周伯溫父為篆而揭之大夫士又從而歌詠稱美焉予時適忝同列咸特登斯堂未嘗不嘉歎君之篤於親也至正壬寅春正月君以赴官道過閩海泊于城西窩舍一見道故舊已即以堂記為請予謂君堂在浙河之上今既去尚何記為君曰吾本西域人内官為家時太夫人春秋高義不可遠違膝下迨於主將之命東西從征復嶽鄂諸郡平漢陽剗蘄黃順流下九江過安慶道江東以達于錢唐大小數百戰不自意屢以微功荷受上賞孫千夫長陞閫帥不十年間致位丞轄皆太夫人之教也夫當艱難危困之際南望引領思欲一見太夫人不可得及備位樞省有祿可養矣又以道梗不獲迎致於我 心有戚戚焉斯堂之作庶幾可以慰吾朝夕白雲之思云耳今也復蒙朝廷厚恩得遂過家一拜太夫人而所部將吏亦皆紆朱拖紫以從吾後卷講奉爵鞠跪上壽則向者浙河名堂之書猶不可

揭於桂林之堂乎先生記復何辭乎迺作而嘆曰人亦孰不欲壽其親哉然壽其親者非徒犓牲鮮烹肥以適其口居高處奥以便其體而已惟能砥礪名節激揚志氣外為國家宣布威德内為宗祐頌揚休光斯乃可以娛其親之心而古人所謂養志者也夫心娛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怡愉康寧而稱攸介人壽之所以壽其親者孰有加於此哉今君一出而忠孝兼得其亦庶幾養志者乎且君之功業如月升日恒由是而益著太夫人壽祉之慶亦方殷而未艾也他日安輿北來尚能為君頌之遂記不辭

大隱記

予自東嶼放舟泰川舘于川上之資壽寺寺僧壽量扶杖而前曰病久未嘗見客聞先生來其疾敢力疾以見明日則又至曰吾嘗遊閩關上會稽絕江浮淮以逆于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衡融望大庾遂至天目傳法于中峰入徑山諸道於虛谷然後歸隱于茲三十年矣寺凡再燬于兵今幸復有成緒而棲齋之室在法堂西南隅行東北折行入焉最為深邃吾與變間也因題其顏大隱先生能為我記之乎予曰心於外而蕩其中役於物而拘於我固不能無小

大之殊上人一內外忘物我不隱猶隱也又奚取小大哉上人曰混常爲真乃知真常即有爲空乃知真空子非小隱烏知大隱耶且身市朝而心山林者固爲少賢於人然亦不免寓於隱而已初未嘗超出乎人間世也若吾所謂隱則不落捷不運凡跏趺宴默之中逍遥極樂之界萬物轇轕乎吾前吾視之亦隱也萬事紛糾乎吾後吾視之亦隱也二相不生一念惟寂斯其大隱哉不若此而欲以人間世論隱雖唐虞之君疇務成昭商周之伊尹太公望猶爲寓而已予能通其說始可以論道乎乃大笑曰此竺乾氏教

非吾所謂隱也遂錄其言爲記

再來泉記

杭州三天竺名天下而下竺尤奇勝晉慧理法師所謂靈鷲小朶峰飛來者即茲山也山之西崦有泉側出蠍寶閣下被草石纍纍如貫珠故名纓絡泉亭其旁曰香林久廢不治至正四年行之安法師來主寺乃復其之且鑿方池接竹引泉以供食飲甘美殊絕用之瀹茗味不在惠山泉下後十年行之退居草堂泉亦隨涸又三年丞相康里公選於衆延季衡若法師於越之雲門既至三日與其徒方舟登斯亭扣岩而祝曰泉得再來庶徵吾緣乎越五日方舟過焉泉果涌出因走告其師率諸僧往視之罔不驚駭贊嘆以爲山川之靈而季衡感爲之報也明年冬予以休沐入山中有僧照庵邀坐亭上具白其故照庵言行超卓知其言之不妄矣顧惟茲山近接人境非若窮岩邃谷幽絕險阻可以施神變滋幻化也然自慧理一呼白猿躍出其後若生之石靜覺之梅重榮之檜靈異迭見而泉今再來亦何奇也或曰寺之興廢於泉盈縮驗之予曰不然聖王之世山不童澤不涸甘露醴泉莫不畢至茲泉將爲國家休禎之符

豈徒係一寺興廢而已哉時雖樂記之而寺僧國老之見及予以使事將海昌方舟始來徵予文遂書以歸之

香嚴寺復田記

福州西門外香嚴寺有腴田七十五畝寄在福清州萬安鄉萬安里之上洋積水淵田者又四十五畝寄宋大中祥符間開山了宗振禪師及其弟子廣利的禪師之所營利之入于寺者四百餘年矣間以道遠失於防護促食於人久廢不治州之靈石寺橋菴僧遂侵而有焉香嚴僧自嚴白諸州州移諸佐佐下里

會凡執事者即其地視之信乃以歸之香嚴未幾吏受賂僧賄竊更成案反誣香嚴妄爭不決者二十年矣至正辛丑歲知州林君閱牘發畝而直之然後得復如故嗚呼田之侵甚明可片言而決今乃至二十年況民隱有難於田者乎甚矣貪吏之敗事也書其顛末以詒諸石並從守寺之僧有所徵而庶幾長民者皆知警焉

福州玄沙寺興造記

閩山之南有真覺禪師存公始創寺於侯官縣之象骨山下曰雪峰其從宗一大師備公又別創寺於懷

安縣東飛來峰之下曰玄沙實梁開平二年也晉開運四年寺燬於兵宋天禧三年耀之珠禪師乃復興起其後日益盛大莊樓傑殿重門廣廡金碧輝映與山上下始為一邑諸大招提之冠然歷歲滋久木朽石泐不能無傾圮者且寺故有田在閩清縣南白洋池塘之上地高土疏水泄不通田就荒蕪寺益告匱今藏石珍禪師來主茲山慨然嘆曰此望刹不當如是也乃出其所有以資經始衆僧樂助志若合一而里之大家葛彥彝袁士陳以仁等亦交勸施於是首即黃谷上流鑿渠導水以灌田之在白洋者而並渠之衆咸得食其利渠長若干里廣若干尺疊石為堤以時蓄泄雖大旱水渺流分注畦町間歲遂常稔乃飾浮圖崇寶藏於大殿觀音殿羅漢堂經藏祠而復創行堂若干楹寢室若干楹落院若干楹既又葺堂道出北門者五百步山路直寺門者六百步凡器物之蔽敗象設之黯昧亦皆易故就新然後儀觀宏敞瑜構精緻而山林岩谷亦為之增光矣至正辛丑春宣政院使廉君公亮經歷李君景儀翰林經歷脊祿君道天與予同飲寺之見山堂始識藏石師於坐間日是數來相見見輒坐予之東軒煮茶焚香終日

乃去或有問焉默無以應屢叩之惟頷首而已衆疑師無能者今觀其在寺所著事功磊落雄偉若此非其人聰力堅確知慮深遠卓然有以異於人者能之乎吾聞古之人負才與知能而不得施諸用則往往寄迹浮圖老子法中以自晦若藏石者其亦有所負而無所施者乎

誠齋記

宣城葛君朔用負才氣績學砥行而隱於醫遇人疾無問貧富貴賤輒往視之投匕劑立愈部使者耶律行巳薦衡與交以其久而有恒也因號之誠齋而系

政同伯温父又冡二大才以道之同還子求記朝用
與予居同里今又同客七閩三山之下惜其能已乎
遂即所聞以告之曰大哉誠乎其天地萬物之始終
乎天地萬物不能外乎誠蓋尤死生之所繫其敢一
息之頃一念之微不本於誠哉夫人之生也七情蕩
於中大沴感於外訊擬一失其宜則衆疾交攻矣然
證有標本脉有虛實察覆貫於毫芒之際治標本於
緩急之間非誠何以哉藥餌有真僞炮製有精粗劑
和有重輕真僞之辨精粗之别重輕之權非誠何以
哉鍼灸補瀉取於呼吸咒詛符籙求於神明非誠何

以哉是故至誠之道可以格天地神變化可以錬金
石入水火古之善論醫者莫若皇帝岐伯其次長桑
越人和緩之流然所以能神其術者亦豈遠乎誠哉
况朝用之先曰玄曰洪在吳晉時皆以術煉得道而
洪丹陽人宜故丹陽屬也嬢黃金丹砂以役使鬼衿
惠康斯民其來遠矣五世祖吉州僉判斐又棄官爲
醫迨今號専門朝用其莫有得於誠之之道乎朝用
今被命爲八部醫師行將有民社之寄試推其所以
爲醫者施之於國家天下其功效未止是哉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七終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八

宛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　性編

傳説問戒銘贊題跋偈祭文

粥粥翁傳

粥粥翁不知何處人亦莫詳其姓名遊吳越間遇山
水佳處輒留居焉好種花竹彈琴爽茶賦詩客有過
之鷄翁曰是有德者不可不紓耶解維之久而鷄益
多翁每食則亦粥而食之有不至者連呼粥粥併鷄
皆來翁大喜因自號粥粥客或問曰子學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而不以號適有取於尸
鷄聲乎翁曰是何言歟夫人食則生不食則死豈唯
人哉犬馬牛羊皆然豈唯犬馬牛羊穀菜花果皆然
穀菜花果食於土者也犬馬牛羊食於人者也至於
人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其志亦
將以待食乎君者也是故三代而上食其臣以五等
之爵秦漢而下食其臣以萬石之禄魏晉以及五季
趙宋食其臣以九品之官然則皐夔稷离伊傅周召
皆待其君而食者待其君而食與待人而食者無異
待人而食則與待粥而後食者果無異也客曰子何

以其食焉哉亦曰道而已矣不以道而以食則皐夔
稷卨伊傅周召其志亦將以求食乎翁曰是何言歟
謀道者固不謀食然亦未有行道而不食者也吾既
不能自食其力又不能待君之食徒持文墨議論安
坐以嗟食於人也其能免衆喙之嘈嘈乎客姑去吾
弗吾鷄矣遂命其徒木鷄生書爲傳

趙氏節義傳

至正十六年春三月十日淮寇陷金陵民吏多死之
然求其內外盡節服義以無忝其身者吾得趙氏焉
趙氏之先歸德人國初將有諱應德者始居金陵嘗

編脩史館尋棄去號正心居士生子鑑累官江浙行
省左右司都事卒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
鑑生五子曰龍澤有學行以御史薦爲郡文學曰雷
澤讀書明律令累官奉訓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
判官所至有能聲生二子棣楷曰沐澤爲伯父鑰後
曰宗澤勤慎善謀由臺幕府史吏闕遷轉戶部令史
曰匯澤悍毅强記能詩文始冠至是雷澤被虜撥費
餉何容匯澤棣皆從行宗澤亦以使事留錢唐獨龍
澤家居宗澤妻俞棣妻夏楷妻劉倉皇亡所措銜泣
顧夏曰婦人義不辱我與而夫皆出萬無生理劉夫

幸在尚書自保言訖赴庭後池水死夏亦死劉曰妾
夫雖在能衛我乎亦蹈之溺明日賊果大掠執龍澤
詰所藏不得則驅之拜龍澤罵曰我食學官雖五斗
粟安能屈身拜賊耶賊怒殺之又執楷捕求其父雷
判君楷知賊將脅之用終不言亦殺之雷澤乃得變
姓名去其妻申聞之垢面弊衣徒跣從至今莫知所
之或傳在何曲山中

史官曰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使家有其一已爲難
矣況三者並出一家乎雖然知死者之難於生而後
知生者之難於死然則趙氏之或死或生要皆無媿

於心哉

雙孝傳

故杭郡臨贈范陽郡公亦福的哈兒丁阿兒溫氏也
其祖札馬剌丁從憲宗皇帝南征死釣魚山子孫世
爲闕臣郡公娶夫人虎篤聰慧孝慈出天性處內外
無間言始至時年二十四姑也黑別哈敦年已五十
性嚴毅寡言笑夫人事之曲盡婦道姑嘗有病侍衛
藥目不交睫者累晝夜雖疲極無倦容夫人養姑十
年始終不渝人皆以孝婦稱郡公間抱危疾藥餌無
所容衆醫環視束手夫人號泣曰婦人以夫爲天今

疾亟且死妾何生爲遂援刀砉天封左股肉齊和以進迺癒公嘗之有頃啟目視夫人曰是何良劑也翌日疾遂瘳生子曰瑞思丁夫人阮汶繼室史夫人貞定人性貞淑善女紅識書知古今事其來歸也二十三事姑尤孝謹一日起居者三飲食必請所欲品嘗旨否乃敢進及莫則枕衣席溫凊已乃敢退遇有疾則日久坐卧榻下衣不解帶雖厠牏便器亦躬爲洗滌姑嘗語人息婦孝我今無以報願子子孫孫娶婦皆如息婦姑年八十感劇疾三日不瘥夫人割臂肉爲粥焚香泣禱曰天乎天乎恤阿兒溫家吾姑食此

疾其生乎仍預藏妾五齡以益姑壽明日果愈又五年乃卒姑將殞猶執夫人手曰汝事我二十五年如一日天地鬼神亦知之我死矣幽冥中忍忘息婦乎言訖而逝初夫人之來歸思丁隸籍邸延臣累拜福建行省參政南臺治書以資善大夫監憲閩海本八剌沙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古脉沙宿衛內廷始徹祉延平府判皆能以功名顯其親而監憲尤慈仁寬愛爲時推重故凡右族之稱孝者皆首阿兒溫氏二婦云史官曰封股割臂勇士猶或難之兒婦人女子乎阿兒溫氏二婦操刃自衛曾無縮恧非真有所見

者不能也嗚呼至孝通於神明信哉

海樵說

新安汪仲恭爲予言其家住五嶺夫容之西間嘗登其絕頂俯視東海渺若一粟今身即其地徘徊俛仰不覺三載豐荒年敗葦於野木之濱即欲歸樵而不可得因自號海樵子其爲說以慰我乎予謂仲恭之號亦奇矣大海之東衆水所歸其大無涯其深莫測其翕而靜則汪洋滃渤淵淪波蕩浴日月涵星斗龍絡宅由包羅萬象其振而動則怒而狂瀾擺而奔疾擊衝颶鼓之推山摧谷迅若雷霆千態百狀吼蛟龍竄

鼉神鬼百怪變化之物翕忽萬狀其危且險使人神怖膽掉若此其可畏也故凡操舟鼓楫以出沒乎其間非豪商巨賈則綱罟而漁者也其州居而岸處非離夫蛋戶則習知其事者也仲恭縱不歸樵於夫容之西獨不樵於山乎不樵於山而樵於海其志可知矣仲恭學道士也天地間莫大於道亦莫大於海知海之大而後可以語夫道矣海無不受也道無不該也知道之大而後可以樵於海矣人見仲恭樵於海豈知樵海之非樵歟知樵海之非樵豈知不樵海之非樵歟方吾之樵也無登陟之危無荷擔之勞浮其

來吾前縱步出吾後隨所遇而取之不盈也及吾之
不能也則漫漫而遊悠悠而忘往所之而無往非適
也然則撫固海也不撫亦海也海在是道亦在是矣
是故因其大可以廣吾量深其深可以畜吾德體其
翕而靜可以凝吾神乘其嘘而動可以充吾氣量廣
而德畜神凝而氣充然後蘊而為學問則淡泊而精
醇吐而為文章則雄肆而推蕩發而為事業則流著
而光明于以論世之賢者亦以神融心領逍然獨造
其所得未必皆真也昔者忠文之孫生得之於解于
九方皋之相馬得之於嘯犯宋元君之畫史得之於

槃礴屈原氏之離騷得之於放逐司馬遷之史記得
之於游覽張旭懷素之草書得之於舞劍雜舒杜子
美之歌詩柳宗元之文章得之於窮愁遷謫李固存
殊情而獨然者不若是而謂之真得皆妄也仲恭之
撫海其亦有所得矣夫不然操刀荷蕢以耕出乎斥
鹵之鄉者紛紛也雖奇何益於道哉

吳觀尚賓字說

觀上則曰觀以四陰尊二陽有觀望之義也聖人於
此所以寓其憂世之心者至矣然初之童觀二之闚
觀三之觀我生皆以位卑望遠而未能瞭然有所見

焉獨四切近於五密觀人君之盛德國家之休光其
占爲利用賓于王蓋賓者臣之對以君臣之分而行
賓主之禮非素行顯者其何以克稱哉聖人於此復
推其象曰尚賓也不以作賓于王即上君子志尚之所
在乎觀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益亦勉夫作賓之實
以毋負尚賓之志可也易之道每嚴於君子小人之
辨而觀之六爻尤拳拳焉觀也其勿陷於小人之咎
而為君子之賓乎此固而父之望於觀而亦朋友之
所以重為觀勉者克游日博矣哉先生之教也遂書
以為說

名吳晉說

景文一日過余左手挈其幼兒右手持尺紙曰兒兒
兒字亦欲得之宜無靳也余曰老愛幼常情也然敢
以予之情而瀆吾禮乎景文笑曰吾亦安能察於禮
而薄於情乎且指其兒拜不止迺取易象之得坤下
離上之卦為日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之象且其繇
曰桓桓康侯德廣以備三接愈恭承王之休其將進
而不已乎遂名之曰晉晉進也年進則學進學進則
德進德進而後可以進於仕矣余雖老俟兒學與德
成三加而仕尚當字之兒拜景文亦拜余答拜因書

爲他日徵焉

鄭居貞字說

予以戶部尚書分治閩海之三月僉憲鄭君彥昭遣其子桓來受學則又進曰桓冠而未字敢求所以美其名者予適取易也初九盤桓利居貞之辭字之以居貞桓復拜拜曰其辭先生之終惠也使知所稱焉予惟桓之爲辭散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雜出於諸子百家之言者繁之桓撥收尊之桓桓諸侯之齊桓晉桓器之桓圭桓楹或取其威武或尚其直大莫不有頌美之義焉獨也之盤桓以震坎初交而繼乾坤之後蓋萬物發生之始其象則雲雷興而未成泮其守則草昧地而未甲拆其義則君子方經綸天下而未寧也當屯之世非賴剛明有爲之才不足以濟難初九雖以陽德而居下位其所應者又陰柔險陷所宜盤桓若守以俟時之通而不宜急遽倉卒以致覆也然而貴而能下賤衆而能御衆則建侯之利其終得而辭之哉且五非不寧也以屯膏而施不光初非不卑也以居貞而大得民嗚呼君子之進退出處固視其時之難易可否亦曰思不失其正而已矣桓乎桓乎其將進於道乎

陳文彪炳文字說

莆辛陳仲明名其子曰文彪間過余而請字焉余按彪虎之文也在易革之九五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字以炳文不亦可乎或謂革之爲卦離下兌上九五位中正而應六二以一身之光澤爲天下之文則是乃大人君子之事豈後學小子所敢議擬哉余曰然易道通乎上下而變動不居者也希聖希賢獨非學者之事乎夫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卦之象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卦之德也合象與德而革之義無餘蘊矣且以二體言則兌爲虎於時爲秋離爲文於時爲夏夏而希秋而後以至於炳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然則虎變之文正學者日新之極功也陳氏子年富氣銳方勇於學處幾觀象玩辭而有得於此雖然名者實之賓質者文之本循其實以稱其名厚其實以充其文則名不虛稱文不徒飾矣不爾則外事華藻內實然將何益哉傳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炳文其尚勉之

花君美御史字說

南臺御史高昌忽都不花君間爲予言昔與柯君敬仲遊辱以君美字及友林君清源復得解其義而請

紳先生不鄙而稱述焉竊嘗佩服周旋而進於道然猶懼學之未能至也願一言以自勵予惟往年嘗識君於江浙繼復邂逅於甌閩間觀其風神俊偉論議英發時固已知君之才器超卓過人遠甚今以使事道出會稽則君方木綿持節按部海濱而榮光奐望赫然動乎東南予益知君之美德信乎名實之相稱矣夫英者善之在己而充實者也存於内則爲和順之積見於外則爲英華之發施之家則孝友雍睦而懽然恩愛之相親行之天下則安靜和平而藹然治化之無間然則英豈修辭遣藻而已哉易不云乎美

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得不云乎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光輝所以成己事業所以治人君能因其已而益勉焉則學有弗至乎户牘待君之季父平章公於是有契家之好今得見君之樹立若此予心安得不重慕而起敬之哉因君之請遂書而爲之說

中中字說

金華王子章故宋文憲公魯齋先生之諸孫也以文學倅海寧既代且老猶日孜孜進德不已更號中中子今年春予以戶部尚書總濟關廣道出海寧子章肯來謁問所以中中者予曰子以文學世家而能自力若此其將有得於中中矣夫人以稊米之身而能備萬物之理參天地之大者心也其寂然不動無少偏倚者中之未發也隨感而應使無過與不及者中之已發也存之於未發之先而復察之於已發之際則中其有不中者乎自堯之執以授舜舜益之以命禹湯武建之以立極孔子擇之以爲教子思子發中之用孟軻氏明中之權而中中之道始備矣夫易之爲書凡其曰正中曰得中曰在中曰行中曰過中曰利中曰尚中曰以中曰久中曰大中曰中行曰中正皆

得位而有應者也曰過中曰失中曰中未得曰中未變曰中未光皆失位而未得應者也然則神聖設教以前民用亦莫先於中天下之道其有加於此乎天得中而清地得中而寧天地一失其中則日月薄蝕而四氣不順山川沸崩而萬物偕差而況於人乎是故農失其中則不得以爲農工失其中則不得以爲工賈失其中則不得以爲賈以至於醫卜百家之流莫不欲得其中而況於士乎自世衰道微往往汨於私意以淪胥其恒性是以存乎内者不能無偏倚之患著乎外者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差不及不知所以

進之過又不知所以抑之而中道或幾乎其息矣中道既息其視農工商胥賤卜百家之爲又有弗若亦可悲夫今子章能以中中自勉而不知年之老廢幾知所用力者由是而日加敬畏焉使將有以養其天理之公動有以遏其人欲之私則體用相須內外無間而堯舜湯武孔孟相傳之統與夫大易進退存亡之道舉不外乎此矣嗚呼微哉遂書以爲中中子贈

中中子問

客有號中中子者請問中中于戾契子戾契子曰天不中則日月薄蝕而四序僭差矣地不中則山崩川

竭而萬物不育矣人不中則倫理廢而入於禽獸矣聖人之道大莫大於中若予亦何能遽領其要哉中中子曰僴矣天烏乎中地烏乎中人烏乎中吾不待而知之也且子之於中亦戾契矣又詎知中之爲中哉戾契子啞然而笑曰夫道微若牛毛得若麟角而予不知戾契之非中又烏知中中之非戾契乎子必欲聞至道之要其斂爾形收爾聽反爾聰使心如止水湛然而靚不撓于物不汨于私庶其可論此乎中中子退而齊三日適敢復請戾契子遂揚袂整冠甚坐曰可哉天之道以陰陽而立地之道以剛柔而立人之道以仁義而立消於上者息於下往居外則亡居內晝夜寒暑各司其半陰不終於陰而陽生焉陽不終於陽而陰生焉陰陽合德則三光明六氣順此天之中也剛以克柔柔以克剛剛柔相濟五才互用則煦嫗孕和而生植蕃此地之中也存心以仁制事以義或施而恩或罰而斷喜怒愛惡不失其偏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聖人之中也雖然天地不能以自中必得聖人以爲中聖人之所以能中天地者毋亦損其過益其不及治其偏使歸於正而已矣其見于經者曰裁成曰輔相曰彌綸曰參贊曰經綸曰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若此者豈非天地待聖人而後中乎中中子曰得矣微矣中中之辨矣然而天人相去遠甚果何道以中哉戾契子曰蟋蟀以秋鳴蜉蝣相陰出物性猶能知天地之故能謂夫天人相遠哉詎謂夫天地之中不中於聖人乎詎謂夫聖人之中不中於天地乎況人與天地本同一體吾之耳目口鼻其天地之日月風雨山嶽河海乎吾之骨肉毛髮其天地之土石草木乎吾之呼吸出入其天地之噫氣乎是故運動法乎周流喜怒法乎闔闢愛惡法乎慘舒吾心既正則天地之心其有不正者乎吾氣既順

則天地之氣其有不順者乎其感通之妙如機之發矢如樞之運戶如橐之鼓風神用不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中中子矍然起曰吾聞中中而聞聖人之中因聖人之中而聞天之中地之中又聞於契之為中也幸哉幸哉中中子者金華王蒸子華戾契子則宣城貢師泰父也

鶻戒并序

海濱之東好養鶻道遇齊鶻而過者其容甚戚問之則曰吾飼決聞失四鶻戒以角擊戒以縱欲戒以爭得共以戚焉余讀柳子三說蘇子戒而愛之然猶各寓意於一物焉今以一物而得二戒遂書以為勸

其一曰黃鶻色閃閃若黃金狀強力而疾擊遇大禽它鶻不可得者則縱之無不得也一日見群鴈集海上試一縱焉鶻撥身奮翅力突入陣中鴈呼其儔來救回旋嗖啼力不能勝背者急呼之則毛羽殘盡脫矣籠之數月乃敢復至海上遇大鶻方東向立脫其帽覘之則搏擊如故態盤見其來凝然不動伸頸掉喙徐擊之正中其喉以死嗚呼不校大小而犯非其分以隕其身宜哉

其二曰赤鶻色正赤點而多能凡擊鳥相向來則已或背而去稍遠出其不意也乃逐擊之無不得者或陷在水則舉而擲之地主者甚愛之飼常倍他鶻其後旣以食多而病毛羽翛翛然猶以善搏且逐其鴈中敗病乃已自是每節其食視之益勤然神俊終不及前時間出過野雉雉而起試縱之雉竄入荊棘中鶻數擊不得殊困憊殘甚而嗄衆縱犬逐雉出大關逃之使盡其力適得至者吉即齧血肉飽啖之明日鶻死矣吁忘己之病而貪得不止果見是哉

其三曰蒼鶻其狀特小始得二喙鹵爻而色尤雜以其得也必先後之令下上旋轉以無失焉一日乘小舟將出江上見鶻啄困鬧大呼而逸之鶻懼無所歸也則急投之水其一方奮擊其一復至鶻沉而無所得則二鶻自相搏皆溺以死噫向止用其一使自專則鶻固可得也今兩縱之爭以死悲夫

俞仲圭好古齋銘

渾敦鑿凝以爍五太御三臺覺鳳氣通人文作歷黃虞物咸若姒姬降王戎秦紊尼約全繩正六經道斯亭既精微亦渾義傳萬世爲民度道之蕃從之惡繼好古莫此係

賈循正善善齋銘

人性本善善原於天不善其善遂為惡遷善善不已其善則全已善善人人善善已善已善人斯為盡美徒善弗庸於道則否所貴學者不貳不止最哉循正吾善在是

皇太子賜書贊

謹按惟者在位能者在職臣紐氏之言也至正庚子秋皇太子大書以賜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普化帖睦爾平章以戊戌秋來鎮閩海誅鋤兇強綏衛良善一年而政敎二年而民信飛艘齊海以餉京師上嘉其功進階陞秩錫以騶蕃於是東宮從行是賜平章既已裝潢成軸又將募勒立石以示也之所用彰示於而垂無窮焉惟以語戶部尚書臣貢師泰師泰竊惟帝王之道由周孔而後獨孟軻氏得其傳然其論致治之要不過兩言而止蓋有德在位則足以正君善俗有才在職則足以備庶事昔者商宗任官必曰惟其賢惟其能成王立政必曰推賢讓能賢能有益於國家也尚矣今皇太子賜書諸諭重臣而首及於此其有得於三代致治之要哉臣師泰嘗授經宣文進對講席甚至獲睹殿下問學緝熙之功章翰飛動之勢欽張成炎寵臣之職謹再拜稽首贊曰

皇帝建極統正萬方明離主震道為元良毓德儲宮潛心端本聖學緝熙造道之閫贊章揮灑爰及羣清昭回雲漢煥爛日星鳳翥鸞騫龍驤虎躍力斡萬鈞方斂闔煇日職日位任能與賢敬諸孟氏錫我良臣義貢禹昭股肱周邵並美齊休以教以警臣拜稽首臣實愚愚敢不敬服以昌令謨伐石刻文樹之南土維臣是私式訓來者川流于海嶽峙于天自靈衛呵於萬斯年

皇太子賜書贊

右卯化二字出周官三孤貳公之辭是太子書以賜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完者帖木兒者也平章以世胄起家歷踐中外至正二十年由同知淮南行樞密院事擢任茲省既陛辭東宮遂有是賜蓋化者天地之用卯者張而大之也日月星辰之照臨雷霆風雨之鼓潤山川河嶽之流峙陰陽寒暑之往來其為化也大矣然其休咎徵驗未嘗不與人事得失相關是以有天下者既立三公論道於其前復立三孤貳亮於其後凡所以燮理之道成幹相之功者至哉今皇太子賜書諸箴而首及於是其有見於古先聖王倚注大臣之深意乎平章尚思懋昭明德勉建

勲業使海邦㢘清民物乂遂則鋒車趣召還秉內鈞當不遠矣式昭揮洒飛動賁出天造又非臣愚陋之所敢形容也

普平章壽容贊

至正二十年秋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普公煦菴以鎮南服功詔遣御史上尊加銀青榮祿大夫位第一用便宜如故事賓客僚佐圖公象以爲壽宜城貢某贊曰

王封之胄列儲之儒器弘德充神明內彼若如拱璧粲若明珠粹然出匣之干將亭然照水之夫渠白玉

橫帶黃金刻符亭亭鷙峙鵠擁笏垂魚出則膺申呂方虎之寄入則陳皐夔稷契之謨故能爲邦家柱石爲輔範模吁雲臺麟閣尚徵斯圖

袁伯長學士畫象贊

東海之濱有偉其人玉立襟度風流縉紳衆髦以巧我坦以眞圭璋閒粲黼黻絲綸垂魚束笏盛服在身山明水清皎乎其神

小象自贊

我冠盛服曳玉垂紳紀綱法度森乎在身敢不肅恭以欽明神

孟天暐御史小象贊

服之華也見乎外德之華也本乎內內外交稱庶免于戾惟其行之克共大祭　右冕冠

出則秉笏垂紳處則野服葛巾人知出而仕之爲榮又安知處之樂爲眞也風流丘壑庶幾斯人　右燕居

僧仲謙寫伯小象贊

冕冠之峩佩玉之雝于郊于廟其儀孔嘉明神在天百辟在位儼立執圭承我大祀　右冕冠

儀觀卬卬意氣堂堂緇衣朱襮燁其有光肯既見之今幸同事我贊爾眞維德之哉　右燕居

按攤不花御史爲冠贊

冠之爲也將以儼乎服之度也將以成乎豈徒爲昭之華庶幾爲德之嘉稱之於身格之於神規之於人實而能文剛而有仁斯其所以宜於郊廟朝廷也耶

胡惠卿畫象贊

貌古而莊氣和而剛居家庭而行有常混闤市而名不彰然亦嘗分教藏于中書授几杖于黃堂明珠在淵燁然有光我贊爾眞益壽而康

俊用章畫像贊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出會稽止大能

仁俊公方丈者信宿其徒惟平間以公畫像示予為之贊曰

有偉其身有煒其神以如是觀諸幻泡真脫屣跏趺若長往而忘世揮塵談笑實與物以皆春既質而文亦肅而溫海天孤月野水閒雲

訢笑隱畫像贊

飛錫于天竺之峰而栖於龍翔之宮蓋萬派一源之正李而千山自海之奇胸包衆以性求我以相見實月高懸華空普現此所以點維摩於上方賜大中於便殿也耶

聊溪和尚畫像贊

風清明月山峙淵沉人見其貌我識其心

慶大夫為予寫二字因為之贊

川回山峙卓為奇文力挽河漢一筆萬鈞

題玉髓經後

玉髓經世傳張子微所受之蔡元定復為之發揮其於卜葬定宅之法固為詳矣然其浩博而精深非專門地理者未易觀也今李君仁齋撮其微旨著為圖經後集若干卷使夫孝子仁人欲擇其親者一覽而山川亞異陰陽向背可指諸掌斯亦奇矣夫卜宅之說莫善於郭氏葬書而莫精於曾陽氏之學欲知郭書必求之曾陽欲知曾陽必求之玉髓欲求之玉髓其又先之以此書乎或疑玉髓出於嚴非元定旨也雖然紫陽先生固嘗篤信而辨論之亦豈無所見哉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晦日題于甬東慈濟寺之竹窗

題曾士弘先生哀辭後

右中興諸老為廬陵曾士弘先生所作傳誌詩文一卷凡若干篇而凡學士哀辭實當卷首間從其子友仁仁而觀之伏讀再三不勝悲感先生在大德丁未間為廣德路陽林巡檢以史學名宋陳陽太師泰家

才二十里下先之父秘書府君亦以古學入任年七十餘從者送不倦四方之士若隆山牟仁父父子四明戴帥初東平王介宗日集館中相與平論古今治亂德失人物上下有所疑難輒片紙細書往來決正不絕久之積成大軸皆先生所號哀傳其方嚮辭恒近侍備至今尚能記之近年來江東西連罹兵革某家所存大軸皆為煨燼無復存者而先生廬陵手澤意者亦不復見矣今觀此卷豈獨可見前賢之世通家之好而中朝一時文物之盛從可徵焉嗚呼先生之學若此終不得一施於用固可深慨然能沒世而

名僉彰子孫猶能傳其家學以有祿位天於斯文亦
學矣哉
題旅獒圖
此圖一人執纑牽大犬一人從以墨幟一人函書舁
後其狀貌衣服大類西戎人豈取武王時西旅獻獒
事以為之乎不然今日流沙萬里之外炎荒[illegible]之
國莫不臣妾以獻其所有南北之人見聞肖矣何以
圖為然因圖以觀召公之書亦豈無所感乎
題宋御史汪自強誥後
右宋誥命一通開慶元年監發開岐院汪公自強拜

監察御史之所受也其家失之久矣元至正十二年
仰兵起官軍持此誥易飲酒家士人洪如𠌥得之以
歸御史諸孫某某以授其子汝懋汝懋謹裝潢為卷
求題於其稱惟御史公清風勁節聳動朝著不惟能
使權姦巨卿有所聳懼而朝廷宗社賴以尊安嗚呼
賢者有益於世如此哉是誥失而再得汪氏其復興
乎汝懋益保之
題程以文遺曹子學書後
禮部員外郎程君以文博洽能文章大名曹子學精
於篆隸二人在京師日相往來甚厚此卷凡三帖皆
以文求書於子學者也以文不惟能文章尤善隸今
辭意勤懇謙退若此則其不以自得為足而以所能
下人因非小知自私者所可企及矣然非子學書屢
果有以友越諸君者以文其肯拱敬若是耶以文已
矣子學其尚葆之庶幾他日子孫知程曹有通家之
好焉
題黄太史文上京詩稿後
黄太史文名天下而上京道中諸詩尤為傑作有選
祿易之得其稾以傳且屬諸君為之題其知太史亦
深矣易之尚善葆之

題宇文子貞為郁文海作龍溪山房記後
予以使事過會此循大能仁之方丈闕僧郁上人間
示宇文君所著龍溪山房記龍溪為臨淮社縣山房
則上人嘗居也上人久遊江湖間所至輒以是揭諸
座隅其惓惓不忘鄉井之意厚矣昔吾朱夫子在武
夷嘗扁其齋曰紫陽上人既有以見於斯而宇文之
記又足以發之羈孤牢落之際觀此庶足自慰矣
題新安張氏先世碑後
宋新安張玨嘗代與母弟逮獄以慰母心天下聞而
義之韓蘄王因辟為幕府朱文公嘗以四君子並稱

之至其曾孫桂何隱德弗繼毋復以孝稱江東按察使盧公摯江浙參政鄭公明成論薦之卒不就學士徐章撝公奐斯銘其墓其後不幸毀于兵桂之孫吳避遷錢唐能誦其詞請於禮部釋君文將重識石間携以示予竊論世之人以孝弟稱者間有之矣求其子孫能繼者蓋鮮况歷六七世繼二三百年猶繩繩不絕耶隱吳亦賢矣哉

題崔元亨送項太醫叙後

大都崇真宮吳大宗師有弟子曰項子虛氏善博鍼汞為用砂服之可長生不死擠其餘猶能起人於垂

盡其術亦微矣子虛既化去得其傳者蓋鮮丁巳歲唐見胥椿容崔照磨所序項元亨切脉治病往往神効問之則子虛之仲弟也嗚呼術得其傳其施於人者猶昔是况脩已治人之道哉

題李咸熙畫

李咸畫散在天下不少矣既從秦於宋之諸陵又盡購於其孫尹開封以不幸而焚蕩於水火之餘意者所遺無幾此畫松栢二幅墨色蒼古筆力遒勁上又有端平諸老題識其為神品無疑者第始書成肆而更字咸熙豈即開封所購本而流落人間耶綴安萬

天長宗聖接獨見侯偶得之於兵戈離亂之際信其為連城夜光之寶矣然初本四幅已失其二他日合浦之珠延平之劍豈無會合之期侯其善護之以俟其至

題息軒記後

天台張本仁名其軒曰息或曰善哉人不可以不息或曰學可息乎本仁問以二者之言質於予予曰天以不息而成化功聖人以不息而成治功君子固貴乎不息矣然勞於晝者必息於夜發於春者必息於冬學而不息則學無成仕而不息則老無所止所以

君子尤貴乎息也夫明必有息乃可以不息惟不息斯能有息息者育德之基不息進德之本合內外之道也本仁之名軒其庶幾知所擇乎

跋五輅圖

右五輅圖蓋宣和舊本而柯君九思所藏也五輅者玉金象革木玉輅以祀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而南渡寶燕之其樊纓釆就旗麾等衰之數各不同焉然或以多為貴或以少為貴或尚其質或取其文其序不同其色亦異曰先曰次曰綴識禮者之說往往不一此圖所載

以象輅居玉輅之後金輅之前未知何所據也然其運思精密設色工緻毫分縷析悉中軌度非妙奪天巧者能造是耶然賜得此他日上之太常獻之禮官庶將備一代制作之盛典豈徒爲好事者珍玩已哉然賜其尚寶之

皇太子賜書跋

皇太子恒以燕清之暇怡神翰墨適得意輒賜中外名臣而福建行中書省右丞臣思學得賜八字曰文行忠信爲善最樂夫文行忠信孔子教人之法爲善最樂漢東平王蒼處家之道也文以脩知行以檢身

忠信以立本教雖有四其實心學也善行於外樂存乎中亦心學也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原於心心一正則施之於家而孝友雍雍施之於朝廷而上下翕和施之於天下而謳歌鼓舞海內爾慶今皇太子擇洒寶章首及於此其眞行德於聖賢心學之妙乎右丞世篤忠貞爲時良翰是書也豈徒寵當爲時足爲世守之榮庶幾朝夕觀覽超然有以勵其澄清之志云

跋王國寶傳後

右沂水王君國寶傳一道撰於越士滿君惡而翰林丞旨歐陽先生江浙行省參政周伯溫父所題跋也國寶死三十二年矣其子彥琥求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余時適參政未見其文學議論英發有過人者問已竊訝其所從來遠矣及讀是傳乃知國寶陰德之施其遠而彥琥能以才行稱於人人爲不偶然國寶孝義出於天性其行於家則重闈怡愉而子弟恭慎其施於親鄰則生有養而死有歸窮者息而悉者平其推於人則僞鐵焚而紿惧絕私勝墩而逋負免其動於鬼神則鮮海寺之妖祠祈新昌之滯魄他如上書江浙省以便往來之舟論杭市鈔法以權輕重之宜凡有利於民而益於官者亦莫不忘其力之

竭而快於行之勇也嗚呼國寶孝義若此卒止於征高小職而不得一伸其用亦可悲矣昔者人或以治獄高大門閭或以深恤致位宰輔或以爾舍縟而世祿不絕或以平糴價而見稱靈神一念之發通於幽明一行之善格於上下況國寶行於家施於親推於人動於鬼神者無往而非陰德之所致三槐之植君家故事吾將於是乎徵

跋韓致用五雲輯鈔卷後

會稽韓致用間持諸公所著五雲草屋詩文一卷來徵余言按韓氏自魏國忠獻王在宋天聖中中進

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五色雲見其後克以勛業致
位將相至四世孫秘閣公爸偽南來居麗之五雲門
故其時錄題曰五雲其後子孫往往多以是稱號蓋
不忘所自也今致用實魏國之十世孫其築屋讀書
亦名之曰五雲而中書參議危君太朴翰林學士張
君仲舉各爲之記序凡所以論次韓氏德澤及歷世
藏書之盛可謂詳且備矣若其所謂五雲者皆耶秘
閣君里之名而無一辭及於魏國與名之瑞豈二君
姑衆其近而遺其遠也耶雖然五雲爲是扁也屋爲
書藏也知藏而不知讀知讀而不知好知好而不知

樂則六經諸史亦土苴耳其能翹然卓見於陳言之
表以克造夫聖賢之域乎致用其益勉之

跋王憲使朱縣尹倡和詩卷

我國家統一天下首立憲臺以綱紀百辟大抵先教
化而後刑政敦儒雅而卹吏術尚寛厚而去文深故
當時御史部使者皆老成文學之士予家江東方七
八歲時見牧庵姚公疏齋盧公按治之暇輒率郡士
大夫携酒發歌妓出游敬亭華陽諸山或乘小舟直
抵湖上踰旬不返二公固不以爲嫌而人亦不以此
議二公也其流風餘韻至今江東人能言之自後綱

紀日密嫌疑頻起其至出入爲尸又甚則謝絕賓吏
久之遂習爲常矣今觀雍學王公與其史宋子中在
宣城時酬倡詩卷適知王之標致猶不減於姚盧也
吁世復有斯人哉至正二十年冬十一月乙亥貢某
題于三山香嚴寺之東軒

跋鄭希道拙存藁序文

江右鄭希道兄弟居匡廬之下彭蠡之濱讀書著文
怡然自得及出而施諸政事皆卓卓有過人者希道
既沒十餘年其子聞以諸名公所作拙存藁序跋來
求題予雖未獲盡覽拙存之者而得觀歐陽揭黃杜

危周張諸公詩文或喻以建鼙或比之鸞鳳或謂其
得山川清淑之氣或謂其得茂叔元晦之微而猶惜
其陸沉下寮不得置諸館閣以盡發其所蘊於是益
知其才之果異於人矣嗟乎兄弟競秀一時在古且
爲難能況子孫又能以家學繼美乎後哉

跋貢和御書

夫以帝王御宸翰之標而能樂山林潛消之言又爲
之親洒宸翰以賜志合志合其賢矣哉爲子孫者宜
世保之

跋毛貞士傳

君子之所以立身行己求無愧於心而已一有愧于心雖千駟萬鍾視之漠然當如草芥焉今之人或有小利僅若毫末猶昧昧焉易所守以欺夫人甚者吮癰舐痔無所不為又甚者棄妻子背父母以僥一得卒至於僨身敗事而後已可哀也今貞士不貨殖不要功不苟得凡其所為不惟無愧於己又將以愧天下之斯人者吁亦賢矣

跋阮孝子傳

天台阮祖立倉卒舁父舟丈救水致養能得其親之懽心稅刲所封股者雖無驚世駭俗之行然斯其所以為孝也

跋汪節婦傳

汪節婦四明□寅先生之女也年二十歸同里故宋提刑陳習孫紹庭衡四年紹庭歿無子鞠從子鑄為嗣教之有成守志堅確益大歸緒年幾七十適終嗚呼汪於婦道母儀皆當旌表而有司卒不得上聞其子鑄徧取士大夫歌詩以自慰亦可悲矣予嘗備員太史見儀曹所具賢母節婦事大多出中州而大江以南百無一二豈法故有輕重哉其遠近詳畧不同者亦理勢使然也予於是重有感焉

跋夏節婦傳

黃岩夏氏女年二十一適里人黃僎八年而僎亡治喪已除□沂□數不□教其子三人克自樹立撫其廣二人皆長已出嫁宗族以義禮稱賦以恤婦喪歲有不給者悉有所遺有司上其事旌其□之其楊江浙行省理問匠翰又乎稱累宇為之傳嗚呼江南視中州為遠故母節婦少聞于朝今夏夫人節行獨能徹者皆此書亦何幸哉

跋趙書□詩

世稱趙書出蘭亭□出自□白是蘇州詩與興書

信然否當有辨之者

跋松雪招隱詞

王右軍米止於舊書而已耶人於趙魏公亦云今觀所書招隱詞為之慨嘆

跋李則平意劇所藏東坡墨蹟三卷

東坡自言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識者謂其論文為然其書法之妙亦類是也此帖蓋少年所書已飄逸俊快如神駒健鶴不可控持況海上歸來之後乎

右蘇文忠公寄陳氏三帖宋諸賢題跋者凡三十人

蓋已極遠矣之形容矣則平遠刻偏得於兵戈擾攘之餘而欲求其詠猶且不已乎好人君子于澤為天下後世重累如此哉

予家三山城西之香嚴寺故燹風雨遠刻則平寄示東坡先生墨蹟一帖其一帖南康八境圖一帖記石墨八境賦繼隆顯類二王以年月攷之蓋先生壯歲所書也石墨無年月可攷筆勢飛動融化又非八境所可比然得獨得作小字味雖慮必老年所書也一日之間盡觀珍藏豈偶然哉之復之餘謹識于後

跋徐明初所藏文靖公四詩

右集業桂宮追懷吳興稍久出關湍橋于華道由潛臺而歸古詩一章及次韻春思古詩三章先君文靖公提學江西時手書也今蓄於虞德至伴徐君明初家明初由江西之官江東道經南湖留止家塾出以示余捧玩手澤如新而音容不得可見矣抑先君謁君家墓詩云得見漢士墳帛附濘泥濁數葉豈不榮名義風所難稱乎名義著聞而動業不必深見者不遇時也際休明之景運克前人之名義而勳伐於數綦安知不在明初乎因涕泣而書其後既以勉明初

且以識余心之悲也至元後戊寅六月二十又三日識

跋程氏遺安義學本末

新安程致和既立義學以教其宗族子弟與比鄰里之願學者又割田五百畝為義廩以資嫁娶喪葬其用心亦仁矣哉有司方上其事位城陽中璞致和亦走建寧維谷流離而卿姻睦族之心未嘗不慨然思有以復之也夫新安程氏其於河南而有明道伊川二先生先生道南而有紫陽朱夫子今致和於二程則為遠裔於朱氏則為外戚其道德仁義之訓蓋

有自來矣嗚呼志之所存天必相之國家治平有日予雖老尚當拭目俟事

跋李經歷與裴撿校書後

至正二十年春三月江西賊鄧客兵陷延平閩五月圍建寧上下阻絕諸將縮恧不進經略使李公發兵援之撿校裴君直慨然曰願經略在閩幾一月矣此而不自効難生何為遂請行得兵數百直抵南劍距建城半舍而止李公聞之且喜且恐急遣吏賞勞令孤軍無深入墮賊計凡曰凡當以古人自任裴君得書感激佩服歸而裝潢成卷持以示予予惟唐蔡州

之後丞相裴度親往視師師臣李愬實受軍制今李
公統諸將裴若迺承委寄雖其職分前後小大不同
而奮義赴功無愧古人則一也俾而敖之并徒爲裴
氏子孫之榮後之覽者亦將感動而有所興起焉

跋張氏承訓堂記後

射干生於泰華高不踰尺而能臨百仞之淵蒙鳩巢
於葦苕編以絲髮而繫不免於破折無他其所處者
異也泰政范大朴記述亨家君承訓之常謂其父兄
卿之教之也既使不得就文藝之習而又日進之以
道德仁義之言道亨之能明經中鄉薦倍清要以顯
其身以光其前人亨與卿固爲能處其子而道亨亦
知所自處者哉承訓名堂信不虛矣年月日跋

跋當塗陳氏壽詩後

昔吾祖母虞陵夫人李氏年九十先君子大靖公辭
禁直自京師歸作愛日軒侍奉于湖山勝處當時奉
御冀公子敬教授宣城一日肩輿至湖上爲作愛日
軒記有云惟親年且高且懼愛莫大於愛親而事親
之日欲其長也其愛當何如人皆可以長年惟其得
之天者厚而所值之時承平若是則享用豈惟親哉
將人子之分顧亦無不滿者矣予敬此言天下之名
言也當塗陳氏兄弟事親色養俾享泰封之樂元貞
乙亥母夫人適及八十正月望日燃燈張樂稱壽堂
上歲歲如也是年澤水劉君寅美假館當塗借第元
旅作詩詠歌之今又四年陳母年八十又四矣人於
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
壽曰賢子孫也然人之生也其惡厚薄禀於天惟善可
以自致善而有報則亦天也今陳母之壽如此子孫
之賢又如此殆所謂積善之厚矣而積善之報者哉
其有後乎識其後予念先君子奉親之樂如前所云
而予母虞國物故夫人今年亦七十有一於校與輕

對在春暉於溪中子與陳氏兄弟同此樂也至元己
卯七月八日宣城貢師泰謹識

跋賽典赤氏家傳

故贈咸陽忠惠王賽典赤贍思丁歷事太祖憲宗世
祖遂能以功業顯著西南萬里之外殁而廟食猶
不絕子孫亦建牧尊閫布滿中外非其厚德之積能
爾乎雖然積德在於前人培植寔由後嗣爲王子孫
者其益懋勉以光昭先業毋徒抱遺廉以務於入官
吾咸陽王諸孫也

跋曾克讓入閩記後

昔唐天寶之亂杜少陵入蜀李太白走江南雖當顛
關危苦必有因而後往不然非不至於饑寒流離者
幾希今曾君克謙之入閩也果有所因乎無所因而
幸以佔畢糊食學官方且偃然道義爲文以自解非
真有所見者能如是乎余於此謂重有感矣

跋高惟恭字說

詩不云乎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又不云乎溫恭朝夕
執事有恪蓋恭者敬之發也敬存乎內則恭見乎外
恭之爲德大矣施之於身而脺面盎背施之於家而
慈孝溫仁施之於鄉鄰於朝廷而彬彬雍雍小大翕

和故中庸論至德淵微之極功不過曰篤恭天下平
而已矣惟恭能誦詩之言服中庸之訓庶幾其日進
於道乎

跋江以敬登樓賦

詩一變而爲騷再變而爲賦此賦音節清楚絕類騷
體第傷今思古不無沉鬱感慨豈猶有王仲宣之遺
恨歟不然其將慕范大夫之忠憤激烈者矣

跋鄭德和所藏閣本智永千文

宣文閣所刻智永千文七十三行七百二十四字號
稱精妙必待旨乃敢摹印既摹印必待旨乃敢分賜
然非世戚重臣及左右近侍不與也臣某按經宣閣
參贊經筵幾四三年所得者一二其貴重可知矣兵
亂以來又復散失今觀參政鄭敢所藏寧無慨然遂
書而歸之

跋松泉閣

天台潘氏僑寓京師闤闠門父忠軒讀書之地曰松
泉構隱於大六十歌詩以祝爲壽焉予惟歷霜雪閱
歲年不改其操者松也出乎嵓谷放乎江海混混不
息者泉也松類夫君子之貞泉類夫君子之常隱居
以松泉名其將有取於斯歟

跋陶淵明圖

自司馬氏之東也一時飭[illegible]氣節之偉風流韻度之
雅蓋不可復數也然人物謂稱陶淵明文章獨稱歸
去來詞往往好事者既詠歌以致其欽慕復圖之以
爲美觀何哉嗚呼三公九卿豈重於一令千言萬語
豈多於一詞也耶

跋杜孝子傳

人子之於其親雖孝如曾閔亦常事爾然千百世之
下求如曾閔者復幾人哉若杜誼能以孝通神明
而子孫又能以孝揚先德亦已賢矣

跋白沙送別聯句

予奉詔總濟園南道過四明 承天台鄭家泉韓與行毛彝仲燕山馬元德會郎王好問梧荼王叔雨四明舒汝臨僧竹石上虞徐季連華陰楊志中諸君欵餞至白沙猶不忍別遂留宿舟中飲酒聯詩明日廼去何其情之甚厚也予時以醉臥及覺則詩已成矣故不及聯他日復遇予東海之上握手道舊臨風把酒亦厭見吾當交義非此俗所能知也因識其後時門生劉中亦侍坐時至正十九年冬十二月六日識

跋諸公所遺馬編脩書札

師泰於歐陽先生有師生之分於黃學士有兄弟之義於申齋待制有交承之契而張承旨周太常危恭政宇文僉事則又朋友之至愛者也是皆天下名賢碩師易之悉與之游書問往復纏綿若不忍一日相忘者斯固諸公謙撝下士盛德然非易之才行超卓足以感動乎人能得此哉今歐黃宇文已物故而子迪仲舉年踰八十又皆休致伯溫與其爲同年亦將七十矣獨太朴方爲朝廷所用覽觀斯卷不勝感慨

跋夔子山書陸宣公諭

藝苦皆吳士也喜論塾四五固當矣獨不知喜自謂在第幾爾峻公之書其果有所見乎

跋王經歷小傳

士大夫不幸而遭世變或死或不死蓋其事有不同志有所在也彼苟砥節礪行卒不爲所汙亦難矣哉

跋楊大同遺姪書

夫見理明則其言正其行決金陵楊大同遇難死義蓋已見於遺敬脩書矣

笑堂偈并序

杭之聖安寺主僧公歌藏卜西番人也心空而行超吉以其學教諸子予問爲予言公歌藏卜華言普喜

人則笑吾笑以名堂其亦有知我所以笑者乎予笑答曰昔莊生以開口而笑爲難遇遂以三笑爲衆而後之人又有付萬事於一笑者笑固多端矣然皆不若不笑之爲愈也笑堂其以笑爲不笑乎其以不笑爲笑乎予不得而知之遂爲偈曰我觀人世事無一不可笑大惡藏機關小智閃媽媽欲火熱肺肝有苦泉野燎一旦受苦厄顛頓發狂叫所賴慈悲力普賜光明照遂使迷途者解脫無老少開門一炷香靈臺湛空寂如走闇方出如䆿夢方覺而師於是時儼若見容貌跏趺笑堂中即此爲衆教

祭程以文

維至正十九年歲次己亥秋八月辛酉朔越二十四日甲申中書戶部尚書貢師泰中書戶部主事李希顏翰林國史院編脩官錢用壬諸路寶鈔提舉劉凡湯浙江等處行樞密院照磨崔承泰等謹以清酒少牢致祭于中書禮部員外郎程君以文之墓曰嗚呼公之行可以追配古人公之德可以度越諸君類萃黃之孫峻擇屢擢之雅馴教分六館制掌北門衣繡我鈇鑕曾是掄揚驅使海益乘令閩徼止一盂而心常自旅裘無一錢而口不言貧生於升平而客死乎世死於離亂而克全其身嗚呼方今作者不滿六七公居二三詎敢第一公既死矣孰與傳四海問風高愴焉自失

祭李仲容尚書文

嗚呼余昔在京師子方魁天下聲名赫然何勤翰宮及余遠浙江子亦以使至布宣德音克勤王事今余治粟海閩而子又寔來獲司擬乎情甚乎辭念別離之契闊每太息而歔欷曾不數日竟殞亡疾倉皇莫救憂焉如失子之耿介勇足以進德子之俊明才足以任劇故雖以十年之近居六卿之職生也人不以為過死也人皆以為惜嗚呼海天茫茫魂歸帝鄉招之不來我心永傷敬登于俎酒實于觴撫棺泣奠庶來享

祭御史虞舜谷文

嗚呼舜谷果止是耶汝德之粹圭璧無瑕汝質之良蘭惠方芷執矩矱以求方正引繩墨以糾偏邪年雖微而必謹志雖厲而辭也不曲以阿不矯以夸不諂以亟不暴以差左右執離責善益加汝既亡信予亦汝痛何山魂之曹猶近而大還之遊已遐嗚呼生也無愧死也有華子於舜谷抑又何嗟

祭姜奏差文

維至正二十年歲次庚子八月乙酉朔越二十有八日壬子戶部尚書貢某謹遣部屬某等以特羊酒饌致祭于奏差姜生維顯之柩曰子昔南來從者八人出則子先入則子生其分雖殊其情寔親乎相砥礪各勃爾能惟曹與姜亦予所任曹質而醇姜材而溫何曹生之計未幾而姜亦遽殞其身耶然曹死浮沉瘞無一金姜死三山喪無一文於是亦可見能慎其守以無負於期望之心矣嗚呼稜行不磨壽夭莫論閩山淛水道阻且深旅櫬之歸尚俟承平一奠之酹

長子忱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九

宛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　性編

碑

重修南鎮廟碑

會稽山在郡城東南十五里地氣磅礴而降翠峰巒蒼翠上出霄漢而天柱石湧卧龍諸山皆環列其下如臣妾之事大君罔不順伏愁稽周禮職方以爲揚州之鎮信矣隋開皇十四年始即山立祠唐天寶十載詔封永興公祭用南郊之日歷代遂著常祀國朝加號王爵以孟春之月遣使齋香幣祠一大牢守吏齋宿其三獻禮其崇報之典視昔有加焉獨廟無守者有司又少涖其地風雨變暴久而不免於摧敗傾壓矣至正四年春廬陵夏君日孜來爲尹以故事謁廟下顧瞻旁皇曰尚可緩乎亟詣郡白狀郡長貳咸是其議俾更新之於是邑人相率分事竭作去其朽蠹易以堅良既增既廓百度具興閱三月工師告成重門廣庭挾以脩廡暖殿開閣齋廬翼翼神庭寶館悉稱弘麗且命道士陳道盛守之盡覈故田奉祠事餘以給其食鼓鍾之聲鏗鏘四達齋心端誠朝夕惟

謹然后克稱朝廷敬恭明神之意而山嶽川后鬼物
衛從百怪之狀亦紛然森布流動於煙雲莽蒼中矣
竊嘗占者諸侯祭境内山川而天子巡行四嶽則柴
望秩不聞其祀鎮山也史傳雖稱泰皇東祀會稽而
未聞其廟祭也然則歷世失事弗絕何歟蓋山川能
出雲雨則法當報祀而其神明之會非假堂室象設
宜無以寓其仰眷歆欽之誠此南鎮之廟所以歷千
數百年而益盛也況世傳神禹之興朝諸侯於斯乎
嗚呼神人協和而宇宙化大行六沴不作百穀用登
東浙之上者其可殊所重輕哉然廟郡非縣境而山實

一郡之望山雖望於一郡而靈氣周流未嘗不上下
磅礴乎吳楚之域斗牛之墟也是役也固以見郡政
之本而夏君亦知所重輕矣因作迎送神詩二章俾
郡人歌以侑祀曰
神氣磅礴兮下廣漠鎮南服兮擁茲峯宮庭恤兮孔
碩松與栢兮蕭森神之施兮澤滂惠我民兮不訛以
受錫祀兮自天酒香兮孔蓋神發穆兮降升載雲霓
兮甚曾來集忽兮從如雨泱瀼兮千旦于發
湖之類兮山之陽神燕娛兮中堂歛參差兮拊鼓折
瓊蕤兮莫獻粢神將歸兮載翹龍雨服兮旗旖旎神

不留兮奈何我思之思兮約已野有稗稌兮隰有蒲荷
俾民樂康兮享嗬不罪作秩兮灌薦風雨兮崇阿

杭州路新建南嶽廟碑

南嶽衡山在荊州之野祝融之墟蓋五嶽之一也自
黃帝堯舜以來莫不崇祀而副以灊霍二山漢武南
巡以衡山遐遠迺江從祭其副微諸典禮班班可見
我國家混一天下歲時遣使代祠惟謹杭州北門外
故有衡山行宮地塽不治北年將吏有別建廟於太
平里以通禱以利神之從者屬廡窮棟飛檐間戶金
碧輝煌規制宏麗凡伐秋九月[illegible]相康里公過而見

之進父老曰東嶽在會境内所在猶廟祀不置況衡
山定奠我南服者乎然惟從之祀而象設未正非禮
也乃捐金命工中塑嶽帝參旁從六神兩廡繪山川
鬼物之狀甲馬仗衛出入之儀因其舊而更新之明
年正月告除佐蔵事于廟祼薦與府小大咸一靈風
肅然神若歆享因顧左右曰若是固足以稱神明之
居矣然不可不思所以經久者乃割錢磨發奉卿官
田六百畝命龍虎山道士祝升智掌其祠事仍以西
太乙宮眞人王用亨主領之未幾升智又買廟後民
地得六百餘步以增創之然後殊庭眞館邃宇連堂

莫不秩然並起矣既事執事者請紀其成竊惟淡武
悯其近以忘其遠即其剛而遺其尊易若廟貌之設
猶不失其本真哉况山川之氣無所不通神之周流
亦無往不在精誠感召如響斯應秩而祀之又何慊
焉乃作迎享送神之曲俾歌以侑祀曰
靈連蜷兮夫猶駕文豹兮赤虬不我即兮我心則憂
靈繽紛兮來下朱兩幡兮從如雨舞婆娑兮坎其擊
鼓潛鉦碟兮椒漿烝殽兮芳菲靈醉飽兮在堂靈之
去兮不我留湖水奔赴兮吳山秋翠回飆兮綢繆祛
予災兮遂予福靈將予以福兮於日祖歲復歲兮報祀

無已

杭州新城碑

至正十八年春平章爲太尉曰錢唐東南重鎮地當
衝要城郭不完其何以守太尉曰然茲實大役女其
白之丞相丞相謂天方界民將弗堪議久未決則又
曰丞相無憂也當有以處之遂循太尉請出粟二十
萬石以給興築命郡守謝節考輿志以稽故實度
地植表以正方位視民力上下田賦多寡授之丈尺
以均其徭發姑蘇吳興嘉興松江四郡及一州兩縣
四隅之民更相作息以丞其成猶慮夫趨事之或息

也則督郡將先築錢唐門並湖者數百丈爲之程勸
且督群有司曰凡今之爲非徒勞民且實也勞之將
以休其力費之將以衛其財諸君其勉旃之若且日
視其勤惰矣其自候潮門安自東青門則平江守周
仁治之自錢唐門安至豐豫門則吳興通守陸大本
判官張士俊治之餘杭則嘉興通守繆思恭治之艮
山北新清波則松江通守謝禮推官馬玉麟治之和
寧與錢湖則屬之海寧州仁和縣而總其役者省謝
節也令下之日風馳電驟小大奔走莫敢不共伐石
于山浮木于江舟輪轡轂千里相銜荷鍤擇杵萬堵

皆興曾不三月而功已告成凡用石之工一百六十
二萬木之工一十五萬圬之工一百八萬金之工二
萬役一千三百五十萬七石磚甓灰鐵木植麻枲之
數累鉅萬億而不可勝紀也城之周六萬四千二十
尺高三十尺崇視高加十尺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三
陶甓以自甃鋼以堅环磚甓罍峙立虹貫舊城包
山距河故南北長今則截鳳山於外絡市河於內故
東西廣而南輪適中爲門一十有二東曰候潮曰
新門曰崇新曰東青曰艮山西曰錢湖曰清波曰豐
豫曰錢唐南曰和寧北曰餘杭曰天宗曰北新上各

建飛樓四楹而外爲甕城門皆左右闢其餘艮山清
波各爲月城環旋出入互相爲蔽鑿石爲樞冶鐵爲
扃金鋪銅環啓閉有則縣以飛梁塹以重壕內凡二
百步設磴道以上下人馬外凡百餘步爲方臺以便
矢石其上則發號之亭遷卒之舍睥睨樓櫓連甍飛
跂翬不華其於是崇墉堅壁若天造地設神鬼變化
而形勢爲之一新矣經始於十九年七月十三日迄
功於是年十月某日乃諏吉日戊辰上馬監軍
司馬擐刀抽矢從以鼓吹登城合樂以大落之千夫
行酒萬牛共炙高管遊步飛旌耀日文學智謀之士

貔虎熊羆之將頭顱起坐更迭唱酬旋遶觀者盈城
溢郭罔不心懾目駭以驚異其儀觀之偉成功之速
也既事其賓僚將校相率請文以番顯刻固辭不獲
而其請益堅遂爲之記曰杭之爲郡左江海右湖山
內接京畿外控諸國潮汐晝夜一再往返風颿雨舶
驛息千里象犀珠玉之珍秔稻魚鹽之利富溢於廛
市而其俗又機巧多技能故五方之人咸集於此邑
屋繁華貨殖填委可謂庶且富矣其城創於隋楊素
者週迴三十六里奇廣於唐錢鏐氏者七十里方是
時五季迭起干戈相尋錢氏獨能保有茲土以國觀

宋及我天兵南下衆不避耕市不擾肆滌煦休養又
將百年故民生不識兵革而城郭益廢不治十數十
來遺時弗靖或遇小警則民心遑遑奔走駭散而守
者亦莫知攸措今平章乃能懲禍於既往防患於未
形僉謀獨斷以作斯城使國本以壯民生以寧立久
安常治之基無一日聚散之患所以贊襄丞相太尉
而翊戴王室者其功烈何如哉昔者南仲之事文
王則城朔方以息四夷之難仲山甫之事宣王則城
東方以弭諸侯之亂播之聲詩載諸簡冊千載而下
猶使人咏歎欣慕不能自已然則平章之與茲役也

其有見於南仲仲山甫之事其君者歟勒銘著勛其
可少乎詩曰
於赫皇元奄坤括乾作民父母聲教誕宣二祖九宗
垂統繼極聖帝嗣位克肖天德百年于茲文恬武嬉
萬國一家賊郭弗治八紘物盛蠹生不測海內騷然
小大失職皇帝曰咨洪駿東南僉謂康里協于帝心
汝作丞相于旬于理撫柔協和以對天子有嘉太尉
克綏我民時其相之平章弟昆仲也死節行錫廟食
季也秉鈞兼總省審聽茲錢唐左　右江提封千里
實爲大邦曰隋楊素載興版築五季之際保于武肅

來復休養生齒日繁仁漸義摩則惟我元盛極則否民亦卒止狂童噪突因郊多壘不有嚴城其何以寧廼究廼度廼經廼營廼召長吏廼集將校令出維行是則是効按圖審執 財鳩工師徒響應役夫景從荷鍤成雲揮杵如雨分程考工各立部伍樹幹林比聚贊山巍縣掬鋭石鬼運神移力作薨薨和聲許許並驅齊興千雉萬堞崇墉既起壯我雄藩鑿樞承鍵截鐵成關虎符魚鑰弌嚴啟閉動靜應時內外合制飛樓傑閣倚天絕雲丹碧焜燿五釆成文限以長壕防以連堞跨以飛梁洞闢闉闍舟航水塞車馬陸填

有貨之委商賈貿遷珠玉家犀南金大貝保任雕題蒲蕃畢萃既庶且富則教其民民曰忠孝敢不敬承忠以事君孝以事父允蹈斯言天錫爾祜若也無城民何所依今也城成按堵而居昔也我民朝警夕備今也我民戶不夜閉我有室家于以康之我有粟帛于以積之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伸為謳伊誰之力伊誰之力相臣世臣固我金湯以衛我人吳山蒼蒼海波不驚天子萬壽四方底平

建安忠義之碑

至正改元之十八年集賢 重念閩海道遠用兵日久民弗堪命詔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普化帖穆爾以便宜移鎮之公既涖事務循厥職明年淮寇陳友諒遣其偽將鄧克明等由建昌分三道犯閩又明年春三月陷延平及五月乙亥圍建寧時經略使伯顏不花在城中遂以總管阮德柔為參知政事調度諸軍都事余元善檢校趙琛治文書以佐之達魯花赤敏若帖木爾守隘劉同知陳子琦貫世賢推文善各率所部往來援戰仍與理問景福普寶萬戶劉八十朱建安鎮撫寬吉剌歹田成任李府獄丞祖睨因不花劉尕祖唐齡府判蘇答里麻周宗仁推官左

惟溫經歷徐興福清州同知蘇顯忠等分門捍守江西行樞密院副使明安與軍政元帥呂天澤司破石江西僉憲察伋揭汯江東僉憲余觀詢謀勉厲以獎士氣尋陞陳子琦為郎中貫堅瞎為理問莊文善為宣政院判官寬吉剌歹田成任為萬戶既而賊勢益張公急督牙將合諸縣兵援之秋七月丙子復延平戊寅建寧圍解又明年春三月鄧克明復遣渠帥胡廷瑞康泰大舉入寇三月庚申陷邵武五月辛未奄薄建寧城下當城西北立十數砦以鐵礮火箭雲車梯等晝夜攻突不少息城中食且盡公開之顧謂參

攻張蔭曰此剽寇也我當親往督師凡資糧舟楫之
在行者子共遠治之平章完者帖木兒左丞帖木烈
思奮然起曰公宰相節義不可行行在我等即日誓
諸將于庭禡旗纛鼓行以延平號令嚴肅道路所經
采秋如故賊聞官軍且至攻益急平章謂左丞曰賊
今深入建寧未可卒解汀州總管陳有定戰數有功
以爲參政任上流事則賊勢自分左丞曰善然非親
往不可秋八月壬辰左丞馳數十騎冒圍入城中城
中軍民呼號喜曰左丞來吾屬生矣時參政阮德柔
提總軍事且以其兵守平政門參政魏留家奴以其

兵守南門貢埜驢僉元帥以其兵守朝天門陳子琦
陞總管以其兵守臨江門申號令以嚴備禦者從實
花赤特古沙同知天保四萬戶如故而益以喚住董
桓也擴要衝以爲策援者右丞韋完者參政鄧敢冀
思木行樞密院判官賈把禿也近以舟師夾水南者
延平達魯花赤趙唐兀歹也留寓而籌策者仍二參
事更佐以江西經歷葛元喆也在告而分任其事者
郎中鄭潛達魯花赤敏若帖木兒也九月賊衆將辛
某復益兵來攻我去城不五十步連置營壘勢危甚
乙卯左丞率都事張貞王斌[illegible]問易理雅思及掾劉

等會諸將于官山新城議所以挫賊者於是阮參政
首出拱北門焚樓櫓山砦魏參政出南門夾水南砦
賈埜驢敗餘黨於姜角塘陳子琦黃天麒亦敗之於
萬安州獲牛羊馬驢甲冑鎧仗之屬不可勝計賊自
相蹂躪死者千餘人丙辰賈埜驢乘勝復建陽戊午
陳有定復邵武賊散走者鄉遮殺之餘悉度關以遁
于帝左丞既振旅還會府論諸將功公方第其賞賚
之等諸將咸曰去年建寧受圍六十四日大小三百
餘戰居民壯者執干戈老弱運磚瓦婦女治糧餉晝
夜目不交睫四面矢石雨下死傷枕藉雖重創且據

臂轉戰不已城賴以完今王圍又一百八日居民力
戰彌苦勇益倍倉庾竭則悉出家粟以給餉帑藏虛
則傾所有綃帛金寶珠珥以助費至於剝木皮苴草
本以待頃刻之命猶分食飲以食戰者雖童孺廢痹
亦乘城怒罵誓不與賊俱生建城幸不陷而我等得
以成功者皆吾民奮忠效義之所致也其敢私賞賚
而忘吾民耶公曰善哉既行賞乃命推司發廩捐四
千斛以遺民食仍命有司立石通衢題曰建安忠義
之碑爲八郡勸以師泰嘗丞之太史也具事始末來
徵刻文竊惟先王建邦設都必負谿山之險嚴壁壘

之制者所以禦强暴而防禍亂也然而高城深池卒不能勝一朝之變由民心之不固也是故教之智仁以育其德道之任卹以和其 之樹藝以厚其生薄其賦歛以休其力然後上下相親休戚相係君子弟之衛父兄設有患難雖使之赴湯蹈火猶且不懼又肯疾視其長上而不知救也耶比年積兵連禍所在吏民望風逋去連十數城無一能守者甚者反爲鄉導甘於臣僕又甚者驅其子弟攻其父兄天綱人紀於是搖矣獨建安之民能以孤城抗守連歲非其有所見者能之乎吁偉矣哉大忠義固不於人心而激昂奬勸則在上之人令相府不有其功而歸之諸將諸將不有其功而歸之於民民其有不效死者乎况建安實徽國文公講道之地鄉縣有祠閭里有塾而五劉之忠三蔡之學游胡真氏諸先生遺訓具在凡事上使衆之方尊君親上之道其父兄子弟聞之熟矣茲以數千之遺黎走十萬之强寇休風不烈卓然冠乎東南而光照海岳厥有由哉爲之詩曰

元德天廣帝敷日躋奄有萬國遂式九圍盛極釁生狂狡冥厤河變南北山近東西于淮于江流禍不已暨于閩邦吁吸蠢起鴟張角拒毒甚虺豕犯我疆場潰我國紀維爾建安城以完再至再敗卒莫我于我民繹繹我師桓桓各率爾力以御寇頑倉庚之竭民則我食爾藏之虛民則我給不令而趨不呼而集我戰我守靡日靡夕寇旣退矣賞齊斯論相曰女將將曰女民功成不有懿德是敦躬克讓遂有休聞天佑忠人服其義訓不貴身以張士氣屹山巖巖建水淵淵生旣復生死猶不死維學之正維道之降施於後來烝烝其從抑洪揚淬以激其風伊誰爲之徽國文公平章日都宜錫爾美敢錄以聞稽首北面天子聖明東南定矣刻石垂休臣有其勸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慶童公功德之碑

皇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承平百年民生熙熙不識兵革一旦禁起汝蔡毒流荊楚以及江浙皇帝重念政庭大藩非得威信重望之臣不可遂至正十二年秋詔遷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公重移鎮之冬十有二月公至視政其時江東之饒信徽廣德鉛山浙西之常湖建德悉陷於賊且急犯三關以窺省治公召僚佐將帥語曰皇帝以重地畀我等治方地萬餘里屬郡三十二今皆此忍時刻緩乎爾其即率所

部分兵以進其攻資糧有不供器械有不備凡往行有不給者其責在我紀律不嚴戰鬬不力慢期悞日以殄我師則罪其可辭於是大小震懾莫不用命所向克捷曾不踰時郡縣皆復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夫出其羸劣來招集俾安其業仍發粟賑之而後流亡之民遠近畢至矣省治燬蕩舍露處吏告經始公曰故址隘不足以稱大藩之觀宜更大之衆以役重為辭公曰吾方藉此以贍貧民矣爲不可是豈非才等所能知也遂伐石於山浮木於江分官董工鳩手趣作功既落成而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杭郡學刓敝

復葵會其所入不足取旁郡學院餘財益之規制宏敞視昔有加公率僚屬行舍菜禮彬彬揖讓在泮之士咸稱頌焉其他官寺傳舍樓觀之屬有關於政者罔不完治雄者大爾弘偉瑞重識者以爲如其人十四年冬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大舉南討一切軍資取具江浙穀粟芻薪稾秸之需弓矢刀劍戈矛甲冑之用動以萬計陸運川輸千里相屬役者督趣旁午公能推誠感物以商御須周旋上下曲盡其道是使民不告病官無廢事明年春寇則無錫盜起縱兵大掠進逼郡治斷驛道衆議以重兵臨之公曰亦宇

無知弄兵迫於有司故爾若能諭以大義彼自來歸衆聞之皆投戈解甲訴爲良民又明年秋義兵元帥方家奴鈞結同黨相煽爲惡出入擁兵驟突白晝殺人掠財物無顧忌公白丞相康里公麾左右斬其首以徇杭民大悅初公至杭承兵亂之後有司乘間爲市舉斂薄給公私兼耗公選於衆分詣爲郡收其贏除得粟數十萬石公節縮用出入尤謹非當於事一毫不妄予人故費雖鉅而應濟之入方物之貢未嘗後也設有市於民必使視其高下而平其直吏亦不得並緣爲姦人皆樂輸之又明年出鎮海寧海寧東

距杭百里地瀕海磽瘠其民散處荒落間終歲力耕猶不足以自給公惻然念之戒上下不得擾部伍輒入人家雖左右僕御人亦鮮識其面居二年如始至既去人益懷之公在政七年朝廷歲遣使錫賚不絕平居勤儉出天性祁寒盛暑晨出莫歸一日不敢自逸身爲將相而自處若寒畯一遇賓客則盡歡乃已祿賜外家無藏財清苦之操老而益勵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聞其風者無不稱歎與人交恂恂自將至臨事毅然有斷雖賁育不可奪嗚呼可謂得大臣之體者矣公康里氏字明德祖父明里帖木兒贈推閣公

父斡羅思光祿大夫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贈益國公
公丞以勳臣世家之胄遇知仁廟給事內廷後長宿
衛擢授中奉大夫大宗正府掌判三遷至資善大夫
上都留守出為淮東廉訪使入為工部尚書拜河南
行省參政左丞進資德大夫甘肅行省右丞遷山東
廉訪使改樞密副使陞同知除侍御史陞中丞領侍
儀司事兩陞皆特命也進榮祿大夫江西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大司農卿復留守上都提調虎賁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司加光祿大夫平章行省遼陽遂來江
浙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未行改平章行省淮南未行

選任江浙加銀青榮祿大夫踰年改福建行省平章
未行天子念公久勞于外且南臺按治四省為尤重
特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賜上尊御衣以
寵異之實十八年秋九月也公既去之五月杭大夫
士及其庶民父老日造丞相府俯伏頓首請曰吾儕
小人得不即死以至于今日者丞相與平章力也丞
相幸哀憐我而平章已去省吾民獨能已於思乎將
圖刻於金石樹之省門之外以昭示無窮用敢冒昧
以請丞相以屬師泰師泰不敢以固陋辭述焉之銘
曰

維帝作極維臣其命維嶽降賢俾翊元聖龍驤虎躍
來風與雲統一萬國坤寧乾清有偉康里世著茂蹟
帶礪河山子孫奕奕祖也益國錫爵上公父也繼美
遹駿大功紀績有子克承克似遇知仁皇入備宿衛
能以恭謹出入禁闥帝曰女衆女其長之女賢女才
可判宗正我選女留我京女尹出則司憲入則考工
克衛女獄令開日隆河南西京既參既丞樞機有密
式副綸言執法之司儀表中外玉帶袞衣歷踐台位
作鎮江浙新列于兵疇其鎮之命曰公能往帝曰俞
女其往治衛以虎賁錫之弓矢公騎如雲公來自東

晉將出師誅止其逆且附且降我疆我理宥詰撫殘
其來如子粟施於原其患則均物取於市其賈則平
內節財用外蘇民力祁寒盛暑朝出莫入民庶安矣
我心則寧乃構公堂乃經乃營公堂既成孔廟有翼
敷政設教廷劾是則王師大舉其會如林俾億百萬
悉資米南漕粟飛芻千里相屬指顧有方饋餉用足
彼蚩者氓梗于睢陵惟德之綏不煩以兵彼狂者猘
于杭之里德不可衰梟首以示公馬騤騤出鎮海寧
公來我時海波不驚公胡遽行賁長南紀公不我留
我將不已昔也虎獲我掠我戕今也甫安與我疾傷

昔也黎貧我服我剥今也俯安去我毒螫我飢公哺
我寒公衣撫我卵我我胡不思天錫我公彌壽遐福
以莫不服以受百祿公曰豈敢天子聖仁惟天子萬
壽以福我後人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德政碑

至正十六年冬皇帝興念江浙用兵之久既遣大臣
出鎮之猶慮司風紀者不能深諭上意乃以江浙行
省左丞丑的公爲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時官屬
頃之民力凋耗公私大困公視事慨然嘆曰天子委
平則舉奸去邪職也今日之事其在安輯而撫之乃

孚綱維申令典務存大體以清治化屬行臺移置會
稽公需之物吏白下有司治公曰有司即擾民矣遂
出公帑市于民悉當其直民甚便之杭之三關曰昱
嶺獨松千秋控扼宣歙諸郡公首議增脩營壘嚴兵
守禦賊屢犯輒敗去頼以無虞軍士有暴横者短衣
露刃白晝剽行市中殺人而奪之金有司莫禁聞公
來皆避逃去且相戒曰監司大人不可犯也異時軍
民雜處濟亂無別甚者遂私其室公簿其部於北關
門外夾河築五壘徙居之亂以已抗故無城保結之
法久而益懈公更令尹大者長萬夫次千夫又次百

夫立部五別旗幟上下相維視它郡縣爲嚴整郡縣
屬兵役吏並緣爲姦公取其尤無良者懲之餘皆重
於犯法司税者多結市井無頼于分布遠近以漁獵
商人令悉禁止物價遂平會吏歲當更行司輒視貧
[illegible][illegible]三取公廉知其弊父老奉香擁拜道上曰此細
故曰幸循意爲吾儕小人有所頼矣西湖書院在憲
治之西尊經閣歲久益壞公出私廩白粳二百石大
興脩之丹漆粲然煥然一新識者固知其深有得於
治本矣三具之使來輸忠款丞相議遣官往報棨未
决公獨力贊其成治今民受賜焉十七年秋上聞而

嘉之擢行省右丞賜上尊金幣慰勞甚厚臺臣奏以
治狀聞監憲如勑按太史周鍊所著武功錄公以浙
東元帥董師江東克復三路二州一十三縣全活士
數萬人所至撫摩煦嘔民爭歸之及其還鎮于郡也
置備城田以絶横斂復赤稅蠲以便輸納增鄉飲田
以教禮讓凡可爲斯民計者無不深思而致力焉及
今監憲又能維持綱紀周旋上下以康濟時艱非其
寛仁雅量包涵容蓄無施不可安能使人翕然嚮化
若是哉公字子元號春野蒙古氏曾祖脅于山奉師
中山王祖德里山河南行省右丞父萬僧江浙行省

平章公由近侍拜南臺監察御史歷四道廉訪使翰
林侍講學士累官榮祿大夫今爲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銘曰
昔我世皇旣定四方分命百司乃紀乃綱大江以南
臺爲十道十道之長維賢允蹈惟兹西浙實爲大藩
地廣物夥民庶事繁我公之來屬時孔棘恪存大體
用作民則短衣朱抹白晝掠金片言之出强暴革心
奸吏舞文戕我善類罰止其尤罔敢或肆三關領額
控扼東西逋寇高壘賊莫敢窺什伍其民互相保結
以戒不虞以安舊業關征有度商賈乃來苛摩弊除

吏民畏懷乃新學宮以振教鐸重門廣庭窮堂傑閣
公旣戾止玉節纓衣來游來觀是式是儀是式是儀
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克備厥職皇帝曰都使往南國
文錦上尊式彰有德合兼南踐憲命復臨予非女私
寔民之心公拜稽首曷敢不欽天子萬壽以宣德音
重建清平山西天元興寺碑
杭之吳山西南行數百步其勢委而復起曰清平山
右旋而東浮圖君焉曰西天寺延祐丙辰歲贈太師
中書右丞相和寧忠獻王脫脫始來江浙爲丞相時
甞西天高達摩實理板的達師駐錫兹山王見而異
之曰此佛祖上乘人也涉流沙萬里東來而適與吾
遇非夙緣乎乃厚出金帛施之俾拓地創業建大招
提且爲脩息之所越二年王還朝師居山中益久一
日謂其徒曰吾歸西天矣遂拂袖去莫知所之後有
見之葱嶺間者時已百餘歲矣至正乙未天子以江
浙用兵之久民力凋弊思得重臣治之遂以王季子
中書平章達識帖木爾階金紫光祿爲左丞相兆招
降討逆賞功罰罪一切許以便宜者數年政大脩舉
一間而兩浙之遺使錫勞加儀同三司因感嘆曰此皆
先王之教非臣之能也其將何以報國家之恩寵而

慰安先王哉問以暇日登覽湖山訪求遺事則寺廢
已久獨有碑存榛莽間王之名識具在徘徊瞻望愓
然興懷乃出錫金規復舊制工師效能民吏協勸曾
不踰月而殿室邃宇廣殿重門藏經之室鐘鼓之樓
香積之厨栖禪之館罔不畢具繚以周垣聳以文石
朱楹雕題寶幢珠幡佛菩薩天人之象香花燈燭之
供鐘魚鐃鼓之音鑾鈴炳耀視昔益加盛焉乃更題
山曰清平寺曰西天元興又於殿左創屋四楹奉祠
先王割田以供祀事餘以飯其僧凡所以盡心圖報
者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王康里氏幼侍武皇歷登

華要知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以至今相封王其中
于帖木兒塔失中書左丞相贈太師冀寧文忠王皆
以盛德大業垂勳竹帛王之在江浙也嘗浚河以濟
舟楫出粟米以賑貧民去今二十年深仁厚澤藹然
猶洽於民心今丞相復能以宏材大度康濟時艱使
朝廷無南顧之憂黎庶有樂生之望豐功偉績光照
前烈茲寺之興豈獨致嚴追遠以示其孝思而已哉
庶將藉燈錫類為人臣效忠之勸僧師余不敏其尚
以文墨論議贊佐下僚用敢備錄其始末而為之贊
曰

大邦維杭左湖右江吳山中起倂峰來降清平之陽
乃興有寺誰其作之上乘呂氏高僧達摩來于西天
雄偉博大神光燁然下既見其王心則喜崇堂傑閣
斯實剏始燹毀之歸胡大從飛王亦遁去樂極于西
王有賢嗣出入將相來殿南服為國屏障乃登茲山
衷回顧瞻梵宇再新王祠孔嚴丹楹金題寶幢珠絡
神象磊磊天龍蹋跜鬼怪侍魔舞鬼歌雨花風枝
散亂交加精神感通用錫繁祉人謂不曰忠獻有子
忠獻有子克繼克似遠父之位行父之志維父于濟
美以輔我家邦以欽于世世

四明慈濟寺碑

慈濟寺在明城之東鄞江之上故泉州德化縣尹趙
侯秀為乾符觀主太虛容法師創建者也侯邦人往
宋為監舶官入國朝嘗使暹人以其王來朝嘗涉海
時風猛濤怒舟幾覆侯於怳惚中若有見觀音大士
者因得無害歸而圖所以報稱焉聞容公東南碩匠
遂往謀之師曰明之山東王几峰為阿育王舍利之
藏又東補陀洛伽山為觀音示現之地朝廷歲遣使
禮祠兩山而王公僧俗川浮陸走以禱以祈者常肩
摩而踵接侯果能即其地之衝創寺以為延接之所

則報稱無論此者侯曰信然非師不可迺買地度材用
創茲寺前建大殿後闢方丈三門兩廡丹綠輝映而
正觀之堂栖禪之室庖湢庫庾亦莫不次第興舉矣
至大二年上之朝始被今額賜璽書加護仍號師為
妙慈行真辯圓悟法師俾其徒甲乙為之主於是四
方禮祠兩山者有所歸焉初寺之興也地瘠鹵食
飲苦之一日行寺之東偏曰此宜有伏流遂其地鑿
之果得泉甘美雖大旱不竭他日又將即泉之北創
歸寂之塔眾謂泉南大偉能出光怪毘人方神之懼
與作有犯師笑曰吾已示之矣其夕天重雲外灿人

泊舟樹下袌老人求詩謝去明年師壽七十召其徒
法言可貴曰我佛世尊敎從悶中入流亡所遂得空
滅我何以即解脫乎復就可貴于曰女父儒者生女
時袌兩老禪至老禪宗門魁碩也女今爲我弟子豈
偶然哉凡我所未了者其在女乎言已趺坐而逝衆
既奉師全身歸諸泉北之塔而傳其業於言焉十
年賴以不墜及貴繼之焦心勞思務承師志澗碩謂
其徒曰昔者寺址甚隘晦不踰七今以衆檀那力已
倍之矣昔者田入之數僅二百畝而象山奉田又輒
壞於水今幸成隄亦已倍之矣獨莊嚴象設未備桃

花渡新庵欲創而未能共何以卒吾業廣吾施乎未
幾有弟子普光者歸自江淮得設色雕塑之藝延郡
大殿立觀世音大士象塗以黃金絡以衆寶旛幢華
蓋亦既完好會宣慰使李公允中完者篤公來視政
首謁茲山曰吾聞貴上人將創庵海濱以廣延接此
其人行甚高宜有以助之迺相率捐金力得其成且
名其庵普濟然後規制恢拓棟宇弘麗鐘魚鐃鈸之
音香花燈燭之供與東南諸大招提頡頏上下而其
所謂發菩提心入三摩地者邦人士益知所從矣至
正戊戌冬予以分部董清閩廣使過鄮東北宿寺之

方丈上人款予甚厚將別執青一卷若有所請而不
言問之則狀其寺之始末以求記於予也予既序次
其事而復爲之歎曰揚侯以孤身遠涉能致邇臣之
朝察公以碩德峻行能起揚侯之敬而言也貴也又
能即空捐有以獲殊勝上爲天子祝釐下爲民庶錫
福使愈久而愈大亦何其教之盛而信之篤耶予於
是重有感矣銘曰

大海渤潏蛟龍窟穴狂風鼓之顛倒日月揚侯使還
推檣折艦被髮一呼風平浪恬惟大悲力是名普濟
圓通出現有難斯脫歸謁容公慈濟作宮白衣金色

鄮江之東王侯士民其來什伯天子曰都錫爾令額
有隆其棟有覺其楹寶幢珠蓋鐘鼓鏗鏘曰言曰貴
惟容之繼且報且祈廣濟慈濟慈我之宮濟我之航
以二者心普施十方補袒洛伽玉几阿育神光只尺
即我身壽即我身壽末祐南服末祐南服爲天子祝
何千萬年無量壽福

重修定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

距慈溪縣四十五里鳴鶴山之陽棄驄峰之東有寺
曰定水教忠報德禪寺左山右湖奇勝爲一縣之冠
青松夾道綠竹沿澗逶迤曲折行十餘里乃至山門

始建于唐乾元間相傳爲大梅常禪師開化之地有泉出山東麓甘冽盛夏不竭汲之飲雖久不腐故名清泉其所藏大藏經乃唐人書吏部侍郎京兆韓耔材爲之記歲久寺壞宋嘉熙間太師越國公袁韶遂大新之奏賜今額蓋實兼源禪師所普度也我朝至元甲午東州永禪師來更創大殿去今六十餘年又復傾圮其它基宇堂室亦廢焉若不可居居之耆宿與大夫士皆曰此非有大作爲不足以成此十七年春見心復禪師應選定來師悉慈而任事辯博而識微既至顧瞻彷徨未依勤悴將圖興作會東南兵動

征徭繁興寺之力益困一日陞堂白于衆曰吾徒逸居安食惟佛是依今雖財力殫竭獨無一人與我共圖之乎寺有耆舊仁英捐錢五千緡爲之倡未幾施者踵至曾不踰年大殿告成又有僧大用勸集衆力於殿壁後塑觀音及諸天龍鬼神之象金碧塗堊五彩輝映而鐘樓經藏三門兩廡庖湢庫庾以次完葺比其寶幢孔蓋寶函珠笈羽葆華燈珊瑚瑪瑙一切供養之具靡不畢備寺舊有兩大桂茂其來庭陰蔽公住山日嘗製其花爲香以遺緘齋楊公亦答以五詩有天香來月窟之句師因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

正月八日其徒宗元等既塔于城南雲峰又二年戶部尚書貢師泰以秘書卿召過浙水之東其弟子天寧惠禪師天童良禪師相率謁予於舍館執進士翊友所爲狀請銘乃銘　其狀曰師諱明敎字舜田族張氏州之黃岩人初母周嘗事佛好施予出見儀爽者衲領齋所之當娠時屢異僧入室乃生師師幼潁悟日記千餘言於浮圖書一過目輒意解年十七辭父母出家師之不可遂往依居三學寺禮宜山某和尚落髮受具既而聞天童坦禪師倡道東南即謁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往其意云何

師應聲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機鋒敏捷宗門令器也自是遍參碩師閱人若古林茂公笠泉道公東州永公元叟端公東嶼海公尤器重之時日泳沫禪師居天寧請師掌三藏相與激揚宗旨聲譽藉甚會儒者遂安法席久虛衆推師主之已而三學諸宿曰此吾師受經地其可使爲它山亟乎遂力挽以歸泰定初行宣政院於江浙丞相脫歡公寔領院事乃徵師住天台之平惠寺至順三年移主僊居紫籜山廣度寺至元六年宣政院使納麟高公選住處之逕山尋隱爲山師方登高臨深超然自得而丞相

別怯里不花公領院事復挹師至天寧師辭不獲乃笑曰出遊隨緣爾遂行先是寺燬于火師至升堂集衆揚聲曰吾徒赤手尚能有所建立况茲寺力猶可爲乎於是衆志堅一施財以貲經始曾不踰年而寶殿寮堂重門脩廡與凡樓閣庫藏之類靡不雄偉壯麗內外秩然既事會南行臺侍御史左公江浙行省左丞帖木公以使過台見而偉之爲請于朝錫師金襴袈裟加今號久之平章燕帖古公同知樞密院事貫德公參政正本公分省院于浙東咸崇信其道爲作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象嚴飾金砂衆寶羅絡光

彩照耀一從舊觀藹然爲東南諸刹之冠矣一日召其徒曰世尊臨終示衆有言女等當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其爲我了徹斯言哉語已復請謝別怯里公公至師曰老僧去矣佛法付國王大臣爲之外護不可也敢以從事爲屬明日沐浴更衣淨髮跏趺而化時天大雪草木縞素學徒悲號衆動林谷爲之日以及民士罔不來會天日澄明道無浮塵既窆大而隨注衆嗟異之始師家居之南有巨樟踈挺霄漢蜀僧過而指之曰茲樹西傾當有悟道法者出矣及生時樹果西偃師相貌雄偉方喻辯博恢擴真詮開覺迷罔後學烝烝來從如渴得飲凡度弟子若干人得其法者曰鼓曰惑曰常曰正曰嶽曰恩曰保曰邱曰圭曰大曰空曰慧角立名刹咸能踣道闡澤積有聲師喜爲詩文雖片言隻字亦出人意表嘗即巾峰下闢軒以居自號聽松主人每朝夕煮茶汲溪引鶴起舞顧影蹁躚翛然自得外慮不入于心也去年秋鶴斃賦詩埋之詞極悽婉聞者悲之不踰年而師亦厭世矣嗚呼師生赤城黃岩之野赫然名動乎東南生能致縉紳于朝廷死能使公卿貴人奔走赴贈非其中行高識有以異於人者其何以

致是哉銘曰

竺乾之學禪爲宗有握其耳斯覺雄并包萬有混一空六識皆寂象缺融會師揮發揚宗風三乘朝氣當機鋒即真破妄明扶衆度爵弟子道彌崇出其緒餘著事功飛甍崇構連甍窮城霞海日光幢幡菩薩羅漢諸天龍黃金作相巍當中襴袍錫玩黃帕封奔走土庶須王公譽聲流布雁以鴻時今化矣超玄蹤靈塔東開台雲峰勒銘貞石垂無窮

頁經部玩齋集卷之九終

宛陵貢師泰著
會稽沈　性編

墓誌銘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輝字文大本大原人世以武功顯曾大父宏祖襲爵爲金山西四路都萬戸國家既平河東詔徙太原十大家于河南始爲汴人大父祐峻直不阿給剌洪劉侯皆請叅謀其軍事每指論條畫因此山西將家子不可犯也世祖皇帝在潘邸以南征還過汴因

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父汝用讀書通周易嘗遇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决意不仕自號夷門老人以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內鄉縣尹配薛氏孔氏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重六歳父喪能哭泣擗踴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君獨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棗林之南莊且日執其兄文振與姊婿陳子中學焉父而家益貧念無以爲養因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毅然諸生進退悉就規知時人已謂夷門有子矣河南廉訪司聞之交辟爲吏適廉西撤先至君曰此必有知我者遂就辟會

中使至宣詔百官班拜聽讀畢復出帝師旨令具如儀君曰此人臣事主上禮不可使者怫然怒去人皆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宣臣嘉之遣酒饌慰勞部使者部使者首舉酒酹君曰微文大幾辱我君皆以遊事馳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少許可一見特稱異之未幾轉湖南宣慰司令史役調廣西賊犯臨桂義寧從副元帥吉刺實思出師討捕審察形勢綜理兵政大捷以還因上書征徭事宜一編上之明年賊復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衆益賢君才辟掾湖廣行中書省尋掾江南行御史臺及格

除文林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君至則東西道涂七十餘里橋梁數十皆命使完整夷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於族宗僧善能以侵猾朘於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君一旦決之由是他縣獄有疑郡輒移君鞫山陰陳奇二私甚事毆殺其幼子以誣官兵嵊縣屠禮二妻爲外家誘賣而匿於富人新昌夏子興思罪自毒誣有司掠死案牘叢錯歲久無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泰不華來守越旨正經界請君計事君曰寬容慎審民必輸情而姦實屛息苟恭人懼罪而生姦守大喜曰

得之矣遂以州委君君領檄即出宿官廨聲牟者打文書環左右常千餘人日唯一起君太夫人環坐夜分猶報朱墨務勿不絕放筆號呼神氣髮鬢付既代二年而後成為田五十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界盈尺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三千有奇畫之為流水冊次之為魚鱗圖類之為挨率鋪第其高下而差徵之謂之鼠尾冊文總凡六千二百五十號名引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嗨姑戶從迷而得復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罔而自訟者七十餘家網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廉訪使某公用其法

頒之屬郡於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須劉侯不絕口矣始君之承命於守也貧民大悅富者戚戚不樂覬罷其事君上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待聽命於神乃移植小柏于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於柏棠梓占之厥時亢旱而柏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棠遂名其堂為瑞柏學士大夫多詠歌以頌美之行省行御史臺為君才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強輕於犯法所謂三甲五甲者再提為罪尤號難治歲輸粟三十萬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田[illegible]

重租耗民多附借中產之家戊一富徑即破蕩無幾姦吏乘之役游大姓若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極也因出鹽田呂氏鄉約躬望率父老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揖拜彬彬禮讓俗樂生自愛文相勸底寘達君令而君亦知其民之可使也迺令曰議其力而定其後之下上勅役田四十八萬餘畝後逸其半不數月悉役其籍且長人高貲二鄉上宜立務而使輸秔稻民甚苦焉前丞御某力言之雖不改科而江浙財賦猶徵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前而向之所謂重困吾民者亦會得免於是民始無愁苦嗟嘆之

聲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篇常平義倉斂散之宜舍館津梁斥候之治有燕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之當為者莫不盡心而勠力焉君歲餘有太夫人之喪號慟幾絕縣人為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獷被罪者亦拜哭來祭却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為良民今見拒甚是終絕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扣頭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過道梗不果邦人上遂相率入錢買地得葬于千山壽安寺之東岡復祠君象於薦浜之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戶部主事不赴御史臺以江淮丞赴臼遣使請君問討亦不赴終喪

攻知州無爲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曰我
侯疫來矣老幼扶携絶江迎謁者相屬于道既視事
得末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致
牒致其仕將歸依太夫人之葬廬州八士流涕持不
可遏句病革且顧循喟日曰吾志未嘗不在餘姚今
若此吾其負吾民矣言訖奄然而逝實正十二年九
月二十有四日也享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六日
附于太夫人葬左娶汜水陳氏封宜人有淑德子二
人長復民將學作文亦次天民次靖民皆倚謐善學
女三人長適衢州路江山縣尹濟南魏邦凱次適湖

北庭訪司肖吏許州左丞潤次適燕人孫鎮南淮轉
運鹽使司副使守蕭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而有
客造謁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尺寸之度
少服郎屏居燕坐意度深遠莫窺其際每語學者曰
朱子小學一書然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
序而進不爾雖誦萬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
教化民諄諄然曉諭不施鞭扑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
具門姓名門外開皆至如期與同列論政不直聲相
容力爭如從事已則輒和好不復見於胷肉然間
出在官嘗開太夫人無恙外未嘗及家事嗚呼君歷

掾曹君不爲不遇所至公卿大臣爭相推挽御史部
使者貴爲累數十人不爲無相知者然卒不能盡君
之用以及君之才使困頓州縣陸沈下僚以死獨非
命哉昔翁宗之子爾輿理官其年與君同事及按文
江浙明君職史事故相好焉予比家其中又得太常
博士虎君來所撰餘姚經界圖記翰林應奉張君翥
上海經故記讀之知君行事為甚信因復民之請銘
用不辭銘曰
墨谷映秩何頹也魁舉卓舉州下僚也衆皆踴躍
獨應庸也制忠砥孝王化摽也規仁矩義化旋焱也

往者作則來者效也庶用弗張附孔昭也爾裔其蕃
裔之紹也琢石刻文示不惟也

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潘猶中彝誌銘

華亭潘叔寬問甥其孫立本泣拜請曰洪止一子世
英爲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不幸死於盜此其孫也
先生辱甥之銘則世英爲不死矣余卿使過吳聞吳
人多稱聖實翁靖齋有隱德又數見其敬詩及是乃
知望雲爲叔寬遂不復辭按狀君字國山別號敏姆
從侍父側聞人議論慨然意少長益力學聞尤喜讀
史或遇悖逆不平則切齒怒罵如身當其時叔寬治

家叢雖一子顏色不少借君亦朝夕應接無子弟過
或勸爲吏曰吏治文苛刻深不可爲儒官則又曰有
師道焉非吾職也久之始用御史爲薦牒至閩南會
畢方用副使伯顏令賦喜雨詩操筆立就僉憲馬本
初聞之亦試以鏡中梅花詞意清婉尤稱賞之遂得
補用君居日是後雖微將命往來庶可行吾志乎閩
去大府遠驛傳尤苦使者恣橫食飲猶欲吏必慊所
需乃去君獨往來　無所取他日中使至驛驛吏具
白故獨無君名府中咸稱之故凡有遣必先君汀窓
林爾斷官道鹺鹽場編戶齊民君悉釋其法獄役業

者一千三十戶興化賊陳君信瓶僭游剷結洞獠大
掠遂陷城邑帥府分遣經歷高本道督捕選君從行
約官軍以斬首差次論首級有幾乎民以爲功者君
力爭曰賊強民脅從非本心也且多殺徒取賊心
請往諭之尚君問從兵當用幾何君曰吾行布宣天
子威命在德不在力也即單騎直抵賊壘反覆懇諭
皆感泣縛其渠魁以降復業者　千五百戶父老鄉
天錫儒生洪希文等衆上書請留爲令莆田縣民童
安亦以君行境無擾請如僊游郡監佐爭請大府留
狀留贊郡事帥府錄其功上之中書省憲府錄其實

上御史臺且移浙東僉憲王公復驗事既覈白久皆
不報或謂功多賞後無以示激勸君曰小臣盡職人
不知罔當矜江淮賊起分兵守關君實當之左丞老
老鎮江東遣使趣關上兵使者露刃引手以威脅君
君曰吾受命守關兵一轉足則關危矣且軍中知有
元帥不知左丞檄也使者厲聲曰汝不畏死耶君
張頸引頸曰誠不畏頸可與兵不可與使者還白左
丞嘆異久之海寇作諸郡分募海舟艤化戶君多君
比行吏前縱衆家臣編隸海舟悉以小漁船應命君
立責使者賞餌大艤　乃戢餘孽免放衆者有木

議者慮爲寇利遣軍將塞之商船貪於私稅奸黨阻
和咸言不便且啗賂君求免君曰木門寨誠非君等
利不塞寇由此入焚室廬掠婦女寶貨君等獨得安
乎門塞衆果無虞胡兵戍泉者以糧絕攻變郡吏奔
被賊辱望見君曰潘奏差在僊游當善遇我不汝害
也城細川吏私官錢賺取人婁石莫敢誰何君行誘
賊兄不剋柴氏者同吏具狀寡以石歸之民益咸悅
君行事寬刑大率類此福寧州盜寇未平復至同安
寨兵航海會擒有報安溪賊已咋孫境君益治兵
希爲勤後五日賊突入縣廨君坐不起手刃罵賊不

絕曰遂過害至正甲午六月三日也年三十三後若干月以其遺歸祔于千山里雲莖先基之側娶瞿氏先十年卒再娶王氏子一人即立本瞿出也端謹善學克世其家余聞爵不稱德者其後必大若其不在茲乎銘曰

死也猶君生也爲親死安於生寧殺其身嗚呼小臣而克成仁碁祠遹新昭茲刻文

義士周光遠墓誌銘

周君諱顯字光遠世居華亭之千山曾祖梓祖恕父文仲皆不仕君少負奇氣美風度涉獵經史閒喜神

僊道士之學遊龍虎山禮天師因給事其府久之慨然曰吾以孤身遠去父母將誰養乎遂謝歸踰年而丁父憂哀毀骨立葬祭有禮三年不與燕樂鄉里咸稱周氏有子矣君既終喪益自樹立養母孫氏尤謹君所居里歲輸官租四萬石其民困於重斂前多負逋慢期君具爲約遂無敢後者縣令柴君請府白事張侯所問曰汝何以使民皆信從耶令曰此縣民周光遠教我也會大水侯思吏能署之狀無所徵驗密語君且報盡得虛實部使者復被信侯遂置之其秋民大飢君盡出積粟賑其鄉人弄殺千八法當補官宛辭不就兩浙鹽運司更定各場鹽戶運使張士贍至府聞君名召至幕下與計事若次下上無不合意運使而歸遣平章闊經理江浙田土令行急趣使者來召諸有田家前庭下嚴氣臨之人人皆駭懼失色莫敢仰視君徐進曰明公不欺義敢欺公愿少假辭色使得自盡則民信用無不實矣使者雖悍暴亦時首頷者不已江南創行追銀法省檄巳下府君謂銀非土產一受命則民困極矣率父老擁使者忘拜使者感動為行都府會議罷而止朝廷賜銅爲佛像府將分付吏並緣爲奸君復率市民力爭之亦得免

吳松江故道塞水溢諸郡部所司開浚御史臺分官督視以事託君素知君才請問方畧君取方尺紙爲圖指畫形勢甚悉畢事御史舉酒勞曰是役也爾與有力焉先是府監守性褊急不聞少忤即推案上馬去會宣撫使行郡有奸民投間各爲詒狀訴二侯受賄不法事下嘉興守杜侯覆治君曰父母有過子當幾諫今侯以善政不合使姦民迎合誣詆而吾徒坐視不顧設不幸中計奈何遂趍二侯備諭所以皆感悟稱付責抑好如初杜侯臨之亦抵所民罪君平居知無能者及問我則奮不顧事長好衡恂推讓第昌

先君十三年卒撫其孤如己子交朋友接姻族御奴
隸內外各愜其意鄉里子弟有失學者則聘名師教
之故人皆彬彬興於禮讓或有小過更相勸曰聞君
聞之將無不我直乎於是義聲日起而上下翕然稱
譽不絕口矣君嘗以捕蝗跣涉得軟脚病往往而劇
泰定二年十二月廿一日竟以是疾卒享年四十八
明年某月日葬于所居山之北雞娶同郡岳氏有淑
德子二人壎墺皆績學踐行克世其家孫二人同生
德生道生至正甲午余以使過吳會時君卒已廿九
年而壎先亦四年矣墺走謁泣拜以御史上澤狀請

銘迺畧其文而銘之曰
聞義而勇不謀於人好仁而公不私其身江流既清
余田既均悍悍匹夫與有令聞孰食其報在子與孫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
寧徙居華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意
與群兒嬉戲常莊坐如成人既冠益勇於學日取論
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禮記各誦數百過遇有疑輒從
先生長者質問辯析必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
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飢渴君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
終日欵洽未嘗有違禮故居家庭接賓友處鄉黨
週姻族無大小疏戚皆畏而愛之里中事有不直悉
詣君取決君出片言折之亡不各當其意間有歉於
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君家
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者傾所與無吝色君嘗謂
士不通經不足為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循
有禮節君性雅澹嗜閒靜晚益治園於居之西鑿池
壘石築堂其上曰時春樓亭左右周以花竹風晨月
夕則巾車盡觴飲酒賦詩或緩歌長吟或投壺彈棊
解衣岸幘諧笑終日仰天長吁人莫窺其際也至正

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起居如平時十二月五日
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與君等別矣遂翛然
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長巫次麟次文
驥女二人孫男一人回孫以是月廿四日辛酉葬于
白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狀來
請銘銘曰
紫陽若蒼道久彌光葉大枝蕃散于四方華亭之裔
適當四世潛德弗耀蔚有奇氣如彼瓊琚弗琢弗琭
如彼椅桐弗徽弗張天賦之秀宜畀之享誰嗇其祥
復禠其壽子孫詵詵戩穀爾孫式穀有徵視此刻文

貞素先生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月己酉葬于衛竹鄉千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系行實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其孫於莵請師泰游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按狀先生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諱霧者在唐中葉自閩之崔黃山徙居溫之許峰後而爲神有禦厲捍患之功祀久不絕其族益蕃衍若大肅公叔遠丈恭公幽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孫景衡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衡生某某生從龍從事郎監行在省倉從龍生潤之承信郎幹辦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生於戊戌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蚤孤鞠於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悟善議事至元甲午部遣中書左丞某公鑒吳淞江先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塡閼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己亥丁母艱哀毀盡禮服除以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與之交章碑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門撫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徼擬求官者比耶即

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左右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常清淨曰霍盤曰孝堂曰古齊蓋知足翹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放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即慨歌江左諸賢詩詞或放筆爲圖畫擬揚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內獲爲交平居於姻族鄉黨賙恤惟恐後尤篤於友義若又玄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若古生則飲食之死則爲治喪葬問不曲盡其情焉學者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歸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爲之序先生外和內剛享壽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猶杖屨閒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欣欣有喜色牟公成甫嘗稱其志尚清素有可爲子長之風侍書學士虞公記孝堂亦謂其尚氣義樂閒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河內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卒子南永郴州路馬平縣都轉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海瞿天祐早卒繼室以季女次適嘉定商伯顏次適常德路達魯花赤火魯忽歹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孫男三人長駒虞早世次於莵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曰

娛舒之封氏別爲宗曰開曰匪自南徂東有偉先生

裊焉高風遐擬閒步去鄉偏宮既介而通亦晉而豐
不倚於立不流於從翼翼其心沖沖其容禾山嶽嶽
涉水芙容美歎忽斷五湖三江有坎其藏琢石寄窆
識私而公靖節文中

元故處士夏君墓誌銘

華亭夏處士諱濬字景深其先自彬以上居湖州之
長興彬生杞與椿始占籍為邑人至元丙子天兵南
下游軍狗郡邑乘亂發冢杞能率衆內附以功畀其
邑官而椿遂不復仕居家治生產以志行自高急人
之難如捍頭目創義塾教鄉人子弟出見津梁道路

有不治輒治之歲庚寅丙午之飢出粟活人甚衆事
聞旌其門曰義士義士生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王泉
場監運世澤涉獵經史倜儻有才初為嘉興澉浦稅
使征商有法轉杭州獄丞多平反處士實監運子也
處士始生之夕監運夢僧持鉢坐堂上伏貌甚偉
心異之覺而得處士幼機悟異常兒稍長讀書通大
義不事章句居常慨然曰士生天壤間能行已惠人
足矣亦何必居官為政哉於是深自刻厲課童樹桑
種果力耕隹謹儲蓄久而家益饒衣止大帛食無兼
味酒作暮息未嘗一日後然自放見粒米寸帛棄道

上輒撫領不樂遇斷梗浮苴即親拾以歸鴨雞羊
之屬非有祭不妄殺其存心愛物如此而好善樂施
雖累千金弗靳也至正丙戌鄉城火延燒居宅處士
抱神主祭器夫因嘆先祖以義名門令將營居室
且里中累累露處於悄獨能已乎乃亟發廩以濟災
者復因義塾先志所存尤不可後也更即故址大作
新之殿堂門廡弘麗邃嚴中像燕居傍列配從尊豈
致洗之器皆範金而為之聘名師設教如初遠方貧
而來者給筆札衣食朔望率諸生行舍菜禮彬彬揖
讓視昔加盛焉立義莊以贍父族妻三族月給米鈔

歲給布絹冠婚喪祭咸各有差人有病者施以善藥
死無斂者櫬而歸之鄉郡水皆橋梁多處士創大者
費鉅萬若築堰道路官寺與凡役於公上者亦無不
力先之東嶽祠歲久就圮因過而見之曰吾施於人
或庶幾矣神其可緩乎遂建大殿堂廡闢東西門它
甃露臺周綠以垣像繪之設穆穆乎其有容民吏禱
禳者始有所歸矣處士天性孝友既親之喪哀毀盡
禮歲時祭祀設父母遺像奠哭始如喪時見某卒撫
其子若孫猶已出冬初始甚謹厚　素以嫁之居家
嚴遇子孫不少假顏色與人交無妄言久而益敬與

頗好浮屠學創萬竹山房君評納爲方外交又築室
于屋舍西偏曰愛閑蓄古法書名畫閒與漫游其中
日從賓朋觴詠以相娛樂乙未冬十月朔集日語家
人曰今年六十有三吾當歸老萬竹矣乙巳疾作命
子孫治後事正坐儼然而逝殁三日不變處士生
之年爲至元癸巳月爲丁酉日爲壬子以卒之年十
二月庚午葬于縣西集賢鄉集賢涇先塋之側夫人
呂氏有淑行子男三人長大舉次文彥忠翊校尉紹
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次文德孫男五人顧蔡益大有
孫女三人孟貞適俞珊竹台安貞適陸犒皆仕族

居貞幼既葬之四年其孫某以士人陳亨道狀泣拜
請曰昔曾大父之殁也西鄧先生爲之銘今我先人
卒葬已久宜銘者非先生乎銘曰
維富與義能克兀而比維慶與出不可揜而一發于
身不斷于人晦于時不譙下施維葉有刻式昭厥德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著字澤民其先大梁人幾世祖維官至某處
提刑歷宋南來生子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
籍嘉興爲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終知寧國縣行恕
生誨入國朝以選教授鄞儒學誨生達官長興涇縣
逵生門子長應同韶州路經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
教授次亨衢次即君也君八歲失父鞠於經歷君既
長使習吏事曰吾家世業儒吏非吾習也遂從仲兄
偕受易者於竹岡葉先生先生殁再從吳朝陽氏授
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已而嘆曰
是果足以發吾志耶遂北走京師游於公卿論議英
發闊首莫不聳敬時大臣有維致館下者其勢焰熏
灼不肯人情意獨直君言數引爲之久而益驕縱亡
賴緒君曰太橫弗去將及於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
貢泰卿禮部尚書王師魯國子監丞陳衆仲及在朝

諸名臣相率爲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相府以常
選俾錄廣德儒學三年士論歸之改論銅陵銅陵阻
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不治君至則葺宇舍築垣
牆創觀禹亭延名師碩儒以教子弟踰年以門籍去
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人化之服除調
烏程始學田不滿百畝餼士常數十不給則往往貸
諸人君曰茲大縣不當爾乃率好義者益買田二百
畝建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三旦八公登師吳興案
君材署郡幕府力辭因留正鄉學其講道設教悉取
安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

一時得士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旣伐㑹浙東元帥府史君辭不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用而用輒使於民凡遣兵餽粮幾數十萬亡敢慢期者於是府中諸史皆嘆服海君爲不可及君間使海寧行御史臺方𦙍爲掾擬辤而君已病暑恭乎矣君學有淵委善歌詩碣文有堂等全經一編於明春秋微旨其悉事舅姑氏周氏克盡孝其凡經歷死養嫂氏撫諸姪曲盡其道處宗姻以雖濶僮僕以恩性不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居恂恂若不能言遇事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倜儻若此自謂功名可

以立談取乃今廻翔偃蹇沉滯下寮終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矣雖然孝友行於家忠信施於人以布衣而傲睨王侯之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又何憾耶君生於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十八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賢行先君兩月卒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於海寧州彭坡之原子男三人長興仁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總漕國南道出海上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杭則猶請不已遂爲銘曰

君才雋敏標毛雪說儻其華嚌比絜發則爲順施可烈圭以璋合璆以玦異所之全器足缺新元越景困羈紲彭湖渤澥山截嶭懸門錚珉堅燒鐵吁嗟潘君名不滅

孫元實墓誌銘

下山之陽鄉水之濱有隱君子曰孫元實諱華號果育膺其先出吳長沙桓王富春人也十世祖德循唐季爲侍御史避亂避地來禾始爲禾嘉人曾祖夔宋郡馬娶趙氏父嵗仁娶朱氏來松江生二子又爲松江人君生之夕母夫人夢一道士豊儀甚偉長揖而進曰欲得托身夫人家可乎覺而得君頷下猶有髯

在君幼穎悟異常兒授之書隨口成誦年十三肄業郡庠時翰林學士張同鄉方出爲守朔旦課諸生春陰詩君操筆立就其結句云柳花只在墻陽外不肯分明過小橋守大稱賞之及長通經考史於百家諸子無不考覽尤好岐黃氏之學常自著藥選人疾病雖小家亦往治之官貴人禮一不謹必餽以千金終不肯一顧三薦爲醫學教授皆不赴未幾有旨待詔尚方以母老力辭江浙左丞張公亦諭君才行卓異不當流爲醫請署吏庸田又不就與母同弟君內外無間言旣死撫其二子皆使有成君好脩絜轍折

角巾衣鶴氅衣俚山臨水步屧徜然或者紫綺裘
帶佩玉騎馬行市中人爭識認之年幾八十而聰
猶若冰雪其所爲詩宏流麗清遠意出天巧絕去王
維孟浩然所居闢小閣中列古彝鼎法書名畫焚香
靜坐終日者非佳墨燕紙不作欲饌非精鑿不食士
非賢不與之交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至正
十八年六月一日將以明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縣
之倚竹鄉君里之傷娶林氏生三子長程廣德路建
平縣儒學教諭先卒次伊次積女三人其長二人未
行次適葉亭閒孫男二女四至壬丙中秋予寄華

亭一見如平生歡間握手語予曰不意離亂中得與
公遇我死公能銘我墓乎明年秋予將使閩廣德來
經走錢唐泣拜請曰先君先將瘞猶須積言銘我者
非賢公不可君言若此銘其可辭銘曰
珠玉雖珊不掩乎木君空青鸞鳳矯不嬿乎鷗鷺
絜清吾於華亭得見斯人

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
伯丘君墓誌銘

至正十八年秋詔遣使經畧江南明年春論次東藩
之有功者上之朝於是江浙行省理問官丘楠進階
朝列大夫父世榮贈奉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
問官樂清縣男再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
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母黃氏項氏並河
南郡君既受命適予使過海上楠以福建行省都事
某狀來乞銘按狀宣慰君字仁甫其先福州人五代
末因避亂徙居永嘉平陽州之儒立里曾祖某祖某
故不仕父慶祖不仕溫州路總管府判官皆儀觀
奇偉性倜儻少孤能自樹立讀書涉大義事母吳夫
人孝二弟知山當孫皆幼君善撫教之及長慨然曰
世各以分財傷骨肉義吾不忍爲也盡以先人田宅

遺二弟別築室以奉其夫人夫人有毋瑪年老養不
給心甚憂之君察其意即迎奉以終其身嫁四妹皆
得所歸孫傷幼喪其父爲事輒恰然興感因即近里
構寺曰報恩正祠其中買田度僧以共祠事君好善
樂施雖傾財無所靳急人難忘其身之危也人或有
鬬者出片言折之云不對解故鄉鄰事少不直輒相
告曰吾門爭質之丘君足矣君平居絕口不言人過
人有一善則嘖嘖稱道不已君生於至元某月某日
卒於元統甲戌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後三年
爲至元七年九月廿三日葬於前倉嶺爲塋鄉亦華

山之原子男二人長杞官卒次楠司工部奏差從仕
有功累遷至今官能謹身持法以贊藩服人多賢之
女一人適温州錄事判官鄭先孫男二人聰生元童
女一人幼銘曰
淑郁施孔周壽其酬嗣茲顯被鄉典奕則衍有華
詒其宮昭令終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前某官歷司都事舒邦狀其父張君元禮世次發歷
告予於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往與張君居同郡學
同師而又情相好而不幸死此其父未有銘敢以

其子梧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其別號也世爲越州
人寶祐間六世祖某徙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
大父煒大父均父文勝俱隱不仕君幼而敏悟長好
讀書從鄉先生許山心授尚書累舉不第因摭徒昌
國人翁洲書院至順初以浙省議令民有能入粟者以
次受官君聞之慨然曰古之人皆有人累致位公卿
者今吾何嫌顧吾行何如耳遂僦所貯入之官得盧
花巡鹽司管勾既視事知豪奪專務掊克貲私鬻不
畏乃覈沒入人工本而場官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
羡趣大家租小戶殊不聊生君嚴爲令禁止之課當

並於諸場皆遇旱有司禱不應君齋祭祀神海上雨
立至秩滿調江西萬安縣灘頭巡檢先是寨兵豪猾
不用令稍忤即相率爲飾狀排去之君至數歲帖然
化服大徐諸入攻番禺君以譎從征多克捷大府上
其功未報會有遣諸馬赴京師當大暑行數千里無
一死閩歸代授進義副尉大嵩場鹽司丞君至則政
蓋衞民用悅服乃出錢建嵩江書院聘名師訓其里
人弟子舍萊後升宗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今思
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省富藏庫使愛心庶乎
其課什務至正己丑春丁母夫人范氏憂將衰三年

未嘗出門戶晚築別墅於月湖之濱未幾攻敏武校
尉温州路鄉鎭課司大使不赴歲癸巳以昭信校尉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致其仕一日與諸子
孫曰吾仕雖不顯幸無大過今老矣將闢義塾以教
鄉人子弟割義田以食宗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
死其無憾矣明年甲午正月十五日以疾卒又明年
正月甲申葬于鄞縣陽堂鄉官橋之原君生於某年
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三矣君天性孝悌財好施君
鄉黨恂恂有禮於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於管
郭氏之學矣地其生時所自營也娶蔣氏繼姚氏子

男二人長即梅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
傳次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四人熙慶
元路儒學錄次寅次爲次勳爲桂後嗚呼君子懷抱
才器猥於下僚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者
固已難矣況能黽勉力行以求無愧於其職哉若采
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銘銘曰
績學敏行維上選也陸沉委吏亦何憾也不愧其心
職之踐也維壽而豈微方術也築宮于嵩文教關也
慶流遺涌昭顯善也微詞垂休視斯琢也

贈承直郎國子監丞鄭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冬予以總曹閩廣使過餘姚江浙行省
郎中劉君仁本張君敬萃理問丘君楠作乞銘其先
墓余既辭不獲及至四明則員外郎鄭君文寶復以
福建行省都事高明狀來請其父贈國子監丞君銘
余方愧前所著文猝猝不暇擇今已治行其暇爲之
乎明日進其弟守仁來請又明日監察御史周君礎
亦以書來趣乃節其狀而敘之曰君諱應先字復古
其先爲閩著姓五代時以朱文進之亂始來天台三
世至承務郎維明遂築居黃岩之天長街傳八世至
琳有孝行通尚書登宋進士第於君爲曾大父琳生

世仁修職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於君爲大父世
仁生希欽博學能文章郴州桂陽縣主簿累官宣義
郎則君父也宣義年五十生君君生十四年而宣義
卒母陳氏亦相繼沒君居喪能哀致盡禮葬即廬墓
讀書益刻志自樹然性好施有所積輒以予人凡宗
戚皆使分財給助惟恐後歲丙午丁未大侵君與夫
人杜氏謀曰鄉里饑餓若此我豈不委溝壑是矣其
能坐視弗救乎乃預粟以濟之未幾官行賑助法吏
知君力已竭將減免君曰前者懼思耳今決也其何
辭遂竭貲產以應今自茲年日益廢所遺者皆數千

卷爾然客至猶治酒殺燕飲無虛日重幣聘名師以
教諸子嘗曰汝等能力學不失爲儒者貧庸何傷君
平居行事務盡其心而已故雖不必人知而人亦未
嘗不知君也君生於元貞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卒於
元統甲戌三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以其年十二
月三日葬于方山塽巖祖塋之側葬二十年以文寶
貴贈今官階承直郎杜氏贈恭人子男五人長天祐
次即文寶次天偉次守仁游京師有詩名次文定女
二人孫男十三人女五人鄭氏凡十一世皆葬于州
之方山其庵曰奉思則爲于宋丞相謝深甫其弁曰

辱義則杜清獻公範之所題也文賓復能以聰敏問
介貴裏潘省以有卿恩何其世澤之甚遠耶銘曰
方山如矩有堂有斧傳十一世維君之宇閟其幽光
令德攸緒命自天錫爰作石語

黃詢饒墓誌銘

黃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仕族有故譜
載春中君欽至其大父汝慈凡三十餘世歷歷可考
父芝生二子長容次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
不妄與人交寡言力學累薦不第益刮劘爲古文家
無儋石之儲而能怡其親友其兄故一州人皆高詢

饒行自以爲不及壬辰兵亂詢饒避地他所父歸益
大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喪貧不克葬遂發疾
以卒賓至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饒年四十四不
娶無後州人家泰政聞而悲之曰吾州賴有黃先生
不幸絕矣我不爲之斂將何以慰其死而勸賢者乎
乃買地治葬于石梯之陽以明年六月甲申遷詢饒
柩并其四喪而合葬之於是州人士嘖嘖益賢詢饒
而義袁君之爲也宣城貢師泰與其州詢饒友人陳
與祖張浩來求銘銘曰
命孰使之窮身孰使之凶詳[illegible]其行而嗇其逢孰茂
其初而遏其終謂天夢夢孰義其封

東陽曾君墓誌銘

連江縣東行五十里爲鑑峰又東十里至於海高者
垠崿呀低者斥鹵沮洳民尚耕漁最號窮僻予被
命北還道過其地見四人者素冠麻衣拱立道左問
之則東陽儒澤里曾氏子也既止客舍則復拜曰勝
等不肖不幸先君死且葬矣惟是隱德下里名弗克
彰願得大人君子賜之銘庶殁存有榮耀焉謹以里
人林元亨狀請予哀其言之戚也乃爲次第其狀曰
曾氏之先浮光人自唐末避亂來居於是子孫世業

儒因名里儒澤君諱贇字希聖曾祖諱岩晦宋儒林
郎祖諱同父諱壽君生九歲喪父能自樹立事母以
孝稱及而家益裕君長身修髯儀狀魁偉讀書脩行
居家庭有禮節遇宗族有恩義好施予恥古人之過
以鄉校以教子弟之來學者鄉里事或不直得君片
言即謝去故一邑之人皆稱曾君曾君云君先娶黃
氏生二子長即勝次曰廣吾娶姚氏亦生二子曰回
曰忠既皆婚娶悉以田宅僮奴分遺之退居半山之
間日登高臨深賦詩飲酒以爲樂因自號半山君生
於至元戊戌六月十二日卒於至正辛丑八月十一

日春秋六十有四卒之日顧謂諸子曰吾生承平晚遭離亂今得正而斃吾死矣汝等其慎自勉其冬十一月庚申勝等奉柩合葬于里南夔山之原嗚呼海濱竊攘之地君以善行拔出乎流俗而諸子又能不沒其父名是宜銘銘曰

連江之濱東陽之涘有儒者族曾世其美曾君希聖克紹其先馴行恭謹恂恂不懈俎豆其鄉弦歌其里衆口一辭善譽滋起我行將北道止海隅君雖死矣寔見諸孤有皇皆銘爲來者勸匪曾之私亦邑之憲

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劉公墳誌銘

公諱貞字廷幹號晦叟本彭城人其五世祖泳泳生昕昕以明經教授鄉里曾大父諱贊佐金末舉進士監支桂國屯戍軍馬糧草使始居益都遂爲益都人妣蔡氏大父諱份萊州判官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妣丁氏贈彭城郡夫人父諱克誠累官南臺監察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彭城郡公以奇節聞天下妣侯氏贈彭城郡夫人公魁碩負氣慨覽經史善書明律試江西浙東西三道廉訪司書吏吏侯補都大都田司知事掾江浙行省除兩浙運司知事辟南臺令史歷江浙行省檢校官平江路推官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擢南臺監察御史陞都事入拜監察御史改宣徽院判官出爲嘉興路總管尋遷都漕運萬戶浙東廉訪使時年幾七十數上書乞致仕不報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尋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公慨然曰吾筮仕四十年受國厚恩値時多艱報効職也顧老病若此其敢尸禄以曠官哉至正戊戌秋始決意辭去更號知止翁東經江南歸隱止於武夷山中明年兵犯閩關乃走建寧又明年

下延平沿流至閩縣之歸善里未逾月病革出手書以後事囑家人脩然而逝三日神色不變公由將仕郎累官中奉大夫平生剛操清苦所至政聲藹溢中外稱爲御史賢太守者必曰劉君劉君云公生於前至元己丑正月二十九日卒於至正辛丑六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是年七月十日權厝于雙溪里延壽寺之東原娶唐括氏繼丁氏先公卒俱贈彭城郡夫人唐括夫人生子一人曰時敏蚤卒以姪憲後女一人贅兩浙運司鮑郎場管勾能梓外孫男二人曰文煥江浙行宣政院奏差曰文炤幼女一人適江浙

有者哭於衢陌謳嗚呼公生也無愧死也無憾雖遭
亂離轉徙之餘克保爵壽以終其得於天者亦已厚
矣肖其孫納諸壙中且爲銘曰
山之東岡之中吁始終名無窮

臨清御河運粮萬戶府經歷鄧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敦武校尉臨清御河運
粮萬戶府經歷南昌鄧君死于賊二十一年三月星
人東名德閒走至臨其子僉江西征行都元帥孔哲
孫南昌監察御史仁傑始聞訃發喪呼號幾絕大夫
士咸走弔明日師泰亦往弔孔哲等皆有所請而悲

不能言也又明日遣允德來致其辭曰先君不幸遭
罹禍患孔哲等抱痛終天不敢以衰絰見先生幸哀
而賜之銘師泰聞江右人久高鄧君行義今又辱與
御史交遂不復辭按狀君諱德明字正甫別號梓林
本安松里熊玄應之仲子其母蕭夫人有女弟事三
將鄧子美無嗣因鞠爲子君既後鄧氏益治生產通
行無更大其第宅聘名師教二族弟侄婚娶悉以鄧
氏田園歸之每歲荒必分遣子弟出粟以貸貧人及
期無以償亦不校也四方賓客至者皆厚爲之禮不
給輒資之無不各慰其情鄉鄰有鬧者得君一言即

解去或有所覬則密出私財予之事已終不言江淮
饑流民群聚率數百人橫行鄉村掠財物無顧忌居
民往往逃避君爲飲食善導之出境故君所居里獨
無擾郡有武陽渡距城一舍江岸潤遠使者至遇風
雨無所止息君白有司置傳江上且請身率先之未
幾軍興化驛皆斷絕獨武陽不廢君之力也十四年
汝頴賊犯豫章進逼城下民吏多奔潰君召孔哲及
孫漢傑語之曰省治所在萬一失守江右其可保乎
汝曹尚戮力盡忠以共王事於是急募兵得萬餘人
分列東西兩岸以遏賊鋒逾月賊退復移兵佐參政

朵歹克復撫州建昌功上大司徒平章旌其門曰耆
德忠義之門仍授孔哲敦武校尉義兵百戶漢傑忠
翊校尉同知婺源州事尋以孔哲階上品封今官十
八年四月淮寇乘暴漲復犯豫章翌日城陷省印失
所在君力求得之即遣孫漢臣從焉參政驟走撫州
歸諸大司徒先是仁傑以誅齊天麒功爲漳州推官
時擢江西行省都事奉詔諭豫章賊賊聞仁傑且至
疑君爲間盡徙鄧氏一百五十餘口山南之潛江君
曰自兵興來吾家起義八年三世受恩今吾年九十
四矣尚忍不義而生乎遂不食死舟中君性沈毅不

妄言笑平居無所好獨喜畜良馬觀池魚識者謂已
知其所貿矣娶胡氏先十七年卒葬所居之南梅溪
山子男六人曰用章曰用文曰用中曰用和以子仁
傑官封儒林郎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曰用平曰孔哲即僉都元帥官武畧將軍孫男一十
六人曰漢傑即婺源州同知曰仁傑即御史官奉議
大夫曰漢英進義副尉龍興路進賢縣主簿曰漢臣
曰顯進義校尉南康路建昌州判官曰漢忠忠顯校
尉同知泮鄉州事曰漢興漢廣並行省宣使曰漢臣
桓洛究宣使曰漢儒吉安路白鷺州書院山長曰漢

輔曰漢輔曰漢霖曰漢東曰漢佐曾孫男一十一人
玄孫男五人孔哲等將以某年月日遷君柩與胡夫
人合葬焉為之銘曰

百年其身五世其仁御逸書神漁樂吾真生德吾封
死名吾賓義魄忠經江月山雲

袁隱君墓誌銘

長溪之西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袁順卿父質而有
文介而能通治身居鄉優游而有餘死且十二年矣
子彧召比還道過長溪方入舍館客有戎服來謁者
北士握刀列戟擁左右既升階即鞠跪帖帖詘首下
士乃知為江西參政袁君天祿而隱君之第四子也
明日至則禮益恭拱而前曰先君早棄諸孤矣歸久
穢大山長谷間未得名士鉅卿為之銘惟先生是望
予謂子伏義立功遂有顯爵而諸兄又皆出為世用
推恩褒卹當不遠矣姑俟之銘未晚也又明日復至
執里人黃箕狀俯伏拜拜曰惟茲海濱幸辱過臨銘
其不獲則東不孝矣予嘉參政之能篤於其親也用
不復辭按狀隱君諱邦字世君居栢陽里曾祖某祖世
南歷官順昌縣尹妣母子夫人無子聞洪源林氏先
塋松上開花大如牡丹已而生三子衆異之夫人乃

納其季為繼及長果倜儻有氣節當至正丙子初能
守其鄉邦雄皆埒封君生子曰陽孫則隱君父也隱
君年少遭家不造出贅柳營陶氏克自樹立內治生
產以約為豊外畢羅鉅細事無不解由是頓昌遺業
復大振矣隱君事婺姑如事其母鄉鄰貧者必出粟
以周之賢士來者必倒屣以迎之凡喪有不舉者悉
為營葬焉偶歲多歉米盆失利奸民翁為私販因行
揚掠莫之誰何隱君倡當路行處問頓戕聞曰是不
可以無備因使鄉人子弟習為兵得二千餘人寇至
輒敗去人咸稱隱君假令不死其才豈止捍禦鄉

而已耶陸君生於至元壬寅二月十四日卒於至正
辛卯三月十一日春秋五十以明年十一月某日葬
椅洋之原陶氏端靜自衛理家教子非井有叙今有
司旌其門曰貞節表母陶氏云子男五人長洋福寧
州尹次深文武德將軍海道僉都元帥次安文昭信
校尉同知興化路事蚤卒次即夫献官中奉大夫次
達文酉月巡檢死於兵女一人適林受曾嗚呼陸君
負才與行副不於其身而於其後之人可銘矣銘曰
器堅而良凡潛其光水涯山顛時之杌梍行之戾契
適全其天欲施而張將觭而強爲圖族先惟後用顯
行貢卿典我銘匪忽

故承直郎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
高君墓誌銘

福建都元帥府經歷高君諱本祖字本祖世饒州安
仁縣儒家曾祖元奈祖廷宗父君嘉宋待補太學生
毋易氏君幼學於牧心楊先生穎悟有詩名言州內
若不能出諸口而行義推於鄉里蚤受知於巖齋盧
公溍齋張公以御史爲將作屏北憲史府東部使者
知君賢羅致之君不忍遠違其親遂奉以行之而丁
外艱狀柩歸葬哀毀跋涉幾不能生服除丸廣西典
使者按行諸郡獄多平反會八作科欽亭彥諸史率
以贓致者獨無有意使結新者曰何以焦尚書吏耶
新者頓首謝曰尚書吏庶不敢以私瀆因之則敢吾
事由是憲益賢之既書考巡檢荔浦縣之古源若
碑帥府令史以嫠去調恭城縣之西嶺若巡檢以
疾免攻將仕佐郎常德路樂磨常德多官湖白薑守
以下各私其一罰之分例潮照磨所得當錢之下得
君不受悉以歸諸官日坐幕府閱故牘刑剛宿獘豪
猾爲之屛跡行省遂碑君採木發又辭歸創樓以奉
母夫人蜀郡虞公題之曰春暉君有二妹姊皆別築

室居之且割田以資其養延師以教其子易夫人朝
夕往來杯酒上壽怡怡愉愉隣即擁與而還後除漳
州路知事階將仕郎君以漳遠不欲去太夫人曰汝
毋以我故重違君命也且二姊在足慰我心矣君既
至凡事之不如令者悉更正之比及考改延平路知
事未行丁內艱服除進承事郎兵富南鹽場司令病
不及行朝議以君嘗有德於漳也擢君爲經歷士民
聞之喜曰高君來吾屬安矣君爲政一切務從寬簡
會有詔減民租三分君以龍岩被兵久力請盡蠲今
年租賦李志甫反南勝縣上蕭某茂爲賊死陳端才

妻蔡不受污自沈于河君悉上其事以旌異之海寇朱八任有仁出沒漳潮間潮吏來捕殲之郡遣龍溪主簿方吉夫爲衛北行君以事出郡監典任受尉縱賊反誣尉吏君嘆曰受尉縱賊何異賊耶白大府復械賊送潮人伏之會廷選守令擢文林郎汀州路清流縣尹將從賊鍾梅可聚衆剽掠勢方張君單騎直抵其壘賊聞所縣尹且至開門迎拜君反覆慰諭賊皆感泣不數日縣境帖然以功陞承直郎帥府經歷君梗直不阿人莫敢干以私汀州賊何深林碩爲亂君率兵萬餘人覆其巢穴乃大脩壁壘屯田積穀

以資邊餉寬民征賦陵峯王以罪流上杭重賂帷貫將求內徙陰持百金來見君叱絕之及君還汀州遷道諸將不果爲刻石頌之賊陳君信絕儒游君復統兵往捕斬賊不數里遇凡賊方渡溪軍吏曰賊勢盛不可迫擊君怒罵曰汝欲挫吾士氣邪躍馬疾馳士卒大呼隨之賊皆披靡追至半谷擒其先鋒一百餘人得所掠財物婦女悉給其主翰林待制林泉生爲撰平寇碑甚詳凱還部使者率僚佐詣門勸酒勞君已而又出諭汀延復大曆戶七千二十六口二萬八千四百一君在軍久感瘴癘還至延平疾革戒勸之歸君曰吾死於行吾事畢矣遂卒實至正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別號本齋娶江氏生女四人長適臧鏞次適李某餘尚幼以從子喜繼爲後君之卒淩也嘗請喜繹曰我死必歸葬先塋側今死十年矣喜繹闕延拜請曰爲將葬矣雖未克如志幸得先生銘以俟他日歸葬先君爲不亡矣遂銘不辭銘曰

行之降而位不崇才之豐而壽不充澤止於鄉嗣繼其從有祿有功克保令終匪天奚憂視君之逢

故朝散大夫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

楊君墓誌銘

君諱杰字士俊姓楊氏異寧人曾祖某祖弘孫士謹奉議大夫異寧路治中妣李氏贈正平縣君以子節旌其門父鉉江西廉訪司經歷年六十二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其事以告官贈朝散大夫同僉中政院事騎都尉弘農郡伯母龐氏弘農郡君君有孝行侍父母不忍一日舍去年四十始出仕以儒貢風憲吏辟南臺察院書吏出官爲福建元帥府照磨擢海北廉訪司知事丁外艱服闋改湖北陞山南經歷調廣西拜西臺監察御史遷僉海北憲君爲史即有聲

與同列李廷佐齊名其辟南臺從御史按行宣政院
官吏贓鎮江萬戶齊某不法人咸稱之在福建時以
緊獄有辯及任海北守法不阿照磨劉某徇私干政
君沮之劉恚數譖毁君及劉掾中華君六年不調遂
辭歸金陵以父母兄嫂喪俱在江南不得歸葬乃
卜域南郊叙葬之日課僮奴蒔竹種松君將終身焉
既而御史劾劉贓污復起君任湖北會朝廷遣勑使
行天下湖南北之司憲者多被罪君遂迓兒之勑使
雅知君恐勞甚至及在山南憲監皆柔佞忌好用大
杖擊人君曰此不法非風憲體也始甚難之既則斂

服一年而紀綱大振比遷廣西史民撫道盜並不悉
若夫廣西猺獠相爲變詗鬭静江城於甚君督帥
將出戰賊遂遁後以御史將赴西臺值靈川興安賊
梗咸勸君無遽行君曰吾無懼于心行從何畏賊果
遁之知爲君也皆散去既視事出按四川四川平章
和尚與憲監某有隙互相誣詆逮百餘人君恥構
罪者置之法餘悉釋之一公據服所至贓吏望風去
聞海北命下遂上御史印就道之官一年慨然嘆曰
吾父兄官止五品今忝出使且年將七十其可
不知止足哉遂謝政去比還湖湘則賊已陷武昌由

宜陽至臨江則豫章閩又急乃道寧都入岡卒南中
十年乃終嗚呼君亦知我者哉君平生清苦尚氣節
居官皆在風紀門無私謁少頗嗜酒母夫人臨終執
其手囑之曰汝名未立宜以酒爲戒自是不飲酒者
三十年娶白氏累贈弘農郡君子二人長忠松滋縣
主簿辟福建行省掾史次德湖廣行省宣使君之兄
二人長默莅湖州録事判官次照累官御史臺都事
無子君以德後之孫八人曾孫一人君以十九年十
二月六日卒于崇化里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八以某
年月日權厝于侯官縣五里山之原又四年宣城貢

師泰爲之銘曰
侃侃楊君邦之司直有則有儀不矯不激執我矩矱
以贊紀綱文者益恭維憲之望縣車雷陽散策海輿
相攸于左孚右顧天佑厥德克保令終我昭備銘
以誌幽宮

安仁縣太君蔡氏權厝誌

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朱文選母夫人
蔡氏以至正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浙江之金華
越十日權厝於縣西之福泉山明年夏五余客海昌
文選介其友紹興儒學録李兄以狀來請曰文選其

愚戇早喪吾父承夫人之訓游學南方至順三年因
得以儒服事今上皇帝于桂林潛邸明年皇帝御極
人見于明仁殿賜襲衣上尊恩寵甚渥後五年授忠
顯校尉泰州萬戶府千戶戊欽未幾吾父諱可得亦
贈武德將軍泰州萬戶府千戶追封驍騎尉安仁縣
子母封安仁縣太君顧惟先父嘗得銘於武威余公
今吾母死且葬未有一辭以刻不肖孤罪莫大焉日
夜將走見先生以請而又迫於軍旅之事出則甲胄
馳驟入則衰絰號泣以是無須臾間先生其幸不棄
則吾母爲不死而文選庶其有光耀矣按狀夫人諱

貞節世爲樂平之麟頭里宋廢官文煥曾孫女也夫
父叔廣以貲產雄鄉里父祥甫宋太學上舍釋褐母
彭氏番陽縣丞伯泉孫女無子鍾愛夫人有求婚者
輒沮之曰吾兒不以與庸衆人獨賢武德君而許妻
之武德紫儒家故貧父母又年老及夫人之歸悉屏
華飾練衣布裳身任勤苦晝夜蠶治絲枲紡績用資
不給遂使衣有餘帛食有餘肉而孝養之供賓祭之
設靡不完好鮮潔克盡其禮矣武德卒夫人教諸子
愈嚴凡有行非得請不敢專及文選在官而夫人之
訓猶不懈過食飲稍豐即止之曰獨不思汝父貧時

乎汝不負吾言即老身安矣至正十二年春正月江
東寇猝行省調兵鎮姑熟衆懼不敢行夫人舉酒酌
之曰戮力圖報正在今日文選遂行越三月欲將夫
人挈諸婦孫走匿山谷中數瀕於死明年始迎養鎮
所又明年行御史臺中丞總兵江淮分遣擊賊于裕
溪之東樓口踰月捷聞夫人喜曰果不負吾言矣又
明年還欲冬十有二月賊再將夫人避遷錢唐將解
舟文選迫至溪滸夫人望見曰汝幸不死尚欲顧家
耶文選感泣還收散卒得二百七十人雖枚夜進大
破賊衆十七年城又將文選殊死戰不利率孤兵退

駐建德以待援明年夏四月御史臺以婺州寇急調
鎮浙江夫人以憂思成疾每進藥輒揮去曰吾年老
遭世如此得善終足矣奚以藥爲遂卒夫人生於宋
咸淳壬申六月二十三日壽八十有七子男三人長
文載金竹府儒學正先夫人十年卒次即文選次文
遂女亦貿適番易劉聲遠孫男必明必強女德嫣適
樂平蔡炘孫夫人從孫也銘曰
有碩蔡宗番里之雄適生夫人婉婉德容既歸朱門
益順以恭縞衣綦巾易約爲豐相夫以孝訓子以忠
忠孝之食是封大邑象服魚軒命自天錫白髮迎養

逢時孔棘眉壽令終窆則有刻娓彼彤管永作女則

故張母夫人權厝誌

至正丁酉夏六月十日甲辰宣州張公亮母夫人卒於杭州之新庄橋里既葉殯於西湖雷峰之下二年矣公亮一日走于海寧寓舍泣拜請曰不肖孤賴先人之訓以文學教授蘇之常熟因吏浙西幕府荷薄祿以爲養及迎吾母至三月而宣州陷又一年而杭受兵憂惶驚懼遂以成疾而卒日夜思念四郊多壘而雷峰之殯且不妥將以今年秋八月某日權厝於慈南嶺之安福山先生幸哀而誌焉惟某先大夫人

爲公亮從姑公亮則子弟也誌其敢辭乎夫人本姓魏氏諱德嫂宋參政敏齋公良臣之七世孫父諱愿國初爲軍資庫使母史氏昇大族庫使與郡人寧國縣尹胡君以用同爲庫職夫人方五歲胡夫人鄭氏見而愛之養爲己女遂姓胡氏及笄縣尹君謂夫人令德宜得賢配時郡士張君名恭有俊聲遂歸之張氏世居河東自武德大夫立扈宋末來居宣城之經武里其子澤之仕至觀察使君其五世孫也夫人貌端而溫言簡而文性靜而通曉讀書日數過即不忘而於織紝組紃之事尤極工巧家有長姑早寡夫人過之甚謹事無大小悉稟焉蓋終其身無間言張氏族貧有散居城西甚困者遇陰雨風雪夫人輒蹙額不樂語諸子曰某富樂某貧餒奈何即遣奔迎致餽粟糗糒需其返問無慍色怡然從欲由是宗族多德之夫人生於貴族長於富室而勤於儒家無毫髮奢驕氣婦道母儀雍雍如也今既不幸不得即葬先壠猶幸得免鄉閭之禍以妥靈於湖山間豈非天於善人固有以相之歟夫人生於至元癸未二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有五子二人長即公亮娶同郡湯氏繼番易余氏江浙儒學提舉諱燾之女次相生蚤卒女二人

長淑英適溧水史暐次道瑩庶生愛之如己出適南陵秦偲早卒孫男五人林某某某某女一人適予兄江陰州尹次子本之銘曰

吁嗟夫人敏齋之孫柔靜且恵克配德門既宜其家遂及諸昆恤我宗戚亦莫不均在母則慈在婦則孝曰賓而筵曰祭而苾中壼之懿小大是效書之琬琰可作母教子婦孫女白髮來迎眉壽令終于杭之寓慈雲權厝式昭茲銘尚俟底平以歸先塋

朱夫人韓氏墓誌銘

夫人姓韓氏諱妙靜故宋魏國忠獻王四世孫膺

姑䦨踵南來居於越子孫散處城邑其在山陰柘林者族尤盛夫人之所出也曾大父巨源江西提刑大父友諒漕試解元父淵三江箔司管勾夫人生有淑質性專靜不樂華靡善事父母遇有疾病必親嘗乃進處兄弟十數人中各盡禮意父母尤鍾愛之里中朱氏亦令族有子善學負俊材謀於擇配夫人歸之即今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君仁也夫人年甫十九舅姑皆已早卒獨生母王氏在夫人晨夕侍養不少懈補紉浣濯皆身爲之而王母於夫人爲愛亦至焉夫人以不及養舅姑每春秋祭祀必哭

泣灌奠盡哀乃已或饋之蔬菓時饌亦先爲進然後敢食王母沒夫人治家益勤於親族婚喪慶吊禮行甚謹然未嘗輒自往嘗從郎中官錢唐姑蘇親戚或載酒饌請遊湖山間夫人終不一出曰游觀非婦人事也平居好施遇陰雨風雪隣里有不給者即遣蒼頭束薪負米往遺之孤嫠無歸者養之終其身夫人嫁時得分田二十畝其後韓氏貧悉以歸其兄弟晨起坐堂上誦佛書數過飯止蔬筍日中間一肉食其於利泊如也郎中嘗笑語夫人吾仕久益貧奈何夫人正色曰商賈趨利以求富君子學道以立身君能

潔已治人貧庸何傷郎中感其言所至行益力名益著夫人益不爲無助矣郎中多仕遠方夫人教諸子甚嚴雖隆暑不冠帶不許見聘名師程課之晝夜不少休宗族內外二百餘人斬斬有序一不幸教則繫讓之致無少長皆敬憚夫人至正丁亥秋感憂疾久不差隣里亦爲禱明年正月疾革領諸子曰吾爲朱門婦三十餘年雖不能大興而家幸不墜而父清白我死矣爲我謝而父尚善保之語畢而逝實十有三日也夫人生於大德四年七月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子男六人克恭克寬克信克忠夫人出也庶二人克

敏燕京奴孫男三人童童觀童燕孫許至京師郎中於時從事中書省適使南方大臣聞其喪出錢千緡爲賻明年郎中以工部入作司提舉始贈宜人見誥夫人有德於我家葬必得善地我親視其窆乃可定十八年秋克信以國子生爲朝官奉詔祠神海上歸事與其兄克恭謀曰吾父長幕府閩省軍旅繁又亂離若此其可使吾母久於葬殯乎乃卜地□□之濱璜山之麓將請命郎中以今年冬十二月甲寅葬焉前期來乞銘克信昔與泰[illegible]均予爲司業[illegible]又予奕忱銘其可辭銘曰

有碩韓宗維相之別世著令德遂望於越夫人之生
有德有儀歸于朱門君子是宜溫溫其恭翼翼其敬
為父則式為母則訓孝於王母養不及姑哀號灌奠
始終弗渝濟泊之甘華飾之屏游觀絕跡防範維謹
睦姻卹族賑急周貧施於內外其心孔仁教子有方
相夫有道東海之濱爾則爾儆爾則爾儆錫之寵光
況其後人能敢與京瑣山萃止漆水匯止勒銘墓門
求千百祀

徐母蔡氏墓誌銘

平江路儒學正上虞徐昭文喪其父松江府判官諱
有傳之五年為至正乙酉月在戊寅日直壬子生母
蔡氏卒又明年九月壬寅葬於縣之永豐鄉河墩之
原既葬十有三年矣以予使過其里泣拜請曰吾母
越州人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朔日事吾父四十年恭
慎勤儉將事而敏處衆而和庶其無愧矣先生其幸
銘焉予嘗與松江君同掾江浙行中書省又交昭文
久知其言行之可信也故不辭為之銘銘曰
母以子顯子以母賢生未酬也死有待焉嗚呼其銘
不爽不愆將來其傳

贈天台郡君王氏墓誌銘

至正十七年春二月七日今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
郎中天台劉仁本母夫人王氏以疾卒既卒之明年
冬十一月丙申葬于府里委羽山之原又明年仁本
請於朝得封父平奉訓大夫中書禮部郎中母王氏
贈天台郡君其冬師恭奉詔傳溫閩廣道過浙江仁
本伏謁泣請曰仁本不肖幸選下鄉吏于部使者累
遷行省幕府以承卹典者夫人教訓之及也亡生世
掌太史氏不少留為吾母銘乎仁本言若此其復何
辭夫人諱可道世為天台人祖某故不仕父掾昌國
州都目夫人生有淑質孝弟父承年二十六嬪于禮
部君君本儒居郭正肅公升從孫因出為舅氏樂清
劉長卿後遂居縣之大球里夫人來時禮部君父母
皆沒獨大父朝請公在年踰八十治家嚴甚夫人痛
傷不及養舅姑夙昏奉朝請尤謹宛孌浣濯于躬為
之每侍食左右食已適退一日居里中夫人倉惶掖
朝請避遷別業別業去居第數百步夫人日往來省
候不少懈朝請公嘗曰新婦孝順我我無以報願新
婦生賢子如孝我足矣朝請死夫人哀毀盡禮服除
禮部君碑吏黃岩持法平州人愛之而君亦愛州之
山水深秀始築室居焉及尹槑調衢處轉措浙鹽司

與吏夫人獨稽家治壺事日夕課諸子讀書率群婢紡績至夜分尤不已身衣練素諸子既長猶不得服華靡仁本夾圖時嘗積俸錢歸遺夫人夫人即以予宗族鄉里之貧者其物倍好施蓋出天性云夫人嚴而有容靜而有識事上任下咸得其情故鄉里賢夫人如出一口至正間州數被兵時夫人君山谷中子婦俱從怡愉也叒州圉閑知及事平出府籍乃免以壽終嗚呼天於夫人亦已厚矣夫人生於至元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春秋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即仁本次某温州路平陽縣丞次斌台州路儒學教授

次某處州路松陽縣尉孫男六人鼎慶元路儒學正椿臨海縣儒學教諭常方舉茂才炘燦尚幼女九人煥如適王公寛温如適林公存皆士族餘未行銘曰

坎之容封之隆爲夫人之宮表有式訓有則爲夫人之德不僭不忒委羽昌昌請視銘刻

李夫人茅氏墓誌銘

浙以東著姓在慈溪曰茅省元家在餘姚曰李提刑茅省元諸孫倩生女爭貞辨圖提刑九世孫今翰林待制奉庚孫冠而賢遂以歸焉既歸而孝於舅姑順於夫子睦於宗族宜於家人及舅姑歿能哭泣盡哀葬祭盡禮益相其夫以有名譽教其子以克樹立而諸女之嫁又稱其家不使習於華靡故內外無小大皆曰賢夫人賢夫人云寛而有制靜而有常綜理家政秩然就序應奉稚好客夫人治其饌無倦容其遇妾媵未嘗見疾聲遽色而人自畏愛之至於織紝組繡亦無不精緻父母家距居室幾六十里日遣子弟奉甘旨候起居以終其身夫人爲女爲婦居所以家成盡其道故鄉里言閨門者皆取法焉夫人生之年戊戌五月十日卒之年癸巳十月廿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六子一人伯顔以武功同知奉化州事女四人長

季恒適茅衛次季和適茅僩次世次季祥適茅僑皆夫人族次文瑛出爲宋氏女亦夫人姊家也孫五人明德慈溪縣尉明誠舉茂才份僮倌皆幼女一人伯顔將以某年月日遷夫人柩葬於縣之石臺鄉黃嶴山之原顔惟祿不及養抱痛終天聞予過四明謹遣其子明德執友人趙賓狀來請銘予讀之有足徵者意不辭而爲之銘曰

德之恒兮儀之章兮族則昌兮姚則良兮嗣彌光兮坎其藏兮死不亡兮

婺源程夫人墓碣銘

婺源程夫人李氏生七十八年而卒卒二年而葬于
里之櫨源魚墩葬二十二年爲至正辛丑歲其孫致
和避地建寧聞予以使留三山來小册西下執其鄉
先生胡初翁所爲狀來請曰致和祖母故宋源州通
判樂平果堂先生之季女內附後先生隱不仕嘗遊
吾里見先祖族會中與之論學而知其造詣也許以
夫人事爲先祖諱艮全字艮淵夫人既歸奉舅姑以孝
遇姻族以禮處內外以和相夫教子克勤以順年三
十生二子四女長即先君先君諱爲經字清甫十二歲而
吾祖沒諸孫幼然在髫稚中門戶單薄賴夫人以克

樹立使程氏子孫有田可耕有塾可廬知誦詩讀書
以不變於他業者皆夫人賜也夫人晚年尤好施予
凡鄉里飢餓癃疾者輒戚戚不樂必思有以濟之乃
已歲旱父老禱不應衆請其夫人姓名祝告之果
大雨今吾里不幸陷於賊而致和又流散至此不得
以時展省墳墓顧思吾祖母恩德實藏于心願先生
誌而銘之俟時清寧將歸刻諸墓焉致和善事而敏
行予與其從父禮部員外郎文爲通家友而江東所
値患難又相同聞斯言也能不惕然爲之興感乎遂
銘不辭銘曰

宜人孀居已三十年太君事之克盡婦道晨夕起居
不少怠飲饌必親調乃進尤善承候顏色以順適其
意宜人長子毅既仕有祿食數遣子弟來迎宜人安
太君卒不果往後以壽終太君哀痛過甚得疾幾不
能生故鄉鄰謂太君猶有彭節孝遺風焉太君平居
待宗族姻黨以禮遇僕隸媵妾以恩親疎輕重各適
其當故內外爲之譽君出一口初彭隱君家不甚貧
郡妹咸仰給太君及易氏卒從葬悉不資諸弟中年
奉佛書意若有所領悟遂長齋屏魚肉太君年三十
即苦心疾徧餌善藥不効每發輒三六卒未嘗就枕

尤善書計若家治生井井有條緒及寇陷其鄉太君
倉卒逃難必與孫楧俱嘗謂婦歐易氏曰承周氏祀
者在此孫死不可相棄也後二年浩來閩中亟往迎
太君太君曰吾老矣且聞閩南山險灘峻道途多梗
今病若此其能遠涉乎未幾太君果卒太君生於大
德丁酉某月日卒於至正丁酉某月日享年六十有
一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子男四人曰浩曰澄大
君出也曰潤曰湊佑殷出也太君撫之一如己出女
二長適劉奎次適尹武楧孫二人曰楧曰某曾孫女
一人予向在京師與浩居相邇故交甚密至正中奉

番李季女子程之從於毋有儀公婦有容副笄衣包執奠于宗盛年而婺晉壽而終維爾孫子孝思無窮既坎既封亦拱其松刻銘墓道庶永休風

甌寧縣太君彭氏墓誌銘

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周浩母甌寧縣太君彭氏既沒之七年為至正壬寅其春二月浩自南劍來之官將于城西寓舘泣拜請曰浩無似幸以選擇為吳國公府掾轉御史臺出官照磨檢校中書掾罷御史遂來僉閩憲後以恩封吾父江西理問知事累奉議大夫宜徽院判官驍騎尉甌寧縣子母宜人進封

甌寧縣太君命將下而太君以疾卒于豫章之官舍今吾父康強壽考得迎以就養而祿乃不逮吾母每抱痛長號五內為之摧裂仁人君子聞之宜必惻然有以動乎其中者矣惟是墓石未刻先生幸賜之銘則豈徒吾母淑德懿範不遂泯滅而浩不孝之罪亦庶其少逭乎按狀太君諱妙壽廬陵安成望族其先有以節孝旌門者至今鄉中稱於東彭氏父諱某有隱德母易氏生二女一男太君最長性愉婉貞靜善女工彭君嘗曰吾女當擇所往苟不以妻凡子或稱同郡周君恒才行之美彭君翻然遂歸周氏時姑劉

之御史則浩方掾臺府故相知為特深於其請義不得辭銘曰狹猶狂奔楚氛黑閭里推壼類以踣夫君相望邦之式有子司憲江南國令儀婉婉閨壼則匪封序七自大錫魚軒企望朔膳夕膳羞胡為照寵岁匡山可摧石可泐子孫繩繩食世德謂予不信視茲刻

龍泉縣君潘氏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新州知州林君之配龍泉縣君潘氏諱妙貞處之麗水人也曾祖恕宋平江府吳江縣丞祖應發宋鄉貢進士父衡將仕郎廣東廉訪司照磨母

何氏縣君幼專靜能誦小學四書詩禮記及諸女史年十六歸于新州新州諱定老字君則故仕族與潘世為姻家入國朝中衰潘氏獨富盛新州煢然孤立克自力於學照磨君深器之欲以縣君妻焉妁黨戚言縣君生富家習華靡恐不能安其貧及歸林氏即屏鉛綺服縟髢紡績枲紕布事大姑周夫人姑徐夫人朝夕執饋饎惟謹二姑並愛重之徐夫人晚苦足疾每起居必親抱持殆病革縣君焚香默禱刲股作肉糜以進翌日遂愈及徐夫人卒事周夫人尤篤夫人性嚴毅縣君左右承順無不曲盡其意夫人嘗

語人曰林氏家衰久矣得新婦賢又多男子林氏其將復興乎鄉里親戚聞潘氏名亦往往指爲閨門游周夫人年八十二終將葬縣君夢神人示之兆十果言其徵親戚無問貧富撫僕隷務盡恩信諸子侍前每援引古今人物高下教以立身大節少有過立責不貸尤遇僕者家人遇小疾輒自制善藥療之平居極儉爲每得珍果嘉饈必以祭徧分家人然後食治家嚴而有法新州得專志學問無內顧憂者寔縣君相之也新州登辛酉進士第同知奉化州以恩封宜人及授興化府判以階五品得令封後官新州階四

品當進郡封會新州卒不果請其在蒲陽時媼有售珥珠者家人請市之縣君曰此珠直當府判數月俸家本儒素惡用此爲且非所以示子孫也新州殁後子誠祖以蔭補彬祖以進士與先後入官或迎縣君養遇飲食過豐輒不樂嘗戒之曰汝能勵志清苦雖蔬食飲水吾樂也至正十一年正月左體忽患末疾六月二十三日遂不起縣君生于至元壬午正月十二日至是享年七十子男四人瑞早卒次誠祖從仕郎建寧路松溪縣尹次彬祖從仕郎池州路青陽縣尹次似祖鄉貢進士第一人以恩授處州路儒學正

孫男十一人公度鄉貢進士浙東廉訪司書吏次公興公溍公絳公序公質公燾公綏公異公贊公賓女八人曾孫男五人大昭文暉文溫文聚文呂女四人誠祖等以其年八月庚子奉縣君柩合葬于麗水縣元和鄉大杉安洋新州君之墓既葬之十一年彬祖至閩以新州門人行樞密院經歷劉基狀來請銘師泰惟新州舉甲寅鄉薦時先文靖公寔充考官及彬祖之來師泰又奉制校文於林氏有再世之契且劉君之言信而可徵兄宜銘銘曰

猗若之邦有林與潘有淑女其德孔開來歸于林克順克惠克孝于姑克昌厥裔相其夫子以有令名擢第錫爵卒守專城龍泉疏封寔爲大縣被服之華式光且貴有子鼎峙各獻爾能父澤是繼世科是承魚軒就養綵服先後以髮希年適介眉壽御邪之訓閫範之模母儀婦道納有令與大杉之麓封若堂斧戍附松柏以永千古

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飛騎尉天台縣男張君墓表

至正十九年冬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啟原父贈湖省都事德字加贈奉訓大夫中書兵部

郎飛騎尉天台縣男母宜人黄氏加封天台縣君啓
恭以予之過鄞也迎謁泣請曰昔先君之卒嘗得銘
於江浙行省叅政周公伯琦時未有贈今以啓原官
再被先寵於不自撚榮幸極矣惟慕有表實先生是
望君字伯通台之黄岩安寧里人本陳姓以父命爲
張申甫公後母徐氏君幼聰敏動止異常兒教之書
即能解意時鄉先生栖筠鄭公教授馬氏求進君從
之遊旋自力學及試吏持法平未幾即棄去先公性
嚴毅少不合意輒瞋目不語君愉愉立左右候少解
進食已迺敢食母夫人疾晝夜侍湯藥衣垢生蟣蝨

不解帶日課僮奴治產業久而家漸饒君遣二妹無
所歸適寡姊尤謹其子女既長皆爲之嫁娶焉宗戚
鄰里有貧者輒周之婚葬不給者輒助之急人難雖
蹈水火不顧邪城東二十里飛鳧鄉有山曰西山溪
谷深秀水泉甘美嘉花香草紛披崖巘君過而愛之
及先公先夫人沒遂卜葬於其下且別營其傍晚更
築室居之教諸孫讀書墾田治圃優游自適足跡不
入城府者十年至正十五年十有二月初七日以疾
卒越十有四日壬申即其塋祔焉君生於大德五年
閏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五十有九子二人長即啓原

良材善謀方以功名顯次啓完台州路儒學錄女一
人許嫁黄岩州儒學正余聞孫二人公佩山陰縣儒
學教諭公偶幼女一人嗚呼君子之施德於人也不
報于其身則在其子孫今兵部君生雖不耀而以子
官獲承休命豈偶然也樹表墓門以張厥美宜哉

絶句

庭前雙秀丈細花開滿樹隔墻胡蝶來援援飛不去

題銘古佛小像

旋身本無起忽幻生稍稍一心自空明秋月照寒水

五雲詩

神龍蟄水底嘘氣如丹霞鱗鱗動光耀散作金蓮花

右雲溪

白縹一縷起白石旋不流輕鷗傍人過落日上簾鈎

右雲岩

朝隨漁樵來莫逐漁樵去天門十二重黃鵠在何處

右雲路

漂漂荷葉風濯濯黃花雨丘米散霞梘中有耶溪女

右雲渚

六丁駕蒼虬蜒蜒背東海上靈飈一鼓之半天起波浪

右雲松

題延平圖

兩山夾長溪巨石如浮鶴中有雙精龍光射萬家屋

偶成

空庭橄欖樹直幹上參天時時風撼動青子落堦前

題虞先生遊山詩後

九轉丹成骨已仙珠璣滿幅尚清圓偶然飄落人間世猶有神光夜燭天

題天台隱士小像

鹿氅青衣兩鬢髮飛流光爛赤城霞靜中悟得先天訣手按丹經看落花

題白頭鳥

太湖浮玉玉生陰翠易紅梢取次深無限白頭人不管野禽何事訴春心

喜雨

赤龍吐火金石流恨雨熏灼汗不收雷公忽捲天河水洗出人間一色秋

電光閃閃太陰黑須臾驟雨隨轟延江流易長亦易退只有南山依舊青

寄贈同衛鍾道人

寶塔今成第幾層浮雲不隔不破磚誰知庾嶺傳衣後元是當年有髮僧

同唐佐堯尊師游來婧萬松庵訪石佛祠將登絶頂尋丹竈劍匣故跡山高日炎悵然空歸因賦三絶句

雙廟西頭十數家門前秋色老蒹葭野田潮水稍相
接時有游魚唼稻花
華姑山下華姑廟千尺長松任屋西可是丹青易凋
落梁間猶有百年題
客來曾記十年前穲稏西風滿石田近日山前頗蕪
沒耕牛賣犬納官錢

偶成

小馬年來多病渴小樓深閉獨高眠無端一樹櫻桃
熟勾引鶯聲到枕邊
安石榴花踰女牆高枝一半過西家我來忽借灕園
牆猶自貪看半倚床

題段吉甫應奉所臨十七帖後

碧苑紅杏倚池邊花露如珠顆顆圓一夜清寒歸醉
墨蘭亭空費打碑錢

海歌十首

黑面小郎棹三板載取官人來大船日正中時先轉
柁一時舉手拜神天
出得蛟門[illegible]是海虎蹲山下待平潮鼓帆轉輪齊着
力不見前船正過焦
大星煌煌天欲明黃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

日早催春運到燕京
雙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昏海上黃直得柁樓人笑
道半天紅日掛帆檣
四山合處一門開屯浪掀天不盡來船過此間相賀
喜明朝便可到南臺
千戶火長好家主事事辛苦不辭難明年載糧直沽
去便着綠裳歸作官
六丁駕柁如駕馬數人左右拽長牽萬鈞氣力在我
手任渠風浪來滔天
碇手在船功最多一人唱聲百人和何事淺深偏記
得慣曾海上看風波
亞班輕捷如猿猱手把長繩飛上高檣無進險我不
險只要竿頭着脚牢
上篷起椗氣力強花布纏頭齊兩鬢與眾人莫相
笑喫酒着衣還阿郎

書扇送張天爵

海昌城頭築城撒堂帖忽催蕪外官且向文場了清
事四郊烽火正平安

和謝太守二首

老夫看月三茅山風露高寒兩鬢斑早起偶隨雲水

出不知珂佩到柴關
翠竹青梧倚座山秋寒日影下蒼斑道人白髮心如
水只有清風爲捲關
題細魚圖
誰剪胥江一尺綃尚分波面幾銀刀細鱗可是非神
物風雨還隨雲氣高
鄭游思小像
青山綠水是江南鶴髮側翻鬓一筇萬壑情知否不
厭却來海上望晴嵐
題張師夔吞江聽雨圖

雲擁亂山山擁層天浮野水水浮天江頭見說多風
雨蓬底高人自在眠
寄顧經畧羊酥
三山五月尚清寒新滴羊酥來玉盤何物風流可相
稱兎毫花瀹水龍團
題倪中凱春山訪隱
海上青山兩何人爲寫眞日華僊掌曉雲氣舞衣春
竹對人疑看桃源世尚秦兵壓方消日貝借往來頻
禱雨望泉得題二首
數騎朝來出遠林青山可解隅氣禝靈泉久卓冥雲

錫近寺猶遺布地金古殿雕鏤窺汸于空庭鳩鵲下
榕陰坐間煩暑都消盡更倚長松一解襟
萎郁盛開紅滿庭四圍山色晚偏青齋分香積松花
飯坐對珠函貝葉經剔火不焚唐刻在望泉偏爲福
州靈何當酒作天瓢雨頓使朝來老眼醒
秋日城南有懷張師夔令尹
閒閩風來東海頭釣龍山下萬家秋荒祠擁來飛黄
雀野水荷花泛白鷗對酒漫憐年行欲移家深似馬
人留舊迹忽懷張公子吹笛雙溪月滿舟
和車次李景儀治青韻

楊傑船艫自越平捷書今喜出既寧秋高劒氣衝南
斗天近綸音動北溟萬里聲名雙鬓白百年文物一
毡青珠璣忽向三山落誰復歌詩繼絳坰
贈相里山人
七閩山色晚參天萬里東洋海水連欲借長風騎鶴
背却來平地看牛眠鈎雲已種三株樹駕鶴空遊九
曲船誰謂蓬瀛相去遠卷中還有玉堂僊
題丁岡所藏鮮于墨蹟
一自昭陵藏墨本昔名誰復更超群忽傳河朔專行
草不讓吳興變隸分黄鶴夜深隨落月白捲秋冷化

掀雲風流頗有非公子宜爾封題比右軍

會飲香嚴寺次李治書韻三首

當門老樹高百尺分得禪房一段清坐上且歌鸚鵡賦尊前莫聽鷓鴣啼正衡欲隱元非隱却笑逃名誤得名萬里乾坤望孫雨未容華野留阿衡

先生坐對梅花封樣玫元同一色清儒使已傳青鳥信吳姬空唱綠　釵詩裁大得真無敵老慣知章淚得名試聽高吟誰得似　將清興屬的衡

越王城西莫山紫螺女磯頭江水清笑飲未須嗟別興醉歸猶駐珮珂聲白綠隱鷲如心事肉許漁樵識姓名吟得新詩送袖上醉顔今復見匡衡

燕潛春樓次燕院使韻

海上三山青不斷小樓分得半間雲封深庭生門巷晚花落瓶梅爲酒熏岬帳設稱人昔懶閑奇送許客來勤明朝只恐乘槎去枷却芝田野鶴群

晚歸香嚴寺二首

烏石山前白石堤獨騎瘦馬入招提天寒古屋來松鼠日莫空庭叶竹雞封老根穿墻壁畫苔荒雲落棟梁題倚闌不覺成深黑隱約孫鐙過殿西

詩閑暫住城西寺到處青山似故鄉把酒讀慢年

深逕行遠吹老來狂海風霜候桔抑伯溪雨茶壺撥晚香興上霜饋夕行訴未容白髮老鴻僧

城西晚步

桃花杏花爛熳紅十里行日滿林以青雲春子歌三是行變僧人酒一巾道路干戈思故國江湖青劍感飄蓬不才已分成樗櫟且把衣餘掛海東

遊玄沙馬上偶成

十里青山馬上行鬼風拂面尚微寒偶隨芳作來僧寺却咲飛花點客鞍東野先生方載酒西郊懊士亦彈冠笑憐白髮江湖遠且爲諸公一盡歡

秋日移居來源寺夜簷月臨別贈浩無涯和尚

歷世茫茫浩如海無涯觀海亦奇哉赤龍湧日六戊出白馬駕湖天上來北風吹作雨錢雪不地不動千山雷激風池逆花爛熳玫瑰迸裂青崔巍

晚朱郎中夫人

江上西風吹白雪山頭長草先黃昏未備熬飯謝家廿年兌孫來魏國孫絲絲纏空愁海鶴唳鶴聲斷散汶谷宅年太史青彤管更有恩封大里門

送仲秋山水

泠浮為崖金作坡白雲重疊護曾阿背琴童子松間
坐東帶佛人馬上過高閣半天開寶月飛流千尺寫
銀河工孫已老丹青在轉覺風流意氣多

荊門關

長堤沙石嵯峨雨耳波濤枕上多半夜鳴鉦風滿
對五兵拱校弓生河上灘艫重千牛力下木帆輕一
鳥過欲識洲檜誰畫策馬侯祠字枕坡陀

李都事榮壽堂

積衣粉拜綵中貿孫許遊拜又二親鳩杖鄉前酒白
下魚竹花下從朱輪郡君得詩賢歲靖同馬增官說

舍人何似一門全壽祉白頭同謝龍章新

試院夜坐

滴池松陰翠欲流婷婷偏解媚清幽艳橙照夜官分
署蓁模窺寒客擁裘院裏知更鈴語細門前行曉擾
聲稠紫烟吹散蓬萊近誰得儒宮第一籌

經雲道中 時孫偶之同行王子充蔚未至

五門宮闕擁宮冊郊許來風在海濤擲地每慚孫緯
賦登樓還憶仲宣豪衛相稻秧黃龍甲閣道松森拳
鳳毛莫咲江南行客遠來頭俯見日華高

泉州道中

下山落日丹霞北萬里孤城白水南玉枕霜寒凝紫
霧金光滿暖熬黃柑海商到岸纔封舶番國朝天亦
賜驂滿市朱幡耶歌舞幾人為爾覺沉酣

題張平章綻香閣

錢城控東南列戟衛峰攢日暖洞房深芳卿未清書
寄龍帶錦帳透遮拂羅袖還同踈雨駐忽送微風灑
燕然飲中襟瀟即此介純茂開門湖水綠一米遠岫
飛鴻不可攀瀰氣撫宇宙

寄題谷隱亭

連山起東南海勢迴迴丹從峙秦郛雲顛挾光栞

絕壑瞳曈嶙岏何深冷君人在空谷遙遙遠凡境
浮雲謝軒冕雅志尚質頑意適神愈超理悟心自省
白莫漲父吟白髮還一楚

題倪元鎮小景

高松下蔭槎細竹亂如棘峰巒遠近見慘憺帶古色
幽居在林下可望不可即

贈貫朽石

我身如朽石碌磎不朽而酒龍文班風吹鄉于吼涼宜
玉几香花落金罍酒跡跌默相對因之傑石壽

風雨送別張道亭象意

空山自寂闃况此連日雨淸晨起開門迺意立來無
風吹撼攪樹青子落當戶滿新就齋厨早飯已及午
飢來芙蕖盤莉非厭雕俎相知爲歲晚落踶可數君
去不可留雲帆在南浦

玄石歌次李昭食寔韻

女媧手煉五色石亦龍角鬭人不識洞濱風捲入英
韶九奏功成萬夫力淸標一染越江塵歲久落此竟
誰拭秋雞露冷蝕生銅天仗雲散荷著纏何人爲爾
出妖繼萬里遂得相追隨無諸武劍故步蝴蝶女學
舞空差池歡當世巾下墨黑霜痕忽起拯蟠螭夜深
星斗散如雪曉日未掛扶桑枝世間頑礦滔滔是草
木零落何足記死碌不泯瑰瑋亦崇廟別有璠璵器
似君知己爲作歌鸜鵒横飛見高志青天五岳秀夫
客且向三山看空翠

和李經畧寄熏院使韻

今晨欲別還復留兵塵須洞何時休海天萬里風浪
闊却思策馬登崇丘白頭寧復希世用高門大宅蜂
衙鬧長江雖少橘千頭陶家尚有盡百甕羨君慷慨
多真情一絲以重九鼎輕明朝沽酒再相約共坐西
樓聽雨聲

和達道夫寄李經畧韻

銀鞍白馬江南使散作五花雲滿地當門下馬肯吹
簫歌歎別有飛鴻志海波湧〻山耳白月湘妃爲君
鈀黃龍行米去朝天百萬御人盡憔悴老失雲鬓白
聆昏作事忌契人見瞋阿誰顧我意是京沙頭一觴
驚親

和李治書遊玄沙寺

建山比起青龍淩騎天直下變蛟龍玉刻腑腑作重
垂自是身舞飛來峰黃金布地貝闕崇高年之校千
歲松亦有野客如茅客賓夠出匣光芙蓉上方坐蹔
下方鐘桃花流水春落落日高嘶馬來相從星斗錯
落錦繡肖愧子江海莽梗蹤

題牧牛渡水圖

兒騎牛兒騎牛兩牛渡水當中流一牛册積立沙洲
沙洲泥深沒牛足中流浪高拍牛腹長繩隨手衣裹
身前者起顧後俯伏牛背軟頑不自由誰云穩比萬
斛舟待兒出險走平地畫圖忽落東海頭東海頭飯
牛之子曾封侯

共水謠

共之水兮有魴有鯉雖有魴鯉食之弗美豈曰弗美

不如我漪湖清且駛兵之陂兮有蒲有荷雖有游荷
食之亦甚不如我漪湖安無波兒之野兮多黍與稌
雖多黍稌食之無補豈曰無補不如我漪木亮且膴
漪木之陽兮姑山之陰亦復頹洞兮更阻深塞雨颱
颶兮白日雲霧零我望不見兮實勞我心

北堂詩序

北堂者外兄李庭玉求視之堂而余先人名之御公
書之者也冀公子敬又為之記也李涇邦族世家中
微庭玉父南翔甫娶於貢余姑也有淑行善居積以
與左右家復振廼謀徙於宣城之西未幾南翔沒庭

玉益飭立室廬園池務極崇麗而北堂爲尤勝晨昏
定省姑順子孝以供食膳必於斯堂而歲時上壽少
長咸集綵衣爛爛觴豆交錯亦必於斯堂余以子姪
之禮數得列拜堂下會飲堂上時宣城稱故家文物
之盛皆推先焉後六七年余游京師歸則庭玉已物
故又一年先姑亦去世及登斯堂而哭之視其書則
御公逝矣讀其記則冀公逝矣想余姑之形容思余
父之名扁此心之感慨悽愴當何如哉一旦庭玉之
子岳携詩一卷而請曰人非事變斯堂尚存朝夕暮
歸不勝其悲幸如完甚以存先澤先生能強記之乎

嗚呼渭陽之送見舅如母北堂之名想姑如父杯棬
不柰循思乎澤而况於斯堂乎且世之子不能守其
家者多矣今子不惟能守而又加葺焉其不可以無
記且非獨爲子之勸實以慰余思也

陸氏世系表序

江東憲史陸仲賢甫示余族譜一通其昭穆次第耶
法史遷年表綱舉目張親疎畢録遠近備見盡至於
是六十有二世矣余既閱已未嘗不嘆其世德之遠
也先王制禮以服繫親至五世而止非欲人以路人
視同姓也不過爲之中制耳中世以降而五世外遂

至於吉不慶凶不弔視同姓與路人無異於是去先
王之意遠矣當是時也使族譜誠具焉之後者按而
求之某也某所自出某也某所自出將必惕然省
曰吾今千萬人之身其始一人之身也孝弟之心將
油然生矣而昧者不知也今仲賢甫汲汲以脩譜爲
事其知此者乎譜稱陸氏在吳郡者出自漢太中大
夫賈唐末之亂故有舉族居杭者錢氏欲用之遂徙
家山陰而居四明者又山陰出也閩人代出若吳大
將軍遜大司馬抗晉平原內史機清河內史雲唐國
子博士德明丞相兗國文貞公象宣城公贄吳郡公

褒宋尚書左丞楚國公佃文安公九淵待制國史沿南劍作游文學事業照映前後吾仲甫之譜之作也非獨有以繫凡氏陸者孝弟之心蓋必有繼其祖武而興起者矣語有之曰盛德必百世祀吾於陸氏有徵焉

送宗人貢宜仲歸丹陽序

至正二年春二月宗人宜仲自渠上執其譜來謁曰將訂吾所自出而敘其未續者師泰敬受而介觀之則先世出於大名之宣城其南徙曲阿之柳塘與宣城之南湖其世次行第又其相契於是合族之人而

叙其故明日適謁我始祖武德公之墓以及我曾大父侍郎府君大父太監府君先考集賢府君而祭告既畢乃請序以別師泰聞之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不本於聖賢之後而族屬之疏且遠未有不原於一人之身也故君子欲訂其出敘其續必知姓而後可考氏知氏而後可論族苟昧乎是則宗族不明昭穆失次雖日譔譔以求其合必如斷潢絕港其何由達其流而究其源哉然氏與氏族之說自姬周之末已不能免況歷世滋遠因官因賜因邑因其所能因其所乘因字文之省因聲音之近紛紛錯繆此弊不可勝言乎烏敢議其失似者矯之以為同也唯我貢氏得之黎陽公之字而漢御史大夫禹尤加著稱千有七百年來固未嘗有背向之所謂錯繆者且柳塘南湖之先由大名而渡江也於宜仲於師泰皆無七世祖而二祖之行第相契嗚呼不交接於已遠而遺於已荒使人皆有以勁其不敢忘祖之念其庶幾乎宜仲之心重有所敬也宣城貢師泰序

雲溪菴記

吳淞江之上三泖之口有尚上人者芟茆架木以為其身循曰雲溪門無藩垣室不墁甃引潮為池周以

竹封池上治園以植蔬果其外平田廣野嘉穀彌望橋其東附用度米者夫即致之上人且爲食息其中至依木樹若將終焉余自千山泛舟江上因吉人其景文過雲溪上人曰吾始受學禪林遊方之外甚幸求救於碩師闕人今年七十九而茲屋之成且四十年矣顧惟我佛與佛又何必勝勝然以求佛也我且樂石而棲坐對而飲甚罷飲酣則于于而遊陶陶而歌休休而臥不知天之高地之迥日月之往來寒暑之代謝也客亦能同我樂乎余時憂患多病莫知所對々乃強起坐溪西南石上看有大魚數十尾浮游

松竹枇杷之陰授以果餌則波翻沫濆飛躍几席間
心甚樂之而不足以知上人之樂也適相與一笑而
退

造千山記

余來櫻山逾月若恒為酬酢雖牽意而行偷日而睞其
高宗幽勝不暇窮也一日乘小舟緣溪東二里許見
連岡疊巘東走歙溪復折而拱神祠佛宇錯列上下
有浮圖冠其巔者問之千山也山上四望則全吳之
勝殆無遺焉里人周彥英君其龍門令到造予從行
又東三數里少折而西止宿周館前有外大竹數萬
竿作人字排寒翠萬人不能度不可留其後為堂曰
軒阻以嵌崖帶以崇林雜樹蒙密藤蔓聯綴每風從
山下回注叢薄則鮮羽森動隙光參差錯落簪笏可致
龍騰也鳥有鷓鴣鵲鴝鶺鴒又有異禽類鵠止黑而
小終日飛鳴悲戶間若與人相樂者時余病熱多悸
亦為之灑然奇故曹宜慰創宣慰入粟萬石得官而
家廢子孫因歸之郡人姚氏云

歸隱庵記

雲間處士吳崇謙世居支硎之靈城由叢埗從郡城
之南父君儲然不樂者思從三逕之口自號小村且

二十年矣一日由逕北二里許顧瞻草樹叢茂旁多
間田將從遷焉道見黃冠人立而拱明日出如之明
日又如之處士曰是若迎我者豈偶然哉吾其終隱
於此矣屋後斧斲花果阻以重溪溪之外數十步有
沙阜穹然若聯龜然大竹多至萬竿森立如綠玉然
七年過輒盡日邁去間見繼繼竹間相與而馴未幾
雙兔躑躅代於前因慨然曰始定宅而鼠拱我今雖
兔復見尺其告我矣予夫雖兔不變七節之微也兔
穴而藏兔者之兆也遂築室門為扁曰歸隱語其子
對曰我壽當止七十甲子明年我將死也必葬是
至期處士死諸子即日而葬焉後十二年余客吳淞
江上諸孫聞流請日野之先世自大梁扈從來末嘉四
傳而至忠訓公盛威又三傳而至我先君先君凡四
遷而終於此歸隱之命予澤也先生其能賜一言乎
余聞吳氏之先出姬姓自泰伯讓國來吳遂以國氏
至延陵季子而復脩讓德天下後世聞其風者猶且
超然有遺世絕俗之意況為其子孫者哉處士倜儻
負氣好周人之急嘗言鑿江引潮溉田數萬頃邑人
其德之今賂其後者能使飲有衣杭香稻其瓜芋
蔬蓏孫果之饌皆有崇常遠于京軒燒館敘完鮮鐺

之適書有六經諸史浮圖老子醫卜衆技百家之言又有鳧鴨兔雉魚鱉鰋鯉以供其弋釣其志亦欲使後之人自食其力而無妍媸循常從人以辱吾隱德也野字景文慷慨尚義自放陵歸即不樂於仕豈將慕李子之高風而繼先君之志乎雖然隱非君子之得已也不得已而隱則可不當隱而隱則人其以我爲矯矣昔之人有二隱乎一處北海之濱一處東海之濱其出處窮達不同而爲世教重則無不同者景文去東海不遠他日或有駕四馬之乘載千金之璧即其廬而聘焉者亦當從其時而進退之毋徒誦曰吾歸隱而已庶幾可爲繼志之大者并書以爲勸

尚賢齋記

余客吳淞江之上獲交於其君景文景文之子克潛顧余尤厚荒村野水之濱即有不樂則扶筴來往父子開所以慰其窮愁寥落者久矣一日克潛請曰甚幸奉親有堂燕處有室而禮賓之次在西偏獨闕稱也將闢屋之南楹以通其明塞北楹以牢其奧又疏其東西以宜蚤莫之適偏其顏曰尚賢庶幾賢者之至於斯也有以寓吾崇敬尊奉之意而樂告吾以善道也先生能爲記之乎余因凡事之請皆其所已知者余復何言哉然亦豈無一得爲子問學之助乎嘗聞之尚賢之辭嘗散見於易之傳矣其立言取義稍不同其尊德崇善則無不同者在大有之上九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夫處崇高富有之極而能降從有位之賢固可見上九之謙退不矜矣然不知所以致之者實由六五虛中而信順也在大畜之六五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夫以篤實光輝之德而能外尊無位之賢固可見六五之資人以爲善矣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由上九剛健而能止也虛中信順故從人之賢而賢者之助日益衆剛健能止故

不矜己之賢而在己之賢日加脩非深於易者其孰能之乎雖然世之人或有尚賢者矣而賢者卒不可得何哉豈非豢之味不適於口與靡曼之色不悅於目與窮耿之音不入於耳與宮室輿馬之奉不足以便其體而快其心與賢者固不爲是也賢者不爲是則凡所以崇敬尊奉之者亦必有其道矣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好賢必若此而後可以稱尚賢之實也否則外雖謁謁相徵逐而內實異契不相合人亦孰肯樂告以善道哉克潛歸而復諸景文遂刻之楣間以爲尚賢齋記

記河豚

河豚出江海之濱方春時伏游水底盛氣怒進物觸之圓脹如鼓漁者伺知其處沉鐵統木提下就之即仰浮波面因網取之以爲羹味絶美用作鮓作鱐皆可或云菜春柳花飛魚始太肥盛不然出鹹水者肥早此云淡水魚爾然魚狀甚惡剛皮駢齒忿脹短尾又性毒能殺人故人雖愛之而懼疑畏不敢食往年余客江陰見魚出時居人爭買取無問肝與腸胃雜食之且更相餽遺不已比來松江其嗜之如江陰二州人最爲善治河豚及問之則間亦有死於是者

矣大抵此魚有三種大者名黃駒君小者名斑兒皆可食獨河豚載之傳記河豚又有三色淺黑無雜文者最佳兩邑黑斑者次之又如點朱者有大毒其目睛脊血能立殺人必剔去之乙腴白如脂俗號西施乳肝大類鳧鴈者亦有毒然無肥在此去之則肉無味矣將食當披溥使以新水使血淨如浮玉乃入釜或熬取油和肉而棄其滓卵細類粟以酒沃之經宿大可比彈丸能脹人殺至死食者皆棄之獨江陰人能啖無難色問之無它法在熟煮而已世傳荻芽蒿芋松菜可去毒故庖者先鋪菜釜底次鋪肝次鋪肉復以菜芼其上和薑桂五味熟烹之或生食則屑胡椒醃鹽如常鱠絡非良法也昔者養生君子以其爲害也往往作爲詩文以相告戒而後之人若罔聞知因食以傷生者猶踵相接嗚呼口腹之欲惑人如是哉余今備録之者非以資滋味也顧惟騷客熊掌猩脣燕髀之奇一失其時猶且屏而不食况茲鮮犢毒人之物乎君子能慎於彼而或不能忍於此至有捐命直一死之說亦可悲矣因記以爲戒

三真觀碑

三真觀在長興州四安鎮石硎山之麓西北一里許

穹林深池左右迴環里人周貴燕與弟進元若信實始創焉中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母曰瓊真祠祭之法甚謹且備嗣漢天師聞而嘉之以神與父母爲三而字神者兄弟亦三遂題觀以今額貴燕曰通真明悟守道法師進元曰清真守素明道法師若信曰凝真守一崇道法師師先世在宋嘗數舉進士第至師窮微闡竊乃田治生家用饒充已而曰何爲是營營以勞吾形歟乃盡捐其家以爲觀衣草食木絶去五味與仙人隱士相羊棲息乎其中而其徒之來日亦衆師從受録明法清逸宏教法師教門高

十陳君守中實嗣之於是益拓其舊址增其土田崇
其門牖廣其屋廬後於殿之左廡起如殿者四楹以
祠東岳右廡亦如之以祠三官祠皆象之神地祇鬼
物伏衛祿寺魚龍飛走百怪之狀撞鍾擊鼓笙磬互
答幡星帔霞環珮玲瓏祈禳奔走神人翕和而邦域
之間益火水旱疾癘之苦矣余聞真武者北方黑靈
之六之神也其星虛危其象龜蛇危上尚旁下如蓋
故繼龜虛上下如連珠故類虯合二者之名曰玄武
玄武七宿實七遇行罰增年延德列於四司載於六
宗昔桐官方士往往先馬求避禍福易玄為真而

孫□武之號行今亦以神有父母曰真豈世傳襲之
久者又傳襲之耶然而三爲一太極之真也自一
而三人性之真也能不淪其真斯不亦長生久視之
道乎若是則觀之名三真亦奚疑況我皇元肇基朔
漠水德之符厥有攸緒其主祠北方玄武之神又豈
無所本哉元統甲戌歲余以江浙相府掾驛過吳興
閭謁陳君山中見其神完氣和論議洒然已竊異之
及見其徒貴惟正潘元德張君自成李君致堅與諸
弟子揖讓進退各共其職大然後知陳君之賢果能
有以服其人也明日衆皆前曰觀始創於至元庚寅

被旨保護於延祐戊午迄今凡四十有五年而規制
儀文庶克少備獨始末未記敢請以垂久遠余持雖
固辭而心則已許之矣別去十年南北之望愈遠而
陳君之請愈勤至正甲申奉行理刑會稽道出鎮上
陳迎笑上于曰巍若待子文久矣余報焉無以應退
即舟中爲書其故且附詩三章俾歌以媚神曰神之
徠兮連蜷佾與衆兮從充容穆穆兮離帝閽光景
兮俾民無愆　神之歸兮旆旌翠雲驂驂兮江國則
披髮伏劍兮威以力享族幾兮遐宜有式　神之遐
兮旆差差聆飄飄兮玄蝎譜樂將徹兮悉顧懷烈騰

上下兮降福孔皆

余編玩齋集即已卒業貢生欽搜諸散篋又得
先生遺稿數紙雜詩若文共八十一首一一持
來予讀之愛而不能捨也仍爲校定列於卷後
外有幽懷賦一首詞意頗不類歸之欽俾自錄
入家集云蓋欽與武俱郡庠生從余受詩經武
已登壬午鄉薦欽俟後舉貢氏世不乏人矣歲
甲申良月日性又識

貢禮部玩齋集拾遺卷終

貢禮部玩齋集後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溍以非才誤蒙薦送忝綴末科公旣入居文學侍從列而溍隨牒遠方浮湛州　晚乃登議溍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獨李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以元官召界陛次對溍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為寮日相款洽嘗有史事閑暇不覩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於侍郎之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

獲窺豹一班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溍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奉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下之士者彙次其文集為若干卷持以示溍始遂其快覩而厭飫於雋永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烏有一定之體乎侍郎早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遊於成均逮釋褐授官而踐敭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於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衆聽施於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叙功伐而著國勢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佹欵詩雜著贊頌碑銘紀叙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由狥時人之求至於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入山長溪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遐奇絕之槩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時人靜者互為倡

酬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士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日而語也蓋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為臺閣孰為山林也耶東坡先生後之文集亦不載無者

右編貢玩齋先生諸集鋟梓既久板多散逸存者中亦多糢糊蠧蝕難爲全書識者惜之予至宣州適寮友李君時言秉筆郡乘進庠生貢子安國典司纂輯閒與參訂安國玩齋先生後裔也一日暇共談及是集李君曰郡中板刻類有數帙若是集則可以訓者盍相與成之安國手徵出家藏全本以授予予閱之想見其爲人知先生不獨詩文之可傳而已遂命工人補刻之以終李君之意以成安國予景行之志且使款觀先生是集者不致有遺憾焉

嘉靖乙未春三月西蜀濮齋徐萬璧謹識

貢禮部玩齋集跋

余在宣州諸生貢安國時時爲余談説其先世所謂禮部君者當元至正末爲漕臣嘗泛海出閩徼崎嶇島嶼間爲國轉饟竟以客死又聞公寓海寧時自名其里爲小桃源元命既革宋學士景濂嘗邀之曰吾宜詣飲夜分乃起就臥命藥而斃余所聞貢生者如此余按國史載公文章行蹟甚備乃至屬纊不詳其事又門人朱鐩作紀年

錄但稱病篤豈史氏與其實
室皆諱之耶家後讀珉窩集
始知公嘗與青陽余左丞金華
王待制友善其所見錄列皆忠
孝大節闕死於皖褘死於雲南
豈真人家國者推公志槩將非

其儔匹否歟余竊傷公流離憂
憤老且死有如生言顧不令[illegible]氏
堙鬱無以彰於後世耶悲乎是
集散逸者十之三四余丞言於郡
丞徐君補刻之并取本傳神道
碑銘使究公平生以詔宣之人

士云爾
嘉靖乙未春三月望後建安李
默書于郡之惠廉亭

元鹿皮子集四卷

（元）陳樵撰

清康熙董肇勳寓樓書室刻本

鹿皮子集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陳樵撰。樵字居采、婺州東陽人。至正中、遭亂不仕、遁居圜谷。每衣鹿皮、因自號鹿皮子。考所作北山別業詩三十八首、備木石花竹之趣、則亦顧阿瑛、倪瓚之流、非窮鄉苦寒之士也。鄭善夫經世要言稱其經學爲獨到、然所稱神所知者謂之智、實慈湖之緒餘、而姚江之先導。論其所長、當仍在文章。是集題曰盧聯子友編。其古賦落落有奇氣、詩古體五言勝七言、近體七言勝五言。大抵七言古體學溫庭筠、以幽豔爲宗。七言近體學陸龜蒙、而雕削往往太甚。如春在地中常不死、月行天盡又飛來之類、則傷於麤俗。詩無獨鶴痕猶在、夢有鸞膠斷若何之類、則傷於纖巧。顧嗣立元詩選乃標爲佳句、列於小傳之內、殊失別裁。又古詩用韻多以眞諄臻侵同用、沿吳棫韻補之謬誤、殊乖古法。近體多以支脂之微齊通押、蓋亦誤信吳棫之說。夫詩各有體裁、韻亦各有界限。既倣於復古、自可竟作古詩、何必更作今體。既作今體、而又不用今韻、則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驘矣。是皆賢智之過、亦不必曲爲樵諱也。

會稽董漁驛較之

元麗庶子集

詩賦俱全

寶樹藏板

序

會稽董肇勳譔

余選東陽歷朝詩於元得兩先生焉曰陳樵李裕陳先生詩見於元詩選本中尚數十首李先生詩即邑乘藝文亦畧之竊念豐城劒氣尚能光燭牛斗兩先生文章當日所稱光燄萬丈者今乃不獲與爝火爭

是可歎也既讀宋文憲公濂所譔兩先生墓誌深加推許其稱陳先生謂先生入太霞洞著書縱横辯博一洗支離穿鑿之陋晚益

以斯道爲己任撡觚摩畫夜書成合數百卷迄今三百餘年雖先生之名猶在學士大夫之口而問其遺書僅有存者惟鹿皮子數

卷耳復竊念先生以曠世之才其所著書明理一分殊之義若遂欲起洙泗伊洛而師友於一堂詎屑以儷詞韻語自見哉而世之

好先生者在此不在彼顧先生詩實自成一家獨取古韻不就休文三尺其七言律新逸超麗如玉樹瑤葩天然自放更有不可及

者至古賦十餘首體備風騷足以兄事駱丞弟畜元瑞余嘗購得舊本於許司馬家重加校訂付之剞劂氏亦自知非先生所欲而

一生精力已付秦灰此詹詹者猶得於殘編斷簡之中存什一於千百是亦先生之幸也先生當元季隱居不仕清風高節庶幾希

夷後塵出處之義較李先生爲正而所學亦過之余既重刻是編而於歷朝詩選中載李先生詩獨多後有博雅者取兩先生詩合

刻之譬諸雌雄雙劒不任孤飛干將既來莫邪自至百年塵土一旦拂拭而出風雨之夜定聞鬼唱兩先生之詩靈其猶徘徊於山

巔水涯間乎

元鹿皮子集目錄

卷第一

賦

東陽縣學聯映樓賦
八詠樓賦
太極賦
迎華樓賦
蕉卷賦
閉關賦
胡氏鐵心亭賦
月庭賦
李夫人賦
近華觀瑞蓮賦
垂絲海棠賦
臥游香爐賦
濤瑚賦
放螢賦
節婦賦

卷第二

樂府

中秋月
寒食詞
行路難
虞美人草詞
七夕宮詞
雁來紅

五言古詩

清隱亭
雨香亭
洗心亭
答李齊賢言別
題松間閣
送李仲積北上
把酒
題鄭仲涵東明山蓬池日
醒酒
送吉夫北上

寓樓書室

雙柏　蘭竹
瓊林臺　蛺蝶二首
送兄遊姑蘇二首　送蘇古甫館於穆千戶家
歸　門伯玉隱趣園四首
同陳子俊賦秋遊耆闍山時九日後
七言古詩長短句
宣和滕奉使茂實　蘇李泣別圖
送厲生之天台　贈拆字榮生
寒江漁樂圖　和楊廉夫買炭歌
代朝舊人　代答新人
代玉山子答　題竹隱軒

待月壇　天香臺
蜀錦屏　題海棠
石淙歌為石淙和尚作
香雪樓　題騎牛讀書圖
門伯玉隱趣園荷子池
五言絕句
同兄弟十首　新涼二首
遊擬園詠　越上寶林寺八首
除夕　題畫叢竹幽禽
送李仲積北上　雪景
七言絕句

雙鬼　送孫仲明尉再到東陽省
基歸太原二首　桂
贈馮東丘　送人之棗平
含輝亭　石
山水　江山萬里圖
策蹇衝寒圖
五言近體
投刑憲列職三首　投憲幕上下六首
投李息齋父子三首　送里人都下省親
送蒙古教授郭受益歸洛陽
徐文蔚　劉山南燒歌二首

竹雞　銀谷澗山房
送沈教諭　題鄭氏義門
大風閣菩提房戒丹藏二首
春日二首　雨四首
送朱明德休寧典史二首
送張仲舉歸晉陽舉進士六首
黃晉卿見過郡齋歸烏傷六首
春日題水軒　送黃晉卿之任
五言排律
送烏經歷歸二十韻

卷第三

七言近體

趙建父書郎　呂氏草堂
蛺蝶閣　太霞洞
飛雨洞　碧落洞
繡衣洞　五雲洞
巴山[illegible]　蟠龍石
觀瀑　陳氏山林春日雜興
浸雪　醒酒石
甃徑臺　東白草堂
蓬月臺　級谷潮本碧亭
少霞洞山居　圓谷洞
少霞室　圓谷洞
少霞耕　春素塢
揚翠嶼　紫薇岩
龍湫　石斂峯
賞花亭　水亭
青凉臺　忘憂閣
南軒　雲山不礙樓
野芳閣　蓮池
蒼翠堂　山齋
山園　壺天
鹿皮子塾　避絲

臨花亭九首　遠目樓
澹展亭　西睍峯二首
涵碧亭三首　上虞魏氏湖上精舍圖二首
霜巖石室六首　石樓草廬二首
哀江南劾李義山　慧力寺臨崖

卷之四

落花圖　空碧亭五首
空碧亭老梅　石磴
梅巷　山房
秋色圖　飛觀
絕湖軒　飛雨亭
故巷　蟠谷
磐谷洞　伏虎山
貫寧泉　尋春園
見雪臺　山館
山莊　琴臺
梅花亭三首　鳳吞亭
春日閨思　南家洞
石筍　霜雪石
疏影溪　書房
[illegible]　春日題水軒
張氏雲樓　[illegible]衣亭

集061-573

占星臺　半湯洞
鄱陽湖　釣臺
翠光亭　詩林亭
下瓊亭九首　送蔡竹澗江山教諭
送余善之歸鄱陽　次王右大暮秋旅懷韻二首
送盧經歷歸北　金華通天洞
小目觀　湖州
心遠菴　石匱
雪潮　三泉
瀑布　石磁樓
少微巖　西巖紫霞洞
山堂　贈蕭宛平寓
次韻黃香卿見寄之什二首

元鹿皮子集

凡例

一是集爲里君子交口編予交游所撰書入帝之所錄

舜凡公楷之子之所作書文而寄先生遺文散失講

得是編刻之要爲有功於先生者故不欲沒其名

一舊板刻於明正德戊寅歷一百七十八年間多殘缺

不可辨識茲細加磚併共得一百七十字其餘缺從

闕文

一詩餘既燬於火殘身之家罕有存者二卷既去樂府

一俯臨爲可惜

原序係鄱陽劉公旗所撰因中多忌諱語不及登載

一先生實當宋時咸淳二年爲宋丞相公謹王忠文

公瓊隱修元史總裁官二公皆先生同郡是時先

生尚存格於定例遂遺落而未嘗公爲作傳尚今以

進篇首使讀是集者知先生之學爲儒學詩賦小道

不足以盡先生也

一先生論體七言律詩獨多舊本分三四二卷列於絕

句之後今仍之

一先生詩賦瑰絕千古但命意選詞其奇多苦其難理

俟有餘暇再加箋註便成善本

餘姚後學董肇勳書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虎皮子墓誌銘

國史官同郡宋　濂撰

發之東陽有隱君子焉幸陽巾裁虎皮爲衣穆樂銀谷淵中當春陽正殷飛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焉飯飽而入石霞洞者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訶誠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甚速坐之滿軒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蔬臨饌執箄獻酬歌古詞以爲驩酒已君子慨然曰余沈酣下徒經而學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濂然以來學傳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合余悉取去舊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

且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猶得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矣自王公下至於儒無不伏其得宗之秘不可致收啓乃優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棄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知聞當聞余說於吾後云濂乃進而請問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周易爲易象者不可混以片言統爲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齒古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不交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也

然一身可推千萬億可推而一之其於人則仁也賢有親之殺有尊有卑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尊卑貴賤之殊分所謂禮也理千萬十者歸之於一理千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以合天之禮反求其故地收聚而登大焉者差之黍絲則人已無別矣親而不濟欽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勢倫數禮樂廢而仁亡是故孔門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間所操者禮之柄耳後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

理一分殊之義發則據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盡遺經不可讀矣濂受其說以歸關暫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謂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下如斯雖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學矣或者目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合之也自後濂爲貧濟化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問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沒沒焉惟恐不傳膝書燈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濟成言道者與兩授予聽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愛惜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燬於兵

寓于婺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遂微疾臥坐於一室不食
飲者踰月與令廷臣來視疾君子遂去曰吾年八十有
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夫殁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
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號
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逸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
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嵩
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
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
兵初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稍受易
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
無不解學成而隱遯然不與世接惟獨窮羣經思一洗

支離穿鑿之病形於談辯見於文辭恆思懇爲人道之
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
識說之者以其新逸超拔喻爲挺立孤松翠龍俯仰下
風而與之致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十之
駢儷時之靡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益少
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傳寫謂絕似魏晉
人所爲君子則薄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邇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
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
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攣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
爲風疾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裁竹爲筒時以口出之

母鄭夫人殁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未之嗚嗚而泣生
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窶儉於
貲猶懲俗累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捐粟
振里閭自以來年以纖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器
乃自今也恐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
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
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
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哲理大要曰答客問曰
石室新語曰浮槎科纂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
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
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

縣教諭側室吳氏生耆年君子殁時諸子唯喬年在女
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某某孫女四人適某某曾孫男
五人某某曾孫女二人在幼某年某月葬於縣西南四
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
咸會莫不涕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翥乃爲撰
列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禕持來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
嗚呼君子以超絕之姿曠視千古若一旦暮制以孔子
爲歸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苟詭隨必欲揭
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避者也非人豪
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
何心於同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

起子之歎而君子之來說亦或稱其損益以就賢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渾融而卓冠於先後矣天之生材用違而不相值每知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幸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而無疑者世之人第察彼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而莫窺見其衛氣積者甚深也不敢竊有慕於伊洛之學有志焉假日就學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當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益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承濂傳聖繼兮伊洛發還稱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間不間兮今古奏和不自拔登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後彝乘嬰兮爲去若與攫彝實彼門栥兮將使來者嘗有夫起東魯兮吐言一如彝實啖達幽隱兮務使冥惑揚留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美書動盈車兮片言微語數中有萬貫元兮包括無遺忘解之瑩衆目兮深異呵阿爲仰趙海外珍兮神光童妙可畏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表公侯兮上可吹兮門可爲障安山兮枯稿理而尚究史何爲長兮襲冠叟乘飛龍兆氣飛花兮心與倘霞冥清風興逸氣兮橫絕宇宙中象可兮自被兮昭日祕倍顯凌姿太假淵兮卒以上壽兮汴洛河東流兮何兮人只並見神必有備兮盤氣結華英采爲文字兮千秋垂休聲

元鹿皮子集卷之一

同里　[illegible]　編輯
會稽　董肇勳　重校

賦

東陽縣學歸映樓賦

於穆至聖參天貳地作建人文執物垂世粤自炎魏以降神明繼位聚符握鏡向明永治莫不略本古訓合仁義用能光集聖獻四三六帝於是立辟雍於上京範泮水於伏邦東膠西序右學下序敎以禮合德以樂章上觀物華下學夏商承先王之鉅典揚聖哲之耿光於是萬方景附偉教風翔或石室講肄或廣崇賁宇廣壁以東制郡化普惠路作宮周于牽上講學士之雲從偉紹紳之鱗聚見方殿兮秋秋砥切雲兮蹈躅夏弦秋吹春于冬羽惟吳寧之上邑寔金華之東部惟文儒之至盛況絃歌之盈耳雙牌門兮書刻講堂□□坊之高張旋形勢之洞辟黃堂嶷峩軒前兮危虞具修講堂雄峙義閣中起紅梁相宜則有群書淡斂汗簡帶緗積縹襲與鋼戢鐘鼎彝與瑞鏡鼓六籍之芳風喜古昔之驚開下臨萬井天蒼邇軒瞰層樓之天際兮獨孤特於西偏兩峽眼之蒼蔚兮歸屆尊之苹芊偉那人之經始兮結斯壇之耿耿檻棟對斯飛檐文瞭若黃鵠舉翮兮翩將飛而未安歎與宴之變遷兮乃寄寄於齋宮登茲樓

以指羊兮愛結構之豐隆赫華榱之參差兮儼旻宇之
形乱浮柱離離其犁比飛虡嶫嶫以騰空散綺霧於綃
隱璜形雲於綺櫳循步瓦之霏屑兮見陵臺之蔥蘢復
斑筍而回顧兮想前夕之清風聽珩碧之蘭林兮覽三
丘之雲松飛岑連嶂翠碧浹疊慨仲文之才藻兮顧沈
身於葱蒨猶棲棲於末路兮臨青冥而鍛翼仰輿宗之
遺烈兮流幼公之殊猷相盼譲之隱居兮思立英之遺
迹發詞闈之春華播風流於金石哀祖國之東歸兮忽
山林之改色慕張生之絕塵兮採瑤蕊於山側俯寥仰
觀感今懷昔故凡胄耕學録之徒負素抱書之倫或奔
走在廟進族退旅芹茅在邊鬱爲石郡抱匪負笥滿橫
高縣戈以侯棘[illegible]既德是兮[illegible]受[illegible]射夫獻[illegible]排還
周旋升降有度或德行卿飲事賓有主之筆介宾以興
問序觀見既就筵既上志領思亂於焉遊處或登高
之亡以托頌詩以陳志攬翰墨之餘波兮發高藻之遺
翟榮文學之穎秀兮來衆士之吾游又吳越之清風激
燕趙之文學之悲歌洗心於理光英朗發蕊頌金客起而
爲從既目華雅巾天親以清兮琢桂爲戶文舞植兮名
聲引驥翠鳥鸞兮下願成堯玄玉瑛兮抽琴命採朱絲
鳴兮衍光蔭秩香萬緩兮凌雲藹冈夫何營兮張義爲
春理爲綱兮

太極賦

何太始之無始兮块孔希希[illegible]後不知其有終兮前
不見其肇基冺昧無朕何象何儀孔乾何端入混何倪
五方何揭四維何施非圓何覆非方何賦五辰何撫六
宗何所爲大道之大原兮有物混淪大不知其外有兮
細又入於無倫長上古以爲生兮閲萬世而長存惟道
體之大全兮命元氣以爲憑天人於是乎成性兮裂積
氣而儒形方其函一[illegible]以爲[illegible]兮氣磅礴而未判渾與
沕其雜襲兮會玄黃之未分遊沆漭而浸涎闓聽霈而
靡紛彌漫兮參寥冲漠兮絪緼馮馮翼翼杳杳冥冥有
白日於瑤池兮明月於蓋滿列象兮儲光執耕兮昭晰
於是沉奧積亟而陽高抗下遂勃而蕭劃上扶輿而森
爽女媧鍊石以仿規條忽爆擊兩舞黃天紅地綜成文
成象散氣舒光昭晰清岡川融濱融海滿岳壯四游上
下與時升降大寫左旋行無停輪玉衡斡流七政牽錯
其出入之息互爲吁吸乘氣之機行寒吹溫六月一息
闔陽闢陰動爲靜基靜爲動源品兮爰所伏寒兮溫所
存極不則復時往時來一氣所布是行四時發爲五
瓦氣別方青黛之關先兮又握赤精兩關之黃黃靈
以白兹兮又朱之以玄煉神氣蛻蟺陰化陽施蕞爾蜉
分萬類遊與[illegible]動行植跂飛羽飛人道乖天有仁有
義天去人其幾何雖殊分而一理無始之與吾其性五

氣之精吾其體故道至密於鳶魚氣可容於天地也吾嘗覽元氣之輪囷兮思邃古之開元暗天運之不息兮餞萬物之芸芸物更謝而迭粹兮昔太始之乘昆曾見命之不老兮世獨久而獨新夫天亦不能以自已兮吾又烏知其門哉系日無始之真肇混元兮爲物祖始萬象先兮思遠祖德窮化原兮名則無有辭何宜兮昔有人兮發柱端問天不對兮餘千年四時錯行兮品物繁天對甚侈兮非無言

入詠樓賦

燧火謝梧葉飛碧雲飛雪雨霽烏有客卿日迎野鴻相羊依遲悼夕陰望嶦嶬送日連於月妃于時天氣焯焯明河澄徹烏夜啼璚瑞淺沆瀣生丹露淡斷鳳來飛音絶個聯翔動巾箑微小解金波發露井飛霜陰渠沃雲疎樹迭花封條局葉瓊弁盈床玉塵生殘於是解羽衣彼須彼發奶唱歌斷月傷令德之未崇怨急景之彼奪昔吾先生得此流之日風月無際而客得之所謂庶人之風月也此日之樓迎華之觀在城東偏玄暢之樓出其西而背眾淡夾不知紀年而樓黃鶴聯鑣方騖黃樓自外翁學爭先登斯樓以馳明長風浩其吹衣瓊壁霜

寒丹雙霞披重椽橫羅欄瑫巖巍栭窈椻走柱孚棟飛縵簾迎庭家棍窗縈肉榮隱乎琳房東縈略其梁麗閒門有其扎厥發含出於西垂戶朱殷兮利日亦尾積翠兮與霞歸飛雲繁乎檐牙芳塵隱乎棟題請憶以爲蘿薜遠怵以爲浮思與觀同榮非謂丙麓氣風物之清新聚市列之嶺闠雖有庶人之風月將無以容之也客卿門室昭盛矣美矣彼何以爲客室之地理曰城侵所竭山澤劾奇共南蔡平綿地百里落脈而端大川交至遐不曳曼進不迫嚴肆宛而其紛積金沙及於河麋迤而翫之周綠影在庭木紋浮秩若泉之繁若波之旋鈞車雜谷行疲樓遲亦有居釣隱淪外存晉駐張志和之艇

東來李供奉之帆西去錦袍之影未來欸乃之聲在樹
水鳥沙禽無今無古其北則金華室洞玄之天珍林叢
木蔚蔚漫漫若張羽葆若立幽旌紛青綠碧蒼翠千瓶
延目睨之則太元山色隱波轉鶴乎其前非煙非雲非
埃非霧幽玢毒炎璀璨扶輿若霧集峦若景涵虛入閣
岡登餘脊屬上系畀步縹排飛闘冒綺疏度懸箔依砌
戶搏之不得攬之非鍛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得之者不
綺錯而雕璇之者不遷澤而必賡此人間之爽塏山
澤之清淑所以娛人者也子能從我而聞之乎曰兩明
之具恍時備日志士所畏請言其餘先生曰東陽之牧
江左英秉于雲之翰墨百金一字離鵠肬手鶴蛇落

紙鏇動翰開金生字象吳興王壁見之失色瀛陽盤
焉之貴氣而洗滌之存廷中也翔自雲訪芝體兩明月
以為其樓光玉以為飾對栽花嗟錯張霞修裕趙帶之
餘折料其福之華連錦官取其光紫紅花得其富麗若
殘鶯算於淀鼎居飛龍於牛几璀光璧以成其豁假瑲
而取漢大晉之子獻識建安之其材鎔者也今郡司集
賢之墨未乾會司登覽之詩在其中矣出顧焉而審定之
其觀倘元為信似也客雲曰蕩子之春華雲章之清議
非所以崇德也詩言其餘曰石字研許謝君之城赤闌
之宮崟金華玉寶處乎北闕與湖大鶴出於南中董方
戈越賁信之寓宅又參錯其西東豐佰羽朵瘞如天泰

虛步霞起振衣為風曰留鸞鳳氣使飛龍青骨綠髓碧
髓方瞳四體集為瑶玕虛白生其心箭開陽斂秋與元
氣均六天為羽入極為門馭鸞車驂羽翰漫汗漫後列
真楼神不劾之庭煉形三丘之突丹砂鼎竈荊榛蕪沒
砂雞走狗莫知其境而光燄騰發金華朱殿翠雞通晨
騎昔之夜吾嘗登斯樓以北顧彬焉如熒羅焉如金大
如車輪縱耀輪困得其髮則無以登寰陽之漢霞春
飧之樂排門亦無慮乎池臺之陋者也子能從我而來
之乎客郡曰金石之壽萬不得一舊多君子學無不殖
業之不修其何能周耶脊靡先生色惡而言曰昔者晉
在中葉謝公在位袁宏朱帷藹然仁風與扇俱南歷東

重渠洗侯保之以保後賢至於我朝與廟扇之風混乎
為一浩乎如川雖有智者不莫能辨蓋東海之九民苏
季子之風叔敖舜堯之忠烈潘郁顏真卿之潘翔遠直
司諫虞之西其盍風餘烈宏覽則之今謝公之風
不戾而益不落而殖抑外寇之力卯客亦聞之乎否也
客郡乃頹然而作周旋里巷臨顧山陵問故老之緒言
路前修之風軌益洗侯方畫粹於東陽而梁王已懸帶
而侍已今歷年八百金鐫石盡城市皆非而謝公扇上
之風至今不墜自洗侯以下有賢大夫繼之也不然則
庶人憔悴雖有風月烏得而食之今天下之言月江山
不惡朝不勝衣從徒知東陽以風月而術其又烏知其

庶民以風月而極肥也哉遂稱歌曰朔月爲嬀兮吳越千里夫何寠寠粲粲兮言不及帝抑君臣憔悴未嘗相謂昂宮中故帶不以示羽欲誰示耶吁嗟乎黎庶之肥東陽之瘦沈王消瘦天下之肥也吾東陽而相國則候之肥瘠未若是而已耶於是胥蘇先生起而爲亂亂曰

飛觀碑几城東隅兮閣堂豈屋交綺疏兮緋衣金節玉唾壺兮淡黃紫熟雨徑巾兮飛蓋搖搖風清邃兮瑣綴華殺照碧梧兮鐵花燈玉炊雕胡兮手揮五絃罷吳趨兮長吏著白兮疲民魁謀訴偷寒兮圖空虛水雲在柳兮日在榆風乎大澤兮歌唐虞

迎華樓賦

昔在黃帝世有玄德敷佑下民芳猷允迪越繇帝煖踐脩曠逖誕受瑞圖冥搦罔愿比賁鸞儀方標鳳翥青獸既登升鼎飪御飛龍曾之遺彝振清箫於雲路建仙華之明秀兮夫亦靈脩之所寓也伊仙華之雄峙兮寔作鎮於海隅鍾元氣之淋漓泛浩翠之嵯紆候神之館既開奓於東南兮又下迎於鼎湖洞廟千秋歲將奠趨靡處是微民無托痛嘉薦明粢芬芳人備登茲樓以瀉眺兮執仙掌之千尺煙分霧繞霞舒雲積二華巖峩莫之能敵九華斂秀攬之失色上有人兮水縈儼先人之儼虛帷架婉其承枍兮虹蜺蛇以綴翐朱華夜升旒漾垂旒逶迤以靈步兮思帝子以延佇思沛君之游行建雲旗以前驅丞寶衛與雲術命令雷使清塵霞爲車兮虹綃從軒轅兮山之下靈來饗兮駿車朝吳雲兮暮焉楚雨若方平兮與倚扶麻姑與王丹靈風颯其颺塵兮俶乎發而靡丹英碧雞翠飛而出鷟兮疑府君其並來俯回軒而四顧兮有平莽之蔓蔓曾光摩之莫觀兮悵獨發乎空雎夢仙家之鉅萬兮瑤臺嵩其嶷嵉赫隣雲之媚目披赤霧之寞寞履明霞之逍偕陸光晃之殊庭辭紫楮之神宮刻積金之層城翠木晉波碧林茂宇拂珠樹於畢階植文玉於崗滸瓊柯藂以雜立金根儷其相植神獸叢躍於陽林朱雀流光而來下亦有五色游

龍青兮涯女女以守瑤林之桂實龍以耕芝田之稻莠
飛鸞變煙兮騎鯉舉或搖碧鸛之靈旗或治翠鸞之堅
羽旌芙蓉以爲冠攬霧綃以爲衣望九靈其如雲璚霜
靴以成旐扶龍符之靡旻兮覆後之茇裝韋黃命之條
脫兮網以木碧之旦絲兮王之飛引兮霜金茂之龍芝
攝精之寶劍兮映碧奈之華忽若在之在旁兮雖信
似而懷疑起俯愜而興悲兮知變幻之不可期修交疏
以周覽兮瞻變宙之渺渺想翔陽之短景兮忽逐照於
西壤睨玄珉之雲譎兮雜闃鬤以雙瞰石臣有一株柏木
於玄林鶴芳菊於叢林役草木之無知兮布樛枒之衡
仰紅鬱□其載鳴兮蕊蘂房之遺音游鶴兮衫兮翱翔裴

尾輿鵠一作兮翱文豊孤晝集於林沏兮嘗儷援木以清嘯
美楚蒨之返情兮感明鶴於江皋覽萬物以自悲兮苦
悲思之不可任臨長風以孤嘯兮日月出於東方繁星
粲其麗天兮若蘭甸之流霜情於邑而不寐兮淑神爽
之不可望慕帝子之永顏兮從君王以翱翔曾來歸之
未期兮淚沾襟以浪浪陳悲讖以下招兮夜漫漫兮使
予心傷歌曰燭銀玉兼璧環光兮雲裾霓幷不死淋兮
瑤壇兮碧光碧臺兮竹宮之麗無以方兮碧芝瑛朱扶
桑實兮上角鸞渡五英波兮風林渺隔中華寧兮紛領
之視反之能及兮雲裳煌鶴龍逍車兮飛輿八景肆晉
兮兮上下風雨翔紫虛兮車服之盛不可其儀兮綵雲

飛觀中天樹兮四榮翠疊若霧矗兮清防踏列浮恩布
兮屧樓朱絲有竹茉兮雖信美兮非其故兮鳴兮歸來
返吾居兮

浦陽朱仲山名其樓曰迎華忠題也其先人好神
仙云

燕菴賦

燕菴主人扶風竇自稱魯父英詞玉潤高標清激者也白雲之來絕壑青冥而微步泥金日遠青陽色敘出處变其懷寤遙于其處夕見周公且迓曾父夢與之移迹蹈心著屬荷屋於嵯峨鼓宮錦於花其書輸木蔽雜樓在御忽稅駕乎靈山值瑤臺之與佀登金堂而陰玉室兮驕瓊林與珠樹覺而若失求之遠矚於是封植成陰窓爲宮府銀榜高懸綠字當戶琴樽命客基梁文午主人指華榜而謂客曰此所謂魯之楚宮而周舍之在劉氏也而豈燕菴之謂哉彼燕菴者銀臺赤室之流亞倚然於天地之間而古今莫之知者也以爲無有則吾夢其地矣曰吾舊游則予於義乎求之蓋其在方外也北倚崑崙南帶長離西接白華中經翠木東望碧霞下連金地泰人鞭石而望洋謝跛入海而增嘅舍殿車與羽翰一萬里而跋弱水者自我始也若然者果非夢也耶吾[illegible]何知之矣吾將約飛瓊以復來期芳卿之押至夕吾遊乎殊庭旦歸休乎宇內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人則曰然幾佳境之可致也吾何以榮利爲哉吁嗟乎居之之居兮瓊璧連雲浮陰張日與予之室爲二爲一予待跂鸞銜金堂玉室列仙之窟也予能與彈鋏以致其身乎華房曲密竹書瑤琴子之室也亦知安其身非所以宅其心乎嗚呼求諸外未若求諸己也安其身

未若修諸身也奈何燕築石壽志揭蘖攻苦而受辛耶天下之佳境不若是也蓋出入生死入極神遊者方外之佳境而鄒魯則異丹山之堂入孔之室者知之非魯桀虛大之謂也嗚呼及屑之指兮吾覓數仞之門兮吾倚負墻而立者霧涌雲移芒不知其中之何似爰出二物白犬丹雞指河以誓期予境上有進無已先入其境者必相爲言之

閒號賦 池上小閒

歲次何中今，方澡夏接葉麗亭依山忘樹覆草長林未下與夜臨池館木不怕陰度伊清池之塞淒兮覺水氣之已多蘙薉草方舜薦兮結斯構之巍巍堂屬其南垂清陰生其門阿杜余門而御掃兮日長往乎淪波招搖翁風拂雲沐露察夜為日差于關昏余度良訶雅步兮角藍鮮其在下若仔桃之葛斛當步切之践衢朱座何羣在陽衢飛疏節懸緗五兩委蛇與循猗而失據兒就槳而無依不續而維不椎而安承綴紀毅接舳無崩門藏不服萬夫莫前亡余檥之關桂嚴余枝之芳苓又若委頤舟而弗御翁[illegible]之河原也蔡斯亭以宴處兮

晤浮祭之翔蕭文謝含榮珍蕙桂戶襄羅檀而成舫題主接面卸卿組榜路其翡錦紵學纁以張其波座屬攻雲楊蔦陵澤萎生開蘸秖照鱗兮荷兮頸雖別承柖叟芙蓉亡亡觀觀兮霜初日之明輝色紱煦於頹削蔚叢繪之備施陶登成陰碧秩成帷含芳揚烈茹華吐奇當庭蔦編介極成楴映朱鶩之芳翰增翠羽之絲委鷺翼在柳蛸蛾斯來爾乃御紋絺攬燕基肆莞藹疲芳蹋餠疊草以為蹄綠楚竹以為冠白軌微舉芳風可握或進登投矢投瓊擊博或從嬪竹素留攜六學或左設賜更右操釣貝蓑笠長抛笨笥不御屑桂垂芳粲粒為舫投入絲之翠綸沉百囊之餌呂於是丹鯉含腴遊前豐甘英

葉初肥綠杞關于山膚陸茎華粟具粲張飫命客觴政在前我余無奇金朔紵榨折葉薦芳引觴分碧挹菡英之香標[illegible]荷之芳液洗塵延凱瑕以永日羅歌清吹與舟俱浮兮揚聲席敷柎舸鵝兮夕何夕與子同舟抱月坐花舫以藏莉視夜參半衛與選游情盡景遷賓客益落乃起而為扣舷之歌歌曰世冥冥兮塵污人慕前烈兮邃古兵鱼有名兮藏有幕頤投老兮守丘林座客聞之又嫁歌曰升星兮洞居荊為居兮□為萩宿涉子之徒歟以上丈人之號[illegible]

胡氏錦心亭賦 有序

太白主人居東海之上玄虛先生過而問之曰丈人目覩雲漢志飽金石游蹤貫乎混沌灼紋倚樹於當年守貞度而不易嬋娟兮毀候夕引冰兮且而食檗森人俗之師表謂黃金百而非貴托宏役之石交客萬古於海內思欲起伯夷於九原與下隨乎旅世夫伯夷之徒同帝行於天下矣予亦有靦於彼者乎子欲往而從之致撥袂而猶識也主人慨然曰先生言之其人為何先生不答操琴而歌曰若有人兮山之垂安明節兮久而不渝剛鋒巾兮毀祝其褒褒而求之芳獻兮雅道非大人兮誰歸主人未達從巫陽而筮之巫陽敬筮而言曰貞雪兮牽雲縞衣兮練髮倚木兮非溫草上兮弗佛溫伯雪子之朋徒列姑射山之處君托雅故於君子何顧白兮如新發棲兮爾懷眯眯兮爾山林中之節兮貫磐我心於是朝與客乎同車夕偕道乎陽林忘既吾而留休見遠擬之臨春于時水介廷枝藹階玉折火齊寒生獨泉冰流濕乎其□德乎其薛路雪懸冰說不變色青女之當不能啟折乎之往不能屈蓋其英氣雅操則楚大夫之忠烈枯條瀟影何之蠻鋼之餘骨又若顏握拳而透爪樊爲怒而背裂泉吳人之不勝風霜之鐵心翁不足以驗其亢厲清刻也主人好之見梅必式顧謂先生曰客亦知夫江南之佳植乎觀其勝氣高情瑩克茂

德等契青松同方紫柏足於性而無所待兮曾天損之真又增人間之勁氣於天錫之遠直既直地而垂芳亦終天而匪種表萬物以雄時兮爲奉身之景式羌信美而非吾徒兮托千方而混迹衍而專乎未期寫取於中夕也先生喟然曰聖人不作吾言數之留何所稱引真謂是矣丈人亦聞其風而情其致□□□賈自而同所歸也謝乃步于北乎山陽兵瓊樹以承頹補瑜辭兮予皙白佩華之翩翩思解交兮介榮畢殷勤之餘慊紅光摩兮求卜頒無匪於歲寒於是結游亭於閑海良儔之浮隱文旋翼裴閣棟流雲覆花承桂井藻垂枋遙終毀樹當杞移介芳此秀陰楊鍾善芳積雪之時蹁躚紅旭之穿穿蘭芳玉樹桂綺芝蔓縈二王之珠樹配一謝之玉人辭瓊花於賓來識珠樹於下陳燭獨候此十步兮立六洲於芳芬於是易衣慶賓客耕至花落兮荷月避珠履解服下之楚芳撮盛中之綠蕙爾日信宿載把栽株若孟公在座爲之震起桂史在局莫不緩帶樂君子之得師慕高世之風義寫賞滿爲主人奇乃歸歌曰世俗仰兮改容非所哲之奇潮君委懷兮宗芭仔表介兮內蘊飲春華於茂實貞王氣於丹墀顧和節於作良安門節於當時主人聞之又歌曰洛有花兮丁有蓮圃種李兮有令顏擢門德之未崇日專駝兮莫予翻齊芬馥予於夜光生予冠之侍緣兮行業終

與花兮周旋

月庭賦　爲朱仲章賦

月庭主人玩世遺榮放情遠蹈衣薜荔兮蒔蘭挹明月以長嘯行遠遊予悼容華之易遷嗟名途之禍會秋芳靡之狀起兮獨仰且而不寐秉虛燭以命客慕西園之夜遊挾翅袖之能舞傲河漢之名謳陳孩階闌素樓銀花夾介緩桂光流鬱冷之空執凝羅霜之罷驟永旦忘介當竹齋磨故雖濟羅之麗人兮寧屢謝而弗顧也於是月庭主人過託遨遊子曰吾聞承雲在御則麋廬無聲秋光當晝則丹良斂跡伊皓月之明遐兮扎玄夜而顯質破群陰之宗光攬餘輝於川窟細柳分榮瓊池增色曉明則蒼象於懸車薄曀則兆明於中夕影已缺而玉兔蘇光質將虧而素魄散魄挾天闕以西流碧壇堤而東邁方今若木收兼金烟雨銷兮清夜之虛明乏寒光於遐矓蟾蜍屆其糾葵捐紛紛其纖結則瑰藏英明瓊埋照隋輦增羞卯提自弔雞林失藻絲之珍玄圃漶璐琅之燦攬游蛤以非奇嗤明苔之是轍又況乎燭龍之含華實炬之窮妙也今吾子謝寒彩於溫暖藏明輝於兕窟是猶忘白日之正中執燭燭以交奧也不爲子頗從我而遊之予遠遊子曰僕少好無差可想清風傳以永觀玩謝發騃於是歷級尋楷散步從容覽予秩之爽英兮若流赤之翻容竹桂戶以綠綰兮易蘭房於雪宮連門裂帛在綱成宗紫絲條兮丹霧寒翡翠帷兮

碧霜重照飢甌兮愛玉階之艳奕頳環堵兮飭瓊碧之菁葱邈我于璇臺招我于鵠宴之中肆金虎之璀質兮綴璿光之瑽琤槃塞攝其華漢兮可碧藍之萬頃若鹿苑之揚翔兮挽清揚而王暎晉公或兩遙勝兮飛樓觀之離離若醫媱之蜂京兮歷坎風之麗美又若銷白銀以爲闕兮望蓬萊於滄溟影標鑒鑑光蹬向履寒生貝帶色動纓蕤游川翀原行丹萋萋被輕容於平楚鋪白練於蕩池水寧兮宵葉銀泥兮翠鶴佳木偃旗陰竹揚徽宋藏下樹戶列玗琪悵徘徊以延佇兮忽綵露之零衣安蛩線之夜生兮若笙鶴之參差迴洽然而霈浩然而歌歌曰明月燭燭皎以鮮翦雲無妄照碧藍卞衡銀潢女關下良辰急景促彤年蕙禱華玉夜凋瑤欺長夜兮兵寥寥遠游已望之又稱歌门珠璧照明光一室兮多宵燭燭非至質兮斷盈府長清光不滅兮飛龍銜燭未若嶷月兮清夜漫漫長歌既絕窗竹收銀河投揮琴操白雪河傾月落餘歡未歇

李夫人賦

李夫人既殁乙帳成寒蘭錡是宇猶澤無華皇情弗豫怨反生之不靈遲所思兮進真顛羅綺兮成准扌華庶席由不可情又謝夫容暢非魂王冷柘宗蓮聯丹露隱扇微誠兮久心盆盆玉侶兮孬轉悲滯碧樽兮無與行傷賢醫之餘花帳貴金之莫錄於是承詔受詩百靈投賊招錦帳卜刺披爲浴盆錯處席列仗符陳侍臣在側月吟金虹虎薇五色靈泓紅雕光依可覩皇帝撫今懷故悲喜交集頗謂枚深日陳大夫之麗藻翰予心之悒抑緩情爭體爲予賦之乘日唯唯若有人兮望宸鬘行姻娟兮綴若若顧帳殿之末移感芳華之榮落冉步弄嬌姿華遲立若虎光衡態既邈遠之若綵雲之方與近之若珠樹之在室膝朧乎若晴華之依草娟娟乎若華雪之映日什薰竹秀璀枝共新顏兮增禮恢芝比潤瑤瑑行兮香傳五鬘玉色成丹長眉入鬢聯光髮九回之脩衣露華百英之妍香暖染桂傳詢編犀髮聞衛巧簾傳蹤明艶與華兮爭春目橫波兮剪水昔安臨以爲慶兮今一二夫衆婿方鸞鍛謝當蕙屏霜日溫室之背秋夕霧火之迎涼鸞車無羽漢津無梁苔痕階上黃金印綬塵埃僧合歡床頓兮夕爲何久兮共夾璧之夜光魂兮歸羽衣殘鸞替條逢如榮雜佩莪胁綴石榴之華鋼兮垂傳珥之明璫曳翠雲之華裾兮襲鬱金之羅裳香

芙蓉之裙衩兮舞縈繡之偏諸衣金錯之襦褶兮羅緗
綺之帶翩揚衡蛾笑宛轉嬌嚬嚬進導之連枝兮非直
以悅己之故也寧越外而不一見兮有不貳之具也妾
采如新穠華如故乍見乍沒出有入無望複塗而不進
旋却立而引去冀芳訊之一陳兮蕭瑜薜而不吐朝爲
終南之雲暮爲渭川之雨瑜珥在几荷焉在車芬若未
寒薇帳在華蘭若蕊滋之綠蘅帝青粉之瓜情脈脈而
不一言兮紛瓊瑰之盤礡昔爲琴上之琅玕今爲空中
之玉叙君心鍾所鍾衛兮使春衛之蟬蛻乘鸞有佩拾
翠有符珮漢女於蘅湘命洛妃於春川擢玉姿以並來
共綠華以莫游上可以感君王之邑邑下可以致芳素

之綢繆何忽來而獨往兮使芳雲以增愁色似是而猜
非兮曾不肯乎少依向車之予豈非世有曼姬在左白
台在右嫦娥悲歌而擊節兮悅慶雲之光覆美人一去
而長存兮何姹婣以爲己愛也美人笑夫春華兮春
華調非吾偶彤雲一散而無質兮華一去而莫予留美
人成而不成兮華見之而僕蓋歌曰隊寶衣兮散瓊屑
君不來兮鸞爲鳥門何闕兮去何速誰與友兮雨鶴鵠
建旄作春使轉甸行氣皐日暗黃金呈君王愛丁謐無使
洗心回帝又歌曰綵繡錯兮百子池蛾影散兮羽錢飛
日秣駿兮損容輝來如雨兮青蛾眉光塵莫予歸異香
山予夜心悅于兮非今姿態故心兮芬璧恩何娟娟兮

共來近折蘅蕪兮復來歸於是司馬大夫起而爲龍鳳
曰飛同渡兮停白雪朝華曷兮玉枝折玉既折兮汗未
晞望美人兮青雲霓霧蘿蘼香薌翠帷若華玉上餘芳
字海外孫庭末可期更待承華青鳥至

迎華觀瑞蓮賦

銀谷山人秋食菊英夏君荷屋暇去林巒珍木援風枝依露竹解佩蘭蘭兮流互繞繞萊閑蜂暈花以各愛萬物之光輝還丹榮之綺滑於是叢金在柳丹入春黃皆葉倡條爰亂紛披綠帶丹膚雪骨霜肌染金發以爲碧隊駢紫之紅滋亦有嬌桃湘梅碧柰楊梨瓣玉蕊於三春來王武於月氏分刺宋之藥樹進百越之奇葩出乎泉之鮮藻致玉李於琳園靈瓜兮洽峒紫杏兮三玄又有冥海如瓜之棗崑崙百子之蓮銀桃碧藕朱梅玉蘭英穀纂纂龍實甜甜春透餘芳落葉蘭于秋舜英之歸華飛朝花之小蕣於是知數子過而絲之出瑞應之圖

畫識之曰子能致名花芙石而不能植朱草與金芝人能致嘉蓮瑞木而不能使生於林池子獨不見昔者淮陽令蓋之閒今汾右芙蓉之嘉瑞乎觀其庭閒清峻森木尚書公侯至止疊苗日數白公鈴夏翠綠丹朱飛鳧舄之語舞朱鳥舄之翔蟲藻羅相揮風翔內偶外之則素質流丹垂萼裁附內之則紅錦白越纈頊蒂綠金粟在絡蹄澤迎露玉家相思之心包約流貫之求聯珠綴深金含如污花房且聞天香欲度芷石銀簧之管皆聯翠羽之雌綠雲墜則宓妃浮女之凌波雨勢酣則贊人宋宋之琬木至其魚浮萍翠日在蕊芷又若泰王碧鏡而色豹變劉睡盤而成二玫雙凝聯連芳異美兩雙又

縮金枝對起若嬋娟兮方駕英與皇兮倚竹又若女同居兮陰心含宛頸兮洞曲朱鸞將飛而目成媚喋接影而相逐罷朝鳴寧兒之奏辭別鶴孤鸞之曲連雙合於一穀旣繁疊之雙鴨寶勝擬之而飛飛鈒鈒獨之而來復相逢之樂度孝騈骨之歌相續豈比夫東百勞而西飛背而傷春而獨宿者哉觀乎氣韻生動一花二妙歸金殿以凝丹出公侯之池沼此非地產是謂天造豈不自天自帝有爵蓋盛從大業之在公物莫掩其光耀而英華外發從公所到故春詔朔方則見之朔方命之十道則見之十道問之花神而莫余知索之上林而莫之勍香魏洞玄之天而赤松攬其餘照是豈人閒之香

能吳兒之花草也耶山人曰吾聞德之厚者年壽發占其源者視其委蕃蘿作合於三神觀成何有於東崗蓋兼而出者薰曹之將相貫連錢者王謝之子弟萬葉合以爲祥無但以花木視之也於是稽古未旣民有歌于途者曰木花兮蕊蕊祥風兮作氣非動非植兮從公而予稱方舟兮不足爲其廣遠花百尺兮不足盡其巨麗抑南枝出于東海之上而北枝出于雁塞之他者耶山人悅之使女之歌之曰桑麻靡曼兮禾黍蒙茸芳蔚兮年豐豐民食其實兮春華在身抑袁宏謝安石之仁風歟沈隱侯之春風歟

垂絲海棠賦

幼余愛此春華兮閱草木之文章左光卓而右媚焉兮飫余非而食余芳十將青氣流輝發生佳植天集衆巧而標五色攄神鍼與混秘宛乾列而夢刻既紫浮紅抽黃淺白此秀排黄之宮謫惟春皇之畫囊兮有海上之名交方梅藥之雨別留杏艷之雲垂破春澤以成光兮長獨立而大奇於是群芳沮廢不知所營桃傷李仆讓爲先登雖體裁么麼而態有餘柔靡不廢猶纖不傷嫵人容交丈落花盈斗相華列岩山樊孤瘦清不掩纖秾傷豐茂穠纖失度（度一作中）茲花則否花必待族其氣兮榮取芳約梨借對山櫻儷美聯芳爲花之選未若繡花

解手推面鄉絡染色種花爲紫來含木瓜實之非是伊謝河之佳植借尊離而顏絕丹徒芳存名均種別宜華麗質風馬不接萎其爲狀也簡兮河柔黃華姣弱委靡綠而紛薄垂形兮而點萼若四體之無力雖飽似於泰真須捨地而不舉遐對吏以增容如而卒之陽輝降珠背色比紫宛非雲等潤月露均發若處子之頷秀兮方春顆之綢繆扶春嬌而無力兮色靜靜其可餐其少進也亦透綺披芳苞微解秀外未融淡中含秀黯淡林池兮上芳梢留乃益消閑簇緋綃清夜紅排翠袂效奇樹下香二人乘桂溜花乍搖明安於實焰同夜笑於紅花嬋乃操觚投詠御墨垂毫才華此秀得旨同妒及夫紅芳尚留香再尊榮扶玉樹而欲壓兮桃李之盛年方玉歸之承臉又嫣然而破涕洒色未消玉色微起故月新自剡改夕異默解携之無處兮恐雲散而風流忽憔瘁而遺豁兮迴冠簪兮出遊鋪奇影之木艾兮想花時之未離芳力尚友於名芳兮又虛光於剪露攀花而其晞笑兮旅後門其偶人雖不言之桃李兮猶指勸於春心緊明證之藻質兮將放匆之于對楚君何茲花之絕代兮日與蜻蜓而同夢起捲衣兮而再人兮意與花已以爲家明自遊於平林兮見丹錦之爲地豁此大其術把魄兮錦黃兮以爲妖怨百端之交集兮亦遊榮以播首數光塵之阻隔兮臨春風而寒泪指朱鳥以爲期兮致芳

滿之和扣於是拜綃起舞以爲迎繁送謝之歌歌曰歸幸存兮丹秀兮尊讓艷兮清路塵委春事於蔓草將奈何兮悲傷人塵寰同之又鶴而爲迎繁之歌曰景已絕兮迹已徂問花事兮無有條離舞袖之翩翩寺虞盼之未渝思投分兮寄飛仙無遊子兮長愁下嗟同親與翔支髮以華兮歲易除剪與暮已悴兮保金石姿

臥獅香爐賦

廣宵宴於上春兮蛾眉紛其雜坐錦筵舞散引遲臥琖歌殘綠下之蕊笙嫂茱萸之大丹轉華房紅花歇隨芳襟幾絹明錢字夏合歡籠畫鋪仍紫霓絲蝴蝶繆英葉紛披迷沒爵之屏隊卷草眺之參差容翠名其滿堂兮葉翠兮之非芬芳衛微薰芬心松竹翼又若龍腦在爐月蝶既甲煙塑折椒楚芳委披亭精蘭之蕤蕙醍醉花之狗葉博山修廣角荷月寒青薇飛雁弓起陽乾香從何來來無定原叢積叢中不火而熱香月弱發九色非煙援金拂廣銀黃可鑑動如丸丸上輿輪停觸錮函而不轉環紋符以如紫拂麝稿而霞引雷自澤以留行左

右明旋芳專不變金爐與迸之印長存花將供將翁圓金鈕么鳳氣虯蟠龍天鉛鋼花爭瓏雀翅分藻映紅玉之春婦共瓊枝之鉗與盧陽卻寒之藤夜近綠衣之鳥寒依熊席醒齒犀翼切瞬露竹之乳旋逆流列之爵共君兮飲之往莽眾象林之羅蕨外惡方以玩世兮中石心之不轉均菌席而莫吾知兮謂方心其如而內仁外義下藏不二訪訪靜聖哲所教傾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

珊瑚賦

鯨濤浩之散英兮滋百昌於南紀想蟹海之於斯兮涵衆珍之藪其廣無垠其遐無涘日月之所出四極之所依其涯水天薄其澹若夫蛟龍黿鼉鳥荒象弁莫不趨舉而兼攬也於是沸骨椎髻之徒狠戾戎蠻之樹扶浮梁以亂流移羿綸與柱餌結精綆以爲綱控三貿之雲駛機爲馬兮舟爲車陋玄洲與栗子披淵剔藪窮珍盡奇覓翰顛徽領于南垂發明月於珠蚌擷貞球於文鮑刊珠樹之靈柯事火齊之夕曜剖水犀於潛魚脫符節於明犀莫有鴻商富賈鉅丁之貪孽機穿楔排險乘危徵物人命木鯨披棘雲榜炎風涉瘴林走麻

離買萬鵬瞰吉慕陵爲三韓出投流骨犯訶陵與林邑歷麻齒與勿斯投鬼國而徑度追海獸而遵踐則有暑內夸異益人劫奇囊探航貝轉丁京殺不踵而蹐不關力飛紛輪奔晃羿累擲游人探水貝窮委風輿雖仲宣之博雅張華之析徵知宗文辰耕治碧雞同夾能悉察而閱知也客有遊歸帆於番禺者文遊以遺余螺牌物於的兮究瑤光之所發上規圓覆下準方輿龍屈婉婉山聳巨野中路絕甲或圍或舒蟠承弁兮亢紆始反倪兮金錢綠純殺藻稅命乘綢冒彩紋而綴關投緒燦以合黃致其焜與受亂呼蔑清靚則異文豹隱作殺防也繁彼下綠影碰文璘則有靈蝬淨被叢筆也遠而視之

若赤瑕雜襲照璧瑞迎而聚之若紫貝驪氣被龍光璣
龜體而方華混餘暉而比瑜瓊璘碧琛碧翎丹魚方斯
蔑如也或遺藻於珊瑚之叢或含翠於雲精之藏若夫
蘇鉅鰐鯨鱏鯤鯨鯖鰒鯪鰂鯢鰅鯸鱗負不投響委
骨披泉流興至若赤水安流丹淵龍潮孔雀炎於窮髮
勝扶光於沃焦紋璇璿於蚌氣結成璺於翠條拔余合
芬几參垂蘇彤蓬蓄迎遊龍森前石蘊內而外華鮮隱
甲而牛角魁磦合蔡委其滴鹿蚌蟾盤與其拗翻乃登
珠澤將無寸璧木英徵神蕩棠海浪之離葩蔭幣茆之
絲色出蜀津之方羊涉瓊田而逍遙咬血飛誕巷綴合
膏於是蒙且携網倉亭進屑於市掄材海人鬻骨解甲

剝屠剕帶靈血晳決群量頁工辨貫或擬通犀而鍍鑛
希卑氣以為梯綴替珥之排亂綴雲敘之盤逸戀唐妃
之義皆鑑夏姬之光髮虎辟鈸委宛珠羅深稱逾玉素
價傾寶業顧三珠而未奇豈九曜之能奪委質而娛母
合榮而輝則揚文乾誡恥借煐於金苔謝浮光於海蚌
或出後授妃桂宮御殿約纖捷之陛姓摛寶糞之采鍔
尊別鳳須飾隆翡玉訖佩羅翁體均展輔作金鋼之辭
奋方紫珍之在御翠氣羨參羲章川鸞彩麗金承龍蛋
莽對被玉衣之餘滋稱金齊之徵兮或摘華神屋劫貫
瑩仙將寶環於零兮琪珂璣以押綴錯以金櫻照以玉
爾芳茂內窮丹鐙外挺穴齊淋明璧相蕩珊瑚會近齊

連鏤鈸併何與大蔡照殊用而同體為王國之大寶兮
顧何背於三璧羌殺身而無補兮合珠貝以為麋帶巾
爵於廟庭兮豈神龜之可比幸備身於春房兮脫微生
於沉淪微朱絲以淹飢委丹粟以為餌或潛跡於金沙
互揭波於積水澄瀛海之東被兮吞百川之輸委且吾
投於湍流兮夕振蕩於海尾苟未忘於反身兮豈沉光
於溷淪

庭下有瑜白質而異章暈上而折附或曰是瑇瑁之
屬也作瑇瑁賦

放螢賦

惠草菲湯暑兮皇獸汴清夜徂命合宮侍輿胥出紫房背拔除金吾毀管□圍放行騎兎栖塵飛蓋飄揚萍簫神移夜閑夕香千望了騎乘擊驅良左縈環右步光寺輕嚴臨鞠場雜宮樂設息宴無方易矛剖烹儀狄抱甕觸稷如陵侍酒如汀觴濡何雨寂寬未央皇帝憑丹墀之易銷惜駢事之未遊眠碧瑤之館恨金蒼之焰短明月祖想夜光不履怨行跡之不來恭燭龍之遠遊乃有黃門扮蒙園吏符莫挾丹鳥馳乘出於是綠木麗戲飢蟬雜衣銜桂迸出暗堂步砌皐歷重罔比竹無聲舊參山陽門紫得遷園編收光製衣匍要從風前上且花

欽定四庫全書

衣大光百尺並煒揚蠶生誠齊明瑩玕分華夜井紋紫玫瑰爭發炎土蘚繁竹紅貫月列大為茲旁連枝之錢樹瓦鵁夏之金稱雜韓翩翩前後千乘萬夕幽玄萬象具影河灑維何人間天使華旗孔蓋金璨琳琅畢蹈飛動舞錦玉鑽琢璽轉會飛前覺望文茵飛帳紙動帷雲立馬如龍翩翩如霜文騎驂錦今芬相宮非禮點明微見花芳鬢列因枝釵分三子華桂環帶光連蟬鈿垂分別碧壁花傳夜衍璣葉梅木於是乍離乍合將留復去穰穰扇內如緊綴流蘇而欲舞臨橫帶之霓紆曜星腰之三紐斯須升向懸環投羽衣而及展思拔翩向遠脫巳入懷尚徑度姚分扶迅乎驟驚疑含盤飽今脫衣青腰裹兮頃斯翔陽忘明羅人穀客頻鵑鵲之失枝誤宮鴉之亂起於是謝宮傳呼乘輿言旋錫余夜闌入宮下帶伶儷來畢影蛾零亂兮以露幽人操觚錯命藻題明殿床於帝乃乘宮車出麗殿工登瑶御三殺傳垂愛脩以命降仙姬再拜而言曰丘園崩息草葉餘燼周旋渤漪出入椒闈待詔後車之名齊宗沐浴春湯笑慈光被菜添楚寵恭逢漢修近君王之密坐思捐軀兮婚翔同明瑞之在掌方契刀之處囊非孤蹤之有耀被天子之清光忘燿宵之失路委蔓草之荒涼顧同霜而收露幸長近於太陽乃作歌曰赫赫皇基赤精子鴻鈞化成光為世契創未今成暘猶幾度金石受月光鍋

欽定四庫全書

錢詩鐵道珠囊光高世人間寸晷是我宮中蜒蜒尾旗以火災烏用水於是皇帝作歌樹彩宛轉謂侯夫人起而為亂亂曰天成煒燁昊化行英姿日冥宜皇則崇脫華秀泰階平百王御鏡茂世榮螢鑒增輝若木英光啓下後庭休舞帝乃歌曰舞玉樹兮歌銀燭歌而琴兮行羽觴兮征寒玉庭暖玉華零落珊瑚枝安拜為分往來照前組兮繁繩光華夜繞瓊樹枝莫兮舞宮妒銀燭長門悲月照阿嬌共悲天子無恐由大宮闈之皆稱萬歲

節婦賦 建寧吳家

世忽不踐兮情靡薄於會稽㪅飾性而賤名捨兮謹與守志而厲操促欲崇修兮畏信棄忠衛玉買石兮努力以爲雄儆明德以掩義兮當官以孜濁爲通衆鶩步而蹈利兮爲名教之所容玩細娛於一旦兮亂前修之風度雖貴落而辱亡兮貽外鑑之不可贈顯諭於其如彼兮有遺烈於古之烈女彼釋生而取義兮彤管列於竹書榮曜赫其相從兮爲百世之楷模夫何末流之不競兮尚慈化而爲芻謂人各有偶兮傷木下而獨居思末日之苦長惜華年之未渝獨踈踊以待旦顧長處乎脂膩語剌剌其猶在兮遂揚棄如脫蔻婬怨其異迹兮遂環解而其離植花以爲心兮曾何足以平高峯與自也乾不悅其春華兮予秋實之不可期世靡靡而不反兮特所殷其莫支主無以美七尺之軀兮夫烏貴乎房帷揚五教以經邦兮慎淳風之未息傷露竹之無錯惡侍者之改色闔潛德之孤光夫烏觀乎人倫之幅尺予闡趨之深阻兮有當代之女英恢儀石之深衷兮配玉壺之淸冰砥天授之以勵節兮左貞軌而右陶嬰宜榮旌于一天朝榮里巷之休聲主君邈然而深思兮曰予何德以辱邦君之嘉命予辭家而來歸兮遺夫子之不幸顧赤雛之熒熒兮予翼之未成思奉身而遠引兮託孤雛於孤寡予敢辱先人之教兮以一身而事二姓願洒掃於地下兮姑待期以爲榮斯女子之始卿兮非進修之行也衆好名以矜賢兮國昔人之深恥既相呴以爲苟兮又相競以微幹飾浮華以爲已目兮舞發背以當衣黃流蕩而稽天兮引一凡以障之取燎火以待明兮谷燭之有可以爲衣振一羽之毛兮衆黃鵠乎于羽族飛鼠于芳林兮夫烏取乎蜚已與能飛無妄等有效兮夫何因於今之世顧皇極之不立兮是烏足爲聲造之計也夫婦人之行不衰于當世兮況處常而待終以榮名爲不可兮猶足以繼古烈女之芳風系曰金蘊絮兮白露未晞履霜絶兮庭有綠滋幽夢徘徊兮碧蹊惆悵光零落兮青蛾眉努力兮自愛淳風兮可期

元鹿皮子集卷之二

同里　盧擧　編輯
會稽　董肇勳　重校

樂府

中秋月

銀漢西流烏挾翼同首人間化為廣寒宮月裏可避胡
三郎錯路歸魚鳧霓裳月裏親偷得出宮李謩偷學笛

寒食詞

紀上火攻山鬼哭霜夢夜入桃花霧重剗煙柳爲稱天
綿兒擴淳賜火烟

行路難

寶時叔流幾度殺不解連環解離情別思因君淚殺人
一枉結流蘇蒲作書報天孫河翻浪動七香車折伊如今
捐艾為伊散化作條中草美好何須比目魚六翮安用
頻仰鳥文為苑頭杂枝連人那見月生羽翰

與美人草詞

美人不家頻如花顧為雨草逢春華淚學楚歌連夜起
騅不逝兮奈爾何鴻門劍戟帳下舞美人忍夜聽楚歌
楚歌入漢美人死不見宮中有人氣

七夕宮詞

內人拜月金鋪戶緣宿梧枝秋葉下露華入砌玉階寒
織罷錦工催祭拜月下金鈿照骨明同心絲縷??生成

素瓜碧實上華樓夜闌點與下銀牀

雁來紅

東鄰一昔戍甘殿上林一書旌節返誰傳騎子一函書
人不如禽知處遠自從齊滅秦晉亡是非直到空中雁
燕所寒絕雁來紅腳下胡姬殘綠線原燕在北秦在西
雁去雁來無是非

五言古詩

高隱亭

百日陷陽春九百揚遮摩往來鬪蟻戰誰是投閑人人
生傳叫是政後貴隱淪皆事大發悶役徒艱辛所以
賢達士不肯勞其神結亭林間歸來養清真聽虛野
鳥啼樹密山靄翠草色上階秀花枝倚檐斜俛仰有佳
趣時酒腑相親終然遠塵俗不惟無懷民

雨香亭

花香不因雨因爲花更香如盈入几席稜郁侵衣裳悅
疑蘋沉水輕煙送風於此精鼻觀通百慮都已忘頭攜
白玉盤裁英挹天漿濯於紫金盤中酒滋芬芳服食養
精魂一息三千年已勝仙掌露灝氣凝秋涼

悅心亭

滿最炎起殘物暢我情春風從何來草木忽已榮深
池躍游魚喬木遷鳴鶯節御植萬類氣機足生生哲人
貴冥會悠然竟何營此樂難具述酒至且復傾

答李季賢言別

古來青雲士論德不論年及時揚意氣聿覩羅且鮮譬彼桃李花逢春各爭妍胡能學幽菊遲暮然後顯子富年華文思如湧泉詞場早騰譽海內推英賢而我竟何爲若癡苦不先賦命有遲速行止任自然吾觀鴻鵠飛低廻未須俟會當發六翮高舉摩青天

題松澗圖

鬱鬱澗上松磊磊澗中石石泉有餘韻松枝有餘色高人事脩潔結廬北柄息欲枕聽潺湲開軒眄容碧俯仰飲自以足以娛朝夕我亦厭塵囂久爲羈岑寂他年儻相過勿謂予生客

送李仲積北上

圖名當入朝圖利當入市丘壑多賤貧胡爲久留此入市不爲利入朝不圖名不如丘壑間逍遙抗高情白日從東來忽焉向西沒急景易蹉跎紅顏空消歇鼎鼎百年內已過四十春借問百年老能有幾何人縱使到還丹可以長不老志士惜分陰立身亦不早回首堂上慈親雙鬢皤得祿奉榮養其如逝者何絕裾固非取負米良足羨澄暇膝下去豈比蕩游子歲歲黃金臺風塵來賢材君行會有遇名成早歸來

把酒

把酒酹白日日車迴難攀朝來出東海薄暮沉西山桌西若循環來去無時閒何如延光景使人駐朱顏

題鄭伯潛東湖山鑿池曰靈淵

鑿池得清泉泉清乃見天寧知天可見有自來鑿前池泉一何靜天體一何空俯視天廣覆俯察天在淵俯仰俟上下孰得知其然主人有真見不滯方若圓百慮本一致萬殊同一原淵淵與浩浩信匪言可宣天運妙不息君子貴乾乾孔聖有明訓請子觀逝川

送吉夫北上

之子冰雪姿其心學仙真官卑日勿念況復憂其貧通來太行山山勢變秋旻雲盡月照夜花開鳥鳴晨閒君少分作蟠龍爲此隱採芝過林麓釣魚遊水濱七年不

得調雖衆如荒民通塞任物理聊用安此身憶昔始相識交情日相親問君鍊藥訣秘之不肯陳今夜且莫採行以裳衣綴豈伊塵冢中無分追後塵君今別我去九天朝帝宸功名信可就愼勿頻精神鵾鳳奮歲歲滄波自然心他年重會面笑盼稱耳孫

雙柏 題畫

亭亭山上柏柯幹鄰青銅蒼古挺岑姿肯作兒女容風霜日摧落萬木爲之空爾獨不見撓屹立如老翁乃知歸根妙生意恒內融興雲雨與化作雙蒼龍

蘭竹

幽蘭生石間隨風播芳馨埋沒荊榛叢獨自全吾貞南

坡有新竹其葉何青青居然得所托樂爾君子名

瓊林臺

上清瓊林臺以有千仞崇琪樹交柯生瑤草亦歲晝幻
境頻玄圃凝雕妝琳宮沃花或時墮縈紆嬋娟道仙人
薛玄卿手持玉芙蓉俄覩入室表洞見萬象森飛書符
王子弭節廷赤松步虛同歌詠流響入雲中

樵隱圖二首

樵夫執柯出負薪薄暮歸豈無登頓勞獨與憂患遠山
深雲冉冉樹密芳菲菲猿鳥久相狎世事俱忘機
買臣昔採薪頗似遠名利何事五十年却復懷富貴古
來悟欲問多非隱倫豈肯言謝君了然使心迹異

送兄遊姑蘇

浮雲揚天末流風忽悠揚遊子四方志去去為長手
中之琴朱絲洗宮商但恐和者寡使我心增傷
寒風吹衰草原野正蕭條馬嘶人影亂落日在樹梢姑
蘇四百里未憚跋涉勞遙知黃鶴來六翮凌雲霄

送俞吉甫館於穆千戶家歸

先生未衰已是一髮條深居謝賓客閉戶只讀書青
燈夜繼日萬卷秋當座伊吾不知倦經傳為菑畬玉曆
未授足侯門始曳裾杖乘終顯達為問豈迂疏脈言樂
令德努力無躊躇能年二三策待詔當公車

胡伯玉隱趣圖四首

朝看花中仙顏色妍且鮮暮看花中仙顏色怨已萎紅
芳不足恃青春政堪憐人生宇宙中壽無金石堅百歲
等瞬息柴火徒救焚何如鍊金液返本得長年
秋菊有佳色幽香知為誰蔚為霜中傑肯向籬下衰獨
賞心悠然酒至觴詠游心懷陶靖節高風邈難追
夕陽悲離群翠倚蒲柳急景不可留高風邈難久風
霜十二月松竹獨後凋與嶺上梅結為歲寒友草木
本無情猶能同歲寒奈何市井交輕薄不足觀
修竹蔭幽澗築亭留隱君隱君去已久何人踐前芬撫
步乏新聲感慨勞山情不減增卜問不識翁冰霜埋林
莽蕭蕭風木秋冷冷故交斷何得兀然容舊亭

同陳子俊暮秋遊昔岡山府九日發

節季日月淺山川搖落繁志士惜遊暮日事念應端同
遊得佳士散發遊樂孫捉擢為大內通有吾子賢英特
奇質姿筆精語介且堅茲欣已得當筮亦為歡步屧行
古寺入室清心源草枯石色出暮崖磴崖綠猿啼昔夜
吼發石存幽泉至今速筒飲頗似井汲報住筒去我久
黃花有餘妍借借夕澤罷草草尊酒殘各子巴山際落
日猶崢嶸峩止歸溪漠漠則咏山中篇

七言古詩長短句

宜和縣承使伐貨賢人

鴨綠少年驕不舞大梁花石森無主天與避人十四州

四海九州非漢土漢使相看旄節毛烏烏黑頭起不乳
舊時別贈楊柳枝擲向雲中今十圍

蘇李泣別圖

祁連山下空香折啼鳥入麥頭如雪胡越相看十九年
今日論心為君說窮兵未必來遠人居□謀□□可[illegible]
天驕為甲求稱臣他年陛下知臣心

送屬生之天台

劉郎澗前藥草肥年年採春春不歸劉郎採藥路不迷
路迷郝是還家時人間藥盡採者稀贊師採藥歸未遲
終南捷徑莫西去正在劉郎路迷處

贈拆字秦生

至順三年春寒月梅花不拆梅樹拆今日蔡家[illegible]
字字拆[illegible]發書生貧寫字換錢識字不識貧字方
字字拆來方可貧貧作吳中叢仮吾我今休居安本石
妖祥[illegible]無留跡六書[illegible]一舂無豈復有字從君拆
古人作字留世間因君破碎斷復聯此術君存造字年
未成已拆何能傳

寒江漁樂圖

江[illegible]滿泥沙際天寒林古樹凝蒼煙長河不是天下水
愁何[illegible]家生筆端魚龍半隨風雨去舟人漁子空[illegible]
畫師胸中吞萬有吐出雲夢常入九

和楊廉夫買妾歌

劉郎捧玉笛再入天台山天台女兒不相見採藥直入
桃花源劉郎吹笛花能言雲離雨別二千年青蹊橫波
綠鮮碧藍紅染作天花色劉郎今娃稱相迷愛相隨金
條脫龍綃衣飈車木鳳凰飛下鎮山西橋桃甚宜刀如
雨紅蝶黃鶯解歌舞桃源無路入人間一身金翠來何
許玉山子其將迎方平會麻姑參商無蔡經飛仙不入
風沙地無端夜過昆山市三山勝二洗鐵鞋雪立霜玉
池水

代[illegible]人

吳王臺前天地老箏笛吹笛歸花繞羊郎到老不識聲
睛日西施舞更好春衫自綰春風鬢妹迎出門車在道

金谷[illegible]如草[illegible]花一夜滿春身
三石是背後身更木

代答[illegible]人

妾來詠舞三月初美人未字楊柳枯美人脈脈金芙蕖
不[illegible]戲魚[illegible]妾[illegible]河邊黃金不復餘白頭由成銀筆書
三[illegible]銀筆書如[illegible]日刻相如

代玉山子答

建昌老父吹羌管春花吹盡風花片雪中花老花未知
我起[illegible]畫[illegible]江[illegible]夏[illegible]出境春爭[illegible]易老不出金谷園
花奴鼓急人人[illegible]何[illegible]花[illegible]任

題竹隱軒已下四題為楊鐵崖王賦

遶軒脩竹參百竿蒲酒邀者仙不換貫金玦碎夜月冷
碧玉敲瑟秋風寒道人白居坐其間翛然塵紛不可干
勁節撐爲手中杖散作頭上冠市朝富貴多憂患
山林嘯蕩聊盤桓七賢六逸可學夫何難
有時夢見瀛洲仙贈我鸞鳳遊無端叩頭再拜乞靈藥
使我窺觀無消璚仙分賜以九轉丹服之兩腋生羽翰
遨遊物外有餘歡何用報我青琅玕

待月臺

佇首待月到君前秋爛寒桂樹枝相攀桂枝今露花不實
折之不了令人移常鄉出共遊與越遊向山中夫則月
出遊在傳待月望望字風常何設設使我因之去無所

倒時長嘯青昔日實宮殿殘清光素娥婦姬皎如雪
笑指桂樹對我言留此青枝待君折待君折須幾時明
年八月今相見待與天齊第一枝

天香亭

此亭天天在我增業不爲築天香常春風三月花信足
深紅宜黃參畫闌五色飛雲色紛飛九苞舞鳳玉花飄
興都畫看是否常何買間鼓聲相催莫報初開只至
上長歡閒彼妾妃嬰吹水逐向月去天正却侍書仙同
還憶唐家天寶時沉香亭北君王宴金莖翠節尋歡曾
曾唯聲空老香埃何獨只有妃子笑歎敵調臣居
陳迹如今安在哉風雨消地唯苔苔相傳尚有清不朵

翰林供奉真仙才

蜀錦屏

先生新結白玉堂牆畫衣錦是故鄉鄉山草木發光輝
化作錦繡文章花神驚視不敢當此花非我山中芳
初發龍尾出似錫從道榮恩來奉常雲蒸雨潤春氣重
至今猶自矜天香願將錦院金蓮炬移近園屏照鮮粧

迎爵菜

東風吹落劉雲彩剪光春進宮滿承緒幃寶帶絲流蘇
夢人不覺呼不醒榮華銀燭花蕊多城頭烏啼奈曉何

石溪欲爲石溪和尚作

不溪一滴冰水自則泂東男河倒瀉貫尾灌千里萬里

有風吹小龍扶向雲霞過太清叱咤欲倒懸著是一息
裂山泉似是上霧新學發南洲我行天下有夜梓鐵船
欲渡之水始照灌明月冷赤手指得珊瑚枝又復揚帆
向東去直到東流歸一處東方火發海影白金烏飛上

以後題

香雪壁

我欲借君香雪之素壁隱乎山中乎雪之空亭亭空壁
素了無物惟見虛白一色洞香真宴里天元始忘世兼
忘形強從塵俗人兩眼那能青建茶之山佛子審玉作
樓臺假作圖畫無瑤草美朝烟亦有瓊花迷夜月羽衣
道上乘紫鸞引手招我青雲端飄然高舉遊八極下視

五嶽招尋何漫漫

題騎牛讀書圖

靜看書騎牛出去日上初暮看書騎牛歸來日欲銜仰慕林看書卷還應牛領無牧豎家貧本分辛勤過平時敢辭閒工夫人生衣食苟有餘業之不學將何如

胡伯玉陟趣閒君子池

五月荷花發紅鮮側綠波君看池上木何似若耶多若耶女兒歌艷歌輕舟短棹相經過傾城顏色有人妒日暮涼風知奈何

五言絕句

勸兄弟十首

閻氏姊兒妒初瘡念少差一朝仍會合荊樹再開花
鄭下然貲劝雖有布衾欺何煎容不得奈爾二人何
何苦苦相爭等忘手足說了鴻與劉豈讓國是何人
鴻雁大陸翔翔各原上飛鴻辟邏顧影大序不相違
父慈子必孝兄友弟須恭倘使誠心在如何不感通
莲耕湍設兩長枕共姜衾棣萼相輝映何爭到傷侵
金昆與玉季和樂奏塤篪氣象自然別淳風復古時
生來同一氣兄弟是天倫碩夏長和睦休論富與貧
友愛古無間從教非得理俗愉崇退讓寬厚端之源
古有姜兄弟今無好弟兄何由風俗厚凡百近人情

新涼二首

夜來窗戶涼一枕聽秋雨曉起絕飛埃門前有流木
雨將殘暑去風送新涼至安得歸夢成長夜愁不寐

蘆雁四詠用韻吟行食

肅羽逐寒渚淺江湖菜蘋誰云南去遠不敢過衡陽
萬里西風急送書時一聲從教驚客夢可待主人烹
沙汀知處穩夜偏有奴看月明蘆花白一身秋夢寒
飲啄隨自得水田稻粱秋寧困謀一飽失却網羅憂

題上方寶林寺六首

寶林從何來飛落錫同住天風吹海濤常恐復飛去
子陽收再造萬岌高入雲妙應人天果伐會上界同
巖穴如深井靈泉通脈絡殷久驗靈歲事時有獲

應真昔卓錫百尺井泉深我取天人供滋澄印佛心
阿羅大希有七帝師道德說傳五百年未減針線跡
缽鉢生古色昔經餘胡麻黃龍此降伏更長碧蓮花
傳寫庭宇靜溪翠萬竿竹忽悟反磬聲香嚴道機熟
二徑越中秀聳出西兩山紅塵飛不到長共白雲閑

除夕

今年歲今日明日是明年客況蕭條處春寒雪後天

題畫叢竹幽禽

鮮節老含嘉疏叢更昂幽鳥何處來點破九秋色

送李仲質北上

北上京華去名實達日歸春風折楊柳離思尚依依

雪景

小舟乘興來興盡便回棹夜深雪更深何須見安道

七言絶句

雙硯

兩片斛玉倚青天一水分流碧漢邊好境直須真見得
莫將圖畫看山川

送孫仲明尉再封泉陽省墓歸太原

游子思親日九回首丘無計轉堪哀故人相見休相問
不負東陽酒好來
西風老淚斷人腸滴死墳前草樹荒明日還家重回首
白雲何處是東陽

桂

黄金蓋密露華□碧玉枝交煙影斜今日蟾宮親折取
人間無物比天香

贈馮東丘

一曲鳴琴一局棋一瓢新酒一編詩閑身風月清無限
莫問流年有盛衰

送人之樂平

鄱湖千里趁行裝野水閑雲路渺茫解拂旗亭春色薄
不堪回首憶東陽

合璧亭

山色空濛翠不如平湖長遶野人居湖堤好種垂楊樹

取次持竿索貫魚

石

采石當軒玉色寒百苔蝕盡雨鴻斑也知好事無真見
不看真山看假山

山水

諸山如髻樹如麻茅屋青帘認酒家從覓一番飛雨過
溺川流出碧桃花

江山萬里圖

生憎今郭畫山川鑿破鴻濛混沌間尺地寸天都剪碎
女媧鍊石是何年

策蹇衝寒圖

木落行人絶往來石泉幽樹太清奇揮毫對客無情意

不似野驢背上詩

五言近體

投外憲列聯

浙右饒名宦天儀異衆流星華婺女分印薛越城秋見
史多循政流人反故丘諸郎復爲郡外憲此優游
持憲欽儒起論文思慨慷風霜臨外憲星宿繞東州身
健知忘老詩清不爲秋邪人好吟咏異代見風流
山縣繡衣前騎此聖賢威乎風憲秋漢綠星辰惟
喔多賢士觥籌托下陳客懷桑梓所風帳浙江春

投憲幕上下

星聚東州盡霜威憲府新古今從上下經傳舊紛諸子
弟諸王逐什青貫一親已知皎俊彥也復惜餘人
廣平新職業荊楚育文章盛府芙蓉幕諸曹雁鶩行賓
條嚴分限官事減糾紛千里無青草飢民正可傷
顏巷端居日府門楊柱行芙蓉池不遠桃李地無餘霜
雪歸行慎星辰近輔車不才沾盛府吾子意何如
法曹新政績憲府舊才賢下客初傾蓋東州共拂冠無
才供几案有術事虛玄柱下非明習吉知辯世難
聲名沈吉記廉白杜參軍千里風期合三才月旦尊辭
章敦爾雅惟嘆展深文秋莫知多少黃花酒滿傳
來學鄉人久爲我東序夏三秋歿樣未千里足尊愛作

吏眞發祝許仿吏生諸公能楷書經調何敏積

投李息齋父子

盛府登台獨龍門地望雄懷文思湧二湯制度爲容輸
墨千一手筆洗一世宗只今天下士猶幸識須公
府門桃李陰高明近日苏不惜佳詞逞發藝向下文筆
家南僭作才華沈參軍鴻雁東南急飢鳴屬有君
待此秋分子風流絕代無山中書扇帖江左折枝留名
世元瑕器傳家大令當邁遠知肯投端欲曳長裾

送趙人都下省親

郎君向行在海岱莫雲深王謝金釵系斑揚翰墨林慈
闈洛下詠莫作楚人吟父子知名後尋山直至今

送蒙古教授郭受益歸洛陽

足馬金華道西風過雁初尊莫千里地哀米九秋餘考
課傳聲遊巴童開字塾湯湯濟汴水舊學復何如

徐文蔚挽歌

梅華橋上別見說尚臨池筆法承中絕名家此盛時猶
傳徐沼體白寫鄭虔詩巳並漁陽帖休看陌上碑

劉山南挽歌

昔侍通貫後六館竟如何不有米…終期甲乙科洋
片夾子邑露羅漢人歌伯趾雙林裏西流淚作河
漢閣文章舊天台草木深笑談無復可比與有餘音屋
壁仍新作時時見古人有懷秋如氣何處識長身

白鸚鵡

開元白鸚鵡一作雪衣女長在玉階邊宮樹棲應熟胡書讀
未全音餘西域語夢入廣南天莫把宮中事偷歸外國
緣

銀谷洞山房

樓臺依木石石樹帶藤蘿洞口有雲氣水西無夕陽天
花容遊没春草定中長芳桂巳飛盡有時聞妙香

送沈教諭

翁支同源正公鄉譽華揚鄉國仍未達世事故堪傷汗
竹秋欒短英芹午飯香秋愁雙鬢容易築清霜
學舍山雲暗城樓海氣深文章初近古風俗還如今蒼

原缺

驚乘原出察萬騎戶庭出門知未可試學行立之

送朱洪德休寧典史

今日休寧縣備點吏毀生直存吾道在清任先生食璧
火于家夜桑麻百里存問君重恭贊民俗覺還山
吾子仍淹驥諸公設爲賢長材操吏牘清與寄詩篇牒
俶悲前事雖跎常慕年了公陰德在千載尚能傳

送張仲舉歸晉爲舉進士

錦甚出公子詞華衆所推門闕千里望天地一編詩花
落山公宅雲寒杵日闌春君歸晉日翻作別家時
世業今誰繼瑤編自討論長材歸下吏吾子好斯文千
里風期合三才月旦尊服中今落落俗下正紛紛

寒牛存南紀游子已河閒殺閩楚今春江樹且下方州
閩無方文字存化碣萬里歸內路秋帆日夜貫
長歌望吳越不道出無車明鶴閣所尚清門難可居春
花移莫肉晚微今江蘋何地非鄉社終期返故廬
掛帆謝公浦把酒鳳凰城江柳不忍折春風當別行國
雲連楚驛暮月向吳生業落長安道思君北闕程
湧橋凌雲賦紛紛白雪歌世人誠讓與吾子竟如何誰
預文章觀君宜甲乙科秋闈今歲盛春興未須多

歲寄成見過邦歸烏傷

日下新傳詣江南共澤滿淚中升楚士存內右當生綴
衍業玉體詞章作世理下才岩石下還首望光榮

存古時春日文明開化時君爲萬家縣惟定三王儀名
下看佳士人間見舊詩豈無清切地十篇有短期
月裏計能遠人間存然成天官行故事風雅爲音芳左
掖親承詔端門出幾行眠茅髮下猶見賜衣黄
江雨開行人江上雨又新今朝下垂楊幾日望行塵沐
小館邀樹江湖離得春非君被軒冕慢抱欲何伸
舊業推門地聲名出禮闈平生苦風期長世有光輝宦
序須清績台衡起白衣談經無復日爲別更依依
花竹窮滿玩山池橘素情荷衣隨楚製芹子入南烹巳
作歸屠釣終期變姓名惟應一丘壑垂白向升平

春日題水軒

藏蒲生戶外翠羽落增前日出雨無影春濃花有煙汙
青書在簡白君誤經年丘墓池東北看雲日日懸

送黃晉卿之任

龍廚衣冠盡中都會一儒明時用文事榮秩被江湖爲
治須三尺起家截五車天台山水地傳可安其

五言排律

送烏經歷歸二十韻

大府羅賓客修門得俊賢明時優刃仟書制中權曉
日卿雲散秋白月懸可尋看發立百鍊藏金堅嚴浩
名無忝從事美可專紛翰齋俱壤華髮隨流年山積金
華秀城當嚴文躍民風仍綿綿王道故平平支勝寫

外芙蓉夜氣邊惹寒依岑村候府撫劍遊法華將三尺
書應受一編公言然丨否無意顧承空飲郡將爽直河
陽黃巨川可能蓋嗜仙宮後週宴前酒滿珠合彩珠輝
玉陛烽燦篙幾挽芝歸思忽鎖關趨拜出瑤殿旋綱珠
琱筵歲將恐暖屈後日有鸞過宋遺來箋紙作爲太守
錢雙溪清若許明月逆歸船

卷之二終

元鹿皮子集卷之三

河里　陳樵　編輯
會稽　葉肇勤　重校

七言近體

題建炎遺蹟

解下塗金袈上衣金一作毳衣一作蹤眉　忽忽命將墨香中吳
楚無端折月裹山河一半房鐵湖帶天都是淚村鴉入
洛不知歸黃衣傳詔三軍苦不是班師詔岳飛

呂氏樵隱圖

山崗似盤游戀最無人空谷竹猿眠千年雨子樵老
丹字功名世外多孔鹿穿雲覓芝草黃後抱子度烟蘿

元是長松倚翠動般見說倒柯

映蝶圖

共節名園信所之深紅嫩紫共春輝人疑落葉有生色
又道飛花上故枝夢上覺嬌乘怯舞尾頭故更繞香歸
花中只許秦宮酒未必飛生入夢思

紫霞洞

石林深處錦綺麻姑度登臨送日車雲到峰頭猶是雨
雲生石上手成霞雨飛露下朝華草不放春歸冷艷花
想得仙源○一作樹雲臨壑　鶴柴紫施黃鳳捲盡人歸蜂
元無客日一作暮醉不飛花一作暮春何遊三家
歸到山家月山前清前南三家

飛雨洞　洞深處雨中有小家

蜀天萬里入東州（一作天漢落東州）不冷翠侵扉翠欲流朱鯉
有靈時出穴白狐生火夜經秋山中十暑寒猶在潭上
千年雨未收昨日丙林歸白髮浮雲依舊滿貂裘

碧落洞

洞名綢衣露滿裳人言天上我驚猜近從月裏種花去
遠見鼎湖飛葉來使我加餐有黃獨秀人迎榜是青苔
杖頭化作光明燭願逐東皋下九垓（又一首云蹋盡東林夏雨歸白楊桐 几下春雨白雲拚得人望寄同月帶來枝未生雨後引 苔名洞傍霞邊摘葉鳥山綠如何地變遙雜後翁白披 雲路玉京）

羅衣洞

蕊衣萃帶護烟蘿（一作予摸玉下出閒）綠楚國狂夫尚楚狹石影

到漢下丈易麻衣入木入分多泉分少白山中雨衣取
雲門行頭荷（一作卷中泉路露私梁身山生衣赤碧扇 又作帶披蘇叢教芝苗各展塵衣翠芰荷）
門口樵人誰語汝蘇遊相遇慎相過

五雲洞

飛梁（一作雙梁）壓木石苔蒼洞口飛泉瀉下（一作石梁屋上春）
霞常易散雪中樹影不會長陰雲滿地晴飛白雨嵊依
林暗歸黃（一作松花入酒香帶貝黃分題爲使黃岸 又作敘暖露豪來葉深暗級葉上荊）
裳芙蓉溝忘却蓑衣日日釣滄浪

巴雨洞

逢雲侵衣（一作衣濕）細夜滅白驚蓑衣石上抛海月長來飛
雨下仙家半入漏天中石露近木依崖長山柿着霜遲

棗紅却笑當年補天手煉成五色竟無功

捨斂石

篁竹蕭蕭暗隔（一作水鳴）朝嵐爽爽殘星繁花無處分
南北明月何時歇叙生石樹畏雲長白壁日華映兩半
邊晴霜晨露夕長來往夜度携琴鼓再行

越觀 在岩頂

吳根越角兩茫茫不分峰頭衡大荒白道北來通禹會
雁程南去盡衡陽雲移暫覺天河沒月暗不知松影長
天姥若邪他日事明朝采藥下山采

陳氏山林春日雜興

隨水登山尋勝賞一丘一壑可全真月華（一作夜光）難收錦

同我移色為塵赤秀人在護生香成石乳花連別樹作
花身偕年秋深忘名氏獨石桐江理釣絲（一作人間價 猶接枝梅。）
專井吾廬忠恕吾步可窮通

談亭

百尺層崖接翠微潭空石影曉雞飛雲鎖白鶴翔千仞
月與青猿共一枝不信木深騎赤雩曾因夢裏（一作黃鶴）
（一作秋下皆花 亭前巳宇紀）芳洲翠羽無人拾自補山中白接
籬

醒酒石 在少負岩下有蜜蜂

夢爲醒來賦楚騷（一作楚賦）紛紅駭綠未全銷樓空鶴越
杯猶在歌罷瓊玕樹尚搖夜久月方臨石上雲低雨不

到山椒平泉池館吾無分栗里徵君或可招

翻經臺

石面水几瑶雲中雲散嵩高寫象空支重有時來白鳥

雨殘無處着晴虹白貝葉三年碧天入羅衣半秋紅

衆慶山人同號法翠微深處石池龍

東白草堂

壁後茅齋與木平屋（一作）巖下雲先去

少月庭前樹欲行（一作）雨後階渾是

綠黄山（一作）童食柏久應青如竹庭下朝陽影盡在少微

巖上明

望月臺（在岩下）

玉簫吹雨春雲平散髮臨風露夜（一作）氣清尾見盆當南

紀出月銷半入楚天青松高琥珀無苗出蟠老丹青滿

腹生村了何年生（一作）石上丹英客落寞寞

銀谷洞空碧亭

水光山綠滿闌干上有琥璃萬頃田木鳥臨池青入羽

仙人呼地碧如天雨添銀谷空中翠雲是碧桃花上烟

只有垂綠（一作綠垂）無倒景有時弄月到亭前（一作地多海棠有時卻）

掛綠亭前

少霞洞山居

少霞洞口（一作）採金芝千歲山南（一作前）聽碧雞友石鶵

巾饒綠蘿封書門外有丹泥度關符寄娑羅樹入市人

傳木客詩又（一作郡）抱瑶琴向陰洞青禽啄碎碧梧枝

圖谷洞臺（一作）

雲在闌干葉在庭（一作臺）中無藥事（一作）飛騰丹霄有

路星辰近（一作）明月無根日夜生滿

袖天香和夢冷半村雨色傍林青仙人約我瓊樓上（一作）

瓊樓下半丹霄裏只恐月中秋更清

少霞洞（一作）

□□□□□□（一作）文生綠硯硯生苔（一作不須）

天風拂地鳳笙下楚江入吳龍女門石壁木花（一作壁上）

泉沙出海棠（一作花前）春色鳥銜來洞天只在風塵外門

外遊塵飛不開

洞谷瀑

水樂聲中共夕涼雲花片片惹衣裳山中古樹如煮大

（一作）水上游絲似線（一作）長□葉□為萍橫葉花

□□作牡丹黃（一作）□□□□自從西域胡僧成

（一作）□上（一作）無人識木香

少霞洞

柏葉山前綠石屏屋雲隨地不能飛青童臥護千年鹿

木客相傳一瓜詩龍帶雨花臨硯滴（一作）偷添樹葉上

秋衣山人晏坐青霞外飲露餐風度歲時

春棠壇

竹氣泐寒樹不榮石壇千仞與雲平春來天上元無色

雨到人間方有聲步入松風吹不斷詩如芳草剪還生

陶山北空飛霞散夜半有時孤鶴鳴 一作[illegible]生作[illegible]山與

招隱巖 一作山

何年[illegible]與山人封詞[illegible]草[illegible]後野穴裂為方解石

秋風不到寄生枝誰來樹下看雲坐半入人間作燕飛

錦[illegible]岩巢山 一作樹 前今淨社不須更草北山移

紫微岩 在書院上

手種岩花對此峰花開簇簇紫[illegible]人行鬼屏不到處

家在亂花叢後重綠水低陰還又翠奇各有樹都成紅

紫霞洞人絲綸閣且住山中白髮翁

札峰

鬼關山前小來則[illegible]無影樹亭亭人從烟雨上頭立

許劃花過後雨[illegible]傍[illegible]低地碧大將草樹染春青

石藥峯

名山何事[illegible]臨水發白[illegible]情

柏黃門前亂峰小樓西望石難北[illegible]斷

一作[illegible] 東鄰 下月 一作[illegible]

蜂蟻不成[illegible]萬果夢短風[illegible]不是山人好食[illegible]

飛花亭

昨日新華照夕曛又看夕秀比明茵松高猿見古時月

花落鸞添幾日春盛露囊中封[illegible]無[illegible]裏[illegible]雲

人間何用春長在只愛飛紅日日新

水亭 有瀑泉

少[illegible]飛花[illegible]水[illegible] 一作[illegible] 石發[illegible] 水禽銜浪動軒楹 一作[illegible]

蒸雲從薜荔衣[illegible]起雨向環[illegible]樹上生曲水傍人 一作[illegible]

有泉流門[illegible]嬌花[illegible]語答黃鸝[illegible]中日與山中日 一作中日與

天路[illegible]同上[illegible]聽各自行

[illegible]臺

水邊有[illegible]松亭[illegible]雲[illegible]細[illegible]花[illegible]只[illegible]下屋

[illegible]影中生好風入夏傳芳[illegible]明

不用破瓜沉綠李自從雲後有餘濤

忘憂閣

宜男葉上幾飛螢 一作[illegible]雲生 夢算醒來笑倚楹 [illegible]

天外[illegible]如雲樣碧 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南[illegible]鎔

寒巳[illegible]松丹[illegible]只[illegible]無[illegible]可解山

人投老竟忘形

南軒

淵[illegible]石根木竹傍梧桐人來遠地見山碧

月[illegible]紅[illegible]水有聲過北澗[illegible]花無信誤東風

人間[illegible]高[illegible]春紅入夏中

雲山不礙樓

飛花[illegible]地[illegible]石[illegible]人道峽中無落月

我[illegible]有垂楊[illegible]不妨松影長

卻憶壺中天地闊十洲煙雨正茫茫

野芳園

桂子紛紛入我懷海棠芳桂雪生花日移深酒松陰上
風引前朝樹勢非芳草無名多是藥雲藤著葉不須花
只丹未入曹劉室元白歐蘇不用誇

蘭池

一作十前露草繁行長蘭生雜芳蒸發鬱照庭風林動
幽蹈花開木影翻香泥山林成獨往曉從桃李學無言
國香只合依泉石稱向人間恐礙門

含翠堂

稼葉茂葵照檻明山光入室雨初晴平分天上無邊色

送盡江南未了青息石長年依砌活衣苔無種入庭生
亭西背日林扉重採藥歸來露滿庭

山齋 一名草易臺

後一作夜山中作月荒殺鄭披荊傍砌一作蹊猛踏
菊江多葉開戶見山青一方一作長臺望遠丘陵遠開戶草芝長石上
草榻新小竹研中白露半成霜羲皇未是非無易石室
遺一作書不用藏

山園

洛陽姓館半桑田斷竹採瓜自灌園春日花迎小東白
蒜年草創大還丹藏徵白古猶長採桃李于今見不言
松桂叢論隨地要雨餘苔蘚又闌干

壺天 一作壺天閣 在洞上

宮殿隨身信所如窩形一室似樓居神遊入極皆吾土
天入三山三神不滿芳雨夜無人共清片木扉幾度種
丹魚山童長怕漁舟至不放桃花下五湖 一作碧海一派青
合流綠泛雲花五朵夏延香至天台盡自有畫本叢竟新公處有只前花影片片無色送去又穿花去不放桃花門外水

鹿皮子墓

上仙昔日一作元但去飛化寄許銘碣松閣坐看天上
樓成日吟到人間詩盡有何消無靈丹龍吟孟郊未成
白雲隴江南春草年年綠又向他生說鄭玄

遊絲

兜率宮中拂不開支機石上亂成堆超長塵垓萬千仞
東將虛空斷幾回又逐飛雲縈草樹暫隨片雨掛樓臺
詩成約意宜和關透過澄心紙青來

臨花亭

主人何解愛年芳春日花荒夜月荒調木分符到西洞
惜花情寄東皇天生圖畫春無價日繞遊絲風有光
物色是空非是色枉教蜂蝶一生忙
惡雨狂風莫要陰夜遊秉燭書傳香香祭芳子能消日
謝後花風吹亦有人來折鄉紅飛剪紙為招魂
竹間午夢時聲與欲雲夢後雨
芳草生時藥任房罷紅五共共芬芳長風雨一家

草木文章高丈光花王以下言還寂寥春氣自佳不堅長
晚來只有雞紅在莫放尋芳取次黃

滿樹玲瓏勝碧瑤當歸葉長襯芭蕉樹頭生耳時時溼
春色如花日日銷杜宇有言終不覺綠陰新穗已生苗
今朝千丈開鶯語飛上梧桐特地嬌

石裝衣纔有帶經疏畦藥雨照友朋客來青鳳穿花去
莫嗟蒼苔上樹生霧藥芬芳長榆楸繁花無賴枉丁寧
來負高亭成陰後更覺棠梨日給勝

花有人間春自歸去來何用杜鵑知鶴銜瓊蕊來仙苑
雨引山嵐過別枝天山異香薰寶樹日將五色染遊絲
上人莫賦傷春句但使百花無盡時

雨後金沙天漢晚上遊和葉正紛紛客來只道天門遠
春天盡將花隨人越鳥啼殘桃下子吳僧寄到水中雲
蓮紅點到梅花發何處人間不是春

松邊柳下日斜留鳥散飛紅燈酒杯芍藥成叢當戶出
夜冬分種傍松栽雲高卷雨從風去花晚前林入夏來
亭下向紅如斗大酣看不似玉玫瑰

遠山過雨綠皆覺竹外青松竹下梅滿樹丹青皆物換
平生留貫還春來歌詠一串鶯流出花影數可無兩間
閒右牛眠殿前上黃鼓欠葉落成堆

遠目懷

天垂平野樹團團雨過千林綠更鮮何事高梧還如舊

只消寸草已成煙山遠春歸歸時路雁入晚飛不盡天
虛合似於人仙宮天闕静夕夢遊

題景亭　晉匠手書員壽

七賢老去留高寄有丁字橋邊野夏老前行上字
附鄉不失舊乾坤今名留入丹楹前氣辰遲歸行下門
惆悵黃門華未休不覺流見塵

雨霽亭

聽遺興雨水染群山群象字侍荒遮空歸倚合樹皆碧
天風閱盡山溪黃鶯啼綠樹陰遮行野林春色屬官青
放愁懷遠氣踏溪流相對雲坐待霞觀亭

雨後看山村野色紅綃綠滿岩間　紅綃草成篇

山竹當方寸五色雨中青最多亭下日生霞映草松根
冬雪芬芳今不見春色江源分付西流去莫
竹門前東邊坡

西竹亭

滿坡蕭瑟寒煙雨從一脈起行移遷近樹傳盡綠
向日看山天戶青人似亭前花人許如江上草無名
山中木葉何須不入眠聲聲

天谷發處曳行亭六合半雲變群賞兩服屋研定
新心多年秋不生來亭雨雲下三采秦沒夕陽僧
題坡上元和賞賞郭舊遺名

過原來光下右東地須盡至無夏倉及舌餘寧盡

蒼莽遠樹寸影無僧隻鼻頭後廿樹鳥街歷外雨生魚
長安才子看還費云是先池隱士居 羨

上真觀只湖上幽會圖

湖上幽竹水上亭行到不見與誰平亭詩古物是春扇
門外孤舟昨夜生海氣遙遙一發 青山是樓年入會
騎牛山陰道士携琴至鶴盡風聲到水聲
停舟日日望東溟數點盧洲露水碇少戶得花聯作口
夾鏡心橋鐵為網夾送月臨前洛溪石分潮入井生
朝暮屯紫丹自熟拔沙負學趨庭卿

宿巖石室

懸流瀑瀉又淌洑洗水為花劫席前我爲沃穿來嵌石
骨從天下度虎年月中龍蛇黃金屋壁[illegible]小王燭
山下陰雷皆雨外天照琦橋寶龍眼
諸天無暑亦無寒徹氣芳風不出山詩葉僧歸雲木屋
賣花人去蝶先還蕭庭修竹落漢[illegible]古松寒峽屋
書道雪中依襟懷我[illegible]是外天
樓閣天然石制成山為林宇石為樓丹砂伏火有光其
石屋依空無人生葉落世間多月色取亡林下欠秋聲
山中木石皆吾竹兔松雞不用驚
滿林翠霧濕麻衣山影遙從白版扉竹石無心吾所畏
煙霞有疾不須醫夢騎鶴處天途隔臥愛雲時花不飛
莫乎飛來背人去吾廬無地可棲遲

嚴穴冬溫夏氣清有時采藥度嫦聞雲起作飛雲去
今雨還逢舊雨生樹上荒絲低寒地階前息壤聆通靈
人間甲子何須問只憶山花幾度榮
丹葵滿地藥生葺肖後登山春正濃委羽山人家相對
天台道士去投龍鳳御花信歸何處白鹿松陰晨向東
不見宿岩松下竹空王未作巳心空

石樓草廬

一室寬於一畝宮兩林竹樹影重重青春着地十分綠
白日移人兩度紅小草自憐無遠志茯苓終不近孤松
未須內憶金華洞只在週圍百里中
楚氣[illegible]中[illegible]望母[illegible]春在地中長不歲
月行天盡又飛去[illegible]松為屋[illegible]屋宇生花作船
七十九年瑤席息欲從李白上天台

哀江南効李義山

幾年王謝望升平戎馬臨淮日繞營萬里□塵暗京洛
五朝王氣在金陵臨春閣上華林近玉樹歌中璧月生
猶有約與經亂後聖賢相遇須中興

雲力寺斷崖

猶疑鳥道上穹蒼下視斷崖千丈強百里迴回玄鶴洞
羣仙出沒白雲鄉山藏宿雨禾生稼日轉垂猿影過墻
未若鼎湖天地絕無人折得碧蓮房

卷之三終

元鹿皮子集卷之四

明 盧熙 編輯
會稽 章□□ 重校

落花詞

紅如泥血薄如絲今也拋人色漸衰世事逐風常轉
燒亭不似雪花深人人惜人名種佇歷帶質今猶尚存
滿地升鋪傍草欹何時收拾過丘林

空碧亭

晴光簾影水痕鮮樹列林陰色更妍碧動如杯誰縮地
嵩宮石木誤疑天河乘滿底通相屬十入人間却右旋
病叟年來終終勝斷斷觀水夜聽泉

長吟夜夜蔚藍光水樹重重護曲防碧落不留川畔路
自愉都醫爾中央石泉飛落萬派發松影疏時千丈蒼
我向孔峰高處下如何倒卓柳陰傍
河漢縱橫北斗翻懸泉激石起層瀾木蛇行上舒還卷
月繞樓頭研又圓龍火光先生照底仙人倒影落人間
無星空處無邊地盡入鳴邊一尺天
星河木鏡何所得日石與泉是鏡亭人道月從亭下出
我疑宗入上中來岸映水色渾如染風裏波紋變不開
一碧中天邊是水地頭原夜碧如苔
飛臺鳥影照虛明細浪縈紆不定舞翠綃浮略約
月移薇處上軒檻蔚藍天近地深翠蕩相葉消泥轉青

林下一泓涵一月青銅鏡裏一時生

空碧亭老梅

雲蒸雨蝕半枯生空碧亭前雪一車尚誤鼓銅鑄外朵
月移不動水中花十年春信隨風變半款崖陰過樹斜
春景無何水仙至滿花頭上鐵餞化

石磴

雨中卸用苔痕香盛夏宜人石氣涼杜宇血銷啼碧礫
山雞食罷花餘欄赤松有約吾將老白髮無愁不解長
將則枕流眠枕石看雲不復撫胡床

菊巷

秋深紅紫滿秋籬蕙帶蘭英綠照扉覆飲漏中甘菊水

雲粘石上舊蓑衣月知人境來相覓花有心情故不飛
桃李自開還自落却疑陶菊未忘機

山房

冷雲堆裏故人家鹿積羊裘不衣麻門外樹身無歲月
山中人語帶烟霞雲侵堠兩長生菌風斷遊絲半度花
采藥林深人不見蓮筒引水自煎茶

秋色觀

庭前月葉映榆黃木傍芙蓉曉桂芳樹入畫家皆着色
山無錦繡只憑霜木中氣帶秋雲冷花上月如春日長
不是風沙千萬里不知何處覺秋光

飛觀

日斜容澤揚旛旌茅閣飛飛照日明銀色榜題草草字
鳥歸開窗起花名何須乘翮乘風去曾入浮宮看月生
却笑登仙仙伴留在纔身窈冥逐人行

絕唱軒

問誰投筆早來過春日華陽春雁多依裏錦空歸巴蜀
松根苓長葉成窩詩無樹隨痕猶在夢有鸞膠斷老何
落下雲生無苦思我今餌藥臥山阿

飛雨亭

飛似五色嫩花梢秋色觀前看玉家花落空中和月冷
樹當遙處見雲消依依雨氣侵螢火一一水紋生鶴毛
須臾卜曬山影動臥看紅日到芭蕉

散巷

激流枕石傍寒林散髮酣歌稱散人蝴蝶枝頭無昨夢
初蟬葉下見前身衣沾寶掌泉中雨肉有袈陀石上紋
不見前頭樗櫟樹無材入用老猶存

靜谷

幾日來落巖秋聲又被春風染樹青疏竹蔭中山影重
冷雲葉上雨花生寒沙引水來遊鹿別者開櫟種茯苓
石龍峰前龍峰小詩滿山裏舊知名

鹿谷澗

清流沸石下岩閒潤底苔滿曳綠苔野鹿避人懸樹宿
溪魚乘水上山來翠連春草誰能拾風觸石崖避半迴

竹入夏來涼意足更移修竹澗邊栽

伏鶴山

山上飛雲去不留山中鶴死又經秋斗臨河曲侵鶴尾
露上莎根到草頭綠排花中歌白苧碧梧影裏飯青牛
有時竹上蟠蜍下滿腹月書逕欲流

寶掌泉

屋上無端雨亂飄雨留石縫碧寥寥浮光出穴藏丹淺
泛水為花到地消石髮年深長滿澗去魚春冷未生苗
泉山自是蛟龍窟頃刻陰雲滿樹髯

尋春園

覓春無路犯寒林禽鳥啼和此景深散酒尋芳常恨早

無令入鳩只藏春細處不似生身色花飲仍伏習處痕
獨有悠然親前月石扶東絕也隨人
月樓花落水侵岸紫石苔痕綠又翻承露盤中臺廣乘
無數衛炎有騎雲松高貸見古時月花飛鶯啼幾日春
離□□□尋不見楊梨綠李下紛紛

雨望臺

烏鵲驚道有無間與齊橋東泉絲絲林外日斜虹有影
階前雲去不留根葉隨風轉時過樹雨傍山來不入村
更看髮衣看瀑布天花日暮正飄颻

山館

石龍峰前綠草晁莧綠拔雨上梧枝天台道上幾龍去

少白山人□碍歸前後帶出利取月壁前後今半成廢
百□花忘無人過誰氏木陰歌采薇

山莊

澗中蕩漾綠如藍枸杞黃□滿逕□掃葉僧將發其囊
貴花人與蝶俱還雲生石動堤雙樹兩引銀涎過入塘
林下因時春不去澆花采藥送殘年

琴臺

臺下湧泉如鼓鐘亭無熱語有風松石根漸見蘭成畝
影姿不如花殘重月夜聽泉鶴羽調木聲和詩寄山翁
自從獨往窮山後不見繁聲入亂中

飛花亭

桐飛鳥以李樓深香大鶴街雲度石梁芳樹貧華貪結子
殘花無骨不禁風□□□□春□□日轉游絲風有光
杜鵑詩人愁殺他山人不解惜年芳
游子拈花怨落遲山人猶恨落花遲絮飛藤下飄無力
果在籃中人不知教日正酣那是雨□□臨別更留夜
年來杜宇惜人事都向鶯春去後啼
梅殘山杏落花飛紅與飛花鬭晚芳風信人林添淨食
春光一線上游絲絮輕便欲攜雲去花好多應換骨來
二十四番都搖盪水花剪下作寒梅

風香亭

池頭爽氣日徘徊竹院何曾有霧媒月殿桂枝飄子落

鼎湖蓮葉動空來風過太乙凌波起花為胎仙傍木開
香積界中天地闊景差何用上蘭臺

春日閨思

白下宮前雙燕飛堂中思婦怨殘暉背嫁□□青蕪合
彈箏題乾白羅歸醉倚合歡驚葉影恐尋荳蔻如花屐
總關彩目同心錦染龍香絲不上機

佛家洞　洞在佛家谷前後相通

天梯石棧落霞邊月地雲階且醉眠太虛纔通山北戶
崩崖盡展洞中天雨餘秋菌化為瑤石上霜風不解丹
開道仙人曾採藥羽衣環珮玉珊珊

石筍

金莖半折倚亭亭欲斷甘將微見刻纔花開斷移連點動
石根不長有香生山前留眼通霄傍天上無人能摘星
何處人間覓此竹昔年曾出夜郎城

霹靂石

雲根破裂翠崚嶒七竅都忘世已驚玉女今為持衣石
晉人猶覓少微星松高虎珀無苗出蠟老丹書滿腹生
却憶天台往道士石中衣被竟通靈

跳鯉溪

枕石飛泉伏草萊跳鯉溪上日徘徊山間遠樹迎人出
日轉晴虹淺水來雲氣長迴西澗石春寒猶在北枝梅
谷中幾載秋無恙沙上蘆滿暖更栽

書房

休名不妨效卻麻共用空山疊碧霞書在縑緗於李杜
尺寒無處覓陰何（一作門外蕭生靈殿鶴松帳雲長春成窩）春歸一尺人同
及雲瑕偽重塵隱花（一作不雜幾下鳥聲殺起鳥鶯來墮地花）風景尚堪留
研席浮生憂樂向來多

圃

築圃郊坻留方丈一室園中度歲年有客持雲坐盤石
無人伴月出籬煙蹋霜白髮二千丈寒折朱絲五十絃
步闌方空君莫問人間何處有神仙

春日題水軒

黃金縷水網蜘蛛剪合平池綠似雲鷗鷺無言初病起

寸書不寄又經春行稀蝶履留前齒坐久玉琴生斷紋
殘夢凭闌楚客魂春花半作廣公塵

壇氏雲樓

試上雲梯興不窮虛檻濁酒絕塵蹤雲含雨氣三千里
壇撐天心第九重碧瓦朱甍當病鳳白衣蒼狗不從龍
盡前無物滿如許詩思還問錦繡胸

遠玄亭　分題之李青賓三首

彩雲衍詩傍花飛如有恩榮出帝闕八角靈文金作同
上天使者綃為衣華陽洞古亭猶在何處山深鶴未歸
奇語仙人張伯羽何時邂逅說玄微

古星臺

推於臺前六合俯登臺猶自說璿璣靈槎有客從河鼓
別墅何人覓少微銀漢無天還共玉蟾入月邊西飛
太可共喜與文發奎璧煌煌夜吐輝

半湯湖

湖上殘煙芳薄晴湖堤楊柳午風輕白波只尺分寒熱
赤館東西異氣生天向月中藏日體人疑腸裏有陰精
廣文暇日頻相過幾度沉思贊物情

暨陽湖　分題之李仲常江陰郎事三首

白浪浮天雪作堆危峰倚水亂崖開月從水底沉鉤去
鷗似鷗邊近來野岸有緋緋白荻無潑無席苔蒼苔
步雲吟苦多詩料擬借平湖作酒杯

釣臺

蒼苔石磯上釣絲應憶起佐姬周臺高人在空中立
雲靜天從水面浮石裂猶疑千古雪風吹不斷一絲秋
致成蓬萊多清嚴他日仍攀此地遊

翠光亭

亭前積水綢如黛亭上君山玉作屏林斷幾通吳月白
雁飛不盡楚天青夢若春雨長黏石翡翠迎風欲墮舲
悠徉步兵遠望眼詩成正值酒初醒

詩林亭

少日論文氣似霓看花覓句到花飛吟成恩入月中去
語合心從雨外歸林下樹寒和石瘦雲邊螢滿度花遲

眼中有句無人道放老花書衣鹿皮

玉雪亭

蓬萊山頂玉芙峯夜夜將光吐白虹石髓多年化詒粉
冰華今歲滿東風一天素月連雲冷萬斛明珠墮地空
只恐高寒禁不得乘鸞飛些碧瑤宮
梨雲柳絮共微茫春入園林一色芳枸杞通靈客吠月
芙蕖到死不禁霜夢遊蓬島瑤臺曙歌落吳雲玉樹長
少擬廣寒親學舞好來相對白霓裳
未必遊遍到仙家片片臨風散六花陰壑有光迷白月
空山經處覺丹霞臺高漸見石棱長枝重不禁梅影斜
聞說銀河都夢碎寧頭從欲問星槎

六丁擊碎玉璜多于秀花笑梨樹石室和雲調露臺
叢錯無木斷崖冰峨頭看樹低一片空裏有山抄幾層
欲寄上南問春信珠璣落紙筆花疑
東下六石壁璞麟日接來州望欲六落月回光照上界
瑤花今占漢東風出吹低笛鸞空散花向銀河與海通
野客遊斜深洞裏自調大餐似春融
花進于含木遊門壺中別是一乾坤銀鶴飛去飛無色
白石長來雲有根樹印斜枝翻畫譜倫調聲韻補詩痕
相如健筆誰堪繼好賜詞華賦兔園
銀漢須將貫月台鶯鴻無處認江沙水晶簾密秋光冷
華蓋峰高天影斜飛瀑半凝蒼玉佩蕙風不變碧桃花

山前山後多降幽畫作江南富貴家
俗塵無路到岩扃變作池臺玉作亭海月寒過千頃白
楚山遙滅八分青團屏紋細裁雞甲野鶴年深稱鶴翎
應有才華奪天巧天龍飛墮滿中庭
羽仙飛步駕青鸞仙袂臨風響佩環琪樹移根來月裏
瓊花無夢落人間春回龍首物先覺舟入山陰客未還
我亦玉堂揮翰手他年鵷鷺筵朝班

送蔡竹澗江山教諭

仙伯猶與落霞齊乘興吟遊日未西簾影到池元是水
縠紋浮雨都成泥煙消院竹鸞旋客日暖宮芹燕拾泥
見道廣文官况冷愿翁生意草萋萋

送余善之歸浙西

剡木沉沉上有山驛亭別浦清風漲浦楓不向霜中赤
兩竹紛紛淚下斑書屋昔年驚遠別錦衣晴畫喜初還
琴松木盡平生志莫戀亭皋放白鷴

又王吉大孫秋旅假韻

風吹白日下遙天客易人間換歲年菊老不嫌霜共落
雲飛都與雁爭先探囊野草皆為藥入市山梨便直錢
遠道故人成久別每因景物思綿綿
客路風霜歲遠行芙蓉綠映舊袍青東山雲杳家千里
南國秋深雁一聲玉笛玩頭紅日近金華洞口白雲扃
求仙何似求名切幾誤還丹煉未成

送盧經歷歸北

淡菊不識有宗秦蘇紛惟閒賞實奇化筆雋雅共庚
歸舟孤詩月相隨秋花風光金華洞楊樹望青娥女祠
曾是舊時遊適地郡人終古結遐思

金華通天洞

石屏尚聯碧芙蕖二室聯翩通翠虛字裏巷苔猶自活
茶邊寒木易成栖吳中太白爭華（一作華）地林下青蘿化
石餘二洞周圍五百里金堂石室盡仙都

永日觀

殘桑吞雙樹陰發說與山人更不看今日花連小東白
薜斜草剝人遍丹月卓長遠與天齊石影生從人樵前
只把蠟桃分歲月一花一實一流年

拙齋

無心奔競已才疎投筆拋書學個齋石鼎有時然綠楚
木蘭雙度種丹魚夏會反舌餘聲盡薜荔連牆片影集
我亦今朝求辭醉莫題書札問游夫

心遠菴

蒼巖登山擬萬嵩屺俟待月夜眠遲書成袖裏春猶去
月放枝頭猿不知奇遠豈無萱草帶勒銘自寫茯苓芝
何須更覓桃源路朝市山林處處宜

石磴

鳳磴盤空嶺過人村居穴處古遺民涉飛滿地猶如舞

草綠如茵不愛春河漢帶星臨石上賓爽無月淀花身
只愁急雨圍區度結屋中閒留白雲

雪架

鐵鎚丹黃處處逸東風吹下萬玕琪引氣寸影夜如塘
地有六花春不知玉樹從開後庭前天花別有滿生枝
瓊樓銀闕知何限約客瑤池來可期

三泉

泉眼離離似石髓斧疏斑鑿到軒檻小成石匣花無數
夢冷池塘草不生江夏茶經有遺譜南宗水梁發新聲
林居最覺清心耳渴鹿進人自不驚

瀑布

雖雨壘烟入座深居然帶雨隔崩天化為河海水二丈
剪下松濤本半邊蜀家崔星向天上翰林詩句落風前
自從辭郵郎心月直至于今不肯閒

石樓

冷雲莽覆人家疊嶂同峰往往遠觸石樓通西澗木
借春只有北枝花月臨石徑松陰觸風引前朝樹勢斜
誰信壺中天地闊庭除無限浩無涯

少微巖

石瀨松寒樹葉（一作夏）飾乾長衣又在碧霞邊南州處士星
猶近今也中秋月未圓（十五日十六日夜）星雲葉長黏岩上石兩
花不清滿中天霧香氣感休鶯起綠桂初紅果欲熟

西巖棲霞洞

萬壑空岩覆碧苔西巖洞下是華胥望紅隣地兀然重
疊綠透幾一丈餘瑤草碧花生異石錦囊玉軸來家書
東州歲賦三千粟我亦依岩學佃漁

白堂

石鼎寒泉雪易烹祀來良夜月盈盈人離雪外只方丈
月比城頭低一程良石有穰依溯活茯苓無種入庭生
白雲寒處人蹤絕不是山光說性情

贈沈平寇

人物汀南第一流將才儒術兩無儔英雄門列三千士
勳業家傳萬戶侯金虎佩章光奪月玉龍出匣氣橫秋

寄題匈化塵息堂樓呈歡朔玉樓

次韻黃晉卿見寄之作

幾載丘林草木黃故人猶漢獨難忘宮衣雨露霑朝佩
文律江湖共艷長筆蹤曾時傾諸荀才名此日敖龍襄
何年明月市山寺重與詩人話夜深
殿前對策士如墻我對山人說生忘黃脫皐衣葉自裏
愁來白髮有時長山中滿履騎猶着石上朱絃兩夏長
有客江邊期不到只今秋日轉凄凉

卷之四終

青村遺稿一卷

（元）金涓撰

清康熙金侃鈔本

青村遺稿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金涓撰。涓字德原，義烏人。本姓劉，先世避吳越王錢鏐嫌名，改為金氏。嘗受經於許謙，又學文章於黃溍。嘗為虞集、柳貫所知，交薦於朝，皆辭不赴。明初州郡辟召，亦堅拒不起，竟教授鄉里以終。所著有湖西、青村二集，共四十卷，兵燹不存。嘉靖中，其六世孫魁始掇拾散亡，編為此本。魁子江始刊版印行。以所存無幾，非涓手定之原集，故題曰遺稿。涓於宋濂、王褘為同學，褘贈涓詩有惜哉承平世，遺此磊落姿句，頗嗟其沈晦。而涓送李子威之金陵詩云：若見潛溪宋夫子，勿云江漢有扁舟。乃深慮其薦達，志趣頗高。然其詩則不出江湖舊派。摹寫山林，篇篇一律，殊未為超詣。觀集中有錢塘行在一篇，以元統至正間人，何至指錢塘為行在，知由耽玩宋末諸集，以習熟而誤沿舊語矣。特以託意蕭閒，不待矯語清高，自無俗韻。又恬於仕宦，疏散寡營，亦無所怨尤，故品格終在江湖詩上耳。詩道關乎性情，此亦一證矣。

青村先生遺藁序

余老且憊不關世事有年矣獨于詩文之緣未能去懷摩挲老眼聊以自娛猶記壯時司藉華川穎原公與余周旋久且善嘗為余言其先祖青村徵君績學組行累辭薦辟著有文集四十餘卷悉罹兵燹僅遺詩刻一編求之亦不可得高山景行竊嚮往之久比伊咸駒公先生來粤余時獲過從如挹穎原公風度既乃出徵君遺藁見示俾余讀王文肅並廣諸其詩竊見其人淳懷抗志不屑從凡庸中發爲謳者夫詩以言志徵君守素衡門怡適足樂翹翹車弓亟徵屢屈之致若管遼東龐襄陽超然遐覽無復語言文字遺編人間人尚爲推崇歟徵自多秀業市聲名于身後顧其志所蘊結不能自閟乃時出以寄之歌詠而詩以傳知其人以傳非詩能傳人詩以人傳也則其志之所寓形也請徵君至今存可也余復見公駒先生所爲詩豪宕雄渾上追一切大非其家學淵承流根有自者耶余頹矣老不復工于辭以風仰徵君高致重以世誼之殷爰信筆而爲之序

賜狀元及第

中極殿大學士嶺南黃士俊頓首拜撰

青村遺藁序

友人金江一日出其先世青村先生遺藁請森序將梓以傳森惟先生嘗及白雲許先生之門卒業於黃文獻公與宋太史黃侍制爲同門生既而宋王二公入

國朝爲文學宗臣而先生獨獎遁雲山水石間以終其身無論州郡薦辟雖於二公之推轂漠如也其詩曰至理由來無古今後人刪註轉迷沉遺經獨抱加潛玩始識義文廣大心則其於道蓋有默存者矣而又不著一言以益疣贅凡先生之用心如是要皆未易窺測幸其爲無自得之趣不能終自祕藏間嘗發於吟咏而足以翊鄉學風宮政增大員倫者尚多使先生少用於時則其裨補化治豈出二公下哉森無似又得因遺藁以考見緒餘所恨散失已多倘有存者尚當相與求之先生諱渭字德原本姓劉先世避錢武肅王嫌名改姓金隱居青村學者因以稱之江字孔殷爲先生第七世孫云

嘉靖三年秋七月丁[illegible]

後學郡人胡森書

青村先生小傳 見金華賢達傳

浦江鄭栢

金涓字德原義烏人受經於許謙學文於黃溍海貫經傳卓識過人隱居青村學者稱為青村先生州郡薦辟輒懇辭謝曰犧尊青黃豈木所願即吾髮已種種焉能驅馳簪組之間哉日游詠乎山水以終其身贊曰栢觀朱太史記青村隱居稱涓為安貧肥遯之士考其德而求其行信足有徵焉

青村遺藁目録

和吴正傳五臺懷古韻五首
和楊仲齊韻四首　自述
春興三首　秋夜
山莊　江村
錢塘行在　伍員廟
舟次漁浦　浙江晚渡
舟次嚴灘　雨後書懷
廉湖山居　送人回剡
別徐處士歸嚴州　別友人歸剡
送友晚發北上　客中與友人言別
旅懷　江樓有見
山園即事　自述
次楊仲齊韻三首　村居
對客　病中自述四首
蜀野頭　雲門道中
秋夜有感　暮秋懷歸
用仲裝先生折桂韻　夜宿青波
用前韻復春谷道人　用楊仲章兵字廬字韻二首
山行
寄許存仁存禮二首　寄友人宋邦彥
寄胡希顏　重游光明寺

送李子威之金陵
秋興
題楊伯容竹居
送楊仲齊之武川訓導
春莫客中述懷
會胡原道馮原輔湊飲
野步有感書寄城中黃上舍
喜雨寄楊伯容
秋暮會楊仲章
贈術士呂公
自嘆
贈陳仲王本學教諭致仕
清德晚歸
方學招飲不赴
小齋
秋江話別
送楊學諭還浦江
贈王隱君叔誠
送張學諭歸三衢
金華吏學錄回永嘉應薦
寄王昭應季昧
贈星命周雲峰
送金華應學錄回天台
送東陽杜僉憲之河南
悼胡元洞天沈羽士
三訪僧湝谷不遇有詩謝予就韻以荅
送僧歸天竺
送楊志仁之浙西僉憲
雲巖偶作
自述
分韻得春字
夜泊蘭江
秋日山中
秋日客中
富陽舟中
城中歸志喜
晚發金華
村舍
山莊値歲暮
客中寄丁景行
春日過繡湖
喜林達民至
林下荅王仲宵韻
西湖偶作
泊釣臺
客中風雨述懷二首
望天台
病後自吟
秋興二首
遊佛堂
春日
繡湖重遊
幽居自述
山齋雪夜寄王訥野
舟中
秋夜
冬夜
春晴
寄王宗可
寄方毅
游赤松四首
郊園
春晚偶成
題可宗雁湖里之梅
春愁
幽興五首
讀易
南窗
題睡漁圖
題耕雲圖
子猷乘興圖
和靖索句圖
美人圖
內人燒香圖
趙昌海棠圖
徐熙牡丹圖
夏圭江天暮雪圖
真妃出浴圖
真妃吹玉簫圖
團扇詞
探梅
溪頭晚歸

幽興
蘇武

范增
題滿蜀

靑村遺藁目錄終

靑村遺藁

和吳正傳五臺懷古韻

義烏 金涓 德原

姑蘇臺

闔閭城畔姑蘇臺百花洲上千花開笙歌半空曉未絕
一聲落月啼烏來娥眉顰翠愁如蘇空捧春嬌在心曲
滄江羅網縱鯨鯢碧瓦珠壇走麋鹿棲烟慘日潮生處
怨滿鴟夷猶不悟甬東東海不可捿劍光夜冷吳山路

一章華臺

楚臺雲棟建天宇伯氣憑陵壓九土方會諸侯求罰時
天下無周而有楚一朝吳秦兵合謀孤舟江路誰從遊
宮花晚露細腰泣空山落日鐵鬼愁春風過眼秋蕭瑟
鎖人一飯那能得道傍塊土棲草煙夜寒夢落空臺前

蚆陽臺

楚王昔日游臺上前望巫峰近相向青楓錦石叢古祠
暮雨朝雲依疊嶂蔓草古木多春寒翠幃仙佩非人間
神功佐禹治水佐禹跡至今石刻巍如山詞人錯寫高唐賦
剛道朝雲夢中過千尺黃湍洗不清水聲猶望臺前怨

黃金臺

昭王有志興宗社厚幣卑詞禮賢者郭君一語捐千金
國士爭趨〔財〕駰馬燕臺計議皆英豪屛人戲路猶見曾三
軍旗幟白日動半空劍氣青雲高樂生既去士亦少回

首春風長芳草火牛燕復七十城恨滿荒臺天地老

戲馬臺

將軍躍馬關中來神威掠地風雲擁鴻門舞劍成敵國
彭城衣錦空登臺馳下漢軍何彼靡垓下楚歌相應起
山河百二幾諸侯子弟八千無一騎古來天下誰英雄
荒臺老樹悲秋風符命合歸赤帝子項伯不忠范增亢

和楊仲齋韻四首

光明清絶地物色播詩謠野泉供虎穴山蜂歸蜜朝開
庭樹芳華枯木引坡峯皇觀香風入彩時獨未消
雲嶠無塵厚林泉得浸漏暴飛晴雨散風春晚龍吟大
榮長莖萎枯枝老樹林吾行忽過此殊喜得幽尋
渴飲空中露飢餐石上霞夜茶烹玉液春酒釀松花白
謂得仙家不知老歲華詩看楊柳處斑白照窗紗
淒行欲促履雲坐不須延樹密一天小樓高六月寒裘
光憎客至翹翹喜人看唯有松無意風來即奏彈

自述

疆場正多故山林成久留濠鞍皆戰馬知甬且歌牛青
德文將冷光明詩思淨從今既塵濁自可比公侯

春興

菜甲時堪摘柴荊晝不關蒙泉通水活度地覓花栽蔟
食憑儒術春愁使酒杯却憎塵世薄徒爾暫徘徊
落落相知志悠悠王粲悲乾坤猶甲胄耕鑿且年時代

木關新運引泉添小池菌中非所適排悶且裁詩
草閣成遷次春來景物新杖藜時野外把釣即溪濱夜
雨桑麻足東風草木勻關河阻南北何處問通津

秋夜

四望秋無際凭闌夜未央星榆晴舞葉月令桂飛香人
決琴心苦旅幽鶴夢長此情當此夕誰肯賞淒涼

山莊

青村溪書屋林客流嵌柱石老蒼苔路門荒蘚蔓墻人
行秋葉滑鶴立晚仁流冶畝農歸後簑衣帶夕陽

江村

寂寂江村路輕煙抗自生遠峰晴見色獨樹擬無聲渚
鷺行看水溪魚青入城孤舟人不渡兩岸夕陽明

錢塘行在

風舞龍飛虎寒烟半野萬地界東海近天邊北辰高來
往春秋送盈虛日夜潮老僧年八十對客話前朝

伍員廟

東出昭關日倉皇去路遥漁人憐贈劍市吏識吹簫楚
郢鞭荒墓吳江起怒潮因思臣子節千古一魂消

舟次漁浦

雙溪東入浙終日坐危舟處水邊明月小蓬低壓頭回
村鴉入暮江國雁宿秋一片淒涼景安排獨客愁

浙江晚渡

片帆風力飽凉氣碧颼颼江濶波沉雁天空惟見秋濤
歌聞四起人影在中流隔望秦峰出東南第一州

舟次嚴灘

八月桐江曲青蘋未著花亂雲依壓樹細水淺流沙到
郭無多路依山有幾家故人成遠別相望各天涯

雨後書懷

畏俗久不出其如此意何嘗毛詩白盡山色雨青多曲
徑行蛇草園生谷鳥波與誰專一壑同和吳芝歌

康湖山居

康湖環十里半世樂吟身白屋居寒士青山是故人松
多天不暑瀑近地無塵領得漁樵樂趣生涯日又新

送人回剡

華月存又過又作剡中游詩海珊瑚月書田首蒲秋行
山時借屐訪雪夜來舟別後懷人處有風獨倚樓

別徐處士歸嚴州

浙水連天白輕帆帶雨飛相期高士去釣在故人歸秋
盡雁初過江南空無正把君如招伴隱我正欲相依

別友人歸稽

爛柯山下路猿鳥待多時今伴少隱微何然太史知為
妝龍化早遠海鶴歸遲為問山中叟如今幾局棋

送友曉發赴北

荒鷄三唱後河漢正西流太白孤星曉中華大野秋樹
低江郭遠風急艸煙收此去金臺上觀光樂勝游

客中與里人言別

同是發中人情親若弟兄客逢今識面詩上已聞名驛
柳分春遠山花照晚明相逢卽相別流水幾多情

旅懷

江湖為客久歸計與誰論春色草無路雨聲人閉門薄
衣知酒暖病眼覺燈昏蜀水家還遠更宵役夢魂

江樓有見

睡起無他事寒多不下樓橹聲和雁去江影照人愁山
碧雲初晚林紅葉正秋琴書無意思我欲問歸舟

山園即事

暖日麗亭臺山屏四面開與誰行樂去有客伴吟來鳥
舞摩竿竹龍蟠屹崛梅春風似相識没日共徘徊

自述

家居三十載一硯鐵穿磨學淺非時用人生奈老何竹
房來暖香花塢聚春多靜坐無餘事門前水自波

次楊仲齋韻

端坐無時事春秋讀聖經逆風鶯過鵲隔石看飛星自
謂心特情何期眼倍青癡麟應絕筆三歎動虛靈
空石閑雲葉清池曳水衣塔苔掃不盡山果摘還稀長
嘯妨僧定徐行看月輝彌猴庭下過擾亂靜中機
書巢何所有香縷散紛紜明月將梅對虛樓看夜分僧

歸鷺臥大錫落破層雲語及外間事令人不敢聞

村居

荒草無行路人家隔小溪雨多嵐氣重石少水聲低病
餘依松立寒鷄傍砌啼近來渾懶動靜處欲幽栖

對客

對客談清話相忘酒一壺吟腸傾太白醉瀾岸輕烏午
飯新蘿進秋廚活膾鱸明朝重有約一笑過唐湖

亂中自述

旧日兵猶歛淒涼興莫聆婦兒行學語稚子慣烹茶亂
後春新鬼春歸發舊花十年湖海志羈思滿天涯
山居清水竹避地獨柴門白日琴書靜春風燕雀喧看
山頭嬉戲適興任芳樽天地軍塵滿詩成自朗吟
園林春已半茅屋日初長水動魚兒出花飛燕子忙看
雲閣坐石把酒混征塵落落當年恨高歌竟欲狂
春夢猶為客題詩發興新肩風帘茅店酒時日柳橋鶯
親老頻歸覲時危未息兵況來招隱計擬向鹿門行

蜀壁頭

溪頭自舒散天濟夕陽微拂石松邊坐看雲水上飛箏
磯邊鷺下小棹一漁歸不覺吟成久苔痕濕上衣

雲門道中

三月山南路村村啼杜鵑白雲千嶂曉斜月一溪煙水
冷長松井春香小蘇田何時移別業來往繡湖邊

秋夜有感

苦吟人不寐中夜悵幽扉明月霜初下西風葉正稀客
貧餘有寸天冷客無衣感事忽如夢孤螢入我幃

暮秋懷歸

西風三徑菊秋晚正花開家遠書難寄天寒雁未來青
山如舊識白眼好奇才送憶語溪路年年長綠苔

用敬仲先生折桂韻

金印與腰不用黃丹淨垂釣亦何傷毋移鶯點青山破
笛弄梅飄白雪香月裡簇圖窺窗望中鳩鵠去茫茫
蕭曹不是達隆卑未必姓名千載芳

夜宿青陂

為愛青陂甚瀟洒二三杖屨樂徘徊道人權雪今何在
野老喜春不放回別鳩大聲風送至誰家梅影月偷來
卜隣若許成茅屋日種逆簡千百栽

用前韻復春谷道人

春谷無塵宜笑傲蜀山有路可徘徊蛟龍得雨翻桶臥
鶺鴒橫秋又番回放艇幾同漁父去看棋時許野樵來
洞前更約東風料仙李碧桃隨意栽

用楊仲章與宇廬字韻

林泉劍戟立天兵不礙琴書嘉遯情李愿釣鮮情自遠
謝安捕戲興何清巖房罷磬銷香篆石壁題詩紀姓名
我欲相從無羽翼秋風鶴來約佳盟

不向人間結草廬任他城市務嚣餘飽餐薇蕨泉中水
過眼牙籤架上書嵐氣著窗雲影過鐘聲入夢曙光初
高居自與禪機會何害門稀長者車

山行

望望峰巒紫翠凝杖藜捕屐謾登臨歌谷靜聲相答
雨霽林香氣欲蒸行樂可無詩似錦從容那用酒如澠
何當擺脫塵中慮許我移家共作朋

寄許存仁存禮

金華有客負材豐積抉神奇奪化工愛酒何殊陶栗里
隱居真似陸龜蒙欲知晴日鶯花處盡入新詩品藻中
江漢夕烽喧未息英將心事較窮通
年來無事學休糧蜀野屋頭有草堂幾度瞻雲思棣萼
清宵看月坐藤床侵處處士煙霞癖慚愧才人錦繡腸
樗散聲名甘寂寞從教詩句只尋常

寄友人宋邦彥

故人別後見尤難彼此詩盟尚未寒寄暇對牀論契闊
謾勞折簡報平安春山裂竹愁如海流水落花紅滿山
雖九十春光都過了諸君何以罄交歡

寄胡希賢

伐木有詩誰善賦嚶嚶喚起遠相求白沙翠竹一村晚
錦樹黃花滿野秋雪夜艱難呼棹楫晴風容易下書樓
獨憐浩浩多真樂不似栖栖蘊積憂

重遊光明寺

梵王宮闕倚崔嵬錯翠繽紛圖畫開憶馬遲人穿樹去
老僧迎客下山來栽詩石逕書青竹叢髮雲林臥綠苔
自識箇中幽興趣杖藜何惜重徘徊

送李子威之金陵

金陵自古帝王州寶馬飄然作勝游一代衣冠新禮樂
六朝文物昔風流此時送別詩盈軸何處相思月滿樓
若見潛溪宋夫子勿云漢江有扁舟

秋興

搖落頭驚節序催亂離懷抱向誰開江山滾滾紅塵暗
霜露凄凄白雁來雄劍醉提時慷慨綵衣屢舞起徘徊
近聞幕府徵豪傑當代誰為濟世才

題楊伯容竹居

最愛君家竹居好秋花錦石相新鮮窗前讀易無俗子
林下置酒多才賢寶鴨晝焚香滿室銀笛夜吹聲在天
安得卜鄰近左右與君日日談詩篇

送楊仲齊之武川訓導

聞道琴書行有日臨岐送別意何如滿酌酒美盃初泛
楊柳條新葉未舒春入杏壇方翱鼓瑟雨餘芹泮水生魚
定知別後遙相憶毋惜頻頻遠寄書

春暮客中述懷

幽窗寂寂聞音躁守落干戈且讀書芳草王孫歸未得

青春家子意何如花殘樹底園收果水落溪頭人買魚
為問紛紛當路者飛騰還肯顧蟾蜍

會胡道原馮原輔溪飲

溪流一曲石為城中有迴瀾分外清金盞縈紆天上泛
玉盤宛轉鏡中行日高松影侵衣碎風紋楊花落帽輕
我輩固知文字飲鳳笙龍管向誰鳴

野步有感書寄城中黃上舍

新晴野步踏青疇萬綠枝頭可奈衣流水小橋通野澗
澗斜風飛絮點苔磯春歸別駕憑誰管偶負虛名與願
違惆悵年華更迭易老人何事不知機

喜雨寄楊伯容

江城曉夜雨浪浪俯仰芳齋六月涼倚杖出門田父樂
題詩呼酒野人狂不愁戰地多兵甲遂喜豐年足稻粱
閒訊草玄亭上客竹林蹤輩夢秋光

歲暮會楊仲章

短褐淒涼海別館故人一見話綢繆溪頭水落魚龍夜
塞北雲深鼓角秋爛醉豈知猶是客相逢誰為不封侯
江湖明日重分手滿眼西風獨倚樓

贈術士呂公

短褐垂綸已十載柴扉藥竈卽湖邊年來出處常存道
身外功名懶問天造次可無詩入聖相逢還有酒為賢
虎頭燕頷君休論好向山陰買釣船

自歎

雀聲催我過湖西日暮歸來看藥畦耄老不思安樂土
問人何處托幽棲白雲出岫心何在仙鶴離巢樹欠低
攜取琴書便歸去莫須更待杜鵑啼

贈陳仲玉本學教諭致仕

硯雨芹池二十年如何一旦捲青氈陡令猿鶴生秋怨
高枕琴書且晝眠詩為懶題酬木筆飯因不足羨苔錢
石田茅屋華川曲從此挑燈繡佛前

清德晚歸

酒留詩戀意遲遲回到中途已落暉小蹇引秋行落葉
老漁眼冷坐危磯山間明月隨人出松下閑雲伴鶴歸
試問夜深何處宿欲從山下扣禪扉

方學士招飲不赴

我在林間鹿與麋君為天上玉麒麟莫將綠樹燈前酒
來醉梅花月下人白屋不生三尉夢青山那識五陵春
行吟每到看松處自有漁樵作主賓

小齋

世道非時懶歷人小齋容膝且安貧河圖不出空歌鳳
魯史將終還獲麟雲掩松窗低結暝水行花徑曲流春
近來頗得幽閒趣幾夜青山入夢頻

秋江話別

別酒相傾別淚流江流亦不為君留片帆今夜人何處

明月滿天誰共樓一層叫霜紅入葉十年為客白侵頭
莫嫌歸計多蕭索三徑西風菊正秋

送楊學諭還浦江

萍跡相逢又一年小樓情味共淒然半窗燈影看書坐
四壁秋聲聽雨眠浦內暮雲迷去雁杜溪春水憶歸船
重游莫負華川約須趂梅花早著鞭

贈王德君叔誠

披老江湖作隱君鳳來龍去絕無聞孤山梅近閒吟月
九里松深穩臥雲書屋幾番留鶴守釣磯一半與鷗分
總文染藻風流處可似蘭亭王右軍

送張學諭歸三衢

穗之靈槎訪斗牛未容歸伴赤松游蓴鱸此去無千里
鷄黍相期在幾秋斂水月寒梅入夢繡湖煙淡柳分愁
春風莫問西園計須趂功名在黑頭

金華史學録回永嘉雁蕩

青山流畫泮宮虗三載琴書又問津海闊正思情鴻去
遠山深須遣雁來頻沈郎風月詩俱瘦謝老池塘草自
春莫笑廣文官獨冷長安一日看花人

寄王照麓季昕

底事鄉心憶鏡湖一朝歸去伴棋蘇漁傳家尚喜賓存
硯教子尤勤老著書靜裏有時觀水坐閒來何處買山
居門墻桃李應如舊添得春風柳五株

贈星命周雲峯

元是濂溪别一峰蒼寒高卓五雲中中藏月窟無人到
試躡天根有路通絕頂陰晴分上下半空星斗繞西東
我來欲問玄玄理吹起扶搖九萬風

送金華應學録回天台

華髮青衫寂寞官泮芹香暖客氈寒仙源久憶胡麻飯
書館羞簪苜蓿盤洞裡碧桃春自醉樓前明月夜誰看
好風若有西來便頻寫相思寄彩牋

送東陽杜僉憲之河南號尺五翁

玉堂學士草堂仙濟時世英才間世賢憂國正嫌言事
筆移窗又冒藏書船風檣渤海三千水雲擁蓬萊尺五

穗之靈槎訪斗牛未容歸伴赤松游蓴鱸此去無千里
鷄黍相期在幾秋斂水月寒梅入夢繡湖煙淡柳分愁
春風莫問西園計須趂功名在黑頭

金華史學録回永嘉雁蕩

青山流畫泮宮虗三載琴書又問津海闊正思情鴻去
遠山深須遣雁來頻沈郎風月詩俱瘦謝老池塘草自
春莫笑廣文官獨冷長安一日看花人

寄王照麓季昕

底事鄉心憶鏡湖一朝歸去伴棋蘇漁傳家尚喜賓存
硯教子尤勤老著書靜裏有時觀水坐閒來何處買山
居門墻桃李應如舊添得春風柳五株

贈星命周雲峰

元是濂溪別一峰蒼寒高卓五雲中中藏月窟無人到試躡天根有路通絕陌陰晴分上下半空星斗曉西東我來欲問玄玄理吹起扶搖九萬風

送金華應學録回天台

華髮青衫寂寞官泮芹香暖客譚寒仙源久憶胡麻飯書館羞餐苜蓿盤洞裡碧桃春自醉樓前明月夜誰看好風若有西來便願寄相思寄彩牋

送東陽杜僉憲之河南戲尺五前

玉堂學士草堂仙濟時世英才間世賢憂國正擢言事華移宮天罰載書卸風樽渤海三千水雲擁蓬萊尺五天更到鳳池春好處紫薇香繞御爐煙

悼閩元洞天沈羽士

隔世仙靈不可招柳煙愁鎖舊桐橋蒼蛟有血遺金劍丹鳳無音卧玉簫澗冷石壇雲氣濕樹枯雷劈火文焦舊時風月今何在空見芳園長藥苗

三訪僧溥谷不遇有詩謝予就韻以荅

槁木心形大雅姿我來相見話襟期三生石上尋盟久一片雲間識面遲梅下有童空放鶴屋邊無竹可留詩因知雪夜人回棹豈是無心願少微

送僧歸天竺

錫影孤飛下十峰定知分住翠芙蓉巖雲曉伏參禪虎溪雨晴收入鉢龍香洗供花吟對月清浮談麈坐依松我來欲逐林泉約金碧樓臺第幾重

送楊志仁之浙西僉憲

玉骨秋神鐵石心風流如此世無群乾坤千古有清氣河嶽一時生白雲蚌腹月明珠透彩鳳毛春暖錦成文此行別有調羹信湖上梅花為報君

雪窻偶作

無事身閒睡起遲開門天霽已多時村醪待熱未紅火野客忍寒先白詩水照梅花微有影雪摧松樹半無枝笑呼稚子隣家問昨夜西歸未有誰

自述

獨倚層樓眼界寬天風吹濕到闌干驚人好句愁中得濟世方書病後看庭樹雪崩時一響瓶花凍合夜多寒江南景物今凋落誰想蒼生望治安

分韻得春字

分得新題賦未成暖風香散玉爐塵樓臺無月不宜夜天地有梅先得春世路近年難獨客好山隨處著閑人何如寄傲南窗下學戴淵明漉酒巾

夜泊蘭江

江山歷明雪初融坐見宵分碧落空世景因知光霽少人生多在別離中影隨日下成三友春到梅邊第一風此夕此情聊復醉馬蹄明日又西東

秋日山中

不記秋風幾日晴偶來林下見雲生野梧半脫無多影
山雉驚飛忽一聲短錫引船僧渡水小輿聯擔客歸城
漁溪頭聽得漁翁說近日前村酒價平

秋日客中

久客歸來靜閉門秋風落葉自紛紛夜來一暖做成雨
早起滿溪流出雲山色祇宜閑裡看雁聲那可客邊聞
黃花開過歸無計吟老秋光又幾分

富陽舟中

終日推篷對酒杯漁郎隔浦棹歌回路傍古屋無人住
山下殘梅獨自開幾處汀洲分屋下滿江風雨送潮來
白頭篙叟休相促明日天晴上釣臺

城中歸志喜

城郭多時得一歸小園幽館雅相宜種荷池暖便鷗睡
惜栗凝空應宜飢雨屐苔痕人立處一軒秋影月來時
靜中自得其中理此意無人會得知

村舍

幾村桑柘遠相連村北村南小屋船茅屋有緣臨水住
閑身無事看山眠孤林啄暮禍爭樹一雨及時人種田
昨夜隣翁喜相報今年依舊是豐年

山莊值暮歲

坐久那能笑口開篆煙燒盡石爐灰山廚度臘貧無肉
茅屋遶春富有梅東鳥縮身依雪立飢驢垂耳望人來
窗前更展離騷讀消得茶甌當酒杯

客中寄丁景行

半生書劍借分陰誰想飄零素髮侵明社有盟鷗聚散
家鄉無信雁浮沉湖回斷岸沙痕沙月落幽山樹影深
歸計未成魂入夢一燈空伴壁間琴

春日過編湖

湖上晴光麗物華行行幽興浩無涯林頭新店古沽酒
門外小盆來賣花天氣可憐三令節春風多在五侯家
茅菴兀坐無餘事靜看蜂衙報午衙

喜林達民至

相交十載不相蹤只數龍詩一老逋曲徑不緣花落掃
清尊端為客來沽剪將春韭露華濕吟到寒梅月影孤
對飲不妨拚爛醉鄉誼重如初

林下答王仲賓韻

林下黃茅屋數椽門前流水一漁船酒懷近日頻中聖
詩骨何時可換仙生計喜添供雀料閑身安結住山緣
客來不話功名事且誦莊生第一篇

西湖偶作

見說西湖多勝事六橋景物似當年風前楊柳株株活
雪後梅花樹樹鮮隔岸飛穿人賣酒臨堤撾鼓客游船
幾時遂我窮行樂載道煙塵祇白憐

泊釣臺
釣臺聳插大江頭臺下悠悠水自流交友端居尊黼服
先生高尚只羊裘空山落日哀猿嘯斷岸西風古木稠
極目登臨頻悵望白雲飛盡窮天秋
客中風雨述懷
溪南連日雨昏昏客況難禁不出門山嶽陰風雲氣伏
江湖秋水怒濤奔乘槎久待無逢使憂國徒懷奉至尊
自起高歌看寶劍大哉吾道許誰論
謀生自嘆一何愚彈鋏高歌志强舒江海故人嫌得意
風塵多病馬相如買山何處堪栖隱為客經年癈讀書
溪上嫩晴新雨後且須沽酒慰躊躕
望天台
日光紅處是天台萬壑千峰紫翠開滄海波濤時洶涌
瓊樓石室自崔嵬丹丘霞雨憑誰造綠水胡麻客再來
東望長歌撞短髮秋風满抱一登臺
病後自吟
地僻柴門少客過寂寥生計奈愁何秋來得雨涼偏早
病起緣詩瘦更多鶴立露枝黃薜葉鷗飛煙渚翠翻荷
幾回夢入江湖棹咲看雲山臥綠蓑
秋興
柴扉草閣小溪頭生理蕭然只釣舟萬吼江湖千里浪
雞鳴風雨五更秋漢家事業蕭何盛帷幄才名葛亮優

極目天涯心緒亂憑窗下看吴鉤
栖栖矮褐閉柴扃颯颯西風起洞庭曉樹著霜千葉赤
秋蟲懸戶一縷青雲昏塞北鴻書斷水落湖頭戰血腥
回首可憐文物異誰能提劍發新硎
游佛堂
石田段級泰雜雜野外招提野趣宜山色萬重青有待
桂花一樹白無私得時豪傑誇身健老去飄零仰佛慈
課罷出知時極目不堪人事苦吟詩
春日
今年春日樣無窮不逐黃衫作伴遊學道十年心似醉
懷人一別歲如流殘山剩水慶凡隔塵兩雲煙日夜浮
戰伐即今情壯士功成誰擬見封侯
瀟湘重遊
瀟湘八月景堪題士女扁舟尾尾齊白水青山圖畫裡
淡煙疎雨夕陽西芙蓉濯濯臨崖岸楊柳依依客護
堤滿眼浪濤談古事華川望斷意凄迷
幽居自述
小橋流水護柴荆門外青山適性情太瘦却應詩思惱
多愁莫放酒盃傾蕙蘭既植堪為佩松菊猶存不用名
誰識箇中真樂趣偶來林下看雲生
山齋雪夜寄王叔野
月滿中天雪滿村一琴窗下自溫存溪頭應有人相訪

只恐扁舟不到門

舟中

短篷搖下雨長川山重寒雲樹重煙篷底筆牀相對坐
有人看作米家船

秋夜

獨自歸來秋夜靜雨殘寒雪小窓燈竹爐無火渴思茶
隔樹人家有燈影

冬夜

獨坐夜深人讀易屋外雪明如月色松寒老雀睡不成
飛下窓前伴人立

春晴

曉風破吹暖破陰雲草色湖光轉綠痕試看海棠枝上
月定將花影到重門

寄王可宗

石鼎煮茶風繞林小亭雨水足清吟只今酒禁嚴如許
誰信香醪更可斟

寄彥徵

高人歸隱久投簪日轉花陰睡正酣堦下趂衣森玉立
詩來猶說愛宜男

游赤松

枕石聽流夢未安兜雲蘿薜古祠寒夜深鸞鶴羣仙過
人在青松月下看

桃花流水出紅塵洞口仙凡隔幾津劉阮若知人世换
春風那肯問歸津

金華三洞洞中天今日來游信有緣丹井水寒碧艸碧
白雲猶伴石羊眠

琳宮王字鎖崔嵬絕頂松窓對月開昨夜仙翁騎鶴去
五雲深處采芝回

村園

半畝村園接水涯淺芳新種小書齋窓前不用栽花柳
只對青山景自佳

春晚偶成

清晨睡起覺衣單亭館東風怕倚闌一夜好春吹作恨
梨花寂寞雨鳩寒

題可宗壁間墨梅

澤羅山嶝月明中筆底精神撞化工老榦疎花生意在
紛紛開謝任東風

春愁

一春多為惜春愁無奈鷴聲叫不休最是惡懷無著處
落花風雨五更頭

幽興

回首紅塵已息機雲山應不負心期晚來嚴步清溪上
策杖長歌覓紫芝
幽居無事總忘形草綠柴扉晝不扃栢子香消清晝永

閑凭棐几寫黄庭

芳草池塘夢裏連臨風得句忽清圓年來每愧天才短
袖裏應無筆似椽

閉門不出動十日雨後憑闌眼倍明萬樹飛花將欲盡
一池春水漲浮萍

來書屏迹住山中白髮蒼顏見老翁門外黄塵深似海
一家桃李自春風

讀易

至理從來無古今後人刪註轉迷沉遺經獨抱加潛玩
始識羲文廣大心

南窗

南窗不受北風寒筆硯供吟對景安最喜手披簷外竹
雪中尤勝作花看

題睡鴨圖

拍岸驚濤喚不醒輕鷗分夢下遥汀綠蓑自擁蘆花月
應笑羊裘動客星

題耕雲圖

亂石吹雲出曉溪又隨流水到春畦無心夢作商霖去
自在山中足一犂

子猷乘興圖

月照梅花雪點春小舟危坐醉中身一時為愛溪山去
本是無心見故人

和靖索句圖

聳兩肩寒瘦不禁東風獨立久沉吟山童莫放催歸鶴
正與梅花論苦心

美人圖

絳雲宮殿倚闌干翠袖春風倚暮寒馬上琵琶愁未已
不須重展畫圖看

內人燒香圖

小院鈎簾拜月明暗將心語達微誠妾身不顧承恩重
願保君王樂太平

題昌海棠圖

銀燭燒殘夢未回舊家庭院已荒苔玉簫聲杳人何處
惟有東風燕子來

徐熙牡丹圖

翠幄籠霞護曉寒無人凝笑倚闌干玉環去後千年恨
留與東風作夢看

夏圭江天霽雪圖

小舟和雪載梅花水氣吹寒拂鬢華妙處人琴忘已久
不知乘興到誰家

真妃出浴圖

玉殿春深錦隔屏海棠疑暖雨初晴可憐卻被胡腥染
千古香魂洗不清

真妃吹玉簫圖

此聲只許鳳凰知誰遣猶能耳畔吹吹到縣雲驚散處
斷腸聲在落花枝

團扇詞

莫恨秋風入女墻恩情中道易淒凉人間縱有春風樂
歌罷桃花亦斷腸

探梅

乘興扶藜過石橋地平不覺萬山高庭前一樹梅花白
疑是春陰雪未消

溪頭晚歸

野店春寒酒力微溪雲吹濕上人衣山童不顧肩書重
更折梅花帶雪歸

幽興

燕子飛來近畫樑暮春時節雨纖纖杏花落盡無情緒
何處人家有酒帘

范增

舞劍鴻門計不成咸陽歸路楚愁生子房玉斗空撞碎
秦有陳平四萬金

蘇武

北海寒深雪滿天胡雲漠漠漢雲連将軍不是麒麟種
爭伴羝羊十九年

題蒲萄

漢使當年得種回至今中國愛栽培秋風馬乳纍纍熟

正可盈缸釀綠醅

青村遺稿終

青村遺藁後序

金別駕儒元先生忘其年而交於予于茲餘二十年矣嘗謂予曰吾與子通家之好也吾先世青村先生從予先世文獻公游最久惜乎其所為詩文多散落吾於先世舊隱處及舊交存家捜訪僅得一二言之若藏然有遺憾焉者因出示予予讀之見其俊拔而清和淵濟而嚴慎究然先世家法也相與慨嘆久之後數年為正德辛巳予應貢上京恭遇今上皇帝入继大統萬幾暇廷賜試事後分南北人入監予轉而別駕公之子孔殷已在監半載矣出入與之俱及撥歷冬官部事又同焉相與甚洽予亦不知吾年之長於孔殷也一旦謂予曰吾先世所遺詩文若干篇首恨不多將梓之以壽其傳可乎予曰可矣有於是璧之玉焉所積常累積矣歲久淪逸存者不一二得之亦足為寶況可因此以知其他玉之皆美矣有於是孔殷於是謄寫成帙請予文以序予先世燹時襄後事裒集遺文為之請于官以建祠宇而祀之青村先生亦與焉則其生事吾先世可知矣此予所頌欲酬焉而未能者也今其後世以文來請予惡忍辭予惟斯藁之散之藏之晦百數十年後卒有賴於別駕父子而聚而傳而顯是固有時而別駕父子之賢不可掩矣使別駕父子之後代有別駕父子者出則斯藁之傳寧有窮乎抑予於斯有感焉予與別駕父子之先世為師生而予又與別駕父子為今日之交予之後亦有能於斯帙之後綴一辭以不忘其所謂通家之好者聊時

嘉靖三年七月同里黃端寓留都序

跋青村遺藁

青村先生遺藁一卷詩若干首宗明獲讀于南曹胡子秀夫處見其寄興高遠御道真切言若不經意而實有關于彝倫風化心竊愛之惜去世既遠後人傳閱者又皆手相謄錄多所譌謬況又有不存而傳者哉雖然先生所立之大則固不以文辭傳不傳為加損也先生生於國家代元之際隱居終身不受州府徵辟太史宋公與之同學嘗稱其為己功深不事表襮惟濂知之之語則先生所以自得而不頼乎外者又非後學所易窺也先生學於許文懿公文懿得於文安金公文安得於文憲王公文憲得於文定胡何公文定則親承文公高弟黃文肅公之傳而為金華朱學世嫡云譬猶僅存慨仰之餘因與胡子正其譌謬凡若干字歸諸先生裔代孫太學生江以梓傳焉

嘉靖三年仲秋中澣後學四明黃宗明書

書青村遺藁後

昔李翱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江竊惟此懼江為先世青村府君從白雲許先生游稱為入室高弟議者以為承王何金許四子之傳上續勉齋黃氏為朱學世嫡既而及文獻黃公門見而奇之嘗曰吾益友也若吳立夫宋景濂王子充朱伯清傳國章輩為之友恒雅敬之當胡元時虞公集柳公貫文章薦之迺及我

朝州郡屢辟輒懇辭隱居青村教授著述自娛以終其身所著有文集四十卷有湖西集有青村集總凡若干卷惜屢經兵燹之餘散逸莫存家君於青村舊隱處搜獲詩數十首及楊氏陳氏譜所錄先金叔祖口授者共得詩五十五首檢舊篋中得文一首類編成帙字甚訛謬南曹秋官正郎王誠甫副郎胡秀夫相與正之凡若干字兼惠文以備紀其顛末噫百餘年來人徒知重府君之名而不及其所作安而遺藁僅存俾不壽諸梓以永其傳則後世無聞將併其文而泯矣不明不仁之罪其將焉逃遂書刻於南雍號舍及歸又承儒議叔孔安兄來詩凡十七首以續於後第恨篇數小不成卷帙或曰裒有於是如璞玉既毀拾其屑者猶可以為世寶而況所以集先生如是幸得復見緒餘固亦足以槩知先生所得之深矣江不敏非知詩文者也知實先祖之遺而已

矣先正宋潛谿有曰先生爲己功深不自表襮唯漏知
之爲獨至又曰先生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健有
奇氣不但長於詩而已夫觀宋公所與則所以昭先唐
君者于之不泯溢美也可知矣時
嘉靖四年夏六月十六日曾孫江謹誌于後

跋

余初撰青郜翁詩叙梨棗方鐫而桑梓遼擾不相聞者
十餘年矣頃乃識公絢兄於羊城公絢原名漢緣少年
好奇喜浪游遂及長山之變寄才智於冰天雪窖中改
名曰光與其家不相聞者亦二十餘年頃與余握手歔
欷如舊相識共譚往事復出此藁觀之宛然昨夢嗚呼
自元末至此三百載自浙至此五千里而余與公絢極
南極北各出萬死一生之餘重爲此藁作流布因緣浮
生變幻一至於此迺此不忘祖宗一念炯然獨存不與
浮生俱往則吾輩父母未生前一著又豈可忘邪丁酉
春三月八日今釋再題

樵雲獨唱集六卷

（元）葉顒撰

明刻本

樵雲獨唱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葉容撰。容字景南，金華人。志行高潔。結廬城山東隅，名其地曰雲巔，自號雲巔天民。是集乃其孫確所編。前有自序，謂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響，故名曰樵雲獨唱。序凡二篇，皆題至正甲午。而集中多載入明詩，且後篇乃明興後語。疑原本後篇末著年月，傳寫者誤以前篇年月稱入也。顧嗣立元詩選載葉樵雲容，字伯儀，洪武中登進士，官行人司副，免歸。案集中挽琳荊山上人云，大德庚子春，生我及此公。以年計之，當洪武戊申，景南年六十有九矣。其獨樂歌云，屈指今年七十五。集中詩皆高曠之言，絕無及仕宦者。袁布政凱序云，使先生後生數年，際我朝之明盛，與一時俊乂並列庶職，其事業必有可觀。惜其不然，而徒於言語文字間見之。其志不亦可哀乎。袁序作於成化間，不應有誤。元詩選所引，未知何所據也。又震澤編載東山葉容字伯叔，嘗以鄉貢爲和靖書院山長，則又一同名姓者耳。云云，其辨甚明。案太學題名碑，建文庚辰科有葉容，亦金華人。庚辰爲建文三年，革除以後稱洪武三十三年。元詩選所引，當必因此而誤。嗣立特未之詳考也。其詩寫閒適之懷，頗有流於頹唐者。而胸次超然，殊有自得之趣。天機所到，固不必以繩削求矣。

樵雲獨唱叙

予誅茅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蔚水秀而峰奇居處孤峻名其庭曰雲顒閑門卻掃謝賓客日與樵夫蒭叟盤礴乎丘園林麓之中枕雲嘯月以爲樂山無少休暇久之移家城山之西距予茅所接危形勢虛敞窗戶軒豁而南嶺北峰爭獻奇秀巍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牖几清致復不減於雲顒也衆以相望不數里故吾得以幅巾便服輕鞋瘦筇從樵父牧叟相往還于其間山迴路轉川鳴谷應伐木之丁丁鳥聲之嚶嚶是以互吾斯樂何極於行之餘[illegible]兩適觴詠談笑舉爆賦詩登唐律五言[illegible]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關世教之盛衰亦足以叙幽情寄閑適之興懷名其帙曰樵雲獨唱蓋予知樵夫蒭叟相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樵夫蒭叟知從予之遊又不知予賦詩之趣新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不謂之獨唱乎幸而樵爲中有知味翁子陶靖節輩固將皆心契之揖遜周旋賡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亂之得失討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詠嘯昔風謳之氣吐平生慷慨之餘散爲篋規嘆爲[illegible]詩[illegible]與[illegible]舒徐放而縱之而[illegible]收而斂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韻於無窮者也樵唱之樂然以易此不幸而世衰道微斯人儻不復見則予長抱山阿寂寞千載誰賞之歎而獨唱之旨其有以夫時至正甲午重九前四日雲顒天民

景南葉顒序

金華雲巖天民景南葉顒撰

雨中懷李本初二韻

久雨不出門幽齋但寂寂檢屋外山白雲為雨泣
家苦溪水漲渡絕釣魚石平生慮事深無故憂得失
因念借游人荒酒不溫席獨抱瑰奇才變辨黑如漆
關山一萬里誰能共欣戚故舊半凋零親戚隔千涉
寒夜苦自強感傷弥歎息羨笙歌之酒酒獨共適
酒酣舞缺歌忘情話疇昔雲深路不通何處尋蹤跡

題松雲齋十五韻

青松妒舞蛟白雲如游龍龍游化甘霖與世為年豐
蛟舞散清影利爭高穹二者無限奇盡入幽人宮
幽人室懸磬稱約松雲中松秀悅耳目雲空澄心胸
讀書坐雲石鼓琴雜松風無往不自得深存世慮空
坡雲採松花何嘗食萬鍾萬鍾食有盡松花味無窮
松雲本無意天地開始終扶第一相顧摩挲撫孤松
問松幾何年適與雲會同松靜不言雲去尋無蹤
迴首萬峯頂但見山重重

題聽泉亭

枕上聽山泉看雲聽流水水去曲寓根泉鳴激乃疏神清
萬籟虛廓破孤舟雨後蒼苔冷冷空無塵上書不古
書分明合宮様我老周王興罪心欲藏否世事不瞻聞高
卧茅屋今朝偶聽泉興來倚青鞋毛髮為洒淅所聽忽
靈魂取泉三咽之鎮静平生鄙俗然後虛泉風學經辜
三益喜不労貧俱此清淨理喜极使六言餘之與泉詩慎勿
終空遊矣烟鎖雲游伴高人幽貴無窮已旦夕赴滄
洲奔如月千里長空林雲深解紙天地裏曉鼓聲出游茶爵
永寄焉更無遠長大洗人間滓蓋獨坐亭中日濯泉由耳

丙申六月十六日重陽吳後基字詩紀事張知識其詩
來宋和用韻述見云人

干戈久不息百苦無一樂賊官兵掠鼠倉官吏貪饞終
西州正擊賊尋常日相持賊馬當道路賊舟沿海泊
盜賊遍象張官軍食應擄棍討五六年賊勢未便削
斯受飲空幕數衣袖寄無軍五百輩瞑望渠退卻
六合萬斛粟食爾欲深於飲粧積枉咀嚼之君猶粕
迴海攻城長刀愚相斫傷心百姓財奪入己囊
朝廷養此曹不啻如巨壑婦何負恩来然寄說縛
老夫鐵石腸見此成進落形容為枯搞悶虐儒消索

深悲亡事作[illegible]皇天未[illegible]
不雨逢年何由[illegible]人心登[illegible]
民食將艱難軍儲益[illegible]度終[illegible]一[illegible]力太[illegible]
雖免死甲兵猶恐塡溝壑丈夫幸賜之未用[illegible]
牧守任虁黃將帥命李郭牧布[illegible]宇[illegible]將展經濟器
天下不日晴陰霾散家郭

仝前題下字韻二首

殺罕日驕橫六月反城下曹長竿揭旆旗暴凶列行
經閭江接金華膏血腥草莽老弱守窮亡奔馳貴勞
苦崎嶇扶父翁艱難負兒女萬死獲一生行李何服
求激戲殘驚惶逢人語無緒數里絶行蹤孤村盡禾
黍亂後始得歸飄零如逆旅[illegible]鎖荊莽青苔[illegible]石
苔[illegible]故山雲護我彈琴所
兵驕亂紀律蕩然無上下[illegible]等才聖興[illegible]等伍
江南大丧亂州郡俱焚蕩况復此[illegible]及黎庶不勝苦
括囊索金銀殺人擄子女元惡[illegible]擒所失[illegible]
治亂如理絲不理將失緒治[illegible]去[illegible]不去終害黍
軍家欲不驚必先覇其旅梁[illegible]不[illegible]必先[illegible]其[illegible]
措置果合宜何憂不得所

三月望夕翫月

長空澄[illegible]良夜何圓圓皎如青銅鏡璨比白玉盤
討浴海[illegible]辰飛上青[illegible]排徊者[illegible]宇[illegible]生清寒
神光常不誤留作千載看

南山晩眺 稍與

南山青如畫靈士衣可染獨立高[illegible]眼空天地遠
扶節訪梅竹參[illegible]蹋[illegible]餘靜聽水潺湲臥看雲舒卷
是[illegible]孫松[illegible]閑[illegible]寄[illegible]平生不動心肯隨名利轉
摩挲大古石相知諒非淺

題王秉[illegible]軒[illegible]堂

[illegible]任人世推吾以自將[illegible]地[illegible]利場
古屋三四間秋風白雲[illegible]仁[illegible]居堂與[illegible]義[illegible]墻
庭種三古槐門栽五株楊芝蘭[illegible]四[illegible]花[illegible]兩廂
池[illegible]金碧[illegible]黃冷[illegible]青峯[illegible]釣石緣[illegible]旁
[illegible]前書萬卷[illegible]上琴一張客至亦不惡[illegible]倍[illegible]觴
客去但高臥不[illegible]全無羅[illegible]有聲名香
胸中萬念空[illegible]此身世[illegible]存金石心[illegible]
平生無所短而亦無所長平生不作惡善亦[illegible]可揚
善惡俱兩遣長短[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未[illegible]
[illegible]此山水麗[illegible]此松桂芳[illegible]古[illegible]風月良
丘園之勝[illegible]泉石之書[illegible]上樂吾[illegible]更[illegible]斯民[illegible]

古今之銘範天地之大綱無一不自發其樂匪沉常
其樂莫無盡聊以名此堂

辛卯冬雪裏尋梅三首

寒雲漏不來江路踈殘影香影無蹤跡難浮月上初
月色滿人間前村梅々鮮南枝尋不得何處是孤山
逋仙去欲僅春色惱吟腸這樹全無影滿身都是香

寒食夜坐

脩竹白雲出山空明月秋長松高下又風幽䆮衣裳

暁齋晚吟

難足白雲獨行吟青草放夕輝流月照空天漏炯篆

憇雲獨唱集卷之一

憇雲獨唱集卷之二

金華雲穎天民景南榮碩撰

姜明德醫學錄仕滿詩用遺之并以醫之利

害語之

丈夫生世六尺軀饑渴飲當及期目視身必耳司
聽各職趣事爾勿辭喜怒哀樂無妄施感賞之病不
倒持雍容進退動合宜天其相汝百福隨神清應濟
壽且耉顏色豊澤毛髮黝無不足子何所望子孫曼
妻皆歡怡寒溫風雨偶失時人心私欲復擾亂堂々
正氣日以衰瘵病姑得乘其危膏肓一死自古有區
區二豎字知斯惜哉醫緩不務此倉卒遑謫殊常治
若藥瞑眩罔不愈縮手退避計或遲乃知用藥如用
將用非其類悔曷追芫巴烏附吾所用參术之草胡
能爲信乎藥者亦凶器古人不得已用之素君聰醫
識此理愚民擧[illegible]貫守知延年卻老之妙術回生起
死參神奇杏林春色香韻美芳[illegible]滿東風花他年
丹實條萬斛慎勿往取虎竊覷我身剛強幸無恙半
世洛晚癖在詩賦性倔強成傲物習次未掃[illegible]

高譚驚世鄙俗訝左對失策群兒喧躁狂往往激發
怒而我[illegible]咲方[illegible]豈無甘言悅人意胡寧巨口而
不試從先頓倒皆類此願將斯疾祈君醫頓將斯疾
祈君醫

聞東陽太守趙子威牧守有理聲以美之子威名[illegible]

東陽太守廉而忠風骨自是人中龍分明面帶冰霜
容靈臺炯炯懸方瞳皎然一鏡奮[illegible]燭世間何物逃
[illegible]昔年眷顧見龍隆[illegible]衣持斧驅碧驄如今五馬
白玉驄下飲靈源浙水東金鼓玉磬相磨礲大江南
來財阜盛貢賦號稱天下雄邇來盜賊飛蟲蟲潢池
弄兵瘡痍[illegible]重貪官污吏授妄蕭蝶求何異蠹與蜂蠆
[illegible]不已民心忡溫靈在在羅其鋒花溪小邑俱炯烽
可憐州郡一掃空明公撫安竭至衷忘誠感物人共
宗揚清激濁體太宮見善是輔惡乃攻不吐不茹恪
且恭視民疾苦瞥及躬愛育備至久不慵有如名醫
治盲聾能再視聽再聰又如大造運化工初不用
力理自融十日一雨五日風根荄孕育隨所逢春風
桃李秋芙蓉白者俾白紅者紅[illegible]可鈞教可春化
工何恩及吾儂父老或泣涕泗滂不圖見此嬰孩翁
我願公心與天通令其小者大是從廣障方界[illegible]大
重盡化四海之群凶賣劍買犢爲年豐不然上方乞
總戎駕御豪傑如轉蓬殄殲醜類無遠邇四海混一
車書同廓平天宇路不[illegible]天子宮獻俘受
馘太廟中偃文偃武開辟雍[illegible]期封禪泰華岱
義士平生智會當建此補袞功論功合受大國封登
堂政府食萬鍾揖遜進退式龔雍身佩安危任崇
宮責宜下汾陽公海枯石爛物有終公之勳業高嵩
嵩公之令德傳無窮

美許士謙選壯丁有法二章

雷臺霆郎文且武[illegible]侍繡衣持玉斧指麾猛士氣如
虹要將南山白額虎檄書下縣結壯丁十萬農夫勝
羽林不跨黃牛騎赤馬彎弓直入秋雲深發亂以來
無之止民物籍係羊爲鬼郡縣詠求酒末已眼明睛
宜家如雨於戲安得老天開太平盡戢奸貪天下治
鳥臺霜史天下奇姓字久爲人所知國之面目紀綱
掾鐵石肝膽冰玉肌罪凶逆雲二天誅濟沈弄兵如
小兒中原在處皆反側獲殘宜獨東南垂寧失於參
古王制寇以力主之羽書差兵以篤[illegible]須刻而
集敢後期選兵秣馬在此舉指日要斬蚩尤旗[illegible]
天宇清海嶽獻俘受馘朝丹墀東州老翁頭雪白[illegible]

目韻見承平時南山有石踞如扇楚師欲鐫公碑

題愛栢軒古風

軒前古栢擁芭蒼蒼如車蓋當兩廂霜皮雖無四十
圍老幹似有千尺接雲梢巳是龎桂鶴月樹或狀如
鳳凰孔明廟前曾識面飽經雨露凌雪霜清陰時作
長蛟舞壯氣每學蒼龍翔虬枝直上九萬里蔭覆天
下爲清凉常疑夜半風雨至怒濤疊浪翻銅塘少陽
女媧摶塵簋仙人環佩朝玉皇豈然舞嘅君子室蔥
蘢鳳閣楚相宜皇堯搜棟梁青鸞雕楹刻桷施丹黄
往来喚嗡謝燕放冠蓋駱驛多金章嬌騎攸馬勢豪
挽弭貂島玉摩鑑嬉門中右人欲異常數冠大常羨
豆戚恭實之佩雲搖微當軒危坐軒中弄弄瑶琴
音琅琅耳濺雅調流宮商金樂承露噴天香飛無欲
我瓊瑶贈栢兮特立塔砌下岸洗掃灑撫會渊呈無
朱閨護文右下視不啻兒女行奇才恒寡不世仙聲
價崇崇擢楠梓吁嗟你栢後必昌大匠過之未易量
或爲柱石或棟梁豈可以客卿相旁慎勿搆作祖龍
宅驪山突兀之阿旁慎勿搆作黄金屋茂陵秋風之
劉郎性所欲貪貯者數多嗇美嫁閑艷嬌寧當保爲
函人蜜三重芳叢山之曲雖無指金之良王鋸鑱斗

聚書滿床床頭嘗留酒一缸壁上高懸琴一張讀書
彈琴飲醇酎醉卧不妄參侯王死生無可無不可身
一室貴名字香達則當建汝子堂不懼不倚安四方
招延英傑納俊良致君堯舜躋爲湯奉右樹呼建廟
廊登今華夏歌慶歷海宇雍熙萬姓康天錫百福壽
命長子孫恃此傳無疆粗兮女與有耿光再三語栢
栢無語爾言爲父母相忘

辛丑歲運亂後李元常賦詩儀成子次其韻

亂後依前舊城郭青山不老秋雲詩人民皆非可柰
何歲月無情隨逝波纔世功名何暇論相逢存没驚
相問夜寒兒女泣牛衣紫鳳天吳顛倒披訪舊驚心
生百感雨脚如麻春不暖孫多溢涕哭酸風何人昔
面啼春紅

次韻以述老懷寄前人

龍老何曾入州郡布襪青鞋衣袖薄聘呼不起柰尔
何心侶無風井水淡竹帛虛名多是誇草廬清夢毋
發問天風吹袂雲滿衣醉騎黃犢個簑披人生有情
徒感感笑聲酒面春風勝可憐奔走牛馬風妄自矜
餙誇青紅

樵雲獨唱集卷之二

金華雲巢天民景南葉顒撰

時苗留犢圖

楊子平生四畏，劉郎臨別一錢。甚矣時君留犢，審觀三老孰賢。

題王壽卿烟雲疊嶂圖

一百八盤山路，七十二峯晚寒。日莫烟横谷口，雨鎖雲宿松端。

題李克明翁媼起家圖〔一翁一媼以指〔…〕之者其詩之〕

起更宵衣製錦〔美思一田時早久文經濟話詞語〕，砍柴急暖治燈。辦此艱成家業，遺彼不識文章。

金華雲巢天民景南葉顒撰

題時苗留犢圖二首

赵端言歸笑老憂，臨岐分犢較蠅頭。男兒剗物忘天下，未必區區在一牛。

留犢歸牛駭見聞，古今唯數一時君。設令置寵生賢嗣，未必邦人敢見分。

示小兒阿真牡丹二首〔紫者黃者各一首〕

紅色羅裳綠色襦，沉香亭北理腰肢。含風笑日驕無力，恰似楊妃醉起時。

淺紅深紫間輕黃，天下無花敢比芳。索與東君同富貴，肯隨凡品擅稱王。

一點檀心氣味長，向人無語解霓裳。千紅萬紫消磨盡，酒有風吹不斷香。

老怨新綠駐烟波，無奈春皇促駕何。又是一年春事了，杜鵑聲裏夕陽多。

晚步

偶隨芳草路斜眸，石徑雲深翠濕衣。兩袖天風明月

上杖頭桃得樹陰歸

秋夜看月

廣寒宮關桂香浮萬里無雲獨倚樓明月滿空天似
水西風吹斷海門秋

次韻周安道寫史仲春雨窓書懷十首

綠烟楊柳千絲嫩過雨薔薇萬點紅詩句滿前吟未
穩好懷寫在夕陽中

深院梨花呈膩粉隣墻艷杏褪殘胭池塘雨後蛙聲
鬧半為官鳴半為私

茶鼎松濤翻細浪桃溪花雨漲香泉放舟爭艇春山
下不枉江南二月天

驂騎黃犢隨芳草閑倚蒼頭掃落花醉後不知新過
雨歲前應濕舊烟霞

破除愁悶無過酒消遣情懷正要詩燕子未來春又
半一簾花雨海棠時

長吁陳構爭似聽深非杜宇不知歸男兒正要成功
業拭目江山看落暉

愁來倍覺詩難和醉後寧辭酒滿斟夜雨聲醒廖世
夢春風吹老少年心

一春憔悴未曾晴況是簷聲入枕鳴却怪夜來詩夢
好草猶雨過月初明

峻烟芳草入蹊蕪過雨閑花點澗泉正是清明時節
近聞鵑啼過夕陽天

蝶眠花慵燕語裹紅羞綠怨濕難開睛渾恨殺山鶯
紫又是鳴鳩喚雨來

用前韻李山家幽寂之趣呈蜀人十首

夕陽香徑逐東風夜笑輕扶數落紅倩女偶隨流水
去不知身到白雲中

宗尚幾翹嬌啼粉桃杏香濃淺抹胭自是從來肤骨
好春風容為一花私

偶盛衰暮春夜月被設澆花石潤泉客至不妨規喚
酒醉開白眼看青天

春風綠盡江南草夜雨紅銷樹底花獨立斜陽多少
恨又空捲散暮天霞

興來浩飲淵明酒醉後豪吟太白詩獨坐獨行芳草
地半晴半雨落花時

閑中採藥雲邊去從後扶節花下歸幾度吹簫陪好
月數番横笛送斜暉

蜂蝶衝懦音漸老詩聲類和酒頻斟年來深識山中
趣老去全無世上心

雲舒山色千峯秀雨過蛙聲兩部鳴多謝知心峯頂月夜深長到寢床明

梱衣趺坐栖雲石洗耳閒聽瀑竹泉夜半有時長見月入門無夢去朝天

一任猿驚野鶴猜恐懷笑口要頻開高眠蕙帳春風暖不怕雷聲入枕來

人或問予雲巖舊隱尚無恙者賦一絕答之

瘦竹長松小徑花故園泉石鎖烟霞白雲無恙青松老依舊山中宰相家

贈畫史王玉峯

百頃風烟生畫寒萬山重疊起崔嵬前身莫是王摩詰畫出峨眉擁翠鬟

題王壽卿烟雲疊嶂圖

斷岫平山點素幾嵐光濃淡有如無何時直到群峯頂萬疊雲烟一老夫

贈寫真張小峯二首

鈍歷風霜骨格麁老來蕭颯鬢毛枯形容妍醜從君畫々得吾生軟陶無

古貌清如雪後松吟肩瘦似雨餘峯莫將山上晴雲叟錯擬巖前放棄翁

登樓聞笛有感

笛聲吹起白雲秋兩袖天風獨倚樓北望中原何處是落霞孤鶩古今愁

一聲長笛夕陽樓縹緲吳山萬日愁杳々山青雲盡處瀟湘烟衰草不勝秋

題赤壁圖

曹公智計世無雙席捲南來孰敢當濁浪翻江迷赤壁誰知猶有一周郎

讀宋紀

鼎湖哀㣲國祚遷兒孤母寡足堪憐如何宋主逃降日生長深宮恰八年

贈芙蓉峰頂圖通道者

野性如猿酷愛山夢魂長寄碧雲間會當拭目芙峯上看盡人間行路難

懷南山寨官李本存

西塞風高月影孤將軍臨氣老尤麁別來久々不知音耗射將南山白額無

月夜梅邊吹笛

梅邊捧月十分清月上梅稍分外明夜々憑闌吹玉笛白雲飛處兩三聲

贈瞽目黃有翁三首

林泉勝處烟霞存車馬塵中刹欲迷動靜兩途俱是
翳幸煩刮膜試金鎞

仰觀宇宙空無物俯察身心絶點埃內外卒然明俗
鏡敢將青眼向君開

自笑平生眼最明人間妍醜見殊眞何當別覓香爵
篆我欲韜光混世塵

次南山寨官李本存見和韻七首

一篇雲錦慰清孤句法驚人膽氣麤泉石疎狂唯我
獨文章高妙侶君無

夕陽山塞笛聲孤半醉柴門語笑麤舊日讀書蕭寺
月夜深曾到帳前無

瘦筇吟肩野鶴孤衣冠山野短容麤卧聽聲譽升君
比却章功名入夢無

月冷霜寒老將孤北風吹雪勢還麤方今四海皆元
濟未信忠剛李翅無

清比梅花帶雪孤吟腰瘦減十圍麤約君淨掃南山
石共坐雲邊話有無

老首頻搔鬢影孤惜無三尺斬頑麤何當暑借天風
快為掃妖氛半點無

孫劉何苦各稱孤想是當年計畫麤若使盡忘秋漢
祚坐觀曹魏眼中無

春初即事

怕寒猶自怯羅裳嫩柳偷春淺試黃青草已生詩未
就阿連無夢繞池塘

李本存疊有和章再和孤字韻二首

[illegible]殘句興懷孤信手圍棋着數麤病酒風情愁後
減惜花春夢老來無

新詩酒侶玉蟾孤意度安閒知不麤島瘦郊寒元白
俗開元之後晚唐無

題李克明家遠起家圖二首 [illegible]

阿婆吹火發光寒[illegible]氈氣味酸後代兒孫寧識
此高燒銀燭照杯盤

小甕吮醯酸透骨寒釭吹滅正燒爲何時翁燭花燈
下珠翠成行捧玉卮

題靜齋手卷

雲凝不動青山老花落無聲白晝閑松影半窓清睡
醒卧看流水夕陽間

丙申大旱呈時官二首

雷久無聲雷欲先老龍何地寂龍蟄只愁遂失蒼生
望何不留心濟四方
自夏經秋百日晴更蒸無霎不戈矣千疇穫畝乾枯
盡留得衰荷聽雨聲
冬夜梅邊即事
羅浮山下白雲深一枕師雄夢未成殘雪初消明月
江東風吹徹玉簫聲
冬夜聞笛出入韻
午夜誰將玉笛吹白雲滿地濕飛鷄驚回一枕春風
夢月上花梢家上枝
初夕暑退生涼
溽暑初收生暮涼風將秋信入虛堂芙蓉峰頂夜來
雨淡水新添二尺強
霜天聽角
秋　汪河騰欲死角聲悲壯起留樓滿空明月青霜
重入吳梅花一樣愁
梅花分韻得詩字
冰姿香逸帶雪枝月中香影寂清奇林逋去後東坡
死近日江南未有詩
讀宋徽宗北狩龍沙賦忍聽羌笛吹落梅花樂府

一聲羌笛咽龍沙萬里燕雲獨夢家吹入中原都是
恨如何只怕落梅花
春日午窓睡起
月移花影轉蕉西風撼松陰落硯池好鳥不鳴芳晝
寂午窓清夢醒來時
題石勒嵔佛圖澄手卷六首
石勒亡宗然季龍究竟冉閔恨何窮佛圖異有先入
見豈把深機悟二公
劉曜成擒一語中孰云老禿亦英雄可憐只辨平常
事忘卻中原逐鹿功
獨奴須意和圖澄眼見狂劉一鼓擒絕勝洹麻池水
上若拳毒手日相尋
推思憶憶洹麻池便是當郎就縛時成敗當年人盡
識未應惟有一僧知
擒劉奇策算無遺石氏存亡必已知三十六孫同日
死佛圖何不預言之
東門倚嘯聲音遠西域來僧禮數尊折節李陽吾未
論並驅充武孰先鞭
春雨霽
東風吹雨作縱輕駕勒餘寒故晚晴消地濕雲收未

攀上籬花影不分明。

山齋夜坐放山人韻

一丘一壑白雲深，一笛秋風一曲琴。夜半一空明月色，一扼扼露洗予心。

晚酌山家即事

濁醪初熟正雞肥，野老衝烟驢背歸。澆酒主人醺成小酌，醉眠忘却脫簑衣。

題山翁二首

草廬深寄夕陽村，世路榮枯久不聞。二畝石田耕墾罷，又騎黃犢入深雲。

古貌虬鬚鬢髮皤，嘯吹長笛臥高峯。不知貿吹亂何物，鼓舞春風宇宙中。

西子捧心圖

負也捐軀死諫君，越王嘗膽恨尤深。西施亦爲憂人國，盡日攢眉苦捧心。

讀荊軻傳

壯士西遊遂不還，英雄千古嘆燕丹。至今幽薊秋風道，依舊蕭蕭易水寒。

題磻溪釣圖二首

渭水風生兩鬢秋，平生意在釣吞舟。如何八百封侯國，也逐鯨魚戲上鉤。

白髮荒涼釣渭濱，安心非是爲金鱗。不知無餌長竿少，牽引江山八百春。

題伍子胥傳

孝兮忠兮兩難兼，破楚鞭君報父讎。何事吳王孫駭日，死無人顧遑夫差。

題三傑

蕭何二首

匹馬追亡古道傍，便知韓信世無雙。環不用蕭何語，垓下焉能滅楚王。

獨收相府圖書形勢，高祖當得知鎮撫關中成帝業，沛公馬上豈能爲。

韓信

劉項存亡指顧中，君臣未定各稱雄。早知鳥盡弓無用，未必躬勳謝蒯通。

張良

一椎秦車水逆流，當年銳志復韓讐。偶因天地風雲合，扶立炎劉四百秋。

冬景十詠 [illegible]

霜雨立寒江

青沓白石魚簔涯盡日欄干寒雨汀疑是驪江沙上
雪黃昏一點不分明

寒江獨釣

一舟獨釣烟茫茫醉著簑衣不耐霜家是月明無伴
侶一聲漁笛出蘆汲

霜天曉角

城上征人吹角聲月寒霜重聲冥冥孤舟篙里南遷
客起著衣裳帶夢聽

江路梅香

溪溪江雲路不分小橋流水夕陽村陰崩馬上頻回
首一陣東風暗斷魂

板橋霜曉

月中青女下瑤空滿凍寒波濤玉龍盡角一聲天未
曉前村樹下有吟翁

茅簷曝背

門外三竿紅日遲何曾花木與燕燕老翁曬背茅簷前
坐自取經書教小兒

書舍寒燈

青燈黃卷伴更長花落銀缸午夜香異日長縈珠翠
裏苦心寒讀莫相忘

林下清吟

吟肩瘦聳白雲邊興逐孤山水竹村月上南枝詩未
就暗香疎影又黃昏

緞帳梅花

銷金帳暖酒盈觴醉後依前世歷長何似白雲深處
卧春風一枕夢魂香

洞簫鶴雪

為頃玻璃萬斛瓊白雲岸岸補裘衣是聲斷絕人蹤
杳獨向寒梅月下歸

忠武則天傳

天人英𦦨世皆稱垂拱高宗二十年謔借裙釵琳翠
侶延廟冠冕任英賢。

丁酉歲除有以驅儺絲蓋鍾馗于畵挂貴謂
能掃除妖異辟除姦邪者託物寓情賦二絕句

擾擾江南二百州干戈叢莫未能休何當得與鍾馗
斬盡姦邪不使留

天下紛紛未太平江淮閩嶺各稱兵驅儺果是能除
掃為掃妖氛海宇清

爆竹二首

一聲爆竹逢雲端驚醒蒼生魂不安若使江湖家傑

聽雪齋衛採臨先春
非雪雪當貼天寒鼓動陽春海上回偶然此句人謾窮
歲情知不是武庚雪
丁酉仲冬即景
雪水煎茶
拈枝旋拾帶冰燒雪水茶香滌夜濤覺氏豈知風韻
美句人猶說飲羊羔
地爐煨芋
地爐煨芋足充飢石簳寒聲勝管兒李寄懶殘風味
在寒灰冷火潛相知
雲來獨往
烟稍深處擾栖禽棲樹孤高迥出群只恐驚琴譜鶴
醒踏酒松蔭一半雲
風敲梅帝
樹頭清響兩三聲絲竹梅花聽欲成吳醒冷[illegible]
寒嶺雲飛動月初明
玉樓吹笛
天風吹笛落天涯驚起霜青月影斜驚醒羈人猶自
可汎城只怕說梅花
梅屋彈琴

琴張過若傳焦鳳三弄梅花月下庭香影孤高音調
古空增惟許鶴來聽
街[illegible]貰酒
擁被[illegible]雲[illegible]松橅路斷[illegible]松喬相如病渴難來
管自[illegible]貰酒錢
[illegible]雪尋梅
雲鎖前[illegible]路不通尋香蹤跡覓香無蹤瓊瑤磨碎知何
處月上孤山第一峰
[illegible]簷月[illegible]
寺[illegible]梅午漏[illegible]一窗寒影[illegible]南枝玉笛吹徹青霜
冷正是詩人夢破時
松徑聽濤
激斧和風[illegible]空[illegible]長[illegible]猿猶天風吹度長松
下仿[illegible]殷動[illegible]開
[illegible]夜來汀
月色波光[illegible]一[illegible]水天上下漾玻璃孤舟[illegible]清如
[illegible]何以山陰[illegible]興遠
霜夜覓句
霜月凌[illegible]獨先闕推敲未定怯衣單眼前佳句無人
[illegible]詩比梅花瘦一般

枯木寒鴉

老樹經霜帶夕暉十圍橫膚小橋西羣鴉不怕雲鬟
吟夜〃黃昏來上啼

孤松老鶴

城郭依稀歲月非巢空霎冷影相依長松月落天風
遠時向青山盡處飛

書窓梅影

疎花冷蕊映書窓勿引連仙蝶麥狂蝶使春風吹散
後又隨霜月上書妻

石鼎茶聲

青山茅屋白雲中汲水煎茶火正紅十[illegible]不聞塵世
事俺聽石鼎蔘松風

尋梅二首

石根寮畔與山陰瘦鳥驀俺到處尋流水溪橋沙路
遠何愁雲冪異香深

落日孤村石徑斜撲雲深入野人家小溪流水春風
暖恐有枝頭半吐花

松徑請遊

塵戴新詩携抱琴白雲深徑夕陽沈天風十里青松
頂滿耳笙簧太古音

梅影二首

寒蛩凍蝶殘驚猶積余春庭撒不明霜月滿窓詩夢
醒𣵀〃無一點暗香來

夜深隨月上紗窓粧點杏湖處〃房驚醒一床胡蝶
夢春風公落淡無香

贈相士二首

貌古如松臥壑秋亂髮鶴髮嗣舊醉衰顏未用煩公
相自許書生老不羨

虎視鷹揚膽氣豪平生事業遂誰圖不知孫〃怡〃
筆也入先生相法無

秋日南樓晚霽即景

麥破屋堂生暮終晚雲將雨過南樓西風掃淨長空
寫留得天邊桂子秋

讀秦始皇紀

樹士倚仗了萬歲日斜猶未下丹墀南築北關防
盡禍起蕭墻都不知

詠雪

粧點炎〃上玉猶蕭入粉色邊芳鄰情知不是豊年
瑞羸得長安酒價高

清明有感

落花庭院晚風輕芳草池塘夜雨晴獨坐獨吟消盡
日閑愁閑悶過清明

得耳聾疾戲呈無聞師求

晚惋不聞喧間瀑夜窓穿聽獨松風雖然未過馬師
喝也勝前人三日聾

題卞和泣玉圖手卷二首

一獻無功便合休股殘三獻欲何求至今寶璞荊山
下月色蒼蒼萬古秋

慈把連城價故低足刖刖足未心灰丈夫自古憑輕
賤女子從來耻自媒

懷赤松雲巖精舍

白雲青巘是吾家門外長松樹樹花身在異鄉歸未
得浮山猶賞落烟霞

月夜

萬里白雲歸岫後一輪明月到天時乾坤清氣無人
識借得樵夫短笛吹

題雲巖畫屏簡 黃鸝柳通云霧春風一枝吹絲根高處分明可為外丞自 竹鸚鬪異琴有意叢鼓寺時詩猗聲畫上聖官至春打背法丞泉罷出秦煙中 赤日清如花寺善戲一花於其後

花根於峻極尊榮俯視群芳逈不同到底穠華隱君
子何曾伸面埃塵風

寄故友清玉泉老禪

似家湖海音信稀隔手書付久未能來夢刎刎忽相
親醉方應共青燈

月中仙女吹簫圖

雲邊仙女夜騎鸞月下霓裳袖覓吹徹紫簫風露
下玉容女髮不勝寒

雲巖獨唱集卷之二

樵雲獨唱集卷之五

金華雲屏 天民景南葉顒撰

山居雜興

臨齋清晝靜 僧往白雲長 袖拂南山影 心游上國光
西風巖桂老 細雨野楊黃 地僻人蹤少 烟霏隔竹房

送應安谷上人遊吳琴師二首 僕於湖山泉石有嗜昔之好 未年故及之

逕近西湖路 高依釋氏宮 林師清峰月 湖落碧江風
彈我殘陽外 樓臺細雨中 挑包明日去 迴首笑雲東

落日南朝寺 冷蒂殘度登 欲尋前日路 去訪昔年僧
渺水生新浪 吳雲暗舊燈 向師如到彼 爲謝嶺南能

代張匡敬送寫史武文獻還閩西

儒術家世舊 氣節老彌剛 誰謂更千古 猶能出一郎
烏臺知姓字 白簡凜風霜 後夜吳江月 清光應更長

贈一教官游學者

燈火老書窗 功名志未忘 青衫驚歲月 白髮老風霜
累作東吳夢 頻懷上國光 少年猶未識 感慨憶馮唐

城中一佳士贈所知

城中一佳士 借問不言誰 解唱無聲曲 能吟落韻詩
三杯隨分酒 一局不爭棋 到處無人識 惟應野老知

題應上人淨深精舍

一室絶纖塵 爐烟且篆經 每呼明月至 常遣白雲扃
竹色清虛幌 荷香製小亭 晚來開竇牖 放入數峯青

和張仲達寄蘇州春暮覽古韻

異國逢春暮 驚心對日西 潮生吳水冷 雲壓楚山低
老樹風霜古 荒城烟雨迷 夫差舊臺榭 花落鷓鴣啼

重陽感興 甲午歲

佳節明朝是 同誰上翠微 西風人易老 南國雁初飛
黃菊迎香晚 烏紗白髮稀 牛山今昔異 感慨欲沾衣

次李本存見寄韻 [illegible]

陶令歸官後 琴書對酒杯 春陽丹詔起 長往白雲來
雲事簡閑遠 閑中歲月催 草堂將暖處 應動武夷雷

復次前韻

寫興詩千首 論心酒一杯 欣疑彭澤去 旋喜謫仙來
老歎青衫冷 愁勞白髮催 從今便高臥 鼻息撼春雷

次寄印懶翁光上人韻二首

禪心度春秋 何心向外求 但能忘取舍 自是絶恩讐
歲月驚青鬢 風霜變白頭 悠悠常任運 無果亦無憂

石逕淸雖醒松下獨吟餘小徑雲收後空林月上初
梅香凝几案竹影拂堦除湛湛長空淨娟娟半點無

送蕭君祐寫史登南臺[illegible]

漢朝丞相爵臺閣慣[illegible]晉臺海黃孫郡天風快後鷹
數年居寶婺後夜發金陵李白題詩地闌干試一憑
霸臺新聘客家[illegible]出黃梁況乃翻江湖翻然柱延康
六朝烟樹老千載莫雲長見說孫郎宅靑山帶夕陽

送寫泰乘丘魯聽還遊西二首

堂堂烏府士聲已播錢塘投刻驚神鬼携[illegible]凛雪霜
潮回吳渚冷月落越山長西此今非昔期公正紀綱
人才天下望豈但督觀湄淸浴雙溪水高寒半夜鵲
時賢多自適吾子獨能廉去去西湖路猗香漾酒帘

感懷

天安難難日人情向背秋懸無醫世術喜免抱官囚
發憤窮靑史淸愁救白頭草廬諸葛亮幸出為狩謀

樵雲獨唱集卷之五

樵雲獨唱集卷之六

金華雲巖天天景商葉顯撰

重九後菊 [illegible]

疎蝶狂蜂未用窺秋來猶性憐趨時情知不少爭先
華故遣深開晚後枝斜日園林方冷淡西風天地特
淸奇芳苞小蕊秋香若不是淵明斷不知

送友[illegible]堂

畸哉知音挽久要同聲相和更同儕嗟予無用真甘
老顧汝多材尾亦佳七尺身長形固美兩翁猶[illegible]古歲
空持何當共坐虛簷下握手論心到月高

山館酒邊知事和何仙翁韻

但須獨酌杯中酒何用千秋身後名才拙無醫同
伎家貧猶有讀書聲菊花老樹香雲影庭竹迎秋伴
月明聊坐石床敲短篇天風吹斷世間情

登八詠樓

我是東陽老布衣沈腰鶴瘦勝當時非嘗留吹能無
酒如許江山政要詩今古可驚津似夢吴攤未死怀
如棋青眼看猶誤塵土銷日飛棫豆衣悲

題余仲楊松雲齋手卷二首

白雲來往青松頂樹老雲寒歲月深雲去人歸化甘
澤松留天地作清陰孤標素有衝霄氣高蹈寧無出
岫心已喜卷舒皆在我何妨偃蹇卧醫林

幽人住在松雲下雲白松青十里程揀得好枝巡鶴
宿移將隔輕翳放蟾明插巖枕石衣裳冷倚樹吟詩控
調六川早晚移家近君屋俯看烟靄聽濤聲

次韻律本叢史紅梅韻

本是孤山雪裏花朱唇得酒改容華貪句南國佳人
面忘却西湖處士家一種暗香疑夜月十分嬌韻醉
晴霞憐渠嫩杏誠非伍須信南人語未差

復次前人綠萼梅韻

老先春香細搗霜臭添龍凝越風光喚回庭嶺春風
夢樂出羅浮月夜芳日美水亮嗁翠袖雪殘玄鶴辭
家近來姑射枝枝別識與林逋合斷腸

送東陽吳縣尹 東陽有千山

東陽天下佳山水君到其中地盡靈民應有如銀浪

聞知名高亞玉峯晴桃香春暖遊蜂喜琴調秋高老
鶴聽父老新碑去思石白雲來往護碑亭

題王壽卿烟雲叠嶂圖

青峰蓋處更青峰攢聳林涼潦滄容雲裏長松三百
尺烟迷飛嶠十千重層巒岌嶪如挨布空翠清寒勝
濕濃添寫詩翁嵐影裏羽衣霧縠駕天風

題幽居

前溪春色雨三花近水樓臺四五家濁酒不妨留客
醉好山長是被雲遮松根淨拂彈琴石柳下常維釣
月艇路狹不容車馬到只騎黃犢訪烟霞

乙未八月二十二夜宿山寺與僧講道論
詩不覺夜分僧賦一聯云鶴向白雲棲處宿
僧從青嶂影邊歸愛而微改其句足成一律云

天風吹夢過招提燈影沉沉夕露低鶴棲白雲枝上
宿僧從青嶂月邊歸杉松韻古調清樂香霧疏淡淡
幹不多謝山靈能會意此心焉敢忘烟霏

二月江城見梅二首

月江城第一枝〻白笑故、著他遲不嫌艷杏夭桃
俗甘受狂蜂妬蝶疑回落西湖禁樣憂霎消南國憶
當時曾見亦有情六角懶對春風幾日吹

桃杏紛紛正得時疎蒲高潔合知幾如何萬卉嬌春
日猶有孤芳趁夕暉未要扳擠尋嶺展宜沙路試
羅衣輕註小扇孤山下絶勝逋仙踏雪歸

秋齋雨後月出即事

雨後虛堂清爽長不堪風露襲荷裳湿雲徐去山容
出鉤月飛來海氣凉丹桂生香秋色老青松舞影暮
烟斜 翁不管茅簷冷獨把瓊光入酒觴

送李本存歸江西新喩州本存儒學教
授以考爲御史所論改温州海隅巡尉賦三律
贈之

又携書劍過江西長鋏三彈一振衣風景不殊人
老江山有異塲空歸閑雲仍舊封吟楊流水依前謝
鈐去去獨関莫回頭春風吹老故園薇
啟賦論兵計已疎布帆歸去意何如豈無醫國三年
艾空讀萬卷書處世因嘗鳳爲謀鄕話不爲
魚故園泉石應無恙依舊青山帶月鉏
去就輕於嶺傳烟包挑月一枝餘十年湖海
雨萬里關山半夜燈從進多冠皆有用先生才獨
送君歸征壁淨高步雲岑頂上層
春日雙溪晩歸

萬頃晴波夕暉冷冷寒碧浸漁磯水流不盡晴雲
去湖落帶月歸桃岸春深紅作陣蓉峯烟暖翠
成圍江山風景能如許可是林文辭賦詩

懷湖山隱者

湖山隱者不知何許人往来湖山間麻衣
草屨竹筇紗巾問其姓名則咲而不答識
跡似詭異而解清源慨神思清遠未易量
者寡結交少許可性不喜人而亦不沾
於人也嘗與人談論古今斟酌時事一
言不相合引而去之不復回頭近不知所
之云

湖海無家放逸人不將清塵出丘林暮吹異鉱風
塵空山夜月琴驚夢時危如有貪眠雲壑又
無從來蹤跡難尋覓高卧岑巒萬疊深

和李本存見寄和周府判咸時遣懷韻二律

無恙尚如新忍着征衫察世塵功業讀彈三尺
琴書空老百年身黃金散盡頻添恨白髮開權政
神斯道未亡公論在老翁未必久沉淪
世事更數度新笑看馬首沒黃塵幸無羈辱謾清
有林泉慰老身雨後溪光尤斂雲舒山色起

精神年來深得嗣哄計討學思家但隱淪

述懷三首用前韻寄本存

照眼奇芒八八新荷衣雖破喜無塵莫嫌難客
勝邑勝儒冠解悞身好飲點頭呼酒沼不貪拈手爲
鍊神山中清貧無窮蓋忘却高翔與下喻
說古何妨語唉新窮憂無叢鏡生塵笑發露下三更
對窗前風前七尺影偶爾隱懷非造理或然閒日獨
嘆神老身疎懶無迎送高臥從人話隱淪
乾坤清氣四時新獨得天風絶點塵白酒家能閒唉
口青山但好青閑身松根對臾扶無敵枕簟題時筆
有神李有世間真樂在貪夫何苦歎運淪

謝姜明德學録見寄再酬次二首

少年曾讀活人書壯歲能爲死馬醫學究岐黃惟我
許術參盧扁少人知朔中九轉丹砂就肘後千金世
莫窺我自有烟霞泉石僻飲君一之頃成詩
偶然奇疾在膏肓謝子姓名敢送方豈但獨除前日
苦更能偵歌晩年狂雲進寸杏香方羡世上黃粱夢
正長時事轉艱吾輩之策猿是術訪仙鄉

次李本存邑崖國洪韻

天氣次落海明穩一片孤心未到家空羨青松蔓密

寂長鶩白髮岸烏紗當年漏風曾栖竹近日飛絲霜
集亦時世輕從君已識不須多唉子陽蛙

再次前韻二律寄其寄傲德虛深得幽寂芝延

健埋烟波釣月禪囷服雲屋野僧家談自是淵
旨法句仍堪罩碧紗爺守省栽陶令菊纸園分種
邵平瓜雖經石上琴彈罷蕭家長賀兩部蛙
少日心存漢使槎老年詩到晩唐家來前古鼎煎茶
竈頭上席巾漉酒紗簾屋鋤雲多種竹鑿池分溜廣
流瓜空庭草色休頻剪留護階除鼓吹蛙

復次前韻述懷寄前人二首

七尺長軀臥碧莎白雲飛處是吾家庭窗竹影侵琴
潤石鼎茶香襲帽紗共閑無書雖獸家柴門有趣蒼
我瓜秋風半世空山臥綠蓬池塘月在蛙
身依江湖不繫槎青山定處堪家手擎雲榆竹杏
紛紛寂寞老一幅紗將事因然[illegible]年長[illegible]
匏瓜何當戲擬人間世不離[illegible]許夜蛙

擬挽居思仁

芳若杏寒泮水流生平琴劔兩悠悠詩書不掛黃金
印漢[illegible]白玉樓中骨已隨寒月冷詩魂長伴莫
雲秋[illegible]文墨傳家業子孫知[illegible]不備

再次搓字韻述懷

形容枯悴鮑霜搓身老空山處士家一徑莓苔雲滿
地半窓花影月籠沙常穿謝氏登山屐從設孫郎鉢
客於離亂因兆爾昔比池塘難得為官蛙

讀金中孚詩

珠玉篇章語不允宋唐佳句晋清談雲分飛杖流銀
漢月借波光下石潭老鶴唳霜棲未穩孤雲對鏡舞
初酣直從瘦島推敲後今夜詩人數二三

再次前韻示與其父省議詩中次及之

乃父仙遊竟隔凡不圖老共阿戎譚千年白璧沉泥
海一穎驪珠耀碧潭群夢遊魂心正渴獨君高臥臆
方酣幽懷亦笑狙狂苦唯數朝三與暮三

喜余仲陽陪扈綠俞公芳崖仁源宣城晚

潮撒催促鐵騎歸海上消息定知如厭遠雖少討巢
河囊底心多邊泥書成水閣山齋猶夢繞烟籠雨裏
髻華疑文匠為別見事莫急立園月下如

工弘道下訪別去十年矣至正戊戌逕湖東

冠史相見如夢寐心話庸不覺悽然賦二

律見意云

白髮相逢兩故人共談時事吹露塵老來喜有誰新

衆亂後甦無濟世心常読文章非事業深知書紹懷
冠帶如何得似終南望馬歷青山一曲琴
討酒分遺各一天相逢髮白嘆垂眉自憐衰貌非前
日猶喜清譚勝昔年閑世只堪三數耳論心我欲一
潸然何時吟騎重來訪夜雨清燈對榻眠

弘道見和復次前韻

羨君詩格效唐人習吹氷霜月一般句律若成前輩
語衣冠猶稱昔賢心竟無青眼群良璞爭奈黃塵蔽
夢簪且脫南山坐雲石邀君來聽絶絃琴
白許餘生不問天獨炊漁叟得青肩豈朔登鼓舞天
日猶有霜詩對慕年白髮滿頭驚老矣黄金擲地喜
鏗然纔才敢共元龍語何但高樓上下床

再次前韻凡三疊

覯面依然舊日人秋深曆上上衣襟聯床夜雨思前
話十載春風老壯心松徑往數雲滿袖竹邊莫追尋
盤箸以活計誰知否詩卷茶鈴夜月琴
身為童逢喜二天詩翁仍舊聳吟有風塵有帳悵嘆
浮月無情老十年紙上虛名任夢尔杜中真樂出
天然別來學得安心法淨掃青山枕石眠
感遇發深感慨入出奇籌策消胸襟抑强扶弱平生

志激濁揚清舊日心思向明時呈利器肯隨流俗著
塵埃秋風異國無人夜獨鼓空山月下琴
杯象深處天朝天男服我雲袖兩花閑户讀書韻詩
多入山深樂動道年松根長與心游甚石上豪吟興
浩然壽日更無身外事因季秀草落花眠
江左風流絕代人雲蒙亂佩更風襟政多感物傷情
恨當多憂君為國心三獻無功叢抱歲十年不調欲
投簪飛珮拔劍空長撫誰識巾郎舞下琴
醉吹長笛夕陽天醉拍希哉踏野有歲下烟霞常滿
地世間榮寵不多年林山釣水當隨分賞月吟風得
自然松頂日高三十丈君猶睡也白雲眠

用前韻寄李本存二首

浮雲長是蔽青天笑煞何由擢拙腐鄉社音塵空入
夢干戈休息果何年石邊清坐真閒客江上狂圖不
奈然安得中山千日酒與君長醉日高眠
獨憐湖海倦游人忍江牛衣淚涕襟經史沈酣仁義
志功名蹇負平生心空驚鬢附貞金印從羨峨冠碧
在簪何似麻衣破紗帽不依雲壑理瑤琴

至正己丑端午日感懷寄鄉東陽一詩至戊
戌重午又十年矣王弘道見而和之其語句

俊爽清健復次韻美之

奇如霄漢舞天吾壯似英雄試鳥夫鋒銷心膽人來
識拆泉胃次世應無人空薰咸秋扶怨近病笄堂衽
鶴林況是東南重午御沼江烟依楚雲蹤（時弘道寓金華學舍）

次李本存端午見寄韻二首

功名難世久無固泉石膏肓癖在吾瀟服干戈方爛
漫雜鬥周交亦荒無蒲觴未飲心先醉松徑長吟興
不孤難有故人知我意肯同阮籍哭窮途
獨留孤坐與誰同懶把茱萸泛酒客景笑歲寒齋舍
祈不將春色慳矣浮生堂堂陣美誰能犯整整師嚴軌
馳衛鵠里白雲風捲盡清光飛上翠屏峯

再和前韻

天下關山入戰圖久爲客借我吾二誰遠近連雄
父里巷高低長草蕪堅臥發愁兵事滿獨醒寧怕憂
塊孤太平氣象猶如舊痛飲蒲觴醉道途
今年端午去年同老去閒身轉不容欲入山穿薜
荔常思浮海採芙蓉傷時倍覺愁腸結罵賊徒添怒
髮衝何日果能忘世事變雲深雨小孤峯

至正壬辰癸巳以來方國珍輩起天下大
亂時士民皆從城鄉寇厲殺戮甚於常

弈棋賦一律貽之
河路崎嶇久不通紛〻狙詐各爭雄將兪紙欲插殺
刹卒[redacted]於難立大功車懲烏軋寧載月馬罷失馭嘗
馳風當年智士今何在尽見臺頭一局空
至正戊戌九日感懷賦十律見意云
吳楓初冷水痕收塞鴈南飛度遠洲歲月無情天地
老江山不盡古今愁黃華謾引杯中物白髮空驚鏡
裏秋却笑桓溫清興後終然無處到神州
邊多憂思撫東籬幽自江山異昔時滿日邊城悲鼓
角西風天地動旌旗荒村亂後愁無酒野老句中書
有詩風景不同人事別菊花何必上寒枝
門掩東籬處士家每逢佳節惜年華黃花有恨驚秋
老白髮多情對日斜杜牧仙遊詩寡和王弘人去酒
須賒烏紗醉裏西風冷千古令人憶孟嘉
誰復携壺上翠微千戈爛熳酒尊稀西風細雨黃花
瘦衰草荒烟白雁飛落日有時懷故國幾何居無主[illegible]
空春龍山四首尤珠昔長使英雄淚滿衣
晩對南山興漸濃少年無慮醉酣〻雲邊黃菊紉芳
抆世上紅塵鬢髮鬆抱關令官閑身尚健孟嘉帽落興
殊高登臨我亦秋風客處〻人生一世豪
靈鎖當年落帽臺滿山黃菊爲誰開久無異士高人
識長有狂蜂舞蝶猜斜日東籬增感慨西風南國正
塵埃如何得似承平舊與客携壺共酒杯
憐盤東籬黃葉飛欲向吳望斷夕陽斜征鴻片度烟塵
冷戰馬南嘶草木腥嫩菊半開香未老奇峯相對眼
終青何當得與淵明約共醉秋風不願醒
好急登高野客傷衰容蓬鬢過重陽正須擧觴論孫
懷何暇携壺擧一觴白骨不埋新戰恨黃花空發舊
枝香荒烟冷日東籬下西望崇桑路更長
悠〻江影鴈南飛黃菊飄香蝶滿枝斜日西風鼓鞞
酒殊方異國杜陵詩烟迷憐隨山林暮霜葉蕭〻草
木悲醉後不思時御果年歎鳥啼任風吹
滿城風雨晩凄〻戍火荒南書戰血無藥可能醫世
亂有錢常欲買山居床頭小甕開新酒屋底明窓讀
故書園菊不知吾輩意猶香唯解綴芳塵
聞田凱翰甥賦二律俾主事者知之
固守金湯動爲全使君才調亦堪憐活人陰德誰能
見濟物奇功已得傳鶴髮精金酬撰者從科宋士豈
當然爲師勝將吾民嘆爭秦沉無買米錢
細不嘗烽燧未豐帶汗何處走西東誰憐那望三韓

力不直干戈一掃空破屋飢人啼夜雨荒村窮鬼哭
秋風有司科斂仍如舊頻賽靈祇冀見容

軍中一彥士少好讀書喜談論文章工撚花篤意詩學求指南於僕為賦一律以贈之

知公雅志喜文章光焰須觀萬丈長大傳辭華宜擅
別翰材豪放不尋常筆端妙語誠渠識馬上奇功慣
勿忽正是英雄馳騁日策勳麟閣姓名香

草堂寺有懷棠陽禪老

蕭寺荒涼織翠屏高僧無復定詩盟雨侵深徑苔花
吟風度浮雲掛翠巖下古碑遺舊跡亭前流水訴
新聲青年高座譯經地夜々虛堂跨月明

暮春遊赤松

桃源春晚落花深仙子乘鸞去莫尋地僻唯聞樵徑
月巖空無復鶴聲琴雲遮不斷青山色風送還來幸
竹陰欲上丹山訪遺跡窮幽煙冷碧苔侵
牧羊人去杳無蹤欲訪仙鄉路不通樓殿勢穿雲影
裏堂篇畫斷月明中獨光點々流空翠春色重々駐
老紅日暮排徊重回首夕陽香徑鎖泉風

與子端午次潘明舉韻二律

世亂強登席未溫香消何處舊芳尊傷時倍覺愁難
去訪舊空驚年不存海々火搖明照[illegible]難々短草宿
錦殘賜衣恩寵承平舊今日干戈未暇論
內教坊年賜新衣萬姓千官樂盛時搖火噴入初霄
雨滿麟醉客競題詩前歡過眼如流水近事驚心類
奕棋今日亂離非昔比清煙衰艾不勝悲

次潘鵬舉喜雨韻二律

海若馮夷盡効誠阿香巽二更多情靈驅蛟騎穿雲
出水決銀河半夜傾宇宙已清天下熱枯榤從復月
中聲水肌玉骨涼如許何但倉儲喜滿盈
否閉看雨出山來天為生靈仍降灾甘澤既能隨聚
之竹雲未必為詩催粗哇已溢平疇水盧帳仍喜動
地雷剩喜拜亭題詩喜只疑人怪老無才

再和來字韻

風旋長波化雨來洗空塵世頓无涼沼泥足使坤維
溢頃洞仍願巽二催之下已深三尺求耳邊何止一
聲雷縣官滿野豈年果時有山林為異才

幽懷

不染塵纓六十年無塊長是寸許泉間拖竹杖雲邊
坐碎鼠裘衣石上照澗水煮茶和月汲地爐收葉帶
霜煎平生湖海知心少性結山林野鶴緣

庚子空中十二律

跨鶴仙人下太空散花天女盡嬋娟氷輪玉兔三下
里羽衣銀屏十萬壺瀛上有仙皆露給人間且莫不
雲封凉夜直上峯頭望月到吳蓉萬幾峯
滕六戲雲舞玉京馮夷剪水出瑤瓊旋從江皋尋梅
溪自剡溪棹貫酒餅以恐雲山頭早白終輸寒之眼
長青十年不作淮西夢此事于今未用聽
撥被消吟興不窮撫㭉烟棲久初紅棹舟訪戴回應
懶入蔡十唯夢已空柳絮影尚迷夜月梨花香咸怨
春風鵝毛如糊隨游下偃臥誰能識此翁
東雲梅月吉晴玩凍蝶寒蜂踏認春遠近江山皆積
玉東南天地正飛塵烟裳垂釣風標遠石鼎烹茶氣
味新幸有千年佳趣在吉翁清賞未全貧
玉樹瓊林一夜滿嫵將三逞凝芳情空花發難無實
質凍柳飄綿不老成徒使醉翁增酒價且尋吟興空
誇盟劉又去後無佳句羞覩寒光伴月清
萬傾銀波細剪裁晴紛飛下玉樓臺初疑淵湖池空中
亭猶想覓案月下釆風猶帶花飄岸柳更添無松號
江梅地鑪煮茶松濤響瓶爵羊羔飲酒盃
朵朵瓊花冷與梁遊風飛舞撲人衣孤舟簑笠吟詩

興萬里江山失翠微醉裏不知明月上望中唯見白
雲飛袁生絲帳眠方穩夢破入閣萬事非
雲壓溪橋失舊蹤出門迷路滿秋空江山未易分高
下玉石尤難別異同梅粉光輝羞讓月柳綿飄蕩
當風憑誰說與吳元濟鵝鴨池邊夜未終
蹤入寂寂猿斜斜雲滿歌樓貴酒家羊夜孤兵奇李
想千年佳句咏劉又異常璀璨元非玉瓊刻縈華下
是花安得風流陶學士松風同煮竹爐茶
亂飄亭榭洒虛檐飛入書齋照眼明天下更無塵
白雲間唯有月同清益堅茅屋高人操頗感寒
將情舊平淮夜深雪光輝仍滿蔡州城
撥碎銀河戰玉龍紛紛鱗甲舞天風江山浩浩芳塵
遠宇宙茫茫醉眼空春老不香雲樹裏鶴歸無影月
林中騎驢村野尋詩罷自變寒爐榾柮紅
北風吹雨晚聲乾亂撒真珠滿玉盤常訝雲巢驚鶴
夢家宜烟棹理漁竿恒眠茅屋不知夜醉著簑衣尚
怕寒却咲當年韓吏部獨鞭羸馬出藍關

梅魂二律

飛入羅浮舊路遙東風迴首思寥寥玉蓉猶襯霜
冰氷兔空疑月夜招望斷西湖春夢回

初消枝頭有限無人見筆兩聲烟雨又銷
春風吹盡夜迢迢香影無蹤寄寂寥和靖作詩空見
詠姮娥剪紙謾頻招雲深瘦嶺家何在月落西湖恨
未消怨殺樓頭吹玉笛粉容芳質委蓬蒿

題朱元良友琴圖手卷 卷上有高山流水

彼此虛懷七尺軀同音相和久相知坐看峯頂雲飛
處詠到江空月落時遇得意來機斷絶到無聲際忽
清奇胸中多少驚人句不是[illegible]君合語誰

左右司黄郎中以田畝多寡爲賦役高下予
田已盡而不除役故作此詩以諷之

掌握軍民至重權廟堂隆任豈徒然搜微賓客三千
輩管領東南一半天威惠足驚吳越地才能不減漢
唐賢猶存賦役爲民害剛把無田作有田

盆菊

卸下前人金縷衣籬々玄髮望東籬西風烏帽高情
遠細雨黃花舊夢非露洗烟光凝嫩蕊雲封秋色上
疎枝霜饕瘦影芳香斷迴首緇塵怨夕暉

墨竹

漢阿神遊未易尋子猷仙去硯池深空餘瘦影[illegible]
舞無復清聲答鳳吟雨暗渭川雲葉濕月生淇水[illegible]

本於田畝[illegible]中有限[illegible]能相担心
[illegible]知將非梁時賦役[illegible][illegible]郭之田十貧八
九民力已盡差科不休詩中言及之俾知民

間[illegible]雜云

小邑何須命世豪割雞[illegible]用牛刀桃開古縣春風
細琴鼓靈堂夜月高滿腹仁義傳孔孟異時功業
有曹與奏筆下烟雲起千尺龍蛇舞海濤
國士誠非縣令才天憐民瘼得公來廣能請似雲[illegible]
月乘令聲如百里香傳々水霜居政府嘆々入物生
本臺明年二月春風暖剩買花枝滿縣栽

山[illegible]自愧坐無[illegible]賦役相承漸後煌前我已[illegible]南畝
去去[illegible]仍售北山田差科正恐無虛日貧窮漸憂有
盆年幸有讀書窗下月夜深依舊十分圓

辛丑二月初八日予攜妻子避亂於北山
僧寺賦一律奉謝山中故舊云

自[illegible]飢寒壯齡侵寒鐘殘悄傷人處孰來亦頗梧豈
[illegible][illegible]後何能挍石張[illegible]日入唯悲鼓角荒郊[illegible]解杞
[illegible][illegible]刹妻稚子頻相戕刻骨銘心甚日除

清明有感

[illegible][illegible]河邊亂離舊墳新塚正[illegible]々落花滿徑東風

憑予筆連天對客懸無酒無詩寒食節半晴半雨夕
陽時盡揚不識興亡恨江雞譁舊上翠扉

謝王鐵槍相公送還小童

扶藥癡童出未還嗔將魂夢落塵寰雖令世味江樓
雪片々忽風光翠擁謝子指歸青草徑臨予背上白
雲山從今穩坐峰巒頂夜々昵聽月下闌

次韻張仲文雪中見寄

萬境無聲玉宇空江山界破失西東飛々不夜梨花
月落々長春柳絮風玄女深斟金帳酒吳娃方建鐵
城功池塘鵝鴨休驚擾恐混軍聲耳為聾

再次前韻

醉眼模糊宇宙空出門按地誤投東若龍跳落銀河
水皓鶴飛來玉闕風謝女有詩裁妙句吳娃無策立
奇功十年懶聽塵寰事穩卧從教兩耳聾

再次前韻

水晶宮闕擁瑤空宮裏瑤姬過海東霧鼓冰輪飛瀲
灩羽衣仙袂舞剛風天神淺試鎮雲手海若新成剪
水功老子畏寒頭爲縮終々如塑耳實聾

再次前韻

深夜沉々萬象空乾坤一色混西東濕雲冷墮琪花
月凍雨醉飄玉樹風老去更無滄茶術困來猶有煑
茶功寄詩勿吝頻敲句茅屋來生耳不聾

元宵雪一律感懷

銀花雲佩廣寒仙失勢嫦娥下九天天下山川歸玉
井夜深燈火淨金蓮窓憂漁艇江波冷猶記龍山海
月圓世亂繁華非昔宴紅燈盡設僅眠

次韻二首

遊戲人間百億仙細裁春勝散瑤天九重銀漢翻琪
樹萬頃瑤池漲玉田貪亂目前春富貴忽飜天上月
團圓覓容貌惜娟々舞扶映花終迎不眠

金帳羊羔酒興山醉殺時鶴下瑤天英蕊忽舞顛狂
家香飄饑鬪爛熳蓮開疑有花春未老芳城不夜月
空閑茅齋僵卧袁天子也敲韻山懶去眠

懷赤松雲巖禪德

家住青々不盡山石牀茅屋碧松林鉅雲短鑁白峯
釣月輕舟一水間野鹿銜花嘗欵曲山猿分果慣
登臨無端輕作紅塵客乾坤未得還

謝邵仲寸惠海松子

海國胡桃飽風霜老龍鱗甲味芳露濕未乾秋月
白風吹下對萸雲辰團々良玉實生香顆々圓珠夜

吐光得尔酒漢譜百拈指[illegible]合稱王

新晴五兩

西風吹[illegible]露衣與客如何上翠微白髮恨多秋夢短英華香冷濕雲飛[illegible]須飲酒紉芳佩不用登高愁[illegible]漏陶靑鄉醉客才嚴着簑衣

次感懷一首

斜風細雨暗[illegible]歲月驚心往昔非芳菊有香秋漸老[illegible]無[illegible]多違陶潛云後論交[illegible]歌吟成見和翁[illegible]江山無限意亂[illegible]多處斷鴻飛

乙巳正月十二日靈中感懷

梅李[illegible]研吟更禁[illegible]花飛[illegible]元輕露梢香凉[illegible]聲齋月[illegible]光寒蝶[illegible]清見文[illegible]帳崇爽難空老王閑情[illegible]家[illegible]心元非[illegible]人蔡城

幽居即事

靜[illegible]花[illegible]醉吹長笛[illegible]庭除夢回凉月生松[illegible]吟罷[illegible]滿草[illegible]身後[illegible]千[illegible]中猶有百[illegible]書[illegible]石長[illegible]不是往公[illegible]

寄方仲遠山人初識顔間劉[illegible]不空上人

一見手擇許不凡齊梁聲律[illegible]清談[illegible]涼月[illegible]樹瑩似璣珠映石瀁二子形容冗臨[illegible]夫[illegible]

聲[illegible]何嘗同訪烟霞子共話前三與後三

閒中雜興

醉吹長笛倚雲峯靜摘蘇花坐晚紅幽處不離青徑月高情長禁翠微風雖無化俗清時術猶有搜奇摘艷功沙上與鷗偕好罷梅邊教鶴歸情空

題叢石昇詩後 石昇字式之

駱壇吟[illegible]父馳聲句法新奇後老成彈壓江湖鷗鷺喜品題泉石鶴猿驚天遠桂子芳香遠雪裏梅花瘦影清如語旁言看不盡海雲飛去玉蟾明

秋宵月下話休文遺跡

石井烟迷半蘚荒休文陳跡墜[illegible]荒剩[illegible]彩冷秋風爽桂子清香夜月凉山洞出雲舒畫舞江波翻浪煥文章汀蘭洞去春長在人去[illegible]空蔽夕陽

再題式之詩後 石昇父子皆有詩名

先生家世以詩鳴父擅吟壇老將名前輩[illegible]時開[illegible]喜晚唐諸子見皆驚[illegible]端碧海蒼龍影風遊青林紫鳳聲石鼎烹茶亢韻[illegible]松濤[illegible]雪暮潮生

重九感興

牛山遠在亂雲中菊露荒烟寄所謂陶令歸來[illegible]況謝孟嘉去後酒杯空羞將白髮欹烏帽笑看[illegible]老

翠峰千載英豪一時事菊花冷澹然秋風
黃花白髮澹相輝况是登臨近夕暉斷鴈征鴻天共
遠落霞孤鶩曉齊飛江空雲影流無盡日暮秋光老
欲歸帽落孤峯人已去草深三徑事還非
翠微影冷玉峯秋與客携壺話昔遊三徑菊花香未
老一江烟浪水長流行登高閣鴻初到過了重陽蝶
也愁已約淵明同酩酊醉歌烏帽雪盈頭

五月二十三日乃十三年恐人一首[illegible]

樵雲獨唱集卷之六終

樵雲獨唱後叙

六藝之文唯詩最能感物動情故詩有興有比能多
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能閱古今治亂往數盛
衰之運能發忠臣義士懷邦去國感慨嗚咽[illegible]幽
憤之音能起山人野叟遺世絕俗曠逸放浪倘[illegible]逍遙
舉之趣可謂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居六[illegible]巖瀑不足之歟
其清奇花異卉不足擬其豔孋嬌嬈敢望其閑遠
真淵之手容武夫豪雄局並此英毅剛聖之氣緊美
矣武詩之德也夫自屈宋之後寂無聞焉漢魏而下
曹劉沈謝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華並留心肆志沉酣
斯文奇雄才宏辯於風騷翰墨之中吐奇言妙句於
乾坤風月之下上可繼三百篇之緒餘下可為千萬
載之格範僕江左遺民東方逸叟學問不高天資素
下寄於游從懷於鄉附厥後論交漁樵同調林山豹
水飲酒賦詩相羊於泉石道從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
丘園眼空湖海所無賢師開發盲聾後之良朋評論
工拙寢成獨唱敢僭希高雖無烟雲出沒變更之雅
態而多遊山登覽賞翫之清趣雖未能驚世駭俗祖
可以訓子示孫俾知吾去之後咸知此翁能以愚拙自
牧動吾自得安分娛樂終老于茅廬庶可免夫馳騖

先輩覽遺有不之歎云旹至正庚子中秋日雲騎天
民綦南業頤 跋